

後漢書

第二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後漢書/許嘉璐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4-1

I.後…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東漢時代-紀傳體②後漢書-譯文 IV.K23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後漢書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15.5　字數 2,88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4-1/K・77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後漢書》3 册　37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淩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幫”、“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晦”、“畆”、“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哲"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葯)　禪(禮)
辯(𧫷𧫷𧫷)　蓋(葢)　嵍(嵍嵍)　善(譱)
飆(飈飈)　剛(㓻)　料(㪷)　觴(觴)
餅(餅)　詬(訽)　躪(蹸)　舐(䑛)
豺(犲)　縠(縠)　櫺(檽)　疏(踈疏)
躔(躔)　罐(罆)　騮(駵駠)　搜(捜)
諂(謟)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裸)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榇欜欜)
欻(欻)　悸(痵)　秣(秣)　蜿(蜿)
垂(埀埀)　奸(姧)　粦(粦)　腕(掔)
齞(齞)　殲(殲)　腦(腦)　尪(尫尫)
瓷(甆)　韉(韉)　旃(旃)　誤(悮)
蹩(蹩)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愆愆愆)　燕(鷰)
貂(貂)　鞠(鞠)　鍥(鍥)　腰(䁏)
斗(㪷)　絶(絶)　筇(筇)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匡)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潛(潛)　輿(轝)

籲(籲)　　燥(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聸”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凉”、“涚”、“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减"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後漢書》全譯出版説明

《後漢書》是記載後漢時期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共一百二十卷,紀、傳九十卷、志三十卷。記載了自漢光武至漢獻帝一百九十五年的史事。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爲前四史。《後漢書》爲南朝劉宋時范曄撰寫,其中三十卷志,爲晉司馬彪所撰。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注疏》中的《穀梁傳注疏》就是以此爲基礎寫成的。其父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博覽羣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元嘉九年(432),范曄行爲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爲宣城太守,時二十七歲,《宋書》本傳説"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元嘉二十二年(445),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此時有人告發他參與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後漢書》衹有紀傳部份流傳了下來。

東漢官修史書,是范曄修史的重要資源。其中《東觀漢記》是最重要的一部,此書撰寫始於漢明帝時,之後,章帝、安帝、桓帝、靈帝、獻帝時期又陸續修訂,體例構成分爲本紀、列傳、表、載記,每一篇紀傳皆有序。其材料來源是歷朝的起居註、註記、文書檔案、功臣功狀、前人的舊聞舊事和私家著作等等,可視爲東漢史料的總彙。

此外,還有三國吴謝承《後漢書》、晉華嶠《漢後書》、晉袁山松《後漢書》、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袁宏《後漢紀》等作,都是當時流傳的記載東漢歷史的重要史書。在范曄之前成書的陳壽《三國志》,也提供了不少漢獻帝時期的東漢史料。後漢人的文集也有很多流傳於當時。應該説,范曄撰寫《後漢書》,可以利用的史料是相當豐富的。

范曄爲紀傳部份撰寫制定則例,是其修史的重要綱領。他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説:"《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這篇《紀傳例》即所謂《序例》,北齊魏收作《魏書》時,全部取用了范曄的這篇《序例》。見到過此文者對它的評價甚高,認爲屬於"序例之美者"。例如,劉昭認爲:"《序例》所論,備精與奪。"(見《後漢書註補志序》)劉知幾也説范曄《序例》"定其臧否,懲其善惡","理切而多功"。

范曄著史,上承司馬遷、班固,博採衆書,斟酌去取,自成一家之言。但還有一個因素也不可忽視,即范曄是通過衆人的協助來完成的。《史通·古今正史篇》説:"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删煩補略,作《後漢書》。"

今所見《後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爲南朝梁劉昭在爲范曄書作註時,從晉司馬彪《續漢

書》中抽出八志補齊。司馬彪爲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史書説他"少篤學不倦","廢而不得爲嗣"後,"專精學問,博覽衆籍",從事著述。《晉書》卷八十二本傳説:"漢氏中興,迄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司馬彪的志書部份儘管有不足之處,但仍不失爲東漢典制的重要史料,劉昭把它補入范曄書中,可謂相得益彰。

《後漢書》的前九卷是帝紀,有十二位皇帝的本紀,記載了東漢十三個皇帝。十二帝紀是東漢的編年史、大事記,是整部《後漢書》的總綱。帝紀之後爲《皇后紀》,分上下卷。卷十一至九十是列傳,既有記載東漢比較重要人物行事的傳記,也有記載東漢時期中國的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的傳記。

自從司馬遷創立紀傳體以來,皇后在史書中通常入《外戚傳》。《漢書》一仍《史記》之例,將《外戚世家》改爲《外戚傳》。范曄改《外戚傳》爲《皇后紀》。因東漢的情形較爲特殊,二百年内先後有六位皇后或皇太后臨朝聽政,皇后在東漢政治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不同於以往。因此,在《後漢書》專立《皇后紀》是合乎這段歷史實際的。

新增類傳七種。《後漢書》除循吏、酷吏、儒林三列傳與《史》、《漢》名目相同外,另設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類。范曄在《後漢書》增入《列女傳》,記載才行高秀的婦女,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的内容。東漢歷史上有許多名位不很顯著的人物,不能每個人或幾個人再立一傳,但他們的人品值得稱道,他們的某一兩件事跡值得記載流傳,《後漢書》對這一類的人物採用類傳編次,把他們附録在同事的一個重要人物的傳内,這樣叙事簡潔而且周密。《後漢書》列傳人物僅見於目録者就有五百人左右,很多採用了合傳的方法記述,使全書編次雁行有序,避免了雜亂。

《續漢志》分三十卷,分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記載了東漢的一些重要的典章制度。

《後漢書》的優點大致如下:

一、文贍事詳,史料豐富。收存了東漢時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制度等方面内容。對於重要的文章、奏章和詩賦,大多直接選録。例如桓譚《陳時政疏》,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中《理亂》、《損益》等篇,王符《潛夫論》中的五篇,都是東漢重要的理論文章;班固的《兩都賦》和《典引》、杜篤的《論都賦》、傅毅的《迪志詩》、崔琦的《外戚箴》、趙壹《刺世疾邪賦》、邊讓《章華賦》等,都是極有價值的文化遺産。

二、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先秦史料。如《竹書紀年》爲晉代發現的戰國時魏國的史書,當時不受重視。范曄在列傳中大量徵引採用《竹書紀年》的資料,這些資料對後人的輯佚和研究先秦文獻、歷史,很有意義。

三、不以成敗論人。如馬融是當時極負盛名的學者,但他阿附外戚梁冀,喪失氣節,范曄在書中進行了嚴正批評。再如隗囂是和光武帝斗争失敗的人,而范曄在《隗囂傳》中記載他"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認爲他"區區兩郡,以御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士至投死絶亢而不悔者矣"。所以趙翼評價其"立論持平,褒貶允當。"(《廿二史札記》卷四)

四、有很高的文學成就。《後漢書》文辭之美,爲後人所讚頌。范曄雖注重文筆,却不讚同辭藻的繁複堆砌,主張行文簡明扼要,反對"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

意”。因此,他的《後漢書》記事,能牢籠綱紀,要言不煩。如《劉焉傳》以寥寥百餘字,便將劉焉其人其事,因果過程交待得十分清楚。

《後漢書》的不足之處如下:

一、《後漢書》無表,“遂使東京典故散綴於紀傳之内,不能絲聯繩貫,開帙釐然”(《四庫全書總目》)。這不能不説是一大缺陷。

二、行文中有前後矛盾,上下相戾之處。如《劉表傳》關於囚、放韓嵩之事,《馬融傳》中歷叙馬融生平之次序,《趙王良傳》中關於王子嗣位等事件,或失之於叙事不清,或失之於行文簡單,缺乏交待,致使文意相悖。

三、志書的缺憾。《後漢書》没有設置反映一代社會經濟活動於國家財税制度的《食貨志》,從嚴格意義上來説,不能構成完善的斷代史,不但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發展史,同時也爲後人研究歷史造成了很多困難,儘管在紀傳中對於這些内容也有所記載,但畢竟不完整,甚至是片面的。其次缺少反映學術文化的《藝文志》,其損失自不待言。

《後漢書》的版本有北宋乾興刻本、南宋紹興年間江南東路轉運司刻本以及錢塘王叔邊刻本。元代有麻沙刻板的小字本、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刻本。明代有南北國子監刻本、閩本(福建周採等刊刻)、汲古閣本(毛晉刊刻)等。需要説明的是,自宋乾興本以來,所有的刻本都是把《續漢志》附刻於書紀傳之後。明監本則按照《漢書》等正史編排順序,把《續漢志》刻於紀之後、傳之前。清代詔修四庫全書武英殿本《後漢書》也是按照明監本翻刻的。存世最早而且較完整的版本是南宋紹興刻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紹興版《後漢書》被選作底本(原缺五卷,用其他宋本殘册補配)。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以百衲本《後漢書》爲底本,用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來對校,同時參考了前人的校勘考訂成果,糾正了許多錯誤,是迄今爲止最好的版本。

《後漢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陳小盟、崔湜、謝紀鋒、朱瑞平、馮建民、陳鴻彝、任明、嚴學軍、朱小健、胡和平、邱居里、尚俊生。

後漢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後漢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銚王祭傳

銚期

銚期字次况，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絶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趕"，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吕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别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槀、肥纍。

銚期字次况，潁川郟縣人。身高八尺二寸，容貌獨特，端莊嚴肅有威風。父親銚猛，做桂陽太守，去世，銚期服喪三年，鄉里人都稱贊他。光武帝去攻打潁川，聽説銚期的志向節義，徵召他暫時充任賊曹掾，跟隨光武帝攻打薊縣。這時王郎的征討文告到薊縣，薊縣城中起兵響應王郎。光武帝趕緊駕車出城，百姓圍觀，滿路喧嘩，堵着路走不了，銚期騎馬舉着戟，瞪着眼衝左右大喊道"迴避"，衆人都驚慌潰散。到了城門，城門已關，攻下城門纔得出來。走到信都，任銚期做偏將，和傅寬、吕晏都隸屬鄧禹。攻占附近縣，又徵調房子的士兵。鄧禹認爲銚期有能力，單獨拜任偏將軍，交給士兵二千人，傅寬、吕晏各幾百人。鄧禹回來報告他的情况，光武帝很稱贊他。派銚期另行攻取真定宋子，攻克樂陽、槀縣、肥纍。

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閒説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内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鋭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趕邪？"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

跟隨光武帝攻打王郎的將領兒宏、劉奉於鉅鹿城下，銚期率先登城衝入敵陣，親手殺死五十多人，前額受傷，整理好頭巾再打，終於大敗敵人。王郎被消滅，拜任銚期爲虎牙大將軍。於是乘機勸光武帝説："河北的土地，地界連着邊塞，人人能征善戰，號稱精鋭勇猛。如今更始政治敗壞，帝位危險，天下百姓無處歸依。明公占據黄河和大山的險固，擁有精鋭的部隊，而順應衆人思念漢室的心情，那麽天下誰敢不順從？"光武帝笑着説："卿想實現先前的'迴避'麽？"這時銅馬幾十萬人進入清陽、博平，銚期和各位將領

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

迎頭攻打他們，接連交戰不勝，銚期於是改爲背水交戰，殺死殺傷的人很多。適逢光武的救兵趕到，終於大敗敵人，追到館陶，使敵人全部投降。跟隨光武攻打青犢、赤眉於射犬，賊兵襲擊銚期的輜重，銚期回軍攻打他們，親手殺死殺傷幾十人，身受三處傷，而打得正起勁，最後打跑敵人。

光武即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户。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黄，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黄，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

光武帝登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户。這時檀鄉、五樓賊兵侵入繁陽、內黄，另外魏郡的大姓屢次反覆，更始帝的將領卓京商量想相繼在鄴城反叛。光武帝任銚期爲魏郡太守，代理大將軍事務。銚期派本郡部隊攻打卓京，打敗卓京，殺死六百多人。卓京逃進山中，追殺他的將軍校尉幾十人，俘獲卓京的妻子兒女。進軍攻打繁陽、內黄，又殺敵幾百人，郡內平定。督盜賊李熊，是鄴城的豪强，而李熊的弟弟李陸商議想據城反叛迎接檀鄉賊人。有人把這事告訴銚期，銚期不答話，來告發的人有三四批，銚期這纔召見李熊詢問。李熊磕頭首先供認，願意和老母親一起去死。銚期説："做官假如不如做强盜快樂的話，你可以回去和老母親去找李陸。"派官吏送他們出城。李熊出城找到李陸，帶着他到鄴城西門。李陸不勝慚愧感動，以自殺來向銚期道歉。銚期嘆息，按禮埋葬了他，并恢復李熊原先官職。從此郡中敬佩他的威信。

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

建武五年，光武帝駕幸魏郡，任銚期爲太中大夫。跟隨光武帝回洛陽，又拜任衛尉。

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顔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

銚期注重信義，從做將軍起，打了勝仗，從没有搶劫。等到朝廷，擔憂國事，敬愛皇上，遇有心中不贊成的事，必定冒犯皇威勸諫。光武帝曾經輕率地和期門相約到近處出游，銚期在車前頓首説："臣聽從古代與現代人的告誡，變亂發生於没有料到的時候，實在不希望陛下屢次便裝出行。"光武帝因此而掉轉車子回宫。建武十年去世，光武帝親自前來贈送衣被盛殮，贈給衛尉、安成侯的官印，謚號忠侯。

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爲建平侯。後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兒子銚丹繼嗣。又封銚丹的弟弟銚統爲建平侯。後來改封銚丹爲葛陵侯。銚丹去世，兒子銚舒繼嗣。銚舒去世，兒子銚羽繼嗣。銚羽去世，

兒子銚蔡繼嗣。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父爲郡决曹掾，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

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

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懅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内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

王霸字元伯，是潁川潁陽人。生性喜歡法律，父親擔任本郡决曹掾，王霸年輕時也做監獄官。常常感嘆不願做小官吏，他父親覺得他不一般，派他西上長安求學。漢兵起事，光武路過潁陽，王霸帶門客見光武，説："將軍起義兵，我不自量力，仰慕您的威信品德，願意在您軍中當兵。"光武帝説："我做夢都在想與有才能有德性的人，一起建立功業，哪有二心呢！"於是隨光武帝打敗王尋、王邑於昆陽後，回家休息。

等到光武帝任司隸校尉，路過潁陽，王霸請示父親，想跟光武帝走。父親説："我老了，過不了軍隊生活，你去，努力吧！"王霸隨光武帝到洛陽。等光武帝任大司馬，任用王霸做功曹令史，跟隨光武帝到河北。跟隨王霸的幾十個門客，漸漸離去。光武帝對王霸説："潁川人跟着我的都走了，而你獨獨留下來了。努力！疾風知勁草。"

等到王郎起兵，光武帝在薊，王郎撰寫征討文告懸賞捉拿光武帝。光武帝命令王霸至集市上招募人，準備攻打王郎。集市上的人都大笑，舉手嘲弄王霸，王霸慚愧而回。光武帝立即南奔到下曲陽。傳説王郎的追兵跟在後邊，隨從的人都很恐慌。等到達滹沱河，偵察兵回來報告説河水流淌，没有船，無法渡河。官吏們十分害怕。光武帝命令王霸前去察看。王霸怕嚇着大家，想暫且往前走，到河邊，回來就謊報説："河面結冰可以過去。"官吏們都很高興。光武帝笑着説："偵察兵果然是胡説。"於是往前走。等到河邊，河水也結冰了，於是命令王霸保護隊伍渡河，還剩幾人没過來冰就化了。光武帝對王霸説："讓我的部下安心并得以渡河，是你的功勞。"王霸推辭説："這是您的恩德，神靈的保佑，即使是周武王的白魚之兆，也不比這强。"光武帝對部下説："王霸的權宜之計成就了大事，大概是上天的吉祥之兆。"任用他爲軍正，封關内侯。到達信都後，發兵攻克邯鄲。王霸追殺王郎，繳獲他的官印。封王鄉侯。

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脱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隨光武帝平定河北，經常和臧宮、傅俊同一軍營，衹有王霸善待士兵，對陣亡士兵脱下自己的衣服給他們穿上再裝殮，受傷的親自養護他們。光武帝登位，因王霸理解士兵愛護士兵，可以獨立任職，拜任爲偏將軍，并且統領臧宮、傅俊的部隊，而任臧宮、傅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改封富波侯。

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鋭，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鋭，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四年秋天，光武帝到譙縣，派王霸和捕虜將軍馬武向東討伐周建於垂惠。蘇茂率五校兵四千多人援救周建，而先派精鋭騎兵攔截馬武的軍糧，馬武前往援救。周建從城中出兵夾擊馬武，馬武倚仗王霸的支援，作戰不努力，被蘇茂、周建打敗。馬武的部隊逃跑時路過王霸的軍營，大喊求救。王霸説："敵兵太强大，我們出兵也會和你們一樣失敗，你們努力吧。"於是關閉營門固守。部下都勸他。王霸説："蘇茂部隊精鋭，人數又多，我們軍心恐慌，而捕虜將軍和我對等，兩軍不統一，這是要導致失敗的原因。現在關門死守，告訴他們不援救，敵人一定會乘勝冒進；捕虜將軍見没有救兵，作戰自然會倍加努力。這樣，等蘇茂部隊疲勞，我們乘敵人疲憊，纔能戰勝敵人。"蘇茂、周建果然全軍出動攻打馬武。交戰許久後，王霸軍中勇士路潤等幾十人割斷頭髮請求參戰。王霸得知士氣很盛，纔打開軍營後門，派精鋭騎兵襲擊敵人背後。蘇茂、周建前後受敵，驚亂敗逃，王霸、馬武各自回營。敵人又集合部隊前來挑戰，王霸死守不出戰，正讓士兵喝酒作樂。蘇茂的箭如雨點般射向營中，射中王霸面前的酒杯，王霸穩坐不動。部下都説："蘇茂昨天已被打敗，現在容易打。"王霸説："不對。蘇茂部隊從遠方來，糧食不够，所以屢次挑戰，想要一決勝負。現在關門休兵，就是人們説的不交戰而使敵人屈服，是好上又好的辦法。"蘇茂、周建不能交戰，就領兵回營。這天夜裏，周建哥哥的兒子周誦反叛，關閉城門拒絶周建入城，蘇茂、周建逃走，周誦率城投降。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盗

五年春天，光武帝派太中大夫拿着符節拜任王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墾新安。八年，屯墾函谷關。攻打滎陽、中牟盗賊，全部攻克。

賊，皆平之。

九年，霸與吴漢及横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奸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吴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明年，霸復與吴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雁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畤，不剋。

十三年，增邑户，更封向侯。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盗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温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

子符嗣，徙封軑侯。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爲黄門郎。度卒，子歆嗣。

九年，王霸和吴漢以及横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奸將軍侯進等五萬多人，攻打盧芳的部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派騎兵幫助盧芳，漢軍遇雨，戰鬥没有獲勝。吴漢回洛陽，命令朱祐屯守常山，王常屯守涿郡，侯進屯守漁陽。下詔書拜任王霸爲上谷太守，率領屯守部隊如故，追捕攻打胡人强盗，不限郡界。第二年，王霸又和吴漢等四位將軍六萬人從高柳出兵攻打賈覽，詔命王霸和漁陽太守陳訢率兵任各軍先鋒。匈奴左南將軍的幾千騎兵援救賈覽，王霸等人連續作戰於平城之下，打敗敵人，追出邊塞，殺敵幾百人。王霸和衆將回到雁門關内，和驃騎大將軍杜茂合兵攻打盧芳的部將尹由於崞、繁畤，没有攻克。

十三年，增加食邑的户數，改封向侯。這時，盧芳和匈奴、烏桓聯合，入侵搶劫尤其頻繁，邊區軍民很愁苦。詔書命令王霸率解下刑具的囚犯六千多人，和杜茂修整飛狐道，堆起石頭撒上土，築起亭障，從代郡到平城三百多里長。總計和匈奴、烏桓大小幾十上百次交戰，很熟悉邊疆軍事，多次上書説應和匈奴結親講和，又建議運輸可以由温水漕運，來省去陸路運輸的辛勞，建議都得到實行。後來南單于、烏桓投降，北部邊疆没有戰事。王霸在上谷二十多年。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因重病免官，幾個月後去世。

兒子王符繼襲，改封軑侯。王符去世，兒子王度繼襲。王度娶顯宗的女兒浚儀長公主，任黄門郎。王度去世，兒子王歆繼襲。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

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

祭遵字弟孫，是潁川潁陽人。年輕時喜讀經書。家道富裕，但祭遵恭順儉樸，穿不好的衣服。母親去世，背土造墳。曾被官府的官員冒犯，結交賓客殺死那個官員。當初，縣裏人認爲他軟弱，後來都怕他。

等光武帝打敗王尋等人，回來經過潁陽，祭遵以縣中官吏身份屢次進城見他，光武帝喜歡他的容貌儀表，暫時任他做門下史。跟隨光武帝征

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

討河北，做軍市令。光武帝家僮犯罪，祭遵擊殺他。光武帝生氣，命令逮捕祭遵。這時主簿陳副勸道："明公常想要各路部隊整齊，現在祭遵執行軍法毫不迴避，這是軍令能實行的原因。"光武帝於是赦免他，任用他爲刺奸將軍。光武帝對各位將領説："你們要小心祭遵！我的家僮犯罪尚且殺了他，一定不會袒護各位。"不久拜任爲偏將軍，跟隨光武帝平定河北，因功封列侯。

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宫等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絶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嘆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建武二年春，拜任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和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宫等人進入箕關，南下攻打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人。箭射中祭遵的嘴，射穿流血，大家見祭遵受傷，漸漸領兵撤退，祭遵喝令停下，士兵作戰都勇氣倍增，終於大敗敵人。這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據險要地帶爲害百姓，下詔命令祭遵攻打他們。祭遵切斷他們運糧的路，張滿屢次挑戰，祭遵堅守軍營不出戰。厭新、柏華殘餘賊兵又和張滿會合，於是攻下霍陽聚，祭遵這纔分派部隊打敗并迫降了霍陽聚賊兵。第二年春，張滿飢餓困乏，城被攻克，活捉張滿。當初，張滿祭祀天地，自己説應當做王，被抓之後，嘆息説："預言害我！"於是殺死他，殺死他的妻子兒女。祭遵領兵南下攻打鄧奉的弟弟鄧終於杜衍，打敗了鄧終。

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厷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

這時涿郡太守張豐拘捕使者領兵反叛，自稱無上大將軍，和彭寵聯合。建武四年，祭遵和朱祐以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一起攻打他。祭遵部隊先到，急忙攻打張豐，張豐的功曹孟厷拘捕張豐投降。當初，張豐喜歡道術，有道士説張豐應當做皇帝，用五彩口袋裹着石頭繫在張豐胳膊肘上，説石頭中有玉璽。張豐聽信他的話，於是造反。被抓後臨殺頭，還説："扎在胳膊肘上的石頭裏有玉璽。"祭遵替他砸破石頭，張豐纔知道被騙，仰頭衝天嘆息説："判死罪没有什麽遺憾的！"各位將領都領兵返回，祭遵接受詔令留下屯駐良鄉抵禦彭寵。於是派護軍傅玄襲擊彭寵的將領李豪於潞縣，大敗李豪，殺敵一千多人。相持一年多，屢次挫敗彭寵的前鋒，黨羽有許多投降的。等彭寵死，祭遵進軍平定他的

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説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增備，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并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吴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隗囂。事已見《馮異傳》。

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黄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吴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九年春，卒於軍。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録勛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

地盤。

建武六年春，下詔命令祭遵和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人從天水討伐公孫述。部隊駐扎長安，這時皇上也到了，而隗囂不想讓漢兵上隴地，推諉辯解。光武帝召集各位將領商議。大家都説："可以暫且給隗囂延緩日期，增封他的將帥，來消除他的疑慮。"祭遵説："隗囂私藏壞心好長時間了。現在如果按兵不動拖延時間，就會使他的陰謀更深，而蜀人警惕增加防備，所以不如馬上進軍。"光武帝聽從他的建議，於是派祭遵做先鋒。隗囂派他的將領王元拒守隴坻，祭遵進軍攻打他，打敗王元，追殺到新關。等各位將領趕到，和隗囂交戰，全部被打敗了，光武領兵退下隴地。於是下詔命令祭遵駐扎汧縣，耿弇駐扎漆縣，征西大將軍馮異駐扎栒邑，大司馬吴漢等回守長安。從此後祭遵屢次挫敗隗囂。事情已經見於《馮異傳》。

建武八年秋，又跟隨皇上上隴地。等隗囂被打敗，光武帝回東方經過汧縣，駕幸祭遵軍營，慰勞招待士兵，演奏黄門武樂，深夜纔結束。這時祭遵有病，下詔賜給厚坐墊，用御用車蓋遮他的車。又命令進軍屯兵隴縣城下。等公孫述派兵援救隗囂，吴漢、耿弇等全部逃回，祭遵單獨留下來不退。建武九年春，去世於軍中。

祭遵爲人廉潔謹慎，克己奉公，賞賜的東西總是全部分給士兵，家中没有私有財産，身穿皮衣褲，蓋布被子，夫子裙不加邊，光武帝因此器重他。等他去世，哀悼他特别深切。祭遵的遺體運到河南縣，下詔派百官先到舉行喪禮的地方集合，皇上穿着喪服來吊唁他，看着他哭得很傷心。返回城門，經過送葬的車隊，眼淚還停不住。喪禮結束，又親自用太牢祭祀，如同漢宣帝吊唁霍光的舊例。下詔命令大長秋、謁者、河南尹總管喪事，大司農供給費用。博士范升上疏，稱頌祭遵説："臣聽説從前的君王崇奉政事，尊崇美德屏除惡習。從前高祖大聖人，深謀遠慮，分封爵位分封土地，和臣下分享功勞，登記功臣，頌揚他們的美德。活着就用特别的禮儀寵幸

其爵邑，世無絶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内，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産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悦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他們，稟報事情不稱名，進入宫門不小跑。死後就讓後代世代繼襲同等官爵封地，永不斷絶，硃砂書寫鐵板契券，傳到永遠。這的確是大漢厚待臣下安定百姓長遠的恩德，這是漢朝傳遞十多代，經歷幾百年，衰敗而又再度興盛，斷絶而又再次續接的原因。陛下以最高尚的道德接受天命，首先深明漢室規矩，嘉獎評定大臣，分封賞賜功臣，和祖宗相同。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不幸早逝。陛下仁慈恩惠，替他憂思悲傷，遠遠迎到河南，憂傷悲慟，流露於皇上自身，喪事的費用，仰仗朝廷供給，重重賞賜他的妻子兒女，無法數得完。埋葬死者又有安置活人的措施，厚待死人又有問候活人的辦法，矯正時俗激勵教化，高如日月。古時候臣子病了君主來探視，臣子死了君主吊唁，這是德行深厚的君主。這一做法衰落已經很長時間了。等到了陛下，又興起這種禮儀，群臣感動，無不自加勉勵。臣私下看到祭遵修養操行積累善德，對於國家竭盡忠誠，向北方平定漁陽，在西部抵禦隴、蜀，最先攻上隴坻，向縱深攻取略陽。各路部隊都撤退後，單獨守住要衝。制約軍心，不違犯法律。當地官民，不知道有軍隊。清白聞名於天下，廉潔著稱於當世。所得到的賞賜，總是全數分給將士，身上没有珍貴的衣服，家中没有私人的財産。同胞哥哥祭午因爲祭遵没有兒子，娶妾送給他，祭遵就派人迎娶來但不接受，自己以爲身受國家大任，不敢貪圖活着考慮子孫後嗣的事。臨終遺言用牛車裝載遺體，到洛陽薄葬。拿家裏的事情問他，最終也没有説什麽。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祭遵做將軍，選拔將士都用儒家學説，喝酒演奏音樂，必定是雅樂投壺。又建議替孔子立後嗣，奏請設《五經》大夫。雖在軍隊，不忘祭祀，可以説是喜好禮樂，至死愛道的人了。按照禮法，活着有爵位，死了有謚號，爵位用來區別尊和卑，謚號用來彰明善和惡。臣愚蠢地認爲應當乘祭遵去世，評定各人的功勞，詳細依照《謚法》，按禮完成這件事。表明朝廷篤信古代制度，給後代做榜樣。”光武帝於是把范升的奏章給公卿們看。到下葬時，皇上又來吊唁，贈給將軍、侯官印

綬，紅輪魂輴，甲士排成軍陣送葬，謚號成侯，下葬之後，皇上又到墳上吊唁，慰問接見他的夫人家屬。以後朝廷集會，光武帝常慨嘆説："怎能找到像祭征虜那樣的憂國奉公的臣子呢!"祭遵被懷念就像這樣。

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肜。

没有兒子，封國撤銷。哥哥祭午，官做到酒泉太守。從弟祭肜。

祭肜

肜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祭肜字次孫，早年喪父，以最孝著稱。遇上天下大亂，野外没有炊烟，而他單獨守在墳墓邊。每逢有賊人路過，看到他年紀還小但有志向節操，都很驚奇并同情他。

光武初以遵故，拜肜爲黄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肜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肜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肜至，誅破奸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

光武帝起初因爲祭遵的緣故，拜任祭肜爲黄門侍郎，常在皇帝左右。等祭遵去世没有兒子，光武帝思念哀悼他，任祭肜做偃師縣令，讓他靠近祭遵墳墓，四季祭祀他。祭肜有謀略，任職五年，縣内没有强盗，政績考核第一，升任襄賁縣令。這時天下郡國還没有全部平定，襄賁縣强盜白天公然作惡。祭肜到任，殺敗奸人，消滅他們的餘黨，幾年之後，襄賁政治清明。皇上下詔書勉勵他，增加一級官秩，賜給絲絹一百匹。

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强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肜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肜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前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肜不敢復窺塞。肜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肜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

正當這個時候，匈奴、鮮卑和赤山烏桓聯合很强大，屢次進入邊塞殺搶官民。朝廷擔憂這件事，增加邊境的部隊，每郡都有幾千人，又派衆將領分兵屯守要塞。光武帝因爲祭肜有才能，建武十七年，拜任他爲遼東太守。他到任後就厲兵秣馬，廣設探哨。祭肜有力氣，能開三百斤的弓。敵人每次侵犯邊塞，他常身先士卒，多次打跑敵人。建武二十一年秋天，鮮卑一萬多騎兵侵犯遼東，祭肜率領幾千人迎戰敵人，親自穿上鎧甲衝鋒陷陣，敵人大舉逃走，落水淹死的超過半數，於是猛追出邊塞，敵人急了，都丢了兵器光着身子四處逃跑，殺敵三千多人，繳獲馬幾千匹。從此後鮮卑震驚，害怕祭肜不敢再窺伺邊塞。祭肜因爲三股敵人聯合，最終會對邊疆構成危害，建武二十五年，就派使者招撫鮮卑，用財物引誘他們。鮮卑大都護偏何派使者來進貢，希望允許他們歸順，祭肜安慰賞賜他們，漸漸恢復

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并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并入朝貢。

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絶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切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讋。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内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嘆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内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

歸順。那些異族滿離、高句驪之類，於是陸續進入邊塞，進獻貂裘好馬，皇上總是加倍賞賜他們。那以後偏何部落各路豪强全都歸順，願意效力。祭彤說："確實想立功，就該回去攻打匈奴，殺了人頭送來纔是真的。"偏何等人都仰頭向天指着心口說："一定效力！"立即攻打匈奴左伊秩訾部落，殺死二千多人，拿着人頭送到遼東郡。這以後年年攻打匈奴，總是送來人頭接受賞賜。從此匈奴衰弱，邊疆没有外敵入侵的警報，鮮卑、烏桓一起上朝進貢。

祭彤爲人質樸厚道，莊重剛毅，體魄相貌超群。撫慰夷狄講恩惠信用，夷狄都畏懼并且愛戴他，所以得到他們的全力幫助。當初，赤山烏桓屢次侵犯上谷，對邊疆構成危害，朝廷下詔書設立懸賞，嚴令州郡采取行動，但無法禁止。祭彤於是鼓勵偏何，派他們前往討伐烏桓人。永平元年，偏何攻破赤山，殺死烏桓頭領，拿着人頭來見祭彤，塞外震驚恐懼。祭彤的威望名聲，在北方很大，西從武威，東到玄菟以及樂浪，胡夷都來歸順，野外没有戰亂。於是全部罷除邊境駐扎的部隊。

永平十二年，受召任命爲太僕。祭彤在遼東將近三十年，衣服没有兩套以上。顯宗既嘉獎他的功勞，又贊美祭彤的清廉簡約，任命他的那一天，賜給錢一百萬，馬三匹，衣服被子刀劍下到住宅的器物，大小無不俱全。皇上每次看到祭彤，常常嘆息認爲可以委以重任。後來跟隨皇上到東方巡視，經過魯地，坐在孔子講學的地方，皇上回頭指着子路的房子對左右的人說："這是太僕的房子。太僕，是替我抵禦侵侮的。"

永平十六年，派祭彤以太僕身份率領一萬多騎兵和南單于左賢王信攻打北匈奴，約定到達涿邪山。信當初和祭彤有仇，走出高闕塞九百多里，見到一座小山，就謊稱說是涿邪山。祭彤到後不見敵人而回，被判逗留畏敵投入監獄免官。祭彤性格深沉剛毅内心持重，自己很遺憾被騙没有立功，出獄幾天，吐血而死。臨死對他兒子說："我蒙受國家深厚的恩德，接受使命没有完成，一點功勞都没有建立，即使人死了心中也實

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肜，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肜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

在慚愧遺憾。按道義不能没有功接受獎賞，我死後，你把我所得到的賞賜的東西全部登記交給朝廷，你自己到部隊去，效力前綫，來滿足我的心願。”去世之後，他的兒子祭逢上疏陳述父親的遺言。皇上一向很器重祭肜，正打算重新任用他，聽説他死很吃驚，召見祭逢詢問祭肜病情，慨嘆了好長時間。烏桓、鮮卑思念祭肜不止，每次到京城朝拜賀年，經常路過他的墳上拜祭，仰頭朝天大哭一場纔離開。遼東官民爲他建廟立祠，四季祭祀他。

肜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肜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祭肜安葬之後，兒子祭參就去見奉車都尉竇固，跟隨軍隊攻打車師有功，漸漸升遷遼東太守。永元年間，鮮卑人侵入郡境，祭參因戰敗而獲罪，投入監獄而死。祭肜子孫有許多做邊疆官吏的，都有名聲。

論曰：祭肜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論曰：祭肜武德剛正，行動安穩持重，即使條侯周亞夫、大將田穰苴之類，也無法超過他。況且守衛偏遠的海邊，用政令改變獷悍的習俗，招致邊境外的人，讓他們效力以建立信用，於是胡貊在城郊獻敵人的頭顱邀功，至於邊塞息鼓，熄滅烽火將近三十年。古人説“一定要過幾十年後纔能實現仁道”，難道不是這樣麼！但因爲一次過失的緣故，就導致感慨憤懣，可惜呀，這是害怕嚴刑酷法的弊病啊！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虖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肜抗遼左，邊廷懷和。

贊曰：銚期打開燕的城門，王霸使滹沱河結冰。祭遵喜歡禮儀，用詩歌統治戎狄。祭肜戍邊抗敵於遼左，邊境和睦。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任李萬邳劉耿傳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嗇夫，郡縣吏。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

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脩、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勢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

任光字伯卿，是南陽宛縣人。年輕時忠實厚道，被鄉里人喜愛。最初做鄉嗇夫，郡縣小吏。漢兵到宛縣，士兵看到任光衣帽華美，讓他脱衣服，想殺死他搶衣服。適逢光祿勛劉賜正好趕到，看任光外貌像有德的人，就救下了他。任光於是率領黨羽跟隨劉賜，做安集掾，拜任偏將軍，和世祖攻破王尋、王邑。

更始帝到洛陽，任用任光做信都太守。等王郎起兵，郡國都投降王郎，惟獨任光不肯，就和都尉李忠、縣令萬脩、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人齊心死守。廷掾帶着王郎的文書到官署報告任光，任光在集市上處死他，向百姓示衆，派精兵四千人守城。更始二年春，世祖從薊中返回，狼狽得不知該到哪裏去，聽説信都單獨爲漢抵禦邯鄲方面，立即打馬奔赴信都。任光等人獨守孤城，怕不能守住，聽説世祖到了，非常高興，官吏百姓都喊萬歲，立即打開城門，和李忠、萬脩率官員迎接拜見。世祖進驛站，對任光説："伯卿，如今勢力薄弱，想一起加入城頭子路、力子都部隊中，怎麼樣呀?"任光説："不行。"世祖説："你部隊人少，怎麼辦?"任光説："可以招募奔命兵，出城攻打附近縣，如果不投降的話，放任士兵搶劫他們。人貪圖財物，那麼部隊就可以招來士兵了。"世祖聽從了他的建議。拜任任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下南陽宗廣任信都太守事務，派任光率領部隊跟從自己。任光於是寫了許多文告説："大司馬劉公率領城頭子路、

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閒，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乃遣光歸郡。

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閒，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爲其將所殺，衆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

力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兖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吴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

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食邑萬户。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

後阮况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任隗

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恤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乃置真焉。建初五

力子都部隊一百多萬人從東方來，攻打各處反叛的人。”派遣騎兵急馳送到鉅鹿境内。官吏百姓得到文告，相互轉告。世祖於是和任光等人傍晚進入堂陽境内，派騎兵各自拿着火炬，布滿沼澤中，光焰照亮天地，全城無不震驚惶恐，當夜就投降了。十天之中，兵力大增，乘機攻打城鎮，終於殺入邯鄲，纔派任光回郡中。

城頭子路，是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和肥城劉詡起兵於盧縣城頭，所以把他的部隊叫作“城頭子路”。爰曾自稱“都從事”，劉詡稱“校三老”，搶劫於黄河、濟水之間，部衆達到二十多萬。更始帝登位，爰曾派使者去投降，拜任爰曾做東萊郡太守，劉詡做濟南太守，都代理大將軍職務。這一年，爰曾被他的部將殺死，大家推舉劉詡做頭領，更始帝封劉詡爲助國侯，命令他罷兵回本郡。

力子都，是東海人。在鄉里起兵，襲擊徐州、兖州地界，部下有六七萬人。更始帝登位，派使者前去招降，拜任力子都做徐州牧。被他的家丁殺死，剩下的人又聚集起來，和各路賊兵在檀鄉會集，於是稱爲檀鄉。檀鄉頭領董次仲最初起兵茌平，於是渡過黄河進入魏郡清河，和五校會合，部下十多萬人。建武元年，世祖進入洛陽，派大司馬吴漢等人攻打檀鄉，第二年春，大敗敵人并使他們投降。

這一年，改封任光爲阿陵侯，食邑一萬户。建武五年，召到京城，授奉朝請。這年冬去世。兒子任隗繼嗣。

後來阮况做南陽太守，郭唐官做到河南尹，都以才能出名。

任隗字仲和，年輕時喜歡黄帝老子的學説，清心寡欲，所得到的俸禄，常常拿來救濟宗族的人，收養孤兒寡婦。顯宗聽説了他的事，提拔他任奉朝請，升任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又升任長水校尉。肅宗登位，很尊敬愛惜他，屢次稱贊他的品行，任用他做將作大匠。將作大匠從建武以來通常由謁者兼任，到任隗纔設置專人任職。

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爲光禄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

建初五年，升任太僕，八年，替代竇固做光禄勳，所任職務都有好聲譽。章和元年，拜任司空。

隗義行内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内外朝臣莫不震慴。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語在《袁安傳》。

任隗在内心修養節義操行，不求名聲，而以穩重正直被世人看重。和帝登位，大將軍竇憲掌權，專權作威作福，朝廷内外的大臣無不震驚害怕。當時竇憲攻打匈奴，耗費國家資財，任隗上奏建議召竇憲回朝，前後十次上奏。單獨和司徒袁安齊心盡力，慎重公正，梗直地發表意見，無所迴避，事見《袁安傳》。

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

永元四年逝世，兒子任屯繼嗣。皇上思念任隗的忠誠，提拔任屯做步兵校尉，改封西陽侯。

屯卒，子勝嗣。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任屯去世，兒子任勝繼嗣。任勝去世，兒子任世繼嗣，改封北鄉侯。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黄人也。父爲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

李忠字仲都，是東萊黄縣人。父親做高密都尉。李忠元始年間因爲父親而被任用做郎，官府中幾十個人，李忠單獨以喜愛禮儀行爲嚴肅著稱。王莽時做新博屬長，郡中都尊敬信任他。

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綉被衣物賜之。

更始帝登位，派使者巡行郡國，就地拜任李忠爲都尉官。李忠於是和任光一同輔助世祖，任用他做右大將軍，封武固侯。當時世祖解下自己佩戴的綬帶給李忠繫上，於是他跟隨世祖攻克下屬各縣。到苦陘，世祖招集各位將領，問他們搶到的財物，衹有李忠一個人没有搶什麼。世祖説："我想特别賞賜李忠，各位卿家該不會責怪我吧?"隨後就把自己騎的大驪馬和綉花被衣服賜給他。

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内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

進軍包圍鉅鹿，没有攻克，王郎派將領攻打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人開城門迎接王郎的軍隊進城，逮捕太守宗廣和李忠的母親妻子，并讓親屬招唤李忠。當時馬寵的弟弟跟隨李忠做校尉，李忠立即召見，拿背棄恩惠據城反叛來責怪他，接着殺死了他。各位將領都驚訝説："家屬在人家手中，却殺了人家弟弟，多麽急呀!"李忠説："如果放着賊人不殺，就會生二心。"世祖聽説後稱贊他，對李忠説："現在我們部隊已經平定了，將軍可以回去救母親妻子兒女，可以自己招募官吏百姓中能救得你家屬的人，賜給錢一千萬，來

效命，誠不敢内顧宗親。”世祖乃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乃還復爲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

向我拿。”李忠説：“承蒙明公的大恩，想能爲您效力，實在不敢私自顧念宗族親人。”世祖於是派任光率兵救信都，任光的士兵在路上逃散投降王郎，無功而回。適逢更始帝派將領攻克信都，李忠家屬得以保全。世祖乘機派李忠回信都，代理太守職務，逮捕郡中大姓歸附邯鄲方面的人，斬殺幾百人。等任光回郡中，李忠纔回來再做都尉。建武二年，改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這一年，徵召拜任五官中郎將，跟隨光武帝攻平龐萌、董憲等人。

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内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閒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

建武六年，升任丹陽太守。這時海内剛平定，南方海邊長江淮河地區，很多人把持軍隊割據土地。李忠到郡中，招納撫慰前來投降歸附的人，那些不降服的全部誅殺，一個來月都平定了。李忠因爲丹陽越地風俗不愛學問，嫁娶禮儀，比中原要差，就替他們興建學校，講習禮儀容止，春秋天舉行鄉飲酒之禮，選用通曉經術的人，郡中向往仰慕他。開墾的土地增多，三年之中流亡的百姓在這兒定居下來的有五萬多人。建武十四年，三公上奏他政績考核是天下第一，升任豫章太守。重病離官，召去京城。建武十九年，去世。

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兒子李威繼嗣。李威去世，兒子李純繼嗣，永平九年，受母親殺死李純叔父的牽連，封國被撤銷。永初七年，鄧太后又封李純爲琴亭侯。李純去世，兒子李廣繼嗣。

萬脩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剋而病，卒于軍。

萬脩字君游，是扶風茂陵人。更始帝時，做信都縣令，和太守任光、都尉李忠一起守城，迎接世祖，拜任爲偏將軍，封造義侯。等攻克邯鄲，拜任右將軍，跟隨世祖平定河北。建武二年，改封槐里侯。和揚化將軍堅鐔一起攻打南陽，没有攻克而得重病，去世於軍中。

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爲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

兒子萬普繼嗣，改封泫氏侯。萬普去世，兒子萬親繼嗣，改封扶柳侯。萬親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續封萬脩的曾孫萬豐爲曲平亭侯。萬豐去世，兒子萬熾繼嗣。永建元年，萬熾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撤

桓帝紹封脩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銷。延熹二年，桓帝續封萬脩的玄孫萬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宫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

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

邳彤字偉君，是信都人。父親邳吉，做遼西太守。邳彤最初做王莽和成郡卒正。世祖攻占河北，到下曲陽，邳彤率城投降，世祖又任用他爲太守，留下住了幾天。世祖北上到薊，適逢王郎起兵，派他的將領攻占土地，所到各縣無不奉命迎接，衹有和城、信都堅守不降。邳彤聽説世祖從薊回來，損失了軍隊，要到信都，就先派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挑選精鋭騎兵二千多人，沿路迎接世祖的部隊。邳彤不久和世祖相會於信都。世祖雖然得到二郡的幫助，但兵力没有會集，獻計的大多説可以靠信都的部隊護送，西回長安。邳彤當廷回答説："獻策的人説的都不對。官吏百姓唱歌吟詩思念漢室好久了，因此更始帝稱用尊號而天下如回聲相應，三輔清理宫室掃除道路來迎接他。一人扛着戟大喊，千里之内的守將無不棄城逃跑，俯伏請求投降。從上古以來，也没有像這樣威動萬物和百姓的。另外占卜的王郎，假藉名號依靠形勢，驅使烏合之衆，終於震動燕、趙大地；何况您率二郡部隊，揚回響之威，用這樣的軍隊來進攻什麽城攻不下，用來作戰什麽軍隊不降服！如今放棄這些回去，豈止白白丢失河北，一定會更加驚動三輔，損害威嚴，不是合適的計策。如果您不再有征戰的意圖，那麽即使信都的部隊也難以聚集。什麽原因呢？您既然回西部，那麽邯鄲城百姓不願抛棄父母，背叛城主，而送您到千里之外，他們離散逃亡是可以肯定的。"世祖很贊同他的話并留了下來。當日拜任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前，派他領兵處於前鋒。向北到達堂陽，堂陽已反叛歸附王郎，邳彤派張萬、尹綏先告諭官吏百姓，世祖夜間趕到，立即打開城門出城迎接。領兵在中山打敗白奢賊兵。從此經常跟隨世祖征戰。

信都又反叛幫助王郎，王郎所設置的信都王捕獲邳彤的父親弟弟和妻子兒女，讓他們親手寫信招唤邳彤説："若投降的話封給爵位，不投降則滅族。"邳彤流着眼淚回信説："事奉君主不能

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

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十九年，湯卒，子某嗣；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卒，子柴嗣。

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顧念家庭。邳彤親屬之所以到今天還能安居信都，都是劉公的恩德。劉公正爲國事爭鬥，邳彤不能再顧念私事。”適逢更始帝所派的將領攻克信都，王郎部隊戰敗逃走，邳彤家屬得以幸免。

等攻克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改封靈壽侯，代理大司空事務。光武帝進入洛陽，拜任邳彤爲太常，一個多月轉任少府，這一年免官。又做左曹侍中，經常跟隨光武帝征戰。建武六年，去封地。

邳彤去世，兒子邳湯繼嗣，建武九年，改封樂陵侯。建武十九年，邳湯去世，兒子某人繼嗣；因没有子嗣，封國撤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續封邳彤的孫子邳音爲平亭侯。邳音去世，兒子邳柴繼嗣。

當初，張萬、尹綏和邳彤一起迎接世祖，都拜任偏將軍，也跟隨世祖征戰。張萬封重平侯，尹綏封平臺侯。

論曰：大凡談論已經成功的事情，因爲功勞卓著容易顯現；事前就有圖謀計策的人，因爲道理深奥難以使人明白。這本是應該推究實際情形考核比較事情的迹象，推論觀察的。至於出謀劃策的人想靠二郡的兵力，建立入關的計劃，拋棄已成的事業，來到危險的境地，而帝王没有醒悟，謀士意見衹是隨聲附和，邳彤當廷的回答，正是他點出事情的隱微是他的預見吧！有人說：“一句話可以使國家興盛”，邳彤差不多是這樣的吧。

劉植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乃開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説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乃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

劉植字伯先，是鉅鹿昌城人。王郎起兵，劉植和弟弟劉喜、從兄劉歆率領宗族門客，聚集士兵幾千人占據昌城。聽説世祖從薊回來，就打開城門迎接世祖，任用劉植爲驍騎將軍，劉喜、劉歆爲偏將軍，都做列侯。這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依附王郎，部下十多萬，世祖派劉植勸説劉揚，劉揚於是投降。世祖接着逗留在真定，娶郭后，皇后就是劉揚的外甥女，因爲這個原因結交他。於是和劉揚以及各位將領在郭氏漆里的房舍擺酒，劉揚敲筑作樂，因此得以進軍攻克邯鄲，跟隨世祖平定河北。

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建武二年，改封劉植爲昌城侯。討伐密縣賊人，戰死。兒子劉向繼嗣。皇上派劉喜代劉植統領軍營，又做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劉喜去世，又任劉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劉喜、劉歆跟隨世祖征戰，都把封地傳給後代。劉向改封東武陽侯，去世，兒子劉述繼嗣，永平十五年，因與楚王英圖謀造反獲罪，封國撤除。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

耿純字伯山，是鉅鹿宋子人。父親耿艾，做王莽的濟平尹。耿純在長安求學，於是被拜任爲納言士。

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説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乃得見，因説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閒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禄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乃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

王莽失敗，更始帝登位，派舞陰王李軼招各郡國投降，耿純的父親耿艾投降，回去做濟南太守。這時李軼兄弟專政，獨掌一方大權，賓客説客很多。耿純連續請求謁見不得通報，好長時間後纔得到接見，於是勸李軼説："大王憑龍虎般的資質，遇上風起雲涌的時代，迅速崛起，一個月之中兄弟稱王，但恩德威信没有讓官民聽説，功勞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榮寵俸禄陡然興起，這是聰明的人所忌諱的。小心謹慎自己感覺到危險，還怕不能善終，更何况洋洋自得，可以成就功業麼?"李軼覺得他很奇特，并且因爲他是鉅鹿大姓，於是秉承皇上旨意拜任他做騎都尉，授給符節，命令他平定趙、魏。

會世祖度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

適逢劉秀渡黄河到邯鄲，耿純就地謁見，劉秀深誠地接納他。耿純退下，見到劉秀部下領兵方法和其他將領不同，於是請求結交劉秀，送上馬和絲帛幾百匹。劉秀北上到中山，把耿純留在邯鄲。適逢王郎造反，劉秀從薊疾馳下東南，耿純和從兄弟耿訢、耿宿、耿植一道率領宗族門客二千多人，年老有病的都拉着棺材跟着，到育縣迎接劉秀。拜任耿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耿訢、耿宿、耿植都做偏將軍，派他們和耿純處於前鋒，使宋子投降，跟隨劉秀攻打下曲陽和中山。

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

這時郡國多有投降邯鄲的，耿純恐怕宗族的人懷有二心，就派耿訢、耿宿回去燒了族人的房子。劉秀問耿純這樣做的原因，他回答説："我私下看到明公一輛車來河北，没有財寶的積蓄，

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絶其反顧之望。”世祖嘆息。及至鄗，世祖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内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

厚重的獎賞甘甜的誘餌，可以把人聚集起來，祇是以恩德安撫大家，因此士兵樂於歸附。如今邯鄲自己獨立，北州人很疑惑，耿純雖然全族人聽命於您，年老體弱的都在軍隊中，還是怕族人門客有不齊心的人，所以焚燒房屋，斷絶他們回頭的希望。”劉秀慨嘆。等到鄗，劉秀住在驛站，鄗的大姓蘇公據城反叛開城門迎接王郎的將領李惲進城。耿純預先發覺，領兵迎上和李惲交戰，大敗并殺死李惲。跟隨劉秀平定邯鄲，又打敗銅馬。

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并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閒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强弩并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乃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悉令將親屬居焉。

當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多萬人都在射犬，劉秀領兵將要攻打這些人。耿純部隊在前鋒，離各營幾里，賊兵突然夜間攻打耿純，箭如雨點般射向營中，士兵多有死傷。耿純率領部隊，堅守不動。挑選敢死隊二千人，都拿硬弓，各帶三支箭，讓他們銜枚悄悄行動，繞出賊軍後，齊聲呼喊，硬弓齊射，賊人嚇走，追擊，終於打敗他們。派騎兵跑來報告劉秀。劉秀第二天早上和各位將領都到軍營，慰勞耿純説：“昨夜受困了麽？”耿純説：“靠明公的威望恩德，幸而得以保全。”劉秀説：“大軍不能夜間行動，所以不能援救你們。軍營進退不定，卿宗族不能全呆在軍中。”就任用耿純的族人耿伋做蒲吾縣令，讓他帶全部親屬住在蒲吾縣。

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乃還詣懷宫。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

世祖登位，封耿純爲高陽侯。在濟陰攻打劉永，攻克定陶。當初，耿純跟隨世祖攻打王郎，掉下馬摔折肩膀，這時舊傷復發，於是回到懷縣行宫。皇上問“卿兄弟誰可派去”，耿純推薦從弟耿植，於是派耿植統率耿純軍營，耿純還是以前將軍身份跟隨。

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揚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内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并使勞慰王侯。密敕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

這時真定王劉揚又製造預言説：“火德的第九代孫子，長出瘤子的做君主。”劉揚頸上長了瘤子，想用這個蠱惑衆人，和綿曼賊人勾結。建武二年春，派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召劉揚，劉揚關閉城門，不讓陳副等人進城。於是又派耿純拿着符節，到幽州、冀州頒行大赦令，所經過的地方一并派他慰勞王侯。世祖秘密命令耿純説：“劉揚如果見你，就逮捕他。”耿純率將士

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臨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强而純意安静，即從官屬詣之，兄弟并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并封其子，復故國。

一百多騎和陳副、鄧隆會師元氏，一起到真定，住在驛站。劉揚説有病不來拜見，因爲耿純是真定劉氏所生，派使者送信給耿純，要和他見面。耿純回信説："奉命會見王侯牧守，所以不能先去見你，如果想見面，可以出城到驛站來。"當時劉揚的弟弟臨邑侯劉讓和從兄劉細各自擁有士兵一萬多人，劉揚自恃人多而且耿純心意安静，就帶屬官去拜見他，兄弟一起領輕裝士兵在門外。劉揚進驛站拜見耿純，耿純以禮接待他，乘機邀請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全進了驛站，就關門全殺了他們，接着統領部隊出驛站。真定震驚，没有人敢動。皇上同情劉揚、劉讓陰謀没有實施，一起封他們的兒子，恢復原先的封國。

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盗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爲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

耿純回京城，乘機自己請求説："臣本來是小官吏家的子孫，很幸運趕上大漢重新興起，聖明的皇上秉受天命，我位列將軍，封爵通侯。天下平定，臣没有什麽志向，希望試着治理一個郡，盡力效勞。"皇上笑着説："卿已經治理過軍事，又想修治文職麽?"於是拜任耿純爲東郡太守。當時東郡没有平定，耿純任職幾個月，盗賊肅清平息。建武四年，下詔命耿純率兵攻打更始帝的東平太守范荆，范荆投降。進軍攻打泰山濟南以及平原賊兵，全部平定了賊兵。任職東郡四年，這時發干縣令有罪，耿純的判决書呈上去，派人看守縣令，奏章還没有批覆下來，縣令自殺。耿純坐罪免職，以列侯身份任奉朝請。跟隨世祖攻打董憲，路過東郡，百姓老少幾千人跟隨皇上車駕哭泣，説"希望再得到耿君"。皇上對公卿們説："耿純年輕時穿鎧甲做小軍官罷了，治理郡事竟然能像這樣被人思念麽?"

六年，定封爲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吊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盗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盗賊九

建武六年，定封爲東光侯。耿純辭别皇上去封地，皇上説："文帝對周勃説'丞相是我所器重的，你爲我帶領諸侯去封地'，現在也是這樣。"耿純接受詔令離去。到鄴縣，賜給穀物一萬斛。到封地，吊唁死者問候有病的人，百姓熱愛尊敬他。建武八年，東郡、濟陰盗賊成群興起，派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將軍王常攻打賊人。皇上因爲耿純威信聞名衛地，派使者拜任他做太中大夫，派他和大軍會師東郡。東郡聽説耿純進

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悦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

入郡界，盜賊九千多人都到耿純處投降，大軍不戰而回。下詔書又任用他做東郡太守，官民心悦誠服。建武十三年，去世於官任上，謚號成侯。兒子耿阜繼嗣。

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内侯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

耿植後來做輔威將軍，封武邑侯。耿宿官做到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耿訢做赤眉將軍，封著武侯，跟隨鄧禹西征，戰死在雲陽。總計宗族封列侯的四人，關内侯三人，領二千石官俸禄的九人。

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顔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爲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耿阜改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因爲同族人耿歙和楚人顔忠受到牽連被判罪，封地撤銷。建初二年，肅宗追念耿純的功績，續封耿阜的兒子耿盱爲高亭侯。耿盱去世，没有兒子，皇上又封耿盱的弟弟耿騰。耿騰去世，兒子耿忠繼嗣。耿忠去世，孫子耿緒繼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委佗還旅，二守焉依。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贊曰：任光、邳彤懂得事情的徵兆，嚴密防守的城池於是打開了大門。世祖失敗而回，依靠二位太守。耿純、劉植仗義發兵，領軍助威。

後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

朱祐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爲護軍。及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奸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淯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

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進擊黄郵，降之，賜祐黄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奸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敕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轞車傳豐送洛

朱祐字仲先，是南陽宛縣人。少年喪父，回外婆復陽劉家，來往舂陵，劉秀和劉縯都親近敬重他。劉縯任大司徒，任用朱祐爲護軍。等劉秀做大司馬，征討河北，又任朱祐爲護軍，常常被親近寵幸，居留於中軍營中。朱祐陪劉秀吃飯時，慫恿説："長安政治混亂，您額中隆起有帝王之相，這是天命。"劉秀説："叫刺奸將軍逮捕護軍！"朱祐纔不敢再説。跟隨劉秀征戰河北，經常全力奮戰衝破敵陣，任他做偏將軍，封安陽侯。劉秀登位，拜任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改封堵陽侯。這年冬，和各位將領攻打鄧奉於淯陽，朱祐部隊失敗，被鄧奉俘獲。第二年，鄧奉被打敗，於是脱衣露體靠朱祐投降世祖。世祖又恢復朱祐的官位并厚加撫慰賞賜。派他攻打新野、隨縣，都平定了。

延岑自從在穰縣戰敗後，就和秦豐的將領張成會合，朱祐率領征虜將軍祭遵和他們在東陽交戰，大敗他們，在戰陣上殺死張成，延岑戰敗逃走依附秦豐。朱祐繳獲官印九十七枚。進軍攻打黄郵，使他投降，賜朱祐黄金三十斤。建武四年，率領破奸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把秦豐包圍在黎丘，在蔡陽打敗他的將領張康，殺死張康。世祖親自到黎丘，派御史中丞李由拿詔書招降秦豐，秦豐口出惡言，不肯投降。世祖返回，囑咐朱祐計策，朱祐全力攻秦豐。第二年夏，城中困厄，秦豐纔帶着母親妻子兒女共九人脱衣露體投降。朱祐用囚車通過驛站

陽，斬之。大司馬吴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宫會擊延岑餘黨陰、酇、筑陽三縣賊，悉平之。

把秦豐送到洛陽，殺死了他。大司馬吴漢彈劾朱祐廢棄詔書接受投降，違背了將帥的職責，世祖不怪罪。朱祐返回，和騎都尉臧宫會師攻打延岑的餘黨陰縣、酇縣、筑陽三縣的賊兵，全部平定了他們。

祐爲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

朱祐爲人質樸正直，崇尚儒學。率領部隊，多次接受投降，以攻克平定城鎮爲根本，不思殺敵的功勞。又禁止士兵不得搶劫百姓，軍人喜歡放縱胡爲，大多因此怨恨他。建武九年，屯扎南行唐抵禦匈奴。建武十三年，增加封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

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

建武十五年，到京城朝見，交上大將軍官印，接着留在京城任奉朝請。朱祐上書説古代臣子受封，不加王的爵位，可以改各位王爲公。皇上立即實行。又上書説應當讓三公都去掉“大”的稱呼，以效仿古代經典。後來便聽從他的建議。

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二十四年，卒。

朱祐當初到長安求學，世祖前往看望他，朱祐經常不遵守時間刻苦攻讀，而提前進入講堂學習。後來世祖駕幸他家中，光武帝於是笑着説：“主人該不會離開我去講經書吧？”因爲有舊恩，屢次受到賞賜。建武二十四年，去世。

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爲鬲侯。

兒子朱商繼嗣。朱商去世，兒子朱演繼嗣，永元十四年，因從兄伯的外孫女陰皇后巫蠱事件受牽連，被免官爲平民。永初七年，鄧太后續封朱演的兒子朱冲爲鬲侯。

景丹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

景丹字孫卿，是馮翊櫟陽人。年輕時求學於長安。王莽新朝時貢舉有四科，景丹以言語科優秀被舉薦爲固德侯的相，以辦事幹練著稱，升任朔調連率的副官。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况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况共謀拒之。况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

更始帝登位，派使者巡行上谷，景丹和連率耿况投降，又做上谷長史。王郎起兵，景丹和耿况一起商議抵禦王郎。耿况派景丹和兒子耿弇以及寇恂等人領兵向南歸附劉秀，劉秀接見景丹等人，笑着説：“邯鄲的將帥屢次説我徵發漁陽、上谷的部隊，我姑且回答他們説是，没想到二郡部隊的確爲我來！正和士大夫共建這項功業。”拜任景丹爲偏將軍，號稱奉義侯。跟隨劉秀攻打

宏等於南䜌，郎兵迎戰，漢軍退却，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横。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

王郎的將領兒宏等人於南䜌，王郎的部隊迎戰，漢軍撤退，景丹等人派精鋭騎兵進攻，大敗敵兵，追擊十多里，死傷的人縱横交錯。景丹返回，劉秀對他説："我聽説突騎是天下精鋭部隊，現在纔看到他們打仗，快樂的心情怎麽能用語言表達得出來呢?"於是跟隨劉秀征戰河北。

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悦。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群臣所推唯吴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吴將軍有建大策之勛，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吴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

光武帝登位，憑預言任用平狄將軍孫咸代理大司馬，大家都不高興。世祖下詔令貢舉可以做大司馬的人，群臣所推選的祇有吴漢和景丹。世祖説："景將軍是北州大將，他是大司馬的人選。但吴將軍有建立大計的功勛，又誅殺苗幽州、謝尚書，他的功勞大。舊的制度驃騎將軍官和大司馬相同。"於是任吴漢爲大司馬，而任景丹爲驃騎大將軍。

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户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秋，與吴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强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宫等從擊破五校於羛陽，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强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

建武二年，定封景丹爲櫟陽侯。世祖對景丹説："現在關東的舊封國，雖然有幾個縣，但不超過櫟陽的萬户封邑。'富貴不回故鄉，如穿着錦衣夜行'，所以把櫟陽封給卿。"景丹磕頭拜謝。這年秋，和吴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强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宫等人跟隨世祖在羛陽打敗五校，使他們五萬人投降。適逢陝縣賊人蘇況攻破弘農，活捉郡守。景丹當時生病，世祖因爲他是老將，想命令他勉强起床擔任郡守職務，就連夜召他進宫，對他説："賊人逼近京城，祇要憑將軍的威望，躺着就足以鎮住他們了。"景丹不敢推辭，於是勉强支撑病體接受命令，率軍到郡，十多天後逝世。

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絶。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爲監亭侯。

兒子景尚繼嗣，改封余吾侯。景尚去世，兒子景苞繼嗣。景苞去世，兒子景臨繼嗣，後没有子嗣，封國斷絶。永初七年，鄧太后續封景苞的弟弟景遽爲監亭侯。

王梁

王梁字君嚴，漁陽要陽人也。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吴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内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内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

王梁字君嚴，是漁陽要陽人。做郡吏，太守彭寵任用王梁署理狐奴縣令，和蓋延、吴漢一起領兵南下在廣阿追上劉秀，拜任偏將軍。攻克邯鄲後，賜爵位關内侯。跟隨劉秀平定河北，拜任野王縣令，和河内太守寇恂一齊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人不敢出兵，劉秀把這看成王

敢出兵，世祖以爲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强侯。

梁的功勞。等登帝位，商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中説“王梁掌管衛地做玄武”，皇上因爲野王是衛的遷徙地，玄武是水神的名字，司空是管水土的官，於是提拔王梁做大司空，封武强侯。

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吴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别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并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

建武二年，和大司馬吴漢等一起攻打檀鄉，皇上有詔令軍事一律歸大司馬，但王梁擅自徵發野王的部隊，皇上認爲他不聽詔令，命令他留在本縣，但王梁又因形勢有利進軍。皇上因爲王梁前後兩次違背命令，非常憤怒，派尚書宗廣拿符節到部隊中殺王梁。宗廣不忍心，就用囚車把他送到京城。到了之後，赦免了他。一個多月，任命爲中郎將，代理執金吾職務。北上守衛箕關，攻打赤眉部將，迫使他們投降。建武三年春，轉攻五校，追到信都、趙國，打敗敵人，全數平定各處屯兵。這年冬，派使者拿符節拜任王梁爲前將軍。建武四年春，攻打肥城、文陽，攻克。進軍和驃騎大將軍杜茂在楚、沛之間攻打佼彊、蘇茂，攻克大梁、齧桑，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也分路并進，一年多全部平定敵人。建武五年，跟隨世祖援救桃城，打敗龐萌等，王梁戰鬥最賣力，拜任山陽太守，鎮守安撫新近降附的郡縣和軍民，帶兵如從前。

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爲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百姓怨讟，談者讙嘩。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

幾個月後召進京城，代替歐陽歙爲河南尹。王梁開鑿水渠引穀水流洛陽城下，向東流入鞏川，等渠開好後水不流。建武七年，有關官員彈劾他，王梁慚愧恐懼，上書請求告老辭官。於是下詔書説：“王梁先前率兵征戰，大家稱他很賢能，所以提拔他主管京城。建議開渠，爲民興利，民力既盡，最終又不成功，百姓怨恨，輿論嘩然。雖然受到寬恕，還是堅持謙虚退讓，‘君子成人之美’，任命王梁爲濟南太守。”建武十三年，增加食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去世於官任上。

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弃市，國除。

兒子王禹繼嗣。王禹去世，兒子王堅石繼嗣。王堅石因父親王禹和弟弟王平與楚王英謀反被追加判罪，在集市上被處死，封國被撤銷。

杜茂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

杜茂字諸公，是南陽冠軍人。當初在河北

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爲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

歸附劉秀，做中堅將軍，經常跟隨劉秀征伐。劉秀登位，拜任大將軍，封樂鄉侯。北上在真定攻打五校，進軍使廣平投降。建武二年，改封苦陘侯。和中郎將王梁攻打五校賊人於魏郡、清河、東郡，全部攻克各處軍營堡壘，使敵人拿符節的大將三十多人投降，三郡安泰平靜，道路暢通。第二年，派使者拿符節拜任杜茂爲驃騎大將軍，攻打沛郡，攻克芒縣。這時西防又反叛，迎接佼彊。建武五年春，杜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幾個月後攻克西防，佼彊投奔董憲。

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九年，與雁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畤，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雁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由所略，由以爲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閒雁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

東方平定後，建武七年，詔令杜茂領兵北上駐屯晉陽、廣武，以防備胡人侵犯。九年，和雁門太守郭涼在繁畤攻打盧芳的將領尹由，盧芳的將領賈覽率領胡人騎兵一萬多人援救尹由，杜茂和敵人交戰，軍隊被打敗，領兵進入樓煩城。當時盧芳占據高柳，和匈奴聯合，屢次侵犯邊區百姓，皇上擔憂這件事。建武十二年，派謁者段忠率領各郡解除刑具的犯人分配給杜茂，鎮守北部邊疆，於是便徵發邊疆士兵修築觀察敵情的哨亭，修建烽火臺，又徵發人員運送錢帛絲綿供給軍士，并賜給邊疆百姓，來往的官員駱驛不絕地行走在路上。杜茂也建屯田，用驢車運輸。在這之前，雁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被尹由搶來，尹由任用他們做將帥，和他一起守平城。賈丹等人聽説盧芳戰敗，就一起殺死尹由到郭涼處去；郭涼呈上狀子，都封爲列侯，下詔運送錢帛賜給杜茂、郭涼的軍官和平城投降的百姓。從此盧芳的城鎮的軍民漸漸前來投降，郭涼誅殺其中的豪强大族郇氏之類的人，撫慰羸弱的人，一個月中雁門即將平定，盧芳於是逃入匈奴。皇上提拔郭涼的兒子做中郎，在宮中皇上身邊做侍衛。

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

郭涼字公文，右北平人。身高八尺，氣壯力大，雖然是武將，但通曉經書，多智謀，尤其通曉邊疆事務，在北方有名。當初，幽州牧朱浮徵召他做兵曹掾，攻打彭寵有功，被封廣武侯。

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十五年，坐斷兵馬稟縑，使軍吏殺人，

建武十三年，增加杜茂封邑，改封脩侯。十五年，因截留軍隊給養，派軍官殺人被判罪，免

免官，削户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

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樂亭侯。

官，削減食邑，定封參蘧鄉侯。建武十九年，去世。

兒子杜元繼嗣，永平十四年，因和東平王等謀反被判罪，減死一等，封國撤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續封杜茂的孫子杜奉爲安樂亭侯。

馬成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即弃官步負，追及於蒲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

馬成字君遷，是南陽棘陽人。年輕時做縣吏。劉秀攻占潁川，任用馬成爲安集掾，調遷署理郟縣縣令。等劉秀攻打河北，馬成立即丢下官職背着東西步行，在蒲陽追上劉秀，任馬成做期門，跟隨劉秀征戰。劉秀登位，又升遷護軍都尉。

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

建武四年，拜任揚武將軍，督率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徵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部隊攻打李憲，這時世祖駕幸壽春，設立壇臺，祖祭送他。進軍把李憲包圍在舒縣，命令各軍各自深挖壕溝高築壁壘。李憲屢次挑戰，馬成堅守壁壘不出戰，守了一年多，到建武六年春，城中糧盡，纔攻城，終於攻克并掠屠舒縣，殺李憲，追擊他的黨羽，江淮地區全都被平定。

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

建武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跟隨世祖攻破隗囂，任用馬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從前。這年冬，召回京城。九年，代替來歙做中郎將，率領武威將軍劉尚等攻破河池，隨後平定武都。第二年，大司空李通罷官，以馬成代理大司空職務，在官府如同實職，幾個月後拜任揚武將軍。

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上太守印綬。

建武十四年，屯守常山、中山以守備北部邊境，并兼爲統領建義大將軍朱祐軍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整修堡寨關塞，從西河到渭橋，河上到安邑，太原到井陘，中山到鄴縣，都修築堡寨壁壘，建造烽火臺，十里一個觀察亭。任職五六年，皇上因爲馬成勤奮有功勞，召回京城。邊疆有很多人上書請求留下馬成，又派馬成返回邊疆屯守。等南單于自守邊寨，北方没有戰事，拜任爲中山太守，交上大將軍官印，統領屯田部隊如從前。建武二十四年，向南攻打武谿蠻賊人，没有功勞，交上太守官印。

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國。三十二年卒。

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

建武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回封地。三十二年去世。

兒子馬衛繼嗣。馬衛去世，兒子馬香繼嗣，改封棘陵侯。馬香去世，兒子馬豐繼嗣。馬豐去世，兒子馬玄繼嗣。馬玄去世，兒子馬邑繼嗣。馬邑去世，兒子馬醜繼嗣，桓帝時因犯罪喪失封地。延熹二年，皇上又封馬成玄孫馬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内，即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

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户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奸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

劉隆字元伯，是南陽安衆侯的宗室後裔。王莽攝政期間，劉隆的父親劉禮和安衆侯劉崇起兵殺王莽，事情泄露，劉隆因爲年齡未滿七歲，所以得以免死。等長大後，到長安求學，更始帝拜任爲騎都尉。請假回家，迎取妻子兒女安置在洛陽。聽説劉秀在河内，立即追到射犬趕上劉秀，任用他做騎都尉，和馮異一起抵禦朱鮪、李軼等，李軼就殺死了劉隆的妻子兒女。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任誅虜將軍，討伐李憲。李憲被平定，派劉隆屯駐武當。

建武十一年，署理南郡太守，一年多，交上將軍官印。十三年，增加封邑，改封竟陵侯。這時，天下開墾的土地多不以實數上報，另外上報户口年紀各有增減。十五年，有詔令各州郡考查核實這些事，但刺史太守多不一樣，有些厚待豪門大族，欺凌貧弱，百姓哀怨，攔路呼號。當時各郡各自派使者上朝彙報政事，皇上看到陳留官吏文書上有字，看那字，寫“潁川、弘農可以查問，河南、南陽不可查問”。皇上追問小官這字的來歷，小官不肯承認，抵賴説在長壽街上得到的。皇上很憤怒。當時顯宗做東海公，十二歲，在帷幕後説道：“小官受郡守命令，應該是想拿開墾的土地來舉個例子。”皇上説：“假如是這樣，爲什麼説河南、南陽不可追究呢?”東海公回答説：“河南是皇城，有很多皇上身邊的臣子，南陽是皇帝的故鄉，有很多皇家親戚，田地房宅超過規定，不能按標準。”皇上命令虎賁將盤問小官，小官這纔從實招認，正如東海公所回答的。於是派謁者考查核實，全部獲知欺騙作假的情況。第二年，劉隆坐罪受召下獄，他的同輩十

多人都被處死。皇上因爲劉隆是功臣，特地免官爲平民。

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别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第二年，又封爲扶樂鄉侯，以中郎將身份做伏波將軍馬援的副將攻打交阯蠻夷徵側等，劉隆分兵在禁谿口打敗敵人，俘獲他們的將領徵貳，殺敵一千多人，投降的二萬多人。回朝，改封大國，爲長平侯。等大司馬吳漢薨，劉隆做驃騎將軍，代理大司馬職務。

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謚曰靖侯。子安嗣。

劉隆奉公守法，任職八年，交上將軍官印，罷官，賜給飼養的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任奉朝請。建武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去世，謚號靖侯。兒子劉安繼嗣。

傅俊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以爲偏將軍。别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

傅俊字子衛，是潁川襄城人。劉秀攻打襄城，傅俊以縣亭長身份迎接軍隊，拜任爲校尉，襄城逮捕他的母親弟弟宗族的人，將他們全部殺死。跟隨劉秀打敗王尋等，任他做偏將軍。分兵攻打京縣、密縣，攻破二縣，派他回潁川，收葬家屬。

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以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

等劉秀討伐河北，傅俊和賓客十多人向北追趕，在邯鄲追上，拜見劉秀，劉秀讓他統領潁川部隊，經常跟隨劉秀征戰。劉秀登位，任傅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任傅俊爲積弩將軍，和征南大將軍岑彭打敗秦豐，接着率兵攻占江東，揚州全部平定。七年，去世，謚號威侯。

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内侯。肅宗怒，貶爲關内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高置亭侯。

兒子傅昌繼嗣，改封蕪湖侯。建初年間，遇上母親去世，於是上書，因爲封地貧窮不願去封地，請求賜錢五十萬，做關内侯。肅宗很生氣，貶他做關内侯，竟然没有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又封傅昌的兒子傅鐵爲高置亭侯。

堅鐔

堅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别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㶏强侯。

堅鐔字子伋，是潁川襄城人。做郡縣小官。劉秀討伐河北，有人推薦堅鐔，因而得以召見。因爲他有做官的才能，暫任主簿。再拜任偏將軍，跟隨劉秀平定河北，分兵在盧奴打敗大槍。劉秀登位，拜任堅鐔揚化將軍，封㶏强侯。

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黄，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吴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爲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

和各位將領攻打洛陽，而朱鮪守東城的部將搞離間，私下約堅鐔清晨打開上東門。堅鐔和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早晨進城，和朱鮪大戰於兵器庫下，殺死殺傷很多，到吃早飯時纔停戰，朱鮪從此就投降了。又分兵攻打內黄，攻平內黄。建武二年，和右將軍萬脩攻占南陽各縣，而堵鄉人董訢在宛城反叛，俘獲南陽太守劉驎。堅鐔於是領兵奔赴宛縣，挑選敢死隊夜間登城，斬斷門閂進入城內，董訢於是丢下城池逃回堵鄉。鄧奉又在新野反叛，打敗吴漢。這時萬脩因病去世，堅鐔勢孤力單，南拒鄧奉，北擋董訢，一年中道路阻斷，糧食運輸送不到，堅鐔吃蔬菜，和士兵共甘苦。每到緊急時候，就率先在陣前抵擋飛矢滚石，身上受三處傷，因此纔能保全了他的部下。等皇上征伐南陽，打敗董訢、鄧奉，任堅鐔爲左曹，經常跟隨皇上征戰。建武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去世。

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兒子堅鴻繼嗣。堅鴻去世，兒子堅浮繼嗣。堅浮去世，兒子堅雅繼嗣。

馬武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仇，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緑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

馬武字子張，是南陽湖陽人。年輕時躲避仇人，客居江夏。王莽末年，竟陵、西陽三老在郡界起兵，馬武前往跟隨他們，後來進入緑林山中，終於和漢軍會合。更始帝登位，任馬武爲侍郎，和世祖攻破王尋等，拜任爲振威將軍，和尚書令謝躬一起攻打王郎。

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既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

等劉秀攻克邯鄲，邀請謝躬和馬武等備酒擺大宴會，乘機想方設法對付謝躬，没有成功。宴會結束後，單獨和馬武登叢臺，不慌不忙地對馬武説："我得到漁陽、上谷的精鋭騎兵，想讓將軍統率他們，怎麽樣?"馬武説："我平庸膽怯又懦弱没有謀略。"世祖説："將軍長期帶兵，通曉軍事，怎麽能和我的掾史相同呢！"馬武從此從心裏歸附劉秀。

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悦，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爲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

等謝躬被殺死，馬武奔馳到射犬投降，劉秀見到他非常高興，把他安置在身邊，每次慰勞宴請各位將領，馬武就起身在面前斟酒，劉秀以爲樂事。又派他統率他的部下到鄴縣，馬武叩頭表

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群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

示不願意離去而推辭，劉秀更加稱贊他的用意，於是跟隨劉秀攻打各股賊人。劉秀攻打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馬武單獨斷後，返身衝破敵陣，因此賊兵不能追上。進軍到安次、小廣陽，馬武經常做先鋒，奮力戰鬥勇往直前，各位將領都領兵跟隨他，因此終於打敗賊兵，一直追到平谷、浚靡而回。

世祖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

世祖登位，任馬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和虎牙將軍蓋延等討伐劉永，馬武分兵攻打濟陰，攻下成武、楚丘，拜任捕虜將軍。第二年，龐萌反叛，攻打桃城，馬武先和他交戰，打敗龐萌；適逢皇上趕到，龐萌於是戰敗逃走。建武六年夏，和建威大將軍耿弇向西攻打隗囂，漢軍不利，領兵下隴地。隗囂追趕急迫，馬武選派精鋭騎兵回頭斷後，親自穿上鎧甲拿着戟奔馳攻擊，殺死幾千人，隗囂軍隊纔撤退，各路軍隊得以回到長安。

十三年，增邑，更封鄃侯。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户五百，定封爲楊虛侯，因留奉朝請。

建武十三年，增加封邑，改封鄃侯。率兵北上屯守下曲陽，防備匈奴。因殺軍吏判罪，受詔令帶妻子兒女回封地。馬武徑直到洛陽，交上將軍官印，削減封地五百户，定封爲楊虛侯，接着留下任奉朝請。

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禄，終無誅譴者。

皇上後來和功臣諸侯會飲交談，不慌不忙地説："各位愛卿如果遇不上機會，自己估計能得到什麽官爵呢?"高密侯鄧禹首先回答説："臣年輕時曾求學，可以做到郡文學博士。"皇上説："爲什麽説話那麽謙虚呢？卿是鄧氏的子孫，志向操守修治，爲什麽做不到掾功曹?"其餘的人各自按次序回答，到馬武，説："臣憑勇力，可以做郡守軍尉督盜賊。"皇上笑着説："暫且别説督盜賊，自己做到亭長，這就可以了。"馬武爲人好喝酒，豁達大度敢説話，經常在皇上面前喝醉侮辱同僚，説他們的長短，没有什麽迴避和顧忌。皇上故意放任他，把這作爲玩笑取樂。皇上雖然制約功臣，但常常能够曲法寬容，饒恕他們小的過失。遠方進貢珍貴甘美的東西，一定先遍賜列侯，而太官没有剩的。有功勞，就增加封邑賞賜，不以官職委任他們，因此都能保持他們的俸禄，最終没有被殺遭貶的。

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與羌戰，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户，并前千八百户。永平四年，卒。

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滠亭侯。震卒，子側嗣。

建武二十五年，馬武以中郎將身份率兵攻打武陵蠻夷，回來，交上官印。顯宗初年，西羌入侵隴右，覆滅軍隊殺死將領，朝廷很擔憂，又拜任馬武爲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爲副將，和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率領烏桓、黎陽營、三輔招募的士兵、涼州各部羌胡兵以及鬆開刑具的囚徒，合計四萬人攻打西羌人。到金城浩亹，和羌人交戰，殺敵六百人。又在洛都谷交戰，被羌人打敗，被殺死一千多人。羌人於是率部下出塞，馬武又追擊到東西邯，大敗羌人，殺敵四千六百人，俘虜活人一千六百人，其餘都投降或逃散。馬武整頓軍隊回京城，增加封地七百户，加上先前共一千八百户。永平四年，去世。

兒子馬檀繼嗣，因哥哥伯濟和楚王英的黨羽顏忠謀反被判罪，封國撤銷。永初七年，鄧太后續封馬武的孫子馬震爲滠亭侯。馬震去世，兒子馬側繼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勛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勛，

論曰：重建漢的事業時的二十八將，前代人認爲應當是天上的二十八宿，知道得不太清楚。但這些人都能够遇上機會，運用他們的智慧勇敢，堪稱輔佐之臣，也都是有志有才的人。輿論多責怪光武帝不用功臣擔任官職，致使有英俊風姿和豐功偉績的人，棄置不用。但追究他的深謀遠慮，本是有原因的。至於王道衰弱之後，下降到霸道至世，還能够授予和接受官職都靠功勞，有功的有才的都按次序排列，如管仲、隰朋在桓公時交替執政，先軫、趙衰一起在文公朝掌權，可以説是兼通了。自秦、漢以後，天下靠戰爭的力量，至於扶助王朝命運，都是勇武的人崛起。也有賣絲帛殺狗的輕佻狡猾的人，或者用價值連城的賞賜來抬高他們，或者授與他們與伊尹相同的高官地位，因此權勢大君臣相疑裂痕就産生，力量相等變亂就興起。蕭何、樊噲尚且受囚禁，韓信、彭越最終被殺戮，不就是這樣麽？從此以後，直到孝武，五代輔政大臣，没有不是公侯的。於是使做官的道路阻塞，賢才被埋没，朝廷有世襲的偏私，下面多守門人的怨恨。那些胸懷

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并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并優以寬科，完其封禄，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道德而没有名聲，棄身荒野的人，又怎麽能説得盡。因此光武帝借鑒歷史的過失，心存矯正弊端的志向，即使像寇恂、鄧禹的豐功，耿弇、賈復的偉業，分封土地不超過四個大縣，加贈爵位不過特進、朝請而已。看他們治國平天下管理政事，考核任職情况處罰過失，正是所謂的“用政令引導他們，用刑罰整治他們”的人吧！如果拿這些要求功臣，對他們的傷害就太厲害了。什麽原因呢？嚴格執法就會缺少恩義喪失舊情，屈從私情就會違背禁令廢棄法典，選拔有德的人那麽功勞不一定大，推舉有功的那麽有些人未必賢能，有功與有才能的兼用那麽衆心難填，全用功臣那麽弊病就在於傳政不遠。不得不比較哪種做法好些，就要拿事情來權衡利弊。因此高官厚禄，報答大功，嚴刑酷法，督促官吏盡職。建武時代，封侯的一百多，至於那幾位公卿，則參與商議國事，分擔吉凶，其餘的人都以寬容的條律優待他們，保全他們的封地俸禄，無不最終把功名封賞傳於後代。從前留侯認爲高祖全部任用蕭何、曹參一類朋友，而郭伋也譏刺南陽多顯貴，鄭興又告誡專用功臣。崇尚舊恩而偏向授官，容易導致偏私溺愛的毛病，公平一律，必定擴大招納賢才的道路，抑或不是這樣麽！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大司馬廣平侯吴漢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永平年間，顯宗追思前代功臣，於是畫二十八將的人像於南宮雲臺，這之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計三十二人。因此依照他們本來的次第放在篇末，來記録功臣的次序。

太傅高密侯鄧禹
大司馬廣平侯吴漢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衛尉安成侯銚期	衛尉安成侯銚期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左曹合肥侯堅鐔	左曹合肥侯堅鐔
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	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太常靈壽侯邳肜	太常靈壽侯邳肜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太傅宣德侯卓茂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乂，庸功是存。有來群后，捷我戎軒。婉孌龍姿，儷景同翻。

贊曰：帝業思安，存念功臣。後來諸帝，軍事獲勝。美妙英姿，比翼齊飛。

後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竇融傳

竇融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强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内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

竇融，字周公，是扶風平陵人。七世祖竇廣國，是孝文皇后的弟弟，封章武侯。竇融的高祖父，宣帝時以二千石的官從常山遷居平陵。竇融早年喪父。王莽攝政期間，他任强弩將軍司馬，向東攻打翟義，回師攻打槐里，靠軍功封爲建武男。他妹妹是大司空王邑的妾。他家住長安城中，出入權貴和皇親的家門，交結民間的豪傑，以行俠仗義聞名；他又侍奉母親和哥哥，撫養年幼的弟弟，修養品行道義。王莽末年，青州、徐州賊人起兵，太師王匡請求讓竇融做助軍，和自己一起東征。

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賜黄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

等到漢軍起兵，竇融又隨王邑在昆陽城下被打敗，回長安。漢軍長驅進入關内，王邑推薦竇融，竇融被拜爲波水將軍，賜給黄金一千斤，領軍隊到新豐。王莽垮臺，竇融帶軍隊歸降劉玄的大司馬趙萌，趙萌任用他做校尉，很器重他，推薦竇融做鉅鹿太守。

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絶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

竇融見劉玄剛登位，東方還很亂，不想出關，而他高祖父曾做過張掖太守，從祖父做過護羌校尉，堂弟也做過武威太守，幾代人在河西，瞭解那裏的風土習俗，暗自對兄弟們説："天下安危還不能料定，河西富庶，黄河圍繞着很穩固，張掖屬國精鋭騎兵上萬人，一旦形勢緊急，切斷黄河上的渡口，足可以防守，這地方是保留宗族後裔的地方。"兄弟們都認爲他説得對。竇融從此每天去求趙萌，推辭做鉅鹿太守，謀求出任河西的官職。趙萌替他對劉玄説情，纔得以做

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

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厍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并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并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厍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其後匈奴懲乂，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

融等遥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内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説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决，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

了張掖屬國都尉。竇融非常高興，立即帶家屬向西去。到河西後，撫慰交結英雄豪傑，招徠羌人，很得人心，河西欣然歸附了他。

這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厍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以及各州郡的英才俊傑，竇融都和他們交情深厚。等到劉玄失敗，竇融和梁統等人商議説："現在天下混亂，不知道該歸附誰。河西孤零零處在羌胡地區，大家不齊心合力，就不能自保；大家權力相當實力相同，又没有人率領大家。應當推選一個人做大將軍，保衛五郡，相機行事。"商議定了後，却各自謙讓，都認爲竇融家幾代人在河西做官，是人們尊敬向往的，就推選竇融兼理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務。當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都孤立没有同夥，竇融就一并送信告知他們，兩個人立即解下官印走了。於是任梁統做武威太守，史苞做張掖太守，竺曾做酒泉太守，辛彤做敦煌太守，厍鈞做金城太守。竇融在屬國，照舊任都尉的職務，設從事監視五個郡。河西民風質樸，而竇融等人政令也寬鬆和緩，上下相互親近，安逸富足。修整軍備，練習打仗射箭，明確烽火警報，羌胡人侵犯邊塞，竇融就親自領兵和各郡軍隊相救援，都照盟約去做，每次總是打敗敵人。那以後匈奴人受挫害怕，少有再侵犯的，而城堡要塞的羌胡人都震服歸附，安定、北地、上郡流浪百姓避兵逃荒的，歸附他的不斷。

竇融等人遠遠聽説光武帝登位，心中想歸向東方，因爲河西道路阻隔遥遠，没有能够聯係上。當時隗囂先稱用建武的年號，竇融等人跟隨他接受新曆法，隗囂都給予他們將軍的官印。隗囂外面順應人們的願望，内心懷有異心，派能説會道的人張玄勸説河西的人説："劉玄事業已經成功，不久又滅亡了，這是同一姓氏不會兩次興起的證明。現在假如有個主公，就去依附歸順他，一旦受人限制，自己讓自己丢了權，以後有危險，即使後悔也來不及。現在豪傑紛争，勝負未定，你們應當各自守着自己的土地，和隴、蜀聯合，好可以做六國般的諸侯，次不失像尉佗稱

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

王一方。"竇融等人於是召集豪傑以及各位太守商議，其中明白的人都說："漢皇室繼承堯的運命，歷時長遠。現在新皇帝的姓名字號出現在《河圖》上，從前代博通道術的人谷子雲、夏賀良等，立議說明漢室有第二次承受天命的徵兆，說這話已很久了，因此劉子駿改換名字，希望應合這一徵兆。到王莽末年，道士西門君惠說劉秀應做天子，於是圖謀擁立劉子駿。事情敗露被殺，押出時對圍觀的百姓說：'劉秀是你們的真君主。'這都是近來事情中顯而易見，聰明人都看到的。除了說天命，再拿目前的形勢說：現在號稱皇帝的有幾個人，而洛陽土地最廣，軍隊最强，號令最嚴明。觀察符命并考察目前的形勢，其他姓的人大概不能擔當。"各郡太守各有門客，這些人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竇融小心精細，終於決定歸向東方。五年夏天，他派長史劉鈞拿着信給光武送馬。

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强，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内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凉州牧。

在這之前，光武聽說河西堅固富足，土地鄰接隴、蜀，常想招降河西來威逼隗囂、公孫述，也派使者送信給竇融，使者在路上遇上劉鈞，就和劉鈞一起回來。皇帝見到劉鈞高興得很，依禮犒賞完畢，就派他回去，賜給竇融璽印詔書說："詔令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有勞鎮守邊區五郡，兵精馬壯，倉庫有積蓄，百姓富足，外部挫敗羌胡，内部百姓享福。將軍威德流傳，朕虚心盼望，道路阻隔，憂思不盡！長史所帶書信馬匹都已送到，深知你的厚意。現在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正當蜀漢相互攻戰之際，砝碼在將軍，將軍幫蜀或助漢，便有勝負。從這點說來，將軍要和朕結交大約是有打算的吧！各種事情都是長史看到，將軍瞭解的。稱王的人交替興起，千載難逢。將軍想成就齊桓、晋文的功業，輔佐弱小的周室，就應努力成就功業；將軍想和蜀、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搞連衡合縱，也應根據時機決定。天下沒有統一，我和你不接壤，不是相互吞并的國家。現在獻策的人，一定有任囂讓尉佗稱王七郡的計謀。稱王的人衹有瓜分土地，沒有瓜分百姓的，百姓各自投奔自己侍奉的君主罷了。現在以黄金二百斤賜將

軍，對國家有利的事就說。”於是授竇融做涼州牧。

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玄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托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奸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備。

詔書送到後，河西人都很驚訝，以爲天子眼力看到萬里之外，包括張玄來勸說的情况。竇融立即又派劉鈞呈上奏疏説：“臣竇融俯伏自思，幸運是先世皇后的後代親屬，蒙受大恩做外戚，幾代人做二千石。到臣本人，又任列卿，暫做將軍，守衛一方。讓臣獻身也好説話，讓臣效忠也好盡力。書信不足以深表忠誠，所以派劉鈞親口陳説真心誠意。臣自認爲心迹表露，没有絲毫隱瞞。而詔書大談蜀、漢兩個主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辦法，任囂、尉佗的計謀，私下暗自傷心。臣竇融即使没有見識，也還懂得有利與有害的界限，順應和違抗的區别。臣怎可背棄真正的和原先的君主，侍奉奸詐非法的人；怎可放棄忠貞的節操，做出顛覆的事情；怎可丢掉已經完成的基業，謀求没有希望的利益。這三件事即使問傻瓜，都懂得取捨，而臣獨獨是什麽用心呢！謹派同胞弟弟竇友赴朝廷，親口陳説臣誠摯的心情。”竇友走到高平，正趕上隗囂反叛，道路斷了，他騎馬跑回來，派司馬席封暗中前去送信。皇帝又派席封賜給竇融、竇友詔書，盡心撫慰他們很周到。

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

竇融深知皇帝的意圖後，就給隗囂寫信責備他説：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横謀，百年累之，一朝毁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

伏念將軍國家富裕政治修明，士兵歸附。親自遭遇厄運交會的時期，國家不幸的時候，堅守節操不爲奸邪，任職本朝，後派兒子伯春寄居都城，不容懷疑的忠誠，在這一點上得到證明。竇融等人所以欣然佩服將軍的高尚行爲，願意追隨服從將軍的原因，確實是因爲這一點。但將軍憤怒之間，改變節操换了主意，君臣紛争，上下交戰。抛棄已建成的功業，去做難以成功的事，抛棄合縱的建議，從事連横的圖謀，百年積累，一朝摧毁，難道不可惜麽！大概是爲將軍掌管政事的人貪圖功勞提此建議，而到這一步，竇融私下爲這感到痛心！如今西州地勢局促，百姓士兵離散，易於輔佐别人，難以自

北入文伯耳。夫負虚交而易强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弃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弃之，謂留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立爲王。假如迷路了不知返回，别人指了路還迷惑，不南下和子陽合并，就北上加入文伯了。依靠虚假的交情而輕視强勁的對手，依恃遠方的援軍而輕視近處的敵人，没有看到這樣做的好處。竇融聽説聰明的人不讓大家受危險來辦事，仁慈的人不違背道義來邀取功名。現在將軍以小敵大，對於大家怎麽樣？抛棄兒子邀取功名，對於道義怎麽樣？况且當初事奉本朝，向北磕頭，是忠臣的節操。到派伯春入朝，流淚相送，是慈父的恩情。不久背叛朝廷，對官吏怎麽交待？狠心抛棄兒子，對滯留京城的兒子怎麽交待？自從起兵以來，互相攻戰，城池都成了廢墟，百姓遷移山溝。現在那些活着的，不是戰亂中幸存的，就是流浪的孤兒。至今創傷的軀體没有痊愈，哭泣的聲音還能聽到。幸虧靠了天運稍轉，而將軍又重新興難，這是使老病不能最終痊愈，幼兒孤寡將重流浪，這種悲痛，特别值得哀憐，説起這可以因之鼻子發酸！常人尚且都不忍心，何况仁慈的人呢？竇融聽説盡忠心很容易，辦事適宜實在困難。替别人擔憂太過分，以好心招致怨恨，知道我將因此而得罪了。在下所説，望將軍考慮。

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

隗囂不聽。竇融就和五郡太守一起操練軍隊，呈上奏疏請示出兵日期。

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栗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説，亂惑真心，轉

皇帝深深贊美他，就賜給竇融外戚圖以及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下詔書回覆他説："朕常追思外家親戚，孝景皇帝乃竇氏所生，定王，是景帝的兒子，朕的祖先。從前魏其侯一句話，皇位繼承的大統得以糾正，長君、少君敬事師傅，修成美德，延續到子孫，這是皇太后的神靈，是上天保佑漢室。從天水來的人寫將軍責備隗囂的信，痛入骨髓。叛臣見信，應當戰栗慚愧，忠臣見了就鼻酸流淚，義士見了就明亮如揭開眼障，不是忠孝謹誠的人，誰能像這樣？哪裏是那些德行微薄的人所能擔當！隗囂自己知道失去河西的幫助，滅族大禍即將來臨，想用離間的説辭，惑亂人心，轉相附會

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采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毁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

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并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

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絶，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爲武鋒將軍，更以辛肜代之。

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桀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閒，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仇，内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

捏造，來成全他的奸謀。另外京城百官，不懂朝廷以及將軍的本意，多有聽取假話，誇大妄傳，使忠孝人士失望，流言違背事實。誹謗與贊揚的出現，都不是憑空的，不能不考慮。現在關東盗賊已被平定，大軍現在要全部往西，望將軍振奮軍威，以響應約期會師。”竇融接到詔書，就和各郡太守率軍進入金城。

當初，劉玄的時候，先零羌封何各部落殺金城太守，住金城郡，隗囂派使者送錢財給封何，和他們結盟，想徵調他們的部衆。竇融等乘機出兵，進攻封何，大舉打敗敵人，殺敵一千多人，繳獲牛馬羊一萬頭，穀物幾萬斛，於是沿黄河揚軍威，等候皇帝車駕。當時大軍没有進發，竇融就領兵返回。

皇帝因爲竇融誠心效命很明顯，更嘉許他。下詔命令右扶風修理竇融父親的墳墓，用太牢祭奠。屢次派輕裝使者，送給他天下美味佳肴。梁統於是派人刺殺了張玄，大家終於和隗囂斷交，都解下隗囂所給的將軍官印。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因弟弟報仇殺人而離開酒泉郡，竇融奉詔令拜竺曾爲武鋒將軍，改用辛肜代替他。

這年秋天，隗囂發兵侵犯安定，皇帝將要親自西上討伐隗囂，預先告知竇融日期。適逢遇上下雨，道路被水冲斷，并且隗囂軍隊也已撤退，就作罷了。竇融到姑臧，接到詔令罷兵返回。竇融怕大軍從此就長期不出戰，就呈上奏疏説：“隗囂聽説皇上要西上，臣竇融要東下，士兵人心騷動，商量着將不交戰。隗囂的將領高峻等人都想迎接大軍，後來聽説大軍停止了，高峻等又起疑心了。隗囂揚言東方有了變亂，西州豪强終於又依從他了。隗囂又任用公孫述的將領，讓他們守城下小門。臣竇融勢孤力單，夾在他們中間，雖然承蒙皇上的威靈，也應從速救援。皇上擋在敵人前面，臣竇融逼在敵人後面，緩急互用，頭尾呼應，隗囂形勢緊迫，不能進不能退，這次必定打敗他。如果大軍不早日進發，時間長了人心生疑，就會外部助長敵人的氣焰，内部顯示出疲弱，又使讒邪小人有了機會，臣私下擔憂此事。希望陛下哀憐！”皇帝深深稱贊他。

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厙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肜爲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

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

八年夏天，皇帝車駕西上征伐隗囂，竇融率領五郡太守以及羌人小月氏等步兵騎兵幾萬人，輜重五千多輛，和大軍在高平第一城會師。竇融先派從事問會見皇上的禮節。當時軍隊迭起，各位將領和三公夾雜站在路上，有些背對使者相互小聲交談。皇帝聽説竇融先問禮儀，覺得他做得很好，把這事大聲告訴百官。於是擺酒舉行大宴會，向百官引見竇融等人，用特殊禮節對待他們。拜任他弟弟竇友做奉車都尉，從弟竇士做太中大夫。於是君臣一起進軍，隗囂部隊大舉潰逃，城鎮都投降了。皇帝看重竇融的功勞，下詔令把安豐、陽泉、蓼縣、安風四個縣封給竇融爲安豐侯，弟弟竇友爲顯親侯。於是依次分封各位將帥：封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厙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肜爲扶義侯。封爵完畢後，皇帝車駕東回，派竇融等人全部向西回到各人鎮守的地方。

竇融因爲他們兄弟一起被封爵位，長期專任一方，心中害怕而不能安心，多次呈上奏疏請求派人代替自己。皇帝下詔書回答説："我和將軍如同左右手，將軍屢次執意謙讓，爲什麽不懂人心？努力巡視士民，不要擅自離開。"

等到隴、蜀被平定後，皇帝下詔命竇融和五郡太守到京城彙報政事，官員門客跟着，駕着一千多輛車，馬牛羊布滿四野。竇融到京城，到洛陽城門，交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的官印，皇帝下詔派使者還給他安豐侯官印。他被帶去見皇帝，到諸侯的位置上，受賞賜受恩寵，轟動京城。幾個月後，被拜任冀州牧，十多天後，又升任大司空。竇融自己認爲自己不是老臣，一旦上朝，位置在功臣之上，每次受召朝會覲見，面色語氣謙卑恭敬得很，皇帝因爲這個更加親近優待他。竇融細心，長期心中不安，多次推辭爵位，由侍中金遷口頭轉達他的誠意。又呈上奏疏説："臣竇融五十三歲。有個兒子十五歲，生性頑劣。臣竇融早早晚晚拿經書教導他，不讓他觀天文，看讖記。真心想使他恭謹怕事，恭順守道，不希望他有才能，何况是傳給他大片土

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并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内强進酒食。

融長子穆，尚内黄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并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托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

地，享有舊諸侯王國呢?”於是他又請在空暇時求見，皇帝不答應。後來一次朝會結束，他在席後徘徊，皇帝知道他想推辭爵位，就派左右的人傳令讓他出去。另一天朝會，皇帝當面詔諭竇融説：“前些天知道你想辭官回家鄉，所以讓你大熱天暫且自便。今天見面，應談别的事，不得再説。”竇融不敢重新陳言請求。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因他推薦的人偷金受牽連進監獄，皇帝因爲三公參職，不得已纔下策書免除竇融。第二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替陰興行衛尉事，加位特進如舊，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弟竇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一同掌管皇帝的親兵。竇融又請求告老還鄉，皇帝總是賜給他錢帛，太官送來珍貴奇異的物品。等到竇友去世，皇帝憐憫竇融年邁，派中常侍、中謁者到他卧室内勸他進用酒飯。

竇融的長子竇穆，娶内黄公主，代替竇友爲城門校尉。竇穆的兒子竇勳，娶東海恭王劉彊的女兒沘陽公主，竇友的兒子竇固，也娶光武的女兒涅陽公主。顯宗登位，任用竇融堂兄的兒子竇林爲護羌校尉。竇氏家族一個公，兩個侯，三個公主，四個二千石，同時在世。從祖父到孫子，官府宅第在京城中相連，奴僕數以千計，在皇家親戚、功臣中没有能和他們相比的。

永平二年，竇林因犯罪被殺，事情見《西羌傳》。皇帝從此多次下詔書嚴厲責備竇融，拿竇嬰、田蚡得禍敗家的事告誡他。竇融惶恐地請求告老回家，皇帝下詔讓他回府第養病。一年多後，同意他交上衛尉官印，賜給他養牛，上等美酒。竇融在宫中任警衛十多年，年紀老了，子孫放縱，多有犯法的。竇穆等人於是交結輕薄的人，托付給郡縣，擾亂政事。因家裏封地在安豐，想使姻親全部占有先前的六安國，就假稱陰太后的詔令，讓六安侯劉盱休妻，接着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五年，劉盱的原妻家上書告狀，皇帝十分憤怒，就全部免除竇穆等人的官，竇氏中做郎官的全部帶家屬回老家，衹留竇融在京城。竇穆等往西走到函谷關，皇帝下詔又全部追回。適逢竇融去世，當年七十八歲，謚號戴侯，

賜給喪葬費用物品很多。

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擁富貲，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勢，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沘陽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

皇帝因爲竇穆不能修養自身，却擁有大量錢財，居住高大的府第，曾派一名謁者監護他的家。過了幾年，謁者報告竇穆父子自從失去權勢，多次説出抱怨的話，皇帝命令他帶家屬回老家，衹有竇勳因是沘陽公主的丈夫留在京城。竇穆因賄賂小吏坐罪，被郡衙逮捕關押，和兒子竇宣都死在平陵獄内，竇勳也死在洛陽監獄。過了一段時間，皇帝下詔讓竇融夫人和一個小孫子住到洛陽家中。

十四年，封勳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户，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别有傳。

十四年，封竇勳的弟弟竇嘉做安豐侯，食邑二千户，奉養竇融的後代。和帝初年，竇嘉爲少府。等到竇勳的兒子、大將軍竇憲被殺，他被免官回封地。竇嘉去世，兒子竇萬全繼嗣。竇萬全去世，兒子竇會宗繼嗣。竇萬全弟弟的兒子竇武，另外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蜕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論曰：竇融開始以豪爽俠義出名，崛起戰亂之中，應合天賜良機。最後享有王侯的尊貴，終於擔當卿相的職位，這時候的他是邀功求權的人。等到他位極人臣，却又辭官遠寵，恭順小心像是不得已的樣子，又是多麽聰明！曾經獨自仔細體味這個人的風度，雖然他治理國家的方法没有什麽值得稱道，但進退的禮節確實有可以稱贊的。

竇固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爲黄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耿忠爲副，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置從事、司馬，并出屯凉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又太僕祭肜、度遼將

竇固字孟孫，年輕時因娶公主爲黄門侍郎。愛好讀書，喜歡兵法，因地位尊貴顯赫而掌權。中元元年，繼承父親竇友的爵位被封爲顯親侯。顯宗登位，升任中郎將，監羽林士。後來因從兄竇穆犯罪受牽連，罷官在家十多年。當時天下安定，皇帝想仿照漢武帝的舊事，攻打匈奴，通西域，因爲竇固通曉邊疆戰事，十五年冬，拜他爲奉車都尉，騎都尉耿忠爲副，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手，各自都設從事、司馬，一起出兵屯守凉州。第二年，竇固和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的甲兵以及盧水羌胡人一萬二千騎兵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招募的士兵以及羌胡人一萬騎兵出居延塞，另外太僕祭肜、度遼將軍吴棠統領河東、北地、西河、

軍吴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絶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吴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

肅宗即位，以公主修敕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户；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録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户。七年，代馬防爲光禄勛。明年，復代馬防爲衛尉。

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禄，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竇憲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黄門侍郎。兄弟親幸，并侍宫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宫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

羌胡以及南單于的士兵一萬一千騎兵出高闕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士兵以及烏桓、鮮卑人一萬一千騎兵出平城塞。竇固、耿忠到天山，攻打呼衍王，殺敵一千多人。呼衍王逃走，追到蒲類海。留將士屯守伊吾盧城。耿秉、秦彭進入沙漠六百多里，到達三木樓山，來苗、文穆到達匈奴河水上，敵人都逃散，没有擄獲。祭肜、吴棠因没有到達涿邪山坐罪，免官做平民。當時各位將領祇竇固有功勞，加位特進。第二年，又出玉門關攻打西域，皇帝下詔命耿秉以及騎都尉劉張都交回帶兵符信聽竇固指揮。竇固終於攻破白山，使車師投降，事情已詳載《耿秉傳》中。竇固在邊疆幾年，羌胡人佩服他的恩德信義。

肅宗登位，因爲公主修身慈愛，歷代尊崇，加賜封號長公主，增加食邑三千户；徵召竇固代替魏應爲大鴻臚。皇帝因爲他通曉邊疆戰事，常受咨詢。建初三年，追記他先前的功勞，增加食邑一千三百户。七年，代替馬防爲光禄勛。第二年，又代替馬防爲衛尉。

竇固長期做大官，很受尊重，朝廷賞賜錢糧，積攢了巨萬財富，但生性謙和儉樸，仁愛好施捨，士人因此稱贊他。章和二年去世，謚號文侯。兒子竇彪，官至射聲校尉，在竇固之前去世，没有兒子，封國撤銷。

竇憲字伯度。父親竇勳被殺，竇憲幼年喪父。建初二年，妹妹被册立爲皇后，拜竇憲爲郎，漸漸升任侍中、虎賁中郎將；弟弟竇篤，爲黄門侍郎。兄弟受皇帝親近寵幸，一同在宫中侍候，賞賜堆積，受寵顯貴一天天厲害，從王侯、公主以及陰、馬各家，没有不畏懼他們的。竇憲依仗他在宫中的權勢，就用低價錢請求買沁水公主的園子，公主被逼很害怕，不敢計較。後來肅宗車駕出宫經過園子，指着園子問竇憲，竇憲語塞不能回答。後來事情被發覺，皇帝十分憤怒，召見竇憲嚴厲責備説："好好想想先前的過錯，

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你奪取公主田園的時候，豈不勝過趙高指鹿爲馬麼？長時間想想真使人害怕。從前永平年間，皇帝曾命令陰黨、陰博、鄧疊三個人相互監督，因此幾家皇親國戚没有敢犯法的，而皇帝還急急下詔，還因舅舅家的田地房宅發話。現在公主還被白白搶奪田園，何況小民呢！國家扔掉竇憲如同扔掉孤單的小鳥或臭老鼠罷了。”竇憲十分震驚害怕，皇后替他降低官服等級深深謝罪，好久皇帝怒氣纔得消解，讓他把田還給公主。雖然不判他的罪，但也不任重大職務。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并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内外協附，莫生疑異。

和帝登位，太后當政，竇憲以侍中身份，在宫内主管機密，宣布詔令。肅宗遺詔任竇篤爲虎賁中郎將，竇篤的弟弟竇景、竇瓌一起爲中常侍，於是兄弟都處在親近重要的位置上。竇憲因爲前任太尉鄧彪有節義禮讓，是去世的皇帝尊敬的人，而又仁厚順從，所以尊崇他，任用他爲太傅，讓百官各司其職來聽從他。他有行動，就宫外讓鄧彪奏請，他在宫内報告太后，事情没有不聽他的。另外屯騎校尉桓郁，做幾代皇帝的老師，又生性謙和守節，因此竇憲呈上奏疏推薦他，讓他在宫中講授經書。所以宫内外協調親附，没有人懷疑。

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吊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宫，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宫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内宫。

竇憲性格果敢急躁，小小的怨忿没有不報復的。當初，永平的時候，謁者韓紆曾審問他父親竇勳的案子，竇憲就派刺客殺死韓紆的兒子，拿人頭祭奠竇勳的墳墓。齊殤王的兒子都鄉侯劉暢來吊國喪，劉暢一向行爲乖僻，和步兵校尉鄧疊是親戚，多次來往京城，靠鄧疊的母親元交結長樂宫，得太后寵愛，受詔令到上東門。竇憲怕他受寵幸，分了自己宫中的權力，派刺客在宫中警衛住處刺死劉暢，而歸罪於劉暢的弟弟利侯劉剛，就派侍御史和青州刺史共同審訊劉剛等人。後來事情被發覺，太后很憤怒，把竇憲關在内宫。

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

竇憲怕被殺，自己請求攻打匈奴來贖死罪。正趕上南單于請求派兵北伐，就拜任竇憲爲車騎將軍，金印信紫綬帶，隨行屬官依司空的標準，任執金吾耿秉爲副將，徵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邊疆十二郡騎兵，以及羌胡兵出塞。第二

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兹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年，竇憲和耿秉各人統領四千騎兵和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的一萬騎兵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率領一萬多騎兵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以及邊疆志願隨行的羌胡八千騎兵，和左賢王安國一萬騎兵出稒陽塞，都會師涿邪山。竇憲分派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率領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銳騎兵一萬多，和北單于在稽落山交戰，大敗北單于，敵人軍隊潰散，單于溜走，追擊各部落，最後來到私渠比鞮海。殺名王以下一萬三千多人，俘獲活人馬牛羊駱駝一百多萬。這時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落率部衆投降的，前後二十多萬人。竇憲、耿秉於是登上燕然山，距離邊塞三千多里，刻石記功，記載漢的聲威德行，命令班固寫銘文説：

永元元年秋天七月，有漢大舅車騎將軍竇憲，敬奉聖主，輔佐皇室，領理國事，高潔光明。就和執金吾耿秉，述職巡視，出兵朔方。威武的將校，勇猛的士兵，六軍俱備，及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等人，猛騎三萬。戰車疾馳，兵車四奔，輜重滿路，一萬三千多輛。統以八陣，臨以威神，鐵甲耀日，紅旗蔽空。於是登高闕，下鷄鹿，經荒野，過沙漠，斬溫禺以塗鼓，殺尸逐而染刀。然後四方將校橫行，流星閃電，萬里寂靜，野無遺寇。於是統一區宇，舉旗凱旋，查考書傳圖籍，遍觀當地山河。終於越涿邪，跨安侯，登燕然，踐踏冒頓的部落，焚燒老上的龍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舊憤，光耀祖宗的神靈；下以穩固後代，拓寬疆域，振揚大漢的聲威。此所謂一次勞神而長期安逸，暫時費事而永久安寧。於是封山刻石，銘記至德。銘辭説：

鑠王師兮征荒裔，剿凶虐兮
戳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
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吴氾、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氾、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説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悦，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户。憲固辭封，賜策許焉。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庭，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

是時篤爲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并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户；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户。"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凉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

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

威武王師，征伐遠方；剿滅凶殘，統一海外；萬里迢迢，天涯海角；封祭神山，建造豐碑；廣揚帝事，振奮萬代。

竇憲於是班師還朝。派軍司馬吴氾、梁諷，帶黄金玉帛送給北單于，宣傳國家威嚴，而軍隊跟在他們後邊。當時匈奴内部騷亂，吴氾、梁諷每到一處，總是招降他們，前後有一萬多人。終於和單于在西海上，闡明國家威信，送給詔書賞賜，單于磕頭拜謝接受。梁諷乘機勸他應遵循呼韓邪的舊例，保護國家安定百姓求得幸福。單于很高興，就統領他的部衆和梁諷一起返回，到私渠海，聽説漢軍隊已進入塞内，就派他弟弟右温禺鞮王帶着貢品入朝供奉，隨梁諷到朝廷。竇憲因爲單于没有親自來，奏請送回他弟弟。南單于在漠北送給竇憲一隻古鼎，容量五斗，鼎側銘文是"仲山甫鼎，萬年子子孫孫永遠珍重收藏"，竇憲就把鼎獻給皇帝。皇帝下詔派中郎將拿着符節到五原拜授竇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户。竇憲堅决推辭封爵，皇帝賜策書答應了他。

舊例大將軍職位在三公之下，設下屬官依照太尉。竇憲威信權勢震動朝廷，公卿們迎合他的意圖，奏請竇憲爵位僅次太傅之下，在三公之上；長史、司馬品級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以下各有增加。竇憲整頓軍隊回京城。於是朝廷大開倉庫，慰勞賞賜將士，他所率領的各郡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隨從征戰的，全部任太子舍人。

當時竇篤爲衛尉，竇景、竇瓌都爲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比着修建房宅，用盡工匠。第二年，皇帝下詔説："大將軍竇憲，去年出征，消滅北狄，朝廷加以封賞，他堅决辭讓不受。依照舊制度，帝舅都受爵封地。現封竇憲冠軍侯，食邑二萬户；封竇篤郾侯，封竇景汝陽侯，封竇瓌夏陽侯，食邑各六千户。"竇憲一個人不受封爵，於是領兵出朝鎮守凉州，任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將。

北單于因爲漢送回他入朝侍奉的弟弟，又派車諧儲王等人到居延塞，想入朝觀見，請派使者。竇憲上疏派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和

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并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禄勛，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强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

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并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宫，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宫，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

司馬梁諷迎接北單于。正趕上北單于被南匈奴打敗，受傷逃走，班固到私渠海而回。竇憲因爲北匈奴微弱，就想消滅他們。第二年，又派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率軍在金微山攻打北匈奴人，大敗敵人，殺死俘獲很多人。北單于逃走，不知去向。

竇憲平定匈奴後，威名大震，用耿夔、任尚等做幫手，鄧疊、郭璜做心腹。班固、傅毅等人，都安置在幕府，來掌管文書。刺史、郡守、縣令大多出自他的門下。尚書僕射郅壽、樂恢都因違背他的意圖，相繼自殺。從此朝廷大臣震驚害怕，觀察風向迎合他的意旨。而竇篤晋升特進，可以舉薦官吏，見皇帝的禮儀依照三公。竇景爲執金吾，竇瓌爲光禄勛，權勢顯赫，轟動京城。雖然幾個人都驕横放縱，而竇景最厲害，奴僕門客緹騎倚仗權勢，欺凌百姓，强奪財物，搾取犯人，搶劫婦女做妻子。商販不出，如同躲避强盗仇人。有關官府畏懼，没有人敢舉報上奏。太后聽説後，派謁者下策書免去竇景官，以特進身份在朝官位置。竇瓌年輕時愛好經書，節儉自持，出朝治理魏郡，升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兄弟同處朝位，充滿朝廷。叔父竇霸爲城門校尉，竇霸的弟弟竇褒爲將作大匠，竇褒的弟弟竇嘉爲少府，那些爲侍中、將軍、大夫、郎吏的有十多人。

竇憲建立大功後，侵侮放肆發展得更厲害。四年，封鄧疊爲穰侯。鄧疊和他弟弟步兵校尉鄧磊以及母親元，另有竇憲的女婿射聲校尉郭舉，郭舉的父親長樂少府郭璜，都相交結。元、郭舉一同出入宫中，郭舉受太后寵幸，於是一起圖謀殺害皇帝。皇帝暗中得知他們的陰謀，就和貼身寵幸的中常侍鄭衆定計誅殺他們。因爲竇憲在京城外，擔心他怕得禍而作亂，忍着没有動手。正趕上竇憲和鄧疊班師回京城，皇帝詔命派大鴻臚拿符節到郊外迎接，賞賜軍中將士各有不同。竇憲等人到京城後，皇帝纔到北宫，詔命執金吾、五校尉率兵屯守南宫、北宫，關閉城門，逮捕鄧疊、鄧磊、郭璜、郭舉，都投入監獄殺死，家屬流放合浦。派謁者僕射收回竇憲的大將軍官印，

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改封他做冠軍侯。竇憲以及竇篤、竇景、竇瓌都發派去封地。皇帝因爲太后的緣故，不想明説殺竇憲，爲他們挑選嚴厲能幹的國相監督他們。竇憲、竇篤、竇景到封地，都迫使他們自殺，同族人、門客靠竇憲做官的都免官回本郡。竇瓌因爲一向整治有方，没有受到逼迫，第二年因借貸錢糧給窮人坐罪，改封羅侯，不得用官吏做臣僚。當初，竇后誣陷梁氏，竇憲等人參預圖謀，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流放九真回朝，路過長沙，逼迫竇瓌使他自殺。後來和熹鄧后當政，永初三年，詔命竇氏先前回本郡的人和安豐侯竇萬全都回京城。竇萬全的小兒子竇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强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閒，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論曰：衛青、霍去病倚仗强大的漢軍隊，連年攻打匈奴，國家資財耗費過半了，而没有能打勝狡猾的匈奴人，後世還傳説他們是良將，難道不是因爲他們能保持地位名譽壽終正寢麽！竇憲率領羌胡人及邊疆拼凑的軍隊，一舉而掃蕩北方，甚至追擊逃跑的敵人到稽落山外，飲馬比鞮海邊，刻石銘鼎，告祭宗廟。列數他的功績，比前人多多了，但後代没有人稱道他的原因，是他最後的過失損害了他的英名。因此河流的下游，是君子很厭惡的地方。這幾個人得勢不過是靠後宫的恩寵，并不是靠訪求推薦出身微賤的人，而選拔上來的。當衛青恨自己是奴僕，竇將軍害怕被誅殺的時候，正是不停地使勁，像公鷄没有早晨不想叫一樣的時候，哪想到分封肥沃的土地，享受尊崇的爵號呢？東方朔説“用他們就是老虎，不用他們就是老鼠”，的確啊。依這樣説來，士人有懷藏美玉而赴塵埃的，又怎麽能計算呢！

竇章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

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黄。居貧，蓬户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

竇章字伯向。年輕時好學，有文才，和馬融、崔瑗志同道合，互相推舉引薦。

永初年間，三輔遭羌人侵犯，竇章避難到東部，搬家到外黄。家中很窮，編蓬草做門，用草菜做食物，親自操勞，孝順地奉養父母，但講談讀書不停。太僕鄧康聽説他的名字，請他想和他交往，竇章不肯前去，鄧康因此更看重他。當時學者稱東觀是老氏藏書室，道家蓬萊山，鄧康於是推薦竇章進東觀做校書郎。

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并爲貴人。擢章爲羽林中郎將，遷屯騎校尉。章謙虚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并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

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貴人殁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順帝初年，竇章的女兒十二歲，能寫文章，靠才學相貌被選入宫中，被皇帝寵愛，和梁皇后都做貴人。提拔竇章爲羽林中郎將，升任屯騎校尉。竇章謙虚地對待賢士，收羅推舉當時有名人物，很有名聲。當時梁氏、竇氏同是顯貴，各有門客，多有人在中間相互構陷，竇章誠心對待他們，因此得以免受災難。

貴人早死，皇帝常常思念她，下詔命令史官立碑頌揚她的品德，竇章自己寫碑文。貴人死後，皇帝以禮對待他没有衰減。永和五年，升任少府。漢安二年，改任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當政，竇章自己請求免官，去世於家中。二兒子竇唐，有才幹，官做到虎賁中郎將。

贊曰：悃悃安豐，亦稱才雄。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孟孫明邊，伐北開西。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雖則折鼎，王靈以宣。

贊曰：誠實的安豐侯，也算是雄才，帶領河右，捧着地圖歸順漢。孟孫通曉邊事，征伐北方打通西域。竇憲掃蕩沙漠，軍隊遠至金山。到龍庭聽胡笳，在燕然山刻石記功。雖不能説是勝任，漢的威靈却得以傳布。

後漢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馬援傳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并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

馬援字文淵，是扶風茂陵人。他的祖先趙奢是趙國的將軍，賜爵號叫馬服君，子孫於是以馬做姓。武帝時，他祖上以二千石的官從邯鄲搬家到茂陵。曾祖父馬通，靠功勞封重合侯，因哥哥馬何羅謀反坐罪，被殺，因此馬援祖父、父親兩代人没能做大官。馬援三個哥哥馬況、馬余、馬員，都有才能，王莽時都做二千石的官。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閒，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産，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

馬援十二歲父親去世，年輕時有大志向，幾個哥哥都驚奇。曾學《齊詩》，感到自己不能墨守傳注，就告别馬況，想到邊疆郡縣種地放牧。馬況説："你有大才，一定會大器晚成。好的工匠不把没有雕琢過的玉給人看，你可隨你的愛好去做。"正趕上馬況去世，馬援服喪一年，不離墳場，恭敬地伺候嫂子，不戴好帽子不進屋。後來做郡督郵，押送囚犯到司命府，囚犯犯有大罪，馬援可憐他而放跑了他，於是自己也逃到北地。遇上大赦，於是留在北地放牧，賓客有很多歸依他的，最後歸他使唤的有幾百家。游歷隴漢之間，常對賓客説："大丈夫立志，困頓時應更堅定，老當益壯。"於是住在當地種地放牧，到了有牛馬羊幾千頭，穀物幾萬斛。不久慨嘆説："凡是經營獲取財産的，貴在能施捨賑濟别人，否則僅是守財奴罷了。"於是他把財産全部分給兄弟朋友，身穿羊皮襖皮褲子。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

王莽末年，四方兵亂興起，王莽的堂弟衛將軍王林廣招英才，於是聘任馬援以及同縣原涉做佐助官吏，把他們推薦給王莽。王莽任原涉做鎮

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决籌策。

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游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説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

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説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

戎大尹，馬援做新成大尹。等到王莽垮臺，馬援的哥哥馬員當時做增山連率，和馬援一起離開郡城，又避居涼州。世祖登位，馬員先到洛陽去，皇帝派馬員又回郡做太守，去世於官任上。馬援於是留在西州，隗囂很敬重他，任馬援做綏德將軍，與他定奪籌劃計策。

這時公孫述在蜀稱皇帝，隗囂派馬援前去觀察他。馬援原先和公孫述同鄉，相處很好，以爲自己到後公孫述該和他拉着手如同平時一樣高興，而公孫述大列警衛，來領馬援進去，見面禮儀結束，讓他出來去賓館，又替馬援做白棉紗布單衣、交讓冠，在宗廟中會集百官，設老朋友的位置。公孫述用鸞旗旄騎儀仗，侍衛清道登車，躬身進宗廟，依禮招待官員很豐盛，要給馬援封侯，授予大將軍職位。馬援的賓客都樂意留下，馬援曉諭他們説："天下勝負未定，公孫述不吐出正嚼着的食物跑着迎接賢人，和他們謀劃成敗，反而修飾邊幅，如同木偶的樣子，這位先生怎能長期留住天下賢人呢?"於是辭行回去，對隗囂説："子陽是井底之蛙罷了，而又妄自尊大，我們不如一心歸向東方。"

建武四年冬天，隗囂派馬援送信到洛陽。馬援到洛陽，被領到宣德殿見皇帝。世祖迎面笑着對馬援説："你在兩個皇帝之間奔走周旋，今天見到你，讓人十分慚愧。"馬援磕頭道歉，接着説："在今天的時代，不僅是君主挑選臣子，臣子也挑選君主。臣和公孫述同縣，年輕時處得好。臣先前到蜀，公孫述身邊排好衛士然後讓我進去。臣現在從遠方來，陛下怎麽知道不是刺客壞人，而像這樣簡慢輕忽呢?"皇帝又笑着説："你不是刺客，衹是説客罷了。"馬援説："天下混亂，盗用皇帝稱號的不可勝數。今天見陛下，恢宏大度，和高祖相同，纔知道帝王自有真的。"皇帝很稱賞他。馬援隨皇帝南下到黎丘，轉到東海。等回朝，任他做待詔，派太中大夫來歙拿符節送馬援向西回隴右。

隗囂和馬援一同起居，拿東方的傳聞和京城的得失來問他。馬援勸隗囂説："先前到朝廷，皇帝接見幾十次，每次接見宴會交談，從晚上到

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早晨，皇上的才能謀略，不是別人能比的。况且開誠布公，没有什麽隱瞞，豁達大度，大致和高帝相同。經學知識，政事文才，前世没有人能比。”隗囂説：“你説比高帝怎麽樣?”馬援説：“不如高帝。高帝没有可以也没有不可以的；當今皇上喜歡政事，舉措合法度，又不喜歡喝酒。”隗囂心中不痛快，説：“照你説來，反又勝過高帝呀?”但他很信任馬援，因此派大兒子隗恂入朝做人質。馬援於是帶家屬隨隗恂回洛陽。過了幾個月而没有别的職務委任。馬援因爲三輔地廣土肥，而他所帶的賓客衆多，就上書請求到上林苑中屯田，皇帝答應了他。

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奸心，盗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説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

正趕上隗囂采用王元的計策，心中更懷疑，馬援多次用書信責備隗囂。隗囂恨馬援背叛自己，收到信更加憤怒，那以後就派兵抵抗漢朝。馬援於是呈上奏疏説：“臣馬援自思獻身聖朝，事奉陛下，本來没有三公宰相一句話的推薦，是靠了左右人寬容的幫助。臣不自己陳説，陛下靠什麽知道我呢。在别人前邊不能引起别人重視，在别人後邊不能引起别人輕視，對别人有怨恨却不能對别人構成威脅，這是臣覺得羞耻的。因此臣敢於一人觸罪犯忌，拼死陳説忠心。臣和隗囂，本來的確是朋友之交。當初，隗囂派臣來東方，對臣説：‘本想歸順漢朝，希望足下去觀察他們。對你來説心中認爲行，就一心歸順了。’等臣返回，以真心報告他，實在想引導他從善，不敢拿不義的想法騙他。而隗囂自己懷有壞心，私下憎恨君主，怨恨的感情就歸到臣頭上。臣想不説，就無法讓陛下知道。希望允許臣到陛下處，全部陳述消滅隗囂的計策，得以説完心中的話，申明愚笨的計策，退回鄉土，死無遺憾。”皇帝於是召見馬援議事，馬援陳説計策。於是派馬援統領五千突擊騎兵，往來勸説隗囂的部將高峻、任禹之類，以及下面的羌人頭領，替他們陳説禍福，來離間隗囂的黨羽。

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别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

馬援又寫信給隗囂的部將楊廣，讓他曉諭勸説隗囂，説：“春卿無恙。先前在冀南分别，了無音信。馬援近來回長安，接着留在上林。私下看到天下已定，萬民同心，而季孟閉關抵抗，背

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説，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内，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説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説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毁，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毁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顔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并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説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争；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

叛朝廷，做天下的箭靶子。常怕海内人咬牙切齒，想要殺他，因此戀戀不捨地寫信來，來表達同情的。可是聽説季孟歸罪於馬援，而采納王游翁諂媚奸邪的説法，自認爲函谷關以西，抬脚可以平定，從現在來看，究竟怎麽樣呀？馬援最近到河内，問候伯春，見到他的家奴吉從西方回來，説伯春的小弟仲舒望見吉，想問伯春安好不，竟説不出話，早晚號哭，輾轉灰塵中。又説他家悲痛愁苦的情况，没法説了。仇人可殺不可誹謗，馬援聽説這事後，自己不覺得流下了眼淚。馬援一向知道季孟孝順父母愛護子女，曾參、閔子騫不能超過他。對父母孝敬，怎能不愛護他的子女？怎有兒子被别人關押，而自己强横，輕舉妄動，做别人殺自己的兒子做成羹湯，自己也分一杯吃的事呢？季孟平常自己説他掌握軍隊的原因，是想用來保全父母國家并保護祖宗的墳墓，又説姑且厚待士大夫罷了。而今他想保全的將使它破碎滅亡，他所想保全的將使它毁壞受損傷，他所想厚待的將反而受輕視。季孟曾折辱子陽并不接受他授的官爵，現在反而一起忙忙碌碌，想去歸附他，將會難爲情了吧？如果子陽又要求有重要人質，將從哪裏找到兒子公主送給他呢！從前子陽獨自想以王待他，而春卿拒絶了他；現在辭官養老，反要低頭和小子們在一個槽子裏吃飯，和他們并肩站在仇人的朝堂上嗎？男子漢淹死何妨，幹嘛要限制游泳呢！現在皇帝對待春卿情意深長，應讓牛孺卿和各位老臣豪傑一起勸説季孟，如果大家的計劃他不聽，大家真可以相率離開他了。先前打開地圖，看到天下郡縣有一百零六個，爲什麽要拿小小的兩個來抵擋華夏的一百零四個呢？春卿侍奉季孟在外有君臣的名分，在内有朋友的道義。説是君臣麽，你固然應當勸諫，説是朋友麽，也應有商量。哪有知道他不能成功，却衹是軟弱不説，拱着手跟着被滅族的呢？趁現在拿定主意，還是很好的；過了這個時候，就差點勁了。况且來君叔是天下誠實的人，朝廷器重他，他心中戀戀不捨，常常獨自替西州説話。馬援猜想朝廷，特别想在這件事上建立威信，必定不會背負盟約。馬援不能長時間逗

留，希望趕快賜給回信。”楊廣最後沒有回信。

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决。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

八年，皇帝親自西上征伐隗囂，到漆縣，各位將領大多認爲皇帝的軍隊尊貴，不應遠遠深入艱險，計策猶豫不定。適逢召見馬援，馬援在夜裏到了，皇帝十分高興，領進去後，皇帝把大家的建議讓他評定。馬援接着說隗囂的將帥有土崩瓦解的勢態，軍隊前進必定能攻破他們。又在皇帝面前堆米做山谷，用指頭畫出形勢，說明各路軍隊來回經過的道路，分析曲折，明白可懂。皇帝說：“敵人在我眼中了。”第二天早晨，就進軍到第一城，隗囂部衆大舉潰散。

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内，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産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九年，拜任馬援做太中大夫，協助來歙監督各位將領平定凉州。從王莽末年，西羌人侵犯邊境，最後進來住在塞内，金城屬縣大多被羌人占據。來歙上奏說隴西受侵犯殘破，没有馬援不能安定。十一年夏天，詔書拜任馬援做隴西太守。馬援於是徵發步兵騎兵三千人，在臨洮打敗先零羌，殺敵幾百人，繳獲馬牛羊一萬多頭。守着關塞的各部羌人八千多人到馬援處投降。各部落有幾萬人，聚集攻戰搶劫，拒守浩亹關隘。馬援和揚武將軍馬成攻打守關羌人。羌人於是帶着他們的妻子兒女輜重轉移到允吾谷阻攔，馬援就暗中從小路，奔襲羌人軍營。羌人十分吃驚，又遠遠遷移到唐翼谷中，馬援又追擊他們。羌人領精兵聚集在北山上，馬援面向山布下軍陣，而分派幾百騎兵繞道襲擊他們的後面，乘夜放火，擊鼓叫喊，敵人終於大敗，共殺敵一千多人。馬援因爲兵少，不能窮追，收集羌人的糧食畜産而回。馬援中箭，被射穿小腿，皇帝用詔書慰勞他，賜給他牛羊幾千頭，馬援全部分給了賓客。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弃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

這時，朝廷大臣認爲金城破羌的西邊，路途遥遠，有很多盜賊，商議想放棄它。馬援上書說，破羌以西城池大多完整牢固，容易據守；那裏土地肥沃，可以灌溉。如果讓羌人住在湟中，他們會爲害不休，破羌以西不能放棄。皇帝認爲他對，於是下詔武威太守，命令他讓客居武威的金城人回去。回金城的三千多人，讓他們各自回到原先的村鎮。馬援上奏爲他們設官吏，修城郭，造土城，開墾水田，鼓勵他們耕種放牧，郡

説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中人無不樂業。又派羌人頭領楊封勸説塞外羌人，都來和睦相處。另外武都氐人背叛公孫述來投降的，馬援都上書請求恢復他們侯王君長的地位，賜給官印，皇帝都聽從他。於是撤回馬成的軍隊。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户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静。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和塞外各部落入侵，殺死官吏。馬援率四千多人攻打他們，到氐道縣，羌人在山上，馬援的軍隊占據有利地形，奪取他們的飲水草料，不和他們交戰，羌人終於被困住，頭領帶幾十萬户逃出塞外，各部落一萬多人全投降，從此隴右安定了。

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

馬援力求開示恩德信義，寬厚對待下級，拿職務委任官吏，自己衹總管原則罷了。賓客朋友，每天坐滿他家。各官署時常來報告事情，馬援總是説："這是長史、掾吏的事，哪值得來煩我。稍微可憐可憐老夫，讓我能游樂。像大户侵凌小百姓，狡猾的羌民想聚衆抵抗，這是太守的事情。"鄰縣曾有報仇的，官民吃驚地説羌人造反了，百姓逃入城裏。狄道縣縣令到馬援家，請求關城門派出軍隊。馬援這時和賓客喝酒，大笑説："燒羌人怎麼敢又侵犯我。告訴狄道縣縣令回去守住官署，的確怕極了的，可到床下趴着。"後來漸漸安定，郡中人佩服他。在任六年，召進朝廷做虎賁中郎將。

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當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説應像從前鑄造五銖錢。事情交下三府，三府上奏認爲不能答應，事情終於擱下了。等馬援回朝，從公府找到三府的奏議，詰難有十多條，他就隨即在簡牒上解釋，另寫表陳説。皇帝聽從了他，天下人靠他方便了。馬援自從回京城，多次被召進宫接見。他爲人鬚髪明晰，眉目如畫。熟知答問，特别善於叙述前代的事情。常常談到三輔有德的人，下至鄉里少年的事，都值得聽。從皇太子、各位王爺的侍從聽他説的人，没有不注意傾聽忘了疲倦的。又善於軍事策略，皇帝常説"伏波談軍事，和我的意思吻合"，每次有什麼計謀，没有不被采用的。

初，卷人維汜，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

當初，卷縣人維汜，造謡惑衆，自稱是神人，有徒弟幾百人，坐罪被殺。後來他的徒弟李

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没晥城，殺晥侯劉閔，自稱“南岳大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

廣等人揚言維汜化爲神没有死，用來迷惑百姓。十七年，終於一起聚集黨徒，攻陷晥城，殺死晥侯劉閔，自稱“南岳大師”。朝廷派謁者張宗率兵幾千人討伐他們，又被李廣打敗。於是派馬援徵發各郡部隊，共一萬多人，打敗李廣等人，殺死李廣。

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另外交阯女子徵側和妹妹徵貳反叛，攻陷交阯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都響應她們，攻占嶺南六十多個城市，徵側自己登位做王。於是朝廷下詔書拜任馬援做伏波將軍，用扶樂侯劉隆做副將，督領樓船將軍段志等南下攻打交阯。軍隊到合浦而段志病死，朝廷詔命馬援一并統領他的軍隊。於是沿海前進，沿山開路一千多里。十八年春，軍隊到浪泊上，和賊兵交戰，打敗賊人，殺敵幾千人，投降的一萬多。馬援追擊徵側等人到禁谿，多次打敗她們，賊人終於潰散逃跑。第二年正月，殺徵側、徵貳，把她們的人頭送到洛陽。皇帝封馬援做新息侯，食邑三千户。馬援於是殺牛濾酒，犒勞士兵。他不慌不忙地對部下們説：“我堂弟少游曾愛憐我慷慨有大志向，説：‘士人活一世，衹求衣食剛好足够，坐可在沼澤中走的短轂車，駕走得慢的馬，做郡縣的掾吏，守着祖上的墳墓，鄉鄰稱贊是好人，這就行了。追求多餘的東西，衹是自找憂苦罷了。’當我在浪泊、西里之間，賊人没有消滅的時候，脚下有積水，頭上有霧氣，毒氣層層蒸騰，仰頭看飛鷹掉進水中，躺着想少游平時説的話，哪能做得到呢！現在靠士大夫的力量，承蒙朝廷大恩，在各位前面佩帶金印紫綬，又高興又慚愧。”官吏將士都俯伏稱頌萬歲。

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户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

馬援統領樓船大小兩千多艘，戰士兩萬多人，進軍攻打九真賊人徵側的餘黨都羊等人，從無功到居風，殺死俘獲五千多人，嶺南全部平定。馬援上奏説西于縣民户有三萬二千，最遠的地方離縣治有一千多里，請求分爲封溪、望海兩個縣，皇帝應許了他。馬援每經一處就爲郡縣整修城池，挖渠灌溉，來造福百姓。逐條奏陳越地法律和漢朝法律相矛盾的十多處，和越地百姓申明舊法來約束大家，從此後駱越奉行馬將軍舊

事。

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

援好騎，善别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别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輢，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户；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郎梁

法。

二十年秋，整軍回京城，軍士經瘟疫病死的有十分之四五。賜馬援軍車一輛，朝見時的位置僅次於九卿。

馬援喜歡騎馬，善於相名馬，在交阯得到駱越銅鼓，就熔鑄成馬的樣子，回朝後獻給皇上。乘機上書説："天上飛的没有比得上龍的。地上跑的没有比得上馬的。馬是軍隊的根本，對國家有大用處。和平時代就可以用來區别尊卑的次序，遇有戰亂就可以用來幫助援救遠近的災難。從前有騏驥，一天行一千里，伯樂見到後，就知道是好馬。近代有西河子輿，也懂相馬之法。子輿傳授給西河儀長孺，長儒傳給茂陵丁君都，君都傳給成紀楊子阿，臣馬援曾拜子阿爲老師，學相馬骨法。運用於相馬實踐，很有效果。臣認爲耳聞不如目見，看影子不如看實物。現在想把相馬的方法用活馬來體現，而骨法難以全部展示出來，又不能傳給後人。孝武皇帝時，善於相馬的東門京，鑄造銅馬闡明相法獻給朝廷，有詔書立銅馬於魯班門外，就改名魯班門叫金馬門。臣現在依照儀氏的馬絡，中帛氏的口齒，謝氏的唇鬃，丁氏的身段，兼取這幾家的骨相説作爲相馬法。"銅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書命令把銅馬放在宣德殿下，作爲名馬的式範。

當初，馬援的軍隊回朝，將要到達時，朋友許多人迎接慰問他，平陵人孟冀，以有計謀出名，在座中祝賀馬援。馬援對他説："我盼您有好的意見，却和大家一樣麽？從前伏波將軍路博德拓疆設七個郡，纔受封幾百户；如今我一點功勞，愧受大縣，功少賞多，憑什麽能保持長久呢？先生用什麽來幫我？"孟冀説："我不行。"馬援説："當今匈奴、烏桓還騷擾北部邊疆，我想主動請求攻打他們。男人應當戰死邊野，以馬皮裹尸回葬，怎能老死於床上呢？"孟冀説："真是壯士，就當如此。"

回朝後一個多月，適逢匈奴、烏桓侵犯扶風，馬援因三輔受侵犯，皇陵危急，於是請求出兵，朝廷答應了他。從九月到京城，十二月又出兵屯守襄國。詔命百官餞行。馬援對黄門郎梁

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松、竇固說："凡是人地位尊貴了，應當使自己還可以過賤微的日子，如果你們想不再賤微，保持尊貴的地位，努力記着我的話。"梁松後來果然因爲貴盛招災，竇固也幾乎不能免。

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

第二年秋天，馬援纔率領三千騎兵由高柳出發，行經雁門、代郡、上谷的要塞。烏桓的偵察兵見漢軍到了，敵軍於是離去，馬援無功而回。

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馬援曾生病，梁松來問候他，一個人拜倒床下，馬援不答禮。梁松離開後，兒子們問他說："梁伯孫是皇上的女婿，位重朝廷，公卿以下没有人不怕他，父親爲什麽不答禮？"馬援說："我是梁松父親的朋友。即使他地位高，怎能亂了長幼次序呢？"梁松因此恨他。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没，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攻打武陵五溪蠻夷，深入敵境，全軍覆没，馬援於是請求前往。這一年六十二歲，皇上可憐他年紀大，没有答應他。馬援自己請求說："我還能穿甲衣騎馬。"皇上命令他試一試。馬援扶着馬鞍左右看看，來表示還可以任用。皇上笑着說："真精神啊這老頭兒！"於是派馬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人，統領十二郡招募來的士兵及打開刑具的犯人四萬多人征伐五溪。馬援夜裏和送行的人告别，對朋友任謁者的杜愔說："我受國家大恩，年紀大了來日不多，常怕不能爲國而死。現在得到機會，甘心瞑目，衹是怕權貴子弟有的留在皇上身邊，有的跟着我，特别難調停，心中擔心的衹有這件事了。"第二年春天，軍隊到臨鄉，遇上賊兵攻打縣城，馬援迎擊，打敗賊兵，斬殺俘獲二千多人，其餘都散逃進竹林之中。

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

當初，軍隊駐扎下雋，有兩條路可以進山，從壺頭路近而河道險要，從充縣路平而繞遠，皇上開始也猶豫。等軍隊到山外，耿舒想從充縣走，馬援認爲費時費糧，不如進壺頭，扼住敵人咽喉，充縣賊兵不攻自破。把這件事呈報朝廷，皇上聽從了馬援的計策。三月，進軍壺頭。賊兵登上高處守住隘口，水流湍急，船無法上去。適逢天熱得厲害，士兵多病死，馬援也生了病，於是被困，就鑿岸爲洞，躲避炎熱。賊兵每次登高

噪，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争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初，兄子嚴、敦并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群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

喊叫，馬援就讓人拉住自己的腿探身察看，身邊的人感嘆他的壯心，無不爲他流淚。耿舒給哥哥好時侯耿弇寫信説："先前耿舒上書建議應先攻充縣，糧雖難運但兵馬可以用，士兵幾萬争着想率先出擊。現在壺頭終於不能前進，大家鬱悶得要死，的確可惜。先前到臨鄉，賊人無故自來，如果乘夜攻擊，就可以全部消滅。伏波將軍就像西域的胡商，走到一個地方就停，因此失利。如今果然發生瘟疫，都如我所説。"耿弇得信，上奏朝廷。皇上於是派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馬前去責問馬援，并代他監管軍隊。適逢馬援病死，梁松舊怨未消，於是藉事陷害他。皇上很生氣，追繳馬援的新息侯官印。

當初，馬援哥哥的兒子馬嚴、馬敦都喜歡譏刺議論别人，并和俠客交往。馬援先前在交阯，寫信告誡他們説："我要你們聽到别人的過失，就如同聽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聽，嘴裏不能説。喜歡議論别人的優缺點，輕率譏刺時政，這是我最討厭的，寧死不願聽説子孫有這樣的行爲。你們知道我討厭得厲害，所以再次提到的原因，是要耳提面命，重申父母的告誡，想使你們不要忘記罷了。龍伯高忠厚謹慎，嘴裏没有不恰當的議論，謙虚節儉，廉正有威信，我喜歡他敬重他，希望你們學他。杜季良豪俠仗義，替人分憂，與人同樂，輕重適宜，父親的喪事來客人，幾個郡的全到了，我喜歡他敬重他，不希望你們學他。學伯高學不成，還可以成爲謹慎嚴肅的人，就是人們説的雕刻天鵝不成還能像鴨子。學季良學不成，淪落爲天下輕浮的人，就是人們説的畫虎不成反而像狗了。到現在季良還不知會有什麽結果，但本郡將軍一到任就恨得咬牙切齒，州郡把這報告朝廷，我常爲之寒心，因此不願子孫學他。"季良名保，京兆人，當時任越騎司馬。杜保的仇人上書，告杜保"行爲輕浮，惑亂群衆，伏波將軍從萬里以外寫信回來告誡哥哥的兒子别學他，而梁松、竇固却和他交往，要助長他的輕浮虚僞，敗亂華夏"。奏書呈上去，皇帝召見并責怪梁松、竇固，把告狀信和馬援告誡侄子的信給他們看，梁松、竇固叩頭流血，因而得以

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吊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閒，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

免罪。詔命免除杜保官職。龍伯高名述，也是京兆人，任山都縣令，從此升任零陵太守。

當初，馬援在交阯，經常吃薏米，因爲能使身體輕捷，減少欲望，來壓住瘴氣。南方的薏米大，馬援想拿來作種子，軍隊回朝時，裝了一車。當時人看作是南方的珍異，權貴都想得到。馬援當時正受寵，所以没有人把這事報告朝廷。等他去世後，有上書説壞話的，説是先前用車裝回來的，都是明珠犀角。馬武和於陵侯侯昱等都上奏報告當時的情況，皇帝更憤怒。馬援妻兒家屬很害怕，不敢把棺材埋入祖墳，僅在城西買了幾畝地草草埋葬了他。門客朋友没有人敢來吊唁。馬嚴和馬援的妻兒用草繩綁在一起，到朝上請罪。皇上就拿出梁松的奏書給他們看，纔得知馬援獲罪的原因，上書陳述冤情，前後六次，言辭悲切，然後纔得安葬。

另外前任雲陽縣令同郡人朱勃到朝廷上書説：

臣聽説賢明君王的德政，不忘别人的功勞，有一方面的優點就采用，不求全責備。因此高祖赦免蒯通而以對侯王的禮儀埋葬田橫，大臣安心，都無疑心。大將在外，有人在朝内説壞話，小過錯就記録下來，大功勞却不算，這誠然是治理國家所應慎重的事。因此章邯害怕讒言而投奔楚，燕將守着聊城而不敢投降。難道是這些人甘心出此下策麼？花言巧語讒害好人確實可悲。

我私下見到前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從西州入仕，仰慕聖上之義，歷盡艱難險阻，冒着生命危險，獨身處在群貴之間，身邊没有能説一句幫忙的人，出深淵，入虎口，哪裏顧得上考慮個人安危呢！難道是他心中知道要擔任七郡的使者，求取封爵的福分麼？八年，皇上西征隗囂，朝廷猶豫，軍隊没有集結。馬援建議應當進軍，終於攻克西州。等吴漢由隴地下來，冀州道路斷絶，祇有狄道爲國家堅守，軍民飢困，危在旦夕。馬援奉命出使西方，鎮撫安慰邊疆人民。於是他召集豪傑，勸誘羌戎，計謀叠

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縣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絶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内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毁，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并興，宗親怖栗。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黄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栗闕庭。

出，勢如破竹。終於解救了燃眉之急，保住了將亡的城池，軍隊全員進攻，借用敵人的糧食，隴、冀被攻平，而他獨守空郡，士兵出動就有戰功，軍隊進攻就能獲勝。消滅先零，進入山谷，英勇奮戰，被流箭射中小腿。又出征交阯，當地多瘴氣，馬援和妻兒告别，没有悔恨之心，終於消滅徵側，攻克一州。中間又南伐，立即攻克臨鄉。軍隊已經有功，但没有完成任務而死，將士雖然生病，馬援也没有活着。作戰有些因時間長而立功，有些因想速戰速决而導致失敗。深入敵人腹地未必是對，不立即進攻未必是錯。人的本意哪有喜歡長期駐扎在危險境地，不想活着回來的呢！想想馬援事奉皇上二十二年，北出沙漠，南渡江海，冒着瘴氣，死於軍中，功名爵位丢光，封國的土地不傳給後人。國内不知道他的過失，大家没有聽到過對他的批評，突然遇上三人成虎般的流言，横遭誣陷他的讒言，家屬閉門不出，埋葬不入祖墳，怨恨并起，親戚恐懼。死者不能自己申辯，活着的没有人替他申冤，臣私下很爲這件事傷心。賢明的君主多多施行賞賜，減少使用刑罰。高祖曾給陳平銅四萬斤用來離間楚王的軍隊，不問具體使用情况，怎麽還會懷疑他在錢糧上有問題呢？具有孔父一樣的忠誠而不能自己免於遭受讒言，這是鄒陽感到悲哀的。《詩經》説："捉來那些説人壞話的小人，扔給豺狼老虎。豺狼老虎不吃，扔到北方荒野。北方荒野不肯接受，扔給上天。"這是説要讓上天來懲罰他們的罪惡。希望陛下留意想想小儒生的話，不要讓功臣懷恨九泉。臣聽説過《春秋》的軍法，罪過因功勞而不記；聖明的君王制定祭祀原則，臣子有五種功勞就可以接受祭祀。像馬援，正是人們所説的用死來爲國家效勞的人。希望讓公卿們來評議馬援的功過，看到底是應當剥奪爵位還是應當續封，來滿足天下人的心願。臣已經六十歲了，常常待在鄉間，私下爲欒布哭吊彭越的大義而感動，冒

書奏，報，歸田里。

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初，援兄子婿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閒。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并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

死陳述我心中的悲憤，惶恐得在朝廷上直抖。

奏書呈上去，有回音，返回鄉里。

朱勃字叔陽，十二歲能背《詩經》、《尚書》。常去拜訪馬援的哥哥馬況。朱勃穿方領的儒服，進退合乎規矩，言辭文雅，馬援剛剛讀書，見到他就自慚。馬況知道他的心思，就自己倒酒安慰馬援說："朱勃少年早熟，才智也就這些了，最後會隨你受學，不要怕。"朱勃不滿二十歲，右扶風請求試用他任渭城縣令，等馬援任將軍，封侯，而朱勃還不過是縣令。馬援後來雖然地位高了，常以舊情待他并且輕視嘲弄他，朱勃更加親近馬援，到馬援遭受讒言，衹有朱勃能善始善終。肅宗登位，追賜朱勃的兒子穀物二千斛。

當初，馬援哥哥的兒子的女婿王磐子石，是王莽的堂兄平阿侯王仁的兒子。王莽失敗，王磐擁有大量財富住在舊封地，爲人崇尚氣節而愛護儒士喜歡施捨，在江淮間有名望。後來游歷京城，和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相友善。馬援對姐姐的兒子曹訓說："王氏，是被廢黜的人家。子石應當隱居守鄉，却反而和京城豪俠交游，意氣用事，欺凌折辱別人，他一定會遭難。"一年多以後，王磐果然和司隸校尉蘇鄴、丁鴻的事相牽連，被判罪死在洛陽監獄中。王磐的兒子王肅又出入北宮及王侯官邸。馬援對司馬呂种說："建武之初，號稱天下再興。從今之後，天下會一天天安定了。我衹擔心皇上的兒子們都年輕，而不許私自結交賓客的規矩又沒有定，如果多結交賓客，那麼大案就會出現了。你們小心！"等郭后薨逝，有人上書，認爲王肅等人是被誅殺的罪人的後代，賓客愛藉事生亂，怕要導致貫高、任章一樣的變亂。皇上很生氣，就下令郡縣逮捕諸王的門客，相互牽連，處死上千人。呂种也遭遇這一災難，臨死前慨嘆說："馬將軍真是神人！"

永平初年，馬援的女兒被立爲皇后。顯宗畫建武年間的名臣、將軍的人像於雲臺，因皇后的緣故，惟獨不畫馬援。東平王蒼觀看畫像，對皇上說："爲什麼不畫伏波將軍的像？"皇上笑着不

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

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歧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内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没。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馬廖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憙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

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宫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吴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宫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

回答。到十七年，馬援的夫人去世，就修墳植樹，建造祠堂。建初三年，肅宗派五官中郎將拿着符節追加策封，贈謚馬援爲忠成侯。

馬援有四個兒子：馬廖、馬防、馬光、馬客卿。客卿小時候很聰明，六歲時，就能交結公卿，一個人接待賓客。曾有因死罪而逃跑的人來訪，客卿幫那人逃跑躲起來不讓别人知道。他外表木訥而内心沉着聰敏。馬援覺得他很奇特，認爲是做將相的材料，因此給他起名“客卿”。馬援去世後，客卿也夭折了。

論曰：馬援揚名三輔，遨游二帝，等到定立計謀，來求見當時的君主，心懷伊尹求見湯的心願，大概也算是千年一遇了。但他告誡别人遠離災禍，真是聰明，而自己却不能免受别人讒害。難道立功成名之時，就容易被人讒害麼？不關係自身的利益時，謀劃事情就很聰明；考慮的不是個人私利，決斷就容易作出。真能用觀察事物時的明智回頭來觀察自己，如果是對待别人就能寬恕，如果是自省也能很清楚了。

馬廖字敬平，年輕時因父親任職爲郎。明德皇后被立爲皇后後，拜任馬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逝，他接受遺詔掌管門衛，於是代替趙憙任衛尉，肅宗很尊敬重視他。

當時皇太后親行節儉，辦事以簡單爲原則，馬廖擔心美好的事業難以善終，上書長樂宫勸太后修成美政，説：“臣查閲前代詔書，認爲百姓貧困，是因爲世人崇尚奢侈，因此元帝罷除管服飾的官員，成帝穿舊衣服，哀帝減音樂。然而奢侈浪費的風氣不息，直至衰亂的原因，是百姓學君的行動而不聽從君王的命令。改變政策移風易俗，一定要有根本的變更。書上説：‘吴王喜歡劍客，百姓多有劍傷；楚王喜歡細腰，宫女多有餓死。’長安的俗話説：‘城裏流行高髮髻，天下人髮髻高一尺；城裏流行長眉毛，天下人畫眉半個額頭；城裏流行大袖子，天下人就用整匹布做。’這話像開玩笑，却有符合事實的地方。前面頒布制度不久，後來很快就不能施行。雖然有

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勖，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於行仁心乎，况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

些是因爲官吏不守法，但實際多因京城輕視法令。如今陛下自己穿粗布，去除華麗服飾，安於樸素簡潔，是發自聖上的本性。這的確是上合天意，下應民心，浩大的福分，没有比這更大。陛下既然已經得於自然，還應加以努力，仿效太宗尊崇道德，以成帝、哀帝的不能善終爲誡。《易經》説：‘不能堅守道德，有時要蒙受耻辱。’真能讓這件事善始善終，那麽天下人頌揚陛下的恩德，美名動天地，可以和神明溝通，可以刻金石記功，更何况是施行仁心呢，何况是實行政令呢！希望陛下把我的奏章放在座位旁，來當盲人夜間朗讀詩歌的聲音。”太后非常同意，并且采納了。以後凡朝廷重大的政議，都向馬廖徵詢意見。

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毁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

馬廖生性質樸謹慎，不熱衷權勢名聲，盡心效忠，不顧毁譽。有關部門接連依據舊有制度上奏請求分封馬廖等人，多次推辭不了，建初四年，終於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返回府第。每次有賞賜，總是推辭不敢接受，京城人因此稱贊他。

子豫，爲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賵賻，使者吊祭，王主會喪，謚曰安侯。

兒子馬豫，任步兵校尉。太后崩逝後，馬氏失勢，馬廖生性寬容，不能管束子孫，馬豫終於上書誹謗政事。另外馬防、馬光生活奢侈，喜歡結交黨羽。八年，有關部門上奏罷免馬豫，命令馬廖、馬防、馬光回封地。馬豫隨馬廖回到封地，被拷打致死。後來詔書命令馬廖回京城，永元四年去世。和帝因馬廖是已故皇帝的内弟，厚加賞賜喪葬費用，派使者吊唁祭祀，諸王公主出席喪禮，謚爲安侯。

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紹封廖孫度爲潁陽侯。

兒子馬遵繼襲，改封程鄉侯。馬遵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撤銷。元初三年，鄧太后續封馬廖的孫子馬度爲潁陽侯。

馬防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黄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

馬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和弟弟馬光一起任黄門侍郎。肅宗登位，拜任馬防爲中郎將，漸漸升任爲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邊塞内的羌人全都反叛，拜任馬防代理車騎將軍事務，以長水校尉耿恭爲副官，率領北軍五校部隊及各郡善射箭的士兵三萬人攻打羌人。軍隊到

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閒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

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户。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黄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

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産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

冀，而羌人頭領布橋等把南部都尉包圍在臨洮。馬防想救臨洮，去臨洮的道路艱險，車馬不能并排走，馬防就另派兩個司馬率領幾百騎兵，分爲前後軍，距臨洮十多里設大軍營，多樹旗幟，揚言大軍天亮進攻。羌人偵察兵看到後，跑回去報告説漢軍人多勢衆無法阻擋。第二天早晨漢軍就擊鼓叫喊着向前進，羌人驚慌逃跑，乘機追擊打敗敵人，殺敵四千多人，終於解除了臨洮的包圍。馬防以恩威信譽待人，燒當羌人全部投降，衹有布橋等二萬多人在臨洮西南的望曲谷。十二月，羌人又在和羅谷打敗耿恭司馬以及隴西長史，戰死幾百人。第二年春天，馬防派司馬夏駿率五千人從大路抄向敵人前方，暗中派司馬馬彭率五千人從小路攻擊敵人心臟，又命令將兵長史李調等人率四千人繞到敵人西側，三路一起攻擊，又打敗敵軍，斬殺俘獲一千多人，繳獲牛羊十多萬頭。羌人退走，夏駿追擊，反而被打敗。馬防就領兵和敵人交戰於索西，再一次打敗敵人。布橋被逼無奈，率族人一萬多人投降。詔書召馬防回朝，拜任車騎將軍，任城門校尉如故。

馬防位高受寵，和九卿座不接席。馬光從越騎校尉升任執金吾。四年，封馬防爲潁陽侯，封馬光爲許侯，兄弟二人食邑各六千户。馬防因顯宗卧病，入宫協助醫治，又平定西羌，增食邑一千三百五十户。多次上書辭職，都以特進返回府第。皇太后崩逝，第二年，拜任馬防爲光禄勛，馬光爲衛尉。馬防多次提出政策建議，大多被采納。這年冬天開始實行十二月迎氣樂，就是馬防建議的。兒子馬鉅，以小侯身份爲侍從。六年正月，因馬鉅到了行冠禮的年齡，特别拜任爲黄門侍郎。肅宗親臨章臺下殿，陳設祭品，親自爲他舉行冠禮。第二年，馬防又因病請求退休，詔書命令賞賜給他先前中山王的田地房舍，以特進返回府第。

馬防兄弟地位尊貴，奴婢各千人以上，財産極多，都買京城附近肥沃土地，又大造宅第臺觀，樓閣在路邊連成片，布滿街區，多聚集歌曲音樂，規模可以和郊祀廟祭相比。賓客雲集，四方都有，京兆杜篤等人數百人，常爲食客，住在

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洽。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光兄弟奢侈逾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

他家中。刺史、太守、縣令多有出自他家。每年按季節賑濟鄉鄰，熟人没有不周濟的。馬防又養了很多馬匹牲口，向羌胡人收租税。皇上不喜歡他的這些做法，多次責怪他，防範限制他的措施很完備，因此權勢漸減，門客也少了。八年，因哥哥的兒子非議朝廷的事，有關部門上奏説馬防、馬光兄弟奢侈過度，擾亂教化，全部罷官回封地。臨出發，有詔書説："舅舅一家，都回封地，四季没有到太后陵墓廟堂祭祀協助祭祀的人，讓朕很傷心。命令許侯在京城看守田地房舍并反省過失，有關部門不要再請求打發他們全出京，以安慰朕《詩經·渭陽》中的思念母親的心情。"

光爲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黄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爲太僕，康爲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爲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爲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爲合鄉侯。

馬光爲人小心周密，爲母親守喪過於哀慟，皇上因此特别喜歡他，於是又恢復爲特進。兒子馬康，黄門侍郎。永元二年，馬光任太僕，馬康爲侍中。等竇憲被殺，馬光因與他關係很好被判罪，又罷官回封地。後來竇憲的家奴誣告馬光和竇憲謀反，馬光自殺，家屬回本郡。本郡郡守又殺馬康，而馬防和馬廖的兒子馬遵都坐罪改封丹陽。馬防爲翟鄉侯，田租每年限收三百萬，不能役使官民。馬防後來因江南地勢低下潮濕，上書請求回故鄉，和帝答應了他。十三年，去世。兒子馬鉅繼襲，後來任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書命令馬氏子孫回京城，按四季參加朝會如先例，後來續封馬光的兒子馬朗爲合鄉侯。

馬嚴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楊州牧。嚴少孤，而好擊劍，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

馬嚴字威卿。父親馬余，王莽時任楊州牧。馬嚴幼年喪父，而他喜歡擊劍，學習騎馬射箭。後來纔告知馬援，隨平原楊太伯求學，專心攻讀經籍，能懂《春秋左氏》，接着讀各家之書，於是和賢才交往，京城名家都器重他。任郡督郵，馬援常常和他商議事情，把家事交給他。弟弟馬敦，字孺卿，也有名。馬援去世後，馬嚴就和馬敦都回安陵，住在鉅下，三輔人稱贊他們的善行，稱他們爲"鉅下二卿"。

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絶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

明德皇后立爲皇后，馬嚴就閉門謝客，還擔心招來閑言，就搬遷到北地，斷絶交往。永平十五年，皇后命令他遷居洛陽。顯宗召見他，馬嚴

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

上朝應答很有風度，皇上心中很覺驚異，命令他留在仁壽闥，和校書郎杜撫、班固等人議定《建武注記》。經常和宗室近臣臨邑侯劉復等人討論政事，很受寵幸。後來被拜任爲將軍長史，統領北軍五校士兵、羽林禁軍三千人，屯守西河美稷，護衛南單于，可以自己設司馬、從事。州牧太守進見他時都很尊敬，把他看作與將軍相同。皇上命令馬嚴經過武庫，祭祀蚩尤，皇上親臨阿閣，視察他的部下，當時人認爲這很榮耀。

肅宗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鱄爲郎，令勸學省中。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采求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楊州刺史倪説、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禄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玩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肅宗登位，召見拜任爲侍御史中丞，任他兒子馬鱄爲郎，命令他在臺省中努力學習。這年冬，有日食的災禍，馬嚴上密奏說："臣聽說太陽是衆陽之首，日食是陰氣的徵兆。《尚書》說：'不要空設百官，上天命定的工作，人要去替它完成。'這是說做君王的代替上天來任命百官。因此考核升降，來表明褒貶。没有功績的人不貶退，就會陰氣太盛侵凌陽氣。臣看到當今刺史太守獨掌州郡大權，不努力政事一心爲國，而負責糾察的官員偏心阿私，以個人標準決定取捨，是自己的同黨就推舉爲政績優異，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就用刑法加以陷害，不然就是垂頭塞耳，索取賄賂。如今益州刺史朱酺、楊州刺史倪説、涼州刺史尹業等人，每次考察他們，總有事故，另外選拔人才不符實際，竟然没有被貶官判罪，這是使臣子得以作威作福。按舊例，州郡推薦的人上奏朝廷，司直考察這些人有無才能來實行獎懲。現在應當加以防範考察，遵照先前的制度。舊制度丞相、御史親自管理政事，祇有丙吉因年老逍遥，不察驗吏的罪過，於是宰相府習以爲常，相互依恃，以揚虛名。有時還没能熟悉某一職務，就又升遷他職，的確不是朝廷設官給俸的本意。應命令各部門，各守職事，州郡推薦的人，一定要是有才能的人。如果不像推薦者所說的那樣，就用法律制裁推薦人。書上說：'最好的政策是以寬服人，其次没有比嚴厲更好的。因此火烈人望見了就怕，水弱人就願意接近而掉以輕心。治理政事的人以寬緩助嚴厲，以嚴厲助寬緩。'像這樣，統治有術，災變就消失了。"奏書呈上去，

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將，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奸慝，郡界清静。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虚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托，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

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群籍，善《九章算術》。順帝時，爲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馬棱

棱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産。毅卒無子，棱心喪三年。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棱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税，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棱多奉軍費，侵賦百

皇上采納他的話并罷免朱酺等人的官職。

建初元年，升任五官中郎將，授任他的三個兒子爲郎。馬嚴多次推薦賢才，申訴冤案，多被采納。又以五官中郎將身份兼長樂衛尉事務。二年，拜任陳留太守。任陳留太守後，他對皇上説："先前顯親侯竇固誤導已故皇上出兵西域，設伊吾盧屯兵，耗費資財而没有好處。另外竇勳因罪被殺，他們家不該靠近京城。"這時竇勳的女兒是皇后，竇氏正受寵，當時有在旁邊聽馬嚴和皇上説話的，把他的話告訴了竇憲兄弟，從此失去權貴的歡心。馬嚴到任，明確賞罰，揭發奸私，郡内安寧。當時京城傳言有强盗從東方來，百姓逃跑，相互驚動，各郡驚慌，都把情況報告朝廷。馬嚴察覺傳聞不實，祇有他不作防備。詔書責問他，使者乘驛車不絶於道路，馬嚴堅持認爲没有賊人，後來果然如他所説。管理陳留四年，因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人相互結幫獲罪，召拜太中大夫，十多天後，升將作大匠。七年，又因事獲罪免職。後來被竇氏忌恨，就不再做官。等皇上崩逝，竇太后執政，馬嚴就回家閑居，教育子孫。永元十年，死於家中，當年八十二歲。

弟弟馬敦，官至虎賁中郎將。馬嚴有七個兒子，祇有馬續、馬融有名。馬續字季則，七歲能理解《論語》，十三歲懂《尚書》，十六歲學《詩經》，博覽群書，精通《九章算術》。順帝時，任護羌校尉，升度遼將軍，每到一處以恩威著稱。馬融有自己的傳。

馬棱字伯威，是馬援的族孫。幼年喪父，隨堂兄馬毅居住，馬毅待他如同胞兄弟。馬毅死後没有兒子，馬棱服喪三年。建初年間，任本郡功曹，被推舉爲孝廉。等到馬氏遭貶斥，肅宗因馬棱品行好，召拜謁者。章和元年，升任廣陵太守。當時穀物價高百姓飢餓，他上書罷免鹽官，以利百姓，救濟貧困，減輕賦税，興修水利，灌溉土地二萬多頃，官民立碑歌頌他的政績。永元二年，改任漢陽太守，有威嚴的名聲。大將軍竇憲西上屯守武威，馬棱多出軍費，盤剥百姓，竇

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棱爲丹陽太守。棱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内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憲獲罪被殺，他也被判罪。幾年後，江湖多大盗，任馬棱爲丹陽太守。馬棱發兵襲擊强盗，全部俘獲消滅了賊人。改任會稽太守，治理政事也有名聲。改任河内太守。永初年間，因事獲罪，死於家中。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静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

贊曰：伏波喜歡建立戰功，是從冀、隴開始。在南方平定駱越，在西方消滅燒種。來年已逝，壯心不已。明德皇后受封，家族興盛。馬廖缺乏恭敬之心，馬防更爲驕横。

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卓魯魏劉傳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卓茂字子康，是南陽宛縣人。祖父、父親都做過郡太守。卓茂元帝時到長安求學，師從博士江生，學習《詩》、《禮》和曆法算術，深得師傳，號稱是淵博的儒士。生性仁愛恭謹。鄉鄰朋友，即使品行才能和卓茂不一樣的，但都很喜歡他。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争如此。

最初被聘用爲丞相府史，跟隨孔光，孔光稱贊他是有德之人。當時曾有一次出門，有人説卓茂騎的馬是他的馬。卓茂問那個人説："你丢馬多長時間了?"回答説："一個多月了。"卓茂有這匹馬好幾年了，心中知道那個人弄錯了，但默不出聲解開馬交給那個人，自己拉起車離去，回過頭説："如果不是你的馬，勞駕到丞相府還我。"後來，馬主人從别處找回自己丢的馬，就到丞相府還馬，磕頭向卓茂道歉。卓茂生性不喜歡争執就像這樣。

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黄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

後來憑儒學被推薦任侍郎，供職黄門，升任密縣縣令。忠心耿耿，愛民如子，用善行教育百姓，嘴裏没有難聽的話，官民喜歡他而不忍心欺騙他。有人曾説卓茂屬下的亭長接受他贈送的米和肉，卓茂讓身邊的人迴避後問來人説："是亭長向你要的呢?是你有事求他而他收下的呢?還是你没事，覺得他人不錯而去送給他的呢?"那個人説："是我去送給他的。"卓茂説："你送給他，他收下了，爲什麽還這樣説呢?"那個人説："我聽説賢明的君王，使百姓不怕官，使官不向百姓索取財物。如今我怕官，因此纔送給他東

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西。做官的既然收下了，所以我纔來稟報。”卓茂説：“你是個無知的人。大凡人比禽獸可貴，因爲人懂得仁愛，知道相互尊敬。現在對鄰居年長的人還要送些東西，這是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表示，何況官和民呢？做官的衹是不應當藉權勢强行向人索取禮物罷了。凡是人活着，在一起生活，因此用禮義綱常來和人相處。你獨獨不想學習這些，難道能遠走高飛，不在人間麽？亭長一向是個好官，有時送他禮物，是符合禮的。”那個人説：“如果是這樣，法律爲什麽禁止這樣做呢？”卓茂笑着説：“法律是設立大框架，禮是用來順應人心的。如果我用禮來教育你，你一定没有怨恨；如果用法律來處治你，你不就手足無措了麽？都按法律的話，一家之中，小錯可判罪，大錯可殺頭。你先回家想去吧！”從此人們都接受他的教導，官吏感激他的恩德。當初，卓茂剛到縣中，有所改革，官民嘲笑他，鄰縣聽説的人也嘲笑他没有能力。河南郡爲他派監理縣令，卓茂也不懷疑，治理政事和往常一樣。幾年之後，教化大行，路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災，河南二十多縣都遭災，惟獨蝗蟲不進密縣境内。督郵報告太守，太守不相信，親自前去檢查，見到實情後纔佩服卓茂。

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

當時王莽執掌政權，設大司農六部丞，勉勵督察農業生産，升任卓茂爲京部丞，密縣百姓老少都哭着給他送行。到王莽在位時，稱病罷官回鄉，常任門下掾祭酒，不肯擔任實職。更始帝登位，任卓茂爲侍中祭酒，隨更始帝到長安，得知更始年間政治混亂，以年老爲藉口請求告老回家。

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黄門。建武四

時逢光武帝剛登位，首先派人尋找卓茂，卓茂到河陽去見光武。光武帝下詔書説：“前任密縣縣令卓茂，謹身修行，節操淳厚，的確能做到别人所做不到的。天下名氣最大的人，應當接受天下最重的賞賜。以前武王殺紂，重修比干的墳，表彰商容的故里。現在任命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賜給坐几手杖車子馬匹，衣服一套，絲綿五百斤”。又任用卓茂的大兒子卓戎爲太中大夫，二兒子卓崇爲中郎，供職黄

年，薨，賜棺椁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棽嗣。棽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

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并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托病，杜門自絶。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門。建武四年，逝世，賜給棺椁墳地，皇上穿喪服親自參加送葬。

兒子卓崇繼襲爵位，改封汎鄉侯，官做到大司農。卓崇去世，兒子卓棽繼襲。卓棽去世，兒子卓訢繼襲。卓訢去世，兒子卓隆繼襲。永元十五年，卓隆去世，没有兒子，封國撤銷。

當初，卓茂和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個人志向相同，不在王莽朝時做官，在當時都很有名望。孔休字子泉，哀帝初年，代任新都縣令。後來王莽掌權，孔休辭官回家。到王莽篡位，派使者送給他黑色和白色布帛，請他擔任國師，他就吐血推稱有病，閉門謝客。光武帝登位，尋找孔休、蔡勳等人的子孫，賜給穀物來表彰他們。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劉崇的堂弟，得知王莽要篡位，就改名换姓，抱着經書隱居山林。建武初年纔出山，光武以劉宣繼襲安衆侯。提拔龔勝的兒子龔賜爲上谷太守。龔勝、鮑宣的事迹在《前漢書》。蔡勳的事迹在玄孫蔡邕的傳内。

論曰：建武初年，群雄正亂，呼喊起兵的聲音相連，擁城自守的人遥遥相望，這本是一個混亂多事的時期。卓茂僅僅一個小縣令，没有其他的功績與才能，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却首先被加以任用，言辭温婉禮品豐厚，這與周武王旌表商容故居、燕昭王爲郭隗建宫室有什麽不同呢？從此心懷憤懣歸順漢室的人，跨越險阻，拋棄家族，來敲皇城大門的多了。生性仁厚寬容接近於仁，有人冒犯自己而不報復近於恕，都以這樣的原則辦事，哪裏還會有人怨恨呢！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閒，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

魯恭字仲康，是扶風平陵人。他的祖先出自魯頃公，被楚消滅，遷居下邑，於是以魯爲姓。世代做二千石的官，哀帝、平帝年間，從魯遷居扶風。祖父魯匡，王莽時任羲和，懂經濟，號稱"智囊"。父親魯某，建武初年任武陵太守，死於官任上。當時魯恭十二歲，弟弟魯丕七歲，日夜痛哭聲音不斷，郡中人贈送助葬錢物都不受，於是回鄉服喪，守禮超過成年人，鄉鄰覺得很奇異。十五歲，和母親以及魯丕都住在太學，

太學，習《魯詩》，閉户講誦，絶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争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憙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憙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學習《魯詩》，閉門講習朗讀，不理人間俗事，兄弟都受到儒士們稱贊，求學的人争相向他們學。太尉趙憙欽慕他的志氣，每年一定的時候派兒子帶酒和糧食慰問他，都推辭不受。魯恭可憐魯丕年紀小，想先讓他出名，稱疾不做官。郡中多次按禮請他出來做官，他推辭不肯答應，母親强迫他去，魯恭没辦法而西行，於是留任新豐教授。建初初年，魯丕因品行端正受到推薦，魯恭纔開始任郡小吏。太傅趙憙聽説之後聘用了他。肅宗集合儒士到白虎觀，魯恭特别因通曉經書受到召見，參加白虎觀的討論。趙憙又推薦魯恭爲直言，朝廷用公車召見，拜任中牟縣令。魯恭專門用道德教化來治理政事，不用刑罰。訴訟人許伯等争奪土地，經幾任縣令都不能判决，魯恭爲他們評判是非曲直，訴訟雙方都回家自責，停耕讓田。亭長向别人借了牛不肯還，牛主人向魯恭告狀。魯恭召見亭長，多次命令他還人家牛，亭長還是不聽。魯恭嘆着氣説："這是道德教化還没有實行的緣故啊。"想解下官印離任。掾史們哭着一起挽留他，亭長這纔慚愧後悔，還人家牛，到監獄接受處罰，魯恭釋放他没有追究。從此官民信服。建初七年，各郡國螟蟲毁壞莊稼，沿着縣界咬莊稼，不進入中牟縣内。河南尹袁安聽説這件事，懷疑這不真實，派仁恕掾肥親前去察看。魯恭隨肥親巡行田野，一起坐在桑樹下，有野鷄飛過，停在桑樹旁，旁邊有小孩，肥親問："小孩兒爲什麽不去捉野鷄？"小孩説"野鷄正撫養小野鷄"。肥親很恭敬地站起來，和魯恭告别説："我來的目的，是要檢查您的政績。如今害蟲不侵害縣境，這是一件奇事；道德教化及於鳥獸，這是第二件奇事；小孩有仁愛之心，這是第三件奇事。我長時間留在這裏，白白騷擾賢人罷了。"回到郡府，把全部情况報告袁安。這一年，有祥瑞的禾苗長在魯恭住處的庭院中，袁安於是上書報告情况，皇上覺得事情很奇異。適逢命令官員們推舉賢良方正，魯恭推薦中牟名人王方，皇上立即令王方到官署去，受到和公卿們所推薦的人一樣的接待，王方被任用爲侍中。魯恭在任三年，本州推舉他政績突出，適逢遇上母

親的喪事離任，官民們都思念他。後來拜任侍御史。和帝剛登位，商議派車騎將軍竇憲和征西將軍耿秉攻打匈奴，魯恭上奏疏勸諫說：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畜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

陛下親自考慮，太陽西斜了都不吃飯，思考軍事，的確是想以攻匈奴來安定北部邊疆，爲民除害，訂立萬年的大計。臣獨暗自考慮，没有看到這麽做的好處。國家大計，萬人性命，都在這一行動上。幾年以來，秋季收成不好，百姓糧食不足，倉庫空虛，國家没有積蓄。適逢剛遇上先皇逝世，民心恐懼。陛下親自實踐大聖人的德行，做出最孝順的舉動，守完三年喪期，國家大事交由宰相處理。百姓若有所失，三個季度聽不到皇上出行的消息，無不心中懷念，就像想找什麽東西却得不到一樣。現在却在萬物昌盛的春天，發動戰争，擾動天下人心，來對付戎夷，的確不是施恩中原，改元正朔，由内而外的做法。百姓是上天所生。上天愛惜百姓如同父母愛惜其子女。一件事有不對的，天氣就會因此發生錯亂，何况是百姓呢？因此愛惜百姓的人一定會得到上天的報答。從前太王重視百姓的性命而離開邠，因此得到上天的幫助。那些戎狄，是四方的怪氣。他們平常傲慢無禮，和鳥獸没有區别。如果讓他們和中原人雜居，就會擾亂天氣，污辱好人。因此聖王對待他們的方法，是不間斷地控制他們而已。如今邊疆没有戰亂，應當施行仁政，崇尚無爲，使家家都有足够的口糧，百姓安居樂業。下面百姓的關係安定了，上面陰陽二氣就協調了，好風好雨，覆蓋遠方，夷狄通過譯使來朝見了。《易經》説："有信譽裝滿一瓦鉢，最終必定有意外的喜事。"是説有甘甜的雨水裝滿我的瓦罐，靠誠信使人歸附我纔是好事。用道德戰勝敵人的人興盛，以武力戰勝敵人的人滅亡。現在匈奴被鮮卑所殺，遠遠躲在史侯河以西，距邊關幾千里，而想乘他們空虛，貪圖小利，這不是應該打的仗。

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絶如綖，都護陷没，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弃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

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群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

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黄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禄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并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

前任太僕祭肜遠出塞外，最終没有見到一個胡人而軍隊已經疲乏了。白山之役所受艱難困苦，接連不斷，都護陳睦被夷狄攻擊，士兵戰死者尸體成堆，到現在還深受其害。孤兒寡母哀慟之心未平，仁慈的人想起他們，就會爲他們連連嘆息，爲什麽又要重蹈覆轍，不顧百姓受難呢？現在軍隊剛開始調集，而大司農徵糧不够，派使者上路，到各處催辦，上下相逼，百姓的窘迫也太厲害了。三輔、并州、涼州，下雨很少，麥根乾枯，耕牛病死的一天天多起來，這是不符合天意的結果。百官百姓都認爲不行，惟獨陛下爲什麽憑一個人的計謀，抛棄成萬人的性命，不聽聽他們的意見呢？上觀天意，下察民心，是可以明白事情的得失。臣怕中原將不成其爲中原，豈衹是匈奴而已呢！希望陛下布施大恩，讓軍隊休息，來順應天意。

勸諫信呈上去，皇上不聽。每遇政事對百姓有好處，魯恭就説其中的好處，没有隱瞞忌諱。

後來拜任爲《魯詩》博士，從此向他學《魯詩》的人一天天增多。升任侍中，多次受召出席宴會和皇上見面，問他政策得失，賞賜恩待他，特别寵愛他。升任樂安相。當時東州有很多强盜，結夥攻搶，各郡很擔憂。魯恭到任，加重懸賞，開示恩信，强盜頭領張漢等率其黨羽投降。魯恭上書請求任命張漢爲博昌縣尉，其餘强盜就開始自己互相捕捉攻擊，全部被攻破平定，州郡得以安定。

永元九年，受召拜任爲議郎。八月，祭祀宗廟後在章臺集會喝醇酒，皇上命令小黄門特别領魯恭到前排。當夜拜任他爲侍中，命令讓他陪皇上坐車，慰問很周到。這年冬，他升任光禄勳，推薦人才很公平，京城的權貴没有人能使他不秉公辦事的。十三年，代替呂蓋任司徒。十五年，隨皇上巡視南陽，拜任他的兒子魯撫爲郎中，賜給他一副車跟隨皇上。當時魯恭的弟弟魯丕也任侍中，兄弟父子一起在朝廷做官。後來魯恭因事獲罪被罷官。殤帝登位，起用魯恭爲長樂衛尉。

永初元年，又接替梁鮪任司徒。

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托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决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當初，和帝末年，下令秋天麥收季節審判案件可以酌情减刑，而州郡官員喜歡用苛酷的刑法，因此在盛夏就判案。魯恭上書勸説道：

臣見到减刑詔書，敬順天時，挂念百姓，爲崇尚平和的氣氛，不是死罪，暫且不判决。進用善良官員，貶斥貪婪殘暴的人，順應時令行事。這是輔助仁德，順應蒼天，造成平和氣氛，有利於百姓的舉措。根據舊制度到立秋纔開始從輕判案，從永元十五年以來，改在初夏，而刺史、太守不好好考慮息事寧人的原則，不考慮進用賢良貶斥殘暴官吏的政策，因而在盛夏召來農民，拘禁對質判案，牽連不止。司隸校尉掌管京城治安，應是天下的榜樣，却在最近於春天巡行各部，謊稱是慰問窮苦百姓，却没有同情這些人的實際行動，騷擾郡縣，查處不急的案件，逮捕一個人，能牽連到十幾個人，上違天時，下誤農事。按《易經》的説法五月《姤》卦主事。經文説："國君把命令布告天下。"是説國君在夏至這一天，下命令讓派往各地的使者停止行動，用以助長剛剛萌生的陰氣。使者尚且停下來，何况是逮捕拷打，違背農時呢！近年水災旱災毁壞莊稼，百姓飢餓流亡。現在是初夏，是穀物剛孕穗，陽氣育養穀物的季節。從三月份以來，天氣陰冷不暖，穀物正是生長變化的時候而没有平和的氣氛。《月令》説："初夏判處罪輕的案子，釋放被關押的罪輕囚犯。如果初夏判處應該到秋天纔判的大案，就會連續陰雨，五穀没有收成。"又説："夏天五月寬待重罪犯人，增加他們的飲食。如果這時用秋天的待遇對待他們，就會草木凋零，人遭瘟疫。"判處罪輕的案子，是説那些犯人小罪已得到懲罰，不要讓他們長期被關押，所以及時判决。臣認爲現在初夏判案的制度，可以依照這一條例，那些大案的審判，都以立秋爲界，來順應季節，長養萬物，就會天地平和，刑罰清明。

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兹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臧，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况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後卒施行。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

當初，肅宗的時候，判案都在冬至之前，此後討論這事互相之間多有不同意見的争論。鄧太后命令公卿以下集會商議，魯恭奏請説：

陰陽之氣，相輔而行，從發動到主事，各有季節。如果二氣的發動與主事不合季節，就會傷及萬物。統治者雖然有質樸與尚文的不同，但這一規律没有變化，四季的政事，實行起來都一樣。《月令》，是周朝所編寫的，而它所根據的都是夏朝的節令，改變了的衹有曆法、服裝顔色、祭祀用品、名號、器物罷了。因此説："殷朝繼承夏朝的禮儀，周朝繼承殷朝的禮儀，所增減的東西可想而知。"《易經》説："潛藏着的龍不能主事。"是説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不能主事。雖然陽氣温暖着萬物，養育着萬物的根，但還有旺盛的陰氣在上面，土凍了水結冰了，陽氣被隔開，禁閉於地下而形成了冬天。因此説："由霜凍到結冰，是陰氣開始凝結。遵循其本身規律，直到結冰。"是説五月微弱的陰氣開始萌生，到十一月結成冰。君主興起，根據節令制定法律。孝章皇帝深知古人的理論，助成天地人三者的發端，制定律令，希望以此迎合天意，順應事物的本性，而使節令和諧。但從改變律令以來，糧食歉收，糧價居高不下，人心不安。小官員不和皇上一心的，相繼在進入十一月後捉到死刑犯，不問是非曲直，便行處决，即使有疑點，也不再重審更正。一個人嘆氣，王道就有欠缺，何况是許多人嘆息呢？《易經》説十一月"官吏討論案件减緩死刑犯"。可以命令有疑點的案子依此法處理，死刑犯的處决，冬天一結束就停止。那些立春在十二月中的年份，依照舊例不得請求處决犯人。

後來終於實施。

魯恭再次擔任公職，推薦賢才，受推薦的人做到列卿郡守的有幾十人，而那些豪門大户，有些没有得到舉薦，因而有抱怨他的。魯恭聽説後，説："不研習學問，這纔是我所擔心的。讀

舉者乎?" 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書人不是有鄉舉麼?" 那些抱怨的人最終也無話可説。魯恭生性謙讓，奏疏都依據經典，暗有補益，但最終也不顯露自己，所以不因剛直聞名。三年，因年老有病詔命免官。六年，八十一歲，去世於家中。任用他兩個兒子做郎官。大兒子魯謙，任隴西太守，有名聲和政績。魯謙的兒子魯旭，官做到太僕，隨獻帝向西進入關外，和司徒王允謀劃一起誅殺董卓。到李傕進入長安，魯旭和王允都被殺。

魯丕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絶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 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

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

魯丕字叔陵，生性沉穩好學，孜孜不倦，於是和朋友斷絶交往，對別人的問候也不答禮。儒士朋友們常因此不滿，而魯丕很得意。終於兼通《五經》，用《魯詩》、《尚書》教授學生，成爲當時著名儒者。後來回本郡，任督郵、功曹，所跟隨的將領，無不以老師和朋友來對待他。建初元年，肅宗下令推薦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推舉魯丕。當時參加回答策問的有一百多人，祇有魯丕成績好，拜任爲議郎，升新野縣令。理政滿一年，州内政績考核第一，升任青州刺史。治理政事力求表彰賢人，慎用刑罰。七年，因事獲罪被送交司寇論處。

元和元年受召，兩次升遷，任趙王相。學生來求學的常有一百多人，關東人稱他叫"《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曾想躲疾，吉利的日子搬到學校，魯丕制止也不聽。趙王就上書親自説這件事，皇上有詔書給魯丕。魯丕上書説:"臣聽説依《禮記》，諸侯死在正宫，大夫死在正室。死活有天命，没有逃避的制度。學校是傳授五帝的學説，修習先王禮樂教化的地方，趙王想廢止學校來擴大游樂的場所，這樣的事情不能聽從。" 詔書命令聽從魯丕的意見，趙王因此很懼怕他。後來皇上巡視到趙，他特別被引見，考問他經書注釋，多加賞賜。在任六年，祥瑞的徵兆多次出現，官吏百姓都很看重他。

永元二年，升任東郡太守。魯丕在二郡，爲百姓修溝渠灌溉田地，百姓富足。多次推薦隱居的名士。第二年，拜任陳留太守。任職三年，因上報窮困人數不實獲罪，受召交司寇論罪。十一

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蓺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岩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年又受召，兩次升遷後任中散大夫。這時侍中賈逵推薦魯丕深通經術，應加任用。和帝乘朝廷會見，召見儒士們，魯丕和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人相互辯論幾個問題，皇上喜歡魯丕的說法，退朝後，特別賜給他帽子頭巾鞋襪衣服一整套。魯丕乘機上書說："臣很愚笨，占據高位，年老氣衰，得以上朝見駕，在皇上面前討論問題，没有什麽能辯明白的，賞賜衣物，實在是優待。臣聽說講經書的人，傳達先師的說法，不是自己發明的說法，不得互相責難；互相責難則道理就說不明白，如同畫圓作方稱重量的工具一樣不可有過失。提出質疑的人一定要説明自己的根據，答辯的人要力求確立自己的意見，華麗無用的話不要說，所以不需精思殫慮而道理更加明顯。師承不同的人，讓他們各自闡述自己的師說，從而廣泛考察各家說法。體會作詩人的用意，考察《詩經》中的《雅》和《頌》的開頭結尾，弄清舜、禹、皋陶相互告誡的話，明白周公、箕子所說的一切，觀察人世社會，天下大治。陛下既然廣泛采納種種意見以開視聽，就不要讓普通人因言論而獲罪；既然讓隱士登上顯要位置來求取仁人賢士，就不要使荒野有漏掉的賢才。"十三年，升任侍中，罷官。永初二年，詔命公卿推舉精通儒學的人，大將軍鄧騭推舉魯丕，兩次升遷後，又任侍中、左中郎將，再任三老。五年，七十五歲，去世於官任上。

魏霸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霸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慚，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

魏霸字喬卿，是濟陰句陽人。世代懂禮講道理。魏霸幼年死了父母，兄弟同住，鄰居羨慕他們之間的和睦。建初年間，被推薦爲孝廉，八次升遷後，和帝時任鉅鹿太守。以簡樸寬厚的原則處理政事。掾史有過錯，魏霸先教育他們別犯錯誤，不改正的人纔罷免他們。官吏有人在他面前説別人壞話，魏霸就説其他人的長處，始終不説別人的短處，説壞話的人心懷慚愧，壞話就停息了。永元十六年，召拜將作大匠。第二年，和帝崩逝，他主持建造順陵。時值隆冬地凍，宮中使者督促，多次處罰縣吏來激勵魏霸。魏霸衹安撫他們罷了，從不嚴厲責駡，反而慰勞他們説：

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於官。

“讓各位受汚辱，是我的過錯。”官吏們都心存感激，盡力工作功效翻倍。延平元年，接替尹勤任太常。第二年，因病退休，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任長樂衛尉，因病請求退休，又被任命爲光祿大夫，去世於官任上。

劉寬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脱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劉寬字文饒，是弘農華陰人。父親劉崎，順帝時任司徒。劉寬曾出門，有人丢了牛，於是就從劉寬的車駕中認領牛。劉寬没有説話，下車步行回家。不久，認錯牛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牛而送還他的牛，那人磕着頭説：“愧對長者，我隨你怎麽治我的罪”。劉寬説：“東西有相像的，事情有誤會的，勞動你還給我牛，爲什麽要道歉?”鄉里人佩服他不和别人計較。

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桓帝時，大將軍聘用他，五次升遷後任司徒長史。當時京城地震，皇上特别召見并詢問他。又經兩次升遷後，出京任東海相。延熹八年，授召拜任爲尚書令，升任南陽太守。掌管三郡，仁慈寬厚，即使在緊急事件中，也從没有疾言厲色。他平常認爲“用刑法統治百姓，百姓免於觸犯刑罰但不知羞耻”。官吏百姓有過失，他衹用蒲草鞭子處罰他們，表示耻辱罷了，始終不用重刑。政事有功勞有好處，推稱是下級的成績。出現災異，就責罰自己。每每巡行屬縣在亭臺驛站休息，就領學官祭酒以及隱士學生拿着經書講習。見到老年人就用農家俚語慰問他們，見到年輕人就勉勵他們孝順聽話。百姓被他的品德感動而訴諸行動，每天都有變化。

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靈帝初年，受召拜任爲太中大夫，在華光殿任侍講。升任侍中，賜給衣服一套。改任屯騎校尉，升任宗正，轉任光祿勳。熹平五年，代替許訓任太尉。靈帝很喜歡學術，每次接見劉寬，常讓他講解經書。劉寬曾在座位上因喝過酒趴着睡着了。皇上問：“太尉醉了麽?”劉寬仰頭回答説：“臣不敢醉，衹是責任重大，擔憂的心如同醉了一樣。”皇上很重視他的話。

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

劉寬性情疏闊嗜好喝酒，不喜歡洗澡，京城把他的事編成了諺語。曾有客人來，他派家奴去買酒，好長時間後，家奴喝得大醉回來了。客人

産。”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稱爲長者。

忍受不了家奴的行爲，駡道：“畜牲。”劉寬一會兒派人去看家奴，懷疑他一定會自殺。劉寬看看左右的人説：“這是人，駡他是畜牲，什麽樣的污辱比這更厲害！因此我怕他要自殺。”夫人想試試劉寬，讓他生氣，等他要參加朝會的日子，穿戴完畢，派婢女捧着帶肉的湯，弄翻髒了他的朝服。婢女急忙收拾，劉寬神色不變，又緩緩説道：“湯燙壞你手了嗎?”他的性格度量就像這樣。天下人稱贊他是有道德的人。

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二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禄勳。以先策黄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户。中平二年卒，時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後來因爲日食受詔命免官。又拜任衛尉。光和二年，又代替段熲任太尉。在任三年，因日象變異免官。又拜任永樂少府，升任光禄勛。因爲預感到黄巾叛亂的預謀，把事情報告朝廷，封逯鄉侯，食邑六百户。中平二年去世，當年六十六歲。贈給車騎將軍官印，贈爵特進，謚號昭烈侯。兒子劉松繼襲，官做到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仁感昆蟲，愛及胎卵。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贊曰：卓茂、魯恭忠誠，情深德厚。仁愛感及昆蟲，及於幼鳥。劉寬、魏霸治理政事，也稱得上寬緩了。

後漢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傳

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别自名學。

伏湛字惠公，是琅邪東武人。九世祖伏勝，字子賤，就是人們説的濟南伏生。伏湛的高祖父伏孺，在武帝時，客居東武講學，於是把家安在那裏。父親伏理，是當世名儒，用《詩經》教成帝，做高密太傅，自成一家學説。

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綉衣執法，使督大奸，遷後隊屬正。

伏湛生性孝順友愛，年輕時繼承父親的學業，教授幾百人。成帝時，靠父親的功績做博士弟子。五次升遷後，到王莽時做綉衣執法，受命督察大奸，升任後隊屬正。

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奉禄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内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更始帝登位，任用他做平原太守。當時突然兵亂興起，天下驚慌騷動，而伏湛獨自很安逸，教學不停止。他對妻子兒女説："如果一季糧食没有收成，國君吃不下飯；如今百姓都餓，爲什麽我們獨自飽餐?"於是大家一道吃粗糧，把俸禄全分送鄉鄰，來他家作客的一百多家。當時他家有個管事的一向有力氣，商量想爲伏湛起兵，伏湛恨他蠱惑大家，立即抓住殺了他，把人頭在城中示衆，來曉諭百姓，從此官民信任并歸向他，郡内得以安定。平原一郡，是伏湛保全的。

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内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

光武帝登位，知道伏湛是名儒老臣，想讓他主管機要，召拜尚書，派他主管制定舊有制度。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皇帝認爲伏湛才能勝任宰相，拜任他做司直，行大司徒事。皇帝車駕每每出外征戰，他常留京鎮守，總管各部門。建武三年，終於代替鄧禹做大司徒，封陽都侯。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税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内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

當時彭寵在漁陽反叛，皇帝想親自征討他，伏湛上疏勸説道："臣聽説文王受命討伐五個國家，必先以之詢問同姓，然後和群臣商議，加上用蓍草龜甲占卜，來確定行動，因此謀劃就會成功，占卜就會吉利，戰鬥就會獲勝。《詩經》説：'帝對文王説，詢問你的族人，會集你的兄弟，帶上你的雲梯，以及你的戰車，來攻打崇國。'崇國人堅守城池，文王撤兵修文德然後再攻伐，原因是重視人命，相機行事，因此三分天下他占有二分。陛下承大亂緊急的時候，禀受天命做皇帝，光宗耀祖，前後四年，攻滅檀鄉，制服五校，降服銅馬，攻破赤眉，誅殺鄧奉等人，不算没有功績。如今京城空虚，費用不足，没有能使近處降服却先對付邊塞之外；況且漁陽的地方，緊挨北狄，狡猾的敵人受困逼，必定求助北狄的幫助。另外現在所經過的縣鎮，尤其窮困。種田的人家，大多在城市，聽説官兵要來，應當已經把糧食收藏好了。大部隊遠行二千多里，人馬疲勞，運糧艱難。現在兖州、豫州、青州、冀州，是中原的城市，但盜賊横行，没有來得及聽從教化。漁陽以東，本是邊塞，土地連接塞外敵人，賦税很少。平安的年代，尚且依靠内地郡縣，何況現在荒蕪消耗，哪值得先圖謀攻取？而陛下捨近求遠，避易就難，四方驚疑奇怪，百姓害怕，這的確是臣感到疑惑的。還是希望陛下向遠處觀察文王重視用兵廣泛謀劃，往近處考慮征伐前後的事宜，詢問有關官吏，讓他們獻出全部計策，采納其中好的，由陛下來考慮選擇，以中原的利益爲憂念。"皇上看了他的奏章，終於没有親自出征。

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

當時賊人徐異卿等一萬多人占據富平，連續攻打他不投降，衹説"願意向司徒伏公投降"。皇帝知道伏湛被青州、徐州人信服，派他到平原，徐異卿等人當天歸降，被護送去洛陽。

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

伏湛即使在緊急狀態中，也一定講求文德，認爲禮樂是政治教化的首要問題，混亂中仍然不能離開。這一年他奏請舉行鄉飲酒禮，終於施行這一禮儀。

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

這年冬天，皇帝車駕征伐張步，留伏湛鎮守

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户，遣就國。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髪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京城。當時在高廟舉行蒸祭，而河南尹、司隸校尉在廟中爭論，伏湛没有報告皇帝，坐罪被免官。六年，改封不其侯，食邑三千六百户，派他去封地。後來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推薦伏湛説："臣聽説唐、虞靠得力大臣而穩定，文王因多有賢士安寧，因此《詩經》稱'濟濟'，《尚書》説'良哉'。臣杜詩私下看到前任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從入學，品行終無污點，誠實好學，恪守規矩，經學可做别人的老師，品行可算别人的表率。先前在河内朝歌以及在平原，官民敬畏愛戴他，效法學習他。遇上時代變亂，兵亂不停，他守節持重，有不可改變的志向。陛下深知他的才能，以宰相的重要地位來顯揚他，廣大賢士百姓，敬仰他的道德行義。因小過失被貶斥，長期不再任用，有見識的人感到可惜，儒士覺得痛心，臣私下擔憂這件事。伏湛相貌堂堂，是國家的光榮；他的智慧謀略，是朝廷的智囊。兒時磨礪自己的志向，年老不衰。才能足以引導王室，名聲足以傳播開給遠方的人作示範。古時挑選諸侯來做公卿，因此四方的人回頭，仰望京城。棟梁之臣，應做輔佐大臣，出入宫禁，補缺拾遺。臣杜詩愚笨，不能够知曉宰相人才，私下心中小小的想法，豈敢不全説出來。臣先前做侍御史，呈上秘密奏章，説伏湛公正清廉，愛護下人，好惡分明，家庭歷代研究儒學，一向保持名譽信義，通曉經學修養品行，通曉國家政事，尤其適合在皇帝身邊伺候，在左右進言。舊制度九州設五個尚書，令一郡兩個人，可以用伏湛代替。這很遭主政的人的非議。但臣杜詩蒙受朝廷恩遇深厚，所説的的確對國家有好處，即使死也没有遺憾，因此又越職冒昧地把這事報告陛下。"

十三年夏，徵，敕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吊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十三年夏，朝廷徵召伏湛，皇帝命令尚書選拜官的日子，没來得及到任，因爲皇上宴會召見時他中暑，病重去世。賜給棺材，皇帝親臨吊唁祭奠，派使者送葬修墳。

二子：隆，翕。

伏湛有兩個兒子：伏隆、伏翕。

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

伏翕繼承爵位，去世後，兒子伏光繼嗣。伏光去世，兒子伏晨繼嗣。伏晨廉恭仁愛，愛好學問尤其專一，因爲孫女做順帝的貴人，任奉朝

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黄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蓺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黄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

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静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鬥”云。

伏隆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宫，光武甚親接之。

時張步兄弟各擁强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盗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群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盗賊從横，忤逆天心，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群盗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

其冬，拜隆光禄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

請，進位特進。去世後，兒子伏無忌繼嗣，也繼承家學，博學多識，順帝時，做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皇帝詔令伏無忌和議郎黄景校定宫中圖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年間，桓帝又詔命伏無忌和黄景、崔寔等共同編撰《漢記》。他又自己采集古今史實，編纂大事集要，叫做《伏侯注》。伏無忌去世，兒子伏質繼嗣，官做到大司農。伏質去世，兒子伏完繼嗣，娶桓帝的女兒陽安長公主。女兒是孝獻皇后。曹操殺死皇后，誅殺伏氏，封邑撤除。

當初，從伏生以後，伏家世代傳授經學，清静不争，因此東州人把他家叫做“伏不鬥”。

伏隆字伯文，年輕時因節操成名，任郡督郵。建武二年，到懷宫，光武很親近接待他。

當時張步兄弟各自擁有强大的軍隊，占據齊地，拜任伏隆做太中大夫，帶符節出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伏隆發送檄文給各郡國説：“先前，奸臣王莽，殺害皇帝盗取帝位，宗室起兵，鏟除亂人誅殺王莽，因此大家擁立聖公，來主持國家。但他任用奸臣，殺害忠良，三王作亂，盗賊横行，違背天意，終於被赤眉殺害。皇天保佑漢室，聖明的人應運而生，陛下大發神威，以少勝多。因此王尋、王邑以百萬大軍，在昆陽被打得大敗潰散，王郎率所有趙地軍隊，在邯鄲被打得土崩瓦解，大彤、高胡望見軍旗就跑掉了，鐵脛、五校也無不被打敗。梁王劉永，因是宗室成員，受封爲侯王，不知滿足，自找禍害，於是封爵任官，做出大逆不道的事。如今虎牙大將軍屯兵十萬，已經攻克睢陽，劉永逃走，家已被族滅。這是各位聽説過的。你們不事先替自己考慮，後悔怎麽來得及?”青州、徐州的賊兵得到文告後很恐慌，獲索賊人右師郎等六股賊兵立即全部投降。張步派使者隨伏隆到朝廷上書，進貢鰒魚。

這年冬天，拜任伏隆爲光禄大夫，又出使去張步處，并和新任青州太守和都尉一起東行，詔書命令伏隆可以直接任命縣令以下官員。伏隆招

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决。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户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

撫安慰，許多地方都投降歸附。皇上嘉獎他的功勞，把他比作酈生。就地拜任張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也派使者封張步爲齊王。張步貪戀侯王的爵位，猶豫不决。伏隆開導他説："高祖和天下約定，不是劉氏不能封王，現在可以做十萬户侯了。"張步想留伏隆和他一起守衛二州，伏隆不肯，想回朝廷覆命，張步於是拘禁伏隆而接受劉永封爵。伏隆派密使上書説："臣伏隆出使没有功勞，被叛賊拘禁，雖身在危難，捨命不顧。另外官民得知張步反叛，心中不願歸依他，希望朝廷按時出兵，不要擔心臣伏隆。臣伏隆能活着回朝廷，被有關部門處死，這是我最大的心願。如果死在敵人手中，就把父母兄弟長托給陛下了。陛下和皇后、太子永遠享受萬國，和上天一樣無邊無際。"皇上見到伏隆的奏書，召見伏隆的父親伏湛流着眼淚把伏隆的奏書給他看并説："伏隆可以説是具有蘇武一樣的節操。恨不能且答應他并立即把他救回來！"之後張步終於殺伏隆，當時人無不痛惜悲哀。

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五年，張步被平定，皇上到北海，詔書命令伏隆的二弟伏咸收伏隆的尸體，賜給棺材盛殮，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書通知琅邪修建墳墓，任用他兒子伏瑗爲郎中。

侯霸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産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静。再遷爲執法刺姦，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侯霸字君房，是河南密縣人。族父侯淵，因是宦官而有才能，在元帝時做官，幫助石顯等人管理中書，號稱大常侍。成帝時，任用侯霸爲太子舍人。侯霸矜持嚴肅有威風，家財千金，不事家産，潜心好學，師從九江太守房元，研究《穀梁春秋》，做房元的助理講經人。王莽初年，五威司命陳崇推薦侯霸品德好，升任隨縣縣令。縣轄土地廣闊，靠近江湖，而亡命之徒多有做强盜的。侯霸到任，立即立案誅殺豪强，派兵捕捉山中强盜，縣内清静。兩次升遷後任執法刺奸，查問有權有勢的人，無所疑懼。後來任淮平大尹，治理政事很有名。等王莽失敗，侯霸修城堅守，最終保住了全郡。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

更始元年，派使者召侯霸，百姓老少相隨大

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

聲痛哭，攔住使者的車子，有人躺在道路中間，大家都説："想請侯君再留一年。"百姓甚至告誡正哺乳的婦女不能養着孩子，侯君要走，一定不能保護大家。使者擔心侯霸受召，臨淮一定會亂，不敢給他詔書，并把情况上奏朝廷。恰逢更始帝失敗，道路不通。

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内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建武四年，光武召侯霸和自己相會壽春，拜任爲尚書令。當時没有典籍，朝廷又缺少老臣，侯霸通曉典章制度，收集遺漏文獻，逐條奏呈前代好的政策法令對當代有益處的，全部獲得實施。每年春天下赦免罪犯的詔書，應合四季的節令，都是侯霸的建議。第二年，代替伏湛任大司徒，封關内侯。在職期間明察事理堅持正義，奉公不屈。

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吊，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

十三年，侯霸逝世，皇上十分悲傷，親自前去吊唁，頒布詔書説："祇有侯霸行善積德、保持清廉，處理政事九年。根據漢家舊制度，拜任丞相的當天，封爲列侯。朕因軍隊在外，功臣没有封，依忠臣之義，不想逾越規矩，因而没有等到受封，突然去世。哎呀真悲痛啊！"於是追封贈謚侯霸爲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兒子侯昱繼襲。臨淮官民一起爲他建廟，四季祭祀。任用沛郡太守韓歆代替侯霸做大司徒。

韓歆

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後千乘歐陽歙、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内蔡茂、京兆玉况、魏郡馮勤，皆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留太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因跟隨光武征戰有功，封扶陽侯。他有意見喜歡直説，没有隱諱，皇上常常不能接受。曾在朝會的時候，聽皇上讀隗囂、公孫述往來書信，韓歆説："亡國的君主都有才，桀和紂也有才。"皇上很生氣，認爲他是譏諷。韓歆又論證説要遭凶年，指天戳地，言辭急切，因此獲罪罷官回家鄉。皇上還不消氣，又派使者去宣讀詔書責駡他。司隸校尉鮑永一再請求免他的罪而没有實現，韓歆以及兒子韓嬰最終自殺。韓歆一向名氣很大，死於無罪，大家都不滿，皇上於是追賜錢糧，依完整的禮儀安葬韓歆。後來千乘歐陽歙、清河戴涉相繼接任爲大司徒，因事坐罪下獄而死，從此大臣都不願擔任這一職務。後來河内蔡茂、京兆玉况、魏郡馮勤，都是逝世於大司徒任上。玉况字文伯，生性

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

聰敏，任陳留太守，以品德教育百姓，升任司徒，四年後逝世。

昱後徙封於陵侯，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韓昱後來改封於陵侯，永平年間兼任太僕。韓昱去世，兒子韓建繼襲。韓建去世，兒子韓昌繼襲。

宋弘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温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淸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

宋弘字仲子，是京兆長安人。父親宋尚，成帝時官做到少府。哀帝登位，因不肯依附董賢，違背其意願而獲罪。宋弘年輕時性格温和，哀平年間任侍中，王莽時任共工。赤眉攻入長安，派使者召宋弘，他被逼無奈，走到渭橋，自己跳河，家人把他救出來，於是裝死得以免召。光武帝登位，召拜爲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替王梁任大司空，封栒邑侯。他把所獲得的地租俸祿分給族人，家無餘財，因清雅的品行獲得稱譽。改封宣平侯。光武帝曾問他誰是學識淵博的人，宋弘於是推薦沛國桓譚才學有名，幾乎能趕得上楊雄和劉向父子，於是召見桓譚拜任爲議郎、給事中。皇上每次宴會，就讓他彈琴，喜歡聽他彈出的繁雜的音樂。宋弘聽了之後不高興，後悔推薦他，等桓譚從内宫出來，穿好朝服坐在官衙内，派小吏召見桓譚。桓譚到後，不給他座席并責怪他說："我推薦你的目的，是想讓你用道德來輔助皇上，但現在你多次彈奏鄭樂來擾亂'雅頌'正音，你不是一個忠誠正直的人。能自己改掉麽？還是讓我依法來治你的罪呢？"桓譚磕頭道歉，許久之後纔放他走。後來又大會群臣，皇上讓桓譚彈琴，桓譚看到宋弘，失去常態。皇上奇怪地問他，宋弘於是離席脱帽道歉說："我推薦桓譚的目的，是希望他能以忠誠正直來引導皇上，他却使皇上喜歡聽鄭樂，是我的罪過。"皇上臉色嚴肅地向宋弘道歉，讓桓譚换回衣服，從此後就不再讓桓譚任給事中。宋弘推舉賢人馮翊、桓梁三十多人，有些相繼擔任公卿。

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

宋弘曾見皇上，皇上坐在新屏風前，屏風上畫着仕女，皇上多次回頭看屏風。宋弘臉色凝重地說："没有見過喜歡美德如喜歡美色的人。"皇上立即撤掉屏風，笑着對宋弘說："聽到符合道

"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義的話就服從，行麽?"宋弘回答説："陛下修養品德，我非常高興。"

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當時皇上的姐姐湖陽公主剛死了丈夫，皇上和她一起議論朝廷大臣，暗中觀察公主的意思。公主説："宋公的相貌品德，各位大臣没有人趕得上。"皇上説："來想想辦法。"後來宋弘被召見，皇上讓公主坐在屏風後面，於是對宋弘説："俗話説地位尊貴了就换朋友，家中有錢了就换老婆，這是人的本性麽?"宋弘説："我聽説卑賤時的朋友不能忘，共患難的老婆不能離。"皇上回頭對公主説："這事辦不成了。"

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

宋弘任職五年，因彈劾上黨太守没有證據獲罪，罷官回家。幾年後去世，没有兒子，封國撤銷。

弘弟嵩，以剛强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元和閒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

宋弘的弟弟宋嵩，以剛强孝順聞名，官做到河南尹。宋嵩的兒子宋由，元和年間任太尉，因與竇憲結黨獲罪，詔書命令他罷官回老家，自殺。宋由有兩個兒子：宋漢、宋登。宋登見《儒林傳》。

宋漢 宋則

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録乃勛，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克而終。朝廷愍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絜焉。"

宋漢字仲和，以經術品行著名，推舉爲茂才，四次升遷後任西河太守。永建元年，任東平相、度遼將軍，修養節操，以有威望恩信著稱。升太僕，上書稱病請求退職，拜任太中大夫，去世。皇上有詔書説："太中大夫宋漢，品行純潔，正直無邪。先前在邊疆，多次統管軍隊，撫慰異族，没有不建功勛的，兵車整肅，邊民安寧。朕根據他的功勞，授任九卿之職。因病退職讓位，保持節操更爲堅定。本擬授予三公的職務，未及實行而就去世。朝廷哀悼，愴然悲痛。《詩經》不是説麽：'謀建大功，賞賜福禄。'命令將相大夫出席他的葬禮，加賜錢十萬，入殮的時候，給他穿用白絲綫縫製的羊羔皮衣。"

子則，字元矩，爲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爲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

兒子宋則，字元矩，任鄢陵縣令，也有名聲。推薦同郡韋著、扶風法真，號稱能識賢才。宋則的兒子十歲，和家奴一起用弩弓射箭，家奴的弓因弦斷而發箭，誤中宋則的兒子，立即就死了。家奴磕頭請求宋則殺了自己，宋則問明情由

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後饒恕了家奴。潁川荀爽認爲這是很好的美德，當時人也佩服他。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論曰：中興以後，位居將相總攬大權的人太多了，能因所擔任的職務成名的，難道不都是先注重道德禮儀而後使用刑名法律的麽？因此惠公匆匆，急於實施鄉射的禮儀；君房入朝，首先奏請施行寬緩的政令。見識遠大的人不急功近利，道德深厚的人功大影響遠，這就是志士仁人以此爲出發點的原因。有道德的人因施行道義而有所收獲，固然可貴；施行道義而無所收獲，本身也是一種收獲。宋弘勸皇上不聽鄭衛的音樂，戒絶女色，真有《關雎》的風采呀！

蔡茂

蔡茂字子禮，河内懷人也。哀平閒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蔡茂字子禮，是河内懷縣人。哀帝、平帝年間因儒學出名，受召試任博士，在回答策問時陳述災變，因成績優等被提拔爲議郎，升任侍中。遇上王莽掌朝政，稱病自己退職，不在王莽的朝廷做官。

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宫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奸。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棰。當宣

適逢天下紛亂，蔡茂一向和竇融交好，於是避難投奔他。竇融想任用他做張掖太守，他堅決推辭不就任。每次發給俸禄補給，他祇計算人口拿够罷了。後來和竇融一起受召，又拜任爲議郎，兩次升遷後任廣漢太守，因政績有名。當時陰氏的門客在郡内多次違反官府禁令，蔡茂總是糾彈審查，無所迴避。適逢洛陽縣令董宣彈劾湖陽公主，皇上開始時憤怒地逮捕了董宣，不久又赦免了他。蔡茂喜歡董宣的剛正，想讓朝廷限制皇親國戚，就上書説："臣聽説振興教化，一定要從進用賢才開始；使國家富强人民安定，没有比懲治惡人更重要的。陛下聖德當興，再承天命，登位以來，天下安定。實在應該早起晚睡，該休息也不能休息。但近來皇親外戚之家，多次憑藉權勢，冒犯官府禁令，殺了人也不判死刑，傷了人也不判罪。臣擔心法律廢棄不用，刑罰棄置不用。最近湖陽公主的家奴在西市殺人，却和公主同車，出入皇宫，負罪多日，冤死者的仇没有得報。洛陽縣令董宣，正直不顧得罪皇室，冒

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奸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犯公主追討奸人。陛下不先澄清事實，召他來要加以刑罰。當董宣遭逮捕的時候，京城的人都等着進一步的消息；等他被赦免，天下人都擦亮了眼睛。如今外戚驕縱，門客放肆，應命有關部門處治罪犯，使秉公執法的官吏永遠能被任用，從而來滿足遠近人民的心。”光武采納了他的建議。

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

建武二十年，代替戴涉任司徒，在任期間清廉儉樸從不懈怠。二十三年逝世於官任上，這一年七十二歲。賜給東園製作的棺材，賞賜助葬費很多。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宫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禄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蔡茂當初在廣漢，夢見自己坐在大殿上，房梁上有三株穀穗，蔡茂跳起來拿，拿到中間的那一棵，又弄丢了。他拿這個夢問主簿郭賀，郭賀離開座位祝賀他説：“大殿，是宫府的形象。房梁上有禾穀，是臣子高等禄位的徵兆。拿到中間的一株，是獲得中台的職位。文字上‘禾’加‘失”是‘秩’，雖説是丢失了，實際是得到禄秩的象徵。皇上有過失，你去幫助他吧。”不滿一個月蔡茂受召見，於是他聘用郭賀做掾吏。

郭賀

賀字喬卿，雒人。祖父堅伯，父游君，并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静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郭賀字喬卿，雒縣人。祖父郭堅伯，父親郭游君，都是氣節，不在王莽朝做官。郭賀懂法律，多次升遷，建武年間爲尚書令，在任六年，通曉辦事慣例，對處理政事多有幫助。拜任荆州刺史，被帶去見皇上受賞賜，恩寵有加。等到任上，有突出政績。百姓得到便利，唱歌稱贊他説：“道德仁慈又明察的郭喬卿，忠於朝廷，上下安定。”顯宗巡視到南陽，他特别受到贊賞，賜給他三公的服飾，官服官帽。命令他巡視屬地時去掉車上的帷帳，讓百姓可以看到他的官服，來表彰他這樣有道德的人。他每經過一地，官民指着他互相提醒，無不覺得他光榮。永平四年，召拜爲河南尹，治理政事以清静無爲著稱。在任三年去世。皇上下詔書哀悼他，賜給車子一輛，錢四十萬。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

馮勤字偉伯，是魏郡繁陽人。曾祖父馮揚，宣帝時任弘農太守。有八個兒子，都做二千石的官，趙魏之間覺得這很榮耀，稱他爲“萬石

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君”。兄弟身材都魁梧，祇有馮勤的祖父馮偃，身高不滿七尺，常常以身材矮小感到羞耻，怕子孫像他，於是替兒子馮伉娶了個高個子妻子。馮伉生馮勤，身高八尺三寸。八歲會算術。

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逾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録之。

最初擔任太守銚期的功曹，以有才能著稱。銚期常隨光武帝征戰，政事全部交給馮勤。馮勤同縣人馮巡等起兵響應光武帝，計劃没有成功而被豪富焦廉等人所反，馮勤就帶領母親兄弟及宗族親戚回到銚期身邊，銚期把他們全看作是心腹之人，把馮勤推薦給光武帝。馮勤開始没有被任用，後來纔被拜任爲郎中，供職尚書。因謀劃軍糧問題，每件事都精心用力，於是受到光武帝的親近和賞識。每次被召見，皇上就對周圍的人説：“真是個好官！”從此讓他主管諸侯封賞事宜。馮勤統計衡量功勞的大小，封地的遠近，土地的肥沃與瘠薄，依次封賞，没有人不滿足心服的。從此分封爵位的制度，没有馮勤就不能確定。皇上更認爲他有才能，尚書省各種事務，都讓他總管。

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内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

司徒侯霸舉薦前任梁縣縣令閻楊。閻楊先前多次提過意見，皇上常討厭他。見到侯霸的奏章，懷疑其中有奸私，非常生氣，賜給侯霸詔書説：“崇山、幽都哪裏可以流放，斧鉞一下殺你頭。你是想以身試法呀？還是想殺身成仁啊？”派馮勤拿着詔書到司徒府。馮勤回朝，陳述侯霸的本來用意，申明事理，皇上怒氣漸消，拜任馮勤爲尚書僕射。任職十五年，因功勞賜給關内侯爵位。升任尚書令，拜任大司農，三年後遷任司徒。

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

此前擔任過三公的人大多因罪被貶退，皇上認爲馮勤賢能，想讓他有個好結果，就乘宴會接見時不慌不忙地勸告他説：“朱浮上不忠於國君，下欺壓同僚，最終因此獲罪直到現在，死活吉凶都不知道，難道不可惜麽！臣子被流放被殺，即使事後再加以賞賜祭奠，也不足以抵償可貴的人生。忠臣孝子，光耀前代，你應以他們爲榜樣。能够一心忠於國家，事奉君主没有二心，那麽爵位與賞賜使你萬世光榮，功名永遠流傳，怎能不

盡忠，號稱任職。

努力呢?”馮勤更加恭儉盡心，人稱能勝任三公的職務。

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主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使者吊祠，賜東園秘器，賵贈有加。

馮勤的母親八十歲，每次參加朝見，皇上命令她不要下拜，并讓侍者扶她上殿，看着諸王公主説：“讓馮勤尊貴受寵的，是這位母親。”他受皇上的親近和器重就像這樣。中元元年，馮勤逝世，皇上悼念憐惜他，派使者吊唁祭奠，賜給他家東園棺椁，贈給助葬費超標準。

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黄門侍郎，尚平安公主。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馮勤有七個兒子。長子馮宗繼襲，官做到張掖屬國都尉。中間的兒子馮順，娶平陽長公主，官至大鴻臚。建初八年，以馮順的中間的兒子馮奮繼承公主的爵位爲平陽侯，逝世，没有兒子。永元七年，皇上下詔書又封馮奮的哥哥羽林右監馮勁爲平陽侯，負責公主的祭祀。馮奮的弟弟馮由，黄門侍郎，娶平安公主。馮勁逝世，兒子馮卯繼襲。馮卯延光年間任侍中，逝世，兒子馮留繼襲。

趙憙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趙憙字伯陽，是南陽宛縣人。年輕時有節操。堂兄被人殺害，没有兒子，趙憙十五歲，時常想着報仇。於是帶着兵器約好朋友，後來終於前去尋仇。仇人們全部生了病，没有人抵抗。趙憙認爲乘别人生病報仇殺人，不是仁愛的人所應做的，就暫且放過他們而離開了，回頭對仇人説：“你們如果病好了，躲我遠遠的。”仇人都趴着叩頭。後來病好了，仇人們全自己把自己綁好來見趙憙，趙憙不和他們見面，後來終於殺了仇人。

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悦，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憙

更始帝登位，舞陰大姓李氏占據縣城不肯投降，更始帝派柱天將軍李寶招降，不肯，説：“聽説宛縣趙氏有個獨孫子趙憙，講信義很有名，我願意向他投降。”更始帝就召見趙憙，趙憙年紀不滿二十歲，被引見後，更始帝笑着説：“小牛犢子，哪能馱重東西走遠路呢?”隨即任命他爲郎中，代理偏將軍事務，派他去舞陰，而李氏終於投降。趙憙於是進入潁川，攻打各處不肯投降的人，到達汝南地界，返回宛縣。更始帝非常高興，對趙憙説：“你是千里馬，努力做事。”恰逢王莽派王尋、王邑率兵出關，更始帝就拜任

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憙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

趙憙爲五威偏將軍，讓他協助各位將軍在昆陽抗擊王尋、王邑。光武打敗王尋、王邑時，趙憙受傷，有戰功，回朝後被拜任爲中郎將，封勇功侯。

更始敗，憙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逾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憙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更始失敗後，趙憙被赤眉軍包圍，被逼急了，就從房上逃走了，和與他處得好的韓仲伯等幾十個人，帶着年少體弱的，翻山越嶺，一直逃出武關。仲伯因妻子長相漂亮，擔心有要强奸他妻子的，而自己也會受害，要把妻子丢在路上。趙憙憤怒地責罵他也不聽，於是用泥塗在仲伯妻子的臉上，把她裝在小車上，親自推着小車。每次路上遇上賊兵想搶人的，趙憙就説她病重的情况，因此得以免受污辱。進入丹水縣後，遇上更始帝的親屬，都光着身子赤着脚很狼狽，又餓又累無法走路。趙憙見到後傷心感慨，把所帶的布匹糧食，全部給了他們，并將他們護送回故鄉。

時鄧奉反於南陽，憙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憙書，乃驚曰："趙憙真長者也。"即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内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群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奸，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

當時鄧奉在南陽反叛，趙憙一向和鄧奉處得好，多次送信嚴厲地責罵他，而那些説壞話的人就説趙憙和鄧奉合謀，皇上懷疑這件事。等鄧奉失敗，皇上得到趙憙的信，纔吃驚地説："趙憙真是有道德的人。"立即召見趙憙，被引見後，賜給馬鞍和馬匹，爲待詔公車。當時江南還没有降服，道路不通，任命趙憙爲簡陽侯相。趙憙不肯領兵，一個人騎着馬去簡陽。簡陽官民不想讓趙憙進城，趙憙就勸導曉諭，喊城中主管官員，告訴他國家的威望信譽，守城主帥立即打開城門當面綁好自己來投降，從此各處的營壘全部投降。荆州太守上書説趙憙的才能可以處理繁雜的事務，皇上下詔書任命他爲平林侯相。攻打賊兵，安撫已經投降的人，縣鎮安定。後來拜任懷縣縣令。大姓李子春先前任琅邪相，又奸又猾，百姓很怕他。趙憙到任，聽説他兩個孫子殺人的事没有被揭發，立即追查其中的奸情，逮捕審訊李子春，他兩個孫子自殺了。京城中替李子春説情的幾十起，他終究不聽。這時趙王劉良生病將死，皇上親自看望趙王，問他想説什麽。趙王説："我一向和李子春交情深，如今他犯罪，懷縣縣令趙憙要殺他，我希望饒他一命。"皇上説："官吏守法，法律不可不遵。再説説别的要求

吧。”趙王不再説話。趙王逝世後，皇上追思趙王，就放出了李子春。

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盗賊，憙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奸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這一年，升任趙憙爲平原太守。當時平原有許多强盜，趙憙和各郡一起追捕，殺死他們的頭領，其餘黨應判罪的有幾千人。趙憙上書稱“懲罰壞人僅限於其本人，可把其他人全搬遷到京城附近的郡”。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就把那批人全部搬遷到潁川、陳留。於是推薦提拔有善行的人，誅殺鏟除壞人。後來青州受大面積蝗災，蝗蟲侵入平原境内就死，連年豐收，百姓都歌頌他。

二十六年，帝延集内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二十六年，皇上邀集親戚舉行宴會，很高興，各位夫人分别上前説“趙憙很講恩義，先前遭赤眉兵亂逃出長安，我們都是他所救活的”。皇上非常贊許他。後來召趙憙入朝任太僕，皇上接見時對他説：“你不衹是被英雄所保舉，夫人們也都感激你的恩情。”厚加賞賜。

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内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并來入朝，帝令憙典邊事，思爲久長規。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二十七年，拜任太尉，賜爵位爲關内侯。這時南單于降服，烏桓、鮮卑一起來朝貢，皇上命令趙憙主管邊疆事務，考慮作長遠打算。趙憙上書請求恢復沿邊疆的各個郡，幽州、并州二州從此確定下來。

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横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宫省，與百僚無别，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并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内外肅然。

三十年，趙憙上書説皇上應祭泰山，行三雍的禮儀。中元元年，趙憙隨皇上祭泰山。等到皇上崩逝，趙憙接受遺詔，主持喪禮。當時藩王都在京城，自從王莽篡位後，舊的典章制度不復存在，皇太子和東海王等人夾雜同座，雜亂無序。趙憙就面色嚴肅，扶劍站在殿前臺階上，把藩王們扶下大殿，來明確地位的尊崇與卑下。當時藩國的官員出入宫内朝中，和百官没有區别，趙憙就上書請求讓謁者帶着，分别停留在别的縣，藩王們全部命令他們回府第，衹在早晚上朝進宫。整頓禮儀，嚴格門衛制度，朝廷内外都很肅敬。

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内典宿衛，外幹宰

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因審訊中山相薛脩的事不符實情獲罪免官。這年冬，代竇融任衛尉。八年，代虞延兼太尉事務，在官署理事如同實授。後來遇上母親的喪事，上書請求親自服喪守孝，顯宗不答應，派使者替他脱掉喪服，賞賜恩寵很是深厚。趙憙内管宫廷警衛，外行宰

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録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黄門。

相職責，能公正地處理政務，從没有懈怠偷懶過。等到皇上崩逝，他又主持喪事，第二次送走死去的皇上，喪禮圓滿完成。肅宗登位，他升任爲太傅，主管尚書事務。提拔他的兒子七個人做郎官。長子趙代，供職黄門。

建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吊。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

建初五年，趙憙病重，皇上親自前去探視。等他逝世，皇上前去祭吊。這一年他八十四歲。謚號正侯。

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秘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侯嗣，無子，國除。

兒子趙代繼襲，官做到越騎校尉。永元年間，任代理征西將軍劉尚的副官征討羌人，因事獲罪被投入監獄，生病而死。和帝可憐他，贈給他家棺椁錢幣布匹，追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官印。兒子趙直繼襲，官做到步兵校尉。趙直去世，兒子趙淑侯繼襲，没有兒子，封國撤銷。

牟融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用《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録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賵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牟融字子優，是北海安丘人。年輕時學問淵博，以《大夏侯尚書》教學生，學生幾百人，在鄉里很有名。因司徒推舉他爲茂才而任豐縣縣令，治政三年，縣内没有訴訟，政績爲州郡第一。司徒范遷推薦牟融忠誠公正，學問品行兼備，應在朝廷任職，并把他治理政事的情况上報。永平五年，入朝代鮑昱任司隸校尉，有許多舉薦和糾正過失的舉措，百官都敬畏他。八年，代替包咸任大鴻臚。十一年，代替鮭陽鴻任大司農。這時顯宗正日理萬機，公卿經常上朝集會，每每請他參預商議朝廷政事，審理訴訟。牟融學問好才能强，善於議論，朝廷大臣都佩服他的才幹。皇帝多次慨嘆，認爲他的才能可以勝任宰相職務。第二年，代替伏恭任司空，舉止端方持重，很有大臣風範。肅宗登位，因牟融是前朝名臣，讓他代替趙憙任太尉，和趙憙一起總管尚書事務。建初四年逝世，皇上親自前去參加葬禮。當時牟融的大兒子牟麟回鄉里，皇上因爲他的其餘的兒子年紀小，命令太尉掾史教育他們儀容舉止，追贈名爵賜給助葬費，顯示出皇上對他的寵信與親近。又在顯節陵下賜給他墳地，任命牟麟爲郎官。

韋彪　韋義　韋豹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

韋彪字孟達，是扶風平陵人。高祖韋賢，

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

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贈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録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勛，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

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宣帝時任丞相。祖父韋賞，哀帝時任大司馬。

韋彪十分孝順，父母去世，傷心地守喪三年，不出草棚子的門。服喪期滿，瘦得都變了樣子，治療了好幾年纔好。喜歡學問，見識廣博，被稱作是儒學宗師。建武末年，推舉爲孝廉，拜任郎中，因病免官，又回鄉教授學生。安貧樂道，淡泊功名，三輔的儒士無不敬仰他。顯宗聽到他的名氣，永平六年，召見他任命爲謁者，賜給他車馬衣服，三次升遷後任魏郡太守。肅宗登位，他因病免官。受召任左中郎將、長樂衛尉，多次提出治政建議，常以寬厚爲宗旨。等到上書請求告老回鄉，拜任爲奉車都尉，官階爲中二千石，受賞賜受寵幸，像皇帝的親戚一樣。

建初七年，皇上巡視西部，任用韋彪暫以太常職位跟着，多次受到召見，問他有關三輔的舊事，以及禮儀風俗。韋彪乘機建議説："這次西上巡視老都城，應追記高祖、中宗時的功臣，嘉獎褒揚他們祖上的功勞，記載他們的子孫世系。"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走到長安，皇上下令京兆尹、右扶風的地方官尋訪蕭何、霍光的後代。當時霍光没有後人，衹封蕭何的裔孫蕭熊爲酇侯。建初二年已經封曹參的後人曹湛爲平陽侯，所以這次不再封曹氏。於是賞賜韋彪許多錢物美食，讓他回平陵上墳。回朝，拜任爲大鴻臚。

這時議論政事的人有很多説各州郡封國推薦的人都不是依據功勛門第，所以太守不努力盡忠職守而政事漸漸荒疏，過錯在於州郡。皇上命令把這事交朝廷大臣們商議。韋彪呈上建議説："皇上的詔書，替百姓擔憂，施恩選舉，力求得到真正的人才。國家把選拔賢才作爲緊要任務，賢才應以孝順的行爲爲最重要。孔子説：'伺候父母親孝順的人可以把這種孝順轉變成對國君的忠誠，因此尋找忠臣一定要到有孝子的人家。'大凡人才能和品行少有能兼備的，因此孟公綽可以勝任趙、魏的家臣，却不能讓他做滕、薛小國的大夫。忠孝的人，心地厚道；老練的官吏，心地刻薄。三代的官吏能正直的處事的原因，就在於有能使他們得到磨煉的辦法。選拔官吏應當以

帝深納之。

才能品行爲要素，不能單純以功勛門第論。但選官吏最主要的，在於選太守。太守賢明，那麼選舉就能選拔到合適人才了。”皇上深深接受了他的意見。

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并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韋彪認爲當時承接光武、明帝兩位皇帝吏治之後，人們把官員的苛刻看做是能力，另外設官選人，不一定憑才能，乘着盛夏多冷天的反常現象，他上書勸諫說：“我聽說政策教化的根本，一定要順應陰陽。我看立夏以來，應熱而冷，大概是因爲刑罰苛刻急迫，郡國不依節令處理政事所導致的。農民急着要忙農事而苛刻的官吏耽誤農時，稅賦徭役應按常規徵調而貪婪的官吏盤剥百姓錢財，這是百姓的大難。想要實現百姓所急需的政策，就應當首先消除他們的大難。天下的關鍵，在於尚書，尚書的人選，怎能不重視？而近來多從郎官中越級提拔升任尚書，雖然這些人通曉法律條文，擅長問答，但小小的聰明，多數没有什麽大能耐。應挑選曾任州縣長官又一向有名望的人，這種人雖然動作遲緩，常有不及前一種人的地方，但他們一心爲公，嚴守職責。現在選用人才應以上林嗇夫應對迅捷爲教訓，而多考慮絳侯遲鈍的功勞。先前楚國訴訟大興，所以設令史來協助郎官，但其中大多是小人，喜歡做耍奸圖利的事。如今政令力求簡明，令史可以全部罷除。另外諫議的職位，應當起用公平正直的人，多才又忠誠，對朝政有幫助的。現在有時從受召試用的人中任用諫議大夫。另外御史放外任，動輒任州郡太守。都應當公正地選拔任職人，拿建議與政績來要求他們。那些二千石管理政事即使時間長了，但被官吏百姓們認爲是合適的，應增加他們的俸禄并給予重賞，不要隨便調動他們。希望皇上留意。”奏疏呈上去，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

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

元和二年春天，皇上到東方巡視，以韋彪代理司徒跟隨前往。回朝，因病請求退休，皇上派小黄門、太醫慰問他的病，賜給他食物。韋彪終於病重。章和二年夏，派謁者賜給他詔書說：“韋彪以將相的後裔，修身謹行，出自州里，在朝多年。身染重病，接連上書請求退職。君年事

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録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

已高，不能再加委任，怕官事繁瑣，對身體更有損害。交上大鴻臚官印吧。派太子舍人去中臧府，接受賞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去世，皇上下詔書給尚書：“前任大鴻臚韋彪，做官時没有過失，正想繼續任用，突然去世。賜錢二十萬，布一百匹，穀物三千斛。”

彪清儉好施，禄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韋彪清廉節儉，喜歡施捨，把俸禄與賞賜品分給同宗族的人，家中没有節餘的錢財。著書十二篇，名叫《韋卿子》。

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焉。

族侄韋義。韋義字季節。高祖父韋玄成，元帝時任丞相。當初，韋彪祇一家遷居扶風，所以韋義還是京兆杜陵人。

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

哥哥韋順，字叔文，平輿縣令。有很好的名聲。二哥韋豹，字季明。多次收到官府徵召，他總藉故離去。司徒劉愷又聘用他，對他説：“你因喜歡輕易地放棄官職，所以不得晋升。今年年底，要選御史，我想推薦你，你留下來等一等麽?”韋豹説：“我年紀大了，各方面都不濟了，因仰慕您的大恩大德，所以没有能捨得離開。况且我現在眼睛昏花，不能久等，您要推薦我的美意，我不敢當。”於是光着脚就起身離去。劉愷追他，他徑直離去頭都不回。安帝到西部巡視，召拜他爲議郎。

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爲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虚。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

韋義年輕時和兩個哥哥齊名，最初在州郡任職。太傅桓焉推舉他能治理事務繁雜的縣分，任命爲廣都縣令，做甘陵、陳縣縣令，很有政績，官吏無事，監獄空空。他多次上書順帝，建議應當依照古代的制度，考核官員的政績以决定升降，召集有名儒士，全面訂立這一制度。又譏刺皇上身邊的人，貶斥竇氏。他的建議没有回音，又長期受壓抑不得升遷，就藉口哥哥韋順的喪事離任。接連接到官府召聘，不赴任。廣都人爲他建生祠。等他去世，三個縣的官民爲韋義致哀，如同死了親父母。

韋著

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

韋豹的兒子韋著，字休明。年輕時以經學和品行聞名，不接受州郡的聘任。大將軍梁冀招聘他，不去。延熹二年，桓帝派人用公車帶着禮品

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内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爲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又後妻憍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奸人所害，隱者耻之。

去徵召他，走到霸陵，推稱生病回家，後來竟然進入雲陽山采藥，不再出來。有關部門上書請求判他罪，皇上特别原諒了他。又命令京兆尹帶重禮敦促勸説他出來做官，韋著終於没有應徵。靈帝登位，中常侍曹節因爲陳蕃、竇氏已被殺，天下人多有抱怨，想藉寵幸當世賢才來求取好名聲，報告皇上到韋著家中拜任他爲東海相。詔書逼迫，韋著没有辦法，换上官服赴任。到任後使用嚴刑治理政事，被受過他處罰的人彈劾，被判罪送去左校服勞役。另外他的後妻肆意驕横，擾亂政事，他因此被壞了名聲，最終回鄉，被壞人所害，隱士們都爲他感到羞耻。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憙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贊曰：伏湛、侯霸建立功勛，安定平原、淮平。淮地百姓愛戴他們，徐異卿衹願向伏湛投降。宋弘的確見識遠大，講仁義而不忘本。趙憙治理政事多有政績，韋彪深明治政得失。牟公深得皇帝賞識，死於三公任上。

後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宣張王王杜郭吴承鄭趙傳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并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宣秉，字巨公，是馮翊雲陽人。年少時就注重高尚節操的修養，在三輔一帶很有名氣。哀帝、平帝時代，宣秉看到王莽把持朝政，侵害削弱皇帝宗室，有叛逆作亂的苗頭，於是就躲進深山隱居，州郡官府連連徵召，宣秉常推説有病不願出仕。王莽加號宰衡即宰相，發出徵召命令，宣秉没有應徵。後來王莽篡奪了皇位，又派遣人徵召，宣秉堅稱病重不肯爲官。更始帝即位，徵入任侍中。建武元年，授御史中丞。光武帝特别詔令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并賜給專門座位，所以京城人號稱“三獨坐”。第二年，升任司隸校尉。宣秉注重抓大事，簡省瑣細小事，部下都很敬佩他。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禄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爲郎。

宣秉生性節約，穿平常衣服蓋布被，吃蔬菜用瓦器。皇帝曾經去過他家，見到他簡樸的生活情景就贊嘆道：“楚國有以清苦立節著名的龔勝、龔舍，可這兩人都不如雲陽宣巨公。”當即賜給絲帛帳帷等生活用品。四年，授大司徒司直。所得俸禄，經常用來收養親戚族人。對孤苦貧弱的人，就分給田地，宣秉自己却没有一石糧食的積蓄。建武六年，死在官任上。皇帝憐惜他，任用他的兒子宣彪爲郎。

張湛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端莊嚴肅崇尚禮節，一舉一動都有定規，深居家中，必定修飾儀容，即使遇見妻兒，也像嚴肅的父母。遇到鄉親，言談謹慎表情莊重，三輔一帶的人都認爲

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禄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他是榜樣。有人説張湛虚僞做作，張湛聽到以後笑着説："我確實是在做作，但别人都是爲了幹壞事而做作，衹有我是爲了行善而做作，難道不可以嗎？"成帝、哀帝時代，張湛是二千石。王莽當政時，歷任太守、都尉。建武初年，擔任左馮翊。在郡中建立制度禮儀，設立教令，政治教化得到普遍推行。後來請假回平陵，望見縣府大門就下馬步行。主簿勸他："您地位尊貴德高望重，不應該自輕。"張湛説："《禮記》上説，下公門，軾輅馬。孔子在鄉親們面前，也總是恭敬和順的。在家鄉，應該盡到禮數，怎麽能説自輕呢？"建武五年，任光禄勳。光武帝上朝時，有時面露倦容，張湛經常指出他的過失。張湛常騎白馬，皇帝每次見到張湛，就説："白馬生又要進諫了。"

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禄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强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建武七年，因病請求退休，授光禄大夫，代替王丹爲太子太傅。等到郭皇后被廢，張湛就推説病重不能上朝，授太中大夫，住在中東門館舍，所以當時的人稱他爲中東門君。皇帝多次慰問賞賜他。後來大司徒戴涉被殺，皇帝强令起用張湛來取代戴涉。張湛來到朝堂，小便失禁，就自己陳述病情嚴重，不能再擔任朝廷政務，皇帝也就衹好作罷。後來又過了幾年，張湛死於家中。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懶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没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哀帝、平帝時代，在州郡做官。王莽當政時，接連徵召都没有去。家裏積攢了很多錢財，隱居家中修養心志，喜好施捨救急。每年農忙時節，經常帶着酒菜去田間，等候勤勞者經過就慰勞他們。那些懶惰的人，因爲得不到王丹的賞識而感到羞耻，都加倍努力自我發奮。因此鄰近的村落一個個的相互影響，達到十分富裕。對那些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爲害鄉里的人，王丹經常曉諭他們的父兄，讓他們嚴加管教。對死去的人王丹就提供喪事所需財物，并且親自操辦。所以死了人的家庭，常常等着王丹來辦喪事，鄉鄰都習以爲常了。這樣做了十多年後，教化大爲普及，風俗也因此誠篤了。

丹資性方潔，疾惡强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王丹天性正直純潔，痛恨豪强。當時河南太守同鄉陳遵，是關西的大俠。他的朋友死了父親，陳遵爲他辦喪事，提供了很多財物。王丹抱了一匹縑帛，放在主人面前，説："我王丹的這匹縑帛，出自機杼。"陳遵聽了面有羞慚之色。他自以爲名氣大，想跟王丹結交，王丹拒絕了没有答應。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

後來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匱乏，王丹帶領宗族送去二千斛麥子。鄧禹上表舉薦王丹任左馮翊，王丹推説有病不到職工作，被罷免官職回家。後來徵入爲太子少傅。

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當時大司徒侯霸想跟王丹交朋友，等到王丹被徵入朝時，派兒子侯昱在路上迎候。侯昱在車下迎接下拜，王丹下車答謝。侯昱説："家父想跟您結交，您爲什麽拜謝我？"王丹説："君房説過這話，但我没有答應他呀。"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王丹的兒子有一位同學死了父親，他家住在中山，王丹的兒子跟王丹説要去吊唁。找了伴兒正要出發，王丹生氣地打了他，讓他寄些縑帛表示吊唁之意。有人問他這樣做的原因。王丹説："交朋友的難處，不容易講清楚啊！世人都稱説管仲、鮑叔牙，其次則是王吉、貢禹。但張耳、陳餘最後兵刃相見，蕭育、朱博後來也反目爲仇，有始有終的好朋友實在不多見啊！"當時的人都信服他的話。

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絶，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絶，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起初有門客向王丹推薦了一位士人，王丹就向朝廷舉薦，後來被舉薦者犯了罪，王丹受牽連獲罪被免去官職。那位門客又羞慚又害怕地跟王丹絶交，而王丹一直没説什麽。不久王丹又被徵入朝爲太子太傅，他把門客叫來對他説："你自己跟我絶交，爲什麽把我王丹看得那麽薄情呀？"不給他安排飯菜作爲處罰，然後就跟原來一樣對待他。王丹後來就退休了，死於家中。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年少時愛好學習，專攻《小夏侯尚書》。王莽時代，推説有病不肯出仕，在家教授學生一千多人。

建武二年，大司馬吴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

建武二年，大司馬吴漢徵召王良，王良没有答應。建武三年，徵入朝授諫議大夫，多次向皇

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

上進忠言，一舉一動都符合禮儀，朝廷大臣都尊敬他。後來任沛郡太守。來到蘄縣，推説有病不願去太守府，部屬官員都到他的住地來，王良於是上書説病重，請求退休，又被徵入授太中大夫。

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建武六年，代替宣秉任大司徒司直。在任上恭謹節儉，妻子兒女不進入官舍，蓋布被用瓦器。當時司徒史鮑恢有事到東海，經過王良的家并在他家等候，王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從田裏回來。鮑恢對她説："我是司徒史，特意來取書信，要見您家夫人。"王妻説："我就是。苦於勞作，没有書信。"鮑恢就下拜行禮，遺憾地回去了，聽到這件事的人没有一個不稱贊王良的。

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傜役，卒於家。

後來王良因病回鄉。一年後又被徵召，來到滎陽，病重不能繼續前進，就到朋友家去。朋友不肯見他，説："没有忠言奇謀而得到高官，爲什麽來來往往不怕麻煩啊？"於是就拒絶接待王良。王良很慚愧，自那以後接連受徵召，王良總是稱病不出。皇帝又下詔以尊貴的黑色幣帛禮物來聘請他，王良就不再回應。後來光武帝駕幸蘭陵，派使者問王良的病情，王良無言以對。皇帝詔令免除王良的子孫在鄉邑中的勞役，後來王良死於家中。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譽毁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不僞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論曰：利用仁義者藉仁義來求得利益，體合仁義者不期望體合却自然合乎仁義。季文子的妾不穿帛衣，魯人傳爲佳話。公孫弘身穿布衣，汲黯譏笑他太虚僞。事情没有區别而議論有稱贊和毁謗之分，這是爲什麽呢？是不是體合仁義與利用仁義的不同呢？宣秉、王良身處高位，而宣秉自願節儉，王良之妻背柴，可以説行爲過於儉樸。然而世人贊嘆他們的清廉，皇上推崇他們的節操，難道不是以誠信來對待他們嗎？古書上説："兩人説同樣的話而真心話得到人們的信任，那信任在説話前就已存在；同樣的命令，有的被執行，這説明誠信也在命令之外。"這話不是很有道理嗎？張湛不介意有人譏笑他虚僞，他就真的不虚僞。王丹認爲交友之道很難，他就真的懂得交友之道了。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凉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父親杜鄴，成帝、哀帝期間擔任涼州刺史。杜林少年時好學深沉，家中有很多藏書，加上外祖父家張竦父子喜好文采，杜林跟隨張竦研究學問，學識淵博，時人稱他爲通儒。

初爲郡吏。王莽敗，盗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

起初杜林做過郡中小官。王莽失敗後，盜賊四起，杜林與弟弟杜成以及同鄉范逡、孟冀等人帶着家眷一起到河西客居。路上遇到幾千個賊人，這些賊人搶掠他們的財物，强脱他們的衣服，拔刀指向杜林等人想要殺死他們。孟冀仰起頭説："請讓我説一句話再死。將軍知道天理神明嗎？赤眉軍有百萬之衆，所向無敵，但因爲殘害民衆不行天道，最後走向滅亡。如今將軍憑藉幾千人，就打算稱霸天下，不施行仁義反而重蹈赤眉軍的覆轍，難道不怕天譴嗎？"賊人於是就放了他們，都免於一死。

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禄食。囂復欲令强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隗囂一向聽説杜林的志向和節操，非常尊敬他，任用他爲治書侍御史。後來杜林因病請求離去，辭還了官職。隗囂又想强令他任職，杜林就推説病重。隗囂心中雖然不滿意，但又想寬容他，就下令説："杜伯山這個人天子無法使他臣服，諸侯也不能跟他交朋友，大概他是像伯夷、叔齊一樣以吃周的糧食爲耻辱。如今暫且把他當作老師或朋友來看待，等道路打通了，再讓他去願意去的地方。"杜林雖然被隗囂軟禁，但一直没有屈服。建武六年，弟弟杜成去世，隗囂纔同意杜林護送杜成的靈柩回鄉。杜林走了以後隗囂又後悔了，又命令刺客楊賢在隴坻截殺杜林。楊賢看到杜林親自推着小車，把弟弟的靈柩運送回去，就嘆息道："如今的世道，還有誰能像杜林一樣實行仁義之道？我雖然是個勢利小人，但怎麽忍心殺害義士？"於是就逃亡離去。

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悦之，賜車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光武帝聽説杜林已回到三輔，就徵入任侍御史，親自接見他，向他請教經書故交以及西州的事情，對他非常滿意，賜給車馬衣被等物。朝中百官知道杜林是憑藉着名望和美德受到重用，都很尊敬和懼怕他。京城裏的士大夫們都推崇杜林學識淵博。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暗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人，皆擅長古學。鄭興曾經師從劉歆，杜林遇到鄭興以後，欣然説道："杜林我能遇到鄭興等人固然很投緣，如果衛宏見到我，我將對他有所幫助。"後來衛宏見到杜林，心中暗自佩服。濟南徐巡，原來師從衛宏，後來都改而師從杜林。杜林早些時候在西州得到一卷用漆書寫的《古文尚書》，非常珍愛它，雖然遭遇艱難困苦，總是隨身帶着它。杜林把書拿給衛宏等人看，説："我在兵荒馬亂中顛沛流離，經常擔心這本經書將要失傳。没想到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又能傳授它，這門學問不至於湮没了。古文雖然不合於時務，但我希望你們不要後悔所學的東西。"衛宏、徐巡更加看重它，於是古文就流行於世。

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第二年，朝廷廣泛議論郊祀制，多數人以爲周朝祭祀后稷，漢朝應當祭祀堯。詔令再讓公卿們商議，大家的意見都相同，皇帝也同意。衹有杜林一人認爲周的興盛，是托了后稷的福，而漢朝的崛起，却并不是緣於堯的功勞。祖宗舊事，應該有所繼承。最後决定采納杜林的意見。

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禄勳。内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

後來代替王良擔任大司徒司直。杜林推薦同鄉范逡、趙秉、申屠剛以及隴西牛邯等人，都被提拔重用，天下賢士都歸附杜林。建武十一年，司直的官職被廢除，讓杜林代替郭憲擔任光禄勳。在宫内負責值宿警衛，在宫外總管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周到嚴密恭謹小心，推舉賢才被認爲公正無偏。郎官中有喜好學問的人，經常得到杜林的教誨指點，從早到晚杜林家裏經常坐滿了好學之士。

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

建武十四年，大臣們對皇上説："古代肉刑嚴厲，所以人們敬畏法令；如今法律過鬆過少，所以犯罪的情况越來越多。應該增加法規禁令，來堵住犯罪的源頭。"詔令交給公卿商議。杜林上奏説："人的情感受到折辱，仁義節操的風尚就會受損；法規繁多，那麽衹圖苟且免罪的行爲就會發生。孔子説：'用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使民衆齊整，那麽民衆就會免於犯罪而不知羞耻。用道德來引導，用禮義來使民衆齊整，那麽民衆就會有羞慚之心而行爲端正。'古代的明君，

得，故破矩爲圜，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内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見識深思慮遠，舉動本着仁厚之心，不實行苛繁刑法，周朝的五刑，不過三千條。漢朝新建的時候，仔細觀察前朝得失，所以廢除嚴刑峻法，棄浮華而尚質樸，廢除苛政，改立寬大刑法，舉國歡欣，人人都懷有寬厚之德。到了後來，法規逐漸增多，官吏吹毛求疵，無限上綱。水果菜蔬之類的贈品，也收集起來作爲贓物，小事不影響大義，却加以重刑，所以國中没有廉潔之士，家家缺少完美品行。直至法律不能制約，命令不能禁止，上下互相迴避，造成的危害實在深重。我認爲應該保持原有法律，不應變動。”皇帝同意了。

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後來皇太子劉彊自己請求退位，封爲東海王，所以加派官員部屬，任用杜林爲王傅。隨從皇上南巡。當時幾位王傅數次被皇上宣召，有的因爲交游廣泛，不能前去應詔；惟獨杜林忠於職守，有召必至。其他王傅雖然没有受到批評，而惟有杜林受到賞賜，他又推辭不敢接受，皇帝越發器重他。

明年，代丁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禄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

第二年，代替丁恭任少府。建武二十二年，又擔任光禄勳。不久，代替朱浮擔任大司空。學識淵博，被稱爲稱職的宰相。第二年去世，皇帝親自參加葬禮爲他送葬，任用其子杜喬爲郎官。詔書説：“公侯的子孫，一定要再做公侯，賢者的後代，應該做城邑的長官。任命杜喬爲丹水縣令。”

論曰：夫威强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信”，有不誣矣。

論曰：靠强力來自保，力虧就自危；憑狡詐來圖私利，奸計被揭穿就行不通了；而忠信誠篤之士，在蠻貊之邦也暢通無阻，是因爲道德感人至深啊。所以趙孟忠心耿耿，刺客成全他的仁德；杜林躬行道義，殺手放過他的性命。《易經》上説“人們樂意幫助的是篤守誠信的人”，説得真不錯。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産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縣人。父親郭稚，成帝時擔任廬江太守，有清廉的名聲。郭丹七歲就死了父親，恭敬孝順，繼母可憐他，賣掉自己的衣服，爲他買産業。後來到長安讀書，買了通行證進了函谷關，他慨嘆道：“郭丹我不坐使者車，决不出關。”到了京師以後，經常做學舍的

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主講人，儒生們都敬重他。大司馬嚴尤聘請郭丹，郭丹推説有病不去。王莽又徵召他，他就跟一些儒生一起逃到北地。更始二年，三公推舉郭丹有才能，徵入任諫議大夫，派他手持符節出使南陽，安撫百姓接受投降。郭丹離開家鄉已有十二年，終於乘着高車出關，實現了他的心願。

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并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丹事編署黄堂，以爲後法。

更始帝失敗以後，衆將都歸順了光武帝，都獲得封地和爵位；郭丹獨力守衛平氏未被攻破，爲更始帝辦喪事，身披喪服盡心哀悼。建武二年，偷偷逃出城去，穿破衣走小路，跋山涉水歷經險阻，尋找謁見更始帝的妻小，奉還符節，然後回歸故鄉。太守杜詩聘請他去當功曹，郭丹舉薦同鄉長者代替自己并離去。杜詩贊嘆道："從前明君推行教化，卿士互相推讓職位，如今功曹推舉賢士，可以説是最高尚的道德。"下令把郭丹的事迹題寫在太守大堂上，讓後人效法。

十三年，大司馬吴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司徒。

建武十三年，在大司馬吴漢的徵召選舉中名列前茅，又升任并州州牧，有清廉公正的美名。後又改任使匈奴中郎將，再升任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替李訢擔任司徒。在朝廷中清廉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而且關係很好。第二年，因查辦隴西太守鄧融罪案没有證據而獲罪，被免去官職。永平五年，死於家中，時年八十七歲。因爲河南尹范遷有清正品行，代替他做了司徒。

范遷

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禄，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范遷，字子廬，沛國人，起初擔任漁陽太守，憑藉智慧謀略安定邊境，匈奴不敢入侵邊境。到京城任高官時，家裏有宅地數畝，田不到一頃，都送給了兄長的兒子。他的妻子曾對他説："您有四個兒子却没有立錐之地，可以把俸禄積攢下來，留給後代作爲家産。"范遷説："我作爲大臣而蓄積財富謀求私利，拿什麼給後人看？"任司徒四年以後去世，家中没有一石餘糧。

後顯宗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寑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産，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

後來顯宗在上朝時向群臣詢問郭丹家裏近況如何？宗正劉匡回答説："從前孫叔敖做楚國的宰相，馬不喂粟米，妻子不穿帛衣，他的子孫最後得到了寑丘的封地。郭丹在外管理州郡，在内擔任三公官職，可是家無遺産，子孫生活困難。"

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皇帝就派人去南陽尋找郭丹的後代。長子郭宇，後來當了常山太守。小兒子郭濟，做了趙的相。

吴良

吴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晏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吴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起初是郡吏，過年時跟掾史到太守家賀年，門下掾王望舉杯祝賀，用誇大的言詞稱頌太守的功德。吴良從末席生氣地上前説："王望是奸佞的小人，盡説些諂媚奉承的假話，希望太守不要接受他敬的酒。"太守表情嚴肅地放下酒杯。宴會散了以後，提升吴良爲功曹；吴良覺得憑説一句話受到提拔是不光彩的，一直不肯去接受委任。

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吴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絶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

當時驃騎將軍東平王劉蒼聽説後就徵召吴良，派他任西曹。劉蒼非常喜愛吴良，上疏薦舉吴良説："我聽説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求得賢人；報答聖恩的要義，没有比薦舉賢士更重要的了。我認爲我府中的西曹掾齊國吴良，資質敦厚，公正廉潔，生活儉樸安於清貧，年老而不改節操；又專攻《尚書》，學問精通師傳學説，知識淵博可任博士，行爲舉止符合禮節。應該安排到皇上身邊當近臣，輔佐聖上管理國家。我的榮耀和寵信已經無以復加了，自知責任重大，我私下裏仰慕公叔薦舉家臣的義舉，恐怕犯下臧文那樣竊位不薦賢良的罪過，所以不顧自己愚昧無知，冒死推薦吴良。"顯宗把奏疏拿給公卿看并説："前些天因事見過吴良，鬚髮潔白，衣冠楚楚。舉薦賢能輔助國家，是宰相的職責，蕭何薦舉韓信，設立高臺就拜將，不再考試。現在聘任吴良爲議郎。"

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即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永平年間，皇上坐車在京城附近出游，信陽侯陰就的車子衝撞了皇帝衛隊，車府令徐匡扣押了陰就的車，把趕車的人送進監獄。皇上下詔責備徐匡，徐匡就把自己囚禁起來。吴良上奏説："信陽侯陰就倚仗自己是皇上的親戚，衝撞皇上的車駕，没有作爲臣子的禮節，犯了大不敬的罪。徐匡執法公正，反而被關進監獄，我擔心聖上的教化因此而敗壞。"皇帝雖然赦免了徐匡，還是把吴良貶爲即丘縣長。後來又升任司徒長史。每到討論重大事情時，吴良總是引經據典，不迎合皇上的旨意及附和時俗，來求得一時的名

聲。後來受牽連被免職。又拜授議郎，死在官任上。

承宫

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宫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孰，人有認之者，宫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小時候就死了父親，八歲時爲人家放猪。家鄉有一個叫徐子盛的人，用《春秋經》教授幾百名學生。承宫路過在小屋旁休息，喜歡他教的書，於是前去聽講，然後就請求留在學舍，替學生們拾柴。勞累了幾年，勤奮學習不知疲倦。經典學明白了，就回家教書。遇到天下大亂，於是率領學生們逃難到漢中，後來帶着妻兒到蒙陰山，努力耕種。莊稼將要成熟了，有人説那些莊稼是他的，承宫不跟他計較，把莊稼讓給他就離開了，因此出了名。三府接連徵召，承宫都没應徵。

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宫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宫，顯宗敕自整飾，宫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嘆，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永平年間，應徵進京到官署公車接受舉薦。皇帝親臨辟雍，召來承宫授爲博士，又升任左中郎將。幾次進獻忠言，陳述政事，意見坦誠，朝臣懼怕他的氣節，威名傳播到匈奴。當時北單于派遣使者求見承宫，顯宗敕令修飾儀容，承宫説："夷狄衹對名聲感興趣，并不識别真實的人。我容貌醜陋，不可以讓遠方的客人看，應該挑選容貌端莊威嚴的人去見他。"皇帝就讓大鴻臚魏應代他去見使者。永平十七年，授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去世，肅宗贊賞哀悼他，賜給墓地。承宫的妻子上書請求回鄉安葬，皇帝又賞賜三十萬錢。

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脱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病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年輕時愛讀黄老之學。兄長在縣裏當小官，經常收受禮物，鄭均多次勸阻，兄長不聽。鄭均就離家外出打零工，過了一年多，賺了些錢帛，回來交給兄長。對兄長説："錢花完了可以再掙，當官犯了貪贜，可就一輩子都完了。"兄長被他的話打動，於是廉潔奉公。鄭均忠厚樸實愛幫助人，供養守寡的嫂子及其孩子，十分盡心。鄭均常推説身體有病住在家中，不接受州郡官府的徵召。郡中守將一定要請他去，讓縣令把他騙去，鄭均去了以後，到底不肯屈服。後來鄭均客居濮陽。

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

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聘任他，後來又被推薦

直言，并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

爲直言，鄭均都没有去。建初六年，官署公車特别徵召他，兩次升遷擔任了尚書，多次進獻忠言，肅宗尊敬器重他。後來因病請求退休，授議郎，告老回鄉，然後就推説病重，皇帝賞賜了衣帽等物。

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黄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兹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禄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元和元年，皇上下詔通告廬江太守、東平相説："議郎鄭均，嚴格自律安於清貧，恭謹儉省守節修整，原來在朝中任職，因病退休，固守正道，到老不變。另有前安邑縣令毛義，親身實行謙讓美德，接連徵召都以病推辭，敦厚高潔的品行，受到東州人的稱頌。《書經》中不是説了嗎：'表彰有恒德的人，那就是爲政之善。'賞賜鄭均、毛義穀米各一千斛，每年八月派長吏慰問，賜給羊和酒，以此來表彰他們傑出的品行。"第二年，皇帝東巡經過任城，親臨鄭均家，詔令賜給尚書的一級俸禄直至去世，所以當時的人把鄭均叫作"白衣尚書"。永元年間，死於家中。

趙典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内，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泛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父親趙戒，擔任太尉，桓帝登基，趙戒擁立皇帝有功被封爲厨亭侯。趙典年輕時爲人淳厚沉静節儉，廣泛研習經書，學生從遠方來拜他爲師。建和初年，官府四個部門上表舉薦，徵入任議郎，在皇宫内給皇帝講學，二次升遷任侍中。當時皇帝打算進一步開拓鴻池，趙典進諫説："鴻池的面積，已接近一百頃，還要加寬加深它，這不是崇尚唐堯虞舜的克制自己，遵循孝文的愛護百姓的做法。"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打消了開拓鴻池的想法。

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群臣不悦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

父親去世後，趙典繼承了他的封號。出任弘農太守，改任右扶風。因公事被免除官職，徵入任城門校尉，改任將作大匠，升任少府，又改任大鴻臚。當時恩澤諸侯無功受封，群臣心中不滿却没有人敢進諫，衹有趙典獨自進言："没有功勞却得到封賞，那麽勞苦功高的人就得不到勸勉，君臣上下都蒙受耻辱，混亂現象干擾了法度。再説高祖曾有誓約，不是功臣不得封侯。應該削除恩澤諸侯的封地和爵號，保持原先的制度。"皇帝没有同意。不久，改任太僕，升任太常。朝廷中每次遇到災異現象疑難問題，都詢問

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

趙典的意見。趙典依據經典直言相告，決不曲意順從。每次得到賞賜，總是分給儒生中的貧困者。後來因爲諫諍違逆皇上旨意，罷官回到封國。

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况於士邪！"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并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

遇上皇帝去世，當時禁令藩國諸侯不能進京弔唁，趙典感慨地説："我從平民百姓之中，靠皇上提拔纔做了高官。并且烏雀都知道反哺報恩，何况我這個士大夫呢?"於是解下印綬符策交給縣府，趕赴京師。州郡和大鴻臚共同審理他的罪，公卿百官嘉許趙典的義氣，上表請求讓趙典用田賦贖罪，皇上下詔允許。二次升任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們又上表薦舉趙典學問深厚知識淵博，應該聘爲國師。恰逢趙典因病去世，派使者弔唁。竇太后又派使者加贈印綬，封給他獻侯的謚號。

典兄子謙，謙弟温，相繼爲三公。

趙典兄長的兒子趙謙，趙謙的弟弟趙温，相繼當了三公。

趙謙

謙，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黄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郫侯。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爲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

趙謙，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黄琬任太尉。獻帝遷都長安，讓趙謙兼任車騎將軍，負責先行安置。第二年因病免除官職。復職任司隸校尉。車師王的兒子在朝中陪侍天子，得到董卓的寵愛，多次犯法，趙謙把他抓來殺了。董卓大怒，殺了都官從事，但一向敬畏趙謙，所以没有問他的罪。改任前將軍，被派去攻打白波賊軍，有功，封爲郫侯。李傕殺了司徒王允，趙謙又代王允當了司徒，過了幾個月因病免除官職，授尚書令。這一年去世，封給忠侯的謚號。

趙温

温，字子柔，初爲京兆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録尚書事。

趙温，字子柔，起初任京兆丞，嘆息道："大丈夫應當像雄鳥一樣高飛，怎能像雌鳥一樣趴着!"於是放棄官職走了。遇到大荒年，分發自家糧食救助窮困者，救活了一萬多人。獻帝向西遷都，趙温任侍中，跟皇上同乘一輛車來到長安，封爲江南亭侯，代楊彪任司空，後來免職，不久，又任司徒，録尚書事。

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内隔絶。傕素疑温不與己同，乃内温於塢中，又欲移

當時李傕與郭汜互相攻打，李傕就搶劫了皇宫，把皇帝劫持到北塢，隔絶了皇帝與外界的聯係。李傕一向懷疑趙温不跟自己同心，就把趙温

乘輿於黄白城。温與傕書曰："公前托爲董公報仇，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户説也。今與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仇，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温。李傕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

軟禁在塢中，又想把皇帝轉移到黄白城。趙温給李傕寫信説："你以前假托爲董公報仇，可是實際却血洗京師，殺戮大臣，全國的不滿家喻户曉。如今你又與郭汜爲了小小的不和，演變成深仇大恨，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如果不翻然改悟，將給國家造成巨大災難。皇上下了聖明詔書，想讓你們和解。皇上的命令却得不到執行，威望和恩德日益受損。而你又想轉移皇上到不合適的地方去，這都是我弄不懂的。按照《易經》的説法，第一次做錯事是過失，第二次就嚴重一些，第三次仍做錯并且不改，那就造成滅頂之災，很危險了。不如早日跟郭汜和解，領兵回營，對上安定皇上，對下保全人民，這樣做不是很好嗎?"李傕大怒，想派人殺死趙温，李傕的堂弟李應，是趙温的老部下，接連幾天勸諫，趙温纔免於一死。

温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温辟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趙温跟隨皇上建都於許。建安十三年，任用司空曹操的兒子曹丕爲掾史，曹操很生氣，向皇上説趙温任用臣的子弟，安排不當，趙温被罷免官職。這一年去世，時年七十二歲。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宣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贊曰：宣秉、鄭均、王丹和王良，爲人清廉方正。杜林恪遵古訓，張湛端莊持重。趙典因仁義罷官，承宫憑善德揚名。吴良白髮蒼蒼，受到憲王的舉薦。郭丹有志於仕途，終於如願以償乘坐了高車。

後漢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桓馮傳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縣人。他的父親在成帝時曾任太樂令。桓譚由於父親的官職被任命爲郎官，因而愛好音樂，擅長彈琴。博學多才，遍讀《五經》，讀經書時衹訓解大義，不逐字逐句地分析。善於寫文章，特別愛好古文經學，多次跟劉歆、楊雄辯析經文中的疑難異同問題。他生性喜好歌舞音樂，爲人簡慢輕忽不注重舉止威嚴，却喜歡詆毀平庸迂腐的儒生，因此多次被排斥攻詆。

哀平閒，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説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

哀帝、平帝年間，桓譚的官位不超過郎官。傅皇后的父親孔鄉侯傅晏對桓譚非常友好。當時高安侯董賢得到皇帝的寵幸，他妹妹進宫做了昭儀，皇后則日益被皇帝疏遠，傅晏也沉默寡言很不如意。桓譚進言道："從前武帝想要立衛子夫爲皇后，暗中尋找陳皇后的過錯，最終廢了陳皇后，而立了衛子夫。如今董賢最得寵而其妹倍受恩幸，恐怕會出現當年的衛子夫之變，能不擔憂嗎?"傅晏大驚，説："你説得對，但是該怎麽辦呢?"桓譚説："刑罰不能加無罪之人，邪惡不能戰勝正直之士。士人憑才智取得國君的信任，女子靠獻媚逢迎取得主人的歡心。皇后年輕，很少經歷艱難，或許有人會驅使巫醫，在宫外尋找方術，對此不可不防。另外您以皇后父親的尊貴地位而結交衆多賓客，其中勢必有人藉重您的權威勢力，以致譏諷議論朝政。不如謝絶遣散門徒，言行務必謙虚謹慎，這纔是修養自身端正家風躲避災禍的辦法。"傅晏説："很好。"於

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是他遣散府中常住的賓客，又進宮禀報皇后，像桓譚告誡的那樣。後來董賢果然暗中指使太醫令真欽，讓他尋求傅家的罪過，於是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在詔獄關押沒查到罪證，纔被釋放，所以傅氏一族在哀帝時期終於保全。後來董賢做了大司馬，聽說桓譚的名聲，想要跟他結交。桓譚先前曾給董賢寫過書信，陳說輔佐國家保全自身的道理，董賢沒有采納，於是桓譚沒有跟他結交。在王莽攝政篡位弒殺皇帝的時候，天下的士人，沒有不競相歌功頌德，假造符命向王莽獻媚的，桓譚却獨自保持節操，沉默不語。王莽時曾任掌樂大夫，更始帝登基，徵召他授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世祖即位後，徵入桓譚等待任命，因上書陳述政事不合皇上旨意，沒有被任用。後來大司空宋弘舉薦桓譚，授議郎給事中，他就上書陳述時政利弊，說：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我聽說國家的興衰，在於政事的處理；政事處理是否得當，又由於輔佐大臣的作用。輔佐大臣賢明，就能使才智出衆的人充滿朝廷，而且對政事的處理合乎時務；輔佐大臣不賢明，議論就不合時宜，而舉措大多過當。所以執政國君，都想要興教化立善德，然而政治未能清明的原因，就在於所說的輔佐大臣是否賢明。從前楚莊王詢問孫叔敖說："我還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國家大事。"孫叔敖說："國家有大政方略，是會招致衆人反對的事，恐怕不能由君主决定。"莊王說："單單國君不能决定國家大計呢，還是臣子也不能决定?"孫叔敖回答說："君主傲視士人，說士人不靠我就無法富貴；士人傲視君主，說君主沒有士人就無法安存。有些國君直至國家滅亡還不醒悟，有些士人直至飢寒交迫也不被任用。君臣不合作，國家大計就無從决定了。"莊王說："好。希望相國與各位大臣共同商定國家大計。"善於治理國家的人，針對世俗而施行教化，明察過失而設立防範，威刑與仁德交互使用，文治與武功輪

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

番運用，然後纔能政治協調而合乎時宜，急躁的人纔會安静。從前董仲舒説過，“治理國家就像調理琴瑟，對那些不可調理的琴弦就應改换新弦”。但改弦更張却很難實行，而且違逆衆人者自取滅亡，所以賈誼因爲才華出衆而被放逐，晁錯因爲才智過人而被處死。世上雖有才能出衆的人而終究没有敢於議政的人，就是怕重蹈賈誼、晁錯的覆轍。

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别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盗賊息矣。

再説制定法律禁令，并不能完全杜絶天下的奸邪，也不可能完全符合衆人的要求，一般采取較多地便利國事的措施，就可以了。設置官吏，來治理民衆，懸賞設罰，來區别善惡，惡人受罰，善人就蒙受福禄了。如今的人相互殺傷，罪犯雖已伏法，但私下結下怨仇，子孫冤冤相報，後代的忿恨更深於前代，甚至毁滅門户産業，而世俗却稱之爲豪俠剛健，所以有些人雖然怯弱，仍要勉强去復仇，這都是由於官府聽任百姓自行了斷而不實施法律禁令的緣故。現在應該申明原有法令，如已伏法受誅而家人仍私自傷害仇殺者，儘管肇事者隻身逃亡，也要將其家人全部遷徙邊疆，僅僅是傷害對方者，處罰也要比常規加重二等，而且不得出錢雇人伐木來贖罪。這樣一來，怨仇就會自行消除，盗賊可以平息了。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税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治國之道，在於興農桑之本業而抑制商業之末利，所以前代皇帝禁止兼營兩種産業，禁止商人做官吏，這都是爲了抑制兼并而促進廉耻。如今的富商大賈，大多放高利貸，中等人家的子弟，也爲他們擔保效勞，追隨他們就像僕役下人一樣殷勤，他們收的税可以與朝廷策封的君侯相比，所以人們紛紛仰慕效仿，不耕而食，以致大多侈靡浪費，來滿足耳目之欲。現在可以下令讓商賈們自相糾察告發，如果不是自己勞動所得，一律將其臟物給與告發者。這樣一來，人們就會專心從事自己的本業，不敢把財貨賣給别人，商業活動少經濟實力弱，必然回鄉務

農。田地整治好，也就會多收穀物而充分利用地力了。

又見法令决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另外還有以法律禁令斷案，量刑輕重不等的情况，有時同一案子使用不同的法律，同一罪行會有不同的判决，奸邪官吏藉此進行交易，量刑時想要人活就用活命的法律，想要人死就用死刑的條例，這是量刑的雙重標準。現在可以讓通曉義理熟悉法律的人，校定法律條文，統一法令標準，頒布到地方郡國，廢除舊的條例。這樣，天下人都明白法令，監獄中就不會有冤案和濫刑了。

書奏，不省。

奏書遞上去了，皇帝没有看。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

這時皇帝正相信讖語，經常用讖語决定疑問。又因朝廷的酬勞賞賜很少，天下不太安定。桓譚又上疏説：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虚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説，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臣下前次冒昧進獻無知妄言，未見詔書答覆，不勝憤懣，因而冒死再次陳言。愚人的計策謀略，能够有益於政治的，那是因爲合乎人心和掌握了政事規律。就通常的人情來説總是忽視現實事物而重視奇異的事情，但縱觀先王的記述，都是以仁義正道爲立國之本，并没有奇異荒誕的事情。這大概是因爲天道性命的問題，即便是聖人也難以論述。從子貢以下，孔門弟子都無從聽説，何况後世淺薄儒生，能通曉天命嗎？現在各種賣弄小聰明的方伎術士，給《河圖》《洛書》增加迷信内容，謊稱讖記，用來欺騙迷惑貪心邪念，貽誤國君，怎能不遏止疏遠他們呢？臣下桓譚聞聽陛下對方士所説的煉丹術尋根究底而使其折服，確實非常英明；而您却要聽取讖語，又是何等的謬誤！讖語所言雖然也有與時事相符的，但這正像占卜有單數雙數總有偶然碰對了的一樣。陛下應該明視聽，發布聖明的旨意，摒棄小人的邪説，闡述《五經》的純正義理，省略雷同的平庸言論，詳備通達之人的正確謀略。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盗賊未

另外我還聽説世道安定太平就尊敬有道德學術的士人，遇到危難就藉重披甲戴盔的武將。如今聖朝中興恢復劉氏祖德宗統，陛

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下身爲群臣之主，而四方盜賊未能完全降伏，這是因爲您還沒有掌握隨機應變的謀略。臣下桓譚見陛下用兵，對於諸多歸降的武將，既没有用重賞來恩賜和利誘，有時甚至還掠奪他們的財物，所以軍官將領們，都心生狐疑，結黨聯盟，連年不斷。古人說："天下人都知道索取是獲得，而没有人知道給與也是獲得。"陛下如真能看輕爵位從重賞賜，與士人同舟共濟，那麽招引什麽人而不到來，解說什麽而不明瞭，朝向何方而不暢通，征伐何處而不攻克！像這樣，就能變狹窄爲廣闊，變遲緩爲迅速，使死者復生，失而復得。

帝省奏，愈不悦。

光武帝見此奏章，更加不愉快。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决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

後來詔令商議修建靈臺的位置，皇帝對桓譚說："我要用讖語裁决，你看如何？"桓譚沉默了很久，說："我不讀讖書。"皇帝問他原因，桓譚又一次竭力陳說讖書并非經典的道理。皇帝大怒說："桓譚非議聖上無視國法，推下斬首。"桓譚叩頭直至流血，許久纔得到寬恕。但被貶出京師擔任六安郡丞，桓譚心情鬱悶迷惘，在赴任途中病逝，時年七十多歲。

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當初，桓譚曾著書論述當代現行政事共二十九篇，書名叫做《新論》，他把書獻給朝廷，世祖很欣賞此書。他還有一部《琴道》没有完成，肅宗讓班固把它續寫完成。他所著賦、誄、書、奏，共計二十六篇。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元和年間，肅宗在東部巡行視察，來到沛國，派使者到桓譚墳上祭祀，同鄉人都認爲是榮耀。

馮衍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群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祖父馮野王，元帝時任大鴻臚。馮衍年幼時就有奇才，年僅九歲，就能背誦《詩經》，到了二十歲就博覽通曉群書了。王莽時，很多朝廷大臣薦舉他，馮衍都推辭不肯出仕。

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

當時各地起兵，王莽派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廉丹任命馮衍爲掾，跟他一起來到定陶。王莽又再次詔令廉丹說："糧倉盡了，府庫空了，

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太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内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内，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横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禄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

可以發怒了，可以開戰了。將軍承擔國家重任，不捐軀於沙場，没什麽能報恩盡責。”廉丹很驚恐，連夜召來馮衍，把詔書給他看。馮衍就勸廉丹說：“我聽説順勢而成功者，是道中的大端；逆勢而成功者，是權變的要點，所以希望有所成就，就不管走什麽道路；論大體，不拘小節。從前逢丑父手扶軾木留在車中而讓國君去取水來喝，他的行爲被諸侯稱頌。鄭國祭仲被迫擁立突爲國君而趕走太子忽，忽最終得以恢復君位，祭仲的權變之行在《春秋》中受到稱美。用死來换生，用存來换亡，是君子之道。違逆衆人之意，來安定國家保存自身，是聰明人的謀略。所以《易經》上説‘事物處於窮盡就要改變，改變就能開通，開通就能長久，所以上天保佑，吉祥，没有不利’。如果明知事情不能做而一定要做，就會毁滅軍隊傷害士兵，這樣對君主并没有幫助，一旦身死，也辜負了難得的時機，這樣的事聰明人不做，勇敢者也不幹。我還聽説，得到機會就不要錯過。張良的祖父和父親給韓國的五代國君當宰相，韓國滅亡後張良派力士在博浪沙椎擊秦始皇，勇氣超過孟賁、夏育，名聲高於泰山。將軍您的祖先，是漢朝的忠臣。王莽篡位，英雄俊傑不肯依附。如今天下大亂，人心思念漢朝恩德，勝過詩人思念召公，召公種的甘棠也受人珍愛，何況您是忠臣的子孫呢？民心所向歌舞稱頌的，上天一定順從。如今爲將軍考慮，不如領兵駐守大郡，安撫吏士，磨煉他們的節操，方圓百里之内，每日賞賜酒肉，接納英雄豪傑，咨詢忠誠智慧的謀略，争取將來的民心，等待形勢的變化，爲國家興利，爲萬民除害，那麽福禄就會永世流傳，功勛就能永垂史册不斷。豈不是比全軍覆滅在原野，自身血灑草莽荒野，身敗名裂，羞辱先祖要好得多嗎？聖人能把災禍轉變爲幸運，智者能扭轉敗局求得成功，希望您深思而不要等同於俗人。”廉丹不能聽從。進兵到睢陽，馮衍再次勸説廉丹：“我聽説聰明的人能在事情發生以前就看出端倪，智慧的人在問題發生以前就考慮對策，更何況目前的局勢如此明瞭？大凡憂患産生於疏忽，災禍發生於細微之處，失敗不

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

能追悔，時機不可錯失。公孫鞅說：‘一個人有高出世人的行爲，會被世人非議；有獨到見解，會被人討厭。’所以相信平庸的言論，就會破壞堅定的計策，依順俗世的操守，就會喪失高明的品德。果決是智慧的主人，猶豫是事變的僕人。時機不會再來，您別再猶豫了。”廉丹不聽，於是進軍到無鹽，在跟赤眉作戰時身亡。馮衍就逃亡到河東。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

更始二年，朝廷派遣尚書僕射鮑永兼任大將軍，到北方安定吏民。馮衍就對鮑永獻計説：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

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没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强之黨，横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内。元元無聊，飢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閒，海内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絶業，社

我聽説聖明的君主不討厭率直的忠言，以求得深奥的道理；忠臣不顧諫諍的危險，以通達各種變化。因此君臣兩興，功名兼立，樹碑立傳，後人不忘他們的英名。如今我躬逢寬鬆清明的時代，正是大發議論的時候，我豈敢爲了避罪而拱手沉默，而不竭盡忠心呢？

我想天下遭受王莽之害已很久了。開始時有東郡的戰爭，接着又是西海的戰役，巴、蜀兩地被南夷攻占，北方邊境又遭北狄侵擾，軍隊萬里遠征，長年在外，禍亂不停，戰爭不息，刑法嚴厲，賦税加重。强暴的賊黨，横行於京城之外，朝中官吏，貪贜枉法於京城之内。百姓没有依靠，飢寒交迫，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屋舍變成廢墟，田地荒蕪，疫病流行，災異四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禍亂風起雲涌，接連不斷，邊境的百姓，肝腦塗地，死亡的人數，超過大半，禍殃的毒害，痛入骨髓，平民百姓兒童婦女，都心懷怨恨。皇帝憑聖德靈威，像龍鳳一樣興起，率領宛、葉的士衆，統率散亂的士兵，血戰昆陽，長驅武關，攻破百萬人的兵陣，摧毁九虎的軍隊，威震四海，席捲天下，消除禍亂，誅滅無道之人，一年之内，全國平定。繼承高祖的宏偉事業，續修文武的大業，社稷再次得到保存，漢聖的火德之運重新輝煌，美德史無前例，功勞無與倫比。天下人都以爲去除王莽，進

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絶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産。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强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

入聖明的漢，就可以蒙受幸福了。布施恩德，容易周遍，就好比順風而飛揚鴻毛一樣。然而將領們擄掠財物，違逆天理，殺死別人的父子，霸占別人的妻女，焚燒他們的房屋，掠奪他們的財産。飢餓的人没有飯吃，寒冷的人没有衣穿，蒙冤失望，無處歸順。如今大將軍以清明善良的美德，秉持大使的權力，統管三軍，安撫并州的民衆，恩惠慈愛的誠心，施於百姓，崇高的名聲，在士人中傳播，所以伸着脖子踮起脚跟盼望您的，不祇一人。再説大將軍的責任，難道祇是潔身自好，約束修身而已？應該定國家的大業，建天地的大功。從前周宣王是中興之主，齊桓公是諸侯之長，手下還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等人，爲他們清除貪官污吏，安定他們的疆宇。何况幅員萬里的漢，聖明君主復興，而大將軍是國家的棟梁，責任確實不可忽視啊。

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强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鋭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

我還聽説，用兵久了力量就窮盡，人有憂愁就會發生變故。如今邯鄲的賊人還未消滅，真定那兒又作亂，而大將軍所管轄的區域不過百里，守城者不得休整，戰鬥部隊也得不到歇息，戰争的陰雲籠罩天空，百姓驚恐不安，怎麽可以自我懈怠，而不爲此深深地憂慮呢？并州的地勢，東面連着名關，北面靠近强胡，每年穀物豐收，百姓多有資産，這裏四面受敵，攻守的戰場。如果發生不測，該怎麽辦呢？所以説：“恩德不注意平時積累，人們就不爲你所用。事先没有準備，就難以應付突發事件。”如今百姓的生死，掌握在將軍手中，將軍所能依靠的，必須是賢良人才，應該罷免不勝任的人，重新挑選賢能的人士。即使是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必然有忠信之人。仔細地選出這樣的人才，來反映大將軍的英明，雖然是山野中人，也無不感受到恩德，想着樂於爲您效力

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了。然後簡選精鋭之士，徵發屯守的士兵，整頓好三軍，準備好盔甲兵器，察看豐饒的土地，觀察水泉之利，制定屯田的辦法，進行戰鬥的訓練，這樣就會威風遠揚，人們安居樂業。如果再鎮守太原，安撫上黨，取得百姓的歡心，任用名聲好有才能的官吏，天下不發生變故，就足以彰顯聲譽，一旦發生事變，就可以建立大功。希望大將軍開啓日月一樣的聖明，如探求深淵那樣的深思熟慮，藉鑒《六經》的道理，審視孫武吳起的策略，省察各種議論的是非，詳察衆位謀士的賢愚，來超越《周南》的事迹，繼承《甘棠》的遺風，使功業永垂千秋，富貴留傳後世。伊尹、吕望的計策，能比這個更好嗎！

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捍衛并土。

鮑永本來就器重馮衍，而且受命可以自行任用官佐，就任命馮衍爲立漢將軍，兼狼孟縣長，屯守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人修繕兵器訓練士卒，捍衛并州土地。

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

等到世祖即位，派宗正劉延進攻天井關，與田邑接連打了十多個回合，劉延無法進關。田邑迎接母親兄弟妻子兒女，被劉延俘獲。後來田邑聽説更始帝失敗了，就派人到洛陽獻上璧玉和戰馬，立即被授爲上黨太守。於是就派使者招降鮑永、馮衍，鮑永、馮衍等有疑心不肯投降，反而怨恨田邑背叛以前的約定，馮衍就給田邑寫信説：

蓋聞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天下蠢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柰何舉之以資强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

我聽説晋文公出奔時子犯顯示他的忠心，趙武遇難而程嬰明示他的賢良，這兩個人的義氣是恰當的。如今三王背叛朝廷，赤眉危害國家，天下騷動，社稷顛覆，正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效力之時。伯玉選拔人才授給符節，專門掌管大郡。上黨之地，四面有要塞，東面連接三關，在西部做國家的屏障，怎麼可以拿它資助强敵，開天下之亂，借給仇敵兵刃？豈不可悲！

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

我聽説，委身做人臣子，不能懷有二心；雖然僅有汲水的知識，也懂得不把汲器

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晋、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内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强於時，無與俗同。

借給别人。所以晏嬰被劫持盟誓，面對刀劍，也不改變誓言；謝息守衛郕邑，有人以强大的晋國、魯國來威脅他，他也没丢掉他的守邑。由此説來，内部無殺頭的禍患，外部無桃邑萊山的利誘，而蒙上背叛的名聲，蒙受棄城投降的耻辱，我真爲您感到羞耻。再説邾國的庶其出賣城邑背叛國君，以求大的好處，史書上説他雖地位低賤而一定要記載；莒國的牟夷用土地换取食品，而壞名聲流傳不滅。所以大丈夫舉動要想到禮，行爲要考慮義，還從來没有違背了這一點而身名能保全的。我爲您深遠打算，不如跟鮑尚書同心協力，表明忠貞的氣節，建立超出當世的功勞。如果以母親被牽累的原因，能棄官投降，歸順尚書，既能保全大義，敵人也會减少怨恨，對上不損害接受符節的責任，對下足以救一家老小的性命，如此就能舒展眉頭高談闊論，無愧於天下。如果還貪戀上黨太守的權位，捨不得保全城邦的事迹，我擔心您一定會有周朝趙國的憂慮，上黨也將有從前的禍患。以前晏平仲采納了延陵季札的意見，終於避免了欒高之難；孫林父違背了穆子的告誡，所以留下了終身的壞名聲。我想您聽到我的真心話，必定會心如刀絞，如果不環城固守，就一定會騎馬出走不回頭了。聖人能轉災禍爲福，智士能變失敗爲勝利，希望您現在就奮發自强，不要跟流俗相同。

邑報書曰：

田邑回信説：

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

我雖然愚笨膽小，也想堂堂正正做一個人，豈敢貪生怕死！刀架在脖子上，不改變心意，確實是我的心願。

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閒，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

不久前，老母和衆兄弟被軍隊捕去，而我安然不顧的原因，難道不是看重氣節嗎？如果人活在天地間，壽命跟金石一樣長久，那麽追求長生不老躲避死地是可以的。如今百歲的壽期，也没有人達到，老壯之間，相差不多。假如更始帝還活着，我可以建立忠義之名，那麽即使母親被殺，妻兒横尸，我

分，邑之願也。

聞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没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

也願意。

前不久，上黨狡猾的賊人，大量人馬包圍了我城，義兵兩隊，進入井陘關據守。我親自擊潰敵人的包圍，抵禦劉延，自以爲有智有勇，并不是不能抵擋。確實知道更始帝被士兵殺害，新皇帝的司徒已平定三輔，隴西、北地也跟風響應。這事明明白白，日月在天，河海在地，也不足以相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確實是命中注定。即使我死了，又能拿命運怎麽辦呢？

爲人之道的根本，在於報恩和守義，守義應該有合適的對象，報恩也應該有對象。君臣之間是大義，母子之間是至恩。如今故主已不在了，我爲誰守義呢；老母被關押，爲了報恩我應當留下。而您斥責我貪戀權勢，勸誘我放馬逃亡，壓抑我利欲之心，一定要我棄城不顧，是多麽愚昧啊！

我年届三十，官至卿士，生性没有嗜好貪欲，也不願做什麽大事。何況現今地位尊貴有生命危險，財富多了性命不保，知識淺薄的人都知道，爲什麽要懷疑君子呢？

君長、敬通佩帶符節官印，自相授受官職。從前仲由讓門人去做官，孔子譴責他欺天。君長屯兵兩州，又加一郡，可是河東叛亂，却不派兵到彘縣征討，上黨被圍，也不來大谷救援，宗正劉延兵臨城下，没有一人能來援助。軍隊威嚴受到屈辱，國家政權日見毁損，三王背叛，赤眉殺害君主，也没見您日夜兼程趕來救助，就像墨翟足底磨出厚繭去救宋，申包胥爲了救楚脚底磨出硬皮，衛女想要急馳回家吊唁兄長的心情。君主受害一年了，不知到底死在哪裏，憑空猜測信口開河，衹能顯出見識短。不能侍奉生者，怎能侍奉死者？還不懂做臣子的道理，又如何懂得做君主？難道您不願做臣子，打算做君父了嗎！想要撼動泰山疏通北海，事情必然失敗性命危險，請考慮我的話。

馮衍没有同意。有人謡傳更始帝隨赤眉軍到

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婿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爲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了北方，鮑永、馮衍相信了，就屯兵界休，然後發文書到上黨，説皇帝在雍州，來迷惑百姓。鮑永派弟弟鮑升以及女婿張舒到涅城誘降，張舒家在上黨，田邑把他們都抓住了。又寫信勸鮑永投降，鮑永没有答理他，從此與田邑有了矛盾。田邑字伯玉，馮翊人，後來擔任漁陽太守。鮑永、馮衍確知更始帝已死，纔共同罷兵，頭裹幅巾在河内投降。

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毁，故賞不行。

皇帝責怪馮衍等不及時來，鮑永因立功而贖罪，於是得到任用，惟獨馮衍被貶黜。鮑永對馮衍説：“從前高祖獎賞有罪的季布，誅殺有功的丁固。如今遇到聖明君主，還有什麽可擔心的！”馮衍説：“有本書上説，有人挑逗其鄰居的妻子，挑逗年長的，年長的駡他，挑逗年少的，年少的回報他，後來那家的丈夫死了，他就娶了那位年長的。有人對他説：‘那不是駡你的人嗎？’那人説：‘在别人家我希望她回報我，在我家我希望她駡别人。’天命難以知曉，人道容易堅守，守道的臣子，還怕死嗎？”不久，皇帝任用馮衍爲曲陽縣令，馮衍在任上誅斬大賊人郭勝等人，五千多人投降，論功應當封賞，因有人讒毁，所以皇帝没有封賞他。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毁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

建武六年發生日食，馮衍上書陳述八件事：第一是彰顯文德，第二是褒揚武烈，第三是重修舊功，第四是招募俊傑，第五是表明好惡，第六是簡省法令，第七是區别秩禄，第八是安撫邊境。奏書送上去了，皇帝將要召見他。起初，馮衍擔任狼孟縣長，用罪名挫敗大姓人家令狐略。這時令狐略擔任司空長史，他在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面前説馮衍的壞話道：“馮衍求見皇上，是爲了詆毁您們啊。”王護等害怕了，就一起排斥離間，馮衍由此没有能進見皇帝。

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來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的身份顯貴於朝，對馮衍深爲敬重，馮衍就跟他們交結，因此被諸王聘請，不久擔任了司隸從事。皇帝懲處西京外戚賓客，所以都繩之以法，罪重的判死罪或流放，其餘的被貶黜。馮衍因此獲罪，曾到牢獄自首，皇上詔令赦免不問。西歸故鄉，閉門自保，不敢再跟親友交往。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説，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

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蒼卒之閒，據位食禄二十餘年，而財産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仇叢興，譏議横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書奏，猶以前過不用。

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翔，與時變化，

建武末年，馮衍上疏陳述自己的心意説：

我俯伏思念高祖的雄才大略和陳平的多謀，詆毁他就會被疏遠，稱譽他就會被親近。憑着文帝的聖明和魏尚的忠心，對他繩之以法，他就有罪，對他施加恩德，他就有功。直到近世，董仲舒宣揚道德，被公孫弘妒忌，李廣在對匈奴作戰保持節操，被衛青排擠，這些都是忠臣們經常傷心的原因。我馮衍自知是微不足道的臣子，上面没有魏無知那樣的人推薦，下面没有馮唐那樣的人進言，既無董仲舒之才，又無李廣之能，因而想要避免讒言，没有怨恨不滿，豈不是太難了！

我的先祖，因爲忠貞的緣故，導致一家的大禍。而我又生逢大亂之時，正遇上兵荒馬亂的年代，不敢胡作非爲謀求一時的利益，事奉君主無奸邪不正的計謀，出外帶兵無擄掠的想法。衛尉陰興，恭敬謹慎，處事細密，自我加强修養，對外遠離嫌疑，所以纔敢跟他交往。陰興知道我貧困，幾次想送我錢財幫我購置産業。我自認爲没有三益友的才能，也不敢處於三損友的境地，所以堅決推辭不接受他的饋贈。從前在更始時代，太原掌握財物大權，生逢亂離之世，爲官二十餘年，而財産一年年減少，生活一天天貧困，家裏没有積蓄的布帛，出門没有車馬的裝飾。如今遇到政治清明之時正是修身正己力行善道的時候，但是仇怨多生，到處充滿了攻擊和誹謗。大約就是所説的富有而地位高的容易行善，貧窮而地位低的難以把事情做好。被疏遠的在壟畝之中的臣子，不敢希望到朝廷之中，惶恐自述，以求減輕罪過。

奏疏遞進去了，還是因以前的過錯不得任用。

馮衍的願望無法實現，回家寫了一篇賦，又寫了自叙説：

馮子以爲人的道德，不必像玉一樣美好也不必像石頭一樣粗劣。風起雲涌，龍蛇互現，與道翺翔，與時變化，哪能固守一節

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臧，進退無主，屈申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閒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嘆，自傷不遭。久栖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凄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鷄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歷位食禄二十餘年，而財産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羇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

呢？出仕就推行自己的主張，不被任用就把自己的主張藏在心裏，被進用或廢退没有依據，委曲或伸展没有常軌。所以説："有法無法，隨時設置，有度無度，按物取捨。"常追求道德之實，而不追求當世之名，省簡繁瑣的禮節，不拘泥世俗的事務。品行正直，恬然快樂。至於曾經愛好卓異不凡的策謀，當時没有人能聽用我的謀略，喟然長嘆，自己傷感不被知遇。長時間擔任小官，不能舒展自己的志向。壓抑心志，情意凄凉。有高位辦喪事能得到賜冰的，不追求養鷄養猪的小利；積聚財富的大臣，不從事市井買賣。何况我爲官食禄二十多年，而財産越來越少，生活日見貧困。自思君子出仕，是爲了推行所學的道義。考慮時務者不能推行其道德，追求私利者不能成就其功業。辭官歸家，又在州郡寄居作客，自己愈是爲官家裏愈加窮困，最後遭受飢寒之災，有喪失長子的大禍。

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晋之路，西顧酆鄗，周秦之丘，宫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嘆。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産，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睹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咏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

先祖右將軍葬在渭陵，哀帝去世之後，在那兒修建了陵園。於是因爲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周寬廣，南望酈山，北連涇渭，東瞰黄河華山，龍門黄河北岸，古代是三晋之地，西望酆鄗，是周代秦代的都城遺址，宫觀廢墟，極目千里，望見舊都，就在那裏選定了墓地。退職回家隱居。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嘆。每每懷念先祖，建立盛德於前，流傳大功於後，遭逢時亂，墳墓荒廢，春秋祭祀，昭穆無列。如今我年老了，傷感功不成名不就，將要西歸在肥饒的田野耕種放牧，建立家業，重修孝道，營造宗廟，舉行祭祀。然後在家中關門講習道德，觀覽孔子、老子的高論，差不多有赤松子王子喬的福分了。上隴阪；登高岡，放眼宇宙，縱目八方。看遍九州山川的形體，追思上古得失的風俗，痛惜大道衰落，感傷美德敗壞。看到了結果就要追尋起源，所以思念古人并歌咏他們的道德。整理九州原野，往來五岳名山，萌生超脱世俗的高尚志趣。於是作賦自勵，命名爲《顯志賦》。顯志，就是光大教化的

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汩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俗之險厄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憙？沮先聖之成論兮，貇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内自省而不慚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没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

陟雍畤而消摇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峻而臨嶻嶭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浡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内悲。

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峥嵘；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説而乃信；皋陶釣於靁澤

情趣，表明玄妙的心意。賦的内容是：

新年春天開始，百草含苞待放。甲子日的清晨，我開始西行。從新豐出發，在鎬京徘徊。登臨飛廉觀而嘆息，來到平陽城而感傷。悲傷時俗險惡，哀嘆好惡無常。時人棄法度而以意衡量，隨波逐流無節操。時俗沉溺於争權奪利，親近同類而忌妒異己；衹有我正直不阿仰慕古人，怎麽會受時人歡迎？懷疑先聖的定論，無視名賢的高風亮節；忽略道德的珍貴，追求富貴安樂。遵循大道而徘徊，追尋幽玄的大德；時俗炫於名利，誰能看到大象無形？品行正直而遇禍患，古人早已有過；我内自省察無愧於古人，遂堅定志向而不改。我爲能引堯舜爲同黨而欣喜，又爲生不逢時而感傷；衹好發泄憤懣舒展心情，來驅散心中的憂愁。以往的聖賢不可企及，將來的賢哲又不能預期；擔心身後名聲不揚，願縱横遠逝却難尋出路。

登上雍畤觀望，路過略陽而不返。念及人生不能重復，悲嘆親人日益疏遠。登九峻上嶻嶭，聽涇水渭水的波聲。回望鴻門而哀泣，哀傷我兒的早夭。爲何天命不純善，任由我犯下過錯；悲嘆我確實是善良而無辜，我將帶着深深的遺憾去黄泉。可恨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怎麽可能追悔？追思往昔我九死也不瞑目，又擔心災禍再次發生。淚漣漣如大雨傾盆，氣衝衝似烏雲蔽日；心情鬱悶胸中壅塞，情緒消沉悲從中來。

遥望高大的太行山，遠看險峻的壺口；哀傷丘墓蕪穢，遺憾祭祀不周。歲月流逝快如飛，時不我待老將至；功業無成心憂憤，前赴原野而窮居。昔日伊尹年七十，説動商湯而得志；皋陶垂釣於靁澤，依靠虞舜而顯貴。我無兩位高士的遭遇，空懷忠貞之心而

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顔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産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采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絶迹。陟隴山以逾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并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泱漭兮，望秦晋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

不能上達；帶領妻兒去務農，委棄才華不自誇。良犬受抑而不放縱，駿馬羈絆而不用；獨自慷慨激昂遠覽前事，非庸碌之輩所能明白。輕賤子貢的聚積財物，崇尚顔回的安貧樂道；看重祖先的偉大功業，所以取得成功於此。遵循四季的更替，分辨五土因地制宜；觀察山林的出産，品嘗水泉的甘苦以定種植品種。重操神農的本業，采用軒轅的妙策；追尋周棄的遺教，超過范蠡的事迹。登上隴山遥望，八方荒野遼闊迷茫；風浪并起，情思惆悵更傷心。看黄河華山的廣大，望秦晋之故國。爲馮亭的失敗而悲憤，爲馮去疾的被誣陷而痛恨。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溯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愊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焕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悇憛而洞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兹？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咏《南風》之歌聲。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吊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吕望於酆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争流。

流轉山岳遍覽群山，巡游碣石和洞庭；漂流江河而入海，逆淮河濟水而上溯。瞻視燕國齊國的舊居，游歷宋國楚國的名都；哀嘆歷代帝王不受祭祀，痛惜列國淪爲廢墟。馳騁在高下起伏的中原，道路盤曲而多艱難；講習聖哲的通論，心情鬱結而紛亂。想那上天之路軌道相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別；堯舜政化平暢，夏禹承平而改制度。夜以繼日深思，仍是心神不定惶恐不安；高陽遥遠不可及，世上誰能與他商議？詢問夏啓於甘澤，感傷帝典開始傾側；頌揚成康的恩德，咏唱《南風》的歌聲。思念堯舜的温和寬容，禮請稷契成爲好友；後代子孫繁衍生長，到商湯周武王時興旺發達。從前的三代帝雖然淳美，但每到末代就受盡災難；在南巢痛吊夏桀的殘暴，在牧野哀傷殷紂的禍患。在亳郊告語伊尹，在酆洲祀奉吕望；功勞與日月争輝，名聲與三王并傳。

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

楊朱在大路上號啕，墨子對着白絲哭泣；知道積久成習會改變本性，抱怨天地

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强；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誅犂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訴知；嫫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惡叢巧之亂世兮，毒從横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説論。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寖淫而弘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饁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摭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日曈曈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駟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滸；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

覽天地之幽奥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

造化考慮不周。贊美《詩經·關雎》的因小見大，擔憂王道將要崩潰；倡導周唐的盛德，采取桓文的大功。怨恨戰國的兵禍，憎惡權臣的蠻横；廢黜楚子於南郢，拘執趙武於溴梁。贊賞忠信能救世，厭惡狡詐的泛濫；探訪申叔於陳蔡，生擒荀息於虞虢。譴責犂鉏的排擠聖人，聲討臧倉的自作聰明；譏刺子反於彭城，封賞管仲於夷儀。憎恨兵禍滋蔓，患苦戰亂發生；溺斃孫武於五湖，斬殺白起於長平。厭惡成群奸巧的擾亂世事，憎恨合縱連横的傷風敗俗；流放蘇秦於洹水，囚禁張儀於鬼谷。看清道德教化的衰敗，痛惜嚴刑峻法的慘烈；焚化商鞅的法術，燒毁韓非的論説。譴責秦始皇的專横，流放李斯於邊遠地區；毁滅先王的法則，禍患滋生而蔓延。援引前聖來治國，矯正二主的驕奢；宴請女齊於絳臺，犒賞椒舉於章華。道德光輝遍布天下，衰敗的世風要匡正；褒揚宋襄於泓谷，表彰季札於延陵。舉起仁智的英華，激蕩亂國的風氣；瞻仰鄭僑於溱洧，拜訪晏嬰於營丘。日光昏暗天時晚，獨自在邑心煩亂；爲何堂堂大九州，不知路往哪裏走。騎上龍馬快快跑，天馬行空逍遥游；投奔伯夷折中，遇到務光事愈明。伯成子高耕於野，助我安定紛亂心；欽佩高人道德美，步履徘徊不忍去。心中遲疑而不定，等待旋風而從容；追尋善卷的所在，巧遇許由於負黍。我停我車於箕陽，我喂我馬於潁滸；至理名言我領悟，馬不停蹄回家鄉。

尋覽天地的奥秘，總攬萬物的綱紀；探究陰陽的變化，昭示五德的光輝。騰躍青龍於滄海，豢養白虎於金山；開鑿岩石造居

虎於金山；鑿岩石而爲室兮，托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采三秀之華英。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勛；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室，地勢高敞供奉神仙。神鳥在鴻崖飛翔，龜蛇在深水潛游；憑欄朱樓四面望，采集靈芝草的華英。承續前賢的大節，光耀祖先的功業；身披綺季的美麗服飾，散發屈原的高潔芬芳。頭頂高高的華冠，身佩美麗的佩帶；飲用六醴的清液，品嘗五芝的花朵。

揵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干雜蘼蕪兮，搆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耀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忽而莫貴；非惜身之坎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静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仿佛。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俶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

樹立枳木建籬笆，堆砌香草造居室；中庭播種蘭與芷，杜衡立在大路旁。聚集射干夾蘼蕪，結合木蘭與新夷；光彩奕奕照，香氣真美好；花香濃郁四處散，時光流逝無人愛；身世坎坷不足惜，衆美憔悴惹人憐。上下神游天地間，美妙品行不改變；居處清静養志節，人生美事遂我願。山勢高聳入雲霄，林深樹密真繁茂；神鳥旋飛找伴侶，孤鹿哀鳴尋友聲。吟誦古今來散心，遍覽賢聖更自尊；孔丘知命誠可嘉，老聃貴玄亦偉大；德與道哪一個更重要，名與身哪一個更珍愛？斜倚山谷隱居人，甘守寂寞存精神。莊周垂釣濮水邊，辭去卿相顯貴位；於陵子爲人灌園，守真養志真聖人。隱居貧困得大道，窮栖領悟賢人術；遠離紅塵污穢地，志趣超然配喬、松。高尚志節是我願，超凡脱俗自不同；品行卓異性高潔，願觀留芳百世名。

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顯宗即位，又有多人指責馮衍文章虛假不真實，於是就罷官家居。

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坎壈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嘆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概於

馮衍娶北地任氏的女兒爲妻，任女脾氣暴躁妒忌，馮衍不能娶妾，兒女們經常自己操持家務，年紀老了到底把她趕走了，於是生活困頓不順利。然而胸懷大志，不爲貧賤而憂慮。生活中常慨然長嘆："我年輕時師從名賢，曾任高官，懷揣金印身披綬帶，持節出使，不追求不義之財，胸懷凌雲大志。三公的高位，千金的巨富，

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説、《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説、自序、官録説、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如不符合心願，都不屑一顧。貧困而不衰退，地位低却不遺憾，如今雖年老力衰，却仍保持名賢風度。至死都不忘修養美德，來保持終身美名，作爲後代的榜樣。"年老生活貧困，死在家中。所著賦、誄、銘、説、《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説、自序、官録説、策等共五十篇，肅宗很看重他的文章。馮衍的兒子叫馮豹。

馮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馮豹字仲文，十二歲時，生母被父親趕走。後母不喜歡他，曾經趁着馮豹夜晚熟睡，想要害死他，馮豹逃走免於一死。做事更加小心，而後母也更加恨他，時人稱贊他孝順。長大後喜好儒學，在麗山下教授《詩經》、《春秋》。同鄉人稱誦他："道德彬彬馮仲文。"後被舉孝廉，授尚書郎，忠心耿耿勤奮工作。每逢上奏没得到答覆，就在宫廷中伏案等待，有時從黄昏等到天亮。肅宗聽説後非常贊許，派太監拿被子給馮豹蓋上，下令不許驚動他，因此多次給予賞賜。那時正在平定西域，因馮豹有才智謀略，授河西副校尉。和帝初年，馮豹多次奏議談論邊疆事務，提議設立戊己校尉，轄區周圍的各小國恢復原來的官職。後升任武威太守，任職兩年，河西人都稱贊他，又應徵回京任尚書。永元十四年，死在官任上。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論曰：高貴者依仗權勢而傲慢，才智之士依恃才能而行爲不檢，大體上是這樣的。兩位先生不就是這樣嗎！馮衍引用挑逗妻子的比喻，説對了。娶妻者都知道要取罵自己的，而選拔士人却做不到。爲什麽呢？難道不是因爲控制妒忌心理容易，而寬恕恩義之情很難嗎？光武帝雖然善待了鮑永，却委屈了馮衍。這就説明，以往不被任用是因爲仗義守正，後來經歷坎坷也是因爲保持節操。可嘆啊！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贊曰：桓譚非議讖緯之術，馮衍不能及時委身事人。二者的做人之道不相同，但都錯在不識時務。胸懷大略，地位低下。

後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申屠鮑郅傳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仕郡功曹。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他的前七代祖申屠嘉，在漢文帝時期做宰相。申屠剛生性耿直，經常仰慕史鰌、汲黯的爲人。任郡縣的功曹。

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絶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宦，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

漢平帝的時候，王莽把持朝政，常常懷疑他人篡權，於是就隔絶了平帝的外戚馮、衛兩個家族與朝廷的往來，使他們不能到京師任職，申屠剛經常對此表示憤慨。後來在舉薦賢良方正的時候，在朝廷呈策說：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奸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毁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鋭，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

我聽說國家失政就會引起神祇的不滿，邪惡擾亂正氣，所以陰錯陽差。這是因爲上天要譴責當政者，要讓失道的君王恍然大悟；讓那些心懷邪惡的臣子，驚懼而自律。現在朝廷不是考量功德，并且大量地接納批評與贊譽；而是多次地頒布詔書，設置重法，壓制批評，禁止議論，犯重罪的人，甚至受到腰斬極刑。這傷害了忠臣的感情，使正直人士的鋭氣遭到挫折。大概是由於没有樹起接納善言的旌旗，懸挂起勸諫者敢擊之鼓，開闢四方納賢之路，并且廣視天下，明察下情。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悦，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

我聽說成王年幼時，周公攝政，聽從善言，禮賢下士，均勻地分布權力與榮譽，任人不分關係新舊，衹親近仁厚的人，行爲遵從天地而不失當。但是却招致近在身邊的召公的不滿，且流言傳到管、蔡、商、奄四個邊遠小國。母子之情，是天下最親近的感

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奸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没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嘆，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宫，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

情。如今皇上年幼，纔離開襁褓不久，但即位之後，就與母親分離，與母親方面其他親戚隔絶，他們之間的愛無法相通。况且依照漢制，歷來是既委任賢能的人，也依靠姻親之戚。血緣關係親近與疏遠的人交錯，就可能堵塞朝廷政治的漏洞，這的確是爲了使漢家的祖廟和國家得以安定。現在馮姓和衛姓兩家外戚并無罪過，却被長久地廢黜不用，有的居處在窮鄉僻壤，連普通百姓也不如，這的確不是在承繼前朝慈愛忠孝的原則。作爲前朝的繼承者，秉承正義，用人不分地位尊卑及才能大小，使無論賢能的人還是愚笨的人都抱怨，奸臣賊子也乘機鑽空子，公開政變的發生，這的確難以預料。而今的太保、太傅，并不是古代的周公。周公那麽聖明，尚且未能避免牽累，更何况那些做事不能按其初衷，不合上天之意的人呢？當年周公派遣自己的兒子伯禽去魯據守自己的封地，以義代替恩愛，不把恩寵加在後代身上。因而其後人在魯三十多代，始終受到配享郊祭的待遇。霍光秉持朝政時，他輔佐年少的皇上，提倡善事，薦進良士；表面做得忠義正直，實際在不斷抬高自己黨羽的地位，摧殘和壓制外戚。結黨專權，地位極其堅固。直至他死後，其家族遭到滅門之禍。現在皇上的老師們都處在當年伊尹、周公一樣的地位，占據着要職，以其地位和職位謀求國家的變化發展，無事不成。如不居安思危，什麽災禍都可能招致。孔子曾感嘆，人如自我毁損，就會得到增益；如自我增益，就會招致毁損。自滿必然招致毁損，也是老子一向的訓誡。因爲功高蓋世的人必然不安全，聲威震懾皇上的人必難保全。如今社會剛經歷了戰亂重創，國庫空虚，賦税沉重，苛刻的官吏用徭役奪去百姓的農時，貪婪的又侵占他們的財物。百姓窮困疲乏，受到疾病瘟疫侵擾而死亡。盜賊蜂起，聚衆數萬，人人當兵，且自立爲王，他們攻打進犯京師，燒毁城鎮，以至於謡傳他們將集中兵力

后，置之别宫，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親戚，外絶邪謀。

攻擊皇宫，使駐守皇宫的衛士們心驚膽戰。這是自從漢開始以來從未有過的事。國家微弱，不能禁止邪惡和不軌的圖謀；臣子們對皇上不恭敬，不遵從；朝廷看不清、聽不到，亦無法明判事實，及至皇位孱弱等所謂“六極”，表明國家已危如累卵。爲王者要承繼、順從天地之道，賞罰分明。不擅權對自己的宗族授以高位，也不隨意減輕對親屬的處罰。陛下應該順聖明之德，恍然大悟，稱述上古帝王事迹，遵從近古孝文帝迎外戚入京實例，按照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做人的準則，分别給予親屬一定的待遇。馬上派遣使者請中山太后住入另一宫殿，使她時常能見到陛下。同時再召馮、衛兩家外戚進京，授予散職，使他們得以掌管禁軍，保護朝廷。以此對可能出現的災禍防範於未然。既安定國家，又保全太保、太傅，和睦親戚，斷絶邪惡圖謀。

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説，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奏書上達朝廷。王莽命令元后頒布詔書説：“申屠剛奏書的言論荒誕，違背大義。罷免他的官職，命其回鄉務農。”

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説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絶。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没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虚，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

後來王莽篡位，申屠剛於是躲避到河西，又遷入巴蜀，過了二十多年。當隗囂占據隴右，想要反叛漢依附公孫述時，申屠剛勸説道：“我聽説，衆人歸向的人得到天的幫助，衆人反對的人天也遠離他。本朝的光武皇帝，以其德行爲表率，發起義軍，替天行道，阻擋者必定會被摧毁，確實是上天在福佑他，而不是人的力量。將軍您本來没有一塊土地，獨處一方。應當誠心誠意地順從皇帝，與朝廷同心協力，既符合上天的意志，也符合人民的願望，爲國立功，名垂青史。不滿與猶豫，是聖人一定不做的。以將軍您的威望，又遠離朝廷千里，一舉一動能不謹慎嗎？現在朝廷多次送來印信與詔書，委托國事，表示信任，要與將軍共患難。普通人相交往尚且有拼死不負諾言的，何况統率千軍萬馬的將軍呢？眼下是什麽可畏懼的事與利益相關的事讓您長久地猶豫？萬一事情突變，就會既違背忠孝之義，又愧對世人。在事情發生前預言，固然顯得

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

不真實，等到已經發生，却又太遲了，因而忠直的勸告，很少被采納。我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話。”隗囂没有接受申屠剛的勸説，反叛漢而歸順了公孫述。

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

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鋭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决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毁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污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

建武七年，朝廷下詔書徵召申屠剛。申屠剛返回漢朝廷之前，給隗囂寫信説：

我聽説，獨斷專行的人會孤立，拒絶勸諫的人消息閉塞，孤立和閉塞的政治，是亡國的徵兆。雖然是聖明之人，却仍能降低自己身份聽從多數人意見，這樣就會在思考策略時不出漏洞，做起事來不出過錯。因爲聖人不認爲自己的見解是聖明的，而把萬物放在心上。順人者昌，逆人者亡，這是從古至今不變的道理。將軍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被家鄉百姓推舉出來，國家大事未能預定，舉兵以後又不計劃深遠。如今東邊社會日趨和睦，百姓生活安定，西州却發起戰争，人人擔憂，動亂緊張，又無人敢正面勸諫，大衆猶豫不定，懷有二心。并非衹缺少精心策劃，而是禍患無處不到。事情發展到窮盡時就會發生變化，在緊急關頭做决定就改變，是勢所必然。背離道德，違反人之常情，而能擁有政權，自古至今都没有這樣的人。將軍素來以忠孝聞名，所以士大夫們因仰慕您的賢德，不遠千里前來效力。現在您却隨意决定要追求可能極小的成功，倒底爲了什麽？上天保佑的人，衆人順從他，衆人都幫助的人成功。如果得不到天佑人助，就會讓手下的人遭受無謂的犧牲，毁壞自身一世清名，敗壞作爲臣子對君王的名節，玷污父親對做人質的兒子的恩愛，使廣大賢能之士深受驚恐，能不慎重嗎？

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

隗囂没有接受他的勸諫。申屠剛到達京師，出任侍御史，又升任尚書令。

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

光武帝曾經想要出游，申屠剛認爲隴、蜀一帶還不安定，不宜宴游安逸。他的勸諫未被接受，於是就用頭去撞光武帝車輪，光武帝纔取消了出游。

時内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

當時朝廷内外的官員，多是皇帝親自挑選舉

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薦的，加之法令嚴明，官職事務非常辛苦，尚書等高官近臣，甚至在朝廷上受鞭笞拖拽，群臣中無人敢正面勸諫。申屠剛每次都盡力勸諫，又多次提出皇太子應該按時住入東宮，選拔賢能的人擔任皇太子的老師，以培養太子的德操，皇帝均未接受。由於多次勸諫不中皇帝的意，幾年後他被貶官離開京師，任平陰縣令。後來又升任太中大夫，因病離職，在家中逝世。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嘆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敕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父親鮑宣，漢哀帝時擔任司隸校尉，被王莽殺害。鮑永從小就有志氣操行。學習經歐陽生傳下來的《尚書》，對自己的後母非常孝順。他的妻子曾在母親跟前叱罵狗，鮑永立刻就休了她。

起初，鮑永做郡縣功曹。王莽因爲鮑宣不追隨他，想要除掉其子孫。都尉路平趁勢謀劃，要殺害鮑永。太守苟諫保護他，召他爲吏，把他安置在太守府中。鮑永多次向苟諫陳述興復漢室、驅除篡權逆賊的策略。苟諫每次都告誡鮑永說："你小事也不能保密，離禍患不遠了。"鮑永被他的話感動。苟諫死後，鮑永親自送其棺木回故鄉扶風。路平於是將鮑永的弟弟鮑升收捕入獄。新太守趙興到任，聽到此事感嘆道："我接受漢室的封誥，未能保守住自己的名節，可鮑宣能以死保節，我怎能殺害他的兒子呢！"責令縣尉釋放鮑升，重新起用鮑永爲功曹。當時有人假稱自己是侍中止傳舍者，趙興要去會見此人。鮑永懷疑有詐，勸諫他，但未被接受。趙興乘車前往，鮑永於是拔出佩帶的刀截斷馬籠套，趙興纔没有去。幾天後，王莽果然下詔書捕捉假冒者，鮑永由此出名。舉薦他爲秀才，他未接受。

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代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

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

更始二年，鮑永被徵召，又升任尚書僕射，代理大將軍的職務，持符節帶兵，平定河東、并州、朔部一帶，有權自設偏將，實施軍法。鮑永到了河東，攻擊青犢，使之大敗，更始帝封他爲中陽侯。鮑永雖然做了將軍，車乘服飾却依舊樸素，一路上以"鮑尚書"聞名。

那時赤眉殺害了更始帝，三輔道路斷絶。光武帝即位，派遣諫議大夫儲大伯帶符節徵召鮑永

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内。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説更始河内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

前往光武帝居住地，鮑永懷疑不聽從，從而扣押了儲大伯，派遣使者奔馳至長安。得知劉玄已死，鮑永於是舉喪事，釋放儲大伯等人。他封存了上將軍列侯印綬，遣散軍隊，僅穿素服，與手下將領以及幕僚一百多人前往河内拜見光武帝。光武帝見到鮑永問道："你的軍隊在哪兒?"鮑永離開席位叩頭説："我事奉更始帝，却不能保全他的生命，無臉再利用他的軍隊去謀求富貴，所以都遣散了。"光武帝説："你説得太嚴重了！"但心中不快。當時進攻懷尚未取勝。光武帝對鮑永説："我攻打懷已經三天還未攻下，關東的人敬畏你，你姑且帶舊部隨從去城下説服他們。"隨即授鮑永官職爲諫議大夫。到達懷後，鮑永説服原劉玄的河内太守，打開城門投降。光武帝非常高興，賜給他洛陽商里的住宅，但鮑永堅持推辭不接受。

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别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内侯，遷楊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傷之後，乃緩其銜轡，示誅强横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産與孤弟子。

當時董憲的偏將在魯屯兵，侵害那裏的百姓，鮑永於是被拜官爲魯郡太守。鮑永到達魯後，攻擊討伐，使他們大敗，幾千人投降。衹有别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帶一千多人，自稱"將軍"，不肯投降。這時，孔子闕里從講堂到里門一帶的荆棘轉眼間突然消失，鮑永感到很驚異，對府丞和魯縣令説："闕里在危急時刻自開，莫非孔夫子想讓我這個太守行禮，幫助我消滅壞人嗎?"於是他會聚衆人，舉行鄉射禮儀，邀請彭豐等人共同觀看，要藉此機會捉拿他們。彭豐等人也想乘機謀害鮑永，於是抬牛肉酒食前來慰問，但暗藏武器。鮑永察覺到了，親手搏殺彭豐等人，并擒拿了其黨羽。光武帝嘉獎鮑永有謀略，封他爲關内侯，升任楊州牧。當時南方還有不少盜匪暴亂，鮑永因地方官吏剛經受過暴亂之苦，於是放寬政策，來表示誅殺强横但安撫多數人，百姓生活安定下來。後來因爲母親逝世離任，把財産全部贈送給孤弟子。

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强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

建武十一年，鮑永受到徵召，升任司隸校尉。建武帝的叔父趙王劉良仗勢横行，鮑永彈劾劉良不尊重其他大臣，從此，朝廷上下紀律嚴明，人人謹慎從事。於是又委任扶風鮑恢做都官從事，鮑恢也爲人正直，不畏强暴。皇帝常

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説：“皇親貴戚應當收斂，避開二鮑。”可見當時朝廷達官顯貴是如此地懼怕這兩個人。

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到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鮑永巡視州縣到霸陵，途經更始帝陵墓，便驅車進入通往墓地的小路，跟從他的人勸諫制止他。他説：“我曾經是這個人的臣下，怎可路過他的墓不拜祭呢！即使因此而得罪現在的皇上，我也不迴避。”於是下拜，哀悼後離開。向西到達扶風，鮑永又殺牛在苟諫墳前祭奠。建武帝聽到這些事，心中不滿，問公卿大臣道：“鮑永爲何這樣做？”太中大夫張湛回答説：“仁是行爲的準則，忠是義的主旨。遵從仁而不遺忘過去的交情，遵守忠則不忘曾事奉過的君王，這是最崇高的行爲。”皇帝心中的不平纔得以排解。

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皋，詔書逆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後來大司徒韓歆因直言得罪皇帝，鮑永堅持反對也未能使韓幸免入獄，鮑永也因此事違背皇帝意願，貶官出京任東海相。又因田畝不實的罪名被徵召，各郡官吏多半也因此入獄。鮑永到達成皋時，恰逢詔書授官爲兗州牧，便由此前往兗州上任。在任三年，病死。兒子叫鮑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悦，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論曰：鮑永固守對舊主的忠義，就可以以此事奉新主了。他把帶軍隊前往新主處邀寵看成耻辱，這樣的人就可以經受更大的寵幸。正像説話的人儘管誠懇，但未被聽者接受，這難道不是隨便取悦於人的話容易在感情上被接受，而正直的逆耳忠言却難以用理智去得到嗎？確實能放棄利益來遵循做人之道，從正直的方面遵從道義，這是君子的風範。

鮑昱　鮑德　鮑昂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沘陽長，政化仁愛，境内清净。

鮑昱字文泉。他從小接受父親的教誨與學識，在東平教書。建武初年，太行山中有土匪横行，太守戴涉聽説鮑昱是鮑永的兒子，有智慧與謀略，就去會見他，請他擔任高都長。鮑昱同意了，於是討伐土匪，殺匪首，使道路得以開通，并由此出名。後來擔任沘陽長，施行仁政，境内安定。

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

荆州刺史上表奏明他的政績，他再次被提拔，中元元年升任司隸校尉。皇帝下詔派鮑昱去晋封胡人，使之降漢。光武帝派小黄門問鮑昱是否感到奇怪。鮑昱答道：“我聽説以往通官文書

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

不注明持文書官員的姓氏，何況這次是軍用文書，我奇怪派司隸校尉傳送文書要署名。”皇帝答覆說：“我特意要讓天下的人都知道忠臣的兒子也成爲司隸校尉。”鮑昱在職期間，奉公守法，有其父之風範。永平五年，因救火遲緩而獲罪，被免去官職。

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决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後來任汝南太守。汝南郡丘陵河湖較多，每年堤壩决口，耗費錢財三千多萬。鮑昱於是在上游修建渠道水閘，水量充足，可灌溉更多農田，人民生活富足。

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絶，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十七年，鮑昱代替王敏任司徒，皇帝賜給他金錢布帛、器具和帷帳，并讓他的兒子鮑得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糧價很貴。肅宗召鮑昱問他：“旱災已經那麽嚴重，怎樣纔能消除災禍的影響？”鮑昱答道：“我聽説聖人治理國家，三年成功。現在陛下纔即位不久，政績尚未顯示，如果施政不當，怎麽能達到成功呢？不過，我先前在汝南時，處理楚王謀反一事，受牽連的有千餘人，恐怕也有處理不當。先帝的詔書説，大獄一起，受冤屈的人在一半以上。那些被判流放罪的人與親人分離，死後成爲孤魂，無人祭祀。一人謀反，使王政受損害。應讓遷徙的人還鄉，取消禁錮之令，使人口丁零的家族再興盛有繼，死者生者都各得其所。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社會的安定祥和。”帝接受了他的建議。

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

建初四年，代替牟融擔任太尉。建初六年去世，終年七十多歲。

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悦，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

鮑昱的兒子鮑德，在注重培養自身德操名節方面有名氣。多次升遷至南陽太守。當時各地鬧災荒，衹有南陽豐收。人們愛戴他，稱他爲神父。當時郡縣學校已荒廢很久，鮑德便修建校舍，準備俎豆黻冕等器具服飾，吹奏樂曲請教師到校。又尊敬贍養老人，宴請讀書人。看到這些，百姓没有一個不敬服他。任職九年後升任大司農，死在任上。

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毁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潜于墓次，不關時務。

鮑德的兒子鮑昂，字叔雅，有孝順的名節。當初，鮑德患病多年，鮑昂在其身邊服侍，日夜不解衣帶；後來居喪，毁損身體，守孝三年，以至於扶靠着纔能行走。三年服滿，便隱居在墓

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旁，不過問時政。以孝廉名義被推舉，却避開公府，接連幾次徵召都不到，最後死在家中。

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十二歲時死了母親，居喪守孝超越一般禮節。成年後，鑽研《韓詩》、《嚴氏春秋》，精通天文曆法。

王莽時，寇賊群發，惲乃仰占玄象，嘆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并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踪，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吕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岩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鈎，故能立弘烈，就元勛。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非窺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俯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

王莽執政時，多處發生戰亂，郅惲於是觀察天象，感嘆地對朋友說："現在中央的鎮星、東方的歲星與南方的熒惑星均在漢之區域，離開後又返回，漢室定將再次受命於上天，福佑將回歸有德之人。如果有人順應天意起兵，必定取得大功。"當時左隊大夫逯並素來喜好士人，郅惲勸說他道："如今上天顯示天象，智者會因此而昌盛，愚者會因此滅亡。從前伊尹自薦輔佐商湯，創立了功業。我不謙遜，斗膽追尋伊尹踪迹，響應天意的變化。倘若得到您的信任，可使大功告成。"逯並對他這番話感到驚異，讓他署名爲吏，郅惲不前往拜見，說："從前周文王提拔吕尚於渭水之濱，高宗拜傅說爲相是在其爲傭工之時，齊桓公任用管仲於射中帶鈎之後，因而他們能成就宏偉大業。没聽說過拜爲師、相和仲父的這三人，而可處於吏的地位。不能窺測天意的人是無法與他共同圖謀大業的。您不對好馬授以重任，好馬也會低頭駐足然後離您而去。"於是没有接受任命。

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録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向西到達長安後，上書給王莽，說："我聽說大自然因爲重視、珍惜生活、生長在天地間的人和物，所以轉動北斗、懸垂日月、包含太極元氣合爲一體，造化萬物如陶匠製品，并設置圖籙之書以顯示帝王的年代。漢室歷時長久，孔丘早已爲之作制，爲的不使人們遭愚弄、迷惑，殘害民衆、擾亂社會。聰明人順從其制建立自己的功德，愚蠢的人違背其制自取禍害，帝位神器受命於上天，不可隨便獲取。鎮星、歲星、熒惑星均在漢之區域，説明上天告誡您，讓您退居臣位，您就可以轉禍爲福。劉姓漢室享有上天賜予的長久的帝位，您應該順從其帝位盛衰的規律，順天意取，順天意還，纔可以説是瞭解天命。如果不早日策劃，就免不了有竊取帝位的罪名。況且堯

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黄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忽，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

舜不因上天的示意自取帝位，所以禪讓帝位，您又爲何要貪圖上天没有示意的帝位而自取累贅呢？上天是您的嚴父，我作爲臣子是您的孝子。父親的教誨不可以廢棄，兒子的勸諫不可以拒絶，希望陛下留神。"王莽大怒，馬上將郅惲收捕入獄，罪狀是謀反。但仍因爲郅惲所言依據經典讖緯，難以立即殺害他，派黄門近臣威逼郅惲，命令他自稱精神失常，所説都是狂言。郅惲於是瞪目駡道："我所陳述的都是天象所示之意，而不是狂人能編造的。"於是繼續入獄過冬，遇上大赦得以出獄，與同一郡縣的鄭敬向南入蒼梧山隱居。

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悦服，所向皆下。

建武三年，郅惲又來到廬江，恰逢積弩將軍傅俊東巡揚州。傅俊素來聽説郅惲的名聲，於是以禮相邀請，上請他爲將兵長史，授予他軍權。郅惲於是對軍隊誓約："勿殺無防備的人，勿趁人之危，不得截斷人肢體，不得讓人赤裸遺體并奸淫婦女。"傅俊的軍士仍在掘墓陳尸，掠奪百姓。郅惲勸諫傅俊道："從前周文王不忍人露白骨，周武王不以天下换取一人的性命，所以他們能獲得天地的感應，攻克商湯衆多的軍隊。將軍爲何不效法周文王，却觸犯天地的禁令，過多地傷人害命，甚至古墓中的枯尸也不能幸免，以致得罪神明？現在再不向上天謝罪、改變政治，則難以保全性命。希望將軍您親自率領士卒，收容傷者，安葬死者，向遭受傷害和糟蹋的人悔過，以此表明過去所作所爲都不是將軍的本意。"傅俊聽從了他的勸諫，百姓心悦誠服，所到之處均降服。

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殁，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復也。子在，吾優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因

建武七年，傅俊返回京師，向上表其功。郅惲認爲以軍功獲取職位是可耻的，便辭去職位回歸故鄉。當地縣令降低身份以隆重的禮節聘他爲門下屬官。郅惲的朋友名叫董子張的，其父等先人曾被鄉人殺害。後來董子張患病，臨死前郅惲去探視他。董子張看着郅惲，感傷不已，但説不出話來。郅惲説："我知你不是傷感命運，而是遺憾父仇未報。你在世之時，我擔心你父仇未報而不出手相助，你一旦去世我將爲你復仇而不再擔憂。"子張衹是看着他。郅惲馬上起身，殺其

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

仇人，取仇人的頭給子張看。子張看見後纔斷了氣。郅惲然後前往縣衙自首。縣令推遲升堂開審，郅惲說："爲朋友報仇，是我個人私事；奉行法律，公正不阿，是您當遵從的原則。讓您喪失公義而保全我的生命，這不是我的氣節。"跑出衙門直奔監獄。縣令在後追趕跑掉了鞋，未能趕上。郅惲自己下獄，縣令拔刀，以自殺來要挾郅惲道："你不跟我一道離開這裏，我就用死來表明心意。"郅惲這纔出獄，稱病辭職。

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内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奸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教，户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員，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并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慚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

過了許久，太守歐陽歙請郅惲任功曹。汝南一帶的風俗，每逢十月開饗宴，百里之内各縣官吏都帶牛肉酒食前往太守府宴飲。正當饗宴禮儀將結束時，歐陽歙指示說："西部督郵官繇延，天性忠厚公正，使地方上的邪惡凶頑自然得到治理。今天我要與衆儒生一道評論其功績，使之在朝廷得到表彰。太守我謹以牛肉酒食嘉獎其德。"主簿宣布太守的指示，户曹帶繇延上前接受賞賜。郅惲從下座起身，愁容滿面地上前說："主持禮儀的司正手舉罰酒的大杯，向上天告謝太守的罪過。據說繇延生性貪婪邪惡，表面忠厚，其實色厲内荏，在地方上結黨營私，欺瞞上級，戕害百姓，他所轄區域田地荒蕪，社會動亂，怨怒與邪惡同時産生。太守却把惡當作善，股肱之臣以正直屈從邪惡，這裏已經没有君，又没有臣，我斗膽請您再次謝罪。"歐陽歙慚愧不安，無言以對。門下掾鄭敬進言道："君明則臣直，功曹郅惲所言懇切，這是太守的德望所致，怎能不受這杯他奉上的酒呢?"歐陽歙的情緒開始緩解，說："這實在是我的罪過，謹受此罰。"郅惲於是摘去頭上的冠向他謝罪說："從前虞舜輔佐堯，致使共工、驩兜、三苗等凶頑之族臣服於堯，讒言不起作用，奸佞無法横行，因而帝爲元首，臣作股肱，各司其職。由於我的不忠，致使奸佞之人横行，豺虎等貪婪之人執政，既已誹謗他人，又揭露他人的作爲，罪過没有比這更大的了。請收捕我與繇延，弄清是非善惡。"歐陽歙說："這是加重我的罪過。"於是撤銷了宴飲。郅惲回去後，自稱有病告假，繇延也自己回去。

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

鄭敬一向與郅惲關係密切，見他說話違逆了

相招去，曰：“子廷争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强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惲業已强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娱，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嘆，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群，子從我爲伊吕乎？將爲巢許，而父老堯舜乎?”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爲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學問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别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

歐陽歙，便把他找去説：“你當衆争諫反對繇延，皇帝都没有接納。繇延現在雖已離去，必定還要再回來。直抒心意而不加隱瞞，這的確是夏、殷、周三代君臣相處之道。然而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不須爲他謀劃。我不願看到你因不被太守容納而有危險，離開這裏吧！”郅惲説：“孟子認爲勉强君王做其不願做的事是忠，而知其能却説其不能，這是害君王。我已經勉强了歐陽歙。在朝廷阻攔君王，已經直言勸諫，可又不因忠於職守而死，這是有罪的。繇延已經退離此地，我不可以也離開。”鄭敬於是獨自去弋陽山隱居。過了幾個月，歐陽歙果然再次召繇延，至此郅惲纔離去，與鄭敬一同隱居，垂釣自樂，住了幾十天。但郅惲有志於從政，故而感嘆不已，對鄭敬説：“上天創造了俊雅之士，把他作爲人，并不是讓他與飛禽走獸爲伍的。你跟我一起去做尹伊、吕尚那樣的從政者吧！要是做巢父、許由那樣的隱居者，那麽堯與舜這樣的賢明君主就會作爲普通人了。”鄭敬説：“我滿足了。起初追尋賢明之君而入世，就打算日後效仿徐松子隱居。如今能够既保全性命，又後繼有人，回歸故里，祭掃祖墳，研修學問。儘管不從政，所做的隱居、盡孝亦與施政相關，也是在爲政啊！我老了，怎能跟你一起去呢？你好自爲之，切不要勞神去傷害生靈。”於是郅惲告别了鄭敬離去。鄭敬字次都，志向清高，光武帝多次徵召，他都不去應徵。

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郅惲到江夏客居，以教書爲生。所在郡縣推舉孝廉，他被薦爲上東城門即洛陽城東面北頭門的門官。帝曾經外出狩獵，其車馬及隨從隊伍深夜返回，郅惲因而拒絶打開城門。帝派隨從人員通過門縫與郅惲交涉。郅惲説：“火光遥遠。”并不接受帝詔。帝衹得繞道從東中門進城。第二天，郅惲上書勸諫道：“從前文王不敢田獵游樂，因爲時刻擔憂百姓。可是陛下却前往遥遠的山林游獵，夜以繼日，將如何對國家和祖宗交待？《詩經》告誡人們切勿徒手打虎，切勿涉水過河。這也的確是小臣所擔心的。”此書上奏之後，帝賜給郅惲上百匹布，并將東中門的門官貶爲參封

縣尉。

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説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

後來命令郅惲教授太子韓嬰所傳授的《詩經》，在宫中侍奉講學。建武十七年廢黜郭皇后，郅惲於是對皇帝説："我聽説夫婦關係融洽與否這類事，做兒子的不該管，更何况做臣子的呢？這就是爲何我不敢過問。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陛下衡量事情的輕重，不要讓天下的人横加議論。"皇帝説："郅惲善於用自己的心去推想主上的心思，他知道我一定不會有失偏頗而忽略國家大事。"皇后被廢黜以後，太子感到不安。郅惲勸説太子道："長久地處在疑惑之中，向上對父母則違背孝道，向下對自己則接近危險了。從前高宗作爲聖明君主，尹吉甫作爲賢臣，都曾經因爲後妻而殺害或流放自己的孝子。《春秋》所載的要義説，母親因爲兒子而變得尊貴。太子你應該與左右隨從及其他皇子帶罪隱退，侍奉贍養母親，以此表明遵循聖賢的教誨，不背叛自己的生母。"太子聽從了他的建議，帝也終於許可。

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郅惲改任長沙太守。起先，長沙有個孝子叫古初，父親去世尚未下葬之時，鄰人家失火，古初於是匍匐在棺木上，用自己的身體擋住火，火也因此熄滅。郅惲認爲他很不一般，推舉爲最孝順的人。後來因其他事而受牽連，改任芒長，後來又被免官，於是隱居教書爲生，著書八篇。因病去世。其子名叫郅壽。

郅壽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宫外，動静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并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强豪，奸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敕，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莫有欺者。以公事

郅壽字伯考，擅長文章，因廉潔而有才能聞名，并以孝廉受到舉薦，逐漸提拔直至冀州刺史。當時冀部所屬郡縣多半封給諸王，諸王的來賓門客放縱，都不注意收斂與節制，郅壽對他們加以督察，毫不通融。派人專門駐在諸王所在的郡縣，又將督郵舍遷至王宫外，宫内的人行爲如有失檢點，立即由驛馬將王的罪責上奏朝廷，并對王的傅相加以彈劾，因此各藩國都很畏懼，并且循規蹈矩。郅壽任職三年，冀州全境清静太平。幾次升遷，直至任尚書令。每當朝廷有難以决斷的事，郅壽常常獨自進見皇帝。肅宗驚異他的智謀、策略，提拔他爲京兆尹。當地有較多豪强劣紳，邪惡與强暴難以禁止。三輔一帶的人過

免。

去一直聽說郅壽在冀州的政績，都心懷恐懼，各自收斂起來，無人敢冒犯。郅壽治政雖然威嚴，但對下屬官吏誠懇相待，下屬都願爲他拼死效力而無二心。後來郅壽因公事而被免官。

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托，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内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并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臧空虚，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謡於路，争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并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拷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争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横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又再次被徵召任尚書僕射。當時大將軍竇憲作爲外戚受到寵幸，威力足以傾覆天下。竇憲曾經派門生帶信給郅壽，托請郅壽辦私事，郅壽立即對之訴訟。幾次上書陳述竇憲驕横，并引王莽爲例作爲國家的教訓。當時竇憲征討匈奴，全國供給他軍役費用，但是竇憲與他的弟弟竇篤、竇景等却同時大興土木、建築宅第，驕横、奢侈、非法，使百姓們生活得很痛苦。郅壽因爲國家庫存空虚和無休止的征戰，而藉朝廷會面的機會批評竇憲等人，義正辭嚴，聲色俱厲。竇憲發怒，誣陷郅壽買公田及誹謗他人，免官并判死罪。侍御史何敞上書爲之辯解道："我聽説聖明的帝王廣開四方納賢之門，廣闢四方視聽之路，開直言之路，頒布准許不避諱的詔書，樹立鼓勵進諫的旗幟，傾聽采集於道路反映民風的歌謡，以七位敢於争辯的忠臣，作爲鑒照自身行爲的鏡子，從而考察政治，一旦違背、有失民心，就立即更改，因此天與人相應和，福傳後世無窮無盡。我曾見尚書僕射郅壽任職尚書臺與其他尚書談論有關攻擊匈奴之事，言論過激，到後來的上書請求買公田，就被關進監獄，拷訊劾罪定爲大不敬。我笨拙地認爲，郅壽作爲商議國家機密大事，常在陛下身邊的臣子，匡正過失，補救時弊是其職責。如果對大事沉默不語，纔是罪責難逃。現在郅壽違逆多數人的意思，正直地議論，以便安定國家，這難道是出於私心嗎？况且尚書評議事情，争論可否實行，即便是唐、虞以及三代的盛世，也還有因諍臣而昌盛，不對誹謗者問罪。請求買公田之事，是情理上的小錯，可從輕發落。郅壽如果被殺，我擔心天下的人會認爲國家毫無理由地降罪於忠直臣子，傷害祥和之氣氛，破壞陰陽之平衡。我之所以膽敢冒犯陛下的威嚴，甘冒粉身碎骨之險，不畏死地説些不明事理的話，并不是爲了郅壽個人。忠臣至死保持自己的名節，視死如歸。我雖然不瞭解郅壽，料想他心甘

情願、處之泰然。我的確衹是不希望聖明的朝廷誅殺誹謗者，從而傷害寬容的社會風氣，杜絕忠直臣子進言之路，留給後世議論指責。臣子我錯誤地干預機要大事，說了不合適的話，罪責清楚，應當坐牢，死在郅壽的前頭，死有餘辜。”此書上奏朝廷後，郅壽得以免除死罪，流放合浦。尚未動身便自殺，其家屬得以回歸故鄉。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贊曰：鮑永早年磋砣，晚年方纔功成名就。既得志顯貴，又保全名節，實屬先苦後甜。申屠剛勤於向朝廷獻策，郅惲不畏向皇帝上書。政治清明時固然正直，政治昏暗時也不愚蠢。

後漢書卷六十(上)

列傳第二十(上)

蘇楊傳

蘇竟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漢平帝時，蘇竟因爲通曉《易經》而成爲博士，并成爲王莽所置《六經》祭酒之一的講《書》祭酒。他擅長圖讖和緯書，通曉百家之言。王莽時，蘇竟與劉歆等人一同主管校書，爲代郡中尉。時逢匈奴騷擾漢，北部邊境多次遭受其禍害，蘇竟最終使郡縣不受損害。光武帝即位後，蘇竟就近升任代郡太守，鞏固邊塞、抗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侵占北部邊塞各個郡縣，皇帝派偏將軍隨弟在代郡駐軍。蘇竟病重，把手下軍隊托付給隨弟，前往京師面見皇帝謝罪。改任侍中，幾個月後，因病免官。

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栖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閒，研考

起先，延岑護軍鄧仲況率軍隊在南陽陰縣做盜匪擾亂社會，劉歆兄長之子劉龔做他們的謀士。蘇竟當時在南陽，寫信給劉龔勸告他說：

您諸事順利否？我過去曾作爲文職官員與國師公劉歆共同校定書籍，我很想念，久未問候。聽説君子憐憫自己的同類，而且感傷未得到君主的信任。人不論愚笨還是聰明，没有一個不是先躲避傷害，然後再追求利益，先確定志向，然後再追求名譽。從前智果見智伯將兵敗而滅亡，所以更改姓名出走，陳平知道項王將被上天拋棄，所以投靠高祖，這都是聰明絶頂的例子。聽説您前不久爲應變而屈尊，以臣子的身份事奉别人。其後必然會醒悟，離他遠去。這一來陳平、智果又怎能比得上您呢。您居處陰縣一帶，

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

當地賢良之士頗多。如果利用空閑的時光研究考證，并以圖讖加以估量，來測度人事。那麽事情的利與害、得與失，將擺在眼前，一目瞭然。又何須背負叛亂的罪名，而被惡名所困擾呢？和君子的做人之道，怎麽正好相反呢？

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强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蹰，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説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

那些儒學中的庸俗之輩、末流學子，連酒醉、酒醒都分不清，却要考證、評論當代政治，混淆視聽。有的説王朝的興起在交迭輪替，尚未確定鹿死誰手。舉兵占據土地，就可以圖謀非分之想。有的説聖明的君王尚未出現，應當觀察時事變化，依附勢力强大者以求自保。這兩種論調真有道理嗎？孔丘流傳後世的經典，早已爲漢國運作預料。玄機藏於幽室之中，文句雖然隱晦，但所指之事非常清楚。况且漢以其火德繼承堯舜帝位，眼下雖暗淡，而前景必然光明。漢承繼了數代的福祚，掌握着無窮的符命，王莽儘管乘機篡位，最終還是遭受殺戮，肢體被分解，宗族遭屠戮，這不就是驗證嗎？上天之所以關照、徘徊，是在爲漢的子孫擔憂。那些妄加評論的人不根據天意，不參照聖書經典，都鄙俗地用《師曠雜事》一類雜書眩人耳目，説士作書，擾亂正道，怎可輕信？

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并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宫，或經天反明，或潛臧久沈，或衰微暗昧，

有的儒生説：現今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這五星都失去常度，天時出差錯，辰星長久以來出入失度，太白星出入過度，熒惑星進退失常，鎮星繞昴、畢兩星之間的天街而行，歲星當停於氐、房之間而不停。認爲這類天象所顯示的徵兆與國家有關。因爲災禍不會無故發生，均與天象相應，不同地域分别歸屬不同天象。房、心二星顯示宋的天象，即東海一帶。尾星顯示燕的天象，即漁陽一帶。東海一帶正有董憲等人執迷不悟，不投降。漁陽有彭寵舉兵謀反，皇帝震怒，命將率兵同時征討他們，因而熒惑星有上述相應徵兆，董憲、彭寵將受懲罰。太白星、辰星自王莽新政結束時失去常度，直至今日，

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鈎，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説，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

它們有時停在南方之宿東井星一帶，有時消失在南方其他星群羽林天軍之間，有時徘徊在兩旁的星之間，有時又在北辰星一帶上下縈繞，有時終日逗留，有時潛藏踪迹，有時衰弱不明，有時熠熠生輝，有時進退曲折，有時出入無拘無束，這都是皇帝掃蕩驅除邪惡，國運昌盛的祥瑞徵兆。亂臣賊子總是交相附會，妄説并訛傳。由此看來，天象怎能不錯亂呢！

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托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宫，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從前，五月甲申日，天空出現白虹，自子時至午時，寬達十丈，長達萬丈，位置正好在倚彌之上。倚彌也就是黎丘，也即秦豐城。與此同時月進入畢星所在區域。畢宿在西方，爲天網，主要網羅無道的君王，因此當年武王將要伐紂王之前，祭祀上天的畢星，是向上天求助啊。仲夏甲申日爲八魁之一，是上帝開拓壅塞的天將，主管攘退邪惡篡逆。流星的形狀類似蚩尤旗，又叫營頭，或叫天槍，在奎星附近出現然後向西北方向移動，到達延牙營上空，分散成幾百顆小星然後熄滅。奎星是毒螫星，主管軍事。天象的這兩方面變化，是郡中以及延牙一帶將士兵衆共同看見的。所以延牙遷移到了武當，假托發兵，其實是要避開禍殃。今年由《比卦》部署時令，《比卦》上面的《坤卦》主管立冬，下面的《坎卦》主管冬至，坎爲水，水的特性是可以滅火，南方屬火，南方之兵將遭受歲時節令的災禍。德在中宫，屬土，刑在木，按五行相勝的道理，木勝土，所以刑制德，今年中原的戰事即將結束，中原安寧，天象已顯示。三十五家有三十五個姓氏，彭、秦、延這些姓氏不得安寧。又爲何驚怪疑惑，依從俗儒亂言并自恃呢？《詩經·葛纍》詩句“求福不回”，説的就是這個吧！

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决，不可不察。無忽鄙言！

圖讖的預測，衆多事變的驗證，這些都是您已經明瞭的。善惡的分辨，去留的决定，不可以不考察清楚。不要忽略我所説的！

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悦濟北，以不從吴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强梁不能與天争，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栖栖，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禄；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

當年周公善待康叔，是因爲康叔不跟從管叔、蔡叔叛亂；漢景帝之所以愛悦濟北王劉志，是因爲他不跟從吴濞反叛。自從更始年至今，辜負恩義，歸向善良，正反、好壞鮮明清楚，能不辨别清楚嗎！再好的醫生也救不了垂死的人，再强悍的勇士也不能與天意相争執。所以天所毁壞的東西，人力是無法支撑的。您應當與劉太守共同秘密商議投降事宜。孔子、墨子當年栖遑不安，是憂慮國事過度。屠羊説當年隨楚昭王出走離國，并非爲求一官半職；茅焦當年干預秦始皇家事，勸諫始皇迎太后回咸陽，難道是爲了求得回報？都是因爲他們懷着精忠報國、博愛的至誠之心，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憤懣之情纔會這樣。

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

蘇竟又寫信給鄧仲况，勸諫鄧氏。因文章篇幅太多，此處不再登載。於是鄧仲况與劉龔終於投降。

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并器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潜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劉龔字孟公，長安人，擅長辯論，扶風的馬援、班彪都很器重他。蘇竟始終没有誇耀自己勸降劉龔的功勞，默默地以研究道術爲樂，寫作《記誨篇》等文章留傳後世。終年七十，死在家中。

楊厚 楊統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帙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内讖》二卷解説，位至光禄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楊厚的祖父楊春卿，擅長圖讖學，做公孫述的部將。漢軍隊占領蜀地，楊春卿自殺，臨終前告誡兒子楊統説："在我留下的東西裏有先祖傳下來的秘記，可以爲漢所用，你要好好研習。"楊統有感於父親的遺言，服喪期滿，辭别家人跟從犍爲的周循學習、練習先法，又向同郡的鄭伯山學習《河洛書》和天文推步之術。建初年間做彭城令，全州大旱，楊統推求陰陽消除暑旱，全境都受到雨露潤澤。太守宗湛讓楊統爲全郡求雨，也立即得到及時雨。從那以後，朝廷衹要有災異，人們多半都訪求楊統。楊統寫作了《家法章句》和《内讖》兩卷解説，官位達到光禄大夫，作爲國家三老。活到九十歲去世。

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

楊統之子楊厚。楊厚的母親起初和前妻生的

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禄大夫。

兒子楊博相處常有衝突。楊厚那時九歲，想讓親人和睦相處，於是推托生病不説話、不吃東西。母親明白了他的心意，驚恐地改變了態度，對楊博的撫養、情義比過去厚道。楊博後來官位達到光禄大夫。

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三年，太白入斗，洛陽大水。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

楊厚從小學習楊統的學問，傾注精力鑽研并記述。起初，漢安帝永初三年，太白星進入斗星中，洛陽發大水。當時楊統做侍中，楊厚跟隨父親在京師。朝廷向楊統詢問天象，楊統答覆説自己年老，耳不聰、目不明，自己的兒子楊厚通曉圖讖緯書，大致懂得天象的徵兆。鄧太后派中常侍承制詢問楊厚，楊厚回答説，這是因爲“各位王子都在京師，可能會發生異常的情況，應當儘快將他們遣返回各自的諸侯國”。太后聽從了楊厚的建議，星象不久便消失了。又限定了洪水退去的日期，也正像他所説的一樣。授予中郎官職。太后特地召見他，預料占算與大將軍鄧騭有關的命運前途問題，楊厚的答覆不合太后心意，被免官送回。楊厚再次到犍爲研習，不接受州郡、三公等的官職，方正、有道及公車特別徵召也不前往應召。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憲之道，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

永建二年，漢順帝特別徵召楊厚，詔書通告郡縣督促派遣。楊厚不得已動身，到達長安，因爲生病而自動上表給朝廷，從而陳述漢三百五十年的災厄，應當顯明制度改變法令，以及消除災禍等五件事。朝廷表彰他，漢順帝派太醫送給他藥，派太官賜他羊酒。等到他到達京師，拜官爲議郎，三次升遷做了侍中，特別蒙受恩典被召見，詢問他時政。永建四年，楊厚向朝廷奏説“今年夏天必定有非常寒冷的天氣，會有流行疾病和蝗蟲的災害”。這一年，果然有六個州郡大鬧蝗災，傳染病流行。後來他又連續向上奏説“西、北兩個方向有兵氣，應當防備邊境有軍隊入侵”。漢順帝正要前往西部巡視，有感於楊厚的話而没有前往。到陽嘉三年，西羌入侵隴右，第二年，烏桓圍困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楊厚再次向上奏説“京師會有水災的禍患，還會有火災，三公之中有被免官職的，蠻夷會反叛”。當年夏天，洛陽暴發洪水，死了一千多人；到了

黨當受禍”。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遘奸廢退；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

冬天，承福殿火災，太尉龐參被免職；荊州、交州的蠻夷殺害長吏，占領了城池。楊厚又說“私臣、近戚以及皇妃黨羽將遭受災禍”。第二年，漢順帝乳母宋娥與太監褒信侯李元等人相勾結作惡遭到廢黜；兩年後，中常侍張逵等人再次犯誣陷大將軍梁商獨斷專行的罪，都遭到誅殺。每當發生災禍，楊厚就向朝廷建議消除災禍而補救的方法，但太監把持朝政，楊厚的話不能上達皇帝。

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黄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本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吊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當時大將軍梁冀威力權勢傾倒朝廷，派遣弟弟侍中梁不疑把車馬、珍寶器物贈送給楊厚，想要與楊厚相見。楊厚不答應，堅持稱病請求退職。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賜給他車馬、金錢與絲帛，讓他回家。楊厚在家研修黄老學派的學説，教授學生，報名的人有三千多。太尉李固多次推薦他。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詔書，用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古代聘禮請楊厚，楊厚推辭有病不前往。建和三年，太后再次下詔徵召他，經過四年他始終不應召。八十二歲時，死在家中。皇帝用策書吊祭他。鄉里的人謚他爲文父。他的門人爲他建立廟宇，州郡的文學掾史每年饗射禮儀時常祭祀他。

後漢書卷六十(下)

列傳第二十(下)

郎襄傳

郎顗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綬，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吴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他的父親郎宗，字仲綬，學習《京氏易》，擅長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類的占算之術，能够通過觀察氣相占卜吉凶，常常靠賣卜維持生計。安帝徵召郎宗，郎宗在應對帝問時回答得比其他儒生好，此後被授吴縣令。當時經常突然颳起暴風，郎宗通過占卜得知京師要發生大火災，於是將日期記下來，派人等候着，果然與他料想得一樣。諸位朝臣聽説後將此事禀告安帝，安帝徵召他爲博士。郎宗覺得以占卜靈驗這樣的才能受到賞識是件可耻的事，因此聽説徵書將到，便連夜將印綬挂在縣廷上面後悄悄離去，由此終身不在朝廷任職。

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鋭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

郎顗從小繼承父業，同時也通曉經典，他隱居在海邊，招徠學徒常達數百人。郎顗白天鑽研精微深義，夜晚占卜星相，殫精竭慮，從早到晚不知疲倦。州郡官府召請他，推舉他爲有道、方正，他都加以推辭。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

順帝時，經常發生災害和異常現象，陽嘉二年正月，朝廷公車徵召郎顗，郎顗於是到朝廷獻上奏章説：

>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内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昊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

> 臣聽説上天垂下反常的景象，地上出現的徵兆災異，這是在責怪帝王，要他們修正自己的行爲德操，使事務回歸正常，使政務得以興盛、教化得以流布。《易内傳》："凡是災害異常現象的産生，都是各自由於其相應的政治情况引起的。加以變化，災害便會消除，消除惡政，災禍也會消除。"希望陛

下認真聽取意見，每日多加反思，反省自己做得不對的事情，務求消除那些大災害。

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并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恤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

如今時俗奢侈放蕩，恩淺義薄。改變奢侈一定要靠勤儉節約，而用敦厚拯救薄情寡義則最爲合適，安撫君王治理百姓，没有比禮更好的了。修整儀禮遵循簡約，或許衹能從君王做起；革除過多文飾改變不淳厚，此種事由不得百姓。所以《詩經·周南》説的德，也就是《關雎》中所指的爲政之本。本立則道生，風吹草伏，源頭澄净則水流清澈，本源混則末流污濁。天地之道，就如同鼓籥，以中虚爲上，便可使聲音由近處傳到遠方。臣下看到這些年以來，皇家陵園多次發生火災，烈焰衝天，驚動了神靈。《易天人應》上説："君子不考慮行善積德，便是没有恩澤於天下，因此便會有禍害火災降臨到他家。"又説："君主把他的住宅建得很高，侵犯了陰陽神界，由此招致災禍。"又説："上不勤儉，下不節省，大火將會燒掉君王的居室。"自從不久前修繕整理西苑，恢復太學，宮殿官府，進行了大量的裝飾。從前盤庚遷都到殷，去除奢華改從節儉，夏后低建宮室，盡力修得美觀一些。又魯國人修建長府，閔子騫説："依照舊的樣子，何必加以修改。"臣不明智地認爲現在進行的修繕工程，許多方面可以省减，放賑救助貧民，賑濟贍養孤寡之人，此乃上天之意，百姓之福，仁義之根本，勤儉之要旨。哪裏會有上應天意下愛百姓，仁愛勤儉，而上天却不降福給他的呢？

土者地祇，陰性澄静，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暗連日。《易内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

土是地神，陰性清澄安静，應該在施化之時，敬重而不要打擾它。臣私下見到正月以來，連日天陰。《易内傳》説："久陰不雨，氣候不正常，《蒙》到《比》處。蒙代表君臣上下互相觸犯混亂。"又説："不行德政，天常陰而不正常。"賢士是化政之本，雲是降雨的先决條件。得到賢士却不任用，就如同久陰天却不下雨一樣。又如不久前數日，已經過了寒冷的時節，冰已化凍，可是

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

却又重新凝結。寒冷的天氣走了則熱天到了，熱天走了則冷天來，這就是說日月相推轉，寒暑相互迴避，以生成萬物。今年立春之後，以火卦推算，應該溫暖但却很寒冷，與時節相違背，這是由於有功却不賞，而刑罰却堅決執行的原因。應該等到立秋，順應節氣而施行處罰纔對。

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咏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鐘之奉，忘天下之憂，栖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

臣研究了《易·飛候》，并對目前許多的政務加以對照考察，認爲立夏之後，會發生地震使地面開裂涌出洪水之類的災害。還有熒惑接連違背常規，盈縮往來，經過輿鬼，環繞軒轅，日在南，是夏季時令。國政有所失誤，不遵從夏天的節令，所以熒惑脱離正常運行軌道。正月三日至九日，是三公之卦。三公上應天之臺階，下與君王同體。政務若有闕失，則寒陰與時節相違背。“節彼南山”出自《周詩》；“股肱良哉”，記載於《虞典》。而如今在位之高官，位高權重，受衆多俸禄，却忘記國家的憂患，平日游息行止，以養病爲名私下放縱，一旦受策封，得賜錢，則馬上又恢復正常了。怎麼會如此病得容易而又好得這麼快呢？靠這些人來消除災禍，國泰民安，能做得到嗎？現今選任爲牧守之人，任命爲三公。官吏不善，便怪罪州郡官員，州郡官員有過失，怎能不歸罪於舉薦之人呢？可是陛下對他們越是優厚，這些下屬便更加不認真辦事，正所謂大網粗疏，小網緊密。三公并不是臣下的仇人，臣下也不是狂人胡亂發難，之所以如此發憤忘食，懇切真誠不止，的確是顧念朝廷想求得天下太平，并不是不能當面稱頌的。

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臣下生長於荒野之地，不懂得禁忌，衹知披肝瀝膽，書不擇言。即使被砍殺下油鍋，死而不敢懷恨。現恭送奏章至朝廷，等候受到重罰。

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

書策上奏之後，皇帝又讓他與尚書應對。郎顗應對説：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

臣聽説聖明君王喜歡聽别人提出他的過錯，忠臣孝子提意見時也從不隱瞞實情。臣

聽之類，而稟性愚憨，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牀對：

具備普通人所具有的視聽能力，但却稟性憨直，不懂得忌諱，所以不顧死活，再次真切坦言。臣真心希望陛下建樹萬世之恩德，開啓像日月那樣明亮的胸襟，翻閲圖籍，依照經典，觀察帝王的政務，瞭解前朝的政治。如果發現自己的不足，便主動加以改正。遵循文武先君的基業，思量堯舜的措施，消除災害延續福澤，號令天下。這一切正是臣郎顗小小的心願，日思夜想，盡心竭力加以策劃。現把前面的想法條理排序，暢述主要内容及思想，分爲便於操作的七件，正如下面所述。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宫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别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内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宫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减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

第一件事：陵墓之地十分重要，聖神依托於此，可是災火烈焰，逼近寢殿，假如魂魄有靈，也會受到驚動。追溯宫殿官府的建成，最近的開始於永平年間，距今没有多長時間，却又要重新修建改造。又西苑的設立，是爲了放置禽畜，離宫行觀，本來就不是經常居住之所，可是却一定要精工細作，建個不停，費工費料費財，無計其數。《易内傳》説："如果人君奢侈無度，過分地修飾宫室，此刻便會發生旱災，發生火災。"因此魯僖公時遭遇旱災，便改善政務自我誡敕，放下懸挂着的鐘鼓，停止修繕工作，雖然不能完全解除災害和安寧，但適時的雨露自然降落下來。由此而言，上天對人的回應，比影子聲音還快。本月十七日戊午，是徵日，日在申時，風從寅處來，丑時停止。丑、寅、申都在南方，如果没有火災，肯定會發生旱災。希望陛下審核修繕費用，常常想着百姓的辛勞，解除將要興建工程的負責官員的官職，减少花紋雕飾，减少厨房準備的美食，去除各種私下宴請娱樂。《易中孚傳》説："天子感應上天，回報馬上就到。"如此，則祥雲降臨，災氣全消。

二事：去年已來，《兑》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爲實，清濁爲貌。

第二件事：從去年以來，用《兑》卦推算，常常不很準確。《易傳》説："徒有其表的人是奸佞之人；其貌不揚却有才能的人是有道之人。"寒温是實，清濁是貌。如今三

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

公一個個巧言令色，色厲內荏，不用真心對待君王，没有輔佐國君的意圖，所以清濁有應驗而寒溫没有應驗，因此陰寒侵犯陽。占卜結論："日升則有妖風產生，日被覆蓋則發生地裂。"如此三年，則會導致日食，陰侵入陽，也是漸漸形成的。立春前後之所以溫氣與時令相符，是因爲政令寬鬆的原因。此後又變寒冷，是因爲没有寬鬆的實際措施。即使是衹有十家的小邑，也一定會有忠信之人，這麼大的國家，怎會没有忠誠賢德之人，但却没有聽説朝廷有所賞識提拔，這可不是尋找良善之人協助政務，爲百姓造福的辦法。應該任用良臣，以此幫助君王實施教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户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第三件事：臣聽説上天的規律距我們不遠，會時常作用於我們。今年是少陽之年，依曆法當有所舉動，若推後時間再做，恐怕將會驚動上天，涉歷天門，在戊己形成災害。今春本該乾旱，夏季必有水災，臣是用六日七分推算而得知。災害的發生，全是有所針對的。行爲有過失，則氣與天相抵觸，精氣感應産生變異，以此警戒君王。君王所應該做的是，如果年成不好，就應該在飲食方面有所節儉。這些年來，收成逐年減少，百姓家家貧困少糧，生活已不如從前。百姓不豐足，國君怎能豐足？水旱之災，雖然還没有到來，但是作爲君子應看得遠一些，注意防微杜漸。《老子》上説："百姓之所以挨餓，是因爲他們的君王收税太多的緣故。"所以孝文皇帝穿的是粗加工的衣袍和鞋子，木器上不刻花紋，約束自身減輕賦税，致使當時天下太平。如今陛下聖德中興，應該遵循前朝典制，勤儉節約，則天下百姓將會感到十分幸運了。《易》説："上天没有什麼偏愛，但常常照顧行善之人。"正因如此高宗享有福運，而宋景得以高壽。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宫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

第四件事：臣私下看到陛下尚未立太子，儲宫無主，臣仰觀天象，太子星不明亮。由於熒惑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西方婁五

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宫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宫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宫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宫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宫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度處，以《三統》推算，如今它應當在南方翼九度處，但它現在却在東方柳三度處，這樣算來走了還不到五十多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經過輿鬼從東面進入軒轅處，從后星北面出來，距東面四度，向北旋轉而後返回。軒轅是後宫之宿，熒惑是至陽之精，是上天的使者，它出入軒轅所在之處，繞還往來。《易》："上天垂下景象，以顯現出吉凶。"其含義昭然若揭。按禮儀，天子一人可娶九女，嫡媵齊全。如今宫人侍奉君王，動不動就是上千人，有的宫女雖説是活着却又似與世隔絶，人道不通，鬱積之氣，感動皇天，於是皇天派遣熒惑進入軒轅，梳理人倫，垂下景象顯現異常，以此警醒陛下。從前武王一進入殷地，便下令放走所有宫女，裝飾商容先前居住的里巷，以此調理人倫，表彰賢德，所以上天授給他聖子，聖子便是成王。如今陛下宫中宫女太多，由此違背了天意，所以陛下的子女經常夭折，使陛下後繼乏人。《詩》："恭敬地對待上天的怒氣，絶不敢當它作兒戲。"如今陛下的福運，没有比得上增加後代的了，而增加後代的方法，難道不值得人深思嗎？臣認爲應該挑選一些宫女將她們送出宫，任她們去嫁人，這樣上天自會降福，使陛下子孫無數。希望陛下再三叮囑，對此事多加留心。陛下周圍的貴戚及受寵幸者，也一定要用臣的言論，來使陛下醒悟。通常善於談論往昔事者思想符合現今，善於談論天意者符合人心。願陛下訪問百官，如果有與臣言論不相符的，臣願受亂説話的人當受的懲罰。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無節，政教亂

第五件事：臣私下看到去年閏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向左足，進入玉井，數日之後纔消失。《春秋》："彗出現在大辰光芒四射。大辰是什麽？是大火。大火是大辰，伐又是大辰，北極也是大辰。"之所以彗星在一星宿閃耀而連及三個星宿，是説北辰是王者之宫。凡是中宫没有節制，政教混亂，威權武功衰微，那麽這三顆星就

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會表現出來。罰爲白虎，是預示戰爭的，趙、魏兩國就是其相對應的地域，西方發生變亂，在三輔也有反應。凡是金氣有變化，一般都發生在秋季。臣怕立秋之後，趙、魏、關西將會發生羌的叛亂。陛下應該預先宣告諸郡，讓他們敬守人間習俗時令，減輕徭役，減少賦斂，不要隨意興建土木，堅守倉庫牢獄，完善守衛制度，重新選舉賢能之士，以此鎮守城池安撫人民。金精發生變化，司馬應該負責。臣認爲應該在五月丙午，派太尉持干戚，設立井旗，將祝辭書寫在玉板上，避開白氣造成的怪異，在西郊自責并請求指出過失，向皇天謝罪，使妖氣消滅。或許可以以火勝金，轉禍爲福。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第六件事：臣私下見到本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是日旁氣色白并且純的被稱爲虹。貫日中，就是侵入太陽；在春季出現這種情況，政務常出現異常。如今朝廷內外官員，各個都有事上奏，但他們所上奏之事，有些并不是當務之急。另外恭陵發生火災，肇事者還不知是誰，收捕了不少人，都受到拷問。想來火是上天的警戒，以此使君王醒悟，衹能順從而不能違抗它，應該敬重它而不可怠慢。陛下應該自己認真反省，以防備今後的災禍。凡是那些要追查的案子，應全都等到立秋再說。又《易傳》上說：“君王能做好他該做的事，按才能任用賢德之士，今後必有好結果。”不然，就會白虹貫日。在甲乙日出現這種現象，是在譴責司徒。自從司徒上任以來，陰陽之氣經常失調，很久没有禮賢薦士之策，天下之人多有議論，不同的人却都有相同的感嘆。而且立春以來，金氣再次出現，金能勝木，必有兵氣，應罷黜司徒以符合天意。陛下若不早早罷黜他，將會辜負臣的建議，使百姓遭殃。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朞》，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第七件事：臣私下思考漢立朝以來至今已有三百三十九年。用《詩三朞》計算，高祖是在亥仲二年起事，以現在推算是在戌仲

《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宫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采異謀，開不諱之路。

十年。《詩氾歷樞》："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意思是説神在戌亥，負責帝王的興衰得失，其中爲善者則昌盛，爲惡者則滅亡。以《易雄雌祕歷》推算，如今正值困乏。凡是九二困的情况，是衆小人想要共同傷害君子。《易經》説："受危難却能安然渡過，此人大概是個君子吧！"祇有聖賢之君，遭遇險惡，仍能完成使命達成心願，不背棄自己的原則。陛下曾經潛龍養德，遭幽隱屈辱之劫難，即位之初，紫宫驚動，歷運交會，時氣已有所感應。然而臣仍怕妖邪之氣未被除盡，陛下還應提防禍患小心纔是。臣認爲戌仲已過，至來年末期，文帝修改法律，廢除肉刑，至今正好三百年。應乘此時機，大量删除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凡是有所改變的，要由大變小，去奢就儉，政權機構，精簡爲主。改换年號除舊布新，招募幽隱之士，推舉方正，徵尋有道之人，廣泛徵求不同意見，倡導言論自由。

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臣在陳述援引事例之時，害怕觸犯忌諱，故而在上書時没能講透徹，不敢深入探察和暢言。

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

尚書責問郎顗説："你應對陛下説'白虹貫日，是政務有所失常造成的'。朝廷一切遵循舊的典章制度，改變了什麽而使你得出失常的結論？又説'應大量廢除法令，革除或改變官號'。一會兒説不正常造成災害，一會兒説改變舊章可以除去災異，這是怎麽回事？另外陽嘉剛剛建元，却又要改變，依據的是什麽經典？你還是實話實説吧。"

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

郎顗回答説：當春季從東方興起，散布恩德之始，陽氣開始發作，養育滋潤萬物。作爲王者憑藉上天的耳目，奉天順應時令節氣，應該努力從事和順温柔之政務，遵守大自然的規律和法則。而如今立春之後，對業績的檢查連續不斷，秋冬應進行的工作，却在春夏就做了，所以白虹出現在春季，遮住了太陽的光芒。凡是邪氣欺壓

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奸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宫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

陽氣，便有虹與副虹貫日的景象出現，這些都是大臣及其屬下苛刻急躁造成的，恐怕不是朝廷優待寬容的本意。這是用出現異常來進行責怪。又如今推選舉薦人才都歸三司負責，没有周公召公那樣的才能，却要擔當知人善用的重任，每當有所推選，便事先通知屬官，因此公府門巷，賓客雲集，送往迎來，收受無數賄賂。那些應要升遷的，競相推舉謁見，各自派遣子弟前往，道路都被堵塞，這種開啓助長不正之風，大興浮誇虚僞的作法，并不是所説的完全遵守過去的典章制度啊。尚書職責重大，宫禁嚴密，因私交而相互照應的意圖，得不到相互溝通，黨羽之間的恩義，也許無法利用。推選舉薦的工作，不如還交給尚書去做。臣實在不聰明，不懂得折衷之道，這些雖是遠近之論，却很適宜現在的情形。又孔子説："漢經歷三百年，斗歷改憲。"三百零四年爲一德，五德則一千五百二十年，五行交替使用。君王隨着上天，就如同從春季到夏季，從穿青色衣服改爲穿朱紅色衣服一樣。自從文帝减輕刑罰，至今正好三百年，而那些不很嚴苛的禁罰，却在慢慢地增加積累。皇家的法令，就如同江河水那樣，應當是使百姓容易迴避并且不容易觸犯。所以《易經》上説："簡易則容易被瞭解，不繁瑣則容易被遵守，簡易不繁瑣則自然的規律能够被掌握了。"現在去除奢侈崇尚節儉，并示範給所有的人，改變名號，稱謂則依據事物的性質。《易經》説："君子立身世之處道，或出仕或入仕，殊途同歸，各種思想統一於一個道理。"由此看來知道發生變異而做好事，可以除去災禍，知道發生變異却做壞事，一定會導致不正常之事發生。今年冬季第二個月結束，來年進入最後一個月，第二個結束第三個開始，曆法運轉發生改變，故而可以改元，這正是順應了上天的規律。

臣顗愚蔽，不足以答聖問。

臣顗昏庸愚笨，無法滿足陛下的問詢。

顗又上書薦黄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

郎顗又上書推薦黄瓊、李固，并且提出消除災禍的辦法説：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

臣在前面應對的七件事，實屬重要且緊急政務，很適於現在的情形，應加以施行。

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

臣明白自己愚笨膚淺，説的話不符合陛下的心意，人微言輕，應受處罰，故而惶惶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由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臣聽説製造船及船槳，爲的是想要渡過江海；聘任賢士推選優秀官員，爲的是想靠他們安定天下。從前唐堯在位，群臣由他任用，文武建立新朝代，周公召公擔任輔佐之職，所以能够建立像天地那樣大的功績，增加日月的光輝。《詩經》："王命威嚴，有仲山甫來執行。國家有善惡，仲山甫可以辨明。"宣王就是依靠這些，纔使國家得以和諧興盛。陛下登基以來，全心全意處理各種事務，然而三公九卿之位，却未見合適的人選，所以災害屢屢發生，四方之國不得安寧。臣考查了國家的典籍，與所聽説的事相互驗證，發現没有不是靠得到賢士而成功，因失去賢士而失敗的。況且賢德之人出任官職或歸隱，就像鳥飛翔之後降落在樹上一樣，如果依據其賢德程度來加官晋爵，那麽就不會出現不公平的情形，由此就會使有德之人以貧賤爲耻而喜好富貴了。如果有恩德却得不到回報，進忠言而得不到酬勞，前來任職却没什麽值得喜歡的，要升職却發現没有爵位可授，那麽有德之士就都會考慮回歸山野湖澤，修養其原有的心志。那些尋求有德之士的人，是想以有德之士上承天意，下則治理百姓。不任用他們，就會違背天道，違背百姓的願望違背天道就會有災禍降臨，違背百姓的願望就無法施行教化。災禍降臨則百姓嘆息呼號，教化不能施行則君王之道受損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所述情形於今已不存在，卯、酉、午、戌、亥陰陽際會時出現的災難，都是因此而造成的。因此怎能不堅定忠實，謹慎小心，以此堅守上天賜予的盛德大業呢？

臣伏見光禄大夫江夏黄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

臣在下面看到光禄大夫江夏黄瓊，愛好道術，清亮自然，穿粗布衣却身藏珍寶，心中體會經籍的真諦，又處理政務果斷，懂得變異的原因及去除禍災的辦法。朝廷先前

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稚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説，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嘆。願泛問百僚，核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對他十分優厚，委以高官。黃瓊入朝時間不長，謀略尚未得以施展，由於服喪而生病，辭官回家。《老子》："聲音很大却不經常發出，器皿巨大因而製造時間要長。"善人治理國家，三年纔見成效。天下之人没有不稱贊朝廷有這樣的好人，却又奇怪他不按時復職。陛下應增加尊崇良才的恩澤，極盡收養賢士禮儀，徵召他返回京城，以此安撫人心。另外隱居之士漢中李固，年四十，精通游夏那樣的技藝，實行顔閔那樣的仁德。純潔的節操，就如同白晝一般，忠貞不渝的品德，正直且實事求是，卓越的才能超過了古人，當今無人能及。上天精氣所造就的他，正是君王的輔佐大臣，上天生李固，一定是爲了神聖的漢，陛下應讓他蒙受特別的徵召，以此將皇恩展示給四方之人。對於那些出類拔萃之人，不應以官職大小來局限他們。從前顔子年雖十八，天下之人都敬仰他的仁德；子奇雖年齡不大，却因治理阿邑不錯而很有聲望。如果徵召回黃瓊李固，將時政委任他們去處理，即使是伊尹、傅説，也無法與他們相比，這樣陛下便可以流傳恩澤，達到美好興盛。臣郎顗知道自己没有知人之明，因而在下面傾聽衆人意見，百姓人心所歸，以及褒貶等。希望陛下向百官廣泛徵求意見，核查他們的言行聲望，如有一處名實不符之情況，那麼臣便是在欺騙國家。希望陛下廢心思考，不要因臣的無能而廢棄臣的忠言。

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現誠懇重新提出四件於國家有益之事，附在下面。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混濁，時氣錯

第一件事：孔子修訂《春秋》，寫"正月"的原因，是敬重一年的開始。作爲君王應效法上天之景象，順應自然的時間順序，應該開啓仁德之稱號，任命及授爵位給賢德之士，流布寬廣宏大的恩澤，施行仁厚恩德，順從助長元氣，滋養萬物。如果這樣，那麼天象明亮燦爛，星辰清晰排列，五星沿自己的軌道運行，四時和順。否則就會太陽

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虚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暗，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不明亮，天地混濁，時令節氣錯亂，濁霧遮天蔽日。自立春以來，經過許多日日月月，却没有看到仁德被布施，衹聽到處罰有罪拷打犯人的聲音。上天回應人，比影像聲響還快，然而自從年初以來，常常有濛濛霧氣，月光不很明朗，陽光不能耀眼。日就是太陽，象徵君王。政務在地上出現變化，太陽在天上便有所反應。預測是清是濁，伴隨的是政務的好與不好。上天表現的變異，絶對不是無緣無故的。難道衹是陛下被日理萬機弄得很疲倦，謀臣們理政有所闕失？上天爲什麽這麽頻繁降下警告！臣希望陛下發揚上天之正氣，引進賢能之士，勤勉尋求重要事物的關鍵所在，以此獲得依靠同心協力纔能得到的成效。臣所陳述的，總是以太陽作爲第一位的原因，是知道太陽不能長時間不明亮，應儘快改正失誤。雖然變異很小，但事情却很重要。臣所説的話雖不多，但意義很深廣。希望陛下關注臣的奏章，認真思索其中的含義。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

第二件事：孔子説："雷聲響起始自《大壯》時，君弱臣强從《解》開始。"本月九日至十四日，以《大壯》推算，屬消息卦。在此六日之中，應該有雷聲響起，有雷聲則年景和順，王道興盛。《易》："雷響地動，是件好事，先王用演奏樂曲尊崇仁德，以此鄭重地進獻給天帝。"雷，是用以開發萌芽，闢除陰氣災害。萬物需要靠雷來融化，靠雨水來滋潤。所以《經》説："用雷來萌動，用雨來滋潤。"作爲君王崇尚寬宏大度，順應春季時令，則雷到時節便發動，否則會在冬天發作，應當震聲反而却沉寂下來。所以《易傳》説："應當打雷却不打，是太陽不强。"如今濛濛霧氣不散除，日月變色，這就是其效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進退隨着時序，反應着政務的得失。作爲天子，與天地融合德澤，與日月融合光明，璇璣的運作，與上天相符合。雷是發號施令的，它的作用是生殖繁養。如果號令被

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悦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經鉤命决》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禄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

全部廢除，應該生長時却被殺害，那麽雷在相反季節震響，此時會造成饑荒。陛下如果想要去除災害顯示福祉，順應天意取得和順，應審察群臣中最殘酷和製造禍害的人，嚴加斥責貶黜，以此安撫百姓，這樣上天就會高興和善，發出雷聲。

第三件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在房、心交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距數寸，彼此的光芒發生交融。房和心，是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經鉤命决》："歲星守在心則當年糧食豐收。"《尚書洪範記》："月亮運行時遵循它的軌道，按照季節變换它的位置，德澤深厚故而有福，重華留在那裏。"重華，説的是歲星在心這種情况。如今太白跟隨着它，在明堂交會，金木相克，而今反而相交合，這是陰侵凌陽，臣下專權的異常情况。房、心在東方，所對應的是宋國故地。《石氏經》："歲星從左運行則豐收，從右運行則饑荒。"如今金木都在東部，歲星在南面，這是從右運行，恐怕今年不會豐收，宋地的人要有饑荒了。陛下應認真審察明堂布政之政務，這樣纔能使不祥和怪異消除，使五星正常運行。

第四件事：《易傳》："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也旱。"所謂陽無德，是指人君不把恩澤施加給人民。陰僭陽，是指朝廷的俸禄被弄走了，臣下專權的情形。從冬到春，一直没有像樣的雨水，雖多次有西風出現，却總是不合時節。朝廷十分着急，想方設法進行祈禱，祭祀山川，設立暴龍的儀式祈求上天及遷移集市。臣聽説皇天感受事物，不會被虚假所蒙蔽，災禍感應人事而發，關鍵在於人們應該檢討自己。如果想使雨水可以被請來，洪水可以被終止，那麽就不會出現旱澇不調的年景，天下太平指日可待。然而災害不斷的原因，是因爲發生禍患的關鍵不在於此。立春以來，没有見到朝廷賞賜録用有功之人，表彰有德之人，慰問安撫孤兒寡母，賑濟體恤貧困之人，祇見到洛陽的官員東奔

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西忙，收捕拘禁犯有小錯的人，牢獄人滿爲患。臣聽説恭陵起火處，常常有光閃耀，表明這是天災，不是人爲造成。丁丑日颳大風，遮天蔽地。風是號令，上天的威嚴憤怒，都是爲了警戒作爲君王應該仁愛寬厚。此外又連月無雨，將對莊稼有很大的損害。如果一粒糧食都收穫不上來，那十之三四的人都要挨餓。陛下實在應該全面布施恩澤，借糧供養百姓。昔日堯遭遇九年洪水，有人如果有十年的積蓄，便減少他的税收以便他防災害，這便是堯的辦法。希望陛下及早施加仁德恩澤，以此回應上天的功能。如果臣的言論不被采用，朝政不改善的話，立夏之後會有及時雨，在現在看來是不可能的。如果朝政改善而天不下雨，那麽便是臣欺騙陛下，愚昧而不知自量，活該被處死。

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

書上奏之後，郎顗被特詔拜爲郎中，他聲稱有病而没有接受，然後離京回家。到四月京師地震，并發生地陷。這年夏天大旱。秋天，鮮卑進入馬邑城，打敗代郡的軍隊。第二年，西羌入侵隴西。所有這些都與郎顗所説的大致相同。此後朝廷又派公車徵召郎顗，他没接受。

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與郎顗同縣的一個人叫孫禮，一貫殘暴做惡，喜好四處行俠，與他同里的人常常敬慕郎顗的名望德行，想與他建立友好關係，但郎顗不願意，由此彼此結怨，不久郎顗被孫禮殺害。

襄楷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好學博古，擅長天文陰陽之術。

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

桓帝時，宦官專權，施行暴政濫用刑罰，又接連失去皇子，災害異常接連發生。延熹九年，襄楷從家到朝廷上疏説：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

臣聽説皇天不説話，而是用天文景象表達自己的意旨。堯舜雖然聖德，但一定推算日月星辰之天象，觀察五星所在位置，因此能享百年之壽，成爲萬世之楷模。臣私下看到去年五月，熒惑進入太微，侵犯帝坐，從端門出去，没有按正常軌道運行。閏月庚辰，太白進入房，侵犯心小星，震動中耀。

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

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采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并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托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

中耀是天王星；旁邊的小星，是天王之子。太微天廷，是五帝所在位置，而金火罰星在其中閃耀光芒，依據占測，表明天子不吉利；又太白侵入房、心，依據算法應該没有後嗣。今年歲星長時間守在太微，逆行西至掖門，返回時切入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長時間停留不離去的原因，是在責怪不修仁德，殺罰太嚴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都進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被殺。那年冬天十分寒冷，鳥獸被凍死，魚鱉遭到傷害，城旁邊竹柏的葉子有的受到損傷和枯黄。臣在京城聽到這樣的話："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將受影響。"如今洛陽城中有人半夜無故呼叫，説有火光，人聲喧嘩，依據占卜結果與竹柏枯相同。自從春夏以來，接連有雹霜及大雷雨，而臣子作威作福，刑罰嚴酷刻薄便是造成異常的原因。

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立志鏟除奸邪之人，他們所誅殺的人，都是符合百姓心意和要求的，而陛下受宦官的蒙騙，對他們從遠方逮來處罰。三公上書爲劉瓆等人辯寃，没有受到采納，反而受到嚴厲譴責。爲國擔憂的大臣，都會因此緘口不語。

臣聽説殺無罪之人，殺賢德之人，禍害連及三代。自陛下即位以來，頻繁施行殺伐，梁、寇、孫、鄧，都被滅了族，其餘受到牽連的人，也是不計其數。李雲上書，聖明之主不應避忌，杜衆乞求同死，應體諒他想感悟陛下之心，却没有得到寬恕，并且一同被殘害，天下之人，都知道他們的寃屈。自漢立朝以來，從未有像今天這樣拒絶進諫誅殺賢德之人，用刑如此嚴酷狠毒的了。

依照永平舊制，凡是應該處重罪的都應等到冬天處決，先請示後行刑，以表示重視人的性命。近幾十年以來，州郡官吏掉以輕心，又想迴避罪有可疑應上告廷尉的麻煩，於是動輒推托犯人有疾病，因此有許多便死在牢獄之中。長吏掌控生殺大權，死者常常

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宫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

不該被處死，故而冤魂積聚，無處前往申訴，各種疾病瘟疫，由此産生。從前文王正妃太姒，生育十個兒子，如今宫女數千，却没有聽到慶賀生育的。陛下應整治德政減省刑罰，以便能像《螽斯》所比喻的那樣多子多福。

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黄山宫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虚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

另外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了，它有數十丈長。扶風有隕石降落，三郡都能聽到落地的聲音。龍的形狀不一樣，大小不固定，所以《周易》用它來比喻天子，帝王把它當做吉祥之物。有人聽説河内龍死，爲避諱説成是蛇。那龍是能變化的，蛇也有神通，都是不應該死的。從前秦將要衰亡，華山神持璧交與鄭人，説“今年祖龍死”，始皇四處躲避，最後死在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謡傳黄山宫有死龍的異常情况，此後漢除掉王莽，光武帝復興漢室。傳言尚且如此，何况有事實爲證呢？星辰依附天，就像萬國依附君王一樣。下將背叛上，因此星也背叛天。石象徵安定，墜落的話表明失去控制。春秋有五石隕落在宋，此後襄公被楚抓住。秦滅亡時，東郡有隕石降落。如今扶風降落隕石，距先帝陵墓所在地很近，没有大喪，也肯定會有叛逆發生。

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宫，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并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

考察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時期，從未有過黄河水清及太學門自己損壞的情况。臣認爲黄河，是象徵諸侯的地位，清者屬陽，濁者屬陰。黄河水應當濁却清的原因，是陰想成爲陽，諸侯想成爲皇帝。太學，是天子教化之宫，宫門無故自壞的現象，表明文德將要喪失，教化將衰敗。京房《易傳》：“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下怪異之景象，地吐妖氣，人染上惡疾，這三種現象同時出現而又黄河水清，如同春秋時麒麟不該出現而出現一樣，孔子把它當作異常現象而記了下來。

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

臣先前奏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書，不符合陛下的心意。臣聽説布穀鳥在孟夏開始

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鳴叫，蟋蟀入秋便開始吟唱，有些動物雖小却有信義，有些人地位雖低却說忠言。臣雖十分低賤，却真心希望陛下能給臣下一個機會，使臣下暢所欲言。

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

書上奏後皇帝并未翻閱。過了十幾天，他又上書說：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强。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

臣在下面看見太白進入北方多日，又從東方出現，依此占卜得知會有大戰，中原弱，四夷强。臣又進行推算，得知熒惑現在應當出現却没有出現，肯定有陰謀。全是因爲冤案多結，造成忠臣被害。德星之所以長時間守在執法，也是因爲此。陛下應上承天意，認真審理清查冤案，爲劉瓆、成瑨平反昭雪，追授李雲、杜衆等人子孫以官職。

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鬥。比年日食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宫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冲、孝質頻世短祚。

天子對上天不孝，就會發生日食和星辰相撞。連年在正月初一發生日食，日月星不明亮，五星錯位。先前宫崇所獻神書，專門以奉順天地五行爲根本，也有一些振興國家增多後嗣的辦法。書中文字容易理解，可以作爲經典來參考，可是順帝不施行，所以皇室後嗣不興旺，孝冲、孝質在位時間很短就去世了。

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臣又聽說，得到君王的喜愛，却又不是來自正道，神會因此產生禍害。因此周朝衰弱，諸侯相互間崇尚武力，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類便在此時產生。殷紂好色，於是便出現了妲己。葉公好龍，故而真龍出現在他家。如今黄門常侍，是上天處罰之人，陛下喜愛優待他們，超過正常的寵愛許多倍，總是不出現有後嗣的先兆，難道不是因爲此嗎？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表明應派其主管采買之事。如今却反讓他們位居侍中之位，實在不是上天的意願。

又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

臣又聽説宫中爲黄老、浮屠建廟。此道清虚，崇尚無爲而治，好生惡殺，減省欲念去除奢望。如今陛下不去除嗜好和欲望，殺罰不符合常理，已經離其道，又怎能獲得它們的保祐呢！有人説老子進入夷狄成爲浮

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屠。浮屠不在同一棵桑樹下停留三天，不想因停留久了而產生愛戀之心，精誠至極。天神送給他漂亮女子，浮屠說："這不過是盛了血的皮囊而已。"於是連斜眼看都不看一下那女子。他如此堅守心志，纔能成道。如今陛下淫女艷婦，都是天下最美麗的，美酒佳肴，都是天下最好吃的，怎麽還能像黄老那樣呢？

書上，即召詣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宫，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吕；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蓺，假借星宿，僞托神靈，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

書上奏之後，朝廷即下詔讓他到尚書處説明情況。襄楷說："臣聽說古時本沒有宦臣，武帝末年，他年事已高，多次游宴後宫，此時纔開始設置宦官。此後逐漸得到任用，直到順帝，便更加繁盛得勢。現在陛下授予他們官爵，數量比以前多了十倍。至今陛下無人繼嗣的原因，難道不是衹喜愛他們而造成的結果嗎？"尚書將襄楷的應對上奏給皇帝，皇帝下詔由有司處理。尚書秉承旨意上奏說："作爲宦官，并不是近代所設立。漢初張澤任大謁者，協助絳侯誅除吕氏多人；孝文讓趙談同乘一車，其子孫依然昌盛。襄楷所説理由不正確，評論政務，言論不合律法，違背經典，假藉星宿運行，僞托神靈之説，以驗證符合自己的說法，用不真實的事欺騙天子。臣請求將他交給司隸，依法定他的罪，將他收押在洛陽獄中。"皇帝認爲襄楷雖然言辭激烈，但都是天文曆法方面的表現情況，因此没有殺他，衹是遵從了司寇對襄楷所定的刑罰。

初，順帝時，琅邪宫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臧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起初，順帝之時，琅邪宫崇前往朝廷，獻上他的老師干吉在曲陽泉水上所獲得神書一百七十卷，都是青白細絹、朱色、介道并青色的題簽、朱筆寫的題目，名爲《太平清領書》。其中言論以陰陽五行爲王，其中有許多巫覡的怪誕鄙俗的言論。有司上奏說宫崇所上之書荒誕不經，便將其書收藏起來。後來張角擁有不少這樣的書。

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靈帝即位時，認爲襄楷所上書内容是正確的。太傅陳蕃舉薦他爲方正，他没接受。鄉里之人都尊奉他，每次太守來，都以禮邀請他。中平年間，與荀爽、鄭玄都被朝廷按博士徵召，他不去，後在家中去世。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参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蘇竟飛書，清我舊陰。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論曰：古人說："善於講天象的人，其言論肯定能應驗在人身上。"張衡也説："天文曆數，陰陽占候，是如今急需的和適宜的。"郎顗、襄楷能仰觀天象俯察世事，又參照人事，所預言禍福吉凶已經應驗，所引用教義也開始明確。這大概就是道術對時世有所補益，後人所應引以爲借鑒的地方吧。然而過分沉迷於鬼神之事，所以君子不應太過專注於此。

贊曰：仲桓道術深湛，故而朝廷屢次徵召。蘇竟遠來上書，使我們的故鄉陰得以清明。襄楷、郎顗對於將發生的災禍的告誡，實在是因爲朝政太不令人滿意了。

後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傳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閒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牧。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他的高祖父郭解，在武帝時期以仗義行俠而聞名。他的父親郭梵，任蜀郡太守。郭伋少年時便胸有大志，哀平年間被徵召到大司空府，幾次升遷後任漁陽都尉。王莽時郭伋任上谷大尹，升遷爲并州牧。

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强宗右姓，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争。

更始新稱帝時，三輔地區接連遭受亂兵侵擾，百姓感到震驚害怕，有勢力的宗族大户人家，各自擁兵自保，没人肯率先依附。更始帝平素常聽到郭伋的聲名，徵召他來拜爲左馮翊，讓他安撫百姓。世祖即位，拜爲雍州牧，再升遷爲尚書令，多次進忠言諫諍。

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盗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户口增倍。後潁川盗賊群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厄，自門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吴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

建武四年，郭伋出任中山太守。五年，彭寵被滅，郭伋轉任爲漁陽太守。漁陽已經遭受了王莽動亂，又加上彭寵被打敗，民衆較爲刁猾和不善，賊寇無處不在。郭伋到漁陽後，宣示百姓有功必賞，并捕殺賊寇首領，盜賊由此潰散。當時匈奴多次侵擾郡界，邊境軍民吃了不少苦頭。郭伋整頓兵馬，設計好攻守戰略措施，匈奴由於害怕而遠遠離去，不敢再侵入境界，百姓因此得以安居樂業。郭伋在任五年，户口人數翻了一番。後來潁川盜賊群起，九年，朝廷徵召他拜爲潁川太守。受召見後辭行時，皇帝慰勞他說："賢能太守，此去距京城不遠，是黄河滋潤九里的地方，希望京城也能因此受到好影響。閣下雖然精通追捕之術，可是山道險惡，僅容得下單打獨鬥，因而一定要謹慎小心。"郭伋到潁川之後，招安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吴等數百人，這些

咎之。後宏、吴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絶。

人都束手歸降郭伋，郭伋將他們全部遣返回鄉務農。他上書彈劾自己自作主張，皇帝很欣賞他的策略，因此没有責怪他。此後趙宏、召吴的黨羽聽説了郭伋的威望和信義，遠自江南，有的從幽、冀，不約而同前來歸降，絡繹不絶。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十一年，朝廷將朔方刺史歸屬并州。皇帝因盧芳占據北方，便調郭伋任并州牧。郭伋經過京師時上朝謝恩，皇帝馬上召見他，并將皇太子及諸王召來一起宴請郭伋并與郭伋談了一整天，還賞賜給他車馬衣服等物。郭伋藉機談到挑選增補官職時，應挑選天下賢士俊傑，不宜專選用南陽人。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見。郭伋以前在并州時，平日施行恩惠仁德，到他後來進入州界，所到縣邑，百姓扶老携幼，夾道歡迎。郭伋所過之處對百姓問疾問苦，邀請有德有才之人，設施几杖相隨之禮，早晚參與處理政務。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别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郭伋開始去下屬處巡視時，到達西河美稷，有數百名兒童，各自騎竹馬，在道旁依次拜迎。郭伋問“孩兒們爲何遠道而來”。兒童們回答説：“聽説使君到來，我們很高興，所以前來歡迎。”郭伋向他們表示感謝。事情辦完後，各位兒童又將他送出城，并問“使君何時回來”。郭伋告訴别駕從事史，算好日子告訴他們。巡視後返回，比預計日期提前了一天，郭伋不想失信於兒童們，於是在野外亭中留宿，等到了約定日期纔進城。

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當時朝廷很多人推舉郭伋可以擔任大司空，皇帝因爲并部尚有盧芳可能造成威脅，而且匈奴還未被平定，想讓郭伋在此多任職一些時間，故而不召。郭伋知道盧芳是個老賊，很難一下子以力制服他，因此經常嚴守烽火臺，公開懸賞捉拿，以使賊寇内部發生分化。盧芳將隋昱於是謀劃脅迫盧芳歸降郭伋，盧芳於是逃奔匈奴。

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郭伋以年老有病爲由上書朝廷請求辭職。二十二年，被徵召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套，以及帷帳錢穀，用以家用，郭伋每次分送與宗親九族，一點也不保留。第二年他去世，時年八十六歲。皇帝親自去弔唁，并賜他一塊墓地。

杜詩

杜詩字君公，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横民閒，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皋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

杜詩字君公，河内汲人。他年少時有才學能力，在郡任功曹，有做事公平的聲望。更始年間，被徵至大司馬府任職。建武元年，一年中多次遷升至侍御史，安撫洛陽。當時將軍蕭廣放縱士兵，在民間横行霸道，百姓惶惶不安，杜詩告誡他却仍不改，於是杜詩便將蕭廣殺掉，回京後將情况上奏朝廷。世祖召見他，并賜給他棨戟，又派他出使河東，誅除招降叛逆賊寇楊異等人。杜詩到大陽，聽説賊寇圖謀想要渡河北上，便與長史迅速燒毁他們的船，并率領郡兵馬，對他們進行突襲打擊，斬殺了楊異等人，賊寇於是被消滅。杜詩被拜爲成皋令，在任三年，成就十分突出。杜詩又被遷升爲沛郡都尉，轉任爲汝南都尉，杜詩所到之處政務都治理得很好。

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七年，杜詩被遷升爲南陽太守。他生性節儉而從政清廉，以誅除殘暴樹立威望，善於計策謀略，愛護百姓減輕他們的勞役。製造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效多，百姓得到許多便利。又修建治理池塘，廣拓土田，郡内各家各户都很富足。當時的人將他比作召信臣，所以南陽之人説他是："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内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虚秏，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睹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内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鬼藻。今若

杜詩自認爲没有功勞，不敢心安理得地久居大郡，想要降低官職迴避功臣，便上疏説：

陛下成就上天之意，完全大業，偃兵興文，群帥班師回朝，海内和睦，萬世蒙受福運，天下大幸。祇有匈奴不知聖德，威脅侵犯西部北部邊陲，欺辱中原民衆，邊境居民財物耗費不少，難以自守，臣恐怕勇武威猛之將雖然辛勤，也不能够解甲藏弓休息了。辛勤而不得休息會産生怨恨，辛勞而得不到休養也會産生怨恨，怨恨滿腹的軍隊，是很難再建立新功的。臣在下邊看到將帥們的情緒，功臣們的心情，都是希望能在内地得到一次充足的休息，然後披甲出戰，不敢有所怨恨。臣不明智地認爲"軍隊打勝仗在於人和而不在於人多"，陛下雖然惦念着北部邊陲，但也應該稍微混和一下。從前湯武善於統率大衆，故此没有因忿恨而出擊的軍

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雠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鈌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

隊。陛下起兵十三年，將帥和睦，士卒亦無不滿。如今如果讓公卿郡守出現在軍陣前，那麽將帥便會自我勉勵；士卒待遇優厚，能與宿衛相比，則士卒們自會以一當百。什麽原因呢？天下已經安定，人們各自重視自己的性命，自大臣以下，都留戀樂土，不賞賜他們的功勞却要他們努力作戰，恐怕是做不到的。陛下實在應該空出一些郡的官位，用以等待加封整頓軍旅的大臣，重重優待厚厚賞賜，加在長久服兵役的士卒身上。如此，沿邊境駐防的軍隊，會爭先恐後而忘却死亡，據守城池要塞的官吏，會不辭辛勞，這樣一來便會烽火精明，防守戰鬥堅固勇猛。聖王之政，必定順應人心。如今胡亂使用愚笨而淺薄的辦法，去滿足功臣們的願望，實在不應該。

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閒，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禄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臣杜詩在下獨自想，自己原本祇是一個小小的功曹，祇是遇上陛下開創大業，賢德俊傑人士在外，空缺人才之際，額外受到大恩，治理百姓不符合要求，供職亦無成效，長時間占據官位，使有功之臣心懷不滿，真是誠惶誠恐。八年時，曾上書請求迴避有功德之臣，陛下特别恩典，没有同意臣下的降職請求。臣杜詩蒙受恩賞十分深重，按照大義絶不敢弄虛作假，實在是承受不住内心的願望，希望能退掉大郡的官職，接受小一些的職位。如果趁着臣年紀未老，尚有力擔任重任，派臣杜詩去做必會有所補益，到那時再接受高位，即使是按爵位高低授爵，臣也不會推辭。希望陛下同情臣下！

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皇帝愛惜他的才能，便没有答應他的請求。

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

杜詩十分喜好推薦賢能，多次舉薦知名人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人。起初，法令還比較簡單，祇以璽書發兵，還没有使用虎符作爲憑證，杜詩上疏説："臣聽説發動戰爭對於治理國家是凶險的手段，所以聖人謹慎對待。按照舊制發兵，都是用虎符作憑證，其餘小的調動，使用竹簡就行了。祇要符合而爲一，便是最大的憑證，是用來表明國家的命令，收放控制非常有權

奸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威。一般時發兵，衹用璽書，有時使用詔命，假如有奸人行詐作假，也無法知道。臣下不明智地認爲軍隊還在行動，賊寇還未被消滅，在郡國徵兵，應該十分慎重，可以建立虎符制，不讓奸人鑽空子。從前魏國公子，鄰國都感受到他的威望，尚且還要藉用兵符，以解趙國之圍，如果没有如姬與他人有仇而靠公子得報，則魏公子也無法立此奇功。有些事情雖然煩瑣却不能省簡，費事却又不得已，大概説得就是這件事情吧。”書上奏之後，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議。

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杜詩雖身在京城之外，却一心想着朝廷，忠言善策，隨時就着具體事情獻納。治政七年，政令教化得到貫徹執行。十四年，犯了派刺客殺人爲弟報仇之罪，受朝廷徵召，正趕上此時他去世了。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説杜詩貧困没有田宅，不知應葬在何處。朝廷下詔讓在郡府辦理喪事，并賜絹千匹。

孔奮　孔奇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他的曾祖孔霸，在元帝時任侍中。孔奮少年時跟隨劉歆學習《春秋左氏傳》，劉歆稱贊他，對自己的門人説：“我已經從君魚那裏學到道理了。”

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内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産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當時正遇王莽作亂，孔奮與老母幼弟到河西躲避兵災。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孔奮代理議曹掾，掌管姑臧長。八年，賜爵位關内侯。當時天下動亂不安，衹有河西安定，而姑臧被稱爲富邑，與羌胡通商，每天四次開市，故每個住在這裏的人，用不了幾個月便可以有不少積蓄。孔奮在職四年，自己的財産却没有增加。他事奉母親很孝順細心，雖然勤儉節約，供養母親却力求飲食精良。他與妻子兒女，却衹吃很普通的食物。當時天下尚未安定，許多讀書人不修節操，可是孔奮力行清正廉潔，遭到衆人的譏笑，有人認爲他身處富庶之地，却自身不能富足，白白增加辛苦而已。孔奮樹立節操之外，在治理政務方面崇尚仁愛平和，太守梁統對他十分尊敬優待，從不以官屬之禮對待他，常常到大門口出迎，然後引見給自己的母親。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

隴蜀平定之後，河西守令都受到徵召，財

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

物貨物一車接一車，充滿了川澤道路。衹有孔奮没有資産，單車上路。姑臧官吏百姓及羌胡接連不斷地對他說："孔君清廉仁賢，全縣的人都受到他的恩惠，怎麽能現在離去，却不共同報答他的恩德！"於是相繼徵集牛馬器物上千萬件以上，追趕數百里前去送給他。孔奮衹是感謝而已，一件也没有接受。到京師以後，被任命爲武都郡丞。

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群氐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

當時隴西殘餘賊寇隗茂等夜攻府邸，殘殺郡守，賊寇害怕孔奮緊追不捨，便抓走他的妻子孩子，想作爲人質。孔奮已五十歲了，衹有一個兒子，但他始終不加以考慮，盡全力追殺賊寇。官吏百姓感激他的大義，没有不加倍努力的。郡中有許多氐人，習慣在山谷中生活，其中最有勢力的齊鍾留，受到衆多氐人的信任敬仰。孔奮於是率領并激勵鍾留等人要他們攔擊賊寇，内外夾擊。賊寇被逼走投無路，便把孔奮的妻子孩子推到軍前，希望以此作爲抵擋以便後退，可是官兵攻打更加猛烈，於是隗茂等被活捉或被消滅。世祖下詔褒獎贊美他，拜他爲武都太守。

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爲清平。

孔奮自從擔任府丞，已經受到尊敬重用，到拜爲太守，全郡没有不改進德操的。孔奮爲政明斷，明辨是非善惡并疾惡如仇，看到有美德之人，便像親人般愛護，對於那些無行之人，像對仇人般忿恨，全郡被稱頌爲清平安定。

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删》。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孔奮弟孔奇，在洛陽游學。孔奮認爲孔奇博通經典應該去做官，自己上書稱病辭官，管理約束鄉閭，在家中去世。孔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删》。孔奮晚年有子孔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是郡中大族之姓。張堪早年喪父，他把先父留下來的數百萬財産讓給了兄長的子女。十六歲時，他在長安學習，志向遠大學習用功，被儒士們都稱他爲"聖童。"

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吴漢伐公孫

世祖未登基時，看到張堪的志向節操，常常嘉獎他。即位之後，中郎將來歙舉薦張堪，朝廷召拜爲郎中，幾次升遷至謁者。朝廷派他運送細絹絲織品，并率領七千騎兵，到大司馬吴漢處去

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説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撿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悦。

討伐公孫述，在路上時朝廷又追封他爲蜀郡太守。當時漢軍衹剩下七天的軍糧，正暗中準備船想要撤走。張堪聽説後，快馬加鞭趕往漢軍，陳述公孫述必敗，漢軍不應退師的策略。漢軍聽從了他的意見，便表現出疲弱挑逗敵人，公孫述果然親自出戰，最後在城下戰死。攻下成都之後，張堪先進入占領城市，檢查庫中所藏之物，將珍寶收藏好，詳細列出清單上報朝廷，没有私藏半點。慰問安撫吏民，蜀人十分高興。

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静。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在郡任職二年，朝廷徵拜他爲騎都尉，後兼任驃騎將軍杜茂軍營負責人，在高柳打敗匈奴，拜爲漁陽太守。他追捕打擊奸惡狡猾之人，賞罰分明，官吏百姓都願意受他領導。匈奴曾派上萬騎兵進攻漁陽，張堪率數千騎兵前往攻擊，將其打得大敗，郡界由此平静安定。張堪於是在狐奴開墾稻田八千餘頃，鼓勵百姓耕種，由此日益富足。百姓唱道："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任職八年，匈奴不敢侵犯邊塞。

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皇帝曾召見各郡計吏，詢問各地風土人情及前後守令是否能幹。蜀郡計掾樊顯進言道："漁陽太守張堪從前在蜀時，他以仁慈對待下屬，討伐奸人有威望。先前打敗公孫述時，珍寶堆積如山，可以握在手中的珠玉無數，可以富足十代後人，但張堪離職之日，乘的是車轅曾折斷過的車子，布製的行囊而已。"皇帝聽完後，感嘆很久，拜樊顯爲魚復長。正要徵召張堪，却趕上他病逝，皇帝深切悼念痛惜他，下詔對他加以褒獎，賜給他絲織品百匹。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世爲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爲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的後代。漢興，以廉氏有勢力宗族的身份，從苦陘遷徙到此。世代擔任邊郡郡守，有的祖先葬在隴西襄武，故而在此任職。他的曾祖父廉褒，成帝、哀帝時任右將軍，祖父廉丹，王莽時任大司馬庸部牧，在前世都很有名。廉范父遭遇動蕩之秋，客死在蜀漢，廉范於是流亡客居於西州。西州平定後，回歸鄉里。廉范十五歲時，辭别母親到西部去迎父親的棺柩。蜀郡太守張穆，是廉丹時的官吏，於是送巨資給廉范，廉范完全没有接受，

萠。載船觸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呵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

與請來的人背負棺柩步行回葭萠。途中運載他們的船觸礁沉没，廉范抱着棺柩，一同沉入水中。衆人爲他的孝義所感動，將他打撈上來，經過搶救纔免於一死。張穆聽説後，又派人快馬加鞭將先前要送給他的巨資再給他，廉范又堅决推辭不要。葬父服喪完畢之後，廉范到京師學習，拜博士薛漢爲師。京兆、隴西二郡相繼召請他去任職，他都没有答應。永平初年，隴西太守鄧融準備了禮物請廉范擔任功曹，正趕上鄧融被州吏檢舉案，廉范知道此事受到責難不容易解决，想找辦法幫助他，於是推説有病請求離去，鄧融不明白他的意思，十分恨他。廉范於是東到洛陽，改名换姓，尋求替代廷尉獄卒。不久，鄧融果然受徵召下獄，廉范於是得以衛護侍候在他身邊，全心全意照顧他。鄧融對他的相貌很像廉范而感到不可理解，於是對廉范説："卿怎麽這麽像我以前的功曹啊?"廉范呵斥他説："君是受了災禍眼睛看不清了!"鄧融便不再説話。鄧融由於坐牢生了病，廉范緊隨他身邊看護照顧，到死，也不説一句話，廉范親自駕車到南陽送喪，將鄧融下葬後纔離去。

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 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廉范後來受公府徵召，正遇上薛漢因楚王之事被朝廷誅殺，故人門生没有敢去看的，衹有廉范獨自前去收尸。官吏將此事上報朝廷，顯宗大怒，召廉范入朝，責問他説："薛漢與楚王同謀，相繼擾亂天下，廉范是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却反而爲罪人收尸，爲的是什麽?"廉范叩頭説："臣無禮愚笨，認爲薛漢等人都已被殺，衹是因有師徒之恩不能自禁，實在罪該萬死。"皇帝的怒氣逐漸消除後，問廉范説："卿是廉頗的後人嗎? 與右將軍廉褒、大司馬廉丹有親屬關係嗎?"廉范回答説："廉褒，是臣的曾祖；廉丹，是臣的祖父。"皇帝説："難怪卿有這樣的膽量和見識!"於是赦免了他。廉范從此出了名。

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

廉范被舉薦爲茂才，數月之後，再次升遷爲雲中太守。正遇上匈奴大舉入侵邊塞，烽火每日通報消息。按照以往方式，胡虜入侵兵力超過五千人，就要向旁邊的郡傳送書信。官吏想傳檄文求救，廉范不同意，親自率兵阻擋敵兵。但敵兵

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人數衆多而廉范兵力太少。正趕上傍晚太陽落山，廉范命令軍士將兩個火炬縛成十字，手持一端，點燃三端，在營中分開排列。敵兵遠遠望見火炬衆多，認爲漢軍救兵到來，十分驚恐。快到天亮想要撤退時，廉范便命令士兵在睡覺的草墊子上吃飯，清晨前往陣前殺敵，斬敵首級數百個，死者上千人，由此匈奴不敢再侵入雲中了。

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説。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毁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

此後先後任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順從風俗因勢利導，使二郡都得到良好治理。建初中，升遷爲蜀郡太守，這裏的風俗崇尚辯論文章，喜好相互争長論短，廉范每次鼓勵淳正厚道，不接受輕薄不厚道之説。成都民物豐盛，房屋建築狹窄，舊制禁止百姓夜晚工作，以防火災，但他們却更加相互隱蔽，因而連續不斷發生火災。廉范於是取消先前規定，衹是嚴格規定必須儲水而已。百姓由此十分便利，於是歌頌他道："廉叔度，爲何來得這麼晚？不禁夜火，百姓安心工作。平生没有短衣如今却有五件褲子。"在蜀任職數年，因犯法被免官後回歸鄉里。廉范世代住在邊遠地方，開拓田地，積累財産糧食，全都用來賑濟宗族朋友。

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吊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踪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卒於家。

肅宗駕崩後，廉范奔赴敬陵。當時廬江郡掾嚴麟奉命參加吊唁，與廉范在路上相會。嚴麟乘小車，泥深馬死，不能前行，廉范看見後很同情他，命令隨從下馬把馬送給他，没有告訴他自己是誰就走了。嚴麟辦完事，不知該把馬還給誰，於是順着踪迹查找。有人對嚴麟説："前任蜀郡太守廉叔度，喜好在他人窘困急難時出手相救，如今去奔國喪，肯定就是他。"嚴麟也時常聽到廉范的名聲，認爲説得對，便牽着馬上門，感謝之後把馬歸還給廉范。世人都佩服他好行仁義，然而依靠大將軍竇憲，因此受到批評。在家中去世。

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起初，廉范與洛陽慶鴻是生死之交，當時人稱贊説："前有管鮑，後有慶廉。"慶鴻慷慨有仁義節操，官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之處都有不平凡的業績。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

論曰：張堪、廉范都是以義氣俠義立名於當

名，觀其振危急，赴險厄，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時，觀察他們於危急之時拯救他人，奔赴險境，確有讓人感到勇敢之處。張堪面對財富，廉范忘記對他人的施捨，也足以使人感到他們的誠信并感慨不已。至於像高祖的召見欒布，明帝的召見廉范，怒氣加在身上反倒激發了他的志氣，將被殺戮反倒使其更加受寵，聽到正確的能够改正錯誤的，正是爲君之道所崇尚的，然而情理之關鍵，也有茅塞頓開的感覺吧。

王堂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初舉光禄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静，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起初被舉爲光禄茂才，遷升爲穀城令，在政務治理方面很有好聲譽。永初中，西羌入侵巴郡，給百姓造成禍患，朝廷下詔書派中郎將尹就進行攻打討伐，但連續幾年不勝。三府推舉王堂治政嚴厲，拜爲巴郡太守。王堂率兵快馬加鞭打擊賊寇，斬殺西羌兵一千多人，巴、庸因此安定，官吏百姓在他活着時就爲他立祠。刺史張喬上表表彰他的治政才能，朝廷升他爲右扶風。

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并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核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内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并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

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人一起向王堂請托，王堂不答應。掾史多次勸諫，王堂説："我蒙受的是國恩，怎能爲得到權力寵幸而阿諛奉承，我至死不從!"當天他便打發家人屬下回家，聲稱有病關閉官署。果然有人上奏朝廷誣陷王堂，正遇上安帝駕崩，江京等人全被誅殺，而王堂則因堅守正義受到稱頌。永建二年，王堂被徵拜爲將作大匠。四年，因公事出錯降職爲議郎。後重又拜爲魯相，施政簡便一貫，致使多年没有訴訟事件。升遷爲汝南太守，到處尋求才能之士并加以禮遇，不獨斷專行，并教育掾史説："古人求賢很辛勞，但却放心地使用他們，所以在上能够政治清明，在下百事和睦。那些典章制度朝廷高官，書信考核才能官職之事，委派給功曹陳蕃。那些匡正治理政務，拾遺補闕之事，委派給主簿應嗣。或許可以依據官職核查其實際工作成績，依據他們的言論觀看其成效如何。"從此以後誠心尋求恰當，不再有荒謬的言辭文告，郡内得到治理。當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因王堂先前没有答應他們的要求，都十

分怨恨他。後來廬江賊寇潰散進入弋陽境界，王堂率兵追擊討伐，賊寇隨即四散奔逃，而梁商、袁湯却因此暗示州官吏上奏説王堂在任不設警戒，於是王堂被免官回家。

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稺，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王堂年八十六歲時去世。他留下遺言簡單裝殮，以瓦製棺加以埋葬。他的兒子王稺，舉止清高不願做官。他的曾孫王商，益州牧劉焉任命他爲蜀郡太守，爲政有好的聲譽。

蘇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爲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毁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八世祖蘇建，武帝時任右將軍。祖父蘇純，字桓公，聲望很高，性格固執急迫且喜歡品評他人，士人朋友都害怕他，一到他家便相互説道："是蘇桓公，擔心他教訓責怪人，不見，却又想念他。"三輔之人都稱他爲"大人"。永平中，在竇固軍中任奉車都尉，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

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户。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换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蘇章少年博學，能作文章。安帝時，被推舉爲賢良方正，因應對表現很好，拜爲議郎。他多次陳説政策得失，言語十分率直。出任武原令，當時鬧饑荒，他便打開倉庫，救活三千餘户。順帝時，蘇章被升爲冀州刺史。他的朋友任清河太守，蘇章巡視發現他的罪過。於是他宴請太守，爲他準備酒菜，陳説生平相交往的快樂和友誼。太守欣喜地説："别人都有一重天，衹有我有兩重天。"蘇章説："今晚蘇孺文與故人飲酒，是因爲私人友好；明日冀州刺史依法辦事，是執行法律。"於是列舉朋友罪行并依法行事。州境内之人知道蘇章不徇私情，都望風而畏懼收斂。又换爲并州刺史，因打擊折辱權貴豪門，觸犯朝廷旨意，由此免官。他隱居鄉里，不與當時之人交往。後被徵召爲河南尹，他没接受。當時天下日益凋敝，百姓多數生活悲慘痛苦，議論者舉薦蘇章有輔助國家之才，但朝廷却不能重新任用他，蘇章在家中去世。他兄長的曾孫是不韋。

蘇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

不韋字公先。他的父親蘇謙，起初任郡督郵。當時魏郡李暠任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相互勾結，貪婪暴虐成爲百姓的禍患，前後幾任監

畏其埶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尸，以報昔怨。

司害怕他有後援，不敢檢舉過問。到蘇謙上任，衙署案查得到贓物，依法送至左校。蘇謙多次遷升至金城太守，最終離開郡衙回歸鄉里。依據漢法，被罷免的守令，如果不是朝廷詔徵，不得隨意到京師。而蘇謙後來私自到洛陽，當時李暠任司隸校尉，他將蘇謙收監拷打，蘇謙死在獄中，李暠又趁機對其尸首行刑，以報昔日的怨恨。

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閒，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

不韋當時十八歲，受朝廷徵召去京城，正遇上蘇謙被殺，不韋載其尸首回到鄉里，埋葬却不舉行葬禮，仰天長嘆說："伍子胥是個什麽人呀！"於是把母親藏在武都山中，改名换姓，傾盡家財招募劍客，邀請李暠到諸陵之間，没有成功。李暠此時升遷爲大司農，當時右校儲存飼料的房屋在寺北墻下，不韋與親屬堂兄弟潛入屋中，夜晚鑿地，白天則逃離潛伏起來。如此一個多月，便挖到了李暠的寢室旁邊，從他的床下出來。正趕上李暠在廁所，於是殺了他的妾及小兒子，留書信而去。李暠十分驚恐，於是在寢室布滿有刺的枝條，以板鋪地，一夜要换九個地方，即使是家人也不知他在哪裏。每次出行，便劍戟隨身，壯士守衛。不韋知道李暠有防備，便日夜飛奔，直接到達魏郡，掘了李暠父李阜的冢，切下李阜的頭，在自己父親墳前祭祀後，又挂在市集標明"李君遷父頭"。李暠躲藏起來不敢說，而是自己上表退位，回歸鄉里，私下把其父棺槨重新掩埋。他派人搜捕捉拿不韋，但一年多也没抓到，憤恨惱怒憂傷，致使犯病吐血而死。

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强吴，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强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宫府幽絶，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毁身燋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

不韋後來遇赦免回到家鄉，這纔開始爲父親改葬，完成喪禮。士大夫中有人指責他挖掘冢墓，歸罪於枯骨，不符合古義，衹有任城何休把他比成伍員。太原郭林宗聽說此事後評論說："子胥雖說是逃命，但被强吴任用，憑藉闔廬之威力，依靠輕裝勇猛之衆，報舊郢之仇，竟然不等朝見完畢，衹知掘墓鞭尸，以渲泄其憤怒，竟然不親手爲後主報仇。怎麽比得上蘇子的特立獨行，没有依靠没有資助，而仇人强大有後援，位居九卿，城池宫殿天然阻礙，宫府幽絶，塵埃都飛不過去，霧露也不能沾上。不韋因喪親人萬分悲傷焦慮，冒百死一生之險，甘心觸犯嚴厲的禁

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

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暠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爲暠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段熲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令，使親族陷入災禍境地，雖然没有成功，但也報了一定的仇。更何况又剖骸骨斷首級，使活着的人痛苦，使李暠心懷忿恨憂悶，不得好死，就如同藉神靈之手殺死他一樣。匹夫之力，却有千乘之尊那樣的功力，與伍員相比，不是還更優異嗎?”議論的人於是開始尊重他。

後來太傅陳蕃徵召不韋，他没有接受，而擔任郡五官掾。起初，弘農張奐與蘇氏關係和睦，而武威段熲與李暠關係向來很好，後來張奐與段熲産生矛盾。到段熲擔任司隸，依照禮節徵召不韋，不韋害怕，聲稱有病没有接受。段熲早就對張奐有仇恨，由此更加憤怒，於是便追究不韋以前報復李暠的事，認爲李暠上表整治蘇謙的事，使蘇謙被殺，是執行的君王的命令，可不韋却向他報仇。段熲又命令長安男子告不韋率衆多賓客搶奪舅舅的財物，於是派從事張賢等人到不韋家去殺他。段熲先將毒藥交給張賢父説：“如果張賢殺不了不韋，你便把它喝了。”張賢到扶風，郡守派不韋奉命迎接張賢，當時就被張賢抓了起來，連同他家六十餘人全部殺死，蘇氏從此衰落。到段熲被陽球所殺，天下人認爲是爲蘇氏報了仇。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

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静。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黄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

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没六縣。拜續爲南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他的先人七代都是俸禄二千石的卿校。祖父羊侵，安帝時任司隸校尉。父羊儒，桓帝時爲太常。

羊續因是忠臣子孫被拜爲郎中，辭官後，被徵召到大將軍竇武府。到竇武失勢，受到竇武的牽連，被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静。到禁錮解除，又被太尉府徵召，四次遷升至廬江太守。後來揚州黄巾賊兵攻打舒，焚燒城郭，羊續調集縣中男子二十歲以上的，都手持兵器上陣，那些年小體弱的，都讓他們背水滅火，共聚集了數萬人，全力以赴出戰，大敗賊兵，郡内得以平安。此後安風賊兵戴風等作亂，羊續又打敗他們，斬殺三千餘人，活捉他們的首領，其餘追隨者免罪爲平民，羊續交給他們農具，讓他們進行農業生産。

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死南陽太守秦頡，攻下六個縣。朝廷拜羊續爲南陽太守。他

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采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内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并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内，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祇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將要進入南陽郡界時，便穿上貧賤之人的衣服走小路，帶侍童子一人，查遍所有縣邑，采集徵詢民間傳言，然後這纔入境。這裏的令長是貪是廉，吏民是善良是奸猾，他全瞭解得很清楚，郡内之人驚竦萬分，没有不受到震懾的。於是羊續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同打擊趙慈，將其斬殺，并獲首級五千餘。所屬縣剩餘的賊兵一起到羊續那裏歸降，羊續替他們説情，對從犯加以寬恕。賊兵被掃平後，便頒布政令，詢問百姓的需求和痛苦，百姓十分歡欣和臣服。當時有權有勢之家多崇尚奢侈華麗，羊續對此深惡痛絶，常常穿破衣吃粗食，車馬瘦弱破舊。府丞曾將自己的活魚進獻給他，羊續接受後却把魚懸挂在院裏；丞後來又進獻魚給他，羊續便拿出先前所挂的魚給府丞看以便讓他不要再送。羊續的妻子後來與其子羊祕一起去郡舍找羊續，羊續閉門不讓進，妻子想要羊祕留下而自己返回，可是羊續的財産祇有布被、破短衣、鹽、麥數斛而已，羊續告誡羊祕説："我祇有這些東西，怎能養活得了你母親呢?"讓羊祕與其母親一起回去了。

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六年，靈帝想讓羊續任太尉。當時被拜爲三公的人，都要將禮錢千萬運到東園，命中使監督着，名爲"左騶"。他們所到之處，都要以禮相待，多加贈送賄賂。而羊續却讓使人坐在單薄的席子上，舉起破袍讓他看，説："我所依靠的，祇有這些而已。"左騶上奏朝廷，皇帝很不高興，所以羊續没有登上公位。被徵召拜爲太常，還未出發，遇上生病去世，當時年四十八歲。羊續遺言中説不要厚葬，不接受饋贈。依舊典，二千石官俸的人去世朝廷贈百萬，而府丞焦儉遵照羊續生前的意願，一無所受。朝廷下詔對羊續加以稱贊，命太山太守以府的名義賜錢給羊續家以便辦理後事。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有政理迹。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被舉薦爲孝廉，二次升遷至京兆令，有較好政績。

舊交阯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

從前交阯有許多珍貴的土特産，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類，都是從這裏出産來的。前任後任刺史大多缺少清廉行爲，

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盗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

對上對權貴阿諛奉承，對下積聚私財賄賂，一旦財産積聚富足，便又尋求升遷替代，所以官吏百姓怨恨反叛。中平元年，在交阯的屯兵反叛，抓住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命三府精選賢能官吏，有司推舉賈琮任交阯刺史。賈琮到任後，查問叛軍情況，都説是因爲賦斂過重，百姓没有不家財空空的，距京城又遥遠，無處告狀伸冤，民不聊生，所以聚在一起成爲盗賊。賈琮立即移送文書發出告示，使他們各自安心從業，招撫那些離散在四處的人，罷黜取消傜役，誅殺那些製造禍害的主要人員，挑選良吏試守各縣，一年之内動蕩平定，百姓因此平定。街巷道路之中人們歌頌他：“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任三年，成爲十三州中最出色的，朝廷徵拜他爲議郎。

時黄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奸。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黄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

當時黄巾軍剛剛被打敗，兵禍之後，郡縣加重賦斂，由此産生奸惡之事。朝廷下詔淘汰刺史、二千石，重新挑選清正賢能官吏，於是拜賈琮爲冀州刺史。依據舊典，應該是傳車驂駕，垂紅色帷裳，到州界迎接。到賈琮上任時，他上車之後説：“刺史應當看得遠聽得廣，審察美惡，哪裏有倒垂着帷裳把自己掩藏堵塞起來的?”於是命御者撩起帷裳。衆多城池官吏聽説後，自然受到很大震動。那些有作過惡犯過罪的，聽説後解除印綬離去，衹有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黄就在任上等待賈琮，於是州界之内一片安定。

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靈帝駕崩，大將軍何進上表推舉賈琮爲度遼將軍，賈琮在任上去世。

陸康

陸康字季寧，吴郡吴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

陸康字季寧，吴郡吴人。祖父陸續，在《獨行傳》中記載。父陸褒，有志向節操，朝廷連續徵召都没接受。

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悦。以恩信爲治，寇盗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

陸康少年時在郡中任職，因義烈而受到稱贊，刺史臧旻推舉他爲茂才，任高成令。此縣在邊遠之地，依舊制，按法令每户有一人擁有弓弩以備不測，不許相互借用。長吏新到，便徵發百姓修繕城郭。陸康到以後，全部遣散停修，百姓十分喜悦。他以恩澤信義治理百姓，寇盗之事由

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

此平息不再發生，州郡上表報告了他的治理成績。光和元年，升遷爲武陵太守，轉任桂陽、樂安二郡守，受到所任職地方人民的稱頌。

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灾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内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當時靈帝想鑄銅人，而國家費用不够，於是下詔調徵民田，每畝收十錢。可是連年水旱傷害莊稼，百姓很貧苦。陸康上疏勸諫說："臣聽説先王治世，貴在愛民。減輕徭賦，以安定天下，去繁從簡，用以推崇簡約便易，故萬民歸心，有靈驗的事物也對其仁德有所感應。末世衰敗之君，窮奢極欲，造作無休無止，制度不一致，辛苦盤剥下屬，以放縱自己不良的欲望，所以黎民嘆息，有靈驗之物亦受到觸動。陛下聖德上承天意，應當使教化更加興盛，可是突然得到詔命，每畝要收田錢，用以鑄造銅人，臣讀過後惆悵不已，悲傷得不知如何是好。十徵一的税法，周朝稱之爲徹。徹即是通，就是説這種法度可通行萬世。所以魯宣實行初税畝，蝗災由此産生；哀公增加賦税，因而受到孔子的責難。豈有把從百姓那裏搶奪來的財物積聚起來，用以製造無用銅人的道理；放棄聖賢的告誡，是自己走從前滅亡的君王的老路啊！傳曰：'君王有舉措一定要記下來，記下來却不依照，後世怎麽去遵循呢？'陛下應留心反省自察，改過從善，以此彌補萬民由此産生的怨恨情緒。"書上奏後，宫内受寵幸者因此進讒言説陸康援引亡國之君，用以比喻如今聖明之君，大爲不敬，將其用囚車押到廷尉。侍御史劉岱仔細考察此事，劉岱上表爲陸康進行解釋，陸康被免職後回歸故鄉。後又被朝廷徵拜爲議郎。

會廬江賊黄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没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内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

此時廬江賊黄穰等與江夏蠻聯合十餘萬人，攻破四縣，朝廷拜陸康爲廬江太守。陸康賞罰分明，擊破黄穰等，其餘黨全都歸降。皇帝對他的功勞給予嘉獎，拜陸康孫陸尚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陸康冒險派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朝廷詔命給予獎賞，加封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當時袁術屯兵壽春，軍隊士卒飢餓，派遣使者請求運送武器裝備來。陸康因他是叛逆之人，閉門不與其交往，内修戰備，準備防禦其進攻。袁術大怒，派其將孫策攻打康，將城重重包

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

圍。陸康固守，有些正在休假的官吏士兵，都暗中回來，趁夜爬城墻入城。被包圍兩年，城被攻陷。一個多月後，陸康病發去世，年七十歲。陸康的宗族百餘人，遭受流離失所飢餓困苦，有一半的人死去。朝廷同情他堅守節操，拜其子陸儁爲郎中。

少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陸康的小兒子陸績，在吳任鬱林太守，博學善於爲政，在當時受到稱頌。陸績幼年曾拜見過袁術，是那個懷藏橘子落在地上的人，也有聲望。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輮。范得其朋，堂任良肱。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輣。

贊曰：郭伋掌管北方城郡，信義立於童叟之中。杜詩守衛南楚，百姓作民謠。孔奮單乘馳騁，經得住毀過輮的車。廉范得到真正的朋友，王堂任命了好的下屬。二蘇正直剛烈，羊續、賈琮廉潔賢能。季寧抵禦孫策，城被戰車衝毀。

後漢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樊陰傳

樊宏　樊重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産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樊宏字靡卿，是南陽郡湖陽人，世祖光武帝的舅舅。其遠祖爲西周賢士仲山甫，被封於樊，因而子孫就以樊爲姓了。樊姓是當地的大族。他父親樊重，字君雲，世代擅長農業，又善於經商。樊重性格温和厚道，治家有法度，祖孫三代同堂共財，子孫們早晚問安致禮，其肅穆就如官府。他的經營産業，物盡其用，一無所棄；役使督促童僕，各得其宜，各盡其力，勞逸合宜。因而能做到主僕同心上下一致共同努力使財富迅速增長，以致開闢的田地有三百多頃。他家興造的住宅，一式是深堂高閣，水渠池塘灌注於其間。且又養殖池魚，畜牧牛羊，生活中各種需求都能自給自足。他家曾想作傢什器物，於是先栽植梓樹漆樹，人們嗤笑他，然而積年之後，皆得其用，連當初嗤笑他的人也都來求借了。家資積至千萬，便用來接濟貧苦宗族，恩德加於鄉里民衆。其外孫何家兄弟爭財鬥氣，樊重引以爲耻，拿出田産二頃來解决了兩兄弟的糾紛。湖陽縣裏都稱頌其美德，鄉里便推薦他爲三老。他活到八十多歲去世。生前平日所借貸給別人的錢財達幾百萬，臨終吩咐家人把文契全部銷毁了。欠債的人家聽説了，很是慚愧，有人便爭着歸還債務。他兒子們遵從父親遺願，到底没有收下這些錢。

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

樊宏爲人謙虚平和戒惕謹慎，從不希圖苟且進身。他常常告誡其子説："大富大貴到了過於滿盈的地步，没有能善終的。我并不是不喜歡榮

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敕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毁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慚負黄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

華富貴有權有勢，上天的原則就是好謙退而惡貫滿盈，前代皇親國戚們的情況就是我們的明鑒呀！保全好自身，難道不是很快樂嗎?"每當朝廷集會，他總是先期到場，俯首伏地等待朝會，到時辰纔起身。皇上知道這情況後，常囑咐駕馭車馬的騎士臨朝再通知他，免得他提前到席。平時樊宏所奏時務得失，就親手書寫，隨即毁掉底稿。朝會時若當衆咨詢到什麽，他都不肯公開回答。他的宗族親人都受其影響，没有犯法的。皇上十分器重他，及至病危，皇帝乘車到他府中看望，親自詢問他有什麽話要講。樊宏叩頭自我陳情説："我對國家没有大的貢獻，却享受大封國的恩榮，非常擔心後代子孫不能保全皇上厚恩，使我在九泉之下愧對朝廷。願奉還壽張侯爵級，换成一個小鄉亭就行了。"皇上聽了很是傷感，但終於没應允這個請求。

二十七年，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爲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鯈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鯈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建武二十七年，樊宏去世。遺囑要求薄葬，各種殉葬品一無所用。他認爲棺柩一旦埋進黄土，就不應讓其再暴露出來，否則尸體若是腐爛了，孝子見後定然傷心。他讓把遺體和夫人埋在同一個墳堆裏，但不要合棺槨。皇上贊同他這一遺囑，把遺書拿給臣子們看，順便説："現在如不順着壽張侯的意願辦，就不足以昭顯他的美德。再説，我也希望自己百年之後，能以他爲榜樣。"贈給喪儀一千萬，布帛一萬匹，封贈謚號爲恭侯。贈予侯爵印綬，皇帝親自爲他送葬。長子樊鯈繼承其爵位。皇上悼念樊宏不已，又封他的次子樊茂爲平望侯。樊家一門封侯者共有五人。第二年，又賜給樊鯈之弟樊鮪及堂兄弟們共七人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閒哉！

論曰：當年楚頃襄王問陽陵君説："君子之富是個什麽樣子呢?"回答説："送給别人的不居功不買好，供養别人時不指使不奴役對方。對家人親戚能愛護他們，對衆人能善待他們。"像樊重那樣地毁去債券消除争訟，大概就是君子之富吧！分出土地來實行天道，充實倉廪以崇尚禮儀，取之於治理教化，就可以用來實施於政治了。這和那種贏得大衆的敬畏者相比，又有什麽不同呢！

樊儵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静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爲復土校尉。

樊儵字長魚，爲人謹慎簡約有父親樊宏的遺風。侍奉後母十分孝順。及至母親去世，他哀思哭悼竟至身子瘦損到不能支撑的地步。光武帝曾親派近侍早晚給他送來稀粥。喪禮期滿後，到侍中丁恭家去接受《公羊嚴氏春秋》的講授。建武年間，皇家的法紀禁令還不那麽苛嚴細密，諸王們長大成人後，都紛紛招聚賓客。因樊儵是外戚的緣故，所以諸王們都争着邀約他到府中聚會。而樊儵則堅持清静自保，没有與他們結交。及至沛王劉輔事情敗露，貴戚子弟大多被搜捕入獄，而樊儵則以不參預而獲得幸免。光武帝去世，他被任命爲復土校尉。

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説。北海周澤、琅邪承宫并海内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并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托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嘆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并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

明帝永平元年，樊儵被任命爲長水校尉，與公卿大臣們一起議定了郊廟祭祀的典禮規則，又根據讖記厘定對《五經》的不同解説。北海的周澤、琅邪的承宫都是海内知名的大儒，樊儵都引爲師友并召請他們來到京師。他給皇上進言：郡國推舉的孝廉，幾乎都找那些年輕的可能報恩的人，年高德重有學養的人往往被排斥廢棄，應當下令各地選用賢良而才智傑出的人。又建議執行刑罰應該在秋季，以順應時令節氣。明帝都采納了。永元二年，朝廷把壽張國增封給東平王，改封樊儵爲燕侯。後來，廣陵王劉荆犯了法，明帝因爲他是骨肉同胞而同情他，下詔令樊儵與南陽人羽林監任隗一起審理其罪案。審結之後，奏請朝廷對他執行死刑。皇上召見樊儵、任隗等於宣明殿，對他們發怒説："你們這班人就因他是我弟弟的緣故，就要求殺了他。倘若是我的兒子，你們敢這麽樣麽?"樊儵抬起頭來回答説："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春秋》的原則，'皇室宗親不得存有叛逆篡弑之心，若有則誅之'。因此周公殺了親弟弟，季友毒死了親哥哥，經傳中歷來是表彰的。我等就因爲劉荆以和皇上有同母所生的關係有所請托，皇上存有聖人之心，而加以憐憫，所以纔敢向皇上請示。若是皇上的兒子，我們就照法律辦事殺了他完了。"明帝嘆息了好長時間。樊儵也就因此而更加聞名於世。其後，他弟弟樊鮪爲兒子樊賞向

楚王劉英求親想娶其女兒敬鄉公主。樊儵得知後制止他説："建武年間，我家一門五侯大受榮寵。那時衹需開口一説，男的可以娶公主，女的可以配王侯。衹因爲貴寵尊榮過分了，就會遭致禍患，所以不那麽做。再説，你衹有這一個兒子，怎忍心將他遠遠地抛到楚地去呢?"樊鮪没有聽從他。

十年，儵卒，賵贈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黄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奸，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并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嘆，敕二郡并令從之。

永平十年，樊儵去世，喪儀豐厚，謚號哀侯。明帝派身邊的小黄門張音來問有没有留下遺言。這以前，河南縣丢失了一批官錢，當事人因而獲罪被處死流放的很多，於是推卸轉嫁責任於人，來抵償損耗之罪責。鄉官部吏趁機行奸巧取，樊儵十分痛心這種做法。另外，野王每年給朝廷進貢醇酒甘醪和糖飴之類，動輒擾民，吏役們從中謀利。樊儵一并要奏明皇上停止這種事，正碰上病重没來得及上奏。張音回到宫中，就把這一切都説了。皇帝看了奏報，傷心得流淚，下詔兩郡停止其事。

長子汜嗣，以次子郴、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絶。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

長子樊汜繼承他的名位，朝廷用他的次子三子樊郴、樊梵爲郎。其後楚王事敗露，明帝追念樊儵的忠懇誠樸，又得知了他制止樊鮪與楚王結親的事，所以他的幾個兒子都得以免受牽連。樊梵字文高，任爲郎達二十餘年，朝中都佩服他的持重老成。他把家産二千多萬全部推讓給長兄留下的孤兒，自己官至大鴻臚。樊汜死後，其子樊時繼承。樊時死後由其子樊建繼承。樊建死，無子，爵級注銷。到永寧元年，鄧太后重新封樊建之弟樊盼爲侯。樊盼死，由其子樊尚繼承。

初，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當年，樊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人就號稱其爲"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有三千多人。弟子潁川的李脩、九江的夏勤，都位至三公。夏勤字伯宗，任過京縣、宛縣兩個縣的縣令，又任過零陵太守，所到之處都有善於治理的美譽。安帝時位至司徒。

樊準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父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産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

樊準字幼陵，是樊宏本族的曾孫輩。其父樊瑞，好黄老學説，清心寧静，淡於物欲。樊準自幼就志向高遠，注重修養，鑽研儒術，把先父留下的家産數百萬都讓給了哥哥留下的孤兒。永

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

元十五年，和帝親臨南陽，樊準正任郡功曹，皇上召見他，十分器重，任爲郎中，隨從皇帝還宮，破格補選爲尚書郎。鄧太后臨朝主政，國家儒學衰敗，樊準便上書說：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蓺，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蓺，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并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

臣子我聽說過，賈誼認爲“人君不可以不學”。所以即使大舜那樣聖德天成，還兢兢業業地求善行善；周成王是位賢明之君，也十分尊崇師傅。及至光武皇帝接受天命要中興漢室，當時群雄割據，紛紛擾擾，旌旗亂野，東征西討，寢食都無暇正常進行，儘管這樣，還是在戎馬倥傯之際，放下干戈講學論道。至於明帝，秉承着先天的超人氣質，運用其日月般無不照臨的才智，國家大大小小的政務，没有不放在心上的。然而他却專心於古典，留意於經傳，每當典禮儀式結束之後，他總是正襟危坐，自講道藝，儒生們一齊來聽講，各方面的人都十分滿意。就拿孔夫子當年住在闕里，演射於矍相之圃那種對周圍人群的感召力來說，也未必有如此之盛。當時還廣召名儒來充任朝廷禮官，如沛國的趙孝、琅邪的承宮等人，有的是安車寶馬送回鄉里；有的則寬衣博帶侍奉於皇帝身邊。其餘以經術見長的人，則散布於朝廷各部門。所以朝中多白首之臣。每當宴集，則侃侃論道，共同探求政治和教化。認真閲讀各家學説，篇篇有金石聲。在朝則進而思政，罷老則退而備問。大大小小的人物都爲這好學的時風所染，社會上出現一派安定祥和氣氛。期門和羽林軍中穿軍裝的人，都通曉《孝經》。博士與議郎們，一人開講，八方來學，弟子之多可以百數。這種文明風化從皇帝開始，影響所及，直至邊遠蠻荒之地。匈奴就派遣伊秩訾王名叫大車且渠的來京就讀於太學。八方清静安寧，四海升平無事。所以人們討論到大漢盛時，無不贊嘆永平年間。

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

而今從學者太少了，尤其是遠方。太學博士倚着座席閉口不講，讀書子弟競論浮華，忘記了忠懇直言，醉心於鬥智鬥巧。刀

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岩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筆之吏則離開法律而學舞文欺衆，磨礪其錐刀之鋒來陷人於罪，審案斷刑惟求加重敵剥，道德低下風俗淺薄以致苛細刻薄。過去孝文皇帝與竇太后愛好黄老清静無爲之説，其清平政風一直流播到景帝武帝時期。臣下我認爲應該頒下明詔，通令全國，廣泛徵求幽隱岩穴之士，多方推舉隱逸之才，優待儒生，進用雅士，有如趙孝、承宫這樣的人才，就公車徵召來京，隨時準備講習經傳給皇上聽。公卿大臣們各自負責推舉明經及舊儒子孫，提高其爵禄待遇，讓他們能承續先輩的事業。同時再召集各郡國的書佐，讓他們系統學習國家律令。這樣做下去，則企盼求學者日有所聞，傾耳求知者月有所進。我臣子深望陛下您能發揚光大先帝崇儒尚道的光榮事業。

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太后完全同意他的這番建議。從此經常推舉遴選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

樊準又遷升爲御史中丞。永初初年，連年發生水旱等災害，郡國地方大多受到嚴重飢困，樊準便上書道：

臣聞傳曰："飢而不損兹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群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

臣下我聽説經傳上講過："逢到飢餓之年朝廷開支還不減損的話，那就叫做'太'(過分奢華)，那就要受到水災的譴告。"《春秋穀梁傳》上説："五穀荒歉無收，叫做'大侵'。大侵情况下的國家制度，百官備員而不興工造作，群神祇祈禱而不用三牲之類的祭祀。"由此看來，調和陰陽使國泰民安，就在於實行節儉了。朝廷雖然爲百姓萬民操心勞神，凡事盡可能減省節約，但在職主持的官吏，却没有真正奉行。説起創建好的政治使之達到天下清平的境界，事情要由近及遠地逐步推進。所以《詩經》上説"京師整齊昌盛，四方都有榜樣。"現在可以首先下令宫中的太官、尚方、考功及上林池塘山林之官，從實減省其製作貢御之數，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減省徵發之額，在京各部門一律緊縮各種營作工程。這樣做了之後，那就能影響四方，民勞

得以休息。

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我又看到受災的郡縣，百姓都無以爲生了，恐怕不是靠救濟能够供養的，即使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以仿照征和元年的舊例，派使者代表朝廷到各地去撫慰。特别困乏的可以遷徙到荆州、揚州等有收成的郡縣。這樣既減省了轉運經費，而且能使百姓各安其所。當前雖然有西境用兵的任務，還是以解決東方兖州、冀州的燃眉之急爲好。比如派遣專使與地方長官一起隨時處置各種事宜，消除隱患，把當地富人全部留下讓他們謹守故土，轉移特别貧困户沿途給以衣糧，這實在是父母般的恩德呵。希望把我的這些意見交給朝中公卿大臣們討論决定。

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吕倉并守光禄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稟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户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内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内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禄勳。五年，卒於官。

鄧太后聽從了他，把國家公田的賦税都給了窮困的百姓。當即提拔樊準和議郎吕倉二人爲代理光禄大夫，樊準出使冀州，吕倉出使兖州。樊準到郡即開倉散糧，勸慰百姓恢復生産，流民都得以存活下來。回京後，任命爲鉅鹿太守。當時正是災荒之後，人民流離失所，家産人口損耗將盡，樊準適時安排督促農業生産，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一年時間，糧食增長幾十倍。而趙、魏一帶多次被羌人抄掠侵擾，樊準外禦敵寇，内安百姓，一郡賴以保安。永和五年，改任河内太守。當時羌兵又多次犯界，樊準便帶兵反擊驅逐，修理好塢堡工事，威名大震。這樣在任三年，因病回朝，三次遷轉成尚書令。他通曉典章掌故，就受到重用。元初三年，代换周暢爲光禄勳。元初五年，死在任上。

陰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别降新野、淯陽、杜衍、冠

陰識字次伯，南陽郡新野人氏，是光武帝的皇后陰皇后的異母兄。其遠祖出自管仲。管仲的七世孫管修從齊國搬到楚國，任陰大夫，因而就以“陰”爲姓氏了。秦漢之際，纔定居於新野。及至王莽篡國劉伯升起義兵，陰識正在長安游學，知道這消息後就丢了學業回到家鄉，帶領子弟、親族和家中賓客一千餘人前往投奔伯升。伯升就用他爲校尉。更始元年，遷職偏將軍，隨大軍攻進宛城，收降了新野、淯陽、杜衍、冠

軍、湖陽。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

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托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宫。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廷、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

軍、湖陽等地。更始二年，劉玄便封他爲陰德侯，代行大將軍職權。

建武元年，光武帝派使者到新野老家迎接陰貴人，同時徵召陰識。陰識隨貴人到來，就任他爲騎都尉，改封爲陰鄉侯。二年，以征伐的軍功予以增封，陰識叩頭辭讓説："天下剛剛平定，將帥有功的人很多，我托着皇親的關係，再增加爵禄，不足以向天下人表明朝廷的公正無私。"皇上十分贊美他，任他爲關都尉，鎮守函谷關。又升遷爲侍中，因母親去世而回鄉守孝。建武十五年，定封爲原鹿侯。及至顯宗立爲皇太子，就讓陰識代理執金吾，輔導太子。光武帝每出巡外地，就由陰識留守京師，把禁軍都交給他指揮。他入朝儘管有啥説啥，十分尖鋭嚴正，但跟賓客們集會交游，却絶口不談國事。皇上十分敬重他，常以他爲榜様告誡其他皇親國戚，激勵左右近侍。陰識所任用的辦事吏員，都挑選賢能的人，如虞廷、傅寬、薛愔等人，這些人多數都官至公卿校尉之類。

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絶。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吴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黄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顯宗即位後，任他爲執金吾，位爲特進。明帝永平二年去世，喪儀贈給本官印綬，謚號貞侯。兒子陰躬襲位。陰躬死，其子陰璜繼承。安帝永初七年被家奴所殺，無子，封國終止。永寧元年，鄧太后讓陰璜之弟陰淑繼承封爵。陰淑死後由其子陰鮪襲爵。陰躬之弟的兒子陰綱之女爲和帝皇后，便封陰綱爲吴房侯，位爲特進，其三子陰軼、陰輔、陰敞，都是黄門侍郎。後來皇后因爲巫蠱案獲罪而罷官，陰綱自殺，陰輔下獄死，陰軼、陰敞被流放到日南郡。陰識有個弟弟名陰興。

陰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黄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宫，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

陰興字君陵，光武帝陰皇后的同母兄弟。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黄門侍郎，代理期門僕射，他率領武騎，隨光武征伐，平定許多地方。陰興每次隨從出入，常親手持傘蓋，遮避風雨，脚踩泥塗，率先期門。凡光武親臨之處，他必先進入清宫，很受信賴。他雖然好施捨，愛交結，但門無俠客。他和同郡的張宗、上谷的鮮于裒并不相好，但知其有用，同様稱其所長而推薦其任

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

官；友人張汜、杜禽跟他很要好，但他認爲二人華而少實，衹給他們錢財，始終不給推薦：因此世人都贊揚他的公忠平允。其住處衹求完好，剛好能遮風避雨就行。

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内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吴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建武九年，改任侍中，賜給關内侯的爵位。光武帝後來召請陰興，準備封賞他，把印綬都擺出來了，陰興堅决不接受，説："我并没有衝鋒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都蒙恩受封，令天下人爲之傾慕向往，實在是過於滿溢了。我蒙皇上及貴人的深恩，富貴已經到頭了，不能再加了，我誠懇地請求您不要加封。"光武帝稱許他的推讓，遂了他的心願。陰貴人問他什麽原因，他説："您没有讀過書嗎？'亢龍有悔'，越是在高位越易遭災難，這外戚之家苦於自己不知進退，嫁女就要配侯王，娶婦就盼着得公主，我心下實在不安。富貴總有個頭，人應當知足，誇奢更爲輿論所反對。"陰貴人對這番話深有感觸，自覺地克制自己，始終不替家族親友求官求爵。十九年，任衛尉，并輔導皇太子。次年夏季，光武風眩病很重，後就以陰興爲侍中，他在雲臺的廣室裏接受光武臨終囑托。很巧的是光武病好了，召見陰興，想讓他代替吴漢任大司馬。陰興叩頭流涕，堅決辭讓説："我不敢愛惜生命，衹是實在害怕損傷了聖德，不敢隨便冒領高位。"至誠發自肺腑，感動皇帝左右，皇帝就聽從了他。

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并經行明深，逾於公卿。"興没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禄勛；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

建武二十三年去世，時年三十九歲。陰興和堂兄陰嵩平時不友好，不過敬重陰嵩的嚴肅有威。他病重了，皇帝親自看望，問他政治得失及群臣勝任與否，他叩頭回答説："臣下愚笨，不足以知道這一切。不過我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二人都有高深的學識修養，超過了公卿。"陰興死後，光武回想他的話，就提拔席廣爲光禄勛；陰嵩爲中郎將，監領羽林軍十多年，以謹慎勤敏受器重。顯宗即位，任他爲長樂衛尉，後改任執金吾。

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

明帝永平元年詔書説："已故侍中、衛尉、關内侯陰興，管領禁軍，隨先帝平定天下，應以軍功光榮地受到封爵獎賞，同時各位舅父也應按成例蒙受恩澤，都被陰興推讓了，安居於里巷之

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灑强侯。”博弟員、丹并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黄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

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爲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爲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嬌妒，豐亦狷急。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

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黄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紫。

中。他曾輔導於我，體現了周昌般的正直，在家仁孝，也具備曾、閔等人的品行，不幸早年去世，朕十分傷悼。賢人子孫，應給予優異的待遇。現在決定：以汝南郡的鮦陽封給陰興之子陰慶爲鮦陽侯，陰慶之弟陰博爲灑强侯。”陰博之弟陰員、陰丹都爲郎，陰慶便把家産田宅財物全部給了弟弟陰員與陰丹。明帝因爲陰慶講義讓之風，提拔他爲黄門侍郎。陰慶死，子陰琴繼承爵位。建初五年，陰興夫人去世，肅宗派遣五官中郎將持節去墓地賞賜封策，追謚陰興爲翼侯。陰琴死，子陰萬全繼承爵位。萬全死，子陰桂繼承爵位。

陰興的弟弟陰就，繼承父親的封爵宣恩侯，後來改封爲新陽侯。陰就善言談論辯，朝臣都比不上，但性情剛傲，得不到人們的稱許。顯宗即位，任陰就爲少府，位爲特進。其子陰豐娶光武女酈邑公主。公主又嬌又妒，而陰豐則狂狷急躁。永平二年便殺了公主，被誅，父母按法律應當連坐，都自殺了，封爵撤銷。皇帝因陰氏是舅家的緣故，没有動用嚴刑。

陰氏一門封侯的有四人。當初，陰氏世世代代都祭祀先祖管仲，稱爲“相君”。宣帝時有位叫陰子方的人，至孝有仁心，臘日晨炊，忽見竈神顯形，子方便磕頭致謝，家中有隻黄羊，因此就用來祭竈神。從此之後，突然發財成了巨富，有七百多頃田産，車馬奴僕，可與州郡長官相比。陰子方常説“我子孫一定會强大的”，到陰識三世而興旺强盛，所以後代常在臘日祭竈，而且獻上黄羊。

贊曰：權勢之家容易傾覆，外戚之門多被毁滅。樊姓世世代代敦樸誠敬，陰氏子子孫孫謹慎自謙。恭順的後代呀，永享榮光受封賞。

後漢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朱馮虞鄭周傳

朱浮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吴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寵亦佷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曰：

>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
>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縣人。初隨光武帝爲大司馬主簿，遷爲偏將軍，隨帝攻下邯鄲。光武帝派吴漢誅滅更始帝的幽州牧苗曾，因而任命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衛薊城，這就平定了北部邊境。建武二年封爲舞陽侯，食邑三個縣。朱浮年少有才能，很想磨礪風操，收攬士人之心。他就招聘本州著名老者涿郡王岑等人，用以爲屬官，以至王莽時的故吏二千石之類，他都引入幕府，并多發各屬郡的倉穀奉養這些人的家眷。漁陽太守彭寵認爲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不宜多置官屬來損耗軍資，便不從其令。朱浮性格驕傲自大而急躁，心裏很不平，因而嚴詞責備彭寵。彭寵也是個個性犟烈的人，而且自負其有功，雙方怨嫌越來越深。朱浮秘密奏報彭寵派小吏迎其妻而不迎其母，又受人財貨賄賂，殺害友人，還多聚軍糧，其心不可測。彭寵本已積怨，聽到這些，便大怒而舉兵攻打朱浮。朱浮寫信駁斥譴責他説：

> 人們説智者順時而謀，愚者背理而動。我個人常私下悲嘆共叔段因爲不知足并且没有好助手輔佐他，終於自棄於鄭國啊。
>
> 彭伯通憑藉聲譽主持一郡政事，立過輔佐皇帝成就大業的功勞，凌駕百姓之上親自操持職事，愛惜倉中糧餉，而我朱浮掌握着征伐的重任，想臨時救急支用一批糧食，雙方都是爲了國家。就算你懷疑我誣告你，何不自己到朝廷去説明真相，却做出這種滅族

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

的荒唐之舉呢？朝廷對你伯通，恩情也够厚的了，委托給你大郡，交付予你威武，辦大事對你有柱石的期待，論情誼視你如自家子孫。匹夫妾婦還會有一餐之報，豈有身兼三大榮職，主管大邦，却不顧恩義而生心叛亂的麽？你伯通和手下吏民講話，還有臉面嗎？行走跪拜之時還有儀容麽？坐卧起居想一想，你有怎樣的心思情感？拿起鏡子來照一照，你將怎樣地舉目張眉？如要有點作爲，你又依靠什麽做人？可惜呀可惜你丢棄了美好的聲名，造起了梟獍的逆謀，拋開傳家傳世的福澤，自招亡身亡家的禍殃，高談闊論堯舜之道，却不肯約束桀紂殘虐之性，活着被世人耻笑，死了也衹是個愚鬼，豈不是太可悲了嗎！

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你伯通和耿况同時起來輔佐皇上，同樣受到國家恩寵。耿况很謙遜，屢屢有降抑自我的言談；而你伯通却自矜功伐，以爲功高天下。過去遼東有頭猪，生了個白頭猪崽子，主人以爲新奇要貢獻給朝廷，走到河東，見到的猪都是白的，很羞愧地返回家去了。要是拿你那點功勞到朝廷上去討論，不過是遼東白頭猪崽而已。現在你愚昧妄爲，自比六國列强。六國之時，其勢都很强盛，各自拓地數千里，帶兵上百萬，所以能據守一方而相持幾代人。現在你的天下有幾里，城池有幾座，憑什麽要用區區漁陽一隅之地和天子結怨呢？這就像那黄河邊上的人，想捧一把黄土堵住孟津滔滔巨浪，衹是讓人們看到他的不自量力而已！

方今天下適定，海内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内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群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内者無私仇，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仇者所快。

如今天下剛剛平定，海内人人期待太平，士人不論有才無才，都樂於立名於世。而你伯通獨中風般狂走亂闖，自我毁滅於這大好時代。你内聽惡婆娘的錯誤計謀，外信群小的奸佞邪言，長久地作爲侯王的壞例子，永遠地成爲功臣們的鑒戒，難道不是大錯而特錯了麽！定海内成大業的人没有私仇，可不要被過去的事情誤了前程，望你能留意想想老母幼弟。凡做事都不要讓親者痛

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

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爲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

昔楚 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强秦之鋒。夫楚 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争强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畔，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内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孰，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奸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胄生蟣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

而仇者快啊。

彭寵得了這封信之後更加惱怒，攻打朱浮也更加緊急了。第二年，涿郡太守張豐也舉兵反叛。

當時兩個郡叛亂，北邊州郡十分憂恐。朱浮以爲天子必將自帶精兵前來討伐，却衹派游擊將軍鄧隆暗地裏協助朱浮。朱浮很害怕，以爲天子怠於戰鬥，不能救他，便上書説：

歷史上楚國與宋國并列，都是諸侯，楚莊王因宋人拘捕了他的使者，就拂袖而起發兵攻宋。魏公子信陵君顧及朋友的邀約，觸犯强秦的兵鋒。説起楚 魏本没有職責義務去匡正對方，楚莊王衹是爲争强而發忿，魏公子衹是爲一言之諾需有信用而已。而今彭寵 張豐背叛朝廷，我以爲陛下一定會丢下别的雜事，及時來撲滅他們。已經過了好多時月，還没有一點發兵的音信。放着圍城在這兒不來救援，丢開逆虜在那兒不去討伐，我真是搞不懂了。當年高祖英明聖武，天下既定，仍然親自征伐，没有一天安居。陛下您雖然興建了大業，而海内并未完全安寧，却獨自貪圖逸樂，不顧北方邊鎮，百姓遑遑，民心不定，三河、冀州，怎麽保證鞏固占有而傳於後世呢！現今秋稼已成熟，又被漁陽抄掠。張豐猖獗，奸黨勢力日增。連年拒守，吏士都疲憊了，甲胄生了蟣虱，弓弩不能放下。上下焦心，盼望救護，仰頭等待皇上您讓我們能活下去的大恩啊！

詔書回答説："往昔赤眉軍横行於長安，吾算計它無糧時必然東撤，果然來歸降了。現在我估計這支叛軍，勢難久全，其中必有内部相斬殺的事態發生。而今軍需不充備，等待秋收吧。"朱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恰好上谷太守耿況派戰騎來救朱浮，朱浮纔得脱身逃跑。南奔至良鄉，部下反而遮擋住去路，朱浮恐不得脱身，便下馬刺殺了妻子，隻身逃遁，城池降了敵人。尚書令侯霸奏朱浮"敗亂幽州，造成了彭寵背叛大罪，徒勞軍師，又不能死節，罪當殺頭"。帝不忍加誅，以朱浮代賈復爲執金吾，改封爲父城侯。後

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并自敗。

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

>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鴻範》别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喧嘩。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换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争飾詐僞，以希虚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來張豐、彭寵自己都失敗了。

光武帝認爲二千石長吏大多不稱職，時有一點點小過失的，就非罷免不可。這一來，前後任官之間交待更易紛紛擾擾，百姓也不得安寧。建武六年，發生了一次日食。朱浮因而上書建言：

> 我知道太陽是世間衆陽的總代表，象徵君上之位。凡是居官治民據郡領縣之官，都爲陽爲上，爲尊爲長。如果陽上不明，君長不足，那就會干動日月星三光，發生變異來垂示王者了。五部經典記述着國家之政，《尚書·鴻範》特寫災異之文，都是要宣明天道，驗證人事的呀。皇上您哀痛可憐天下臣民剛剛遭受戰亂苦難，致力於保育寬待民人，使能休養生息。而今負責的地方官吏，却多不勝任。祇要小有失誤，便被斥退罷免，豈不是粲然黑白區分了麽！但是，以堯舜之盛德，尚且要三載考績，三考定其升降，大漢初興時，也是累積其功效。官吏都長久在任，有的養老於官，以至子孫以官名爲姓氏。那時的吏職，哪裏能全都勝任呢？那些論議别人的人，豈不喧嘩叫鬧？祇是因爲天地之功不可倉促完成，艱難大業當待以時日方成。而近來郡守縣令動輒更换，迎新送舊，疲勞於道路。究其故皆因在職視事日淺，不足以清楚其職分所在。朝廷既嚴格責令他，他便不能自保，於是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職能機構或許會因爲小小成見與摩擦而行報復泄私怨，隨意找些長短來迎合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畏懼譏刺，因而争着浮誇僞飾，以求虚名浮譽。這一切都是群陽騷動，日月失常的符應啊。要説世間萬物暴長者必夭折，事功猝成者必速壞，如果摧殘長久之業，希求速成之功，這不是皇上的福澤。天下不是一時就能治好的，海内不能在一個早晨安定下來。願皇上能放眼於經年之外，望化成於一世之後。那麽就天下幸甚了。

光武把朱浮此信交群臣討論，多贊成朱浮，從此郡縣官吏更代的事漸漸精簡下來。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决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

夫太學者，禮義之宫，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宫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進立横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絶。

歷來的制度，州刺史舉報郡縣二千石長吏不稱職，事情都先交給三公，三公再派屬員下去案驗核實，然後纔罷免斥退。光武帝則運用自己的明察，不再委任三府，而實權則落在州吏手上。朱浮又上書說：

皇上您清明地實踐國家誓約，遵循禮制没有違反的，從宗室諸王、外家翁舅到皇后兄侄，都遵奉制度，没有結黨蓄勢的情况。甚至有的還乘牛車出入，等同於老百姓。這當然是法令齊整，下無作威作福之人啊。這麽看來，求之事理，應該是和諧安寧的了，而災異仍在發生，難道是偶然的嗎？天道是最信實誠摯的，不可不認真考察。我私下見到皇上您憎惡過去上威不立，下擅其權，大權旁落，於是即位以來，便不用舊典，偏信州郡刺舉揭發之官，廢除三公輔政之任，以至於衹要有人彈劾，便立刻斥退被劾之人，復查核實與審理竟跟三府無關，罪責也不蒙澄清。皇上以專使爲心腹，而專使則以吏員爲耳目，這就形成尚書的評議，却由百石小吏決斷，因而群下苛刻，各自逞能。再加上私情會滋長，憎愛在個人，大家都在張皇空虛來謀取一時之利，這就使有罪者心下不服，無辜者空受責罰，這是不可以經歷盛衰，貽法於後人的啊。說起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定則民心静。傳書中說："五年再閏，天道乃備。"以天地之靈，尚且要五年纔見其化成之功，何况人事呢！臣下我十分呆憨，不勝惓惓之心，願陛下留心於千里之任、郡縣之職，省察偏言之奏、片面之詞。

建武七年，轉任太僕。朱浮又認爲國學既已興辦，應該拓寬博士的人選，就上書說：

說起國家太學，乃是禮義之宫，教化就由此而興。皇上您尊敬先聖，留心古典，宫室未修，干戈未停，就首先建太學，立學舍，近日還親自到太學觀禮儀，將以此弘揚國家和善的教化，突出國家勉勵學子的職能。我查詢到太學博士，是天下宗師，職在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絶。舊例，朝廷策試博

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

士，一定要廣泛徵求詳細察選，從京城近處開始，一直到四面八方，所以能做到廣泛地推舉明經之士，惟才是任，學者也纔精益求精策勵自己，遠近之士也將傾心向慕。我却聽説詔書下達衹試五人，而且衹取目前在洛陽城的人。我擔心從此以後，將有所失。人才從近邊徵求，可能還會有所遺漏，而四方之學，更會失去策勵勸勉的功效。凡策試的本意，貴在得到真正的人才，非得國家期會，是不及於遠方的。而且所有徵召策問之人，都是私人負責資費，并沒有損耗擾民之類的情況。人們説："中原失禮，求之於野。"臣下我有幸能參與講説圖讖，故敢於越職言事。

帝然之。

光武帝認爲他説得有理。

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建武二十年，朱浮代竇融任大司空。二十二年，因犯賣弄國恩之罪而被免職。二十五年，改封爲新息侯。皇上因爲朱浮經常欺壓同僚；心裏總不滿意他，衹是愛惜他有功有才，不忍加罪於他。到明帝永平年間，有人毫無根據地舉報朱浮，明帝大怒，賜他自殺。長水校尉樊儵對皇帝説："唐堯大聖人，億萬人都各得其所，尚且優容寬待四凶之獄，使海内之人都心服口服，讓天下全知道他們的嚴重罪行，然後纔加以極刑。朱浮的事雖説很清楚，但沒有讓衆人瞭解，應交給廷尉審理，來顯白其事。"明帝也後悔沒這麼做。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譏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

論曰：吳起和田文論功，田文不及他的有三個方面；朱買臣用十條策問來責難公孫弘，公孫弘不得其一策。然而最終還是田文相魏而公孫弘相漢，可見宰相自有宰相的本色。所以曾參説："君子所貴於道的衹有三件事，至於具體事務則自有相關責任人在。"而光武帝與明帝都愛親自辦理吏員們的事務，也用它來責罰三公、考核卿相，這些人可能有失誤或禮儀不周之處，竟會有責罰斥免被折辱的遭遇。任職求過，以至於此。追想賈誼所論不辱貴臣之言，可不説得很確當麼！朱浮譏諷規諫皇帝苛察求疵欲速不達之弊，説得很對。他怎麼會有這種忠厚長者的見解的呢！

馮魴

馮魴字孝孫，南陽 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以氏焉。秦滅魏，遷于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桀，作營壍，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爲報，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慚不敢復言。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

馮魴字孝孫，南陽 湖陽人。其先祖是先秦時魏的一支，封在馮城，就以馮爲姓了。秦滅魏之後，馮氏遷居湖陽，是當地大姓。王莽末年，全國都分崩離析了，馮魴便召聚賓客，收養豪傑，建造營壘壕塹，等待形勢發展决定將來的歸宿。這時湖陽大姓虞都尉據城擁兵而反，他以前就跟同縣申屠季家有仇，就殺了申屠季之兄，并想滅了申屠家族。申屠季逃亡歸附於馮魴，馮魴帶着申屠季回營壘，路上遇到了虞都尉的堂弟虞長卿，長卿想抓走申屠季。馮魴怒斥長卿說："我與申屠季雖不是老相識，但他遭難了來投奔我，自當用生命來擔保，你有什麼說的?"就帶着申屠季安全地回來了。申屠季感謝說："蒙您大恩得以保全，無以爲報，家中的牛馬財物，我願全部獻給您。"馮魴氣忿地說："我年邁的父母和幼弱的弟弟都在賊人占據的城裏，今日援手，尚且無所顧及，說什麼牛馬財産?"申屠季慚愧不敢再吭聲。馮魴從此受地方上所崇敬，所以能據守營壘保全自己。

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鬥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并爲褒等

當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自强稱王稱帝的特別多，衹有馮魴僅求自衛，而且很有心計謀略。光武帝聽說後很贊賞，建武三年，徵聘他來到自己的臨時住地，在南宫的雲臺見了面，任他爲虞縣縣令。馮魴爲政敢於殺伐决斷，很有威信。改任郟縣令。不久光武西征隗囂，潁川一帶盜賊群起，郟縣强盜延褒等擁衆三千人圍攻縣府，馮魴帶領官吏隨從們七十多人力戰好多天，箭頭射光了，城池丢失了，馮魴纔逃跑。光武一聽郡國反叛，立刻奔赴潁川，馮魴到光武住處拜見。光武檢查馮魴戰鬥之處，知道馮魴是盡力作戰的，就表揚他說："這可是一位强有力的縣令。所該討伐的，不要拘於州郡界限，一律追討。"延褒等知道光武來了，都自己剃去頭髮，背着斧頭鍘刀，帶着部下來請罪。光武且先收降了他們，派馮魴轉巡各地收降各聚落，縣中平定下來，光武便下詔把延褒等統統交給馮魴處置。馮魴嚴厲斥責他們，要軍法從事，都叩頭說："今日受到嚴懲，死了也不怨恨。"馮魴說："你們知

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

道伏罪悔過，現在可以全部赦免你們，聽任你們各回各家去種田務農，希望你們作縣令的耳目。”他們齊呼萬歲。從此這一帶衹要一發生盜賊，都被延褒等告發，没有人敢任意作亂，縣内很清静。

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憙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内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户。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奸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中郎將。定卒，無子，國除。

建武十三年，改任魏郡太守。二十七年，業績考核爲高等，因而入朝代替趙憙爲太僕。中元元年，隨光武帝東封岱宗，執行衛尉職責。回京後，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内侯。中元二年，光武去世，派馮魴持節砌造原陵，改封爲楊邑鄉侯，食俸三百五十户。明帝永平四年，因爲負責隴西太守鄧融的考核而犯聽任奸吏之罪被罷免，削去爵位封地。永平六年，明帝巡視東魯，再次執行衛尉職責。七年，代陰嵩任執金吾。馮魴性格威嚴而公正，在職常進忠言，多被采用。永平十四年，下詔恢復其爵位封地。十五年，明帝東巡各地，讓馮魴留守宿衛南宫。章帝建初三年，以老病請求退職，章帝同意。這年冬天，被推舉爲五更，特下詔馮魴參與朝賀，站在列侯的班位中。元和二年，馮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其子馮柱繼承爵位。娶明帝之女獲嘉長公主，年輕時就當上了侍中，以恭謹嚴肅謙遜檢束著稱，位至將作大匠。馮柱死，其子馮定繼承爵位，官至羽林中郎將。馮定死，因無子，封爵注銷。

馮石

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悦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拜子世爲黄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税足石，令如舊限，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禄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録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爲步兵校

馮定的弟弟馮石，承襲母親獲嘉長公主的封爵爲獲嘉侯，也當上了侍中，不久遷升爲衛尉。馮石能討安帝的喜歡，受到特别的寵愛。安帝曾到他府中留飲了十來天，賞賜給他駁犀佩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并任其子馮世爲黄門侍郎，馮世兩個弟弟都任郎中。從安帝永初時起，兵荒馬亂，王侯的租俸都達不到定額，於是特别下詔按原有的規定以别的縣的租税來補足馮石的租俸，這樣馮石每年就收入穀子三萬斛，錢四萬。升任光禄勳，於是代楊震任太尉。及至北鄉侯被擁立，改任太傅，與太尉東萊人劉喜參録尚書事。順帝登位後，馮石與劉喜都因黨附閻顯、江京等被罷免，又任命爲衛尉。馮石死，其子馮

尉。石弟珖，和帝時詔封楊邑侯，亦以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爲黄門侍郎。

代繼承爵位。馮代死，其弟馮承繼承爵位，任步兵校尉。馮石的弟弟馮珖，和帝時曾封爲楊邑侯，也因馮石受寵而升任城門校尉。馮珖死後，其子馮肅繼承爵位，爲黄門侍郎。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少爲户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捍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并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史，殯于門外，百姓感悦之。

虞延字子大，陳留郡東昏縣人。虞延初生時，其上有一物體好像一匹白練，冉冉地升上了天，占卜的人認爲是吉利的兆頭。及至長大，身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舉鼎。青年時就當了户牖亭長。這時王莽的貴人魏氏家的賓客放縱不法，虞延帶領吏卒突入其家逮捕了有關的人，因此招怨，所以升任不了。虞延個性敦厚淳樸，不拘小節，也就得不到鄉里的稱揚。王莽末年，天下大亂，虞延常身披甲冑，護衛親族，防禦劫掠抄盜，依靠他而得以保全的鄉民很多。他有一個遠房妹妹尚在吃奶，父母不能養活將她丢棄在溝中。虞延聽到她的號哭聲，可憐并收養了她，直到長大成人。建武初年，到執金吾的府中做事，被任命爲細陽縣令。在任上，每到歲時節令，他便讓刑徒囚犯休假回家，這些人感其恩德，到期即回。有個囚犯在家得了病，自家裝了車子送到縣府，一到就死了，虞延領着府吏把他安葬在城門外，百姓深受感動。

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悦，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攬涕而嘆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

後來虞延自己辭官回到家鄉，太守富宗早知道他，召他爲郡功曹。富宗這人生活奢靡，車子衣服及日用器物多不合國家禮法規定。虞延規諫説："當年晏子輔助齊王，穿的鹿裘都是破損的，季文子做相於魯國，妻妾都不穿絲織品，以儉約行事的人失敗的很少很少。"富宗不高興，虞延便辭退了。過了一段時間，富宗果然因爲奢縱被殺頭，臨刑之時，他抹着眼淚説："悔不聽虞功曹的批評！"光武帝知道後很賞識虞延。二十年東巡時，路過小黄，高祖母親昭靈后的園陵在此，這時虞延爲本郡的部督郵，下詔傳呼引見他，詢問園陵的情况。虞延進止從容，言詞清楚，禮節周到合適，至若園林樹木花草，都説得出數字，祭祀典禮的規矩儀式也很清楚。光武很喜歡他，叫他跟隨去東魯。回程時經過封丘縣城門，門又矮又小，不能通過皇帝的儀仗，光武發

帝意，乃制誥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

怒了，讓人狠狠地揍侍御史，虞延則走下去引咎自責，說責任在他這位督郵身上。言詞慷慨激昂，感動了皇帝，便下詔誥說：“因陳留督郵虞延的緣故，寬大處理御史的罪。”虞延跟隨護送車駕西出陳留郡界，皇帝賜給他錢、劍帶、佩刀等還郡，於是聲名傳遍遠近。

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奸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

建武二十三年，司徒玉況徵召虞延。時逢正月初一大朝賀，光武帝遠遠地認出他，派小黄門跑來問虞延，當日召拜他爲公車令。第二年，改任洛陽令。這時陰氏家中有個門客叫馬成，常爲奸盜，虞延將其搜捕拷問。陰氏多次請托人情，虞延則每接一封求情信就加打二百鞭。信陽侯陰就便投訴到皇帝那兒，誣告虞延多所冤枉。皇上便到御道館録囚親自查問囚徒情狀。虞延便報告讓獄狀可討論的到東邊站隊，無理可訴的到西邊站隊。馬成便回身想站到東邊，虞延跨步上前抓着他説：“你這東西是人間一條大蛀蟲，長久地倚仗勢力，不怕國法懲處。現在你罪行還没查完呢，已經够正法了！”馬成大呼冤枉，御階上皇帝貼身的陛戟郎用戟抵着虞延，叱喝他要他放了馬成。光武帝知道虞延不是爲私，就對馬成説：“你觸犯王法，是咎由自取啊！”喝退他讓他快走開。過了幾天便伏了法。於是皇家貴戚們一個個收了手，不敢再無法無天了。虞延在縣令任上三年，升爲南陽太守。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慚而退，由是以延爲明。

明帝永平初年，有位新野縣的功曹叫鄧衍，因爲有外戚小侯的身份常能參與朝會，此人姿容態度行步投足跟衆人不一般，明帝注視着他回頭對左右侍從説：“朕的儀態容貌難道就像此人嗎！”特賜給他車馬衣服。虞延認爲此人雖有姿容但無德行，没有對他表示尊重。明帝既看重了鄧衍，便下詔讓他自稱南陽郡功曹到朝門。既到，任爲郎中，遷升爲玄武司馬。鄧衍在職，父親死了，他都不回鄉守孝，明帝知道後説：“‘知人則哲，惟帝難之。’這話説得實在正確！”鄧衍懷慚而退，從此皇上更認爲虞延有知人之明。

三年，徵代趙憙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

永平三年，代替趙憙任太尉；八年，代替范遷爲司徒。位歷朝廷二府十多年，但没有顯著政績。正逢楚王劉英謀反，陰氏要中傷他，偷偷

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并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指使人將劉英的陰謀告訴虞延，虞延認爲劉英是藩王中與皇上血緣關係最親的人，不相信這種傳言。又要聘任幽州從事公孫弘，因爲公孫弘跟楚王通謀而作罷，這兩件事都没有上報明帝。及至劉英謀叛敗露，明帝下詔嚴厲責問身爲司徒的虞延，虞延便自殺了。家中一向清貧，子孫不免於飢寒。虞延的堂曾孫虞放，字子仲。青年時爲太尉楊震門徒，及至楊震被誣自殺，到順帝初年，虞放親到朝門爲楊震申冤，由此知名。桓帝時爲尚書，因參與建議誅滅大將軍梁冀之功而封爲都亭侯，後任司空，因水災免職。爲人嫉惡宦官，因而被宦官所陷害，靈帝初年，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一起因黨事被害。

鄭弘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弘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没，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陽太守。四遷，建初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宫，以爲故事。

鄭弘字巨君，會稽郡山陰人。其從祖鄭吉，宣帝時任西域都護。鄭弘青年時當鄉嗇夫，太守第五倫到各縣行春勸農，見到鄭弘深深器重他，召到郡府任督郵，舉孝廉。鄭弘師事同郡人河東太守焦貺。楚王劉英謀反的事情被發覺後，奏疏中牽連到焦貺。焦貺被逮捕，得了疾病死在路上，妻子兒女都被禁閉在朝廷詔獄之中，被嚴刑拷問多年。諸生故人害怕被牽連惹禍，都改變了姓名來逃避大禍，獨有鄭弘剃光了頭背負刑具到朝門上書爲焦貺訴冤。明帝察覺了，就赦免了焦貺的家屬。鄭弘親自爲焦貺送喪并護送其妻子兒女回到家鄉。由此鄭弘便出了名。不久便任騶縣令，他爲政寬惠仁慈，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升遷爲淮陽太守。四次改任，到建初初年當上了尚書令。舊制，尚書郎年限滿後可以補爲縣長、令史、丞、尉等。鄭弘認爲朝廷臺職雖然尊貴，但俸禄并不豐厚，以至於開選之時，并没有多少人高興的。他奏請讓郎能够補千石令，令史也應爲長官。明帝采納了他的意見。鄭弘前後所奏凡有補國政者，統統著之於南宫，作爲後人引用之實例。

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

鄭弘出京任平原相，又徵召爲侍中。章帝建初八年，代替鄭衆任大司農。以前交阯七郡向中央貢獻的物資需要轉運，都繞道福建東冶。萬里海運，風波艱阻，漂没沉溺者前後相繼。鄭

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减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

弘上奏獲准在零陵、桂陽間的深山中開鑿嶠道，從此有了平坦通道，後世就用它爲常路了。鄭弘在職二年，所節省的錢有兩三個億。那時天下遭旱災，邊境有警，民食困乏，而國庫則堆積成山。鄭弘又上奏請求省貢獻，减徭費，以利飢民。章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并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到元和元年，代替鄧彪任太尉。當時朝廷舉用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太尉之下，每當月初月中大朝會，鄭弘都彎着腰十分自謙。章帝問明了緣由，就讓人置放一架雲母屏風分隔在中間，由此開始便都這麽做了。在位四年，他奏劾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又素行污穢，同時又上奏洛陽令楊光是竇憲的賓客，在官又貪婪又殘忍，二人都不應留在位子上。奏章送上去之後，其府中小吏某與楊光有舊交情，就把這事告訴了楊光。楊光又告訴了竇憲，竇憲就奏彈鄭弘身爲大臣却泄漏朝中機密。章帝便責問鄭弘，收回了印綬。鄭弘自己去廷尉處領罪，詔書又讓他離開，他便趁機請求退休，没有允許。病沉重了，他就上書自陳罪過，并揭發竇憲之短。章帝看了奏章，派醫生去看望鄭弘的病情，及至到了鄭弘已經去世。臨終全部交還賞賜的東西，令妻子給他葛巾布衣素棺殯殮了送回鄉里去。

周章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禄勛。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縣人。初任爲郡功曹。這時大將軍竇憲被免職，封爲冠軍侯到封國去。周章跟從太守行春勸農來到冠軍這個地方，太守仍要去拜望竇憲。周章直言規勸説："今日您是奉職勸農來的，怎麽能越禮私交呢？再説竇憲是皇后的親人，權勢壓倒王室，如今退守藩國，禍福難以預料。您是國家任命的大臣，千里地面的治理重任在肩，舉止進退，怎麽能輕率呢？"太守不聽，馬上就上了車。周章急了，拔下佩刀砍斷了馬鞅，這纔没走成。到竇憲被誅殺時，公卿以下多因與之交往而獲罪，南陽太守幸而免禍，由此更加器重周章。郡裏舉爲孝廉，六次升遷，任至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禄勛。

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

安帝永初元年，代替魏霸任太常卿。當年冬季，又代尹勤爲司空。這時候中常侍鄭衆、蔡

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爲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祜，是爲安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宫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宫，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勝。事覺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倫等人都抓權當政，周章爲此而數進直言。這以前，和帝駕崩，鄧太后因皇子劉勝患有痼疾，不可登位奉承宗廟社稷，貪圖殤帝還是個哺乳小兒，便養爲己子，所以就立之爲帝了，同時，把劉勝封爲平原王。及至殤帝很快駕崩，群臣認爲劉勝并不是患得痼疾，意中都歸向他，鄧太后因爲前次既然不肯立他，恐怕釀成後患，便另立和帝之兄清河孝王的兒子劉祐爲帝，史稱安帝。周章以爲衆心不服，無人附和他，便密謀關閉宫門，殺了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宦官鄭衆、蔡倫，劫持尚書，將太后廢除了使住在南宫，封安帝爲邊遠郡國之王，另立平原王劉勝。事情敗露而被策免，周章自殺。死後家無餘財，諸子换穿衣服纔能出屋，兩天的飯僅够并成一頓來吃。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托，德乏萬夫之望，主無絶天之釁，地有既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絶，不已悖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筲必能叨天業，狂夫竪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論曰：孔子説“可以與之守道，未必可以與之權變”。權變是一種反常行爲。要做成功非常之事，必需利用非常機遇，使其舉動不悖謬無禮，這纔會志行而名全。周章自身又没有受到顧命托孤之任，德行上也没有萬夫仰慕的名望，君主没有自絶於天的罪過，社會有求安厭亂的態勢，而他却創意絶難成功的大舉，又希圖立大功於理絶之秋，豈不是太荒謬了麽！如果讓國家權柄輕易地交給臣下去議處，那麽微賤之人必將貪求帝王之業，狂夫小臣也會自我奮起的。孟軻説過：“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就是篡逆了。”嗚呼，後來之人請引以爲戒吧！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延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爲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贊曰：朱浮平定北方州郡，却又激成了彭寵的罪愆。馮魴善用俘虜，虞延能够感化假釋的刑徒。鄭氏、竇氏原是怨偶，世代結成仇讎。周章違反正道，小小智術竟想謀劃廢立的大事。

後漢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傳

梁統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晋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以貲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他的祖先是晋大夫梁益耳。梁統的高祖父子都從河東遷到北地居住，子都的兒子梁橋，憑藉着上千萬的錢財遷居到茂陵，到了哀帝、平帝的末年，又回到了安定。

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爲政嚴猛，威行鄰郡。

梁統性格剛强、堅毅，而且愛好法律。起初是在州郡任職。更始二年，梁統被召補爲中郎將，被派去安撫涼州軍民，并拜爲酒泉太守。適逢更始失敗，赤眉軍攻入長安，梁統同竇融以及各位郡守起兵保衛邊境，并共同商議，推舉統帥。開始是按官位推選，於是大家都推舉梁統爲統帥，梁統却堅决推辭説："從前陳嬰不接受王位，是因爲家有年邁的母親。如今我內有雙親，且又沒什麼功德和才能，實在不配擔此重任。"於是大家就共同推舉竇融爲河西大將軍，重新推舉梁統爲武威太守。梁統執政嚴厲，他的威望都波及到了鄰近的郡。

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同産兄巡、從弟騰并爲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爲郎。

建武五年，梁統等人各自派遣使者跟隨竇融的長史劉鈞到光武帝所在處進貢，希望能到光武帝行宫，光武帝下詔加封梁統爲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帝親自征伐隗囂，梁統與竇融等率軍與光武帝會合。隗囂被打敗後，光武帝封梁統爲成義侯，他的胞兄梁巡、堂弟梁騰同封爲關內侯，拜梁騰爲酒泉典農都尉，全都派回河西。十二年，梁統和竇融等人都來到京城，以列侯的資格上朝參見，改封爲高山侯，拜爲太中大夫，梁統的四個兒子被授任爲郎。

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既輕，下奸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桀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内，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閒，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

梁統在朝中，經常向光武帝提出有利於國家的建議。他認爲現行法律寬鬆，致使犯罪現象層出不窮，因此應加重刑罰，以使遵循過去的典章制度，於是便上疏道：

臣曾見元、哀二帝減輕一百二十三件本應斬首的判決，爲親手殺人的人減去死刑，因而從此以後，成爲常規，所以人們輕視犯法，官吏則輕易殺人。

臣聽説人君執政之法，以仁義爲主，仁就是愛護百姓，義就是爲政之道，愛護百姓則務必消除殘暴，政務治理則主要是清除混亂。刑罰的使用在於適當，而不是挑選輕的，所以五帝時有流、殛、放、殺的刑罰，三王時有大辟、刻肌的律法。因此孔子稱他們爲“仁者必有勇”，又説“治理財政修正辭令，禁止百姓做壞事叫做義”。高帝受天命誅除暴政，平定天下，制定律令，的確是十分適宜的。文帝寬宏仁愛，以柔和治政，又遇上太平時期，祇除去肉刑、相坐的法律，其他全部遵從舊典，不作改革。武帝正值中原興盛時期，財力有餘，征伐遠方國家，多次出兵，那些才智過人的人違犯禁令，奸猾的官吏玩弄權術，所以加重對謀首、藏匿罪犯的人的處罰，制訂有關知道别人犯法而不檢舉告發的法令，來破除朋黨，懲罰隱匿犯罪的人。宣帝聰明正直，統治天下，群臣守法，没有什麽大的過失，且遵循前代的法典，國家得到治理。到了哀帝、平帝繼位，他們在位時間短，治理國家經驗不多，丞相王嘉隨易穿鑿附會，删除先帝的典章制度，致使數年時間，有上百件案子，有的不便於審理，有的在處理上不服民心。臣謹表述他的特别不利於政體的情況如上。

臣以爲陛下行善德，審時度勢，撥亂反正，功績超過文王、武王，功德與高皇帝相同，的確不應因循朝代衰落時的措施。您應回過頭來細細觀察，思考、檢查政策的得與失，詔告有司，仔細選擇好的部分，確定不變的典制，施行不會窮盡的法則，此爲天下

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

之人的幸事。這些事交給三公、廷尉審議，他們認爲嚴酷刑法，不是英明之主的當務之急，且原來的法律實行已久，豈是一朝一代所能改變得了的。我現在所確定的，不該許可。

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

梁統又上疏說："有司認爲我如今所說的，不能實行。我思考我所上奏的內容，并不是說要嚴刑。我認爲自高帝之後，直至孝宣，他們所施行的政策，大多數是符合於經傳的，我們應當將如今的事情，同以往的相比較，遵守從前的典制，事情没有什麽難改的，衹是難心甘情願。我希望能得到陛下召見，能對尚書近臣當面陳述概要。"皇帝命尚書詢問具體情況，梁統回答說：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絶殘賊之路也？

我聽說聖帝明王，設制刑罰，因此就是在堯舜盛世，也有誅除四個凶惡之人的事。《尚書》上說："上天討伐有罪之人，五種刑罰五次使用。"又說："以適當的刑罰治理百姓。"孔子說："刑罰不適當，百姓則不知怎樣去做。"衷的意思就是説不輕不重。《春秋》中的懲罰，并不迴避親戚，主要是爲了防備禍患制止混亂，保全安定黎民百姓，難道没有仁愛恩澤，重視斷絶凶狠殘暴者之路嗎？

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謨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内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盗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横，群輩并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勢，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

自從高祖立國以來，直至孝宣帝時期，君王英明臣下忠誠，謀略深遠廣博，却仍然因循過去的典章，不輕易改革，天下得到治理，案件越來越少。到初元、建平年間，減少的刑罰達到一百多條，而盗賊逐漸增多，一年之中以萬計。近來三輔地區，盗賊并起，直至燒毁茂陵，火燒未央宫。此後隴西、北地、西河的賊寇，跨越州郡，遠道交結，攻占武器庫搶走兵器，搶劫官吏，雖下詔書討伐追捕他們，却一連幾年没有捕獲。那時因天下没有災難，百姓安寧平静，而叛亂者的氣勢尚且到了這種程度，這都是因爲刑罰不適當，使愚蠢之人輕易犯法造成的。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

由此可見，減輕刑罰的舉動，反而會産生大的禍患；對壞人施加恩惠，反而會傷害善良的人。所以，我梁統希望陛下您能采納

光、師丹等議。

議上，遂寢不報。

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賢臣孔光、師丹等人的意見。

奏議呈上，上邊扣住，没有給以回答。

梁統後來出任九江太守，最後封爲陵鄉侯。梁統在郡任上也很有政績，官吏百姓都很敬佩服從他。後死於任上。由他的兒子梁松繼承他的職位。

梁松

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

梁松字伯孫，少時爲郎，娶光武帝的女兒舞陰長公主爲妻，又遷升爲虎賁中郎將。梁松廣通經書，熟知歷史事件，與諸位儒生修訂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的禮儀，皇帝經常同他討論事情，寵幸的程度在當時無人可比。光武帝崩，梁松接受遺詔輔佐治理政事。到永平元年，遷升爲太僕。

松數爲私書請托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梁松曾多次私下寫信給郡縣官吏，要他們爲他做私事，永平二年，被人發覺并因此被免去官職，於是他心懷不滿。永平四年冬，梁松私下去信的縣有人寫匿名信誹謗他，使他被關起來，并死在獄中，所封國也被取消。

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爲黄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

梁松的兒子梁扈，後來憑着恭懷皇后堂兄的身份，永元中，升爲黄門侍郎，歷任卿、校尉。爲人温和恭順謙虛禮讓，也熟知《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梁松的弟弟梁竦。

梁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

梁竦字叔敬，少年時學習《孟氏易》，二十歲左右便能教授他人。後來因受他的兄長梁松事件的牽連，同弟弟梁恭一起遷往九真。在往南方的途中，經過長江、洞庭湖，渡過沅水、湘水，有感於伍子胥、屈原無辜沉江而死，於是作《悼騷賦》，并將其繫在黑石上沉入水中。

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娱，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性好施，不事産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疏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

後來顯宗下詔讓梁竦歸還本郡。回來後，梁竦閉門在家自我修養，用學習經籍作爲娱樂，并著書數篇，名爲《七序》。班固看到《七序》時稱贊説："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害怕，梁竦作《七序》而竊取官位却不做事的人羞慚。"梁竦天性喜好施捨，不喜歡經營産業。長嫂舞陰公主分給梁姓子弟財物，按照關係遠近分配，惟獨敬重梁竦，雖然都是衣食器物，但一定有所增加而與他人不同。梁竦全部分給親屬族人，自己

從不使用。

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娱，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并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宫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梁竦生長在京城，却不喜歡本地，自以爲才能了不起，常常感到不得志。他曾經登高遠望，嘆息説："大丈夫活在世上，生該封侯，死應當受祭祀。如果不能這樣，閑居可以修養心志，讀《詩》《書》足可以自娱，州郡之類的職務，衹不過使人白白辛苦而已。"後來徵他做官的詔書多次下來，他都辭而不受。梁竦有三個兒子三個女兒，肅宗娶了其中兩個女兒，都封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把和帝當作自己的兒子撫養，而梁竦家人私下相互慶賀。後來竇氏族人聽説了這件事，害怕梁氏勢力壯大，最終會成爲自己的禍害，於是在建初八年，誣陷殺害了兩位貴人，并用凶惡叛逆的罪名陷害梁竦等人。皇帝下詔讓漢陽太守鄭據傳訊查究梁竦的罪狀，梁竦死在獄中，家屬又被遷往九真。由於有一些事情牽涉到舞陰公主，她也受到連累，被遷往新城，并派使者守護。宫廷裏的事都很機密，所以没有人知道和帝是梁氏所生。

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引禪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禪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爲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録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上書自訟曰："妾同産女弟貴人，前充後宫，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脱，逸伏草野，常恐没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奸惡，既伏辜誅，海内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

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梁松的兒子梁扈派堂兄梁禪給三府上奏記，認爲依據漢家舊制，應尊貴母氏，而梁貴人生育聖上，却没有得到尊號，因此申明道理而望能得到討論這件事。太尉張酺召引梁禪詢問此事，後來趕上張酺被召見，因此他便向和帝彙報了梁禪所上奏記的情況。和帝感動地痛哭了很久，然後説："你對此有什麽意見？"張酺回答説："《春秋》大義，母以子貴。自漢興建以來，母后親族没有不隆盛顯赫的，我覺得應該給梁貴人封尊號，追慰聖母的亡靈，并撫恤録用諸位皇舅，以表明親近親族的大義。"和帝流着悲傷的淚説："除了你還有誰會爲我考慮！"此時正好梁貴人的姐姐南陽樊調的妻子梁嫕上書自我申訴説："我的親生妹妹梁貴人，以前在後宫，承蒙先帝的厚恩，受到寵愛。上天授命，聖明的君王誕生。可是梁貴人却受到竇憲兄弟們的誣陷攻訐，使臣妾的父親梁竦冤死在牢獄之中，連尸骨都没有被掩埋。年老的母親和孤單的弟弟，被遷往萬里之外的地方。惟有我逃脱出來，隱逸在百姓之中，經常擔心丢掉性命，不

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宫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閒，累資千萬。嫕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調，光禄大夫宏兄曾孫也。

再有機會親自向上申訴。如今遇上陛下神聖時運，親自管理紛繁的政務，各種人員事物都各得其所。竇憲兄弟奸邪凶惡，現已伏法，海内平静安寧，人們各得所需。臣妾此時纔得以鬆口氣，擦亮眼睛重新看待時世，這纔敢冒死向陛下陳述。我聽説太宗即位後，薄氏家族蒙受榮耀；宣帝繼位，史氏家族重新興盛。我家雖與薄、史有同樣的親屬，却惟獨没有作爲外戚應享有的恩澤，實在從内心裏感到悲傷。我的父親已蒙冤而死，不可能復生，母親已年過七十，同我弟梁棠等遠在邊疆，也不知是生是死。我乞求希望能允許我收殮我父梁竦的尸骨，讓母親、弟弟能回到本郡，如能這樣，那真是恩比天地，無論是活着的還是死去的人都全靠您了。”和帝看完奏章又感動又理解，於是命中常侍、掖庭令查驗，梁嫕言辭證明確實，於是得到和帝召見，具體陳述事情的情況。於是和帝將梁嫕留在宫中，幾個月後纔出宫，賞賜衣被錢帛宅第奴婢，十幾日之間，累積資財上千萬。梁嫕平素很有操行，和帝更加喜歡她，加封號梁夫人；提升樊調爲羽林左監。樊調是光禄大夫樊宏兄長的曾孫。

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西迎竦喪，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

於是追尊和帝生母爲恭懷皇后。這年冬天，和帝下詔三公、大鴻臚説：“没有比尊敬長輩愛自己的親屬更大的孝了，它們的涵義是同一的。《詩經》上説：‘父親生我，母親養我，撫育我，培育我，照看我，出入抱着我。想要報答父母的恩德，老天啊，我心裏永不會滿足。’我不敢新建規則，觀看前世，太宗、中宗的確有舊典制，追命外祖，以加重親近親屬之義。就追封皇太后父梁竦爲褒親愍侯，與靈文侯、順成侯、恩成侯相同。外祖有靈，也會對此榮寵感到滿意，授與高位顯赫的服飾，用以安慰母親的心。”於是派遣中謁者與梁嫕和梁扈，準備禮儀在城西迎接梁竦的靈柩，到京師重新安葬，和帝賜給東園畫棺、玉匣、衣物，在恭懷皇后陵旁建立墓地。和帝親自參加送葬，百官也都到場。

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户，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

和帝召回梁竦的妻子兒女，封其子梁棠爲樂平侯，梁棠的弟弟梁雍爲乘氏侯，梁雍的弟弟梁翟爲單父侯，封邑各五千户，封官位特進，并賞

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内外以親疏并補郎、謁者。

賜宅第、奴婢、車馬、兵器、弩弓及其他物品上萬件，寵幸優遇光顯於當時。梁姓親屬按關係的遠近分别賜與郎、謁者之類的官職。

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梁棠官至大鴻臚，梁雍官至少府。梁棠死後，兒子安國接替他的封號，延光年間官爲侍中，因有罪被免除官職，其他梁姓子弟官爲郎吏的也受到牽連而被免官。

梁商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黄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贈印綬。

梁商字伯夏，是梁雍的兒子。年少時便因是外戚而官拜郎中，遷爲黄門侍郎。永建元年，繼承父親的封號乘氏侯。永建三年，順帝選梁商的長女及其妹妹進入掖庭，梁商因此又遷升爲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梁商的長女立爲皇后，妹妹封爲貴人，加封梁商爲特進，又增加封國土地，賞賜安車駟馬，并於這一年拜爲執金吾。陽嘉二年，封梁商的兒子梁冀爲襄邑侯，梁商推辭没有接受。陽嘉三年，封梁商爲大將軍，他堅持説自己有病而没有接受。陽嘉四年，順帝派太常桓焉帶着策書到梁商家裏來拜授官職，梁商這纔到朝廷來接受任命。第二年，梁商的夫人陰氏薨，順帝追封她爲開封君，并贈印及絲帶。

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虚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己惠。檢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内竪。以小黄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

梁商自從因是外戚而位居高官後，常常保持謙虚温和，自己謙讓而推舉賢才，召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官職，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城安定，一致稱梁商是優秀輔臣，順帝也委他以重任。每次遇上饑荒，梁商就命人裝載所得租穀運到城門前，救濟貧窮飢餓的人，但不説是自己的恩惠。約束管理家族中人，使他們從未因權勢很大而犯法。梁商天性謹慎柔弱没有威嚴和果斷，却很溺愛宦官。由於小黄門曹節等人在宫中任職，於是讓自己的兒子梁冀、梁不疑與他們交朋友，可是宦官們忌恨梁商受到寵愛和信任，反而要陷害他。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合謀，一同誣陷梁商和中常侍曹騰、孟賁，説他們想要召回諸王子，圖謀廢順帝立王子，請求收審梁商等人判罪。順帝説：“大將軍父子是我的親屬，曹騰、孟賁是我喜愛的人，絶不會有這種事，衹不過是你們嫉妒他們罷了。”張逵等人得

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

知誣陷不起作用，非常害怕，於是用假詔書在省中收捕曹騰、孟賁。順帝得知後大怒，命宦官李歙急呼釋放曹騰、孟賁，收捕張逵等人，張逵等人全部受到了應得的懲罰。供辭涉及到一些在位的大臣，而梁商怕牽連更多無辜的人，於是上疏說："《春秋》大義，有功屬於首領，懲罰在於魁首，因此不過分賞賜，不濫施刑罰，五帝、三王就是靠這一點纔把天下治理太平安康的。我私下聽說拷問中常侍張逵等人時，語辭之間涉及許多人。如果案子擴大，就會連累許多無辜者，判死罪的人關押久了，就會因一點小事而牽涉許多，不是順迎和氣，安定政治完成教化的辦法。最好儘早了結此案，以停止因涉及而逮捕造成的麻煩。"順帝於是采納了他的意見，衹處罰那些有罪的人。

六年秋，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器、銀鏤、黄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賜謚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

永和六年秋，梁商病重，他告訴兒子梁冀等人說："我没什麽德行，却享受了許多好處。我活着没有什麽可用來輔助朝廷，死後必定耗費人力物力，衣物飯唅玉匣珠貝之類的東西，對腐朽的尸骨有什麽用呢？百官辛勞忙碌，道路裝飾繽紛華麗，祇能增加塵土污垢，雖然説是禮制規定，但也有通權達變的時候。如今邊境不安寧，盜賊没有平息，怎能加重國家的損失呢！我死之後，運到墓地，立即停放靈柩裝殮。給我穿平時所穿的衣服，不要重新裁製。出殯之後打開墳冢，冢打開就下葬。用我平時吃的東西祭祀，不要使用三牲。孝子很好地完成父親的意志，不要不按我的話去做。"到梁商薨時，順帝親自參加喪禮，各位兒子想按父親的教誨去做，而朝廷不同意，賜給東園朱砂裝飾的棺材、銀鏤、黄心木爲椁、玉匣、什物共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賜錢五百萬，布萬匹。到下葬時，又贈兵車、甲士，賜謚號忠侯。皇后親自送葬，順帝到宣陽亭，瞻望車騎。

梁冀

冀字伯卓。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

梁冀字伯卓。長得鳶一樣的肩、豺一樣的眼睛，目光有神而斜視，説話含糊不清，在書寫、計算方面很有才能。年少時因是貴戚，四處游玩隨心所欲。他生性好飲酒，能拉强弓、玩彈棋、

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鬥鷄。初爲黄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

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類的游戲，又喜好臂上架着鷹，帶着狗，跑馬鬥鷄。最初任黄門侍郎，後轉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兼任越騎、步兵校尉以及執金吾。

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吕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永和元年，梁冀官拜河南尹。他爲官殘暴放縱，做了許多違法之事，洛陽令吕放是梁冀父親梁商的好友，常與梁商談起梁冀的錯誤，梁商以此責怪梁冀，梁冀便派人在路途中刺殺了吕放。可是，他又怕梁商知道是他派人幹的，於是就把這件事推在與吕放有仇的人身上，請求讓吕放的弟弟吕禹當洛陽令，并派人捕捉吕放的仇人，殺死仇人的宗親、賓客一百多人。

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

梁商薨後還没有下葬，順帝就拜梁冀爲大將軍，弟弟侍中梁不疑爲河南尹。

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録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

到了順帝崩時，冲帝還在襁褓之中，太后掌權，下詔讓梁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與總領尚書之事。梁冀雖然推辭不幹，可是奢侈殘暴更加厲害。

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横，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

冲帝又崩，梁冀立質帝。質帝少而聰慧，知道梁冀驕横，曾經在朝上當着群臣，看着梁冀説："這是跋扈將軍。"梁冀聽到，非常痛恨質帝，於是命令他左右的人在煮餅中加入毒藥，質帝當天就駕崩了。

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内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户，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户，并前所襲合三萬户。

梁冀又立桓帝，并枉殺李固和前太尉杜喬，天下之人又可惜又害怕，具體情况在《李固傳》裏。建和元年，又加封梁冀一萬三千户，增大將軍府推舉高第茂才的權限，官屬人數比三公府多一倍。桓帝又封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的弟弟梁蒙爲西平侯，梁冀的兒子梁胤爲襄邑侯，各賜萬户。和平元年，又增封梁冀一萬户，加上以前所繼承的共三萬户。

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

弘農人宰宣一貫奸邪諂媚，他想得到梁冀的寵信，於是上言説大將軍有如周公一樣的功德，如今他的各個兒子已有封號，那麽他的妻子也應該封爲邑君。桓帝於是下詔封梁冀的妻子孫壽爲襄城君，兼受陽翟的租税，每年收入五千萬石，加賜紅色絲帶，與長公主服飾相同。孫壽長得很美而且善於作媚態，能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認爲這樣可愛迷人。梁冀也改

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

變車輛、服飾的制度，製作頂平帶屏障的衣車，增加頭巾，狹窄帽子，將頭巾上角折起來，使用很大的扇子，所穿單衣身後部分很長，像狐狸尾巴一樣拖在地上。孫壽生性嫉妒，能管制住梁冀，梁冀對她非常寵愛又非常懼怕。

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倉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托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

最初，梁冀的父親梁商將一個叫友通期的美女獻給順帝，通期有一點兒小過失，順帝將她還給梁商，梁商不敢留下而將她嫁給了別人，梁冀就派門客把通期偷了回來。正趕上梁商去世，梁冀正在服喪期間，他與通期偷偷在城西同居。孫壽趁梁冀出門，率許多家奴，將通期偷回家中，截斷她的頭髮刮破她的臉，并鞭打她，還要上書告發梁冀。梁冀十分害怕，向孫壽的母親叩頭請求，孫壽不得已而停止。梁冀又與通期私通，生了個兒子伯玉，但藏起來不敢露出來。孫壽不久得知此事，讓兒子梁胤誅滅友氏。梁冀擔心孫壽殺害伯玉，常常將伯玉放在夾壁墻中。梁冀喜愛一個叫秦宮的監奴，他官至太倉令，得以出入孫壽的住所。孫壽見到秦宮，就屏退侍候她的人，藉口有事要説，與秦宮趁機私通。秦宮內外受寵，威望、權力很大，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來拜見恭維他。

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梁冀采用孫壽的建議，多多排斥各梁氏子弟在位的官員，外表謙讓，而實際上抬舉孫氏的宗親。假冒梁姓之名而當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的有十幾個人，他們都貪婪凶狠邪惡，各自派遣自己的門客記録自己屬下縣中有錢的人，安上别的罪名，把他們關在監獄中拷打，讓他們的家人用錢來贖，給錢財少的甚至被打死或遷移到别的地方。扶風人士孫奮富有而生性吝嗇，於是梁冀將馬車給他，從他那裏貸款五千萬，而士孫奮僅給他三千萬，梁冀大怒，告訴郡守，將士孫奮的母親認作他的看守財寶的婢女，説她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之後逃走，於是士孫奮及兄弟被收捕拷打，都死在牢中，一億七千多萬的家財全被没收。

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

那些從四處調運來的物品，每年按時貢獻來的東西，都先把最好的運到梁冀家，皇帝則送其次的。官吏送物求官職及請罪的人，道路上到處

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伎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

可見。梁冀又派門客到塞外，與外國交往，廣泛尋求奇異物品。所過之處，搜尋取用侍候的歌舞妓，而後派人再乘勢强行捕捉，强搶他人妻女做爲自己的妻妾，毆打官吏士卒，當地的人都怨恨他們。

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户。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閒。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内，多從倡伎，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娱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别第於城西，以納奸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

梁冀於是大造宅第，而孫壽也在街對面造房屋，他們大興土木，互相攀比、誇耀。堂、寢室都有背陰、向陽的内室，房與房相連，户與户相通。房柱墻壁雕飾鏤刻，塗上銅漆；屋内墻上的窗户都有用藍色裝飾的綺紋和瑣紋，所繪圖畫都是雲氣仙靈。臺閣環繞相通，彼此上下可以相望；架橋修石階，凌空跨越水道。金玉珠璣，異域珍貴奇異之物，裝滿藏室。從遠方求得汗血名馬。又大修園囿，挖土築成山，十里之間修成九個山坡，好與二崤山相似，密林深澗，好像天然形成的一樣，奇特的飛禽馴服的走獸，在這其間飛跑。梁冀同孫壽共乘輦車，張開羽毛車蓋，車蓋用金銀加以裝飾，在宅第中游玩觀賞，後面跟隨衆多藝人，敲鐘吹奏，一路之上盡情歡唱。有時白天黑夜不斷，以便更加盡情娱樂。客人來到梁冀家却得不到通報，他們都請求并送禮給守門人，看門的人也得以累積千金資財。梁冀又命人進一步開拓林苑，實行與皇族苑林相同的禁令，西邊到弘農，東邊與滎陽交界，南面到魯陽，北面直達黄河、淇水，包括山嶺湖澤，并有丘陵荒坡環繞，四周曲折迴旋封閉領地，大約將近上千平方里。又在河南城西修建菟苑，面積數十平方里，調發所屬縣士卒及服勞役的人，修建整治樓觀，經過多年纔完成。梁冀向所在縣發檄文，調運活兔，在兔毛上刻上標記以便於識别，如有人違犯禁令傷害了兔，則處以死刑。曾經有胡姓西域商人，不知道禁令，誤殺死一隻兔，并轉告他人，後來牽連十幾個人被處死。梁冀的二弟曾私下派人到上黨打獵，梁冀聽説後派人捕捉他二弟的賓客，一時間殺死三十多人，無一人活着回去。梁冀又在城西另蓋宅第，用來收留奸邪亡命之人。有時强取無罪之人，使他們全部成爲奴婢，數目達幾千人，稱他們爲“自賣人”。

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

元嘉元年，桓帝認爲梁冀有幫助立位的功

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成陽餘户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勛。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悦。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决之。宫衛近侍，并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吴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托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悦。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荆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托以它事，乃腰斬之。

勞，想超出常制來尊崇他，於是就召集公卿，共同商議具體的禮儀。於是有司上奏梁冀可以上朝時不快走，佩劍穿靴上殿，拜見稱説時不説自己的名字，像高祖對待蕭何那樣的禮儀對待梁冀；用定陶、成陽全部剩餘户增加他的封縣爲四個，與鄧禹相同：賞賜金錢、奴婢、彩色絲織品、車馬、衣服、最好的宅第，與霍光相同：用來與開國功臣相區别。每當朝會，梁冀與三公不同席位。十天入朝一次，參與議决尚書事。這些待遇公布天下，成爲萬世法則。梁冀却還覺得有司所上奏的禮制對他太薄，心裹不高興。他獨掌大權，凶狠放肆一天比一天厲害，無論大小事務，没有不過問决斷的。宫廷守衛皇帝身邊侍從，全是他親自安置的，皇宫中省問及起居之事，即使很小的事他也一定知道。百官遷升召見，都先到梁冀府門投書謝恩，然後纔敢到尚書之處。下邳人吴樹任宛令，上任之前到梁冀府辭行，梁冀的賓客散布在宛縣，梁冀以私情囑托吴樹。吴樹回答説："小人奸邪敗壞，家家可殺。英明的將軍憑着皇后的顯位，身處上將之職，應該推崇舉薦賢官好人，用來補充朝廷的不足。宛是大都，是士人聚集的地方，從我來辭行後，没有聽到您稱頌一位有德行的人，却爲許多小人説情，這實在不是我敢聽到的！"梁冀默言而不高興。吴樹到宛縣後，便將梁冀的門客中爲非作歹的人殺了幾十個，因此梁冀非常恨他。後來吴樹任荆州刺史，臨行前去向梁冀告辭，梁冀爲他擺設酒席，趁機在酒中下毒，吴樹出來之後，死在車上。又有遼東太守侯猛，最初拜官時没去拜見梁冀，梁冀便用别的事爲藉口，將侯猛處以腰斬之刑。

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

當時汝南郎中袁著，年十九歲，看到梁冀凶殘放縱，十分氣憤，他便到朝廷來上書説："我聽説仲尼感嘆鳳凰不來，黄河不出圖，哀傷自己地位卑下低賤，不能使鳳凰來、黄河出圖。如今陛下高居能使鳳來、圖出的地位，又有能使鳳來、圖出的天資，但祥和之氣没有應和，賢才愚人失去應該的職位的原因，是專權大臣占去了您的權力，使君臣上下被阻隔住了。四季的運轉，功成則退，高官和太多的寵幸，很少不導致災禍

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托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内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敕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并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

的。如今大將軍地位已到頂端功名已經成就，可以引爲深戒，應該遵循高懸安車的禮制，回家高枕養神了。《傳》上說：‘樹木果實太多，就會折斷樹枝傷害樹心。’如果不壓制減損梁冀的權勢，陛下將無法保全他的性命了。陛下左右侍臣聽到我的話，一定會恨得怒目切齒，而我衹因憑着年輕就被提拔，因此敢於忘却忌諱。從前舜、禹相互告誡不要像丹朱那樣，周公告誡成王不要像殷王紂那樣，望陛下免除我誹謗的罪名，以便讓天下人敢於提意見。”皇帝得到了袁著的奏書，梁冀聽説後秘密派人捕捉袁著。袁著便改名换姓，此後又裝病假死，結扎蒲草人，購買棺材并出殯下葬。梁冀經過查問得知他的騙局，暗中派人抓住袁著，將他鞭打至死，并隱瞞了這件事。桂陽學生劉常，是當時世上著名儒生，平時與袁著關係很好，梁冀召他補令史之職來羞辱他。當時太原的郝絜、胡武，都有很嚴厲的言辭指責梁冀，他們也與袁著關係很好。在此之前郝絜等人連名給三府上奏記，推薦海内有高才之人，而不到梁冀那裏去，梁冀對此已十分憤恨，現在又懷疑他們是袁著的同黨，因而命令中都官發檄文捕捉先前上奏記的人，并殺死他們，於是胡武家被殺，死了六十多人。郝絜最初逃跑了，但知道免不了一死，於是用車載着棺材到梁冀府來奏書信。書信遞進去之後，郝絜服毒自殺，他的全家纔得以幸免於難。到梁冀被殺後，皇帝下詔按禮制祭祀袁著等人。梁冀各種殘忍忌恨的情況，都與這些相似。

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禄勛。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不疑喜好經書，待士友善，梁冀暗中很恨他，藉着中常侍告訴桓帝，把不疑轉爲光禄勛。又暗示衆人共同推薦梁冀之子梁胤爲河南尹。梁胤又名胡狗，當時纔十六歲，長相很難看，衣帽穿戴得很不合體，在路上見到他的人没有不嘲笑他的。不疑對自己兄弟之間有矛盾感到羞耻，於是辭官回家，同弟弟梁蒙閉門不出。梁冀不想讓他同賓客們交往，暗中派人穿便衣到不疑門前，記録與他來往的人。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開始任太守時，拜見過不疑，梁冀便暗示州郡官吏用别的事陷害他們，他們都被處以髡刑受

到拷打并發配到朔方。馬融自殺未遂，田明則死在路途之上。

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

永興二年，桓帝封不疑之子梁馬爲潁陰侯，梁胤之子梁桃爲城父侯。梁冀一家前後有七人封侯，三位皇后，六位貴人，兩位大將軍，夫人、女兒賜食邑稱君的有七人，娶公主的有三人，其餘爲卿、將、尹、校的五十七人。梁冀在位二十多年，興盛達到登峰造極，權威內外行使，百官不敢正視，不敢違抗他的指令，天子恭敬謙讓不能親自參與政事。

帝既不平之。延熹元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

桓帝早就對此憤憤不平。延熹元年，太史令陳授通過小黄門徐璜，向桓帝陳述災禍日食的變故，是由大將軍引起的，梁冀聽説後，暗示洛陽令收捕拷打陳授，陳授死在獄中。桓帝因此發怒。

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婿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

起初，掖庭人鄧香之妻宣生女兒鄧猛，鄧香死後，宣改嫁給梁紀。梁紀是梁冀妻孫壽的舅舅。孫壽將鄧猛引入掖庭，受到桓帝寵愛，被封爲貴人，梁冀於是想認鄧猛爲自己的女兒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就改鄧猛的姓爲梁。當時鄧猛的姐夫邴尊是議郎，梁冀怕邴尊壞他的好事，便結交偃城的刺客，讓他們刺殺邴尊，此後又想要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爲鄰居。梁冀派刺客登上袁赦的屋頂，想以此進入宣家。袁赦發覺後，敲鼓會集衆人，用此方法告訴宣。宣飛快進宫將此事告訴桓帝，桓帝大怒，於是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商量好要除掉梁冀。具體的情況在《宦者傳》中。

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黄門令具瑗將左右厩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禄勛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

梁冀心中懷疑單超等人，便派中黄門張惲進入省中宿衛，以防範出變故。具瑗命官吏收捕張惲，藉口是他擅自從外邊進入，想要圖謀不軌。桓帝因此便駕御前殿，召集各位尚書，開始實施計劃，派尚書令尹勳持節指揮丞郎以下都操兵器守住省閣，收集各種符節送到省中。派黄門令具瑗率領左右厩騎兵、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共一千多人，與司隸校尉張彪一起包圍梁冀家。派光禄勛袁盱持節收回梁冀的大將軍印及絲帶，降封梁冀爲比景都鄉侯。梁冀與妻子孫壽當天都自殺了。全部收捕梁冀之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

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

騎校尉梁讓，以及親從衛尉梁淑、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各梁姓及孫氏内外宗親都被送入牢獄，後來無論老幼皆被判處死刑。不疑、梁蒙在此之前就死了。其他受牽連被處死的公卿列校刺史太守有幾十人，從前的官吏賓客被罷職免官的有三百多人，朝廷因此幾乎没有官員，衹有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還在。當時事件是突然從宫中發起，使者往來奔馳，公卿都判斷不出是怎麽回事，官府及市内十分熱鬧，許多天以後纔安定下來，百姓没有不稱贊和慶賀的。

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録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將梁冀的財貨没收之後，由官府拍賣，價值三十多億，全部充入王府，用來減免天下百姓的一半租税。撤銷梁冀的苑囿，讓窮苦百姓在其中從事生産。記録誅除梁冀有功的人，封給尚書令尹勳以下幾十人官職。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勢，屬凋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謡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飢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被稱爲賢良輔佐，難道憑着極高的地位，能靠着質樸恭謹善終一生嗎？宰相是運轉中樞權力，感應會通上天與人事的，合乎道義就容易成就政事，違背事務的規律則很難駕御萬物。梁商擁有回天的權勢，正值國家衰弱時期，匡正朝政撫恤有難之人，但是没聽説他有什麽高明辦法，受苦受難的呻吟之聲，仍然到處可以聽到。即使裝滿糧食的車擺滿城門，又怎能救得了遇難飢民的苦難；長言死後薄葬，終未能消除尸位素餐的過失。何况隨順奸邪嬖幸之臣，寵幸傳位給凶殘的後繼者，以至於家破國傷，這豈止是徒勞無功啊！

後漢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張曹鄭傳

張純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

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楊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鋤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爲人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高祖父安世，宣帝時任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父親張放，任成帝侍中。張純年少時繼承封號土地，哀帝、平帝年間爲侍中，王莽當政時位至列卿。正遇上王莽篡位，很多人失去封號土地，惟有張純因敦厚謹慎遵守制度，得以保全原有封號封地。

建武初期，張純先來到朝廷，因此得以恢復封國。五年，拜爲太中大夫，派他統領潁川突騎安撫荆、徐、楊部，督促他們轉運物資，監督各兵營。後來又率兵在南陽屯田，遷升爲五官中郎將。有司上奏説，列侯如不是宗室則不應該恢復封國。光武帝説："張純宿衛十幾年，還是不要廢除，改封爲武始侯，享有富平一半的租税。"

張純在朝廷經歷了幾代，很熟悉過去的事情。建武初期，舊的典章缺少許多，因此每當有疑難之處，就去詢問張純，從郊祭、廟堂、婚姻、加冠、喪葬、紀年等方面禮儀，有許多匡正、確定。光武帝很器重他，讓他兼任虎賁中郎將，多次被引見，有時一天召見多次。張純認爲宗廟没有安定，昭穆的順序不正確，建武十九年，張純便與太僕朱浮共同上奏説："陛下從平民起家，平定天下，消除暴亂，振興承繼祖宗的基業。我們私下認爲經書大義所記載的都是人情世故及衆人的願望，雖然實際是與創建革新相同，而名義上却是中興，所以應該供奉先帝，敬奉祭祀。元帝以來，宗廟供奉祭祀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都與舊

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

制相同。又建立宗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到春陵節侯。按照禮儀，繼他人之位便要行他人之子的禮，已經奉祀大宗了，那麼自己親族的地位就要下降。現在禘祫祭高廟，按順序排列昭穆位置，可是春陵四世，君臣一同排列，以低位排在尊位的行列中，這是不合禮儀的。假設不遇王莽篡權，而國家没有繼承者，如果在宗室中尋找，由陛下繼承皇位，難道還能再照顧私家親族，違背禮制嗎？從前高帝因爲是自己取得天下，不是來自太上皇，宣帝是以孫子的輩份繼承的帝位，因而不敢偏護自己的宗親，所以爲父親另立廟，衹有群臣侍奉祀祠。我們認爲應除去現在的宗親祠廟，效仿高帝、宣帝舊制，希望能將我們的奏議交有司商議。"光武下詔給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説："當用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替現在的親廟，尊宣、元皇帝爲祖、父，可以親自供奉祭祀，成帝以下，命有司供奉，另爲南頓君建立皇父廟。其中祭祀上至春陵節侯各位祖先，群臣供奉祭祀，用來表明尊重尊長的敬意，親近親族的恩澤。"帝聽從了他們的建議。此時宗廟不完備，從元帝以上，在洛陽的高廟祭祀，成帝以下，在長安高廟祭祀，至於南頓四世，則在光武帝所在的地方祭祀。

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

建武二十年，張純代替朱浮任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任大司空。在位時敬慕曹參的功績，實行無爲而治，挑選推舉的掾史官，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儒。二十四年，從地面上挖開陽渠，引進洛水成爲漕運，百姓從中得到好處。

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廟及未毁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毁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説三年一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下詔給張純説："禘、祫之祭祀，已經很久没有進行了。'三年不實行禮，禮必然損壞；三年不舉行樂，樂肯定破敗'。應該根據經典，詳細地制定祭祀的規則。"張純上奏説："《禮》上説，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春秋傳》説：'大祫是什麼？就是合祭。'毁廟和未毁廟的廟主都上升，與太祖一同祭祀，五年再盛祭。漢舊制是三年一祫祭，毁的廟主與高廟一同祭祀，没有毁的廟主没有合祭。元始五年，各位王公列侯廟會，開始進行禘祭。又有在建武十八年光武帝親臨長安，也舉行這種祭禮。

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孰，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兹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河閒《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

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閒，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内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在東宫。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勛，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薨，謚曰節侯。

禮認爲三年有一閏，天氣稍具備條件；五年再閏，則天氣條件完全具備。因此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禘之爲言諦，就是明確確定昭穆尊卑的大義。禘祭在夏天四月舉行，夏天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因此匡正尊卑禮儀。祫祭在冬天十月，冬天五穀成熟，物品完備禮制完成，因此聚集飲食之物。此典制廢棄後，至今八年了，我認爲可以按禮制實行，按時商議確定。”光武帝聽從了張純的建議，從此禘祭、祫祭便確定下來。

當時南單于及烏桓前來投降，邊境無戰事，百姓新近遠離戰争，每年常有收獲，家給人足。張純認爲聖明君王建立辟雍，是用來尊重崇尚禮義，富裕之後施行教育的。於是按七經讖、明堂圖、河閒《古辟雍記》、孝武太山的明堂制度，以及平帝時的建議，想要全部上奏給光武帝。還未上奏時，正趕上博士桓榮上奏主張應該建立辟雍、明堂，奏章下給三公、太常，而張純所建議與桓榮相同，於是光武帝便同意了。

建武三十年，張純上奏認爲應該封禪，説：“自古受天命爲皇帝，治國興盛，一定要進行封禪，用來告訴上天事業成功了。《樂動聲儀》説：‘用《雅》治人，《風》靠《頌》成。’周代盛世，成王康王之間，郊祭配祭封禪，都可以見到。《書經》上説‘每年二月，向東巡察，直到岱宗，燒柴焚燎祭祀天神’，這就是封禪的大義。我在下面見到陛下接受中興的天命，平定海内動亂，修正恢復祖宗的順序，安撫慰問百姓，天下平静，百姓都蒙受再生之德，陛下的恩德像雲行那樣遍布，陛下的仁愛恩澤像雨露那樣灑落，百姓安寧，夷狄敬慕陛下的高義。《詩經》上説：‘蒙受上天之福，四方同來慶賀。’現在是攝提年，太歲星宿位在甲寅，歲德在東宫。應該在美好的時日，遵循唐帝典制，繼承孝武的功業，在二月向東巡視，在岱宗封禪，表明中興，刻寫功績，恢復祖先的制度，報答天神的恩德，封禪梁父，祭祀地神，傳福給子孫，這是萬世的基業呀。”中元元年，光武帝便向東巡視直到岱宗，讓張純以與御史大夫相等的身份跟從，共同獻上元封時采用過的儀式和刻石文。三月，張純薨，謚號爲

子奮嗣。

張奮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敕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敕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

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七年，儋耳降附，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爲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

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録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節侯。

他的兒子張奮繼承他的封號。

張奮字穉通。他的父親張純臨終前告誡管家說：“我對時事没有什麽功勞，愧受爵號土地，我死之後，不要議論繼承封國的事情。”張奮的哥哥張根，年少時就有病，光武帝下詔讓張奮繼承爵位，張奮説父親有遺囑，因而堅决不肯接受。帝因爲張奮違抗詔命，要將他收捕下獄，張奮很害怕，就繼承了封號。永平四年，按照規定回到自己的封國。

張奮年少好學，節制儉樸施行仁義，常常從自己的租俸裏分出一些，贍養撫恤宗族親屬，即使到了傾倒櫃子的地步，也不停止施與。十七年，儋耳投降歸附，張奮到朝廷來祝壽，在宣平殿被引見，應對很符合皇帝心意，顯宗對他的才能很驚異，封他爲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升長水校尉。七年，任將作大匠，章和元年，被免職。永元元年，再次拜任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五年，代替桓郁任太常。六年，代替劉方任司空。

此時正遇旱災，求雨不下，於是張奮上表説：“連年歉收，人民飢餓財用缺乏，如今又長期乾旱，秋種不成，陽氣將盡，時間緊迫。國家以百姓爲根本，百姓以糧食爲生命，這是最緊迫的政務，最重的憂患。我深受皇恩，擔任的職務超過了我的能力，因而常常擔心害怕，奏章不能表明我的心意，希望能讓我面對中常侍一條條陳述。”張奮馬上受到引見，再次口述當時應該辦的政務。第二天，和帝召太尉、司徒一起駕臨洛陽監獄，審查記録囚徒的罪狀，收捕洛陽令陳歆，隨即下了三天大雨。

張奮在位很廉潔，没有其他特殊的功績。九年，因病罷官。他在家中上疏説：“聖人所贊美的事，政體最主要的目標，根本在於禮樂。《五經》主旨相同，而禮樂的功用最爲迫切。孔子説：‘統治者安穩及治理百姓，最好的方法是禮；移風易俗，最好的辦法是樂。’又説：‘用文德教化天下的意思，也就是指禮樂。’先王爲政，禮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襃，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今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

樂可以算是很興盛了。孔子對子夏說：‘如能用禮修飾外在行爲，用樂陶冶心性情操，我就滿足了!’又說：‘禮樂興辦不起來，那麼刑罰就不會適度；刑罰不適度，百姓就會不知如何行動。’我認爲漢應當制定禮樂，所以先帝聖明有德，多次下詔，憐憫哀傷禮樂的損壞殘破，可是衆儒生不通達，奏議之中有很多異議。我家幾世爲朝廷臺屬輔臣，而大典未確定，我對此十分憂慮，寢食時也不忘此事。我已年老將死，真誠希望能在死前見到禮樂確定下來。”十三年，帝重又召拜他爲太常。張奮又上疏說：“漢應當改製禮樂，有關圖及文字已經著作說明。作爲王者教化穩定後製作禮儀，功績成就後製作音樂。我現在列出三條關於禮樂的不同意見，希望交給有司，在適當的時候加以考察審定。從前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時告訴上天大功告成，可是禮樂沒有確定，因而事實是不相符合的。先帝已下詔曹襃，讓他修訂禮制，如今您衹管奉行完成它，如同周公采取文王 武王的爲政方式，不是自己所制定的，確實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長久保持謙遜，使大漢宏業不能及時完成，這是不能用來傳揚祖宗的功德，建立太平盛世的根基，作爲後世楷模的。”皇帝雖認爲他的意見很好，但還是沒有施行。這年冬天，張奮又因病罷官。第二年，死在家中。

子甫嗣，官至津城門候。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閒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張奮之子張甫繼承封號，官至津城門候。張甫死後，兒子張吉繼承。永初三年，張吉死，他沒有兒子，因此取消封國。從昭帝封安世，到張吉，傳封國八代，經歷了王莽篡政，這二百年間，沒有受過貶官罷職，受過封土封爵的人沒有能與他張家相比的。

曹襃

曹襃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曹襃字叔通，是魯國薛地人。他的父親曹充，掌握《慶氏禮》，建武中期任博士，跟從皇帝巡視岱宗，制定封禪禮儀，回來後，受詔命商議確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後，曹充向皇帝進言說：“漢又一次受天命，仍有封禪之事，可是禮樂敗壞缺損，不能讓後代效仿。五帝不互相沿襲樂法，三王不相互沿襲禮

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儀，大漢應當自己制定禮制，用來顯示給百世後代。”帝問道：“製禮樂叫什麽？”曹充回答說：“《河圖括地象》說：‘漢代禮樂技藝文學出現。’《尚書琁機鈐》說：‘有帝漢代出現，道德融洽作樂，起名爲予。’”帝認爲不錯，下詔說：“如今姑且改太樂官爲太予樂，唱歌賦詩作曲，以此等待君子。”拜曹充爲侍中。曹充創作章句論辯反駁，於是便有了慶氏學。

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曹褒年少志向專一，很豁達，童年時期就開始繼承曹充的學業，淵博儒雅通達，尤其喜好禮儀之事。常常感嘆朝廷制度没有完備，仰慕叔孫通爲漢制定禮儀，經常不分白天黑夜地鑽研，聚精會神地思索，睡覺時懷抱着筆和記録本，走路則背誦文章，由於心思太過專一，常常忘記該去的是什麽地方。

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敕吏曰：“夫絶人命者，天亦絶之。皋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耎弱，免官歸郡，爲功曹。

曹褒最初被推舉爲孝廉，又遷升爲圉令，用禮儀治理百姓，用恩德轉化習俗。當時别的郡有五名盜賊進入圉境内，被官吏捕捉到，陳留太守馬嚴聽説後非常痛恨這些盜賊，勸説圉縣令殺了他們。曹褒告誡官吏説：“殺人命的人，上天也會殺他。皋陶不給盜賊制定死刑，管仲遇見盜賊而把他們遷升爲公臣。現在聽從太守旨意殺人，是違背天意，順從官府的心意，那懲罰太重了，假如能保全這些人性命而我受到連累，這也是我情願的。”於是官吏没有殺他們。馬嚴上奏説曹褒軟弱，因而他被免官回到薛，擔任功曹。

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琁機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數終，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

後來又被皇帝徵召拜爲博士。正趕上肅宗想要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説：“《河圖》聲言‘赤九昌盛，十世光大，十一世興旺’。《尚書琁機鈐》聲言道：‘遵循堯治理世事的方法，評議制定禮樂，仿照唐的文治。’我是未成器的晚輩，先帝辭世時托給重擔，我怎樣纔能繼承中興，尊崇弘揚祖宗的基業，仁愛賑濟百姓？《帝命驗》説：‘順承堯完成的德澤，題寫五德要求，樹立將起景象。’而且三皇、五帝步驟，好壞快慢不同，何况我愚蠢見識淺薄，没有能力可以擔當得起，雖然想遵從他們可却不知從何開始。每次見到《河圖》、《洛書》，心中便感到慚愧。”曹褒知道肅宗的心意是想要有所作爲，於是便上書説：

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并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説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嘆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咏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説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

“從前聖人受天命而爲王，没有不制定禮樂的，用來彰顯功德。功業完成製作樂，教化完成制定禮，是爲了拯救世俗，達到吉祥，爲百姓能從上天獲得恩澤。如今皇天降福，美好的吉兆都已經出現，製作禮樂的徵兆，比言語還要明顯。應該制定文治制度，定成漢禮，大顯祖宗美好衆多的功德。”奏章被交給太常，太常巢堪認爲一朝大典，不是曹褒所能確定的，於是没有同意。帝知道群臣之間相互制約，很難與他們商議初始之舉，而朝廷禮儀憲法，應該即時制定確立，於是第二年又下詔説：“朕憑不才，繼承祖宗功業。從前，鸞鳥鳳凰多次聚集，麒麟飛龍并至，甘露夜降，好穀滋長，以及朱草之類的事物，史官都記録下來。朕日夜恐懼擔心，上没有什麽彰顯先帝的功績，下没有什麽能够配得上靈物。漢繼承秦朝遺存，禮儀敗壞樂儀殘損，而且因循守舊，不值得借鑒察看，如有知道這方面事情的人，各盡所能幫助朕。”曹褒察看詔書後，對諸生嘆息説：“從前奚斯頌揚魯，考甫咏贊殷。大臣依據禮義彰明君主的功德，竭盡忠心顯示君主的德行，是大臣的美好行爲。當仁不讓，我還有什麽可推辭的呢？”於是又一次上疏，具體陳述禮樂的根本，制定修改的意義。帝拜曹褒爲侍中，跟從皇帝向南巡視，回來後，將此事下交三公，尚未來得及上奏，帝下詔召見玄武司馬班固，詢問修改確定禮制事宜。班固説：“在京師的各位儒生，很多都能講禮制，應該廣泛召集，共同商議得失。”帝説：“諺語説得好，‘在路邊蓋房，三年也蓋不成’。懂禮制的人，名義上是相互争論不定，實際是互相猜疑，以致無從落筆。從前堯作《大章》，有夔一人就足够了。”章和元年正月，帝召曹褒到嘉德門來，命令小黄門帶來班固所上叔孫通的《漢儀》十二篇，囑曹褒説：“這些制度簡略，很多不符合經義，如今應該依據禮制一條條修正，使它們可以施行。你在南宫、東觀盡心盡力編寫製作。”曹褒受命之後，便按次序修訂禮制内容，依據過去的典章，加進《五經》讖記之文，撰寫了從天子到庶人的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一共一百五十篇，寫在二

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尺四寸的簡上。當年十二月奏給皇帝。皇帝藉口衆論難以統一，因而衹管接受，不再讓有司討論。此時正趕上帝崩，和帝即位，曹褒便爲《漢儀》作章句，和帝便以《新禮》二篇放在前面。擢升曹褒爲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來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上書説曹褒擅自制定《漢禮》，破壞搞亂聖人之術，應該加以刑罰懲處。和帝雖然扣住奏書不發，但《漢禮》也因此没有實行。

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内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踴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奸殘，澍雨數降。其秋大孰，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

曹褒擔任射聲校尉時，營房裏有一百多口棺材停放在那裏没下葬，曹褒親自巡視，并問其中的原因。吏回答説："這些多數是建武以來没有後代的人，因而得不到掩埋。"曹褒十分悲傷，爲他們購買空地，將無人管者全部埋葬，并設祭壇進行祭祀。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當時疾病、瘟疫流行，曹褒巡視有病之人，爲他們購醫買藥，料理病人提供稠粥，許多人因受到他的救濟而活了下來。七年，出任河内太守。當時春夏大旱，糧食越來越貴。曹褒到任，便精簡官吏合并職官，辭退奸邪凶殘之人，及時雨降下多次。這年秋天糧食大豐收，百姓家給人足，流離失所的人全都回來了。後來因上報災害不確實獲罪而被免職。不久又被徵召，再次遷升，又任侍中。

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曹褒知識廣博熟知歷史，成爲學者宗師。十四年，死在任上。他曾作《通義》十二篇，演義經史及雜論一百二十篇，又爲《禮記》作傳四十九篇，教授學生一千多人，慶氏學遂流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采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采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嘆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絶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

論曰：漢初天下剛剛安定，朝廷制度没有明文確定，叔孫通采用經傳有關内容，參考秦朝法律，雖然適應當時的情况，對敗壞凋敝的現狀有所幫助，但是缺少很多先王的禮容法則，所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等人，心懷不滿感慨萬千没個完。采用文帝、宣帝的深謀遠慮，却最終没有采用賈誼等人的建議，因此知道從燕地來觀下葬孔子，是有不完備之處。孝章長言前王，日夜想着有所作爲，特命令司禮之臣，制定國家憲法，這是美好盛德的事情啊。可是功業在意料之外斷絶，評議排擠不同意見的人，使制禮儀之事

《咸》、《莖》異調，中都殊絶。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皋、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不再繼續了。三王不相互沿襲禮制，五帝不相互繼承樂制，因此《咸》、《莖》不同旋律，中都禮樂斷絶。何況時過境遷，物換星移，制定法則却不能隨其變化，品評法度不足以確定其好壞，這本來是君主應當有所興革的。況且樂不是夔、襄所專擅，而新樂不斷興起，律制在皋、蘇之後凋落，而律令制度多變，修改補充從前的文獻，有什麽可猜疑的呢？禮呀禮，怎麽這麽難確定啊！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鄭崇，在哀帝時爲尚書僕射。鄭玄年少時任鄉嗇夫，等到休息回家後，常常到學官那裏，不喜歡當官吏，父親多次對此生氣，却仍不能制止他。鄭玄於是到太學去學習，在京兆第五元先門下做學生，開始掌握《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跟從東郡張恭祖學習《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他認爲山東没有值得再請教的人，便向西入關，通過涿郡盧植，做扶風馬融的學生。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馬融有門徒四百餘人，學問精深的有五十多個。馬融平常很傲慢尊貴，鄭玄在他的門下三年，竟没有見過馬融一面，而是讓自己的高材生傳授鄭玄學業。鄭玄日夜苦讀，從未感到疲倦過。有一次遇上馬融召集各位門生討論圖讖緯書，聽説鄭玄善於計算，便召他到樓上相見，鄭玄於是趁機請教一些他有疑問的問題，問完後便告辭回家。馬融嘆息着對門人説："鄭生如今離去，我的學術也就東傳。"

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癈疾》；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癈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

鄭玄獨自游學，十多年纔回鄉里。家中貧困，他在東萊租種别人田地，而跟隨他的學生已有數百上千人。到黨争之禍發生時，他與同郡孫嵩等四十多人都被勒令禁止做官，不再啓用，於是便隱居在家研究經書學業，閉門不出。當時任城何休喜好《公羊》學，於是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癈疾》；鄭玄便闡發《墨守》，針砭《膏肓》，興舉《癈疾》。何休見到後感嘆説："康成進入我的家，拿着我的矛來討伐我啊！"最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争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賈逵等人争論古今文經學，後來馬融回答北地太守劉瓌及鄭玄回答何休，義理有據且通達深奥，從此古文之學開始昌盛。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靈帝末年，黨争帶來的禁錮放鬆了，大將軍何進聽説鄭玄很有才能便請他出來做官。州郡的官員因爲何進是有權勢的外戚，不敢違背他的心意，便逼迫威脅鄭玄，鄭玄不得已而來到何進府。何進爲他設置矮桌拐杖，待遇很優厚。鄭玄不接受朝廷的服飾，而是穿戴着普通文人的衣服接受引見。然後第二天就逃走了。當時鄭玄六十歲，河内弟子趙商等幾千人從遠方來到鄭玄門下。後將軍袁隗上表請封他爲侍中，鄭玄藉口父親去世而没有接受。國相孔融非常敬重鄭玄，急急忙忙拖着鞋登門拜訪。他告訴高密縣令給鄭玄單獨建立一個鄉，他説："從前齊設置'士鄉'，越有'君子軍'，都是爲了推崇賢才的意思。鄭君好學，確實懷有光明的德行。從前太史公、廷尉吴公、謁者僕射鄧公，都是漢代名臣。另外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隱藏起光芒，世人都稱贊他們的高義，都稱他們爲公。如此，那麽公是仁義道德的稱尊號，不需要再三擔任大夫之職。現在鄭君的鄉應該叫做'鄭公鄉'。從前東海于公僅有一種名節，還有人告誡他的同鄉加大于公家的大門，况且是鄭公這樣的德望，却没有可以四馬并行的路！應該擴大府門和道路，使之可以容納高大的馬車，稱爲'通德門'。"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黄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蓺》，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娱朝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們推舉鄭玄爲趙相，由於道路阻斷而没有到任。正趕上黄巾軍進攻青部，於是便躲避到徐州，徐州牧陶謙按照師友的禮節接待了他。建安元年，鄭玄從徐州回高密，路遇黄巾軍數萬人，他們見到鄭玄都對他行禮，相互説定不許進入高密縣境内。鄭玄後來曾得重病，自己很擔心，他寫信告誡兒子益恩説："我家從前很貧窮，我不被父母及諸位弟弟所寬容，辭去貧賤的小官職，到周、秦的都城去游學，來往於幽、并、兖、豫地區，得以覲見在位的顯貴，隱居的大儒，對我滿意的人我都跟從并表示敬佩，從他們那裏有所收益。於是廣泛考證《六蓺》，泛泛地瀏覽傳記，時常觀察讖緯圖籙中深

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奥的事理。四十歲過後，便回來供養父母，租田地播種，以此愉快地度日。趕上宦官專政，受到黨禍牽連，被禁止做官十四年，而後承蒙大赦，被推舉爲賢良方正有道之人，受到大將軍三司府的召請。朝廷一再召請，同在名册名次并列的人早就成爲了宰相。這些公卿，具有善德和高尚操守，完全可以擔任王臣，因此應該受到重用。我自己考慮，無意擔任這些，衹思念闡述先聖的初始之意，想調整不一致的思想百家，也大概可以竭盡我的才能，因此不聽從官府任職的命令。由於黄巾軍爲害，我四處漂泊，重又回到故鄉。到今年我已七十歲了。平素衰敗零落，常常有失誤，根據禮制典章，符合將家事傳給後代。如今我告訴你我老了，將家事交給你負責，我將要安閑地修養性情，深思以完成我的事業。既然不是做王臣的命，安慰親族的憂慮，察看致禮祖先的墳墓，觀賞自然之物，何不扶杖出門呢！家中無論大事小事，你全部承擔。你孤單一人，竟也没有同胞兄弟相互依靠。還是努力尋求君子之道，仔細鑽研不要放棄，恭敬謹慎地對待禮儀細節，接近有德之人。顯赫的榮譽靠同僚親友成就，道德操行靠自己的意志樹立。如果追求聲名，也使生身父母有榮耀，可要深思啊！可要深思啊！我雖然没有做官的心意，却有辭官不做的高義。我對自己論贊成就感到高興，大概可以不使後人感到羞愧了。不很重要的感到不滿意的衹是亡故親人的墳地没有修成，所愛好的書籍都腐蝕敗壞，不能够在講學習禮之處修定，傳給好學之人。太陽西落天色將晚，難道還可以再去考慮嗎？如今家境不如從前，你要勤奮工作不誤農時，不要擔心飢寒之事。微薄的飲食衣服，節省二者，可以使我少有遺憾。如果忘記没有記住，也已經過去了！”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俊，并有才説，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

當時大將軍袁紹統兵冀州，派使者邀請鄭玄，大宴賓客，鄭玄最後纔到，便請到上座。鄭玄身高八尺，能喝一斛酒，眉目清秀，儀容温和高大。袁紹的客人中有許多豪爽俊傑之士，并且很有口才。他們見鄭玄是個儒生，不認爲他是個學識淵博的人，競相設置奇異的問題，百家交替

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提問。鄭玄依次辯論答對，都出乎問者的意料之外，都是他們聞所未聞的，他們全都驚嘆佩服。當時汝南應劭也歸順袁紹，自我誇贊說：“從前的太山太守應中遠，做您的學生怎麽樣?”鄭玄笑着説：“仲尼之門考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回、賜等人不自稱官職。”應劭臉上帶有慚愧之色。袁紹於是推舉鄭玄爲茂才，上表推薦他爲左中郎將，鄭玄都没有接受。朝廷徵召他任大司農，贈給他安車一輛，他所經過的地方官吏要親自迎送。鄭玄便藉口有病自己請求回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五年春，鄭玄夢見孔子對他說：“起來，起來，今年太歲星在辰位，明年在巳位。”醒來以後，用讖緯進行核對，得知性命到了終結之時，不久便生病。當時袁紹與曹操在官度相互對抗，袁紹命他的兒子袁譚派人逼迫鄭玄跟隨軍隊。鄭玄不得已，帶病來到元城縣，病重不能前進，當年六月去世，年七十四歲。按他的遺囑將他薄葬。從郡守以下曾經做過他的弟子的，穿着喪服趕來參加葬禮的有一千多人。

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鄭玄的門人共同撰寫鄭玄回答諸位弟子關於《五經》的提問，依據《論語》作《鄭志》八篇。鄭玄共注釋《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共一百多萬字。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并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黄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鄭玄注重文辭訓釋，學識廣博之人很看不起他的繁瑣。至於經傳的廣博熟悉，被人們稱爲純粹的儒者，齊魯地區都以他爲宗師。鄭玄的門人山陽郗慮官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在當時很有名望。又有樂安國淵、任嘏，當時都還是兒童，鄭玄稱國淵是國器，任嘏有道德，還有其他許多他鑒别提拔的，這些人後來都與鄭玄判斷的相同。鄭玄衹有一個兒子益恩，孔融在北海時，推舉他爲孝廉；到孔融被黄巾軍包圍，益恩往救危難身亡。他有個遺腹子，鄭玄因爲他手掌中的紋路像自己的，於是便給他起名叫

"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蓺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説，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并專以鄭氏家法云。

論曰：自從秦朝焚毀《六經》，聖人文章泯滅。漢朝建立，各位儒生修定許多藝文；到了東京時期，學者們也自成一家。而墨守舊説的人，固執自己所奉行的見解，各種説法紛紜雜出，互相之間偏激且背離常理，於是使得經學有許多家，每家又有多種説法，章句有的多達一百多萬字，學習的人辛勞却没有什麽效果，後來之人疑惑而不知誰是正確的。鄭玄囊括大典，彙集衆派學説，刪除繁瑣及錯誤的内容，改正刊登遺漏失誤之處，從此學習者稍微知道該學什麽。祖父豫章君每次研究先儒的經義訓釋，認爲鄭玄的見解是比較好的，常常認爲即使是仲尼的門徒也不能超過鄭玄。至於他傳授學生門徒，則祇采取鄭氏的學説。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伯仁先歸，厘我國祭。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

贊曰：富平的開端，繼承了家傳。伯仁先歸附朝廷，修整我國的祭禮。鄭玄括定不同的義理，曹褒修定殘缺的禮制。孔門的著作開始明確，而漢的典章却中止了。



後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鄭范陳賈張傳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年少時學習《公羊春秋》。晚年喜好《左氏傳》，便集中精力認真研究思考，領會其中的宗旨，一同學習《左氏傳》的人都向他學習。天鳳中，帶領門人跟從劉歆聽他講解匡正《左氏傳》的大義，劉歆贊賞鄭興的才氣，讓他撰寫條例、章句、傳詁以及校訂《三統歷》。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争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盗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争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决矣。"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凉、益三州，還拜凉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

劉玄被立爲皇帝時，讓司直李松執行丞相的工作，先行進入長安，李松派鄭興做長史，令他回去迎接劉玄遷都。劉玄手下的各位將領都是山東人，都勸劉玄留在洛陽。鄭興勸説劉玄説："陛下是從荆楚起家，權力政治尚未得到實施，朝廷一建年號，山西各路英雄豪傑便争相起兵討伐王莽，打開城關到郊外迎接陛下，是爲什麽呢？這是因爲天下之人共同遭受王莽暴虐政治的痛苦，而思念高祖從前的恩德。如今很久不去安撫他們，我怕百姓變心，盗賊重又興起呀。《春秋》記'齊小白入齊'，不稱他爲侯，是因爲他還没有朝拜祖廟的原因。現在議論的人想要先鎮壓赤眉軍而後入關，這是不知道根本而争執末節，這樣會導致國家的鎮守轉移到函谷，雖然留在洛陽，哪裏能够安心呢？"劉玄説："朕决定向西去。"劉玄拜鄭興爲諫議大夫，派他去安撫關西及朔方、凉、益三州，回來後拜凉州刺史。正趕上天水有人反叛，進攻殺死郡守，鄭興受連累被免官。

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

當時赤眉軍入關，東邊道路不能通行，鄭興

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耻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説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閒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便向西投奔隗囂，隗囂謙虛地以禮相待相請，而鄭興覺得屈居隗囂處是一種耻辱，便推説有病不出。隗囂很傲慢且粉飾自己，常常把自己比作是西伯再現，且與諸將商議要自立爲王。鄭興聽説後勸説隗囂説："《春秋傳》説：'嘴不説忠信之類的話是嚚，耳不聽五聲的和諧是聾。'不久前諸將集會，莫非不説忠信之言；大將軍聽到後，難道迎合它們而不審察？從前文王承受厚德的開端，再加上聰明聖賢，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尚且還做殷的大臣。到了武王繼位，八百諸侯未曾商議却會集在一起，都説'可以伐紂了'，武王因爲不知上天的意旨，撤回兵馬以等待時機。高祖征伐多年，仍以沛公名義率領軍隊。如今你的德行雖然賢明，却歷來没有像宗周那樣的福分，雖然威信武略大振，却没有高祖那樣的功德，却想要進行行不通的事，自找災禍，恐怕不行吧？希望將軍仔細想想。"隗囂最終没有稱王。後來隗囂便大肆設立職位，以此尊崇抬高自己。鄭興又制止他説："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都是稱王的人使用的，不是做大臣所應當設置的。孔子説：'惟有車服和名號，不可以給一般人。'不可以給别人，别人也不可以從那裏得到。對實際没什麽好處，却對名聲有損害，這不是您的意思吧。"隗囂覺得不好辦便停止設官職。

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

到隗囂派兒子隗恂入朝侍奉皇帝，即將出發時，鄭興通過隗恂向隗囂請求回家埋葬父母，隗囂不同意并給他搬了家，增加他的俸禄和待遇。鄭興到隗囂府去見他，説："昔日遭遇赤眉之亂，因爲我與將軍曾是舊日同僚，所以纔敢來投奔將軍。幸虧受到將軍搭救，纔又得以保全性命。鄭興聽説事奉父母的道義，活着的時候依照禮義侍奉他們，死後依據禮制埋葬他們，依據禮制祭祀他們，遵循禮制侍奉，不敢出現差錯。如今因爲父母没有埋葬，我乞求允許回去埋葬他們，如果用增加俸禄轉移住所，中途讓我停留，這是用親人做誘餌，是非常的無禮。將軍怎會用這種方法！"隗囂説："難道我不值得你留下嗎？"鄭興説："將軍占據七郡之地，擁有羌胡衆多的軍隊，以此擁戴當今朝廷，没有比這更厚的恩德，没有

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辨裝，遂令興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

比這更重的威望。停留則是負有特殊使命的使臣，入朝必是舉足輕重的大臣。鄭興，是追從凡俗的人，不敢深居隱退，靠將軍求上進，不愁不達目的，靠將軍求入朝，何愁得不到親近，這是鄭興不迎合將軍的原因。鄭興已經爲了父母的原因請求離去，不能不走，我願留下妻子孩子單獨回去埋葬父母，將軍又有什麽可猜疑的呢？”隗囂說：“十分幸運。”他催促手下人爲鄭興辦理行裝，命鄭興同妻子孩子一同東去。當時是建武六年。

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悦《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悦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

侍御史杜林從前與鄭興同住在隴右，他推薦鄭興說：“我瞭解河南鄭興，遵守禮義很堅决，非常愛好《詩》《書》，愛好古史學識廣博，對惑亂不受影響，真有公孫僑、觀射父那樣的德行，適於在陛下左右侍奉，主管機密事務。從前張仲在周朝，用音樂敬獻給宣王，因而詩人都很高興。希望陛下稍微留心觀察，能使鄭興爲陛下助微薄之力。”於是鄭興被徵召爲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

> 《春秋》以天反時爲灾，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灾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灾，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灾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

第二年三月終，發生日食。鄭興因此上奏疏說：

> 《春秋》以自然寒暑節氣失序爲災，大地以動植物失去本性爲妖，人以違反道德爲亂，亂則會産生妖和災。近幾年來，上天的責怪及災禍接連出現，想來大概是辦事人工作有許多失誤的原因。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第一天，出現日食”。傳說：“日過分而未至，日、月、星出現災禍，於是百官穿素服，國君不舉行盛宴，避開一段時間，音樂使用鼓樂，用繒帛祭祀土地神，史官使用責怪自己的詞語。”今年夏初，純一的陽氣占主導，陰氣没有運作，因而造成的災難更重。國家没有好的政治，那麽責怪就會來自日月，災變責怪來到，不能不小心謹慎，其中最重要的是順應人心，選擇合適的人安排在適當的職位上。堯明知鯀不可用却使用他的原因，是委屈自己的明德，順應人民的心意。齊桓公回國執政後封管仲爲丞相，晉文公回國後任命郤縠的原因，是不偏愛自己的私人好友，而是選擇合適的人安排

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晋，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

在適當的位置上。如今公卿大夫有許多推舉漁陽太守郭伋可以任大司空之職，然而却不及時確定下來，引起四處流言蜚語，都説“朝廷想任用有功之臣”，功臣如被任用那麽適當的人用在適當的位職就出問題了。希望陛下向上學習唐、虞，向下觀看齊、晋之事，以此完成委屈自己以順從衆人的功德，以成就群臣謙讓好善的功勞。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灾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群下之策。

日月交織在一起，日期應該在月初，可近年來的日食，每次多發生在月末。以前符合這一規則，都是因爲月亮運行快的原因。太陽象徵君王而月亮象徵大臣，國君高亢急速則大臣急促緊迫，因此運行得快。今年正月多次降霜，自那時以來，天氣寒冷的日子很多，這也是急促過失的懲罰。上天對於賢良聖明的君王，猶如慈父對待孝子，叮嘱申説告誡，想要他糾正反常的政治，因此災異變故多次出現，這是國家的福氣。如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恐急促，應該留意思考以柔取勝的政治，注意《洪範》之法，廣泛地采納衆多的謀略，聽從群臣的計策。

書奏，多有所納。

書奏上去後，有許多意見被皇帝采納。

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帝曾經向鄭興詢問郊祀之事，説：“我想用讖緯來推斷，怎麽樣?”鄭興回答説：“我不研究讖緯。”帝發怒説：“你不研究讖緯，難道認爲它不對嗎?”鄭興惶恐地説：“我有些書没有學習過，并不是認爲它們是不正確的。”帝這纔息怒。鄭興多次談論政治事務，依據經義，文章温文爾雅，但是因爲不熟悉讖緯的原因不能被任用。

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吴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

九年，鄭興被派到津鄉去監督征南、積弩營，正遇上征南將軍岑彭被刺客殺害，鄭興便率領他的軍隊，與大司馬吴漢一同進攻公孫述。公孫述死後，帝詔令鄭興留守屯兵成都。不久，侍御史舉報鄭興奉命出使時私買奴婢，因而被降爲蓮勺令。當時是喪亂之後，郡縣殘破荒蕪，鄭興正要建築内城外城，修定禮儀來教化當地之人，正遇上因事被免官。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

鄭興愛好古文之學，尤其瞭解《左氏》、《周官》，擅長曆法術數，從杜林、桓譚、衛宏這些

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人以下，没有不吸收他的見解的。世上研究《左氏》的人有很多都以鄭興爲祖師，而賈逵自己繼承傳播他父親的學業，因此有鄭、賈學派。鄭興離開蓮勺，後來便不再任官，在閿鄉任教授，三公多次請他做官他都不肯去，最後死在家中。他的兒子叫鄭衆。

鄭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摇，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鄭衆字仲師。十二歲時，向父親學習《左氏春秋》，學習得專心致志，明達《三統曆》，撰寫了《春秋難記條例》，兼通達《易》、《詩》，聞名當世。建武中，皇太子和山陽王劉荆，通過虎賁中郎將梁松用細絹聘請鄭衆，想讓他任通義，可出入宫中。鄭衆對梁松説："太子是儲君，没有與外人交結的禮義，漢有從前制定的防備措施，藩王不應該私下與賓客交往。"便推辭没有接受。梁松又暗示鄭衆這是"上司的意思，不可以違背"。鄭衆説："違反禁令觸犯刑律獲罪，不如堅守正義而死。"太子和劉荆聽説後認爲他是個奇特的人，便也不强迫他。等到梁氏出了事，有許多賓客受到牽連，惟有鄭衆没有遇到麻煩。

永平初年，鄭衆被司空府徵辟，以明經任給事中，再遷升至越騎司馬，又留下任給事中之職。此時北匈奴派使者來請求和親。八年，顯宗派遣鄭衆持符節出使匈奴。鄭衆到了北匈奴，匈奴想讓他下拜，鄭衆毫不屈服。單于大怒，派兵包圍鄭衆的住地不許他們出入，也不供給他們飲水和取暖生火的用具，想威脅使鄭衆屈服。鄭衆拔刀發誓不屈服，單于怕鄭衆自殺，便停止威脅，重新派使者跟隨鄭衆回到京城。朝廷商議想再次派使者回報單于，鄭衆上疏勸説道："臣聽説北單于之所以要向漢派使者，是想要分離南單于的部下，堅定三十六國的決心。又宣揚與漢和親，向鄰近的敵國誇耀，使西域想歸順漢的人窘迫疑惑，留戀本土的人不再向往中原之國。漢使者一到，他們便傲慢且充滿自信。如果再派使者去，他們必然自認爲計謀得逞，那些勸單于歸順漢的大臣們不敢再説話。如果這樣，南匈奴就會動摇歸漢的決心，烏桓會産生背叛的心思。南單于長久居住在漢地區，完全瞭解知道地形及控制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争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情況，一旦他們背叛漢朝廷，馬上就會形成邊境的禍害。如今幸好有度遼將軍的軍隊威震北部邊疆，因而雖然我們不派使者去，北單于也不敢背叛而成爲禍害。”帝没有聽從，又派鄭衆出使。鄭衆藉此表明自己的意見説：“我上次奉命出使不向匈奴下拜，單于十分憤恨，因此派兵包圍我。如今我又奉命而來，他必然要欺凌刁難我。我實在不忍心持着大漢的符節對着匈奴下拜。如果匈奴能使我屈服，將會損害大漢强大的名譽。”帝不聽從，鄭衆不得已，便出發了，在路上他接連上書與帝堅持力争。帝下詔書狠狠地責怪他，把他追回來交給廷尉處理，正趕上大赦，便讓他回家去了。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争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

此後帝見到從匈奴那裏來的人，詢問鄭衆與單于争執禮儀的情況，他們都説匈奴中傳説鄭衆意志氣概雄壯勇武，即使是蘇武也不過如此。於是再次召鄭衆爲軍司馬，派他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攻打車師。到敦煌，拜鄭衆爲中郎將，出使護衛西域。正趕上匈奴威脅車師，包圍戊己校尉，鄭衆發兵救援他們。帝又遷升鄭衆爲武威太守，他謹慎地整頓加强邊防，匈奴不敢侵犯。鄭衆被遷升爲左馮翊，在執政方面很有成績。

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

建初六年，鄭衆代替鄧彪爲大司農。當時肅宗正在與大臣商議恢復鹽鐵官，鄭衆勸諫説不行。帝多次下詔書狠狠地責怪他，直至被彈劾，鄭衆堅持不改變。帝仍不聽從。鄭衆在位期間以清正廉潔著稱。此後奉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死在任職期間。

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厩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争。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鄭衆的兒子安世，也繼承家傳學業，爲長樂、未央厩令。延光年間，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同認真商議勸説争執。到順帝即位時，安世已死，順帝追賜錢財給他，封他的兒子鄭亮爲郎。鄭衆的曾孫公業另有傳記。

范升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少年時失去父親，依靠居住在母親的娘家。九歲時通曉《論語》、《孝經》，到了長大以後，學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年輕人。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悦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鶩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王莽的大司空王邑辟范升爲議曹史。當時王莽頻繁調發兵役，多次徵收賦税，范升便奏記王邑説：“范升聽説孩子以無人在他的父母面前批評他爲孝，臣以下邊的人不批評他的君王爲忠。如今衆人都稱説朝廷聖明，都説公正賢明。大概賢明的意思是没有見不到的，賢明的意思是没有聽不到的。如今天下之事，像太陽月亮那樣明亮，像雷鳴那樣震天動地，可朝廷却説見不到，您却説聽不見，那麽百姓向哪裏去呼唤蒼天呢？您認爲這種現狀是對的而不説，那麽過失是小的；如果知道不對却順從命令，那麽過失就大了。二者對您來説都不可以避免，所以天下之人都把怨恨歸在您的身上是應該的。朝廷把遠方不服從漢的人放在考慮的第一位，范升把身邊的人不喜歡我當成最大的憂慮。如今的行動與時機相違背，做事與天道相反，走在翻過車的車道上，戒備警惕地跟在失敗的事情後面，後出現的更加怪異，晚發生的更加可怕罷了。如今正是春季，一年的開始，可是動不動就調發遥遠的勞役，糧菜不足，田地荒蕪得不到耕種，糧食的價錢飛漲，一斛達數千錢，吏民陷在水深火熱之中，不再是國家的吏民。如此，那麽胡、貊守關，青、徐的賊寇將在宫中了。我有一句話，可以解除天下人的疾苦，免去百姓的急難，但不能用書信傳達，希望能得到引見，全部陳述我的想法。”王邑雖然認爲他的話是對的，但最終没有接受。范升藉口有病請求辭官回家，王邑不同意，命他乘傳車出使上黨。范升於是與漢兵相遇，便留下不再回王邑處。

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宫，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并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顔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建武二年，光武帝徵召范升到懷宫來，拜他爲議郎，遷升爲博士，范升上疏辭讓説：“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吕羌一起修訂《梁丘易》。此二臣都已年事很高，深明經學，可我却不及時退下來，與梁恭同位，深知吕羌的學術，又不能推薦，心中慚愧有負於二老，没臉面見世人。陳説却不去做，知道却不説，不能開口去做别人的師長，我願意辭讓博士的職位以迴避梁恭、吕羌。”帝不答應，然而從此重視他們二人，多次下詔引見他們，每次有重大的事宜商議，便常常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并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

問他們。

當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想要爲《費氏易》、《左氏春秋》設立博士，帝下詔讓人商議。四年正月，帝在雲臺見公卿、大夫、博士。帝說："范博士可以上前來發表意見。"范升起身回答說："《左氏》不祖述孔子，而且是出自丘明之手，如果是師徒相傳，却又沒有這方面的人，況且不是先帝遺存下來的，沒有理由可以立博士。"於是范升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人相互辯論，到中午纔停。范升退朝後又上書說："我聽說國君不繼承古訓，無法承受天命；大臣不遵循舊的典制，無法侍奉國君。陛下憐惜學術衰微缺損，在經學方面費心勞力，願意保存廣泛的學說，因此各種奇談怪論競相進獻。近來有司請求設置《京氏易》博士，諸位辦事人員，都沒有什麽能依據糾正的。《京氏》博士已經設立，《費氏》一派便有意見，《左氏春秋》又同他們攀比，也希望能得到設置。《京》、《費》學已經流行，其次又要恢復《高氏》博士，《春秋》一派，又有《騶》、《夾》兩家。如果讓《左氏》、《費氏》得以設置博士，《高氏》、《騶》、《夾》三家，還有《五經》其他的不同派别，都又要求設立博士，各執己見，相互不同相互紛爭。聽從他們則會失道，不聽從他們則會失去人才，恐怕陛下將會聽得太多以至於聽累了。孔子說：'博而後約，不會違背道。'如果學而不精，必然要背離道。顏淵說：'用文章來使我博學，用禮儀來使我簡約。'孔子可以算得上是懂得教人，顏淵可以算得上是善於學。《老子》說：'學習的規律是一天天減損。'損猶如簡約。又說：'棄絶學問學業沒有憂慮。'棄絶的是無根底之學。如今《費》、《左》二種學業，沒有祖師，反而有很多相反相異的地方，先帝在世時，對此有所懷疑，因此《京氏》雖然設立博士，但不久又被廢除。有疑問的道理不可遵從，有疑問的事情不可以去做。《詩》《書》之作，時間已經很久了。孔子尚且周游列國四處觀察，直至知天命，從衛國回到魯國，便修正《雅》、《頌》。如今陛下剛剛領導天下，法律制度沒有確定，雖然設立學官，但沒有

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録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學生，《詩》《書》不去研究，禮樂不去修訂，却上奏設立《左》、《費》博士，這不是緊急的事。孔子説：'捨棄不合正統的東西，它的危害便没有了。'傳説：'聽到可疑的便傳可疑的，聽到可信的便傳可信的，因此堯舜之道得以保存。'希望陛下懷疑先帝所懷疑的，相信先帝所相信的，以表示返回事情本來的樣子，表明自己不獨斷專行。天下的事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是因爲不是出自一個本源。《易》説：'天下的行動，正確的是在於一致。'又説：'匡正它的根本，萬事得到治理。'《五經》的根本始自孔子，我現在恭敬地奉上《左氏》失誤之處共十四條。"當時辯論者藉口太史公多處引用《左氏傳》，范升又奉上太史公違背《五經》，錯誤理解孔子言論及《左氏春秋》不可録用之處共三十一條。帝下詔將這些交給博士們。

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後來范升被他所休掉的妻子告了一狀，被關入監獄，出來後回歸故里。永平中，任聊城令，因受到牽連被免官，死在家裏。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别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猒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親陳欽，研習《左氏春秋》，爲黎陽賈護做事，與劉歆同時期但另有所承於名家。王莽跟從陳欽學習《左氏》學業，封陳欽爲猒難將軍。陳元年少時繼承父親的學業，并爲他做訓釋，竭盡全部精力思慮，甚至於不與鄉里人相交往。繼承父親郎的職務。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建武初年，陳元與桓譚、杜林、鄭興共同被認爲是學者的宗師。當時商議想要設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上書認爲《左氏》之學膚淺不重要，不應該設立博士。陳元聽説此事，便上朝上書説：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經蓺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并用，深切地憐惜經學出現的謬誤雜亂，真假交錯混亂，每次上朝，便邀請群臣講解討論聖人之道。知道丘明十分賢德，親身接受孔子的傳授，而《公羊》、《穀梁》衹是在後世傳聞，因此下詔立《左氏》博士，廣泛地詢問可以不可以，表示不獨斷專行，聽取群臣的見解。如

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今議論者沉溺在他們所習慣的事物中，欣賞保守從前所得到的學業，頑固地堅持空虛言語所傳授的辭句，以此非難親眼所見事實的學説。《左氏》之學孤立没有人贊同，所以便被不同派别所覆冒。那最好的音樂不合一般人的欣賞水平，因而伯牙弄斷琴弦；最好的寶物不同於一般人的喜好，因而卞和眼中哭出血來。仲尼聖賢明德，但不被世人所容納接受，何況是在竹簡絲帛上記録的剩餘的文字，它們被雷同者所排斥，本來就是應該的。如果不是陛下非常聖明，誰能察覺到這些呢！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脱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并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采孔子拜下之

臣陳元私下見到博士范升等人所商議上奏説《左氏春秋》不可以設立博士，以及太史公違背《五經》等共四十五條。照范升等人所説，前後相互違背之處，都是斷取小段文章，輕慢責備之辭，用年數有小的誤差，積累起來説成是巨大的失誤，遺失脱落細微之處，説成是大錯誤，挑出小的瑕疵污點，掩蓋它的弘大美好，正所謂是“小的詭辯破壞言辭，小的言辭破壞道義”的情況。范升等人又説：“先帝不把《左氏》作爲經，因而不設立博士，後世君主應該沿襲。”我認爲如果先帝所做的事而後世的君主也一定要做的話，那麽盤庚不應當遷都到殷，周公不應當營建洛邑，陛下不應當建都山東了。從前，孝武皇帝愛好《公羊》之學，衛太子喜好《穀梁》之學，帝下詔命太子學習《公羊》之學，不能學《穀梁》之學。孝宣皇帝在世時，聽説衛太子喜好《穀梁》之學，於是單獨學習它。到即位時，在石渠閣進行辯論而使《穀梁氏》之學興起，至今與《公羊》之學并存。這是先帝後帝各有所樹立，不一定要相互因襲。孔子説，美好，儉約，我順從衆人；至於升階然後纔下拜，我不能順從。眼力好的人有獨特的視覺，不會被朱色紫色迷惑而分不出二者，聽力好的人有獨特的聽覺，不會搞錯清音濁音，因此離朱不被靈巧奪目的東西移動目光，師曠不被新的

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

樂曲蒙蔽住聽覺鑒别力。如今戰事較少，戰爭平息，留意思考聖人的經典，關注儒學雅士，采納孔子不願先升階後下拜的禮義，完成深厚聖明的獨特見解的宗旨，分清白與黑，設立《左氏》博士，解釋先聖積聚的癥結，清除學者們累積的疑惑，使基業流傳萬世，後來之人不再疑惑，那麼天下真是十分幸運。

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臣陳元愚昧粗鄙，曾得到先師的傳授。如果能以平民的身份被您召見，俯在朝廷之上，誦讀孔氏的正道，按條分述丘明過去的冤屈；如果言辭不符合經義，事實没有古史爲證，我便退下去接受嚴厲的處置，即便是死的那天，也當作是出生之日。

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奏書呈上之後，帝將它交給群臣商議，范升又與陳元相互論辯，共上朝廷爭論了十多次。帝最終設立《左氏》學官，太常挑選了四位博士，陳元名列第一。帝因陳元新近進行了憤怒的爭論，於是便取用名列第二的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位儒生因爲《左氏》立學官之事，議論紛紛，從公卿以下的官員，多次在朝廷上爭論這件事。正趕上李封生病去世，於是《左氏》學官又被廢除。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昊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

陳元憑着才學很高而著名，被司空李通徵辟入府做事。當時大司農江馮上言，認爲應當命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此事移交三府。陳元上奏議說："我聽説向大臣學習的人可以稱帝，將大臣當作賓客的人可以稱霸。因此武王把太公當作老師，齊桓讓夷吾爲仲父。孔子說：'百官把自己判斷彙集到冢宰那裏。'近前的則有高帝對相國在禮節方面的優待，太宗假以丞相權力。到了建立新朝的王莽時期，正遇上漢中道衰落，專横地把持朝政，竊取天下，衹相信自己，因而不相信群臣。奪取三公輔臣的職務，削損宰相的威信，把刺探舉報當作正大光明，把揭人短處當作正直。甚至於奴婢告主人的密，子弟背叛他們的父親兄長，法網嚴密律令森嚴，大臣們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却不能禁止董忠的陰謀，自身遭受殺戮。所以君王的禍患在於自我驕傲，不在於驕横

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

的臣下；失誤在於太自信，不在於所任命的人。所以文王有到中午尚未吃飯的辛勞，周公禮賢下士，求才心切，没聽説他們推崇刺探舉報，從事監督審察的事情。如今四處尚存在騷擾，天下尚未一心一意，百姓們都在看着聽着，睁開眼睛竪起耳朵。陛下應當修訂文王武王的聖典，沿襲祖宗遺傳下來的德行，勞動心思禮賢下士，屈尊對待賢士，的確不應該讓您有督察公輔的名聲。”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宣布下達他的奏議。

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李通被罷免後，陳元後來又到司徒歐陽歙府做事，多次陳述當時便宜之事、郊廟的禮儀，帝没有采納。陳元因病免官，年歲也大了，後死於家中。他的兒子叫堅卿，很有文才。

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他的九世祖賈誼，文帝時任梁王太傅。曾祖父賈光任常山太守，是在宣帝時期從二千石自洛陽遷升到常山的。賈逵的父親賈徽，跟從劉歆學習《左氏春秋》，兼學習《國語》、《周官》，又從塗惲那裹學習《古文尚書》，跟從謝曼卿學習《毛詩》，撰寫《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説。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

賈逵全部繼承了他父親的學業，二十歲時便能背誦《左氏傳》及《五經》原文，教授《大夏侯尚書》，雖然研究古文經學，但也兼通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彦五家《穀梁傳》的學説。從兒童時起，常常在太學院中，不通曉人情世故。身高八尺二寸，學者們評論他是：“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格慷慨，多智謀，卓越不尋常而且有大節。尤其通曉《左氏傳》、《國語》，爲這兩部書作《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奏議將《解詁》獻給皇帝。顯宗很重視他的書，令人抄寫後收在藏秘籍的館中。

時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

當時有神雀聚集在宫殿官府，頭上的羽毛五顔六色，帝感到很驚奇，向臨邑侯劉復詢問此事，劉復答不出來，便推薦賈逵，説他見多識廣，於是帝便召見賈逵，詢問此事。賈逵回答説：“從前武王完成父親的功業，有鳳在岐山鳴叫，宣帝的威望使戎狄懷念，神雀聚集，這是胡

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説，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絶，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内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内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仇。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

歸順的徵兆。”帝命蘭臺令爲賈逵準備書寫用具，讓賈逵作《神雀頌》，拜他爲郎，同班固一同審校秘書，并留在帝身邊隨時咨詢。

肅宗即位，對儒家學術很有興趣，特别愛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下詔請賈逵到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講解儒家學術。帝認爲賈逵的學説很好，便讓他找出《左氏傳》的義理比《公羊傳》、《穀梁傳》好的地方。於是賈逵便一條條上奏説：

我認真挑選出《左氏傳》中三十條非常明顯之處，都是有關君臣之間正確的禮義，父子之間的法度。其他與《公羊傳》相同的地方有七八處，有的地方是記載略有出入，但没有什麽大的影響。至於對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這些人，《左氏傳》多强調君臣父子的大義，而《公羊傳》則多偏重於通權達變，他們之間有着明顯的區别，本來就相差很遠，可是冤屈壓抑積蓄太久，無人願意把他們分清楚。

我在永平年間上書説《左氏傳》有許多與圖讖相符合之處，先帝不遺棄我這草野之人，檢省采納了我的説法，抄寫那些傳及訓釋，收藏在秘書館中。建平中，侍中劉歆想設立《左氏》學官，他没有先廣泛論述《左氏》大義，而是輕率地寫信給太常，依仗《左氏傳》大義方面的長處，詆毁挫傷諸位儒生，他們心中不服，一致排斥他。孝哀皇帝重視迎合衆人心意，因此調劉歆出任河内太守。從此攻擊《左氏》，彼此之間結下很深的冤仇。到光武皇帝時期，發揚出獨特見解的聖明，興起設立《左氏》、《穀梁》學官，正趕上這兩家的先師不通曉圖讖，因此使得此二學官中途而廢。凡是用以保存先王之道的，最主要在於使聖上安定使百姓得到治理。如今《左氏傳》尊崇君和父，降低臣和子，强幹弱枝，鼓勵好的戒除壞的，非常英明非常懇切，非常正直非常順理。况且三代制度不同，隨着朝代的情况减少增加，故而先帝廣泛地觀察不同的各學派，對他們各

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

有吸取。《易》有施、孟两家，又立了梁丘一家，《尚書》有歐陽，又有大小夏侯两家，如今三傳之不同也如同這些。再説《五經》各家學派都没有什麼證明圖讖説明劉氏是堯的後代，而惟獨《左氏傳》有明確的文字記載。《五經》各家都説顓頊取代黃帝，而堯不應該是火德。《左氏傳》認爲少昊取代黃帝，即圖讖所説的帝宣。如果使堯不屬火德，那麼漢就不該爲赤德。《左氏傳》所發現闡明之處，的確對漢的典制有許多補充和益處。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蓺》，研機綜微，靡不審核。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陛下通曉天道之神明，建立大聖朝的根本，改變年號匡正曆法，流傳給後代萬世作爲法則，因此數百隻麒麟鳳凰及吉兆多次出現。但陛下仍然早晚謹慎勤勞，情思在《六蓺》中遨游，研究先兆聚合細微事物，没有不確實符合的。如果重新關注被廢的《左氏》之學，大概没有什麼遺失的了。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書呈上去之後，帝嘉獎他，賜給他布五百匹，一套衣服，讓賈逵自己挑選《公羊傳》嚴、顏一派的高材生二十人，教給他們《左氏傳》，送給他們用竹簡及紙抄寫的經傳各一份。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賈逵的母親常常有病，帝想增加賞賜，因校書種類很多，特意將二十萬錢派潁陽侯馬防送給他。帝對馬防説："賈逵母親有病，賈逵與外人没有很廣泛的交往，常常缺乏就會使他像孤竹的兒子餓死在首陽山那樣了。"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賈逵多次爲帝講解《古文尚書》同經傳《爾雅》的訓釋相符合，帝下詔命他撰寫《歐陽尚書》、《大小夏侯尚書》與《古文尚書》相同相異之處。賈逵彙集成三卷，帝認爲很不錯。帝又命他撰寫《齊》、《魯》、《韓詩》同《毛氏傳》的相同相異之處。同時創作《周官解故》。遷升賈逵爲衛士令。八年，帝下詔讓諸儒各自挑選高材生，學習《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從此這四經便流行在世上。帝拜賈逵所挑選的弟子及門生全部爲千乘王國郎，早晚在黃門署學習，學者都高興地羨慕他們。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任賈逵爲左中郎將。

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

八年，又爲侍中，領騎都尉。宫内準備帳幕，兼領秘書近署，非常受重用和信任。

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并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争，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禄，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殁，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户。

賈逵推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便徵召他們，使他們都受到優厚的禮遇。司馬均字少賓，安於貧困愛好學問，隱居教書，不接受朝廷任命。他的信譽忠誠在州里很有名，鄉里人如有計較争執，便都以少賓名義發誓，理屈的人最終不敢發誓。司馬均官位至侍中，以年老有病爲由請求辭官，帝賜給他大夫的俸禄，回歸鄉里。汝郁字叔異，性情仁愛孝順，到父母死後，他便隱居到深山中湖澤邊去了。後來多次升遷至魯相，用仁德進行教化，百姓都稱頌他，流亡在外的人回來了八九千户。

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賈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議論辯難一百多萬字，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共九篇，學者都將他視爲宗師，後世學者稱他爲通儒。不過他不注重小節，當時的人以此來譏諷他，因而當不上大官。永元十三年去世，當時七十二歲。朝廷憐惜他，封他的兩個兒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論曰：鄭興、賈逵的學説，在數百年中通行，於是成爲各儒者的宗師，也不過是白白有這種尊重而已。桓譚因不善於讖緯之學而受到流亡之苦，鄭興靠着謙遜的言辭僅僅免於一死，賈逵能牽强附會讖緯之學，最爲富貴顯赫。當時的君主以此來評論學術，可悲啊！

張霸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他纔幾歲時便懂得孝順禮讓，即使是在出門回來及吃飯喝水這樣的小事情上，也很自然地合乎禮儀，鄉人送他個綽號叫“張曾子”。他七歲時便通曉《春秋》，又想進修其他的經書，父母説“你還小，不行啊”，張霸説“我多學幾次”，故此父母給他起的字是“饒”。

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

後來張霸跟長水校尉樊儵學習《嚴氏公羊春秋》，於是便博覽《五經》。儒生孫林、劉固、段

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著等都很敬重他，各自在他家附近購買房子，以便向他請教。

舉孝廉光禄主事，稍遷，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并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争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張霸被推舉爲孝廉光禄主事，後又有所遷升，永元年中爲會稽太守，上表推薦同郡的隱居之人顧奉、公孫松等人。後來顧奉爲潁川太守，公孫松爲司隸校尉，二人都有好名聲。其他有學業操行的人，都受到重用。郡中之人相互鼓勵立志保有節操，學習經傳之人數以千計，道路之上衹聽到讀書的聲音。

初，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開始，張霸因樊儵删定《嚴氏春秋》後還有許多繁瑣之辭，便削減删定爲二十萬字，改名爲《張氏學》。

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弃我戟，捐我矛，盗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張霸開始到越時，賊兵未散，郡邊界不很安寧，張霸便寫信開價講和，明確資財誠意獎賞，賊兵便棄兵歸順降附，没有花費士兵的力量。兒童歌謡唱道："拋棄我的戟，扔掉我的矛，盗賊全除盡，官吏都休息。"張霸任職三年後，對掾史説："我是從一介書生起家的，任官至一郡之守。不過太陽到正中後就開始偏移，月亮圓滿後就會缺虧。老子説過：'懂得滿足便不會受辱。'"於是便藉口有病辭官。

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敕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長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儒門人追録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後來帝下徵詔，張霸四次遷升官至侍中。當時皇后的兄長虎賁中郎將鄧騭，在朝廷中不僅地位顯赫而且很有權威，聽説了張霸的名聲和操行，想與他結交，張霸遲疑不作回答，衆人笑他不識時務。後來應當成爲退休而有經驗的五更，正趕上得病而死，年七十歲。臨死前告誡他的兒子們説："從前延州出使齊國，他的兒子死在嬴、博之間，於是便在路旁挖坑，把兒子埋葬了。如今蜀道路又艱難遥遠，不適宜回家鄉埋葬，可以就葬在這裏，衹要能埋藏住頭髮牙齒就行了。你們一定要遵我的囑托使我迅速腐朽，以符合我的本心。人生一世，衹該敬畏别人，如果有不好的事加在自己身上，用自己的正直來承受它。"他的兒子們按他的遺囑，把他葬在河南梁縣，并在此處安家。將作大匠翟酺等與各儒者及門徒追録張霸的行迹，給他定謚號爲憲文。他的第二個兒子叫張楷。

張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

張楷字公超，通曉《嚴氏春秋》、《古文尚書》，

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黄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門徒常常有百人之多。賓客們都很敬仰他,從他父親的朋友到飽學儒士,都到他的府上去拜訪。車馬擠滿街道,門徒僕從没有地方停留,黄門及受寵的外戚之家,都在街道旁蓋房子,用來等候過往客人賺他們的錢。張楷對此很痛恨,常常遷走躲避他們。家裏很窮,没有可以用來養家的工作,他常常乘坐驢車到縣城賣藥,到了足够養家糊口時便回到鄉里。司隸推舉他爲茂才,任他爲長陵令,但他却不去赴任。張楷隱居在弘農山中,學習者跟隨而來,他所住的地方形成了市區,後來華陰山南便有了公超市。五府連續多次請他出來做官,推舉他爲賢良方正,他都不接受。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迹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玩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漢安元年,順帝特地下詔告訴河南尹説:"前長陵令張楷在品行上敬慕原憲,在德操上模仿夷、齊,輕視富貴安於貧賤,隱居偏僻山林,志趣高尚堅定,在世俗之衆中出類拔萃。以前連續徵召任命,猶豫没有接受,也許是由於我習慣於對待一般的人,對他這樣的賢士優遇不足,使他感到爲難而没有接受吧?請郡守即時按照禮儀送他上路。"張楷又一次藉口有病而未到任。

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張楷生性喜好道術,能作五里霧。當時關西人裴優也能作三里霧,他自認爲不如張楷,便來向張楷學習,張楷躲避起來不肯見他。桓帝即位後,裴優作霧藉機做壞事,事被發覺後他受到審問,他説他向張楷學習過道術,張楷因此受到牽連被廷尉召來下到獄中,在此兩年中,他一直學習朗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來因爲事情没有證據,被赦免放回家。建和三年,帝下詔用安車及完備的禮儀請他出來做官,他以重病在身爲藉口推辭。年七十歲時死在家中。他的兒子叫張陵。

張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年初上朝賀新年,大將軍梁冀佩劍上朝參見,張陵大聲命令他出去,命羽林軍士、虎賁軍士奪下梁冀的劍。梁冀跪下請罪,張陵不理他,立即彈劾梁冀,請廷尉按罪論處,帝下詔命梁冀以一年的俸禄贖罪,而百官都肅然起敬。

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

以前,梁冀的弟弟不疑任河南尹,推舉張陵爲孝廉。不疑恨張陵彈劾梁冀,便對張陵説:"從前

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我推舉您，恰好用來自我懲罰。"張陵回答説："您不認爲我不賢，錯誤地提拔了我，如今我申明國家法令，以此報答您的恩德。"不疑感到很慚愧。張陵的弟弟叫張玄。

張玄

玄字處虚，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説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黄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縣，報海内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温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虚，非不悦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輪氏，道病終。

張玄字處虚，深沉穩重有才略，因當時戰亂没有出來做官。司空張温多次以禮相請他任職，都没能使他答應。中平二年，張温以車騎將軍的職務出發征討涼州賊兵邊章等，將要出發時，張玄從自己的田邊陋屋來了，穿着粗布衣服戴着枷索，他攔截勸導張温説："天下賊寇像雲那様涌現出來，難道不是因爲黄門常侍没有道義的緣故嗎？我聽説中貴人公卿以下應當在平樂觀爲您送行，您聚集了天下的權威重職，掌握六師的權柄，如果能在酒興時，敲響金鼓，整理行軍陣容，召唤軍正捉拿有罪之人并殺死他們，領兵回去駐扎在都亭，按次序除去中官，解除天下之人如倒挂般的痛苦，爲海内有怨恨的人報仇，然後重用隱居忠正的人士，那麼邊章之徒就像輾轉在手掌上那様很容易制服了。"張温聽到後十分震驚，回答不出來，很長時間後纔對張玄説："處虚，不是我不喜歡你的話，衹是我做不到，怎麼辦？"張玄於是嘆息説："事情做了便是福，不做便是賊。現在我與你永訣了。"説完便舉起毒藥要喝。張温上前抓住他的手説："你對我忠心，我不能采用你的建議，是我的罪過，你何必擔此責任！况且這些話出於你口進入我耳，誰現在能知道！"於是張玄離去，隱居在魯陽山中。到董卓把持朝政，聽説了張玄的事，便徵他爲下屬，又推舉他爲侍御史，張玄都不答應。董卓用兵器相威脅，張玄不得已勉强起身而行，在去輪氏的路上，得病而死。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争禮氈幄。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贊曰：漢中世時的儒家學派，賈逵、鄭興的學術成爲名學。鄭衆以一個使者的力量，敢與匈奴争執禮儀。范升、陳元守衛經籍，義有偏向情况明顯，張霸懂得見好就收的可貴，迴避親戚朋友不與交往。公超善於道術，所住地方成爲市鎮。

後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丁鴻傳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纂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閒。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年少時就學長安，學習《歐陽尚書》，爲博士九江人朱普做事。桓榮貧窮如洗毫無資財，常常爲他人做工用以養活自己，精力充沛，十五年不回故鄉一次。到王莽篡位時纔回來。正趕上朱普去世，桓榮到九江奔喪，背土堆成墳，此後他順便留下來教書，學生門徒有數百人。王莽失敗後，天下大亂。桓榮抱着他的經書同弟子們一起逃到山谷之中躲藏起來，雖然常飢餓困乏却不終止講習討論，後來客居江淮一帶授徒。

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説《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女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

建武十九年，桓榮年六十多歲，開始在大司徒府任職。當時顯宗剛剛被立爲皇太子，選求通曉經籍之人，便提升桓榮的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教太子《尚書》。世祖安閑地詢問何湯的老師是誰，何湯回答説："我的老師是沛國桓榮。"帝隨即召見桓榮，讓他解説《尚書》，十分欣賞他。桓榮被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宮教授太子。每次朝會，帝便讓桓榮在公卿之前陳述經書。帝大加稱贊，説："得到您差點晚了！"正遇上《歐陽》博士缺少，帝想立桓榮爲博士。桓榮叩頭推辭説："我的經術膚淺不深，不如我的同學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弘。"帝説："好，你去請他們吧，你能協調這一官職。"於是拜桓榮爲博士，引見的彭閎、皋弘爲議郎。

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

帝曾親臨太學，正遇上諸位博士在太學前辯論，桓榮披着儒生所特有的衣服，温和謙恭而且寬厚有涵養，分辯説明經義，每次都以禮義謙讓

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宫。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

來説服，而不用話的長短來戰勝别人，在場的儒生没有趕得上他的，帝便加以特别的獎賞。帝又下詔讓諸儒生吹管擊磬演奏《雅》《頌》之樂，天黑纔停。後來桓榮入朝參加宴會，帝下詔賜給諸臣奇特的果子，接受的人都將它揣在懷中，祇有桓榮雙手捧着果子拜謝。帝笑着指着他説："這是真正的儒生啊！"由此更加敬重厚待他，常常讓他在太子宫中過夜。如此五年，桓榮推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奉講説，這纔得到許可不常去宫中，每天早晨去一次就行了。桓榮曾經得病，太子每天早晚派中傅來探問病情，賜給桓榮美味佳肴、帳幕、奴婢，對桓榮説："如有不測，請不要爲你的家室擔憂。"後來病痊愈了，又入宫侍奉講經。

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氾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

二十八年，帝召集百官，下詔詢問誰可以做太子的老師，群臣爲了迎合皇帝的心意，都説太子的舅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以勝任。博士張佚嚴肅地説："如今陛下立太子，是爲了陰氏？還是爲了天下百姓？如果是爲了陰氏，那麼選陰侯可以；如果是爲了天下百姓，那麽本來就應該選用天下的賢才。"帝認爲他説得對，説："我想設立傅的原因，是爲了讓他們輔助太子。如今博士您不以糾正我的失誤爲難事，更何况對太子呢？"隨即拜張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桓榮爲少傅，賜給他們輜車、乘馬。桓榮召集他的諸位學生，將他的車馬、印綬陳列出來，説："如今所蒙受的這些東西，都是藉了古人的好處，可不能不努力啊！"桓榮以太子經學已經掌握爲由，上書辭謝説："我僥幸得以侍奉太子，連續數年教授經學，然而我見識學問短淺，對太子一點幫助也没有。如今皇太子憑藉聰穎通達之資質，通曉明瞭經義，觀看瀏覽古今書籍，作爲儲君太子没有能如此精通博學的了。這實在是國家的福氣，天下百姓的幸事。我做少傅的職責已盡完了，一切全靠太子自己了，謹派掾臣氾拜謝并辭職。"太子回信説："劉莊從幼稚孩童開始，學習經學九年，可是典故訓釋仍有不明白，無法知曉懂得。《五經》廣泛博大，聖人的言語意義深遠，不是天下最出類拔萃的人，怎能參與此道！何况以我這樣

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無才之人，冒昧地承蒙教誨。從前先師辭去弟子的情況也有，上等情況是因學生通達經義要旨，明白章句含義，下等情況則是離家日久思念家鄉，向老師請求離去。如今我屬下等情況，不敢再説什麽，希望您認真對待疾病注意飲食，保重身體。”

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三十年，桓榮被拜爲太常。桓榮最初遭遇離亂時，與族人桓元卿同遭飢餓貧困，而桓榮仍研究朗誦不止。元卿譏笑桓榮説：“你這衹是白白浪廢力氣，什麽時候能派上用場？”桓榮笑笑没有回答。等到桓榮任太常時，元卿感嘆説：“我是個農家子弟，怎能想到有學問竟會有這麽大的好處！”

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逾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顯宗即位後，用對待老師的禮節尊敬桓榮，很受親近重視，他的兩個兒子被拜爲郎。桓榮年紀超過八十後，自認爲已經衰老，多次上書請求辭職，却每次被增加賞賜。帝曾乘車到太常府，讓桓榮坐在面朝東的地方，設置矮桌手杖，召集百官及驃騎將軍東平王劉蒼以下以及桓榮的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捧書求教，每次開口便先説“大師在此”。請教完後，將太官供品用具全部賜給太常家。天子對桓榮的恩惠禮遇就像這樣。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説。乃封榮爲關内侯，食邑五千户。

永平二年，三雍剛剛落成，天子拜桓榮爲五更。每次大射養老禮儀完成之後，帝便請桓榮及其弟子升堂，捧着經書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向桓榮求教。封桓榮爲關内侯，封邑五千户。

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子郁嗣。

每次桓榮生病，帝便派使者來慰問，道路之上可以頻繁看到來桓榮家的太官、太醫。到桓榮病重時，他上書謝恩，請求歸還他的爵號及封土給皇帝。帝親自到他家詢問他的起居情況，進入桓榮家所在街道時便下車步行，捧着經書來到桓榮面前，流着眼淚撫摸着桓榮，賜給他床茵、帷帳、刀劍、衣被，很長時間之後纔離去。從此以後，諸侯將軍大夫來詢問病情的，不敢再乘車到桓榮家門前，并都在床下拜見。桓榮死後，帝親自改變平素的服飾，親臨喪禮并送葬，將首山的南面賜給桓榮作墓地。任命桓榮兄長的兩個兒子補四百石俸禄的官職，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官職，其餘門徒有許多官至公卿。桓榮子桓郁繼承

爵號封土。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耻；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傅。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眞邪幾於辨矣。

論曰：張佚嚴厲責備陰侯，以此取得高位，直言得罪衆臣，用正義感動聖明的君王，使君王知道他耿直有餘。至於因一句話而被賞賜，有志之士則感到羞耻；接受爵號而不謙讓，故而受到詩人的勸告。但是張佚在朝廷上議論他人靠的是外戚得到支持，自認爲自己没有短處，想來大概是清廉不足吧？從前樂羊吃自己的孩子，雖然有功也被懷疑；西巴放了麑，雖然有罪却當上了太傅。也許是推想仁義審察虚僞，都是出自人之常情。做君王的人能用這些來審察，那麽真誠與奸邪差不多得到分辨了。

桓郁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説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

桓郁字仲恩，年少時靠父親的官位擔任郎。他誠實寬厚好學，繼承父親的學業，教授《尚書》，常常擁有數百名門徒。桓榮死後，桓郁本該繼承爵位，但他上書讓給兄長的兒子桓汎，顯宗不同意，他衹好接受封號，而將全部租賦收入送給桓汎。帝因桓郁是先師的兒子，擁有禮讓的品德，因此對他非常親近厚愛，常常留在宫中談論經書，詢問政事，逐漸遷升爲侍中。皇帝親自撰寫《五家要説章句》，命桓郁在宣明殿進行校定，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

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録。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

永平十五年，桓郁入宫教授皇太子經學，遷越騎校尉，天子下詔命太子、諸王各自去致禮慶賀。桓郁多次進忠言，常常被天子采納。肅宗即位，桓郁以母親喪事爲由乞求退職，天子接受了他的請求，讓他以侍中身份守孝。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

和帝即位時年富力强，侍中竇憲憑藉外戚的勢力，想讓年少的天子多閲覽經學，便上書給皇太后説："《禮記》説：'天下百姓的命運，都決定於天子；天子之善，靠在於所學來形成。學習與智慧共同長進，則會切磋相正而不必勤勉；教化與意念共同完成，則如同出自天性，言行自然符合道義。昔日成王年幼，尚在襁褓之中，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成王當朝聽政，四位聖人維護着他。所以考慮事情不會不周到，做事不會有失誤。'孝昭皇帝八歲即位，

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并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

大臣輔佐政事，也挑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人到天子面前來傳授經學，以完成聖德。近在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也到宮中講授。臣我在下面考慮皇帝陛下本身具有天賦的資質，適宜漸漸教學，可現在却衹面對着左右小臣，聽不到典制禮義。從前五更桓榮，親自做天子的老師，他的兒子桓郁，從小便敦厚崇尚，繼承傳授父親的學業，故而再次以校尉之職入宮教授先帝，父子在宮中供職，經歷了四代，如今雖年老但仍喜好禮義，經學品行更加完備。又有宗正劉方，是宗室楷模，擅長《詩經》之學，受到先帝的褒獎。應當讓桓郁、劉方同入宮教授，以此推崇本朝，顯示廣遠深入的教化。”於是桓郁從此遷長樂少府，再次入宮侍奉講經。不久，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替丁鴻爲太常。第二年，因病去世。

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

桓郁爲兩位天子講授過經學，受到極大的恩澤和寵愛，受到的賞賜前前後後達近千萬，在當時十分顯赫。他的門人楊震、朱寵，都做官至三公。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减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删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開始，桓榮向朱普學習四十萬字的章句，浮華之辭又多又長，有許多誇大其辭之處。到了桓榮入宮教授顯宗時，减少到二十三萬字。桓郁又删除省略確定成十二萬字。從此有了《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鸞、曾孫彬，并知名。

桓郁的兒子桓普繼承爵號，傳到曾孫。桓郁的二兒子桓焉，能够將他的家學繼承下去。桓郁的孫子桓鸞、曾孫桓彬都很有名氣。

桓焉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逾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晧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

桓焉字叔元，少年時因父親的官職而被封爲郎。深明經義且身體力行，因而很有聲望。永初元年，入宮教授安帝，多次遷升至侍中步兵校尉。永寧年間，順帝立爲皇太子，封桓焉爲太子少傅，一個多月後，遷升爲太傅，藉母喪之事乞求退職，天子同意他以大夫身份守孝。過了一年，天子下詔派使者賜給桓焉牛肉和酒，强行除去喪服，當即拜爲光禄大夫，遷爲太常。當時天子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桓焉同太僕來歷、廷尉張晧進行勸説，但没能成功，此事都在《來歷傳》

中。

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并録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禄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

順帝即位，拜桓焉爲太傅，與太尉朱寵共同總領尚書職務。桓焉又入宮教授經學，乘着天子在内廷召見時，建議應該請三公、尚書入朝管理事務，天子聽從了他的建議。天子因桓焉在朝廷上議論時堅守正義，封他爲陽平侯，但他堅决推辭不接受。桓焉辦公三年，因召用受禁錮的人爲官吏而被免職。後又拜爲光禄大夫。陽嘉二年，代替來歷爲大鴻臚，數日之後，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替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因出現日食而被免職。第二年，死在家中。

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黄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

桓焉有繼承學業的弟子數百人，其中地位最顯貴的是黄瓊、楊賜。桓焉的孫子是桓典。

桓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弃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桓典字公雅，重又繼承家業，在潁川教授《尚書》，有數百名門徒。被推舉爲孝廉并擔任郎職。不久，正遇上國相王吉因有罪被殺，朋友親戚没有人敢到他家去。惟獨桓典放棄官職爲他收殮尸體將他埋葬，并服喪三年，背土堆成墳，又爲他建立祠堂，按禮儀做完所有事情之後纔離去。

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黄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忤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後出爲郎。

司徒袁隗召桓典到府中做事，因品第高受到推舉，拜爲侍御史。當時宦官專權，桓典執政毫不畏懼迴避他們。他常常騎着青白色的馬，京城的人都十分畏懼他，説："走着走着要停下來，以避開騎青白色馬的御史。"到黄巾賊在滎陽起兵，桓典奉命督軍。賊兵被擊敗，他回到朝中，但因觸犯宦官而得不到獎賞。他在御史任上七年都没有得到遷升，後來到京城之外去擔任郎官。

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

靈帝崩，大將軍何進掌權，桓典參與謀劃商議，因而三次遷升至羽林中郎將。獻帝即位，三公上書言桓典以前與何進謀劃誅除宦官，雖然没有成功，但忠義之心顯著。天子下詔拜桓典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

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内侯。車駕都許，遷光禄勛。建安六年，卒官。

桓典從西入關，拜爲御史中丞，賜爵號爲關内侯。天子車駕至許都，遷桓典爲光禄勛。建安六年，死在任上。

桓鸞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少立操

桓鸞字始春，是桓焉弟之子。少年時便樹立

行，褞袍糟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

操行，穿布衣吃粗食，不求豐足有餘。他認爲世事污濁，州郡任官之人多不是賢才，覺得與他們共事是羞耻，因而不肯出來做官。

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閒高其義。後爲巳吾、汲二縣令，甚有名迹。諸公并薦，復徵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忤内竪，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桓鸞四十多歲時，當時的太守向苗有名望功績，他推舉桓鸞爲孝廉，遷爲膠東令。他剛到任而向苗却去世了，桓鸞於是便辭職去奔喪，三年之後纔回去，淮汝地區人們都稱贊他的高尚情義。後來擔任巳吾、汲兩縣縣令，很有名望和政績。諸公共同推薦，天子又召拜他爲議郎。他上書陳述五件事：推舉賢才，審察然後授權使用，罷黜奸臣，减省苑囿，停止徭役租賦。書奏上之後，觸怒了宫内小臣，因此他們没有讓天子看到這份奏章。後因爲有病被免官。中平元年，年七十七歲，死在家中。他的兒子叫桓曄。

桓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賓客從者，皆祗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應。

桓曄字文林，一名嚴，更加注重培養志向節操，他的姑姑是司空楊賜的夫人。最初桓鸞死時，姑姑回家奔喪赴哀，將到家時，住在驛舍，整頓隨從人員之後纔進家，桓曄心中認爲這樣做不好。等到姑姑慰問他時，最終什麽也没説，衹是號哭。楊賜派遣官吏供奉祠廟，在當地縣調取祠廟用具，桓曄拒絶不接受。以後每次到京城，從未在楊氏家住過。他的堅定節操就像這樣。他的賓客及隨從，都敬慕他的志氣操行，從不接受他人的一頓飯。桓曄任郡功曹。後來推舉他爲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請他做官，他都没有接受。

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争訟。爲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初平中，天下動亂，桓曄到會稽避亂，然後從海上到交阯居住，越人受他的氣節感化，直至閭里之間没有争鬥。後來他被凶惡之人誣陷，便死在合浦獄中。

桓彬

彬字彦林，焉之兄孫也。

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忤左右，出爲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贊、説、書凡二十一篇。

桓彬字彦林，桓焉兄長的孫子。

桓彬的父親桓麟，字元鳳，很早就聰慧有才能。桓帝初，爲議郎，入宫侍奉講授經學，因爲太正直而觸怒了天子左右的人，被貶出宫任許令，又因病免官。正遇上母親去世，桓麟非常哀傷，在母親去世不到十三個月時，他也去世了，年四十一歲。他所著碑、誄、贊、説、書共二十

一篇。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婿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者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

桓彬少年時與蔡邕齊名。最初被推舉爲孝廉，拜爲尚書郎。當時中常侍曹節的女婿馮方也任郎，桓彬磨礪自己的意志和操行，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有共同愛好并友好交往，從未與馮方一同參加過酒宴，馮方非常恨他們，便宣揚説桓彬等人是酒黨。此事交由尚書令劉猛處理，劉猛素來跟桓彬等人交好，因而不舉報糾正此事，曹節大怒，彈劾劉猛，認爲他們是一夥的，請求將他們收捕下獄，在朝的官員都因此而恐懼，劉猛從容不迫，十日便出獄，但被免官受禁錮。桓彬因此被廢除官職。光和元年，死在家中，年四十六歲。諸位儒者没有不感到悲傷的。

所著《七説》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禄，絶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桓彬著《七説》和書共三篇，蔡邕等人都作序評述他的志向，都認爲桓彬有四處超過常人：智力早熟，幼年聰慧；學問優異文辭華麗，極其通達；做官不因貪圖俸禄而苟同他人，義氣高尚；辭高而虚心，操行純潔。於是共同樹碑贊頌他。

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因正直而受到排擠，自己辭官回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佐政權，又重新請他出來做官。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論曰：伏氏從東西京起相承襲而爲名儒，以此取得爵位。中興之後桓氏家族十分昌盛，從桓榮到桓典，一代代遵循他的路綫，父子兄弟相繼擔任天子的老師，跟隨他們學習的人都官至卿相，在當時十分顯赫。孔子説："古時的學習者學習是爲了提高自己的修養，如今的學習者學習是爲了别人。"爲别人的意思，是憑藉聲譽以顯揚自己；爲自己的意思，是以自己的心去符合道義。桓榮世代受到尊崇，這種學習哪裏是爲了自己呀！

丁鴻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

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

父親丁綝，字幼春，是王莽末期守衛潁陽的尉官。世祖攻打潁陽，潁陽堅守使世祖久攻不

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

下，丁綝游說守城官，於是他們一同投降，世祖大喜，重重地加以賞賜慰勞，拜丁綝爲偏將軍，并因此跟隨世祖進行征伐。丁綝率兵先渡過黃河，向郡國發送檄文，攻打兵營占據土地，攻下河南、陳留、潁川共二十一個縣。

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户，後徙封陵陽侯。

建武元年，拜丁綝爲河南太守。到封賞有功之臣時，皇帝讓大家各自說自己喜歡的地方，諸位將領都挑選豐美的都邑郡縣，惟有丁綝願受封本鄉。有人對他說："別人都想要縣，而惟獨你要求鄉，爲什麽？"丁綝說："從前孫叔敖告誡他的孩子，受封時一定要貧瘠之地，如今我才能不够功勞微小，能得到鄉亭已經是很優厚的待遇了。"帝遵從了他的願望，封他爲定陵新安鄉侯，封邑是五千户，後來又遷升封爲陵陽侯。

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鋭，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丁鴻年十三歲時，跟從桓榮學習《歐陽尚書》，三年便明曉章句，善於議論辯難，任都講，於是便立志精心鋭思，穿着布衣挑着擔子，不遠千里去求學。

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并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弃，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吴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當初，丁綝跟從世祖去征伐，丁鴻獨自與他的弟弟丁盛住在一起，憐憫丁盛年紀幼小而共度寒冷的日子。到丁綝死後，丁鴻應當繼承封號，他却上書將封國讓給丁盛，但没有得到同意。丁綝埋葬之後，他便將喪服挂在墳前草屋上，然後逃走，他留給丁盛一封信說："丁鴻貪戀經書，不顧恩情禮義，少年時跟從老師，父親活着没有供養他，死後没有奉守喪禮，皇天先祖，全都不保佑幫助，身遭大病，忍受不了茅草土氣。前面呈上疾病情况，情願將爵號留給仲公，但奏章被按下没給我回答，迫使我暫且繼承封號。我現在自願放棄，去尋求好的醫生。如果不能治好病，願永遠被埋在山溝之中。"丁鴻當初與九江人鮑駿共同事奉桓榮，相互十分友好，到丁鴻逃避封號時，在東海遇到鮑駿，却裝作不認識他。鮑駿便攔住他責備說："昔日伯夷、吴札是因亂世纔改變通常的做法，故而得以伸張他們的志氣。《春秋》之義，不因家事廢棄帝王之事。如今你因兄弟之間的私家恩惠而絶棄父親的不滅基業，能說是聰明的嗎？"丁鴻感觸而醒悟，流淚嘆息，然後便回家接受封國，開設講壇教授學生。鮑駿

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説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

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强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晋；諸吕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

也上書説丁鴻經學十分純熟，顯宗很認爲他有才能有道德。

永平十年皇帝徵召丁鴻，他一到即受到召見，讓他講解文章《侯之命篇》，賜給他御衣和綬帶，讓他在公車署内待詔，與博士同樣禮遇。不久，拜爲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遷升封爲魯陽鄉侯。

肅宗詔令丁鴻與廣平王劉羨及諸儒士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人在北宮白虎觀編次確定《五經》同異，讓五官中郎將魏應負責秉承皇帝旨意提問，侍中淳于恭呈奏皇帝，帝親自進行裁决。丁鴻憑藉高才，辯論詰難最爲高明，諸儒士都稱贊他，皇帝也多次感慨贊美他。當時的人感嘆説："殿中無雙丁孝公。"丁鴻多次受到賞賜，被提拔爲校書，接着代替成封爲少府。丁鴻門下從此更加興盛，從遠方到此的有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都官至公卿。元和三年，丁鴻遷升爲馬亭鄉侯。

和帝即位，丁鴻爲太常。永元四年，代替袁安爲司徒。當時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自把持重要權力。丁鴻便趁着出現日食，向皇帝呈上密封的奏章，説：

> 我聽説日是陽氣精華，保持充實而不虧損，是國君的象徵；月是陰氣精華，按照一定的規律盈滿缺損，是臣子的表徵。因此日食是臣下侵犯君王，陰氣凌駕於陽氣之上；月圓滿而不虧損，是臣下驕盛到頭了。從前周室衰落後期，皇甫之類的人在朝廷外專權，與同類結黨而勢力强盛，侵犯奪取君主權力，於是就出現日月相掩食，所以《詩》説："十月日月相交，此月首日辛卯，日食出現，此是巨大醜惡。"《春秋》上記有日食三十六次，其中臣殺君三十二次。變故不會没有緣由地産生，各有事件與之相應。威柄不可以放手給下面，政權不可以借給他人。觀察往古，近察漢朝興起，傾覆危亡的禍害，没有不是由此産生的。因此三桓在魯專權，田氏在齊獨攬政權，六卿瓜分晋；吕氏家族掌權，統治者的繼承者幾乎被替换；哀

帝、平帝末期，祖廟得不到祭祀。所以雖然有周公那樣的親屬關係，却没有他那樣的德行，仍不能讓他行使君權。

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閒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

如今大將軍雖想要整治約束自身，不敢有越軌差錯，但天下遠近之人都惶恐害怕地秉承他的旨意辦事，刺史二千石剛升官便去拜見告辭，請求通報等待回答，他們雖接受的是皇帝賜的符璽，受的是尚書、御史等臺屬的約束，却不敢隨便離去，時間長的竟達數十日。背棄王室，傾向私門，此便是君王威嚴受損，臣下權勢隆盛。君臣之道相背離於地下，效驗便在天上出現，即使是隱藏的陰謀，也會察照他們的真相，并顯現出警戒，以此告訴、提醒人君。不久前月在十五之前就圓了，過了十五也不變缺，這是臣下過分驕横違背國君，獨斷專行。陛下没有深刻覺悟，故而上天兩次警告，您實在應該感到畏懼，以防止禍害。《詩》説："恭敬地對待上天的憤怒，不敢自我放縱安逸。"如果整治政權自我責備，防微杜漸，那麽凶兆妖邪就會消失，禍害滅除而福氣就會來到了。

夫壞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閒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貪猾，競爲奸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則宰牧從横。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那損壞山崖破壞岩石的水，它的源頭也不過是涓涓細流；衝破雲霄遮天蔽日的樹木，起自葱鬱翠緑的幼枝細芽。禁止微小的事物容易，一旦到了後期就困難了，没有人不是因忽視細微之事而使它變大的。恩愛而不忍教誨，義氣而不忍割捨，從前發生過的事情，對如今尚未發生的事來説是一面可以照見未來的明鏡。我愚蠢地認爲不去侍奉天子而去侍奉諸侯的官員背離正道依附私家的大臣，他們依附權勢之家，破壞諂媚阿諛，以求得到容納寵愛，陛下應該對他們施行所有的刑罰。不久前大將軍再次出行，威風震動州郡，没有不向小吏百姓徵收賦税，派使者進貢的官員。大將軍雖説不接受，可是東西却没有歸還主人，他手下的官吏做事肆無忌憚，放縱地違法犯罪，而且不受到懲罰，因此海内之人貪婪狡猾，競相成爲奸惡官吏，百姓嘆息，滿腹怨恨。我聽説天不能不

堅，不堅就會三光不明；君王不能不强，不强就會使下面的官吏隨心所欲。應該趁着出現大變故，改善政治匡正失誤，以滿足上天的意旨。

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宫。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奏書呈上十幾天，皇帝命丁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兵南北宫。於是收回竇憲的大將軍印、絲帶，竇憲同他的弟弟們全自殺了。

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當時大郡人口五六十萬中推舉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萬并有蠻夷人口的地方也推舉二人，皇帝認爲不平均，將此事交給公卿共同商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奏説："凡是按人口標準的條文，應該有級别品第，蠻夷錯綜雜居，不能算數。從今郡國一律按二十萬人每年推舉孝廉一人，四十萬推舉二人，六十萬推舉三人，八十萬推舉四人，一百萬推舉五人，一百二十萬推舉六人。不滿二十萬人兩年推舉一人，不滿十萬三年推舉一人。"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六年，丁鴻去世，皇帝對他的賞賜饋贈比按常規禮儀有所增加。他的兒子丁湛繼承爵號。丁湛死後，他的兒子丁浮繼承。丁浮死後，他的兒子丁夏繼承。

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并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己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論曰：孔子説"太伯三次謙讓天下，百姓不知道該用什麽來稱贊他這樣的舉動和品德"。孟子説"聽説伯夷風範的人，即使是貪婪的人也會變廉潔，即使是懦夫也會樹立志向"。如果太伯是爲了天下而離開周，伯夷堅持廉潔情操而離開國家，就都不會有謙讓的名聲了。因此太伯被稱爲有最高德行的人，伯夷被稱爲賢人。後世之人聽説他們的謙讓因而敬慕他們的風範，謀求他們的名聲却不明白他們是如何得到的，因此激昂詭異行爲出現而得到賦予很隨便了。至於鄧彪、劉愷，用讓位給他弟弟的方法得到義，使他弟弟受到不該繼承而繼承的責難而提高了他自己的名聲，在道義上不是太虚假刻薄嗎！君子講話，不是隨便地顯現它的道理，而是用來啓發天下將要醒悟的人；樹立操行，不是僅爲了獨善其身，是爲了教誨天下正準備行動的人。言語行爲的取捨，可以不小心謹慎嗎！推究丁鴻的用心，是出於忠誠和愛護嗎？所以他最終醒悟而順從正義！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鍾。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

與那些衹知謀求名聲的人是有區别的。

贊曰：五更等待詢問，回答有如撞鐘。庭院排列着輜車，堂上奉行着禮制儀容。嚴肅認真的陛下，手捧經書隨後跟從。丁鴻恭敬謹慎，謙讓而不矯飾。白虎觀中發表高論，深刻地談論日食。

後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張法滕馮度楊傳

張宗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王莽當政時，任所在縣陽泉鄉佐。正趕上王莽失敗，義軍興起，張宗便率領陽泉百姓三四百人起兵攻占城地，向西直至長安，更始帝任命張宗爲偏將軍。張宗見更始帝朝内政治混亂，於是帶領家屬客居安邑。

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嘆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鋭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又轉攻諸營保，

到大司徒鄧禹向西征伐，平定河東，張宗到鄧禹處主動歸順。鄧禹聽説張宗平素很具有權變謀略，於是上表推薦他爲偏將軍。鄧禹軍到栒邑，赤眉軍大隊人馬將要到來，鄧禹認爲栒邑不值得守，想要率軍到一座堅固的城中去，可是衆人都害怕賊兵追趕，害怕擔任殿後任務。鄧禹便將諸將的名字寫在竹簡上，安排好哪個是前軍，哪個是殿後，然後亂放在竹器中，命每個人去抽取。惟獨張宗不肯去抽取，説："死生自由上天安排，張宗我豈能推辭危難追求安逸呢！"鄧禹嘆息着對他説："你有親屬孩子在營中，爲什麽不顧惜？"張宗説："我聽説一人拼盡全力，百人都難以抵擋；上萬人不顧性命，可以横掃一切。張宗如今有數千人馬，又藉您的威名，怎麽就一定會失敗呢！"於是便留下來作爲掩護。其他各營撤走後，張宗這纔部署鼓勵軍士，加固壁壘，拼死禦敵。鄧禹來到前邊的縣城，與諸將商議説："憑着張將軍的人馬，抵擋百萬軍隊，如同將小雪片投入開水之中，即使他們想要拼盡全力，但仍不能完成。"便派步兵騎兵二千人回來接應張宗。張宗領兵剛出發，赤眉軍却突然到

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

來，張宗率軍與他們交戰，打敗了他們，這纔得以回到軍營中，於是諸將都佩服他的英勇。等回到長安時，張宗在夜裏率精鋭部隊進入城中襲擊赤眉，戰鬥中被矛刺中了背部，又轉戰攻打其他營堡，被流箭擊中，每次都差點陣亡。

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爲京輔都尉，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栗。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到鄧禹被召回後，光武封張宗爲京輔都尉，率領突襲騎兵與征西大將軍馮異一同襲擊關中各營堡，攻克它們，被遷升爲河南都尉。建武六年，免去都尉官職，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到處出現，張宗率兵打擊平定了他們。後來青、冀地區盜賊聚集在深山澤地，張宗以謁者身份率領各郡兵馬討伐平定他們。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又起，張宗率二郡兵馬討伐，制定方案計謀，宣布賞金數目，於是將賊盜全部打垮擊潰，因此沛、楚、東海、臨淮群賊害怕他的聲威武力，互相捕捉殺死數千人，青、徐地區震驚恐懼。後來遷爲琅邪相，他施政嚴厲威猛，敢於殺戮。永平二年，死在任上。

法雄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奸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是齊襄王法章的後代。秦滅了齊，齊的後代子孫不敢再稱自己姓田，因此改爲姓法。宣帝時，遷到三輔，世代爲二千石之職。法雄最初擔任郡功曹，被召到太傅張禹府中任職，張禹推舉法雄爲高第，封爲平氏長官。擅長政事，愛好揭發藏匿的壞人，盜賊很少出現，官吏百姓都畏懼敬慕他。南陽太守鮑得向朝廷彙報了他治政的情況，於是法雄被遷爲宛陵令。

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轉入高唐，燒官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爲青州

永初三年，海盜張伯路等三千多人，戴着紅色頭巾，穿着深紅色衣服，自稱爲“將軍”，侵犯沿海九郡，殺害二千石令長。最初，朝廷派遣侍御史龐雄率領州郡兵馬打擊他們，伯路等人乞求投降，不久却又聚集起來。第二年，伯路又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多人自稱“使者”，攻打厭次城，殺死長吏，轉而進入高唐，燒毁官署，放出囚徒，首領們都稱爲“將軍”，共同朝拜伯路。伯路頭戴五梁冠，佩帶印及絲帶，人數越來越多。朝廷於是派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調發幽、冀諸郡兵馬，合在一起共數萬人，徵召法雄爲青州

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閒，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静。

刺史，與王宗共同討伐伯路。他們接連戰敗賊兵，殺死或淹死賊兵共計數百人，其餘都逃跑了，收繳器械財物很多。正趕上赦免的詔書到達，賊兵尚因軍器鎧甲未卸下來，不敢歸順投降。於是王宗召集刺史太守共同商議，都認爲應當繼續打擊賊兵。法雄說："不應該這樣。兵器是凶器；作戰是危險的事情。勇猛不可依賴，勝利不是一定的。賊兵如果乘船下海，進入很遠的島上，進攻就不容易了。正好有赦令，可以暫且停止用兵，用以安慰誘導他們的心，他們必定自行離散，然後再想辦法，這樣可以不戰而安定。"王宗認爲他的話有道理，便停止攻擊。賊兵聽說後十分高興，便歸還搶走的人口。可是衹有東萊的郡兵没有解甲休兵，賊又驚恐害怕，逃遁到遼東，聚集在海島之上。五年春，賊兵缺乏食物，便又搶掠東萊地區，法雄率領郡兵擊潰他們，他們又逃回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同殺死消滅了他們，於是州境平静下來。

雄每行部，録囚徒，察顔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法雄每次巡視考察刑政，審察記録囚徒的罪行，他都仔細觀察囚徒的臉色，於是常常得出事情的虚實，長吏不奉公守法的人都被罷免官職。

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户口益增。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毁壞檻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元初中卒官。

法雄在州四年，遷爲南郡太守，判案訴訟減少，户口更加增多。南郡被江沔水像帶子般環繞，又有雲夢湖澤，永初中，有許多虎狼横行，前任太守懸賞招募捕捉，反而有很多人被虎狼所傷害。法雄便寫信給他的下屬縣吏說："凡是虎狼在山林，就如同人民居住在城市裏。古時教化極美好之世，凶猛的野獸不出來爲害，都是因爲恩惠誠信寬容恩澤，仁愛波及飛禽走獸。太守雖然没有功德，却不敢忘記這些大義。我的書信所到之處，你們要拆毁捕獸機關和陷阱，不許隨意到山林去捕殺。"此後虎害漸漸平息，百姓得以平安。法雄在郡任職多年，莊稼常常豐收。元初中死在任上。

子真，在《逸人傳》。

法雄的兒子法真，事迹被收在《逸人傳》裏。

滕撫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最初在州郡任職，漸漸地遷升爲涿縣令，他具有文才武略。太守因

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

他有才能，委派他擔任郡職，兼領六縣。他爲政整飭清明，愛護百姓，在職七年，所治郡縣路不拾遺。

順帝末，揚、徐盜賊群起，磐牙連歲。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黄衣，帶玉印，稱“黄帝”，築營於當塗山中。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别帥黄虎攻没合肥。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群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邑三千户。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弃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筭。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

順帝末年，揚、徐出現許多盜賊，一連幾年相互勾結。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聚集在一起造反作亂，屯兵占據歷陽，成爲江淮地區的大禍害，天子派御史中丞馮緄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伐他們。尹耀、鄧顯軍被打敗，二人被賊兵殺害。又有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再次侵犯郡縣，殺害掠奪官吏百姓。徐鳳穿着紫紅色衣服，佩帶着黑色絲帶，自稱“無上將軍”，馬勉戴皮帽穿黄色衣服，佩帶玉製的印，自稱“黄帝”，在當塗山中安營扎寨。他們設立年號，設置百官之職，派遣别帥黄虎攻下合肥。第二年，廣陵賊張嬰等人又聚集數千人反叛，占據廣陵。朝廷廣求將帥，三公推舉滕撫具有文武才能，於是拜他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協助馮緄會合州郡兵馬數萬人共同討伐他們。朝廷又廣泛懸賞徵募，錢數、各邑之間有所差别。梁太后擔心群賊屯兵集結，諸將不能制服，於是又商議派遣太尉李固。李固還没有出發，正趕上滕撫等人進攻，大敗賊兵，斬馬勉、范容、周生等賊首級一千五百個，於是徐鳳便率剩餘人馬攻打燒毁東城縣。下邳人謝安響應招募，率領他的宗親設下埋伏襲擊徐鳳，將他殺死。天子封謝安爲平鄉侯，食邑三千户。又拜滕撫爲中郎將，統領揚徐二州的軍事。滕撫又攻擊張嬰，殺死俘獲一千多人。趙序因害怕不進攻，又虚報首級數，被徵還處死。又有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打九江，殺死郡守。滕撫乘勝進攻，打敗華孟，斬華孟等人首級共三千八百個，活捉七百多人，牛馬財物不可勝數。於是東南地區全部安定，滕撫整頓軍馬還朝。天子封滕撫爲左馮翊，授任他的一個兒子爲郎。滕撫將他所得到的賞賜，全部分給了他的部下。

性方直，不交權勢，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録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滕撫性情正直，不同有權有勢的人交往，宦官對他心懷怨恨。等到論功封賞時，太尉胡廣當時負責尚書事務，他依承天子旨意上奏罷黜滕撫，天下之人於是都很恨他。滕撫後來死在家

中。

馮緄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少學《春秋》、《司馬兵法》。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奸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奸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年少時學習《春秋》、《司馬兵法》。他的父親馮煥，在安帝時任幽州刺史，他痛恨奸人惡人，數次治他們的罪。當時玄菟太守姚光也失去百姓的歡心。建光元年，恨他們的人便僞造璽書譴責馮煥、姚光，并賜給他們刑刀讓他們自殺。又將他們交給遼東都尉龐奮讓他趕快行刑，龐奮當即殺死姚光收捕馮煥。馮煥想要自殺，馮緄懷疑詔文有假，便阻止馮煥說："您在州任職，立志要除去惡人，實在沒有别的緣故，一定是凶惡之人不法弄假，謀求肆意做壞事。希望您把自己的事上報朝廷，心甘情願受刑也不晚。"馮煥聽從了他的話，上書自我申辯，於是知道果然是詐騙之人所作，於是便徵召龐奮抵罪。當時正趕上馮煥病死在獄中，皇帝很憐愍他們，賜給馮煥、姚光錢各十萬，封他們的兒子爲郎中。馮緄由此而聞名於世。

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爲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爲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

馮緄家富有喜好施捨，賑濟窮苦生活窘迫的人，受到州裏人們的愛戴。最初被推舉爲孝廉，七次遷升直至廣漢屬國都尉，天子徵召他拜爲御史中丞。順帝末，派馮緄持節統率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進攻打敗群賊，遷升爲隴西太守。後來鮮卑侵犯邊境，天子派馮緄爲遼東太守，明白開導使他們投降安定，於是虜都停止侵犯而散去。天子徵召他拜爲京兆尹，轉司隸校尉，他所到之處都建立起嚴厲的刑罰。又遷升爲廷尉、太常。

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閒，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并奔走，荆南皆没。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

當時長沙蠻侵犯益陽，屯兵聚集很久，至延熹五年，蠻衆越來越多，而零陵蠻賊又反叛呼應他們，合在一起兩萬多人，攻打焚燒城池，殺死傷害縣令官吏。又有武陵蠻夷全部反叛，在江陵一帶侵犯搶掠，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全都逃跑了，荆州南部全部淪陷。於是天子拜馮緄爲車騎將軍，率兵十餘萬人討伐賊兵，給馮緄的詔策中說："蠻夷亂夏，很久没有討伐制止他們，他們焚燒都城，踐踏官吏百姓。州郡的將領官吏，所謂誓死堅守職責的大臣，争相奔逃，竟不回頭看一眼，說起來可真慚愧呀。將軍素來威武

湯、馮、傅之徒，以寡擊衆，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内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

勇猛，因此提升來統率六軍。前代陳湯、馮、傅等人，以少勝多，郅支、夜郎、樓蘭之戰，頭懸在都城街上，衛、霍向北征伐，功勞被刻在金石之上，畢竟這都是將軍你看到的。如今不是你，誰來修復從前的業績？進軍赴敵的便宜之法，審時度勢的策略，將軍一人負責，離開郊區之後的事，不再受朝廷管制。我已經命令有司在國門前道祭了。《詩》不是説：'進軍吧勇敢的大臣，喊聲如猛虎，布置兵馬進逼淮水之涯，於是捉住了衆虜。'將軍努力吧！"

時天下飢饉，帑藏虚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盗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

當時天下饑荒，倉庫空虚，每當出外征伐，常常減少公卿的俸禄，借王侯的租賦，前後所派遣的將帥，宦官們常常以折損浪費軍資誣陷他們，將帥往往被判有罪而受到處罰。馮緄性情剛烈正直，不進行賄賂，又害怕被宦官們陷害，於是便上疏説："如果執政者容忍奸臣，那麽伯夷也會受到懷疑；隨便地説不要猜疑，那麽盗跖也可以相信。因此樂羊陳述功勞，文侯却向他出示誹謗他的書信。我希望能請到一位中常侍監督軍中的財物費用。"尚書朱穆上奏説馮緄因有財産而心存顧忌，有失大臣氣節。天子下詔不許彈劾他。

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黄儁奏議，以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盗賊復發，策免。

馮緄率軍到長沙，賊聽説後，都到營道來請求投降。馮緄軍進攻武陵蠻夷，斬首級四千多個，接受十餘萬人的投降，於是荆州被平定。天子下詔賜他錢一億，他堅決推辭不接受。整頓軍隊回京師後，將功勞全推給從事中郎應奉，推薦他爲司隸校尉，而自己則上書請求退職，但朝廷不同意。監軍使者張敞依從宦官的旨意，上奏説馮緄將傅婢二人穿着戎服跟隨自己，又多次在江陵刻石記載自己功勞，請求將他下獄立案審理。尚書令黄儁上奏辯論，認爲這些算不上罪，不應該導致訴訟。正趕上長沙賊兵又起，攻打桂陽、武陵，馮緄被以軍還而盗賊又起爲由被天子下詔免官。

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帝不納。復爲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

不久，拜爲將作大匠，轉爲河南尹。馮緄上書説"按照舊的典制，中官子弟不能擔任太守之職"，帝没有接受。又擔任廷尉。當時山陽太守單遷因罪被關在獄中，被馮緄拷打致死。單遷是

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於官。

從前車騎將軍單超的弟弟，中官相互勾結，於是共同上奏章誹謗誣陷馮緄，因此他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一同被送往左校。應奉上疏爲馮緄等人分辯，這纔得免。後馮緄被拜爲屯騎校尉，又任廷尉，死在任上。

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拜降虜校尉，終於家。

馮緄的弟弟馮允，清白而有孝行，精通《尚書》，善於推步之術。被拜爲降虜校尉，死在家中。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爲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奸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稟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度尚家中貧窮，不鑽研學問的修行，没有受到鄉里的推舉。因爲長期貧困，於是祇好爲同郡擔任宦官的侯覽看守田地，得以擔任郡上計吏，拜爲郎中，任上虞官長。度尚爲政嚴厲，擅長揭發壞人壞事，官吏百姓稱他具有神明。度尚遷升爲文安令，正趕上當時疾疫流行，穀皆昂貴而百姓飢餓，於是度尚打開糧倉供給穀物，營救有病的人，百姓們受到了他的救濟。當時冀州刺史朱穆到此巡視，見到度尚後很賞識他。

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鬥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

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集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攻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奔逃，兩郡都被攻陷。朝廷派遣御史中丞盛修招募兵馬討伐他們，但不能取勝。豫章艾縣六百多人響應招募却没有得到答應的報酬，非常憤恨，於是也進行反叛，焚燒長沙郡縣，侵犯益陽，殺死縣令，人數日益增多。朝廷又派遣謁者馬睦，率荆州刺史劉度進攻他們，但朝廷兵敗，馬睦、劉度逃跑。桓帝下詔讓公卿推舉可以代替劉度的人，尚書朱穆推舉度尚，度尚從右校令提升爲荆州刺史。度尚親自率領部曲，與他們同甘共苦，廣泛招募各蠻夷，公開設立獎賞，隨後進攻，大敗賊兵，有數萬人投降。桂陽老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懼度尚的威勢，便轉移在山谷之中。度尚窮追數百里，進入南海，賊兵三次屯聚都被他攻破，獲得許多珍寶。然而卜陽、潘鴻等人仍然勢力很強盛，度尚想攻擊他們，但士兵們因奪到財寶後祇想享樂，没有鬥志。度尚考慮對士兵態度緩和則他們不去作戰，逼迫他們則肯定會逃跑，於是宣稱卜陽、

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悦，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鋭，遂大破平之。

潘鴻作賊十年，熟悉進攻與防守，如今官兵人少，進攻不容易，應當等到各郡所調發的兵馬都到之後，再合力進攻賊。他傳令軍中，允許士兵隨意去打獵。士兵們非常高興，各個相互結伴去追趕飛禽走獸。度尚便秘密地派他的親信暗中燒毁他們的營帳，珍寶和收藏都被燒光了。士兵打獵回來見此情景，没有不痛心流淚的。度尚便去慰勞每個人，狠狠地責怪自己，然後乘機説："卜陽等人的財寶足可以使你們富足好幾代，祇是你們不努力罷了。你們失去的不過是很少一部分，何必放在心上！"衆人聽後都十分振奮踴躍，度尚命令士兵喂馬，讓他們在睡覺的草墊子上吃飯，第二天早晨，直奔賊兵屯聚之處。卜陽、潘鴻等自認爲營寨堅固，便不再設防，而官兵士氣旺盛，於是打敗平定了賊兵。

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弃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

度尚出兵三年，各反叛賊兵都被平定。七年，被封爲右鄉侯，遷升爲桂陽太守。第二年，被召回京師。當時荆州兵士朱蓋等，因爲出征作戰服兵役時間太久，財物賞賜不足，十分憤恨，於是又造反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多人又攻打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逃跑，賊兵於是多至數萬人。他們又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堅守抵禦賊兵。於是朝廷派度尚爲中郎將，率幽、冀、黎陽、烏桓步兵騎兵兩萬六千人救援陳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調發各郡兵馬，共同進攻討伐，大敗賊兵，斬胡蘭等首級三千五百個，其餘賊兵逃到蒼梧。天子下詔賜給度尚錢百萬，其餘人各有不等的賞賜。

時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内無復盗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别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户。遷太山都尉，寇盗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户，并前千户。

當時抗徐與度尚同爲名將，多次有戰功。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同鄉人都稱頌他的膽略智慧。最初試守宣城長，將深山密林偏遠湖澤梳椎髻説話像鳥叫的人都遷到縣中，從此境内不再出現盗賊。後來擔任中郎將宗資别部司馬，攻擊泰山賊兵公孫舉等，打敗平定了他們，斬首級三千多個，被封爲烏程東鄉侯，食邑五百户。遷泰山都尉，寇盗望風而逃。到他在長沙，長期存在的賊都被平定。死在任上。桓帝下詔追增封抗徐五百户，與前封合在一起共千户。

復以尚爲荆州刺史。尚見胡蘭餘

朝廷又以度尚爲荆州刺史。度尚見胡蘭餘黨

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嬰甲胄，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盡鳥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虚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虚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

向南逃到蒼梧，害怕成爲自己的責任，於是上書僞稱蒼梧賊進入荆州界，於是朝廷徵召交阯刺史張磐送交廷尉。口供陳述還未得到核實，正遇上大赦而被釋放。張磐不肯出獄，反將刑具的接口處弄得更牢，獄吏對張磐説："皇恩浩蕩而你却不出來，這樣好嗎？"張磐自我陳述説："從前長沙賊胡蘭在荆州作亂，他的餘黨打散後進入交阯。我身披鎧甲，冒着危險，討伐進擊賊兵，殺死賊兵渠帥，其餘都隱藏逃竄，跑回荆州。刺史度尚怕我先説這些，害怕承擔罪責，因此我被他上書誣告。張磐爲地方長官，是國家的衛士，而被度尚所冤枉，在監牢中受罪。事情有真有假，法律應該可以辨明是與非。張磐實在是無罪，因此赦免之事與我無關。如果忍氣吞聲苟且接受赦免，我將永遠受到被凌辱的耻辱，活着是惡吏，死後是惡鬼。我乞求朝廷傳度尚到廷尉獄，當面弄清是非曲直，這樣完全可以辨明真假。如不徵召度尚，張磐要將骨頭埋在牢獄之中，永遠不白白地出去，承受不明不白的冤枉。"廷尉把他的自述呈交上去，天子詔令召度尚到廷尉獄，度尚理屈辭窮，本應治罪，但因先前有功而被赦免。張磐字子石，丹陽人，因廉潔受到稱贊，死在廬江太守任上。

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度尚後來擔任遼東太守，數月之後，鮮卑率兵攻打度尚，度尚與他們作戰，打敗鮮卑兵，戎狄很害怕他。延熹九年，度尚五十歲，死在任上。

楊琁

楊琁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楊琁字機平，會稽烏傷人。高祖父楊茂，本來是河東人，跟從光武帝出征討伐，任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期回歸封國，傳封號三世，因有罪被除去封國，因此便在此安下了家。父親楊扶，是交阯刺史，因有治理才能而聞名。楊琁兄楊喬，任尚書，他容貌英俊漂亮，多次上書談論政事，桓帝喜愛他的才幹相貌，下詔將公主許配給他做妻子，楊喬堅決推辭，但桓帝不同意，於是楊喬便絶食，七天之後便去世了。

琁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

楊琁最初被推舉爲孝廉，後來漸漸遷升，靈

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盗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帝時任零陵太守。當時蒼梧、桂陽狡猾的盜賊聚集在一起，攻打郡縣，盜賊多而楊琁兵力不足，官吏百姓都很害怕擔憂。楊琁於是特製數十乘馬車，用大口袋裝滿石灰放在車上，將繫口袋的繩索拴在馬尾巴上，另外又製作兵車，專門裝備好弓弩，以待如期會戰。戰鬥開始後，楊琁便命馬車在前，順風揚灰，使賊兵看不見東西，然後乘機用火燒布索，馬受到驚嚇，直衝向敵陣，楊琁便趁勢命後車弓弩齊發，戰鼓敲得震天響。衆盜賊驚恐萬狀四散奔逃，官兵追趕中殺傷殺死無數盜賊，并將盜賊渠帥的頭砍下懸挂起來，於是境内平静下來。荆州刺史趙凱上書誣告楊琁不是親身作戰打敗賊兵，却自稱有功。楊琁也向朝廷上書申辯，但因趙凱有同黨在朝廷相助，因此楊琁被朝廷用囚車押送到京城。由於對楊琁看管非常嚴密，没有機會自我申訴，於是楊琁便將臂咬破出血，用血在衣服上書寫奏章，詳細陳述了打敗賊兵的過程，并説到趙凱對他的誣告，然後暗中讓親屬到朝廷去通報。天子下詔書釋放了楊琁，并拜爲議郎，而趙凱反因誣陷而受到懲罰。

琁三遷爲勃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楊琁經過多次遷升後任勃海太守，在任職期間有突出的政績，後因有過失被免官。後來尚書令張温特地上表推薦他，天子徵召他拜爲尚書僕射。楊琁因病請求退職，後死在家中。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横，緣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闋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并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論曰：安順以後，朝廷的聲威漸漸下降，盜賊不斷侵擾横行，他們沿着武力的空隙生存，不停地搶掠百姓攻打城縣，假冒皇帝侯王的情況有十幾次。有的僞造神迹道術的靈驗，有的非法仿造使用朝廷衣冠。然而他們的頭領魁首，都没有名聲，官軍却甚至還在四郊布滿壁壘，疲於奔命。至於那幾位將軍，都是效力勤思，靠辛勞建立戰功，可是景風之賞未表彰，浮泛不實的讒言反而一并加身。由此推論，政道也很難避免。

贊曰：張宗裨禹，敢殿後拒。江、淮、海、岱，虔劉寇阻。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琁能用譎，亦云振旅。

贊曰：張宗爲鄧禹副將，敢於殿後拒敵。江、淮、海、岱之處，劫掠殺戮，據險爲亂。是誰清除了他們？是法雄、度尚、馮緄、滕撫。楊琁能運用智謀，也可以整頓軍旅。

後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逝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禄，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養者，是以耻禄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禄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孔子説："没有比尊敬父親更大的孝，對父親最大的尊敬是在明堂祭祀文王，以此配祭上帝，周公便是這最孝的人。"子路説："貧窮是多麽悲傷的啊！父母活着没法供養，死後無力安葬。"孔子説："吃豆喝水，孝在其中。"那鐘鼓樂器不是音樂的根本，但器樂不能去掉；牛、羊、猪三牲不是表達孝敬的主要東西，但奉養不可廢除。設置器物却忘記它的根本價值，那麽就失去了音樂的意義；調整樂器使它産生和諧的聲音，音樂的作用便完成了。崇尚奉養而傷害了孝行，是孝的拖累；自我修養而以此獲得俸禄，是最大的供養。所以説如能大養，那麽周公的祭祀，引來四海之人的祭祀；説到以義敬奉父母，那麽仲由的豆，比東鄰三牲還香甜。那些覺得飲水吃豆太微薄，便尋求俸禄用來給養的人，是用羞耻來供養父母。保存誠心用來修煉操行，積蓄孝行而使俸禄豐厚，這是能用義養親的人。

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

中興時期，廬江毛義少節，家中貧困，而以孝行受人稱頌。南陽人張奉敬慕他的名望，前去問候他。坐穩之後，正巧官府召書送到，封毛義爲守令，毛義捧着召書進來，喜形於色。張奉是個有志向的人，他心中鄙視毛義的行爲，後悔自己來此，於是堅決告辭離去。等到毛義母去世，毛義辭官守孝。多次被公府徵召，出任縣令，舉止行動必定遵守禮義。後來被推舉爲賢良，公車來徵召，終未前往。張奉感嘆説："賢良的人本來就不可能去推測他。以前他的喜形於色，衹是爲了父母而委屈自己。這就是所説的

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家中貧困父母年老，不挑官職大小而出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獎寵幸毛義，賜穀千斛，常命地方長官每年八月詢問日常生活，增加賞賜羊肉美酒。毛義在家中壽終正寢。

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愛好學習行爲淳厚，他失去母親，以孝聞名於世。他父親娶了後妻之後不再喜歡他，讓他分出去單過，薛包每天每夜痛哭，不忍心離去，以至於受到父親的杖打。不得已，他衹好在家附近蓋了一間小屋，每天早上回家掃地，父親大怒，又把他趕走了。於是他便在里門處蓋小屋，朝夕慰問奉侍，從不間斷。如此一年多時間，父母親感到慚愧而讓他回家來住。後來父母去世，他守了六年孝，行喪超過了哀傷。此後家中其他孩子請求分家財分開居住，薛包制止不住，於是便平均分配財產。薛包留下年老的奴婢說："他們同我在一起時間很久，你們使喚不了他們。"留下荒地和廢棄的房屋說："這些是我小時候治理過的，我很留戀。"留下腐朽破敗的器物說："這是我平時使用慣了的，我的身體和飲食習慣已經適應了。"這些子弟們多次破敗了自己的那份財產，而薛包動不動就賑濟他們。建光中，公車特地徵召他，到他家後，拜爲侍中。薛包生性恬静謙虛，藉口有病而不接受職位，用死來乞求。天子下詔賜他告假回家養病，增加禮遇，像對待毛義那樣對待薛包。薛包到八十多歲時無病而亡。

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

像這二人的情况，將至誠之心融於行動之中，行爲發自内心因而感動他人，由此成名得到俸祿受到禮遇，這可以説是能用孝來奉養雙親。至於江革、劉般幾位的仁義操行，也如同他們的志向。現在篇中撰寫他們的所作所爲。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名曠，顯宗後改成平。王莽執政時期擔任郡吏，守菑丘長，政治教化得到推行。此後每當下屬縣出現厲害的盜賊，便命劉平去擔任長官，而他所到之處都得到治理，於是楚郡之人全都稱贊他的才能。

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

更始時，天下亂，劉平弟劉仲被賊殺害。此後賊寇又忽然到來，劉平服侍照顧母親，四處奔

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亨之，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逃躲避。劉仲的遺腹女此時纔一歲，劉平抱走劉仲的女兒而拋棄了自己的孩子。他的母親想要回去取回孩子，劉平不同意，説："我的能力不能使兩個孩子都保全，劉仲不能絶了後代。"於是便不回頭而離去，同他的母親藏在野外湖澤之中。劉平早上出去尋找食物，正遇上餓賊，他們抓住劉平，要把他煮了吃，劉平叩頭請求説："今天早晨我是爲老母親尋找野菜，她還要靠着我活命，希望能讓我先回去，喂完母親，我再回來讓你們吃。"同時痛哭流涕。盜賊見他十分誠懇，也很憐憫，便讓他走了。劉平回到母親藏身的地方，喂完母親之後，便對母親説："我已經同賊説好了，絶不能欺騙他們。"於是便回到賊所在的地方。衆賊都十分吃驚，相互説道："常聽説有烈士，如今纔見到。你走吧，我們不忍心吃你。"於是他與母親都保全了性命。

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絶，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

建武初年，平狄將軍龐萌在彭城反叛，打敗了郡守孫萌。劉平當時重新擔任郡吏，他不顧刀刃伏在孫萌身上，被砍傷了七處，疲憊之中不知道叛軍所作所爲，他大聲哭喊着請求説："我願用自己頂替郡守。"於是賊兵這纔收起兵刃，説："這是個義士，不要殺他。"於是便解圍而去。孫萌傷重昏迷過去，過了一會兒纔蘇醒過來，他口渴要水喝。劉平側身將傷口裏的血給他喝。幾天之後孫萌還是死了，劉平便包扎好傷口，護送孫萌的喪車，回到他所在的縣。

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

後來劉平被推舉爲孝廉，拜爲濟陰郡丞，太守劉育十分器重他，任他以郡吏職務，并上書推薦劉平。正趕上劉平遇上父親去世而辭官。守孝之後，拜爲全椒縣令。他執政對百姓很有恩惠，百姓都懷念感激他，有的人多報財産以便多繳賦税，有的人少報年齡以便服勞役。刺史、太守巡視到此，縣獄中没有囚犯，百姓各得其所，他們不知該問些什麼，衹好頒布詔書後離去。劉平後來因病被免官。

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

顯宗初年，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推薦劉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説："我看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都年已七十歲，性情恬淡，他們所居住之處，邑里都得到教化，陶冶身心，

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并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宫、郇恁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涵養德性，躬行仁義，理應在朝廷中有一定的位置。臣實在無知人之能，衹是敬慕推薦賢士之義。”書奏上之後，天子下詔徵劉平等人，特賜給置辦行裝的錢財。他們到朝廷後都被拜爲議郎，并多次受到引見。劉平再次遷升至侍中，永平三年，拜爲宗正，他多次推薦通達名士承宫、郇恁等。劉平在位八年，以年老有病爲由上書請求退職，後在家中去世。

王望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稟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望字慈卿，在會稽客居教書，從議郎遷至青州刺史，很有威望。當時州郡有旱災，百姓窮困饑荒，王望出外巡視，在路上看到那些飢餓的人，光着身子行走和吃草，共有五百多人，王望憐憫他們，於是順便調發巡視的地方的布匹糧食，供給窮人糧食，爲他們製作粗布衣服。事情過後他向朝廷彙報，天子因他不先上表請示，便將此事向百官宣布，讓他們商議如何給王望定罪。當時公卿都認爲王望擅自行事，法律有此方面的常規處罰他。惟獨鍾離意説：“從前華元、子反，是楚、宋的良臣，没有向國君請示，便擅自使二國和解，《春秋》從禮義出發，使此事成爲美談。如今王望胸懷仁義而不顧罪罰，當仁不讓，如果繩之以法，忽視他本來的動機，將會違背聖朝愛護撫育的宗旨。”帝認爲鍾離意的説法是對的，因而赦免王望，没有治他的罪。

王扶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强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王扶字子元，掖地人。年少時修養節操德行，他客居在琅邪不其縣，所住的村落之人都受到他的德行的感化。國相張宗拜見請他，他不理，張宗想强行請他去，於是王扶便拄着拐杖回歸故鄉。張宗連續請他，他稱病堅决不去。太傅鄧禹請他，他也不去。後來拜爲議郎，等到見到他，他的樣子好像很恭順而不善於言辭。然而性情沉穩正直，不能用不義之事侵犯他，當時世人都很尊崇他。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贊王扶是名臣。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親趙普，王莽執政時任田禾將軍，任趙孝爲郎。每次告假回

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并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亨。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

家，常常穿白衣挑擔步行。他曾經從長安回來，想在郵亭休息。亭長事先聽説趙孝要由此經過，認爲有長者客來，於是打掃乾净等待趙孝。趙孝到來後，不説出自己的名姓，於是亭長不接待他，并問他説："聽説田禾將軍的兒子要從長安回來，他什麽時候到？"趙孝説："一會兒就到。"然後便走了。到天下大亂時，人們相互殘殺相食。趙孝弟趙禮被餓賊抓到，趙孝聽説後，立即自己縛住自己來到賊處，説："趙禮長久挨餓，因而很瘦弱，不如趙孝肥胖可以吃飽。"賊大驚，把他倆全放了，對他們説："你們可以暫且回去，然後帶着糧食來。"趙孝找不到糧食，便又回去向賊説明，并情願被烹食。衆人很驚異，於是没有傷害他。鄉里人都敬佩他的高義。州郡召他去任職，他舉止行爲很有禮節。推舉他爲孝廉，他没有接受。

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太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

永平中，受到太尉府的徵召，顯宗平時就聽説過他的德行，詔拜他爲諫議大夫，遷爲侍中，又遷爲長樂衛尉。又徵他的弟弟趙禮爲御史中丞。趙禮也恭敬謙虚舉止有禮，類似趙孝那樣。帝很贊賞他們兄弟倆的淳厚行爲，想要特殊地寵幸他們，詔命趙禮每十日到衛尉府來一次，由太官送酒食，讓他們兄弟二人相對飲酒進餐，享盡歡樂。數年之後，趙禮去世了，帝命趙孝從官屬送喪，回家埋葬趙禮。一年多後，帝又賜趙孝以衛尉的官職告假歸家，後來在家中去世。趙孝没有兒子，帝便拜趙禮的兩個兒子爲郎。

王琳

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絶。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

當時汝南有個叫王琳字巨尉的，十幾歲時便失去了父母。由於遇到大亂，百姓奔逃，惟有王琳兄弟二人守在父母墳墓前，痛哭不止。弟弟王季，出去時遇到赤眉軍，馬上要被他們吃掉時，王琳自己捆住自己，來請求死在王季之前。賊因同情而放走了他們，由此他在鄉邑中名聲顯赫。後來被司徒府徵召，他推薦賢士之後便辭去職務。

魏譚

琅邪魏譚少閒者，時亦爲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

琅邪魏譚，字少閒，當時也被飢餓的盜賊所抓獲，魏譚同輩的數十人都被捆起來，按順序

亨。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并得俱免。譚永平中爲主家令。

被烹煮。賊盜見魏譚好像很謹慎厚道，讓他單獨燒火，到晚上便再把他捆起來。賊中有個叫夷長公的人，他特別同情魏譚，悄悄地解開他的繩子，小聲對他説："你們都應該被吃掉，你趕快從這逃走。"魏譚回答説："我爲你們燒火，常常能吃到你們剩下的食物，其他人吃的都是草，因此不如吃我。"長公認爲他很有義氣，於是將魏譚的話告訴了其他賊人并放了魏譚等人，因此他們都免去一死。魏譚在永平中任主家令。

又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并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又有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他們的兄弟都被赤眉軍抓住，將被吃掉，兒萌、車成叩頭，乞求用自己替換他們，賊盜也因同情而放了他們。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善説《老子》，清静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采。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他擅長講解《老子》，清静而不羡慕榮耀名聲。他家有山林田地果樹，有人侵入偷盜，他便幫助人家收集采摘。又看見有人偷偷地割他地裏的莊稼，他怕人家看見他會感到慚愧，於是便伏在草叢中，偷盜的人走後他纔起來，里落之人都被他所感化。

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亨，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兒慚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

王莽末年，因年景不好而鬧饑荒及出現兵亂，淳于恭兄淳于崇將要被盜賊所烹煮，淳于恭請求代替他的哥哥，於是二人都免於一死。後來淳于崇去世，淳于恭供養孤兒幼子，教給他們學問，如果出現不合規矩的情況，便反而用杖打自己，以此使他們感悟，孩子們感到慚愧而改正過失。最初遭遇賊兵侵犯後，百姓没有人去從事農桑。淳于恭常常獨自在田裏耕種，同鄉人阻止他説："如今正混亂，死生都難説，何必白白受苦呢？"淳于恭説："即使我得不到，也不會對别人有所傷害。"他没有停止開墾耕種。後來州郡連續徵召，他都不接受，然後隱居起來修養心志，潛藏在山林湖澤之中。他言行舉止，都遵循禮節。建武中，郡中推舉他爲孝廉，司空徵召他，他都不接受，客居隱藏在琅邪黔陬山中，一住便是數十年。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贊美淳于恭平素的行爲，告訴郡守賜給他帛二十匹，送他到公車署，任議郎。引見時直至天黑，詢問政事，遷爲侍中

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嘆，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騎都尉，以禮相待十分優厚。他所推薦的名人賢士，没有不被徵召重用的。入朝回答陳述政務，都本着道德標準，帝與他説話，没有不説他説得對的。五年，淳于恭病重，帝多次派使者來慰問，他在任上去世。帝下詔褒獎嘆息，賜給他家千斛穀子，在他家大門前石碑上刻字稱贊他。拜任淳于恭的兒子淳于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盗賊并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采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他年少時失去父親，獨自與母親同住。正遇上天下大亂，盗賊到處出現，江革背着母親逃難，經歷了種種艱難險阻，常常靠着采集養活母親。他多次遇到賊兵，有時他們要把他劫走，江革便痛哭哀求，説是有老母尚在，需要供養，他的語氣認真誠懇，足以感動他人。於是賊不忍觸犯他，有人還指給他避開賊兵的方法，於是母子在患難中都得到保全。江革輾轉客居到下邳，因窮困而光着脚，爲他人做工來供養母親，母親所需要的隨身之物，他都想辦法一定供給她。

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

建武末年，江革與母親回歸鄉里。每到年末，縣裏要清查户口，江革因母親年老，不想讓她多動，便自己駕轅拉車，不使用牛馬，於是鄉里人都稱他爲“江巨孝”。太守曾備禮徵召他，而江革因母親年老而不同意。到母親去世後，他純厚的性情幾乎毁滅自身，曾經伏在墳墓上睡着了，服喪期完了，他也不忍心脱去喪服。郡守派丞掾脱去他的孝服，并請他去做官。

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

永平初年，被推舉爲孝廉并任郎，補楚太僕。一個多月後，自我彈劾而辭官。楚王英派遣官屬騎馬去追趕他，他終不肯回來。又派中傅贈送物品，他推辭不接受。後來多次應三公的徵召，但不久便離去。

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

建初初年，太尉牟融推舉江革爲賢良方正，再遷而任司空長史。肅宗十分崇敬禮遇他，遷爲五官中郎將。每次朝會，皇帝常常命虎賁服侍江革，到進前拜見時，皇帝對他行注目禮。有時因有病不能參加朝會，便派太官送去酒飯，對他有特殊的恩寵。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敬慕他的德行，各自送書信致禮，江革完全没有

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

回報。皇帝聽説後對他更好。後來他上書請求退職，轉拜爲諫議大夫，賜他告假回家，於是以病重爲由稱謝。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元和中，天子思念江革高尚的德行，下詔給齊相説："諫議大夫江革，以前因病歸家，如今起居情况怎樣？孝是百種德行之首，衆多善行的開始。國家每次想起志士，没有不想到江革的。所在縣以千斛穀賜給'巨孝'，經常在八月派官吏慰問，送羊、酒，直至終生。如果不幸去世，以中牢祭祀他。"由此"巨孝"的稱呼在天下流行。到江革死後，皇帝下詔又賜他穀千斛。

劉般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産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

劉般字伯興，是宣帝的玄孫。宣帝把楚分給兒子劉囂，即是孝王。孝王生思王劉衍，劉衍生王劉紆，劉紆生劉般。從劉囂到劉般，積累仁義，在世都有名望節操，而劉紆尤其仁慈厚道。他早年喪母，他的弟弟原鄉侯劉平還小，劉紆親自供養他，常常與他一同休息起床共進飲食。到劉平成人，從未離開過他周圍。劉平因病去世，劉紆直哭到吐出血來，幾個月後也去世了。當初，劉紆繼承王位，由於正趕上王莽篡位，被廢爲庶人，因此便住在彭城。

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絶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

劉般幾歲時便失去父親，單獨與母親居住。王莽失敗，天下大亂，太夫人聽説更始即位，便帶着劉般一起奔向長安。正趕上更始兵敗，衹好又帶着劉般輾轉於兵馬混亂之中，他們向西來到隴，接着便流浪至武威。劉般雖然年紀還小，却立志修養德行，學習誦讀不停。他的母親和各位舅舅，認爲身處絶境之中，死活未定，不應該如此艱苦精進，多次勸説劉般，但劉般仍不放棄他的學業。

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

建武八年，隗囂失敗，河西開始通行，劉般立即率領家人向東到洛陽，到老師家中學習經學。第二年，光武下詔書，封劉般爲菑丘侯，尊奉孝王爲祖先并進行祭祀，讓他們回到封國。後來將封國歸屬楚王，改封爲杼秋侯。

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爲諸侯

十九年，光武帝出行至沛，下詔詢問郡中諸侯的德行才能。太守推薦説劉般謹束脩潔德行純

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

厚，是諸侯的表率。皇帝聽説後便稱贊他，賜給劉般綬帶，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又與皇帝在沛見面，劉般於是跟從着帝回到洛陽，賜給劉般穀物財物，留下他并封爲侍祠侯。

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楊州刺史觀恂薦劉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劉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劉般常將長水胡騎從。

永平元年，改封國歸屬沛，遷升封爲居巢侯，又隨諸侯回國。幾年之後，楊州刺史觀恂推薦劉般在封國中隨口説出的話符合禮儀，舉止不被人們怨恨厭惡，應該受到表彰傳揚。顯宗很贊成這樣做。十年，徵召劉般行執金吾事，跟從天子到南陽，回來後封爲朝侯。第二年，兼屯騎校尉。當時五校官位顯赫職責清閑，而且官府寬敞，車服鮮艷華麗，提供各種手工藝品，因此常讓宗室及天子的親屬之人住在其中。每次天子到郡國去，劉般常常率領長水胡騎隨從。

帝曾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是時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采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核，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帝曾想設置常平倉，議論此事的公卿多認爲很便利。劉般回答説“常平倉表面上有便利百姓的名聲，而實際上是侵害剥奪百姓，豪門大户乘機作惡，百姓得不到公平對待，設置此倉没有什麽好處”。帝便停了下來。此時朝廷下令禁止百姓既從事農業又從事商業，又因郡國發生牛疫，便通行使用區種法增加耕種，但官吏下去檢驗考察，常不很真實，百姓對此很擔憂。劉般上書説：“郡國因官府禁止百姓同時從事兩種職業，直至種地者不能捕魚。如今江湖附近的郡很少種桑養蠶，百姓依靠捕魚采集以幫助生活，而且因冬春農閑，不妨礙農業。捕魚打獵的好處，是爲種田除害，有助於莊稼生存，與農業商業無關。另外郡國因牛疫、水旱，墾田減少許多，故而朝廷下詔命令采用區種，增加土地頃畝數目，是爲了百姓着想。可是官吏舉報丈量田地，想使數量比從前多，因此即使是不能種地的地方，也通報爲租地。可以申命刺史、二千石，命他們務必按實際核查，如果有所增加，都按奪取百姓田地治罪。”帝全都聽從了。

肅宗即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賵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

肅宗即位，封劉般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升爲宗正。劉般妻去世，天子多加賜品，還賜給她顯節陵下土地作爲墳地。劉般在位時多次議論政事。他收留安撫九族成員，以多行仁義著稱，當時的人都贊揚他。建初三年他六十歲時去

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世。子劉憲繼位。劉憲死，兒子劉重繼位。劉憲的哥哥叫劉愷。

劉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并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

劉愷字伯豫，因應當繼承劉般的爵號，而讓給弟弟劉憲，逃跑藏起來躲避封爵。時間很久以後，章和中期，有司請求收回劉愷的封國，肅宗贊美劉愷的仁義，特別優待寬容劉愷，而劉愷仍然不出來。十幾年後，到永元十年，有司又上奏此事，侍中賈逵於是便上書説："孔子説'能用禮讓治國，這對執政有什麽困難'。我見到居巢侯劉般的繼承封國的兒子劉愷，平常遵行孝順友愛，謙遜廉潔清白，將封國讓給弟弟劉憲，自己遠遠地躲藏起來。有司不推求劉愷的樂善好施之心，反而要按一般情况的法律處置，我怕這樣不會鼓勵克制謙讓的風尚，成就寬容仁厚的教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最近又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同以高尚的操行潔身自好而辭去爵號，没有聽説受到降職和削除封國，而是都當上了三公。如今劉愷仰慕前賢，具有伯夷那樣的節操，應該蒙受贊揚寬容，成全他先輩的功德，以此增加我朝崇尚德行的美名。"和帝接受了他的意見，下詔説："已故居巢侯劉般的嗣子劉愷，本該繼承劉般的爵位，但聲稱父親的遺願，將封國傳給他的弟弟劉憲，自己躲藏起來七年，所堅守的德行更加純厚。聖王法則是崇尚善行，成人之美。還是聽從劉憲繼承爵位吧。這是權變之法，以後不能再這樣做。"於是便徵召劉愷，拜爲郎，逐漸升遷爲侍中。

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岩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六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

劉愷進入朝廷後，在位的人没有不敬仰他的風尚操行的。劉愷又被遷升爲步兵校尉。十三年，遷爲宗正，免職。又拜爲侍中，遷爲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替周章爲太常。劉愷生性崇尚古風，尊崇有節操之士，每次朝廷徵召推薦，必定先推舉隱居處士。發表議論引用佐證，言辭氣概高雅。六年，代替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替夏勤爲司徒。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内外衆職并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

依照過去的制度，公卿、二千石、刺史不能守三年喪，於是朝廷内外官員都因此廢除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命長吏以下不爲父母親守喪的

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

人，不能主管一城的選舉之事。當時有人上書説牧守也應遵照此制度，天子下詔給公卿，討論的人認爲這樣不方便。惟獨劉愷辯論説："詔書之所以爲守喪制定條文，是爲了尊崇教化改變風俗，用來弘揚孝道。如今刺史是一州之表率，二千石是方圓千里之人的師長，任務是管教治理百姓，宣揚美化風俗，尤其應該尊重典制禮儀，以身作則。然而議論的人不找尋事物的起因，涉及到牧守則説不應該，這就如同是使水源變濁而指望水流清澈，彎曲物體的形狀而想要它的影子是直的，這是做不到的。"太后聽從了他的意見。

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并受譴咎，朝廷以此稱之。

當時征西校尉任尚因犯法牟利被徵召治罪。任尚曾任大將軍鄧騭副手，鄧騭於是袒護他，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順從鄧騭的意願，不先進行請示，便自做主張將任尚釋放，劉愷不同意這樣做。後來尚書考察此事，馬英、李郃都受到譴責批評，朝廷因此事稱贊了劉愷。

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禄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并爲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説經書而用心褊狭，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内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諫

劉愷任職五年，永寧元年，自稱有病上書請求退職，天子下詔優待同意了他的要求，加賜給他三十萬錢，以千石俸禄回家修養，河南尹常在每年八月送羊、酒。當時安帝剛開始執政，朝廷官員常常稱贊劉愷的德行，帝便派遣使者詢問他的日常情況，多加賞賜。正趕上馬英被罷職，尚書陳忠上書推薦劉愷説："我聽説三公就像是天上的三台星，地上的五岳山，朝臣的首領，三台在職，協和陰陽，調順五常之教化，考察功績衡量才能，以此安排百姓官職，即使遭到暴風也不迷亂，遇到驟雨也不困惑，没有比三公更重要的職位了。如今上司職位缺人，没有商議由誰擔任。我暗中按次序挑選各位公卿，考察審合衆人的建議，大家都稱贊太常朱倀、少府荀遷。我的父親陳寵，以前愧居司空之職，朱倀、荀遷同是掾屬，完全知道他們二人的才能。朱倀能够講説經書而心地狹窄，荀遷剛毅正直却文學水平不高。我見前司徒劉愷，深沉穩重美好，道德完備，謙讓爵號封地，將爵位傳給弟弟，具有浮雲之志，兼有浩然之氣，多次歷任二司，舉止符合禮儀。因病退休，居住在里巷之中，居處簡約思慮純正，進退有法度，百官仰慕奉爲榜樣，海内

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

之人都懷有歸順之心。從前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都被除去過宰相職位，後又擔任三公之職。朝廷實在應該熟悉掌握有卓異才能的人，以滿足人們的願望。”書奏上之後，朝廷詔請劉愷拜爲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犯有貪污罪，於是便加重處罰，禁止兩代人爲官，禍及他的兒子。當時居延都尉范邠又犯貪污罪，天子下詔讓三公、廷尉商議如何處置。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商議按照處罰叔孫光的辦法處置。惟獨劉愷認爲“《春秋》大義，‘對善行的報償延及子孫，對惡行的處罰限於罪犯自身’，這是爲了鼓勵人行善。《尚書》說：‘重罪盡可能輕判，輕罪要判重些。’如今因處罰犯貪污罪的官吏而禁止他的子孫做官，從重處罰輕刑，恐怕要殃及善人，這不是先王審察刑法的本意。”天子下詔說：“太尉說得對。”

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秘器，錢五十萬，布千匹。

劉愷任職三年，因疾病請求退職，很長時間後天子纔同意，并下詔河南尹用以前那樣的禮儀品級對待他。一年多後，在家中去世。天子下詔派使者護理喪事，賜給劉愷東園棺材，錢五十萬，布千匹。

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桓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悦，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劉愷的小兒子劉茂，字叔盛，也愛好禮讓，擔任過尚書，桓帝時爲司空。正趕上司隸校尉李膺等被治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應當處死，劉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同上書爲他們申訴。皇帝很不高興，有司遵從天子的旨意彈劾三公，於是劉茂被免職。建寧中，又任太中大夫，在職期間去世。

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弃官還鄉里。及母殁，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是徵士周燮的同宗。祖父周業，建武初年任天水太守。周磐少年時游歷京城，學習《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愛好禮儀具有德行，不是典籍中的話不說，諸儒都十分尊崇他。家中貧困又要供養老母，生活儉省貧困很不充裕。曾朗讀《詩經·汝墳》的最後一章，感慨嘆息，於是便解去韋帶，參加推舉孝廉。和帝初，拜爲謁者，除任城長，遷升爲陽夏、重合令，先後擔任三城的長官，都有好的政績。後來因思念母親，便辭官回到鄉

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

里。等到母親去世，因過分哀痛差點也去世，守喪期滿之後，便在墳旁蓋起一間屋子。此後他在此教授的門徒常常有上千人。

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没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公府再三徵召周磐，都是因爲他有道德而特別召請，周磐對朋友說："從前方回、支父愛惜精神修養和氣，不被榮耀利益擾亂長生之術。我的親人已經没有了，我還做官幹什麽?"於是便没有聽從。建光元年，周磐七十三歲，年初召集他的門徒，講解談論了一整天，然後對他的兩個兒子說："我白天夢見先師東里先生，我與他在幽暗房屋的東南角交談。"不一會又長嘆說："難道是我的壽命到頭了！如果生命終結之日，桐木棺材足以裝下我，外椁足以盛下棺材，衣能遮體棺椁能垂直下降，穿上洗净的衣服和戴上幅巾。編成二尺四寸的竹簡，書寫上《堯典》一篇，連同刀筆各一個，放在棺材前邊，表示不忘却聖人之道。"在那月的望日，忽然無病而亡，學者們認爲他知道天命。

蔡順

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弃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後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與周磐同郡的蔡順，字君仲，也因至孝受到稱贊。蔡順少年失去父親，且要供養母親。蔡順曾出外尋找木柴，而家中忽然來了客人，母親盼望蔡順回來却見不到人，於是便咬自己的手指，蔡順立即感到心中一動，扔掉木材趕緊回家，跪着詢問原因。母親說："因爲有客人突然來到，我咬自己的手指用來提醒你而已。"母親九十歲時，壽終而亡。還未下葬時，里中着火，火焰將要逼近他家的房子時，蔡順抱着棺柩伏在上面，大聲哭喊，於是火焰越過他家的房子燒了别人的房子，惟獨蔡順家避免了火災。太守韓崇召他任東閤祭酒。蔡順母生時一直害怕雷聲，自從她去世後，每有雷震聲，蔡順便環繞在墳邊哭泣，說："蔡順在這兒。"韓崇聽說這件事，每次打雷時便派車馬到墳地去。後來太守鮑衆推舉他爲孝廉，蔡順因不能遠離墳墓，於是便没有接受。年八十歲時，在家中去世。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父趙暢是博士。趙咨年少時失去父親，有孝行，州郡徵召推舉他

召舉孝廉，并不就。

延熹元年，大司農陳奇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

爲孝廉，他全都不接受。

延熹元年，大司農陳奇推舉趙咨非常孝順有道行，沿襲爲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被宦官所殺害，趙咨便藉口有病辭官。太尉楊賜特地徵召他，讓他用幅巾飾頭出入，請他參與講經論義。後被推舉爲高第，累積遷升至敦煌太守。因病被免官回家，親自率領子孫耕地種田養活自己。

盗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盗，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盗皆慚嘆，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

盜賊曾經深夜到他家打劫，趙咨恐怕母親受驚害怕，便先到門前迎接盜賊，并請允許他爲他們準備食物，道謝說："老母八十歲了，有病需要休養，平日貧窮，早晚無有多餘的東西儲存，請允許爲你們準備不多的衣物食品。"對於妻子孩子及其他物品，没有提出任何請求。盜賊們都慚愧感嘆，跪下來推辭說："我們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誤，侵犯了賢者。"說完便全都跑出去了，趙咨追出去想送給他們一些東西，但没有追上。由此更加知名。朝廷徵召他拜爲議郎，他藉口說有病而不到任，詔書嚴厲地責怪他，州郡官吏按照禮節調動派遣他，前前後後多次，他不得已而接受了職務。

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弃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

後又拜爲東海相。在上任的路上經過滎陽，敦煌的長官曹暠，是趙咨從前推舉的孝廉，他在路上等候拜見趙咨，但趙咨没有停留下來。曹暠送到供休息的亭子處，望着趙咨所乘車揚起的塵土却追不上，於是他對主簿說："趙君聲望很大，如今從我境内經過却見不到面，一定會被天下人耻笑!"隨即便抛棄印綬，一直追到東海。拜見趙咨之後，便辭官回家。趙咨就是受到當時人這樣的尊崇。

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籍以黄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敕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兹性命，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

趙咨在任上清白廉潔，按任職天數接受俸禄，有勢力的集團人員都害怕他的儉樸節操。任官三年，他說有病而乞求辭職，朝廷徵召他拜爲議郎。他在京師與疾病搏鬥，快要去世時，他告誡他從前的下屬官吏朱祇、蕭建等人，讓他們用樸素的棺材簡單裝殮，棺材中放入黄土，想使自己趕快腐朽，儘快歸入土中，不使自己的後代改葬他。他還留下遺書告誡他的兒子趙胤說："那些有生氣之輩，有生必有死，大概是天地有規律

也不爲娱，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弃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毁，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墻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頹陵，法度衰毁，上下僭雜。終使晋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争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弃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爲孝愷，豐貲重禭，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别，動静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

的期限，自然的極數。因此通達之士，對於生命的態度是，把存亡當作明暗變化、把死生當作朝夕，因此他們也不爲生存高興，也不爲死亡悲傷。死亡，是元氣離開身體，靈魂飄散，返回到原來的自然狀態，新開始，歸於無始無終之中。倒下消亡之後，與糞土融合在一起。土是拋棄的東西，怎能有性情，爲何要製造它的厚薄，調和它的乾濕呢？衹不過是因活着的人的心情，不忍見到形體的銷毁，纔有了埋葬尸骨的制度。《易》説：‘古者埋葬的制度，把木柴當作殮衣，埋藏在野外，後世聖人换成了棺槨。’製造棺槨，從黄帝時開始。從陶唐到虞、夏，還崇尚簡樸，有的用瓦有的用木，到了殷朝則開始有所增加。周朝繼承前代，兼取二代制度。又給載棺車箱加上裝飾，用在旗上做好標志的儀式來區别，還有招魂含殮之禮，出殯下葬宅地的日期，槨罩在棺外多少重的制度，級别地位不同而使用殮衣不同的數量，這些事煩瑣因而傷害埋葬的目的，物品瑣碎因而難以完全具備。然而地位爵號不同，貴賤等級不同。從成、康以來，典制逐漸有些不同。到了戰國時期，逐漸頽廢凋敗，法律制度衰敗毁壞，上下級别之間僭越混雜。最終導致晋侯請求掘地隧葬，秦伯用人殉葬，陳國大夫設立參門之木，宋司馬有建造石槨的奢侈行爲。到了殘暴的秦朝，違背道義廢棄道德，毁滅三代制度，興起荒淫邪惡方法，國家財物被浪費地下，人力用盡在酈墓地，寶物全都埋在糞土之内，技巧被浪費在長夜之中。自古以來，厚葬之害處，没有像這樣的。雖然有仲尼重新申明周禮，墨子用古代聖賢之道鼓勵，仍然不能阻止。因此華夏之士，相互攀比競争，違背禮儀的根本，從事禮儀之末節，追求禮儀的奢侈豪華，拋棄禮儀的實質，用盡家中的全部財物，用來經營投入。廢棄侍養生者而去費力經營亡者，用厚葬代替供養活人，這難道説是聖人制訂禮儀的本意嗎？記説：‘喪葬雖然有禮制，但哀傷是主要的。’又説：‘喪禮與其禮儀辦得周到不如悲戚。’如今則不是這樣，把合并棺槨，看作孝敬，以耗費衆多的財物向死者贈送多重衣被來表明自己的惻隱之心，這是我

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暗，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默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不采取的。從前舜葬在蒼梧，他的兩個妃子没有陪葬。哪有婚配相聚，固守常定之所呢？聖明君王，尚且如此，何況普通的人，禮儀没有對他們有所規定。古人時代相同而葬在一起，不同則不然，舉止符合禮義，處事順應時宜。王孫不用棺槨而埋葬，墨夷將尸體露天存放，都是通達天性理智，能够通權達變。梁伯鸞的父親去世了，他將父親尸體用席捲起來埋葬，而他死後也不讓他人把他的尸體葬在他父親的墳旁，而是就地埋葬。他們這些人難道是輕視父母親的恩德，失去忠義孝道嗎？何況我地位卑微，無德不聰慧，没有想彰顯自己的意思，意志有所羡慕，上學古人，下不受責難。你們一定要按我的意思去做，不要產生疑慮。我怕你們習慣了日常所見的事，聽不進我的話，一定要改變殯葬的作法，背叛我的心意，因此遠取古代聖賢的作法，近察現世的作法，以此使你們的心醒悟。你們衹管去挖坑穴，使它能容納我的棺槨，棺材一到家鄉便下葬，地上不要起墳。不要占卜時間日期，下葬後不要設立祭祀的酒食，不要停留在墓地旁，不要種樹。你們這些年輕人啊，要勉力實行，我再没有什麽要説的了。”朱祇、蕭建送喪到趙咨家鄉，趙咨的兒子趙胤不忍心讓父親的尸體與土合在一起，想要改變他父親説的下葬方式，朱祇、蕭建將趙咨的遺囑告訴趙胤，於是祇好執行，當時的人都稱贊趙咨的明智通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禄。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嗇神養福。

贊曰：公子、長平，面臨賊寇讓出生命。淳于仁愛孝悌，以“巨孝”聞名。居巢愛好讀書，因此繼承了家業。伯豫徘徊，繞顯迹孤竹。文楚簡葬，希望速朽。周磐能思念親人，愛惜精神，保有幸福。

後漢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

班彪傳（子）固

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并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祖父班況，成帝時任越騎校尉。父親班稚，哀帝時任廣平太守。

班彪生性沉静穩重好古。他二十多歲時，更始失敗，三輔大亂。當時隗囂率軍在天水，班彪便跟從他以便避亂。隗囂問班彪説："從前周滅亡，諸侯國争霸，天下分裂，上百年後纔平定下來。想來難道是合縱連横之事又在現在出現了嗎？將乘着朝代的更替而有一人藉此時獨掌天下嗎？希望你能談論一下此事。"班彪回答説："周朝的衰亡，與漢完全不同。從前周設五等爵位，諸侯從政，朝廷根基已經衰微，而諸侯枝葉强大，因此那些末流人士有合縱連横的主張，執政的命運使事情成爲這樣。漢繼承秦制，改立郡縣，君主有自己掌握的權威，大臣没有長時間的權力。到了成帝時期，權力轉給外戚，哀、平兩帝短命，國家三次没有繼承人，因此王氏掌握朝政，趁機竊奪帝位。危險從上而來，但尚不傷害百姓，因此王氏正式爲帝後，天下之人没有不伸頭嘆息的。十多年間，中外騷亂，遠近都有，假藉名號之人像雲聚合一樣聚在一起，都自稱是劉氏，雖没商量却是異口同辭。如今那些占據州地的豪傑，都没有七國那樣的可以依靠的幾世勢力資財，而百姓的傳誦，對漢德的思念仰慕，已經可以知道了。"隗囂説："你説的周、漢的執政是可以的，至於衹見到愚蠢的人習慣衹知劉氏姓名國號的緣故，便説漢家復興，那可就不準確了。從前秦失

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

去政權，劉季追逐而得到，當時人們知道漢嗎?”

班彪既恨隗囂的話，又感傷當時的艱難，於是便著《王命論》，認爲漢繼承堯德，有靈命符合，王者即位興國，不是依靠欺騙與暴力能得到的，他想用此感悟隗囂，而隗囂却始終不明白，於是他便躲到河西去了。河西大將軍竇融任他爲從事，深深地敬重禮待他，以師友之道與他交往。班彪便爲竇融策劃事奉漢朝，統領西河軍馬以抗拒隗囂。

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

等到竇融被徵召回京城，光武問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誰參與其中了?”竇融回答說：“都是我的從事班彪所作的。”帝向來聽説班彪的才學，因此召見班彪，令司隸推舉他爲茂才，拜爲徐縣令，他因病免官。後來多次應三公的徵召，但很快就離去了。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閒。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并争，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

班彪既有高才又好闡述創作，於是便專心研究歷史典籍。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從太初以後，没有收録，後來好事之人常有彙集當時時事的著作，但多是水平低下庸俗，不足以繼承司馬遷的《史記》。班彪便繼續搜集前史遺事，加上不同的傳聞，作後傳數十篇，吸取前代經驗而評論正確得失。他的略論説：

唐虞三代，《詩經》《尚書》中有所涉及，每世都有史官，用來掌管典籍，至於諸侯，各國有自己的史書，故《孟子》中説“楚的《檮杌》，晉的《乘》，魯的《春秋》，它們記事的職責是一樣的”。定公哀公之間，魯國的君子左丘明議論彙集它們的文章，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按國家的不同撰寫，起名叫《國語》，共二十一篇，從此《乘》、《檮杌》不再流傳，而惟獨《左氏》、《國語》却顯赫起來。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事的著作，名叫《世本》，共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相争，秦吞并諸侯，於是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朝興起平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當時的功績，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時，太史令司馬遷采取《左氏》、《國語》，删訂《世本》、《戰國策》，根據楚、漢列國當時之

《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絶，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采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并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彪復辟司徒玉況府。時東宫初建，諸王國并開，而官屬未備，師保

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始二年獲白麟時，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共一百三十篇，而其中十篇丢失。司馬遷所記録的事，從漢初至武帝時絶筆，這些是他的功勞。至於彙集摘取經傳，分散百家之事，有很多疏忽省略，不如它們原來的情況，努力想以載更多的内容作爲功勞，議論因而淺薄不深刻。他談論學説，則推崇黄老而貶低《五經》；評述貨殖，則輕視仁義而以貧窮爲羞耻；評説游俠，則以守節爲低賤而以世俗的功勞爲貴：這就是他傷害道德的大壞處，因此受到極刑處罰的原因。然而他很好地叙述事理，有辯才而不浮華，質樸而不粗俗，修飾與質樸相稱，具有良史才能。假如讓司馬遷依照《五經》的言論，與聖人的是非觀相同，想來就差不多了。

那些百家之書籍，還是可以效法的。像《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可以使今人知道往古，後人依據它們可以觀看從前，是聖人的耳目。司馬遷排列叙述帝王則説本紀，公侯傳國則説世家，卿士特殊的則説列傳。又進升項羽、陳涉而貶黜淮南、衡山，詳細考察其中的原委，是他條例不統一。像司馬遷的著作，摘取吸收古今典籍，貫穿經傳之中，是非常廣博了。一人之精力，文章多思慮煩重，因此他的著作削除繁雜仍有不盡之處，還有多餘的辭藻，有很不一致的地方。像講述司馬相如，舉出郡縣，著出他的字，到蕭何、曹參、陳平之類，以及董仲舒和當時之人，則不記他們的字，有的寫縣不寫郡，大概是顧不上了。如今這些後篇，小心仔細地核對過事實，文章體例整齊一致，不要世家，祇有紀、傳而已。傳説："敗壞史書而受到極刑，公平改變趨向正直，這便是《春秋》的内在本義。"

班彪又受到司徒玉況徵召到他府中去做事。當時東宫初建，各王國剛開始設置，而官屬不完

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則大顛、閎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漢興，太宗使晁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宫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宫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書奏，帝納之。

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二子：固，超。超别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

備，師官保官很缺少。班彪上書説：

孔子稱“本性相近，學習使他們變得不一樣。”賈誼認爲“與善人在一起時間長了，不會不做善事，就如同生長在齊國，不能不説齊國的語言。與惡人在一起時間久了，不能不做壞事，就像是生長在楚國，不能不説楚國的語言”。所以聖人注意與他同居住的人，謹慎地對待自己所習以爲常的事。從前成王還是孩子的時候，出去時有周公、邵公、太史佚跟隨，進去時有大顛、閎夭、南宫括、散宜生相隨，前後左右，没有違背禮儀的舉止，因此成王一天即位，天下便十分太平。因此《春秋》説，“愛護孩子要按禮義法則管教他，不讓他受到邪惡的侵害。驕奢淫佚，便是來自邪惡。”《詩經》説：“留給他孫子的謀略，用來安定敬仰他的兒子。”指武王的謀略留給子孫了。

漢朝興起，太宗讓晁錯教給太子法術，賈誼教梁王《詩經》、《尚書》。到中宗時，也命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學培訓東宫以下人員，没有不尊崇選拔合適人選，跟隨他們成爲有道德才能之人。如今皇太子及諸王，雖然從小就開始學習，修練禮儀音樂，但教他們的人不是賢才，官屬缺少很多舊的典制。應該廣泛挑選名儒中有威望明白通達政事的人，擔任太子太傅，東宫及各王國，將官屬置備完全。另外依舊制，太子封湯沐十縣，設立周全的防衛和警戒，五天一朝見，坐在東廂之内，檢查膳食，如果不是朝見之日，派僕、中允每天早晨請問而已，表明不輕慢，推廣他的尊敬。

書奏上之後，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後來司徒推舉他廉政而封爲望都長，官吏百姓都愛戴他。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死在任上。他所著賦、論、書、記、奏事一共九篇。

班彪有兩個兒子：班固和班超。班超另有傳。

論曰：班彪憑着通達儒學的高才，側身在危

亂之閒，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險混亂之中，行爲舉止不違背道德，言論不失去公正，做官不求急忙向上升，正直而不背叛他人，陳述文章的文采用來編製國家的典籍，處在卑賤貧困地位却没有煩悶的表情。他要因世運没有光大，不是所謂的以卑賤爲耻辱嗎？爲什麽他能這麽堅定地堅守道義坦然平静呢！

班固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班固字孟堅。九歲時，能作文章誦詩作賦，長大後，便博覽古籍，九流百家之言論，没有不作深入研究的。他所掌握的學問不是向某一家某一人學的，不做一句一字的解釋，衹要指出大意就行了。性情寬宏温和能容納他人，不憑藉才能自覺高人一等，儒者們都因此敬慕他。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説蒼曰：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踪，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猒，采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

永平初，東平王劉蒼因是天子非常近的親戚而擔任驃騎將軍輔助政事，打開東閣，延請英雄。當時班固纔二十歲，上書游説劉蒼説：

將軍憑着周公、邵公那樣的德行，在本朝爲官，受到聖明天子的封策，得到威靈的封號，從前有周公，如今有您，《詩經》《尚書》中所記載，没有第三個像你們這樣的。傳説："一定有非同一般的人，纔會有非同一般的事情；有了非同一般的事情，纔會有非同一般的功勞。"班固幸運地生在清明之世，處在參與政事的末位，私下以細微之見，觀察國政，真心贊美將軍擁有像周公那樣的重任，追隨先聖的踪迹，體現弘大美好的姿態，依據高明的控制，廣泛地貫穿各種事務，牢記《六藝》，對待是非如辨黑白，追求善從不滿足，采用選擇狂夫之言，不抵觸卑賤之人的建議。我見到幕府新開置，廣泛延請衆多有才能的人，四方之士，都急忙來投奔，急得連衣服都穿倒了。將軍應該審視唐、殷的推舉，審察伊、皋之所以被推薦，使遠近關係之人不受到不公平對待，隱居之人也前來，期望能廣招賢人才士，收集明智之人，爲國家得到能人，以此安定本朝。這樣將軍就可以修養調和神志，優閑地待在廟堂中，光榮的名聲在當時世上得到傳播，將功績流傳萬世。

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逾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嘆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

我見到以前的司空掾桓梁，是飽學儒士名望很大，德行在州里數一數二，七十多歲，無論做什麼都合乎禮法，可爲清廟增添光輝，是當代的優雅傑出之人。京兆祭酒晉馮，從小便修身養性，直到年老也没有違背過禮義，愛好古風喜歡聖賢之道，玄妙沉默自我堅守，具有古人的美好操行，是當時世俗之人所趕不上的。扶風掾屬李育，明曉經學品行卓著，弟子百人，客居在杜陵，茅草搭屋以土做臺階。京兆、扶風二郡長官交替來請，祇因爲家中貧困，多次藉口有病而離去。溫故而知新，議論通達明白，廉潔而有修養，行爲純正周到，雖然有前代的名儒，國家所器重的，如韋、平、孔、翟，這些人也不比他們更好。應該命令他們進行政績考核，讓他們參議各種政事。京兆督郵郭基，他的孝行在州里很著名，他的經學水平在師生中受到稱贊，他的政務成績，有與常人完全不同的效果。如能得以在聖明之時，在您下屬工作，進攻有鳥靠羽翅奮飛的作用，後退有杞梁這樣不怕死的將士。涼州從事王雍，擁有卞嚴那樣的節操，又加上技藝，涼州爲官之人，没有可以應該排在王雍前面的人。從前周公一次舉兵則三方埋怨，說"爲什麼把我們放在後面"。應該及時打開府門，慰勞來自遠方的賢士。弘農功曹史殷肅，通達學術見聞廣博，才能絕倫，背誦《詩》三百首，奉使命專門對詩。這六位人士，都有不一般的操行和絕世的才能，德行高出當代之人，如果能蒙受徵召接納，用以輔助您，這便是在山梁上之時，夫子所爲之感嘆的情況。從前卞和獻寶，被處以刖足之刑，靈均向君王納忠言，最終却身沉水底，然而和氏之璧，千載放射光芒，屈子的詩篇，萬世稱善。希望將軍隆起能照見細微的光明，伸展天大的視聽，稍稍委屈神威，屈尊下問，使塵世之中，永遠没有荊山、汨羅那樣的遺憾。

蒼納之。

劉蒼接受了他的意見。

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父親班彪去世後，班固回到故鄉。班固因班彪所續的前代史不詳盡，便精心鑽研，想完成班彪的事業。不久有人給顯宗上書，控告班固私自修改撰寫國史，天子下詔給班固所在郡郡守，將班固收捕到京兆獄中，將他家的書全部取走。在此之前扶風人蘇朗謊稱圖讖之事，被下獄處死。班固弟班超恐怕班固被郡吏拷問，自己不能申辯清楚，便立刻趕到朝廷上書，受到召見，具體説明班固著書的本意，而郡也送來班固寫的書。顯宗認爲他很有奇才，便下召讓他到校書部，除爲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同完成《世祖本紀》。被遷爲郎，負責校秘書。班固又撰寫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之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上奏給天子。天子便又讓他完成他以前正撰寫着的書。

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班固認爲漢承繼堯運，以此建立帝王功業，直至六代，史臣便追述他們的功德，私自作本紀，編排在百王之後，排在秦始皇、項羽之列，太初之後，空缺不録，因而試探着撰寫前記，彙集所聽所見，編爲《漢書》。從高祖開始，到孝平王莽被殺爲止，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合他們的行爲舉止，依傍貫通《五經》，上下融洽通順，作《春秋》考紀、表、志、傳共一百篇。班固從永平中開始接受詔書，潛心鑽研二十多年，至建初中纔完成。當時人非常重視此書，學者們無不背誦朗讀它。

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宫室，浚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

自從擔任郎後，便得到天子的親近。當時京師修起宫室，疏通修繕城壕，可是關中年老之人仍希望朝廷向西去。班固感嘆前世相如、壽王、東方等人，構造文章辭藻，以諷諫作爲終結，便獻上《兩都賦》，大力稱贊洛邑城建規模的美觀，以此折服由西入關在此居住之人的各種不滿言論。《兩都賦》寫道：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

有西都來賓問東都主人説："聽説皇漢初期創建時，曾有意在河洛地區建都。廢止而不快樂，由此西遷，成爲上都。主人聽説這其中的緣故并看到那裏的制度嗎？"主人説："没有。希望客人能抒懷舊之存念，

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

發思古之幽情，用皇道使我廣博，用漢京來使我弘大。”來賓説道：“好，好。”

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晞秦領，睋北阜，挾酆霸，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内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别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娱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

漢的西都，位於雍州，名叫長安。左邊依憑着函谷、二崤的險阻，以太華、終南二山作爲屏障。右面連接褒斜、隴首險要之處，又有洪河、涇、渭三川繞過。説到農作物的生長，這裏則是九州土壤最肥沃的；作爲防禦天險，這裏是天下最機密的地方。因此横貫天地四方，三代帝王建都於此，周朝憑此像龍一樣騰空而起，秦代據此虎視群雄。到大漢承天命在此建都，仰觀天象感悟東井五星之精妙，俯察大地與《河圖》之靈魂融洽，於是奉春獻策，留侯促成，天人合應，啓發漢帝之神明，於是回首西望，在此立都。於是遠眺秦嶺，遥望北阜，挾制酆、霸，據守龍首。爲使帝王基業萬年長久，設計了宏偉的藍圖，始於高祖而止於平帝纔完成，世代增修以使其更加富麗，經歷了十二朝天子的交替，因此使其顯得窮奢極侈。築就萬丈金城，疏浚城池而形成深淵，拓展三條大道，建立通往大道的十二座城門。城内街道四通八達，里巷接近上千，九處集市開放，貨物分門别類列在路旁，人多得不能回頭張望，車馬也無法掉頭，城郭人物滿溢，城内店鋪成百，紅塵籠罩，烟雲相連。於是由於又豐又富，娱樂無窮，都城中男人婦女，與五方之人十分不同，游人神情與公侯相似，店鋪之奢華超過了姬、姜。鄉間的豪傑之士游俠之人的傑出者，氣節可與原、嘗相比，名望不亞於春、陵，他們彼此交往聚合，在長安城中往來奔走。

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强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

至於觀看京都郊外四野，在毗鄰近縣漫游，那麼南面可以望見杜、霸，北面可以眺望見五陵，名都名郭相對，宅第相連，此處是英才薈萃之所。達官起居之地，戴着官帽乘着豪華馬車往來不斷的，都是些有權有勢之人。那些州郡中的豪傑，五都中的貨物，經過多次節選遷升，都被充入朝廷的陵邑之

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嘆，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决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菜。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黄支之犀，條枝之鳥，逾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

其宫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爓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閑館。焕若列星，紫宫是環。清凉宣温，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兹，不可殫

中，其目的大概是要强壯主幹削弱分枝，尊崇上都而指導萬國。京畿之内，沃土千里，超絶於天下，萬事萬物全都俱備。都城南面高山遮天，幽林深谷，各種珍寶全都有，藍田盛産美玉，商、洛依傍在山邊，鄠、杜靠近山脚，清泉澆灌，池塘相連，到處都是竹林果園，芳草香樹，郊野之富産。號稱近蜀。城北有九嵕高居群山之首，有甘泉相伴，其間有帝王行宫聳立。秦、漢最漂亮的宫觀，淵、雲曾爲之頌揚贊嘆的，都在這裏了。山下有鄭渠、白渠灌溉的沃土，它是百姓賴以生存的源泉，堤壩林立，灌溉五萬頃田地，疆界縱横，溝畦有如刻鏤一般整齊，高高低低像龍鱗一般顔色，開渠澆灌有如天降細雨，肩扛農具，衹見耒鍤一片，五穀成熟低垂禾穗，桑麻茁壯茂盛。東郊有通達的水道，貫穿渭水洞穿黄河，乘船直抵山東，控制淮水、湖澤，與大海相連接。西郊則有皇家苑囿禁地，林密澤深，池塘與蜀、漢相連，高墻環繞，連綿四百餘里，離宫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四處可見。其中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黄支之犀，條枝之鳥，它們越過崑崙，跨過大海，是異域它方的珍禽異獸，歷經三萬里纔到達這裏。

西都的宫室，位置效法天地，布局順應陰陽變化，占據地靈之正位，模仿太微、紫微星體的形態。樹立起高聳的門樓，築起冠蓋群山的朱色殿堂，利用瑰異材料匠心獨運，使形似應龍的如長虹般的大梁，棟椽排列像羽翼，負荷棟梁昂首如駿馬一般。楹柱上有玉雕矗立其上，裁金鉑爲璧裝飾椽端，焕發出五彩，光芒使景象生輝。在此有臺階於左，坦路於右，樓板雙層，階梯三層，内室相連，宫門洞開，中庭列滿編鐘，西北之門立有金人，重崖之上横有門檻，登上險峻之路便可推開門眺望。離宫別寢座落四周，承接着高臺閑館。有如群星環繞着的，便是紫宫。清凉宣温，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類似上述的殿宇，多得不可勝

論。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後宫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綉，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扣切，玉階彤庭，碝磩采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宫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兹爲群，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涂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宫，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棱而栖金雀。内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户，順陰陽以開闔。

數。殿宇重叠高聳，層層光輝燦爛，外觀特異，各有所不同，乘輦步行，隨處都能休息宴飲。後宫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則有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類。昭陽宫最盛大，在孝成帝時最顯赫，屋宇不顯現出材質，墻壁不露出原形，彩繪裝飾一新，青絲結彩垂挂，像明月般的隨侯宫，錯落有致地閃爍其間，金釭銜璧玉，像是成串的錢，翡翠火齊寶珠，流光異彩，懸黎垂棘，夜晚生輝。殿内地面暗黑色，白玉臺階紅漆中庭，琳珉美玉，青光熒熒，珊瑚碧樹，遍植殿堂四周。嬪妃宫女紅羅長袖，服飾精美盛大，俯仰姿態頗似天神。後宫之稱號，分爲十四等，窈窕美麗，交替受到尊寵，在這一行列中者，可數以百計。在朝廷上排在左右兩邊，設有百官之位，蕭曹魏邴，都曾在此出謀劃策。輔佐聖上繼承帝位，協助朝政使萬民得以教化，讓大漢平易祥和之風流布，除掉亡秦的遺毒。因此命這些人傳揚和樂之聲，創劃一之歌，功德可與列祖列宗同一，而恩澤遍施於百姓。又有天禄石渠，作爲典籍珍藏之處，天子讓那些從事諄諄教誨之事的元老，名儒師傅，在此講論《六藝》，考證經傳之異同。又有承明金馬，是著作之所，博雅通達之人，在此聚集成群，追流溯源，廣聞博見，闡發文章精義，校對整理典籍。宫殿四周設置哨位，靠值夜打更的官署來衛護，這裏還會聚着禮儀之官考核的甲科博士，以及各郡的孝廉。虎賁宿衛掌衣之官，宦官種種，甲兵執戟重重防衛，各司其職。宫殿周圍全是宿衛之居處，巡視路綫相互交錯。閣道經營有序，蜿蜒曲折伸向遠方。從未央宫連接桂宫，向北貫穿明光宫和長樂宫，登上棧道越過西城，通過建章宫可達宫外，設有璧門及鳳闕，殿堂最高處有金雀栖身。宫内則有別風高聳，遠遠望去華麗巧妙而突起，宫中千門萬户，順陰陽而開合。接着便是殿堂高聳的正殿，屋宇重叠屹

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敢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岩峻崔崒，金石峥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群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内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群分，部曲有署。罘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鎬，歷上蘭，六師發胄，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踪，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

立，高度在未央宫之上，經過駘盪而出於馺娑，穿過枍詣與天梁，飛檐上翹蓋住殿宇，接納日光返射入殿中。神明臺屹然突起，并高高上升，雲雨飄浮在臺的上半部，彩虹作它的門横梁，即使輕快迅捷者，也因驚異而不敢踏階。攀登井幹未到一半，便目眩意迷，離開護欄後退倚靠，像是要墜落而又復回，魂魄迷亂不知所措，衹能沿來路回到低處。既然登高望遠已有恐懼，衹好在低處徘徊不定，步入甬道曲折前行，又感到深奥不見天日。推開閣頂之門極目眺望，像是位於天邊，無所依靠而又廣寬無邊。建章前有唐中池後有太液池，好像是挽起滄海之水浩浩蕩蕩，揚起海浪冲擊碣石，水激神山濤聲四起，池水漫過瀛洲與方壺，蓬萊就聳立在中央。於是靈草冬季開花，神樹繁盛叢生，石山高峻險要，金石峥嶸。銅人舒展仙掌承接甘露，并肩而立的銅柱高聳入雲，超脱塵埃之混濁，承受九天清鮮之氣。馳騁文成將軍之虚幻世界，以及五利將軍之法術，還有松喬之輩，都經常到此游歷，這裏實在是列位仙人的館舍，并不是我們這些平凡之人的安息之處。

下面是游樂時的盛大壯觀場景，在上林苑大陳武事，藉此向戎狄顯現威嚴，炫耀武力。命令荊州獵取鳥群，詔命梁地野外驅趕獸群，於是群獸滿苑，群鳥遮天，鳥翼相連獸足相接，全都聚集在上林苑内。水衡虞人，重整山林湖澤，按類别區分，軍隊也各就各位。捕獸之網成片，連山遍野，士卒分列包抄，好似星羅雲布。於是天子備好車馬，統領群臣，打開飛廉館，進入苑門。於是便繞行酆鎬，經過上蘭，六師争先，百獸驚懼，車馬飛奔，有如電閃雷鳴，草木被踏入土中，山河爲之傾動，直到禽獸被摧殘十之二三，方纔收住盛怒而稍事休整。接着在殿門出現的是神勇射手，抽刃拔刀聚集箭鏑，策馬追踪，鳥驚觸網，獸駭撞上刀鋒，弩從不虛發，弓不必重張，箭從不單中，中

中必叠雙，飇飇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并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迴壑，越峻崖，蹶巉岩，巨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綉，燭耀乎其陂。玄鶴白鷺，黄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宫乘輚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棹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群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幢，御矰繳，方舟并騖，俯仰極樂。遂風舉雲摇，浮游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宫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游童之歡謡，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

必是一雙，鳥獸紛紛落下倒下，矰繳相纏，風一樣的獸毛雨一樣的獸血，灑遍原野遮蔽了天日。平原染紅，勇士振奮，猨狖跌落樹下，豺狼驚恐逃竄。於是揮師赴險，共同搜尋隱蔽之所，老虎狂奔，兕獸亂跳亂撞。許少施巧勁，秦成用猛勁，拖倒輕捷的，抓住凶猛的，扭掉角，折斷頸，徒手搏殺。挾住獅豹，拖倒熊螭，踩住犀牦，牽着豪羆，跨越深壑，超過險崖，踏高岩，巨石滚落，松柏倒伏，叢林摧折，草木無存，禽獸殺盡。於是天子便登上屬玉之館，路過長楊之榭，瀏覽山川之美景，檢閲三軍的獵殺成果，此刻原野蕭條，極目四野，飛禽彼此重叠，走獸相互叠壓。然後收集起禽獸尸體集合起軍隊，論功行賞，輕騎列隊傳遞熟食，推着酒車往來斟酌，割取鮮肉就地食用，以火把舉起爲號狂飲。宴賞之後，休整完畢，大隊人馬鳴鑾回程，長長的隊伍逶迤前行，在豫章殿宇聚集，觀賞昆明池水。池中雕像牽牛在左織女在右，池水像無際的銀河，茂樹濃蔭，芳草布滿堤岸，蘭草白茝花色艷麗，光彩柔順，像錦綉舒展，映照在池水之中。黑鶴白鷺，黄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雁，清晨從黄河大海出發，傍晚則夜宿長江漢水，沉浮往來，像雲一樣聚集像霧一樣散去。於是後宫妃嬪或乘竹車，或登龍船，張開鳳蓋，樹起華旗，撩起船帷帳，以清流爲鏡，微風習習，水静流深。船家女歌唱，鼓吹之樂震天，聲音激越，歌樂衝天，群鳥翱翔，游魚窺深淵。張開白鷴之弓，射下雙飛之鵠，舉起雕飾之竿，釣起比目之魚。手撫帷幔，握持弓弩，方舟并駕齊行，俯仰之間快樂無窮。於是如風起雲涌，浮游遍覽，先登秦嶺，後越九嵕，東臨黄河華山，西渡岐山雍水，所經過宫館，共有一百多座，行途之中早晚之需，不必另做供應準備。禮天拜地祭山川，極盡求祀之所用，采集游童快樂的歌謡，編次隨從侍臣的頌揚之辭。在此之時，城都與城都相望，城邑與城邑相連，

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國家憑藉十代的基礎，卿相承繼百年家業，士人享受先輩功德的稱號榮譽，農户在祖先開墾的土地上耕作，商家經營家族世傳的生意，工匠沿用先輩立下的規矩，真是前程遠大燦爛，各得其所。

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舉也。

像我這樣的臣子，衹是見到過西京的舊墟，從老臣那裏聽到一些，連十分之一都不到，所以無法一一列舉。

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期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横而當天，討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説，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耀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太清，以變子之或志。

主人嘆息説："風俗對人的改變太嚴重了！你真是個秦地之人，以豪華的館室進行自我誇耀，以河山險固作爲屏障，你的確瞭解昭公襄公及秦始皇，但知道大漢是如何建立的嗎？大漢剛開創基業之時，高祖從布衣百姓奮起登上皇位，經過數年創立萬世基業，或許六籍没有記載，先賢没有提及這些。在此之時，打敗横暴之人是順應天意，討伐叛逆之人是符合民心，所以婁敬審時度勢提出定都之策，蕭公通權達變開拓西都體制。當時哪裏是泰然安居在那裏？完全是不得已而爲之。你這些竟然都看不到，却衹知炫耀子孫後代的末世建造，不太糊塗了嗎？現在我要告訴你建武治理天下，永平時代太平盛事，通過對清静無爲政治的講述，以改變你混亂的心志。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絶，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故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蕩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

先前王莽篡位，漢室中斷，天人共討，天地四方齊力將其剿滅。在當時的戰亂中，百姓幾乎死光，鬼神全被滅絶，溝壑中没有完整的棺柩，城邑中没有遺留下來的房屋，原野中充滿尸骨，川谷中鮮血流淌，秦始皇、項羽造成的災禍還不到這次的一半，有史以來從無有所記載。因此下民哀號并向上天哭訴，上帝憐憫下民而審視人間，授命聖皇重振漢室。於是聖皇便手握天賜符命，展示大地珍寶，打開皇圖，稽考緯書，赫然發憤，天下呼應者如雲聚合，在昆陽血戰，盛怒情形有如雷震。接着越過大河，跨過北嶽，在高邑創立國號，在河洛建立都城。承繼百王的艱難事業，順應自然的造化蕩滌污穢，依法天地創建新體制，順應天意而制

勛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并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

作。承繼唐堯之皇統，接續大漢之帝業，繁育衆生，恢復疆宇，功勛超過往昔先賢，業績賽過三皇五帝。豈止是并駕雙車，混同一般君王，治理近古事務，與某一位治亂興邦的君王相似嗎？況且建武之初，天地變化順應潮流，四海之内，重結夫婦之好和，始有父子之禮，君臣關係初定，人倫由此開始，這正是虙羲氏之所以擁有皇德的根基。劃分州土，設立集市朝會，建造舟車，打造器械，這正是軒轅氏之所以開創帝業之舉。奉行上天的處罰，順應天意民心，此乃湯武之所以能發揚先王之功業的原因。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時的先例；選定東都之地，符合周成隆平時的制度。没有寸土不靠治人的權柄而掌控天下，則與高祖相符。克己復禮，有始有終，與孝文帝一樣謙恭。效法先帝遵循古禮，封禪岱而刻石記功，禮儀比世宗還盛大。按照《六經》考核德政，觀古昔而論功績，那麽仁聖之事已經完成，帝王之道也已盡善盡美了。

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衮龍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逾，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四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

到永平之時，承續光明延續太平，在三雍即明堂、辟雍、靈臺舉行盛大儀式，施行君臣穿着衮龍之朝服，發布辭藻恢宏的詔命，申述至美大同，弘揚世廟，修正予樂。人神和睦相處，君臣位次恭敬分明。於是啓動帝車，沿着大道，四方巡狩，盡覽萬國有無之情形，考核聲威教化施行效果，用皇帝的聖明照亮幽暗之所。然後增建周的舊都，修整洛邑，宫殿高大，城闕顯盛，使漢京在華夏流光溢彩，統率八方成爲天下中心。故而皇城之内，宫室光明，城闕庭宇神奇秀麗，過一分則奢，少一分則不足。皇城之外依原野地勢興建苑囿，順着清泉的流向掘成沼池，生長水草使魚栖息，苑草繁盛以使獸群繁育，體制上與梁騶之田相同，在義禮上與靈囿相符合。至於依照時節而進行獵狩，檢閱軍隊演習作戰，那麽必定對照《王制》，用“風”、“雅”加以考察是否恰當。披閲《騶虞》，觀看《四驖》，贊美《車攻》，選擇

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燗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騖，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蕩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讋水栗，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大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鏘，管弦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

《吉日》，禮官端正儀禮，天子這纔啓程。於是舉起鯨魚形狀的杵，撞擊華麗的黄鐘發出鏗鏘之聲，登上玉飾帝車，跨上高大的駿馬，鳳蓋飄灑，車鈴聲脆，百官小吏如影相隨，威嚴端莊。山神在野外護佑，四方之神隨行侍奉，雨師遍灑甘露，風伯清除塵埃，千乘起行如雷滚聲，萬馬紛紛馳騁，戰車遍野戈矛掠雲，羽旄横掃長虹，旌旗上拂蒼天。車馬刀矛閃耀光芒，旌旗五彩飛揚，吐焰生風，吹遍山野照亮四方，日月相比顯得暗淡，丘陵由此震顫。接着在囿中集聚，陳兵駐馬，軍隊依序排列，校隊按次站立，統領三軍，將帥聽誓。然後舉烽火擂戰鼓，三面驅動群獸，輕車如雷霆突發，驍騎像閃電馳過，像游基那樣射箭，像范氏那樣驅車，箭不虚發，驅車不違法度，飛禽來不及展翅，走獸來不及遁逃。指點顧盼之際，狩獵之車已經裝滿，歡樂不能過分，禽獸不能殺盡，馬匹尚有餘力，士卒鋭氣尚未全消，先頭部隊返回原路，屬車緩步徐行。於是獻上三犧，呈上五牲，祭祀神祇，安撫百神，在明堂朝見群臣，莅臨辟雍，頌揚明德，宣揚皇家風教，登上靈臺，考察美行之徵驗。俯仰天地，觀天象復觀自身，眼觀華夏布德施恩，遠觀四方邊陲使聲威遠揚。天子威德西到黄河之源，東至大海之濱，北邊震動幽遠，南達朱宿之界。異域他鄉，邊界隔絶不能爲鄰，孝武帝以來無法征討的，孝宣帝以來不能臣服的，而今致使陸地水域之人震恐，争先恐後來歸順。接着便安撫哀牢，開闢永昌，春正月初一朝會，百官會聚京城。這天，天子接受四海之人呈獻的圖籍，收納萬國的貢品珍寶，對内安撫華夏諸王，對外接見百蠻。接着舉行盛大禮儀奏樂活動及供帷帳，來賓都被安置在雲龍之庭，百官列隊引導衆王，此後盡顯皇帝的尊容和威儀。於是庭中擺滿佳肴千種，美酒萬鍾，排列金器，玉杯分發，八珍美食齊備，同享大牢之宴。之後宴飲頌《雍》，太師奏樂，金石之

四夷閒奏，德廣所及，《伶侏》《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僚遂退。

器陳列，絲竹之樂擺開，鼓鐘之聲鏗鏘，管弦之樂激越。五聲高昂，六律極至，歌九功之德，跳八佾之舞，《韶》《武》之樂齊備，遠古之禮盡現。四夷之樂時而奏起，聖德所波及之處，《伶侏》《兜離》這些樂曲，没有不齊集於此的。萬樂演奏完畢，百禮施行過後，聖皇盡歡，群臣皆醉，天降祥和之氣，調合衆人心神，然後撞擊鐘鼓宣告盛宴結束，百官於是退下。

於是聖上睹萬方之歡娱，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大素。去後宫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説，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天子此時看到萬方的歡娱，長時期沐浴在恩澤之中，擔心他們萌生奢侈之心，因而放鬆春季的耕作，於是重申舊章，下達詔書，命令有司，頒布法令，宣揚節儉，崇尚樸素。去除後宫華麗雕飾，減少乘輿的服侍人員及用品，去除工商之行業，振興農桑這些主業。隨即令海内棄末反本，返樸歸真，女子織布，男子耕種，使用陶器及葫蘆，服裝崇尚黑色，以綾緞奢侈浪費而耻於服用，以奇珍之物爲輕賤而不珍視，金子扔在山中，珍珠沉入深淵。於是百姓改過除惡以純净爲標準，形神和順，耳目不惑不亂，除嗜欲之根源，生廉正之心，人人自在，像玉一般温潤像金聲一般清純。四海之内，學校如林，教育風化之所學人盈門，相互酬答，禮器衆多，上面歌咏下面舞蹈，都在頌揚聖上之仁德。尊卑之禮及盛宴過後，相互間彼此稱贊無爲之治帶來的大德，美言嘉語，都飽含中和軒昂之氣，都在稱頌説"如今真可謂是太平盛世啊"!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咏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凑？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岳，

今人衹知誦讀虞夏之《尚書》，歌咏殷周之《詩經》，講習伏羲周文王之《易經》，論説孔子之《春秋》，很少有能瞭解古今之善惡，探究大漢之德是如何形成。衹有你很瞭解舊的典章，却又白白地在末流方面花費工夫。温故知新已不容易做到，而能知道德的就更少了！况且開闢靠近西戎的疆域，四周險阻難通，還要修建防禦工程，哪裏比得上地處中原，平坦通達，萬方歸心呢？秦嶺九嵕，涇渭之川，哪裏比得上四瀆五岳，

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逾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岳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啓靈篇兮披瑞

環繞黃河逆洛水而上，且又是河圖洛書的發源地？建章甘泉，設臺迎請列位仙人，却怎比得人靈臺明堂之上，統治天下上合天意？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怎比得上辟雍海流環繞，就如同宏富的道德充盈？游俠奢侈過度，侵犯禮義，哪比得上君臣百姓共遵法度，恭敬威儀呢？你衹知秦阿房宮高聳入雲，却不知京洛的建築都符合法度；衹知函谷可以成爲關口，却不知王者之地域是無邊無際的。”

主人的話尚未說完，西都賓客爽然失色，立即退到階下，心中十分不安，拱手想要告辭。主人說：“請坐，現在我給讀五首詩。”來賓聽過之後，便稱贊說：“這些詩可真美妙啊！它們的道理可比楊雄，事可比司馬相如，看來不衹是主人好學，大概也是遇到了好的時代了。小人我狂妄自大，不知該如何判別，如今已聆聽了正確的道理，請讓我終身咏誦這些詩吧。”這些詩如下：

《明堂詩》：昭昭明堂，明堂很亮；聖皇祭祖，莊重輝煌。天帝宴饗，五帝依序；誰可相配，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盡其職；美妙光照，誠然多福。

《辟雍詩》：臨水辟雍，辟雍浩蕩；聖皇莅臨，連舟成梁。華發國老，如父如兄；恭謙威儀，孝悌明光。太上赫赫，顯我漢德；大化惟神，永示聖功。

《靈臺詩》：修建靈臺，靈臺已高；帝常登臨，吉兆考徵。三光輝煌，五行成序；習習和風，徐徐甘雨。五穀繁盛，百草茂豐；連連豐年，十分歡樂。

《寶鼎詩》：山岳貢奉兮谷川獻珍奇，吐金光兮祥雲飄飄。寶鼎初現兮色彩美妙，流光溢彩兮龍紋繚繞。登臨祖廟兮祭祀聖神，明德昭昭兮億年永享。

《白雉詩》：開靈篇兮覽瑞圖，獲白雉

圖，獲白雉兮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兮獻素烏。展白羽兮鼓尾羽，容顔清朗兮思純精。彰皇德兮如周成，帝福永久兮普天長慶。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肅宗喜好文辭，班固更加受寵幸，多次被召入宫讀書，有時日夜伴天子讀書。每次出外巡行，班固都有賦頌呈上，朝廷有大事商議時，天子讓他詰難公卿，在廷前論辯，賞賜十分優厚。班固覺得自己有兩代人的才華學識，官位却未超過郎，又有感於東方朔、楊雄對自身文賦的評論，覺得自己没有遇到像蘇秦、張儀、范雎、蔡澤那樣的機遇，於是作《賓戲》以自我排遣。後遷升爲玄武司馬。天子大會儒學之士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命班固將此事編撰成書。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群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内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絶弃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争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

當時北單于派使者來進貢，想請求和親，天子下詔徵求衆臣意見。議論者中有人認爲"匈奴是善變猾詐之國，本無歸順之心，衹是因爲害怕漢的威嚴，脅迫南匈奴，所以希望得到漢的回報，以此安撫那些叛離之人。如今如果派使臣前去，恐怕會使南匈奴失望，而中了北匈奴奸詐之計，不能同意"。班固議論説："我自己在下面思量，自漢建國以來，有很長的時間了，與夷狄戰事不斷，尤其是與匈奴。安撫防禦的辦法，不衹有一種，有的采用興修文教達到相互和睦，有的是用武力征服，有的采取卑恭的態度遷就他們，有的是臣服他們而使其入漢。雖然屈伸不定，所根據的背景情况不同，但從未采取過拒絶放棄，不與他們交往的方法。所以自從建武時期以來，重修舊典，多次派出重要使臣，前後相繼，直至最後方纔暫時與他們斷絶交往。永平八年，重又商議與他們交往。衆臣在朝廷之上連日争論，意見十分不同，説難的居多，説容易的很少。先帝高瞻遠矚，又思前想後，最終還是重又派遣使者，所做之事與前代相同。由此推至現在，還未有一朝一代與他們斷絶過來往。如今烏桓來到我朝，譯官施行大禮，康居、月氏，來自遠方，匈奴分崩離析，有名的首領前來歸降，三方歸順，却并未使用武力，這的確是國家與神明自然相通的徵兆啊。臣不明智地認爲應該依照從前的作

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絶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强，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

法，再派使者，上可承繼五鳳、甘露招致遠方之人的朝會，下也不失建武、永平約束匈奴的大義。匈奴使者再次前來，然後朝廷派使一次，既表明中原以忠信爲主，并且知道聖朝禮義有常法，怎可去猜測和懷疑匈奴的來意，辜負他們的一片好意呢？斷絶來往不知會有什麽好處，交往也没有聽説有什麽不好。假如以後北匈奴漸漸强大起來，興風作浪之時，再去請求與他們交往，還來得及嗎？不如趁現在施行恩惠，於遠於近都是一條良策。”

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逾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莫不開元於大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前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兹褊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

班固又作《典引篇》，追述漢德。他認爲相如的《封禪書》，靡麗而不典雅，楊雄的《劇秦美新》，典雅却不真實，而自己掌握要旨了。文辭如下：

太極之初，天地始分，渾渾沌沌，濁氣下沉，清氣上浮。沉浮交錯，萬物共生。始命天子，五行初始，草創之時，三皇初起。結繩刻契之前，寂寥没有文誥，故而《易·繫辭》無法綴連。始有氏號，繼天而作者，没有不是在大昊皇初之首開元的，上天啊多美好啊，他們的書還可以得到而加以學習。亞斯之世，通變神化，但《易·繫辭》却未記載。

至於説到上考天則，降承龍翼，載諸經典，著稱仁德者，那麽没有比陶唐更合適的了。陶唐不傳子而讓給有虞，虞也傳給了夏后，稷契發揚先賢功業，便成就了湯武的大業。稷契及子孫已成天子後，上天又歸功於堯，然後又把帝位授給劉氏。使漢承三代之末，又正趕上亢龍的災孽之時，天象昏暗常禮失常，倫理敗壞舊制缺乏。所以先命玄聖孔子，讓他承襲先人學説建立制度，使豐功偉業得以發揚光大，彰顯祖宗，贊揚賢哲之君，完美燦爛，真是神聖的榜樣呀。即使是前代賢聖皋、夔、衡、旦等勤勉之輔臣，與他相比也未勉顯得小了。所以高、光二皇，像北斗居在其位，時運到來，便如神龍騰躍於深淵。羽翼尚未鼓動，威靈便四處

舉，則威靈紛紜，海内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不莅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臺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雲爾。

傳播，海内沸騰，雷鳴電閃，胡亥自縊王莽分尸，根本不必漢皇親自動手。然後敬順天地，諸王施禮，端正王位高居至尊，具有德讓、禪賢肅静之謙禮，却没有發號施令陳兵奮戰的威容。得以承繼上天之正位，接續先賢下傳的國運，積蓄熾烈之火德？蘊蓄孔子等輔佐之臣弘揚漢德的理論。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并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黄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慚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如此之盛德，合於五帝至高的法則，《尚書》也無此記載。遍觀殷、周二代大小之法度，它們的幽深之處尚可探知。兩代都是在一匱之地拓展，都是諸侯之位，歷代勤勞爲民，以方伯統領州牧。利用桀、紂所賜彤弓金斧之威勢，對不肯歸附的韋、顧、黎、崇加以征討。到了三五華夏之地，京都遷往鎬亳，接着從北面稱臣至以臣伐君，雄壯軍隊，除掉桀紂，剿滅天子都城。所以有操行之士認爲他們偉大却不敦厚，《武》樂盡美却未盡善，《護》樂帶有慚愧之聲，難道不就是因爲此嗎？然而依然雄渾壯美，音韵諧調，以此樂敬祭祖先，盛祭宗神配饗天帝，發生祥和遺福後代，德與天地媲美，千載流傳不絶。難道神明對他們的成功未加保佑嗎！他們大略有常度，謹慎的言行在典籍篇章中有所體現，光彩永不改變文藻使人永遠難忘。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溯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内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赫赫聖漢，唐堯爲其基業，上溯其源，乃是孕自虞夏，成於殷周，然後彰顯高祖、世祖之重光，承襲文、武、宣、明四宗之光明。神靈像日光一樣照耀，天地四方幽遠之地均受恩澤，仁德之風可達海外，威靈施行於蠻荒之地，逃得再遠的凶徒也被正法，再卑弱之人也不會得不到養育。所以顯示確定天地人三才發達興盛的功績，非堯不能建立，敷陳先賢先聖的遺訓傳布其典籍，衹有漢纔能加以弘揚。其道可經緯天地，出入三光，外用天地之氣，内潤微小之物，使事物各循其理，萬物興盛，這由來已久了。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仿佛，雖云優慎，無乃葸歟！

於是三事岳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群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黄暉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黄辫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敕天乎？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

美盛啊！漢歷代君王，德可配古之帝王，功可比百王，光照宇宙，尊無可比。於是開始畢恭畢敬，兢兢業業，抑制成功之後的衝動，不敢議論制樂定禮之事。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吸取殷周教訓之事傳揚海內，而禮官儒士聚衆篤論之士不作篇籍之梗概，雖説是優游謹慎，却也太過於小心拘謹了吧！

於是三公岳牧及其他官員，都來進諫説：陛下上能借鑒唐之舊，中能遵循祖制，下能蹈襲四宗的法度。親自奉行孝道，使九族和睦，百姓融洽。陛下巡視安定百姓，對那些鰥、寡、孤、獨之人施以恩澤。陛下祭祀山川天地，敬奉衆神之禮齊備。所以鳳凰招引來鳥族聚集在觀魏之門闕，麒麟引來群獸馴養在外囿之中，在郊野馴養了黑花紋的騶虞，沼池中飛騰起金光閃閃的黄龍，甘露夜晚降落到豐草之上，三足鳥翱翔在茂樹之上。至於嘉穀靈草，神奇禽獸，都與瑞圖相符，那些祥瑞的生靈，在郊野之中朝夕出没，日日月月可見，在方州之中殊絶，在要服荒服之中充盈。從前周有白雉、朱烏銜黑黍、黄麥到來之事，君爲之肅然起敬，左右之人奔走相告，觀者人山人海，恭謹小心。是以此顯示恭敬畏懼之意，承受來自上天賜賞的福祉。也以此光大文武之德，留快樂給後代子孫，同時也藉此頌揚周之盛德，豈是祇爲自身纔作這些頌詞呢？如果接受符瑞，也應該努力，肩負重任，開啓恭館之藏符瑞金櫃，陳放在東厢的秘籍，從而得以遍觀其吉兆。

《河圖》、《洛書》確實彰明，是天子之睿智；孔子圖謀使漢先受封禪，是聖人的誠信；親自奉行孝道，是各正性命；過上美好之世，是責任重大。順應天命創建漢家基業，安定本性調和心神，報答三神所賜多福，陳列仿唐堯之明文，封禪之事大而且至誠，聖皇時刻記挂在心中。瞻前顧後，怎能輕視宗廟而且難正天命呢？自古至今，封禪

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者共有七十四人，有天下却不使其封禪，假藉竹帛之文祭祀，不依法度放棄文章的，至今到我們這裏却獨獨空缺！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肴核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煬洪暉，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此時聖上本來已經精神集中，統括典籍著作，多次向群儒詢問，向元老故臣咨詢，與他們共同商討道德之淵源，核察仁義之深意，以期重大的符應能够到來。衆多帝王的直言已經集成，又全部經過五年占卜的深思熟慮。將要傳至萬代，發揚盛大的光輝，振奮大大的大德，助長遺留風尚，傳播美好的事迹，時間愈長久則愈加清新，沿用而不枯竭，上天大法多麽深遠，有誰能把它貫穿始終呢？衹有唐堯及漢皇，衹有漢皇及唐堯！

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

後來班固因母親去世而辭官。永元初年，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任命班固爲中護軍，參與軍務。北單于聽説漢軍出動，派遣使者叩居延塞，想重温呼韓邪從前和親的做法，朝見天子，請派大使。竇憲派遣班固代行中郎將事，率數百騎兵與匈奴使者一起出居延塞迎接北單于。此時正趕上南匈奴攻破北匈奴所在地，班固到了私渠海，聽説他們發生内亂，便帶兵返回。到竇憲敗亡時，班固首先受到牽連并被免官。

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種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

班固不教育諸子，諸子多不遵守法度，吏民爲此受了不少苦。起初，洛陽令種兢曾出行，班固的家奴侵犯他的車騎，官吏捶打喝令他離開，家奴竟藉酒醉大駡，種兢大怒，却因畏懼竇憲而不敢發作，但懷恨在心。到竇氏賓客都被逮捕審問時，種兢藉機把班固關起來，班固死在獄中。時年六十一歲。天子下詔譴責種兢，用主謀的官吏來抵罪。

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班固所創作《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等，留存下來的共有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的史書著作，其主旨都是十分清楚的。評論者都稱二人有良史之才。司馬遷文辭正直而且叙事真實，班固文辭豐富而且事情詳盡。像班固的陳述史實，不毀譽過

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當，不隨波逐流，豐富而不雜，詳細而有條理，人讀而不厭，他能成名也是理所當然的。班彪、班固批評司馬遷，認爲他的是非觀與聖人很不相合，但他們的議論常常排斥爲堅守道義而死去的人，否定正直的行爲，不去叙述殺身成仁這樣的美德之事，就顯得有些輕視仁義，過分鄙薄守節之人了。班固感傷司馬遷博聞强記知識豐富，但却不能免予受刑；但他也身受殺戮，智慧雖與司馬遷相同却依然不能自保。嗚呼，這就是古人之所以對眼睛看不到睫毛而發表議論的原因吧！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贊曰：班氏父子文采超群，撰成漢帝傳世典籍。既可與良史司馬遷、董狐相提并論，又兼有卿、雲的文采。班彪明察皇天誥命，班固却迷失在茫茫的人世之間。

後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鍾離宋寒傳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他的祖先是齊的田氏，田氏家族遷移到園陵處居住的人較多，因此以次第作爲姓氏。

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强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第五倫少年時耿介有義行。王莽末年，盜賊興起，宗族閭里之人爭先前往依附他們。第五倫便依據險要堅固地勢建起營壁，一旦有賊來，便激勵他率領的人，拉開强弓抵禦他們，銅馬、赤眉等前後來過數十批，都攻不下來。第五倫開始以營壁之長的身份去見郡尹鮮于褒，鮮于褒見到他認爲他很不一般，讓他試任官吏。後來鮮于褒因故獲罪被降職爲高唐令，臨離開時，他握着第五倫的胳臂告别説道："相知恨晚。"

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第五倫後來擔任鄉嗇夫，公平地分派徭役賦税，處理怨恨矛盾，很得百姓的歡心。他自己覺得長期做官却没有高升過，便帶領家屬客居河東，改變名姓，自稱王伯齊，在太原、上黨一帶往來運鹽，所經過的地方他都掃除乾净纔離去，陌上之人稱他是有道人士，親友故人没人知道他在什麽地方。

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悦服。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等輩笑之曰："爾説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

數年之後，鮮于褒把第五倫推薦給京兆尹閻興，閻興就召第五倫來讓他擔任主簿。當時長安鑄錢之人多弄奸僞詐，便命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第五倫校定衡器，匡正量具，貿易中再没有弄虚作假，百姓心悦誠服。每次讀到詔書，常嘆息説："這是聖明的君主啊，一見便能决定下來。"與他官職相等的那些人嘲笑他説："你連將領都游説不了，怎能説動君主呢?"第五

耳。”

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悦。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産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絶，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啼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録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

倫説：“没有遇到知己，道不相同罷了。”

建武二十七年，第五倫被推舉爲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跟隨國王來到封國。光武召見第五倫，覺得他很不一般。二十九年，跟從淮陽國王到京師朝見，因隨着官屬而得以見到天子，帝向他詢問政事，第五倫於是應對施政的方略，帝十分高興。第二天，又特地召見他，同他一直談到傍晚。帝開玩笑地對第五倫説：“我聽説你當官吏時鞭打過你的岳父，從兄長家過而不留下吃飯，難道有這樣的事嗎?”第五倫回答説：“臣三次娶妻都是没有父親的。我少年時遇到過饑荒動亂，因而實在不敢隨意在别人家吃飯。”帝大笑。第五倫出朝廷之後，帝下詔書封他爲扶夷長，還未到官，又追拜爲會稽太守。他雖然是二千石，但仍親自割草喂馬，妻子燒火做飯。他將俸禄按月份留出來，其餘都按便宜的價格賣給百姓中貧困的人。會稽風俗中有過多的祭祀，喜好卜術。百姓常用牛祭神，因而財産貧乏，那些自己吃掉牛肉而不把它們用於祭祀的人，發病將死前先像牛那樣鳴叫，前後郡的軍將都不敢去禁止他們。第五倫到任後，發送公文給下屬縣，通告百姓。那些假藉鬼神恐嚇詐騙愚昧百姓的巫祝，都將得到懲罰。如有人敢隨便殺牛，官吏便可以加以處罰。百姓最初很感到恐懼，有人詛咒并胡言亂語，第五倫處理得更加嚴厲。於是後來以牛祭神便斷絶了，百姓也因此安定下來。永平五年，因犯法被徵召，老少百姓抓着車拉着馬，呼喊着跟隨着車馬，每天纔走幾里地，很難向前快走。第五倫便假裝要住在亭舍，而暗中乘船離去。衆人知道後，又追了上來。等到了廷尉獄，官吏百姓上書守在朝廷的有一千多人。當時顯宗正審理梁松的事，也有許多爲梁松申辯的人。帝對此很憂慮，下詔給公車不再接受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的人。但正好趕上皇帝到廷尉獄審理囚徒，第五倫得以免罪回歸故里。第五倫親自進種，不與外人交往。

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

幾年後，第五倫被拜爲宕渠令，推崇提拔鄉佐玄賀，玄賀後來任九江、沛二郡守，以清白廉潔著稱，他所在的郡教化大行，在任大司農時去

世。

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絶，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

第五倫在職四年，遷爲蜀郡太守。蜀土地肥沃豐饒，百姓官吏富足，掾史家資財多至千萬，都是漂亮的車和高大肥壯的馬，憑着財貨擔任上官職。第五倫挑選出家財豐足的全部遣送回家，重新挑選孤單貧窮但有志向德行之人擔任官吏，於是争着用錢財買官職的現象便被杜絶了，文官之職得以修正治理。所舉吏多官至九卿、二千石，當時人都認爲他知人。

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并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争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托一皆斷絶。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臧，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第五倫在職七年，肅宗初立，將他從邊遠之郡提拔上來，代替牟融爲司空。皇帝因明德太后的原因，尊崇舅氏馬廖，他們兄弟同居要職。馬廖等人屈尊結交，官吏們争先恐後去與他們交往。第五倫認爲太后家族勢力過盛，想讓朝廷抑制削减他們的權力，便上疏説："我聽説忠心則不隱諱，正直則不躲避危害。我十分愚昧狂妄，冒死自上奏章。《尚書》説：'臣不要作威作福，否則不僅在家爲害，也是國家的危險。'傳説：'大夫没有境外的交往，没有禮物的饋贈。'近代光烈皇后，雖然天性友愛，但最終還是讓陰就回到封國，貶謫廢棄陰興的賓客；此後梁、竇之家，互相之間都有非法行爲，明帝即位，最終處罰了許多。從此洛中不再有有權的外戚，書信請求拜托之事也全斷絶了。明帝又曉諭外戚們説：'辛苦自己優待豪士，不如爲國家多做事，戴盆望天，此事不可能都會實現。'臣常銘刻在心，書寫在大帶上。而今議論國事之人，又談起了馬氏的言論。我聽説衛尉馬廖用三千匹布，城門校尉防用三百萬錢，私下贍養三輔官紳，不管認識或不認識的，都統統給與。又聽説他們在臘日也給那些在洛中的官紳各五千錢，越騎校尉光，臘祭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昧地認爲這樣做不符合經義，心中惶恐不敢不告訴陛下。陛下如果本來就想厚待他們，也應該以合適的地方安置他們。我今天如此説，的確是想要上忠於陛下，下保全太后家族，纔承受審察。"到馬防爲車騎將軍，應當出征西羌，第五倫又上疏説："我愚蠢地認爲貴戚可以封侯使他富足，但不應委任他職務。什麽原因呢？繩之以法則傷害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并不見省用。

皇恩，以親情徇私則違背法律。我聽説馬防如今應當西征，臣因太后恩惠仁德，陛下至孝，恐怕突然有小過失，很難施以愛心。聽説馬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多地賜給他財物。杜篤被鄉里罷官，客居美陽，他的妹妹是馬氏的妻子，他依仗這種關係進行交往，他所在縣縣令對他的不法行爲很苦惱，便把他逮捕判罪。如今他來到馬防處，議論的人都感到疑惑奇怪，何况任他爲從事，恐怕議論會涉及朝廷。如今應該挑選賢才能人以輔助馬防，不能再讓馬防自己請人，損壞事情的聲望。如果我有想法，不敢不主動上報。”但并未被天子審查采納。

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并以刻薄之恣，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逾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

第五倫雖然正直嚴厲，但也常常恨俗吏的苛刻。到爲三公時，遇上皇帝是寬厚仁者，多次有好的政績，於是使上疏褒奬稱贊美好的盛世，順便鼓勵成就勸諫仁德，説：“陛下即位，受天然之恩德，體現出温和的姿態，以寬厚弘大君臨臣下，出入四年，前年誅除刺史、二千石中貪婪殘暴的六個人。這些都是聖明所察，不是群臣下屬所能及的。然而每次詔書下令寬和而政務的緊急没有被解除，務必要保存節儉而奢侈不停止的原因，責任在於世俗的弊端，群臣下屬不稱職的緣故。光武承接王莽之後，很以嚴厲威猛爲政，後代沿襲，於是形成風俗教化。郡國所推舉之人，多是辦事俗吏，從未有多方面衆多的人選提供給陛下所需的人員。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同以刻薄的態度，對待百姓主宰城邑，一心想着掠奪殺害，務求嚴厲猛烈，官吏百姓愁苦怨恨，没有不恨他們的。而如今議論的人反而認爲他們有才能，如此違背上天的意願，損害經義，實在是不可不謹慎小心啊。不衹是應該處罰劉豫、駟協，還應當譴責推舉他們的人。務必推舉仁愛賢良之人以擔任當時政務，用不了幾個人，風俗就自然會被轉化了。臣曾讀史籍，知道秦因嚴酷暴政亡國，又看見王莽也因法令苛刻而自取滅亡，因此要求爲政忠實不懈，實在應該是在這方面。又聽説諸王公主貴戚，驕横奢侈越過了制度，京師尚且如此，如何爲遠方之人做榜樣？所以説：‘其自身不正，雖有命令也不會使他人聽從。’以

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采。”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身教化能被聽從，以言教化則會產生爭論。陰陽調和就會有豐年，君臣同心教化就會完成。那些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從洛陽出任的官吏，應該都被召見，可藉此廣泛詢問四方情況，同時藉以觀察其人。那些上書談事情而有不符合事實的人，可以祇命他們回歸故里，不宜過分表示喜怒態度，表明寬大爲懷。我很愚蠢意見也不值得采納。”等到諸馬防有罪回歸封國，而竇氏開始受寵時，第五倫又上疏說：“臣能够靠着無德之軀，擔當輔助天子的責任。平素性情愚笨怯懦，地位尊貴爵位顯赫，被大義束縛催促，想着自我勉勵奮進，即使自身死上百次，也不敢有退縮的選擇，又何況自身遇到可以直言之世道呢！如今承襲百王之衰敗，人們崇尚花言巧語，都争着去走邪路，没有能堅守正道的。我在下面見到虎賁中郎將竇憲，是后妃親戚，掌管禁軍兵馬，出入尚書等省之門，年富力强且志向遠大，謙卑好善，這的確是他愛好交往有才幹之人的方面。但是那些出入貴戚之門的，多是有毛病和被處罰的人，尤其缺少堅守道義安於貧樂之節操，士大夫中没有志向的人相互糾集，像雲一般聚集在他家。衆人呼出的氣可以吹走山，蚊子聚多了聲音也會像打雷一樣，大概驕奢放縱便是由此産生的。三輔議論此事的人，甚至説靠着貴戚廢除了禁錮，應當再用貴戚洗滌他們，就如同解除醉酒還應該使用酒。奸惡陰險追求權勢之人，實在不可以去親近他們。我愚蠢地希望陛下中宮嚴厲地告誡竇憲等人要閉門自守，不要隨意與士大夫交往，防患於未然，慮禍於無形，使竇憲能永保福禄，君臣共同歡樂，没有一絲一毫的隔閡。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

第五倫奉公守法恪盡職守，談論事情從不遲疑。他的孩子們有時勸他停下來，便被他斥責趕走，官吏的奏記及應該辦的事，也一同封好上報，他的無私就是這樣。天性質樸誠實，缺少文采，在位時以正直廉潔著稱，當時的人把他比做前朝的貢禹。然而他缺少寬厚涵養，不注重修飾威儀，也因此而被輕視。有人問第五倫説：“您有私心嗎？”他回答説：“從前有人送給我千里

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

馬，我雖然没有接受，但每次三公要推舉人才，心中總不能忘記送馬之人，但也最終没有使用他。我哥哥的兒子常常生病，我一夜之間去十次探望，回來後就安心就寢；我的兒子生了病，雖然没有去探視却一夜都不能入睡。像這種情況，能説是無私嗎?”他連續因年老有病而上疏請求退休。元和三年，天子賜詔書同意他的乞求，以二千石的俸禄供其終身，并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幾年後去世，當時八十多歲，天子下詔賜給他棺材、衣被及錢布。

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争。帝即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倫曾孫種。

第五倫的小兒子第五頡繼承封號，歷任桂陽、廬江、南陽太守，受到當地人的稱頌。順帝任太子時曾將被廢除，第五頡正擔任太中大夫，他與太僕來歷等人共同守在朝廷堅決地争議。帝即位後，提拔他爲將作大匠，後來在任上去世。第五倫的曾孫是第五種。

論曰：第五倫峭核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論曰：第五倫做事性情急躁和愛追根尋源，不是那種和悦平易的人，審察他的奏議，惇惇的樣子使人覺得他純樸寬厚，難道是要懲戒苛求切責的毛病使他這樣的嗎？從前的人用弦韋做爲佩帶之物來警戒自己，大概就是這樣吧。然而君子奢侈而不過分，勤儉而不接近低下，難道統治管轄千里的人與養牛馬的人一樣平庸嗎？難道不奮發激昂，就不可以用中和來談論。

第五種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弃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兖二州盜賊群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稸，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以能换爲衛相。

第五種字興先，少年時就磨練意志道德，擔任官職後，名冠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身份出使冀州，察看災情，舉報上奏刺史、二千石以下之人，他們有許多被處罰或免去官職，棄官而逃走的有幾十人。回來後，他因出使稱職，被拜爲高密侯相。當時徐兖二州盜賊衆多，高密在二州的郊外，第五種便大量儲存糧食積蓄，鼓勵官兵，賊聽説後都很害怕，高密境内戰鼓不響，流亡的百姓回歸的人數，年中至數千家。他因有才能而改任衛相。

遷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强禦，

第五種改任爲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哥哥的兒子單匡爲濟陰太守，依仗職權進行貪污，第五種想收捕舉報他，但不知派誰去。正好他聽説從事衛羽平素正直嚴厲，便召來衛羽告訴他全部情

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内震栗，朝廷嗟嘆之。

况。第五種對衛羽說：“聽説您不畏强權，如今想將重要的事委托給您，怎麽樣?”衛羽回答説：“希望能割他一刀。”衛羽出去後，便飛馳來到定陶，關閉城門收捕單匡的賓客親信官吏四十多人，六七天内，查出他貪污的錢五六千萬。第五種立即舉報單匡，同時以此彈劾單超。單匡處境困難，便派刺客刺殺衛羽，衛羽察覺了他的陰謀，便收捕囚禁刺客，掌握了全部情況。州内官吏震驚害怕，朝廷對第五種、衛羽大爲贊嘆。

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説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説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盗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脱歸。

當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在境内横行霸道，州郡官兵討伐不了。衛羽游説第五種説：“中原安寧，忘記戰亂已很久了，而太山險阻，不能制服狡猾的賊寇。如今雖有精兵，却難以奔赴殺敵，衛羽請求去説服他們來投降。”第五種敬重地答應了。衛羽便前往太山，對賊寇詳細地説明了投降的好處和抗拒的害處，無忌便率領他的三千人馬前來投降。單超心中一直懷着憤恨，於是便找事陷害第五種，第五種終於獲罪，被貶到朔方。單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他滿懷憤怒等待着第五種。起初，第五種爲衛相，因門下掾孫斌賢良，便待他很好。到他被貶斥，孫斌知道了單超的全部陰謀，便對他的朋友同縣的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説：“大概盜賊恨他的主人，從來都是如此。第五使君一定會被遣送到邊遠地方，而單超的外孫是當地的郡守。高大的東西容易傾倒，令人寒心。我如今要去追趕使君，也許可能使他免於一死。如果能奉陪使君回來，便將他交給你們。”二人説：“你去吧，收留他也是我們的心願。”於是孫斌帶着俠客日夜追趕第五種，在太原追上了他，冒着危險殺死押送第五種的吏人，然後下馬交給第五種騎，孫斌自己步行跟隨。一日一夜走了四百多里，於是逃脱歸來。

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

第五種藏在閭、甄氏家幾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爲他申辯説：“我聽説士能忍受耻辱而不去死，定是有完成事業的打算，因此季布在朱家處委曲求全，管仲不像召忽那樣去死。這兩個人可死却没有死的原因，不是一時愛惜自己的身軀，貪生而苟且地活着，而是隱藏起他們的智慧能力，顧全他們的權變謀略，希望有幸遇到時機而

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仇，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勛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説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録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徒，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有所作爲罷了。最終遇到高帝成就功業，齊桓稱霸，忽略他們逃亡的行爲，赦免那射鉤的仇恨，從囚徒俘虜中提拔出來，使他們伸展輔助國家的謀略，功勛戰果流傳百世，君臣事迹被記載在文章典籍之中。假如高帝、齊桓計較二人細小的過失，那麽這二人如同犬馬一樣死去，名聲埋在溝壑之中，那麽如何纔能伸展他們彌補過失的功績，實施他們奇妙深奥的治世之術呢？我在下邊看見從前的兗州刺史第五種，依靠自己出衆的能力樹立起來，在鄉曲没有行賄的嫌疑，進入朝廷後没有擇言闕失，天性憎恨邪惡，公平正直不偏邪，因此評論者説起清高之人則以第五種爲上，排起正直之士以第五種爲首。《春秋》大義，選取他人的長處，拋棄他人的短處，記録他的小的善舉，除去他的大的過失。第五種是因有盜賊而他有責，却無力征伐，以至於被論罪貶謫，并不是有什麽大惡。從前虞舜侍奉雙親，受到大杖打擊時便逃走。因此第五種的逃亡，苟全性命，也是希望能有在朱家藏身的門路，顯示像季布那樣有機會。希望陛下不要保留一點的恩澤，使第五種有抱持忠心而死的遺憾。”正趕上大赦，第五種便不躲藏，後死在家中。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内後外，《詩》云‘刑於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内，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年少時任郡督郵。當時部縣亭長中有人接受别人的酒和禮品的，官府下文書追查此事。鍾離意將文書封好寄回，到太守府向太守説：“《春秋》主張先内後外，《詩》説‘對妻子的錯誤也不放過，以此用來治理國家’，表明政化的根本，是由近到遠。如今應該先清查府内，并且寬大處理邊遠縣的細小過失。”太守認爲他很賢能，便委任他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有大瘟疫，死了上萬人，惟有鍾離意親自照看慰問病人，送給他們醫藥，他的許多下屬受到他的幫助。

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内，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視霸，

鍾離意被推舉爲孝廉，再次遷升，到大司徒侯霸府中做事。有詔讓衙署將服勞役的人送到河内，當時正是寒冬，服勞役的人病重不能行走。路過弘農時，鍾離意便讓當地縣製作役者穿的衣服，縣令不得已而給他衣服，并將此事上報給朝

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

廷，鍾離意也把這事全部上報了。光武得到奏書，把它給侯霸看，說："你所派的掾吏怎麽會有如此仁愛之心？的確是好官！"鍾離意於是在路上卸下服役者的刑具，聽任他們自己選擇要走的路，他們都按指定的日期到達了目的地，没有任何耽擱。回來後，因病免職。

後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後被任命爲瑕丘令。有個叫檀建的官吏，在本縣内偷盜，鍾離意單獨詢問他案情，檀建叩頭認罪，鍾離意不忍心處罰他，便命他長期休假。檀建的父親聽說此事，爲檀建準備了酒，對他說："我聽說無道君王用刀殺人，有道君王用義處罰。你的罪，應該用命來抵。"於是便命檀建服毒而死。二十五年，鍾離意改任堂邑令。本縣人防廣爲父報仇，被捕入獄，他的母親病死了，防廣在獄中哭泣不吃東西。鍾離意可憐同情他，便讓他回家，埋葬他的母親。丞掾都不同意這樣做，鍾離意說："罪名由我承擔，絶不連累你們。"於是便讓防廣回去。防廣埋葬母親後，果然回到獄中。鍾離意秘密地把情况上報給朝廷，防廣最後被赦免死罪。

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游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宫。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宫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宫大作，人失農時，此

顯宗即位，徵召鍾離意爲尚書。當時交阯太守張恢，犯貪污千金之罪，徵召回朝廷受到懲罰，將資財物品登記在册交給大司農，天子下詔按等級賞賜群臣。鍾離意分得珠璣，但他全部扔在地上而且不拜謝賞賜。皇帝感到奇怪便問他原因。鍾離意回答說："我聽說孔子在盜泉忍渴不喝水，曾參到名爲勝母的里巷時便回轉車，是因爲厭惡它的名稱。這是貪污來的珠寶，實在不敢拜受。"皇帝感嘆說："尚書的話真是清廉啊！"便改用庫錢三十萬賜給鍾離意。轉爲尚書僕射。皇帝車駕多次到廣成苑，鍾離意認爲打獵會荒廢政務，常常擋住車馬陳述勸諫設樂游玩田獵之事，天子每次當即回宫。永平三年夏天大旱，而天子將大舉修建北宫，鍾離意到朝廷上摘下帽子上疏說："我見到陛下因天有小旱，心中惦念着百姓，走下正殿，自我責備，然而連日陰雲密布，却没有大雨，難道是政務還有没使上天心中滿意之處嗎？從前成湯遇到旱情，用六件事自責說：'政治不節制嗎？使百姓恨嗎？宫室是不是

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并，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慚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窺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太奢華？通過受寵女人求官職的人太多了？行賄盛行了吧？進讒言的人昌盛起來了？’我私下看見大肆修建北宮，百姓失去農時，這就是所説的宮室奢華。自古不因宮室狹小而苦惱，祇擔心人心不安寧。應該暫停下來，以符合上天的心意。臣鍾離意以一個匹夫的才能，沒有德行能力，長期享受厚禄，被提拔起來充當近臣，接連受到厚賜，喜悦擔心同時并存，臣十分愚笨惶恐不安，實在是罪該萬死。”帝下詔回覆説：“湯引用六事，將責任全歸在自己身上。請戴上帽子穿上鞋，不要拜謝。連日來上天降下旱災，陰雲多次密集，朕悲傷慚愧恐懼，想着獲得瑞兆，故而分開禱求，觀察等候着風雲的會集，北面在明堂祈求，在南面設立求雨場。如今又命大匠停止建造各宮室，削減不急用之物，或許能够消除天災的譴責。”并下詔向公卿百官道歉，於是天下起了及時雨。

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

當時天子下詔賜給投降的胡子細絹，尚書經辦此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到司農呈上的記事簿，大怒，召來郎將要鞭打他。鍾離意乘機入朝叩頭説：“因過失造成的失誤，一般人可以容忍。如果是因鬆懈怠慢造成失誤，則我的職位高，罪重，郎位低，罪也輕，錯誤全在我的身上，我應當先受到處罰。”於是便解開衣服接受懲罰。帝怒氣消除，讓他重新穿戴好并寬恕了郎。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毁，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争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争，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

帝性情狹隘，喜歡把派人探聽他人隱私當爲聖明，因此公卿大臣多次被詆毁，近臣尚書以下官吏甚至受到毆打。帝曾經因事遷怒於郎藥崧，用杖撞擊他。藥崧逃到床下，帝更加憤怒，大聲喊叫：“郎出來！郎出來！”藥崧説：“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沒有聽説過君王親自起來打郎的。”帝便赦免了他。朝廷百官沒有不驚恐害怕的，争着表現出嚴厲懇切，以此避免懲罰責備；惟有鍾離意敢於勸諫争執，多次將詔書封好奉還給天子，臣下有過失便去解救他們。正趕上接連出現異常現象，鍾離意再次上疏説：“臣念及陛下親身履行孝道，研修通曉經術，在郊外祭祀天地，敬畏鬼神，擔憂憐憫百姓，心中操勞不敢怠慢。然而上天之氣不調和，日月不明亮，河水泉水洶

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絶。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涌充溢，寒暑不按時節到來，責任在於群臣不能宣傳教化遵守職責，而把苛刻作爲習慣。官吏殺死善良百姓，接連不斷。百官没有相互親近之心，官吏百姓没有和睦相處的志願。直至骨肉之間相互殘害，毒害日益加深，使諧和之氣受到損害，導致天災。百姓可以被德制勝，却很難用武力制服。先王治國的重要原則，是百姓和睦，因而能使天下和平，不生災害，不發生禍亂。《鹿鳴》詩中一定要説到宴群臣的歡樂，是因爲人神之心融洽，然後天氣和順。希望陛下施行聖明之德，管理萬事萬物，詔告有司，慎重地處理人命案，减緩刑罰，順應時節氣候，以此調和陰陽，施無極之恩澤。”帝雖没有接受他的建議，然而知道他的至誠之心。但他也因此原因而不能長久留在朝廷，被派出去擔任魯相。後來德陽殿修成，百官大會聚。帝想起了鍾離意的話，便對公卿們説：“鍾離尚書如果在此，這座殿就不會建成。”

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嘆，賜錢二十萬。

鍾離意任職五年，用仁愛利益進行教化，百姓都很富裕。他因長久生病而死在任上。他留有遺書向天子陳述太平盛世，不要用急迫的教化，應該稍稍寬鬆寬容。帝對他的心意既感動又傷感，下詔感嘆，賜給他錢二十萬。

欒崧

欒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陽太守。

欒崧是河内人，天性質樸忠厚。家境貧寒擔任郎官，常常單獨在臺上值班，没有被子，頭枕着几案，吃糟糠。帝每天夜晚進入臺中，便會見到欒崧，帝問明他這樣做的原因後，十分贊許他，從此詔告太官賜給尚書以下官員早晚餐，供給帷帳被子黑袍，以及侍史二人。欒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他的父親宋伯，建武初任五官中郎將。宋均靠着父親的官職而擔任郎，當時纔十五歲，喜好經書，每次沐日休息，便向博士學習，精通《詩》《禮》，善於辯論。到二十多歲時，被調補任辰陽長。這裏的風俗是很少有人學習而相信巫術鬼神，宋均爲他們建立學校，禁絶過分的祭祀，百姓都很安定。後

授潁川。

來他因祖母去世而辭去官職，在潁川客居教書。

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没。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温濕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吕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後來擔任謁者。正趕上武陵蠻造反，包圍武威將軍劉尚，朝廷下詔派宋均乘坐傳車調發江夏精兵三千人前去營救。等他們到時劉尚已犧牲。正趕上伏波將軍馬援趕到，朝廷便下詔令宋均監軍，與諸將一同進軍，賊據守險要之處使他們不能前進。到馬援在軍中犧牲，軍士有許多得了温濕疾病，死去一多半。宋均考慮軍隊既然不能回去，便同諸將商議説："如今道路遥遠士兵生病，不能進行戰鬥，我想權且假藉帝命招降賊兵怎麽樣?"諸將都伏在地上不敢回答。宋均説："忠臣出境作戰，如果有可以安定國家的辦法，可以擅自行動。"便制假詔書調伏波司馬吕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進入虜營，告訴他們恩惠誠信，并帶着軍隊跟在吕种之後。蠻夷震驚害怕，隨即共同殺死他們的大帥而投降，於是宋均進入賊營，解散衆人，遣送他們回歸各自本郡，爲他們設置長吏之後而回。宋均還未到京城，先自我彈劾假造詔書的罪過。光武嘉獎他的功勞，用賜給金帛來迎接他，讓他從家門及祖墳前經過。此後每當四方有不同的議論，便多次來訪詢問他。

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逾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改任上蔡令。當時官府下令，禁止百姓在喪葬過程中不得過分奢侈。宋均説："送終而超過了禮制，過失是很輕的。如今有不義之民，還没有被教化，却倉促對超過禮制進行處罰，不是政治的當務之急。"最終也不肯實行。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

改任九江太守。此郡中多有猛虎横行，多次造成百姓的禍患，郡府常招募獵人設立機關陷阱却仍有許多人受到傷害。宋均到任後，給他的下屬縣送去公文説："虎豹在山中，黿鼉在水中，它們各有所依托。况且江淮地區有猛獸，如同北方有鷄豬。如今成爲百姓的禍害，罪責在於殘酷的官吏，而勞動人力多次張網捕捉，不是擔憂救濟的根本。還是努力除去奸吏貪官，想着推舉忠誠善良之人，可以一一除去機關陷阱，削除減少賦税之徵收。"此後聽説老虎一同向東渡過了長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出現了許多蝗蟲，那些飛到九江境界的，便都向東西散去，因此宋均的名聲受到遠近之人的稱贊。浚遒縣有

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

唐、后二山，百姓共同祭祀它們，衆巫師便選取百姓中的少年男女做爲山公山婆來祭祀，年年换人，事過之後人們不敢與做過山公山婆的人家結親，以前的郡守縣令都不敢禁止。宋均便下文書説："從今以後，爲山娶婦的人都從巫師家娶，不要侵擾良民。"於是此種活動從此斷絶。

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删翦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内太守，政化大行。

永平元年，遷爲東海相，在位五年，因犯法被免官，客居潁川教書。然而東海吏民思念宋均的恩德教化，爲他製作贊頌的歌謡，到朝廷請求讓他回去的有數千人。顯宗因爲他的才能，七年，徵召拜爲尚書令。每次反駁他人意見，大多都符合天子的心意。宋均曾經删除可疑之事，帝認爲他有陰謀，大怒，把郎官收捕捆綁起來進行拷打。各尚書很害怕，都叩頭請罪。宋均回頭嚴肅地説："忠臣執行仁義，没有二心。如果害怕威脅失去正義，宋均即使死，也不會改變意志。"小黄門在旁邊，上前將全部事情彙報給天子。天子稱贊他的不屈服，當即命令寬恕郎官，遷宋均爲司隸校尉。數月之後，出爲河内太守，政治教化得到普遍施行。

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黄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

宋均曾卧病在家，百姓中的老年人爲他祈禱請求，早晚前來問候起居情况，他就是這樣受到百姓的愛戴。宋均因有病上書請求免去官職，天子下詔除宋均子宋條爲太子舍人。宋均親自扶着車到朝廷謝恩，帝派中黄門來慰問，順便留下他養病。司徒職位缺人，帝因宋均的才幹可以擔任宰相，便召他入朝看望他的病情，讓兩名養馬者扶着他。宋均拜謝説："上天處罰有罪之人，我的病如今十分嚴重，不能再在朝廷來侍奉陛下了。"於是流着眼泪告辭。帝十分悲傷，召宋條扶侍宋均出去，賜給他錢三十萬。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争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

宋均性情寬容和緩，不喜好文書法律，常常認爲如果吏能够仁愛厚道，即使貪污放縱，仍没有什麽危害；至於苛刻地審察的人，自身可能廉潔守法，但僞詐狡猾刻薄削减，毒害百姓，這纔是他們造成災害和人民流亡的緣由。在他任尚書時，常想要叩頭争辯，因當時天子正嚴厲急迫，故而不敢陳説。帝後來聽到他的話而追思哀傷他。建初元年，在家中去世。族子宋意。

宋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爲尚書。

宋意字伯志。父親宋京，教授《大夏侯尚書》，官至遼東太守。宋意年少繼承父親的學業，顯宗時被推舉爲孝廉，因回答提問符合天子的心意，被提升拜爲阿陽侯相。建初中，徵召拜爲尚書。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并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逾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并受爵邑，恩寵逾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强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羡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禄隆過。今諸國之封，并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羡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肅宗性情寬厚仁愛，而且親近親屬的恩澤十分深厚，因此他的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次入朝，都對他們特别加以恩寵，以及諸位兄弟同留在京師，不把他們派回封國。宋意認爲作爲大臣應有禮節，不應超過禮儀越過恩德，於是便上書勸諫説："陛下無比孝順，恩愛深厚，因濟南王康、中山王焉是先帝的兄弟，特别受到禮遇恩寵，聖上親情戀戀不捨，不忍他們遠離，連年朝見，他們長久留在京師，以叔父之地位尊崇他們，用與家人相同的禮儀對待他們，車駕可以進入殿門，就位而不必下拜，減少您自己的膳食而分給他們，賞賜十分優厚。從前周公懷有聖人之德操，有使天下太平的功勞，此後王纔稱他爲叔父，賜給他幣。如今康、焉僥幸因是皇族而享有食邑大國，陛下即位，消除從前的過失，歸還從前削減罷黜的爵位封土，兼享受其他縣賦，無論男女老幼，都授與爵號封邑，恩惠寵愛超過了制度，禮遇尊敬越過了限度。《春秋》之義，諸伯父叔父兄弟都應是臣子，這是爲了尊敬尊者輕視地位卑下者，以加强主幹削弱分枝。陛下恩德功業興盛，應當成爲萬世效仿的榜樣，不應因私人的恩愛損害了上下的位序，失去君臣的正道。又有西平王羡等六王，都成了家有妻有子，官位屬下都已具備，應當早早回到封國去，爲子孫建立基礎。然而他們却相隔不遠地建起宅第，長久地待在京城，舉行婚姻的盛禮，超過了本朝的規定，僕人車馬之多，充滿京城内外，驕奢過分比擬皇室，寵幸俸禄大大超過制度。如今諸國的封地，都是豐饒之處，風調雨順，道路離京城又平又近，入朝朝見有一定時期，來此也不困難。陛下應忍痛割愛，以義自律，派遣康、焉各自回歸封國，命令羡等人選好方便的時間迅速就國，以滿足衆人的願望。"帝接受了他的意見。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强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兹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内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章和二年，鮮卑打敗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機會請漢出兵北伐，想藉此時回歸從前的都城。當時竇太后掌管朝政，衆臣商議想同意南單于的請求。宋意上疏説："戎狄遠離中原，深處北極，以沙漠爲邊界，簡慢卑視禮義，不分上下之尊卑，强大就稱雄，力弱便屈服。自從漢興起以來，多次征伐，戰勝他們所獲得的東西，對於損害毫無補益。光武皇帝親自披挂赴征戰之艱難，深刻地顯示天地之英明，因此乘着他們來投降，籠絡收養他們，使邊疆人民得以生存，服勞役和休生養息，至今四十多年了。如今鮮卑奉命順從，斬殺俘獲他們以萬人計，中原坐享大功，百姓也没經受勞苦，漢興之後的功業，至此是最盛大的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夷虜相互攻擊，而漢朝兵馬毫無損失。臣審察鮮卑侵略征伐匈奴，正是因爲能在搶掠中得利，至於將功勞歸於本朝，其實是想因此得到重賞。如今如果聽從南匈奴回到北庭都城，那麽就不得不禁止和限制鮮卑。鮮卑在外失去殘暴搶掠的願望，在内得不到有功的賞賜，他們本來就像豺狼一樣貪婪，因此必定在邊疆製造禍患。現在北虜向西逃走，請求和親，應該藉着他們的歸附，作爲外界的屏障，巍巍功業，不會有比這更大的了。如果出兵浪費賦税，用來順從南虜，那麽就是坐失上策，離開安全接近危險了。實在不能答應。"正趕上南單于最終没有向北遷移。

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

宋意被遷爲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位尊權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黨，出入竇憲家門，依仗權勢十分放縱。宋意依據他們違法的情況上奏天子，從不迴避，因此同竇氏有矛盾。二年，因病去世。

孫俱，靈帝時爲司空。

他的孫子宋俱，靈帝時任司空。

寒朗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弃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出生三天，正遇上天下大亂，他被扔在荆棘之中；幾天後兵亂解除，他的母親前去看他，見他還有口氣，便把他收養起來。長大後，喜好經學，博通書傳，用《尚書》教授他人。被推舉爲孝廉。

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

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同審察楚獄中顏忠、王平等人的案子，供辭涉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人説從未與顏忠、王平見過面。當時顯宗十分生氣，官吏們都十分害怕，所有被涉及的人，全都被收押起來，不敢因實情寬恕一個人。寒朗心中同情他們受到的冤枉，便試探着用建等人的外表長相單獨盤問顏忠、王平，而他們二人驚慌失措答不上來。寒朗知道他們是在欺詐，便上書説建等人没有罪，全是被顏忠、王平所誣陷，因此也懷疑其他無辜被牽連的人也是如此。帝便召寒朗入朝，問他説："建等人既然没有罪過，顏忠、王平爲什麽把他們牽扯上？"寒朗回答説："顏忠、王平自己知道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因此有意虛招了許多人，希望以此表白自己。"帝問："既然如此，四侯無罪，爲什麽不早上報，竟然把他們關在獄中這麽長時間？"寒朗回答説："我雖然審察他們無罪，但恐怕國内有别人揭發他們犯罪的，因此没敢及時上報。"帝生氣地駡道："這家夥真是首鼠兩端，趕快把他拉下去。"左右之人正要帶他走，寒朗説："我希望能説一句話然後再去死。我不敢欺騙陛下，衹是想要幫助國家而已。"帝問他："誰和你一起寫的奏章？"寒朗回答説："我自知肯定會被誅滅九族，因而不敢多牽連他人，衹是誠心希望陛下一下子明白罷了。我看見審察囚犯的官員，都異口同聲説叛逆罪大，作爲大臣應同仇敵愾，如今放他們出去不如把他們關起來，可以免受以後被追究。因此拷問一人便牽連十人，拷問十人便牽連上百人。又有公卿朝會時，陛下詢問處理是否得當，他們都直身跪着説道，按從前的制度大罪應誅滅九族，陛下大恩大德，衹處罰他們自身，天下人太幸運了。等到他們回家後，口中雖然不説，却仰天偷偷地嘆息，没人不知道他們是多麽的冤枉，衹是無人敢觸怒陛下而已。我今天能説這些，雖死無悔。"帝這纔消了怒氣，讓他出來。兩天之後，帝親自來到洛陽審理囚徒，釋放了一千多人。後來顏平、王忠死在獄中，寒朗便自己將自己拘禁起來。正趕上大赦，被免官。後來又

被推舉爲孝廉。

建初中，肅宗大會群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

建初中，肅宗大會群臣，寒朗上前謝恩，肅宗下詔因寒朗向先帝進獻忠言，拜爲易縣長。一年多後，改任爲濟陽令，因母親去世而辭官，百姓都很追想思念他。章和元年，天子去東部巡察，經過濟陽，三老官吏百姓上書陳述寒朗從前執政治理的情況。帝到梁後，召見寒朗，詔令三府要首先徵召他，於是被徵召到司徒府。永元中，再次遷升至清河太守，因犯法被免官。

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永初三年，太尉張禹推薦寒朗爲博士，朝廷徵召他到公車署去，正在此時他去世了，當時八十四歲。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爭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論曰：左丘明說："仁人的話，其中的利益很大很大！"晏子一句話，齊侯除去刖刑。像鍾離意這種就刑請求處罰，寒朗在朝廷上争執冤枉的官司，多麼深厚啊，這是仁者的情義！出自忠誠的正直則不詭詐，以諫諍爲根本則急切。他們這二人所依據的得自上天，因此言論信而且志向得到了實施。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潔，匡帝以奢。宋均達政，禁此妖祭。禽蟲畏德，子民請病。意明尊尊，割恩蕃屏。慄慄楚黎，寒君爲命。

贊曰：伯魚、子阿，糾正急躁去除苛刻。廉潔爲官，勸帝不要太奢侈。宋均通達政務，禁止這種妖邪祭祀。禽獸畏懼他的恩德，百姓爲他的病情祈禱。鍾離意申明尊敬尊者之義，對藩王割捨恩愛。恐懼害怕的楚衆，他們爲寒君請命。



後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王傳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光武皇帝有十一個兒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劉彊、沛獻王劉輔、濟南安王劉康、阜陵質王劉延、中山簡王劉焉，許美人生楚王劉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劉蒼、廣陵思王劉荆、臨淮懷公劉衡、琅邪孝王劉京。

東海恭王劉彊 劉臻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皇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宫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宫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

東海恭王劉彊。建武二年，光武帝立劉彊母郭氏爲皇后，劉彊爲皇太子。十七年時郭后被廢，劉彊常悲傷不能安定，多次通過光武左右之人及諸王陳述他的誠懇心情，願意就任藩國。光武不忍心，幾年都没有回答，然後纔答應。十九年，封他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劉彊來到封國。帝因劉彊不是因爲有過錯而被廢除，而且離去回封國很有禮節，因此用大封賞來優待他，兼食魯郡，共二十九個縣。賜給他虎賁旄頭，宫殿設置鐘及懸挂它的木柱，所乘車馬與皇帝相仿。劉彊將到封國時，多次上書推讓要退還東海，又托皇太子堅决推辭。帝不同意，但深深贊嘆他，把劉彊的奏章展示給公卿們看。起初，魯恭王喜好宫室，蓋起靈光殿，十分壯麗，當時還存在，因此帝詔令劉彊以魯爲都城。中元元年入朝，跟從皇帝到岱山封禪，因此留在京師。第二年春，帝崩。冬天，回封國。

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

永平元年，劉彊有病，顯宗派遣中常侍鉤盾令率太醫乘驛車來探望他的病情，詔令沛王劉輔、濟南王劉康、淮陽王劉延到魯去。臨終，面對詔令上疏謝罪説："臣蒙受恩德得以充當藩

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絶。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内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黄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慚。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宿昔常計。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并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王輔助朝廷，特殊地被授給兩國，宮室禮樂，事事與他人不同，皇恩巍巍無量，訖今無以報答。而且自我修養不小心，連年生病，使朝廷憂慮挂念。皇太后、陛下可憐同情我劉彊，觸動人的感情發自内心，多次派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之人來此，絡繹不絶。臣念及陛下厚恩，不知説些什麽。我自我反省檢視，氣質力量都很弱，一天天逐漸疲乏，最終不能再望見朝廷，侍奉左右，辜負了陛下的深厚恩德，將遺恨帶入了黄泉。我自身本來就命苦孤獨虚弱，又被皇太后、陛下憂慮，實在是可悲和慚愧。我的後代劉政，是個小人，繼承我的職位，一定不會保全利用它們。我真心希望歸還東海郡。皇帝有恩憐憫哀傷我，因爲我没有更多的男兒的原因，封我三個女兒爲小國侯，這是我每日記住不敢忘記的。如今天下剛剛遇上大的憂慮，希望陛下加倍供養皇太后，多進飲食。臣劉彊疲憊低下，言語不能完全表達心意。希望一并感謝諸王，没想到永遠不能再相見了。”天子看完書奏後悲傷地慟哭，跟着太后到津門亭爲劉彊發喪致哀。派大司空持節護理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處理喪事，按特殊的禮儀贈送，升龍、旄頭、鸞輅、龍旗、虎賁百人。詔命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以及京城親戚四姓夫人、小侯都參加葬禮。帝追思劉彊十分堅持謙虚儉樸，因而不想厚葬而違背他的意願，於是特地詔令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説：“東海恭王恭敬謙虚愛好禮義，自始至終保持德操，葬禮所遣送之物，一定要儉約節省，衣足以遮體就行，茅草瓦器，這些物品要比平常制度減少，以表明恭王獨特卓越的情操。將作大匠留下負責修建陵廟。”

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盗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

劉彊立十八年，終年三十四歲。他的兒子靖王劉政繼承。劉政荒淫縱欲缺少德行。後來中山簡王薨，劉政到中山參加葬禮，私下娶了簡王的姬徐妃，又偷偷接走了被掖庭趕走的宫女。豫州刺史、魯相上奏請求處罰劉政，天子下詔削除他的薛縣。

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爲列

劉政立四十四年後薨，他的兒子頃王劉肅繼位。永元十六年，封劉肅弟二十一人都爲列

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

侯。劉肅生性謙虛儉樸，遵循恭王的法度。永初中，因西羌没有平定，上交錢二千萬。元初中，又上交細絹萬匹，用以幫助國家費用，鄧太后下詔贊揚并收下了物品。

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爲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并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户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兹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户，儉五百户，光啓土宇，以酬厥德。"

立二十三年後薨，他的兒子孝王劉臻繼嗣。永建二年，封劉臻二弟劉敏、劉儉爲鄉侯。劉臻及弟蒸鄉侯劉儉都有深厚的德行，母親去世時，都口吐鮮血悲傷過度而極度消瘦。母親逝世周年穿上黄底紅邊的練衣，兄弟們追思想念當初父親去世時，因年紀幼小，居父之喪在禮節上有闕失，因此又重新按制度舉行喪禮。劉臻生性敦厚有恩德，常常分出租賦俸禄賑濟幫助伯父、叔父及兄弟。國相籍褒把這些情况全彙報給了天子，順帝贊美他，給大將軍、三公、大鴻臚下詔説："東海王劉臻憑着近親藩王之尊，少年時繼承王位，蒙受許多福運，不知艱難，然而能克制自己遵循禮義，孝順尊敬出於自然，事奉親人盡其愛心，送終竭盡哀傷，降低儀容與士交往，鋪草席枕土塊守喪三年。兄弟和睦，撫恤供養孤兒弱弟，具備至極純孝，仁義寬廣弘大，朕非常贊許他的表現。鼓勵善舉改變風俗，是國家首先應該做的。以前東平孝王劉敞兄弟履行孝道，爲母親送葬符合禮義，有增加封户的賞賜。《詩》説：'永遠能孝順，思念這皇祖。'現在增加劉臻的封户五千，劉儉五百户，拓增他們的疆土，用來酬謝他的功德。"

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拜爲平原相。

劉臻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劉祗繼位。初平四年，派兒子劉琬到長安奉送奏章，獻帝封劉琬汶陽侯，拜爲平原相。

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羡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劉祗立四十四年薨，他的兒子劉羡繼位。二十年，魏接受禪讓，拜他爲崇德侯。

沛獻王劉輔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

沛獻王劉輔，建武十五年封右翊公。十七年，郭后被廢爲中山太后，因此改封劉輔爲中山王，同時享有常山郡。二十年，又改封爲沛王。

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争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

當時禁令還不嚴格，諸王都留在京師，競相樹立好名聲，争着禮待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是更始帝之子，受到劉輔的寵幸。劉鯉恨劉盆子

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

害死了他的父親，便藉着劉輔的勢力結交刺客，爲了報復殺死了盆子的兄長即從前的式侯恭，劉輔受到牽連被捕入獄，三天之後纔被放出來。從此以後，諸王賓客有許多觸犯法律，都被按法律加以處罰。二十八年，回到封國。中元二年，封劉輔之子劉寶爲沛侯。永平元年，封劉寶弟劉嘉爲僮侯。

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説《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

劉輔矜持嚴厲遵守法度，喜好經書，擅長講解《京氏易》、《孝經》、《論語》及傳和圖讖，作《五經論》，當時人們稱之爲《沛王通論》。劉輔在封國謹慎小心持有節操，始終如一，被稱爲賢王。顯宗很敬重他，多次加以賞賜。

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爲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爲縣侯。

劉輔立四十六年後薨，子釐王劉定繼位。元和二年，封劉定弟十二人爲鄉侯。劉定立十一年後薨，子節王劉正繼位。元興元年，封劉正弟二人爲縣侯。

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禄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劉正立十四年後薨，子孝王劉廣繼位。劉廣有不治之病。安帝詔命劉廣的祖母周負責孝王家中之事。周光明正直有法度禮義，漢安年間去世，順帝下詔説："沛王祖母太夫人周，心中秉持善良謹慎，用仁愛引導孝王，派光禄大夫贈給妃子所用的印及絲帶。"劉廣立三十五年後薨，子幽王劉榮繼位。立二十年後薨，子孝王劉琮繼位。薨後，子恭王劉曜繼位。薨後，子劉契繼位；魏接受禪讓之後，封他爲崇德侯。

楚王劉英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

楚王劉英，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升爵位爲王，二十八年回封國。他的母親許氏不受寵愛，因此劉英的封國最貧窮狹小。三十年，用臨淮的取慮、須昌二縣增加給楚國。從顯宗是太子時，劉英常常獨自歸順依附太子，太子特別親近愛護他。等到即位，多次賞賜劉英。永平元年，特地加封劉英的舅舅的兒子許昌爲龍舒侯。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黄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

劉英年少時喜好行俠仗義，交結賓客，晚年更喜愛黄老之學，學着做浮屠齋戒祭祀之事。八年，天子下詔命天下犯死罪之人都可用細絹贖罪。劉英派郎中令捧着黄色細絹白色細綢三十匹到國相府説："我身處藩國，積累了許多罪過，

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

如今蒙受大恩十分歡喜，現奉上絲綢，用來贖罪。”國相將此事告訴了天子。天子下詔回覆説：“楚王誦讀黄老的微言大義，崇尚佛教的祭祀，曾齋戒三個月，對神發誓，有什麽嫌疑，會有如此的悔恨？還是還回贖物，用來幫助在家受五戒的佛教徒和僧侣的豐盛佳肴。”并將詔書頒布給諸國中的傅相看。劉英後來便大肆交結方術之人，製作金龜玉鶴，而且刻上文字當作符瑞。

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顔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户。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鼓吹悉從，得乘輜軿，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娱。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宫。

十三年，有個叫燕廣的男子上告説劉英與漁陽王平、顔忠等人作圖讖，有叛亂的陰謀，此事被朝廷責令加以察驗。有司上奏説劉英招攬聚集奸猾之人，造圖讖，擅自設置官職，設立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求處罰他。帝因愛護親族而不忍心，便廢掉劉英的爵位，遷徙到丹陽的涇縣，賜給他湯沐邑五百户。派大鴻臚持節護送，派歌舞伎藝人奴婢吹奏表演者全部跟隨，可以乘坐有屏幕的車子，手持兵器弓弩，邊走邊打獵，盡情娱樂。凡是侯主之人，食邑完全與從前一樣。楚太后不必上繳印璽玉帶，留住在楚宫中。

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禄大夫持節吊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黄門占護其妻子。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强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

第二年，劉英到丹陽後便自殺。共立三十三年，封國被廢除。天子下詔派光禄大夫持節到祠堂吊唁，按規定贈送葬禮用物，加賜列侯印帶，按諸侯之禮葬在涇。派中黄門守護他的妻子孩子。將楚官屬中没有口供的人全部趕出。下詔給許太后説：“國家最初聽説楚王的事情，希望他不會如此。已經被審察核實後，又懷着悲傷處分他，希望能保全他，讓他能活到壽終，而他却不思念顧及太后，竟然自殺而死。這是天命，我也無可奈何！太后還是保護培養幼小後人，多進飲食。各位許家人希望他富貴，這是人之常情。我已經詔告有司，趕出參與謀叛者，給他們各自田地屋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王一案拖延了許多年，因供辭涉及，從京城的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負責此案的官吏，互相牽連陷害，被處死流放的有上千人。

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内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种楚侯，五弟

十五年，帝駕幸彭城，在内殿裏見到許太后及劉英的妻子孩子，因悲傷而流淚，感動了左右的人。建初二年，肅宗封劉英的兒子劉种爲楚

皆爲列侯，并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禄大夫持節吊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追爵，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

侯，五個弟弟都封爲列侯，但一律不許設立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天子又派光禄大夫持節到祠堂吊唁，順便留下來幫助辦理喪事，贈錢五百萬。又派謁者備好楚王的官屬迎接劉英的靈柩，改葬在彭城，車上加有紅色絲帶羽毛車蓋及華麗的裝飾，如同繼承王位者的禮儀，追封爵號，謚號爲楚厲侯。章和元年，帝駕幸彭城，見到劉英的夫人及其六個孩子，重重地加以饋贈賞賜。

种後徙封六侯。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劉种後來遷徙封爲六侯。死後，他的兒子劉度繼位。劉度死後，兒子劉拘繼位，將封國一直傳了下去。

濟南安王劉康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爲東武城侯。

濟南安王劉康，建武十五年封爲濟南公，十七年進升爵位爲王，二十八年回封國。三十年，天子將平原的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增加給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劉康的兒子劉德爲東武城侯。

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奸猾漁陽顏忠、劉子産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劉康在封國内不遵守法律，結交賓客。此後，有人上書控告劉康招集州郡的奸猾之人漁陽顏忠、劉子産等，又贈給他們絲綢，製作圖讖書册，商議叛亂之事。此事交由有司考察，有司將真實情況上奏給顯宗，顯宗因愛護親族的緣故，不忍心窮追此事，衹是削去他的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傅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而今奴婢厩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宫婢閉隔，失其天性，惑亂和氣。又多起内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

建初八年，肅宗又還給劉康被削除的土地，劉康於是便多增加錢財物品，大量修建宫室，奴婢有一千四百人，圈中有馬一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且恣意妄爲，游玩觀賞没有節制。永元初，國傅何敞上疏勸諫劉康説："我聽説諸侯之義，遵守禮節制度，然後纔能保存他的國家，使他的人民和平安定。大王憑着與天子的骨肉之親，享受封土，應當施行政令，明確國家法制典章，出入舉止，應該有限度和規則，車馬及臺隸之職，應該按照品級的規定。如今奴婢馬匹都有一千多，增加無用的人口，使得他們自相蠶食。宫中婢女與外界隔離，失去了她們的天性，弄亂了諧和之氣。又修建許多宫内第宅，觸犯了防守

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吴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忤，然終不能改。

禁令，浪費上萬財産，然而工程尚未完成一半。文采過於繁勝則内在質量就會荒廢，土木工程太多百姓就疲憊不堪，這些都不是用來遵守禮儀侍奉上天，將福運傳至萬世的做法。因此楚建章華之臺而被殺，吴興建姑蘇臺而滅亡，景公有一千輛四匹馬拉的車，而百姓没有一個稱頌他。如今大王多次游玩於各個宅第之中，不分晝夜，這又絶不是用來遠防事未發生，像臨深池履薄冰而應有的做法。希望大王從事恭敬儉樸的修行，遵守古制，簡省奴婢人口，減少乘馬的數量，除去超過私田應有的田地，節制游觀的宴飲，按照禮節起居，這樣何敞纔敢安心自我保存。希望大王深思我的話。”劉康平常很敬重劉敞，雖然没有忌恨他，但也始終没有改變行爲。

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弟七人爲列侯。

劉康立五十九年薨，兒子簡王劉錯繼位。劉錯當太子時，喜愛劉康的吹奏妓女宋閏，派醫生張尊招引宋閏而没有得到，劉錯非常憤怒，親自用劍刺殺了張尊。國相將此事上報給國王，國王下詔命令不要追查。永元十一年，封劉錯的七個弟弟爲列侯。

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爲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爲列侯。

劉錯立六年薨，兒子孝王劉香繼位。永初二年，封劉香的四個弟弟爲列侯。劉香很有操行，愛好經書。最初，叔父劉篤因有罪而没有得到封賜，西平昌侯劉昱犯法而失去侯位，劉香便上書把爵土分封給劉篤的兒子劉丸、劉昱的兒子劉嵩，他們都封爲列侯。

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絶。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爲嗣，是爲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爲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劉香立二十年後薨，没有兒子，國位斷絶。永建元年，順帝立劉錯的兒子阜陽侯劉顯爲繼位者，他便是釐王。立三年後薨，兒子悼王劉廣繼位。永建五年，封劉廣的弟弟劉文爲樂城亭侯。劉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没有兒子，封國被削除。

東平憲王劉蒼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

東平憲王劉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升爵位爲王。

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顧，要帶八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劉蒼從小喜好經書，文雅而且有智謀，他的眉毛鬍鬚長得很美，腰帶長八圍，顯宗很喜歡和器重他。到他即位時，拜爲驃騎將軍，設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地位在三公之上。

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爲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

永平元年，封劉蒼的兩個兒子爲縣侯。二年，用東郡的壽張、須昌，山陽的南平陽、橐、湖陵五縣加贈給東平國。當時中興已三十多年，四方没有憂患，劉蒼認爲天下教化大行，社會安定，應該修正禮樂，便與公卿共同商議確定郊祀冠冕之禮及車服制度，以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中。帝每次巡視狩獵，劉蒼常留下來鎮守，侍奉護衛皇太后。

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内，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摇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宫。

四年春，帝車駕出外不遠，觀看游覽城市宅第，不久聽説要到河内圍獵，劉蒼便上書勸説道："我聽説按照時令，仲春應該從事農業，不聚衆而有大的行動。傳説：'打獵不合時節，飲食不行享獻之禮，出入没有節制，那麽便是樹不直不彎。'這是不符合春季時節的做法。我知道陛下今天外出，做事一律儉約節省，經過之處吏人都稱頌陛下具有《甘棠》中談到的德行。雖然如此，行動不按禮儀，不是能以此向四方人民展示的。陛下巡行田野，視察莊稼，逍遥自在，很快又回到京城。到秋冬之時，便振奮威儀，整頓車駕，準備周全的護衛，設立羽旗。《詩》説：'聖人威儀周密嚴正，内在的美德使外表有端莊的表情。'臣不勝憤懣，伏下來親自寫奏書，乞求在陛下所在之處，盡力陳述我的忠誠之心。"帝看過奏章之後，便馬上返回了宫中。

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污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

劉蒼在朝廷幾年，有許多興隆補益之事，然而自己覺得以至親身份輔佐政事，聲望日益增高，心中感到很不安，便上書辭職説："臣劉蒼疲憊且才能低下，受到陛下特殊的慈愛恩惠的庇護，在家中備受仁德的教導，入朝蒙受爵命的首位，陛下下詔褒獎，又向四方頒布，憑着僅能肩負柴草的能力，却升任君子之用。即使是一介匹夫，尚且不忘一簞食的恩惠，况且臣位居宰相之位，又是同一家族的親戚呢！應當暴露骸骨於肥沃的野地，在百官之前，然而天資愚笨，又加上一直就有的病，實在爲擔任要職而感到羞愧，有辱宰相這一職務，將會受到詩人'三百赤紱'之類的嘲諷。如今國内平静，千里之外没有敵情，是將要遵循上德無爲而治之時，文官尚且可以合并省免，武官職位更不適宜新建。從前象封有

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

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

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凄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肅宗即位，尊重恩禮逾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

鼻，不委任他以政事，實在是由於愛護深厚，不忍心宣揚他的過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自從漢興建以來，宗室子弟不能擔任公卿職位。希望陛下審慎地察看虞帝優遇供養弟弟的事迹，遵循繼承舊制，終止陛下深厚的恩澤。我請求上交驃騎將軍的印及絲帶，回到我的封國，希望陛下能同情可憐而答應我的請求。”帝没有同意且仍優待他。此後他多次陳述乞求，語辭十分懇切。五年，纔同意他回封國，但不同意他上交將軍印及絲帶。以驃騎長史任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

六年冬，帝駕幸魯，徵召劉蒼跟從他回京城。第二年，皇太后崩。葬禮之後，劉蒼便回到封國，帝特賜給他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以及珍寶服飾車馬等器物。

十一年，劉蒼與諸王到京師朝拜。一個多月後，回到封國。帝親自送他走後回到宮中，心中難過且很思念劉蒼，於是便派使者帶着詔書告訴國中傅説：“告别之後，獨自坐在朝中悶悶不樂，便坐車回宮，伏在車扶手上吟誦，眺望遠方無限懷念，我心中感到勞苦，背誦到《采菽》時，更增加了感嘆。以前我問東平王在家中做什麼事最快樂，王説做善事最快樂，這話太偉大了，符合他的胸懷。現在送來十九枚列侯印，各王子凡是五歲以上能快步上前行拜禮的，都讓他們佩帶上。”

十五年春，帝駕幸東平，賜給劉蒼錢一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將自己所寫的《光武本紀》給劉蒼看，劉蒼藉此獻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認爲很不錯，因頌的文辭典雅，特命校書郎賈逵爲頌作注釋。

肅宗即位，對劉蒼的尊敬器重恩惠禮遇超過了前代，諸王没有能與他相比的。建初元年，發生了地震，劉蒼上書提出有利於國家的建議，這個奏摺留在宮中。帝回信説：“丙寅時所建議的三件事，朕親自觀看閱讀，反復考慮多次，心胸開闊眼睛明亮，就像是使盲人突然見到了光明。以前官吏報告事情，也有這樣的話，但見解不深，有的人説或許是對的，然後又覺得可能是錯

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内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

的。爲什麼呢？災禍怪異的降臨，是因爲政治而出現的。現在改元之後，出現荒年人民流亡，這是我的不仁德感應到上天而導致的。而且冬春十分乾旱，遭受地域十分廣大，雖然我内心進行自我責備，但不知如何去做纔有效。如今得到王的深謀遠慮，心中痛快地感到了解脱。《詩》不是説：‘没見到君子，憂心忡忡；見到了君子，我的心就放下了。’思考您的好主意，按照順序執行，希望能蒙受好的應和。爲了表彰回報您的崇高德行，特賜給王錢五百萬。”

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强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虚費國用，動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後來帝想要爲原陵、顯節陵設立縣邑，劉蒼聽説此事後，便上書勸諫説：“我聽説要爲二陵設立陵邑，臣以前很認爲是小道消息，懷疑消息不確實，最近我命從官古霸慰問涅陽主的病情，使者回來之後，纔知道詔書已經頒布。我私下見到光武皇帝親身履行勤儉節約的行爲，深明生死之理，勤勤懇懇，給葬禮制度立下規矩，因而修建陵地，全都符合古代典制，詔書上説‘不要修建山陵，水池中衹要有流水就行了’。孝明皇帝至孝没有違背，繼承奉行慣常的作法。至於自我修建，更是儉省，謙遜的美德，至此最爲盛大。臣愚昧地認爲園邑的興建，從强秦開始。古時候即使是墳墓都不想讓它很明顯，何况是建築陵邑，修建城郭呢！上違背先帝聖明之心，下建造毫無補益的功效，白白耗費國家的費用，勞動百姓，這不是用來得到和順之氣，祈求豐年的作法。又從占卜吉凶世間方術方面來講，也是不能無故修繕墳墓，有所興建。考證古代法制則不符合，考核時宜則違背人心，祈求吉凶徵兆又没見到有什麼福氣。陛下履行有虞純厚的性情，追尋祖先的深思，然而害怕左右之人過分的議論，牽連拖累聖心。臣劉蒼真心哀傷二帝純美的德行，不能永遠暢行下去，希望能蒙受哀憐而觀看我的奏章。”帝聽從他的建議停止興建縣邑。從此每當朝廷有疑慮的政務，便派驛使來咨詢他。劉蒼都全心全意地做出回答，他的意見全都被采用了。

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宫，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閲陰太后舊時

三年，帝在南宫宴請衛士，順便跟從皇太后周游掖庭池塘樓閣，看到了陰太后過去的器物服

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静，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凄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宫，因閲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沾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飾，悲傷得爲之變色，便命留下五時衣各一套，以及平時所穿衣共五十箱，其餘多少不等地分給在京城的諸王公主及其子孫。特地賜給劉蒼及琅邪王劉京書信説："中大夫奉命出使，親自探問動静，多麽應該嘉獎啊！歲月很快地過去了，山陵漸漸遠去，我的心中很凄凉，怎麽辦怎麽辦啊！空閑時在南宫宴請衛士，順便看了一下過去的衣物，我從老師那裏聽説：'東西存在，而主人去世，不談論哀傷而哀傷自己來到。'的確是這樣啊。想王孝順友愛的德行，不也是如此嗎！現在送去光烈皇后用來束髮的絲巾各一件，以及衣物一箱，可以隨時供奉瞻仰，用來安慰《凱風》中的寒泉之思念，又想讓後代子孫能見到先后的衣着服飾制度。如今魯國的孔氏，還有仲尼車輿穿戴之物，具有很多聖明德行的人他的光輝神靈也流傳得久遠。那些光武皇帝的器具衣物，中元二年時已經送給諸封國，因此不再贈送。同時贈送宛馬一匹，血從馬的前肩胛上的小孔中流出。常聽説武帝歌頌天馬，流紅色的汗，如今親眼看見這種樣子了。不久前反叛的虜兵進犯，將帥在外，我憂心忡忡，没有閑暇安寧的時候。希望王珍惜精力，增加飲食。凄切的言辭表達最誠摯的告誡，無比渴求地盼望着見到你。"

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宫，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

六年冬，劉蒼上書請求朝見。第二年正月，帝同意了。并特地賜服裝及錢一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一千萬。帝因劉蒼要冒風霜雨雪，因此派謁者賜給他貂皮大衣，以及太官食物珍果，派大鴻臚竇固持節在郊外迎接。而帝則親自到劉蒼下榻處巡視，事先準備帷幕床鋪，至於錢絲綢器物没有不準備充分的。帝下詔説："《禮》説伯父回來探望你國，《詩》説叔父封你們的伯禽，極其尊敬。從前蕭相國被加賜可以不唱名字，這是優待忠良賢臣。何况又是親族尊者呢！那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者都不要喊他們的名字。"劉蒼來到後，上殿便拜，天子親自答禮。此後諸王入宫中，便用輦車迎接，到省門纔下來。劉蒼因所受恩賜超過禮儀，心中感到不安，便上書辭謝説："我聽説地位顯貴之人有永久的尊嚴，地位低賤的人也有等級的威儀，高低按順

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栗，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嘆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

序排列，上下關係得到治理。陛下德重廣施，愛護骨肉親人，已經恩賜我奉命朝見，天顔近在咫尺，却委屈尊嚴，對下臣降禮相迎，每次賞賜宴席相見，便起身改變儀容，容許臣在中宫拜見，事情超出了從前的典制故事。臣驚慌害怕，心中實在不安，每次趕上朝見，猶豫且不知如何是好。這不是用來向群臣顯示，安定臣子的好做法。"帝看過奏章後十分感嘆，更加褒獎看重他。按照舊的制度，諸王之女都封爲鄉主，却獨封劉蒼的五女爲縣公主。

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顔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三月，大鴻臚上奏遣送諸王回封國，帝特地留下劉蒼，賜給他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到八月飲醇酒之後，有司又上奏讓劉蒼回國，於是帝便同意了。帝賜手詔給劉蒼説："親骨肉之間的天生情感，的確不因遠近而親近疏遠，然而多次見面，感情比從前更深厚。思念王長久辛勞，想得以回去休養，想要同意大鴻臚的奏章，又不忍心下筆，回頭交給小黄門，心中戀戀不捨，因感傷而不能再説什麽。"於是帝親自祭道神送行，流着眼淚相别。又賜乘車服飾用品，珍寶車馬，錢布用億萬計算。

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黄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絶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别字、歌詩，并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傳聞在下。昊天不吊，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魂而有靈，保兹寵榮。嗚呼哀哉！"

劉蒼回到封國，生了病，帝迅速派遣名醫，小黄門照看疾病，使者的車駕往來不斷。又設置千里驛馬，傳遞消息問候起居情况。第二年正月薨，帝下詔告訴中傅，封存然後獻上劉蒼自建武以來的奏章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别字、歌詩，彙集在一起以便閲覽它們。派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督喪葬，以及將作使者共六人，命四姓小侯諸國王公主全都到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到下葬時，帝下策説："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説：王宏大顯赫，爲王室辛勤工作，先帝親自策命，在前世便已明顯。出京城擔任藩王輔助國家，小心謹慎彰明德行，遵循禮制而不違背，在百姓中有着好的名望。上天不善，不報答有上等仁德之人，使我祇剩下一個人，日夜孤孤單單，没有終時。現在詔命有司加賜鸞車乘馬，龍旗九條飄帶，百名虎賁，護送王去。不是我那憲王，誰能受此恩惠！如王魂魄有靈，保住這恩寵和榮耀。嗚呼哀

哉！”

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爲任城王，餘五人爲列侯。

劉蒼立共四十五年，他的兒子懷王劉忠繼位。第二年，帝便分東平國封劉忠的弟弟劉尚爲任城王，其餘五人封爲列侯。

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宫，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爲陳虎賁、鸞輅、龍旗，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陵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爲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爲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户，又封蒼孫二人爲亭侯。

劉忠立十一年薨，他的兒子孝王劉敞繼位。元和三年，帝向東巡視，駕幸東平宫，因感觸而追思劉蒼，便對他的各個兒子説：“思念其人，來到其鄉；他的處所還在，可他本人却已死亡。”流下的眼淚沾濕了衣襟，接着便駕幸劉蒼的陵墓前，陳列虎賁、鸞車、龍旗，以此使劉蒼更彰明顯赫，用太牢之禮祭祀劉蒼，帝親自拜祭神位，哀傷痛哭之後，將自己的劍賜給劉蒼并放在陵前。起初，劉蒼回封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因劉蒼尊敬賢士，不忍心離開他，於是便成爲王家大夫，幾十年由祖父侍奉到孫子。帝聽説後，讓人把他們都帶到面前，既同情他們留在劉蒼家這麼久，又想褒揚劉蒼的美德，於是提升他們拜爲議郎。丁牧後來官至齊相，周栩爲上蔡令。永元十年，帝封劉蒼的孫子劉梁爲矜陽亭侯，劉敞的六個弟弟爲列侯。劉敞失去母親而行孝禮十分周全，國相陳珍將他的表現上報給天子。永寧元年，鄧太后給他增加封邑五千户，又封劉蒼的五個孫子爲亭侯。

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劉敞立四十八年後薨，他的兒子頃王劉端繼位。劉端立四十七年後薨，兒子劉凱繼位；立四十一年，魏接受禪位後，劉凱被封爲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嘆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爲吴太伯，不亦可乎”！

論曰：孔子説“貧困而不諂媚，富貴而不驕傲，不如貧困却快樂，富貴而愛好禮儀”。像東平憲王，可以説是愛好禮儀的人了。像他那樣悲戚的辭語，離開母后，怎會想要苟且樹立名節操行而忘記親情遺忘禮義呢！也許地位有疑問便會産生裂痕，憂慮多了便會喪失更多，這大概便是明哲之人所爲之感嘆的吧。嗚呼！遠離裂痕以保全忠義，解除憂慮以成全孝道，這不正是憲王的心意嗎！東海恭王謙遜而懂得廢棄之理，“成爲吴太伯，不是也可以嗎”！

劉尚　劉安　劉崇　劉博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

任城孝王劉尚，元和元年封，食邑爲任城、亢父、樊三縣。

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爲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

劉尚立十八年薨，他的兒子貞王劉安繼位。永元十四年，封同母所生的弟弟劉福爲桃鄉侯。永初四年，封劉福弟劉亢爲當塗鄉侯。劉安生性淺薄隨易貪婪吝嗇，多次穿便服出入，在國中游玩觀賞，拿取官屬的車馬刀劍，直至衛士的米肉，都不給錢。元初六年，國相行弘上奏請求廢除他。安帝不忍心，讓劉安每年拿出五分之一的租賦贖罪。

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絶。

劉安立十九年薨，他的兒子節王劉崇繼位。順帝時，羌虜多次反叛，劉崇便獻上錢絲綢佐助邊防軍費。到帝崩時，又獻上三百萬錢贊助修建山道陵墓的費用，朝廷嘉獎他但没有接受他的贊助。劉崇立三十一年薨，没有兒子，國絶。

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閒孝王子參户亭侯博爲任城王，以奉其祀。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户。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絶。

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閒孝王的兒子參户亭侯劉博爲任城王，用來尊奉他的神靈。劉博有孝順的德行，失去母親時按照禮儀制度服喪，朝廷給他增加封邑三千户。劉博立十三年薨，没有兒子，國絶。

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閒貞王建子新昌侯佗爲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熹平四年，靈帝又立河閒貞王劉建之子新昌侯劉佗爲任城王，作爲後嗣奉祀孝王。劉佗立四十六年，魏接受禪讓，封劉佗爲崇德侯。

阜陵質王劉延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

阜陵質王劉延，建武十五年封爲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回封國。三十年，用汝南的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增給淮陽國。

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奸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

劉延生性驕横奢侈而且對待下屬很嚴厲。永平中，有人上書告劉延同他的姬兄謝弇以及姊館陶主的女婿駙馬都尉韓光招集奸猾之人，製作圖讖，并在祠廟中祭祀詛咒發誓。此事受到追查驗證，韓光、謝弇被殺，供辭所牽連的人，有許多被處死流放。有司上書請求處罰劉延，顯宗因劉延的罪過比楚王劉英輕，因此特别加以恩惠，貶爲阜陵王，食邑爲兩個縣。

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

劉延被降封之後，常常懷有怨恨。建初中，又有人上告劉延與他的兒子劉魴製造叛逆謀反之物，有司上報請求派檻車將他們召往廷尉獄中。肅宗下詔説："王以前犯大逆不道之罪，罪惡十分深重，如同周時的管、蔡，漢時的淮南王。經

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内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誡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

有公正的大義，律有明確的刑罰。先帝因有親近親族的恩德而不忍心處罰，没有按法律行事，替他們承受了過失，群臣没有不困惑的。如今王不悔悟，背叛之心不改，叛逆謀反從内部發起，從兒子劉魴就開始，實在不是本朝所願意聽到的。朕傷心難過，不忍心將王按法律制裁，現在貶爵爲阜陵侯，食邑爲一個縣。受到這種懲罰，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要接受教訓啊！”赦免劉魴等人的罪過而不加以追究，派一名謁者監護劉延國，不讓他與吏人勾結。

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

章和元年，天子巡視到九江，賜給劉延詔書讓他到壽春與自己相見。帝見到劉延和他的妻子孩子，十分傷感同情他們，於是便下詔説：“從前周封爵位一千八百個，而姬姓占一半的原因，是爲了增加王室的力量。朕向南巡視，望見淮水、大海，而心思却在阜陵，因此與侯相見。侯意志衰落，身體也不如從前，反省過失心中感悟，使朕又喜又悲。現在恢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個縣，加上以前封的共爲五個縣。”又因阜陵地勢低下潮濕，遷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的賞賜按級别有所差别。第二年入朝相見。

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

劉延立五十一年薨，他的兒子殤王劉冲繼位。永元二年，天子下詔全部削除以前查處劉延的事情。

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爲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爲鄉、亭侯。

劉冲立二年薨，無子。和帝又封劉冲兄劉魴，這就是頃王。永元八年，封劉魴弟十二人爲鄉侯、亭侯。

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

劉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劉恢繼位。延光三年，封劉恢兄弟五人爲鄉侯、亭侯。

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遒亭侯。

劉恢立十年薨，子節王劉代繼位。陽嘉二年，封劉代兄劉便親爲勃遒亭侯。

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絶。

劉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絶。

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劉便親爲劉恢的繼承人，這便是恭王。立十三年薨，兒子孝王劉統繼位。立八年後薨，子王劉赦繼位；建安中薨，没有兒子，國除。

廣陵思王劉荆

廣陵思王劉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

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况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别守北宫，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内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閒梁松敕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今天下争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夫黑爲病，赤爲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况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没之耻，報死母之仇。精誠所加，金石爲開。當爲秋霜，無爲檻羊。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盗賊，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强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爲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

劉荆生性刻薄急躁又暗中害人，有才能而且喜歡法律。光武崩，他的靈柩放在前殿，劉荆雖哭泣却不哀傷，而且寫匿名信，用方底口袋封好，命奴僕假稱是東海王劉彊舅舅大鴻臚郭况給劉彊寫信説："君王無罪，却受到排斥廢棄，而兄弟之間到了被束縛入牢獄的地步。太后被廢，被另遷到北宫，到年紀大了，被遠遠地排斥居住在邊遠地區，天下之人深深哀痛，旁觀之人也很傷心。到太后尸骨靈柩擺在靈堂時，洛陽官吏按次序逮捕斬殺賓客，甚至有一家之中有三人被殺死在堂上的，多麽慘痛啊！如今天下有喪事，弓弩設置得十分完備。近來梁松命令虎賁史説：'官吏按情形見到不對的，不要有所拘束，封侯的機會難再得到啊。'郎官私下悲傷，替王寒心而長嘆。如今天下争着想刻薄傷害王以此求得功名，難道還有限量嗎！如果合并二國的百姓，可以聚集百萬之人，君王你作爲他們的主人，擊鼓行進而不向前，得到功勞比用太山打破鷄蛋還容易，比用四馬運載鴻毛還輕鬆，這是湯、武的軍隊。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象家及好事的人，都説白氣是喪事，是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星先出現在西方，到午時戰争應當發生。又太子星顔色黑，到辰日太陽便變紅。黑色是病，紅是戰争，王努力完成事業吧。高祖從亭長起兵，陛下從白水興起，何况王是陛下的長子，是以前的儲君太子啊！上以此尋求天下大事而一定成功，下以此雪除埋没之耻，報死去母親的仇恨。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應當成爲秋霜肅殺他人，而不要做圈中的羔羊被他人所殺。即使想要成爲圈中羔羊，又能做得到嗎！我私下瞭解到諸相工都説王尊貴，有天子的法相。君王去世，里巷之人尚且做盗賊，想要有所希望，何况王呢！接受天命的君王，是上天所立，不可以圖謀他。現在的新天子是人所設置，强者爲上。希望君王有高祖、光武帝那樣的志向，不要像扶蘇、將閭那樣呼天喊地。"劉彊得到信後十分害怕，當即

逮捕使者，將書信封好獻給了朝廷。

顯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

顯宗因劉荆是同母之弟，便隱瞞此事，派劉荆出宫住在河南宫裏。當時西羌反叛，劉荆又很不得志，便希望天下因羌反叛的震動而發生變化，他私下接來會星相術的人共同商議。帝聽説此事後，便改封劉荆爲廣陵王，讓他到封國去。此後劉荆又叫來看相的人説："我的長相很像先帝。先帝三十歲得到天下，我現在也三十了，可以起兵了嗎?"看相的人把此事告訴了官府，劉荆很驚慌害怕，主動將自己送到牢獄去。帝又一次施加恩惠，不認真考察他的事，下詔不許他有臣屬吏人，惟有像過去那樣享用租賦，派相、中尉小心地護衛他。劉荆仍然不改。此後派巫師祭祀詛咒，有司舉報此事給朝廷，請求處罰他，劉荆便自殺了。立二十九年後死。帝可憐同情他，賜給他謚號爲思王。

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宫，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

十四年，封劉荆之子元壽爲廣陵侯，佩帶王的印璽綬帶，享有劉荆從前封國的六個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第二年，帝向東巡視，徵召元壽兄弟會聚東平宫，賞賜御用服飾器物，又取來皇子車馬，全部送給他們。建初七年，肅宗下詔讓元壽兄弟和諸王都到京師來朝見。

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元壽死後，他的兒子劉商繼位。劉商死後，他的兒子劉條繼位，他把封國一直傳了下去。

臨淮懷公劉衡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

臨淮懷公劉衡，建武十五年立，還没來得及進爵爲王便去世了，没有兒子，國除。

中山簡王劉焉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翊公，十七年進爵爲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焉上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决眦。夫有文事必有武

中山簡王劉焉，建武十五年封左翊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因爲劉焉是郭太后的小兒子的緣故，惟獨他留在京城。三十年，遷升封爲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到辟雍朝會，事完之後回歸藩國，天子下詔讓劉焉同他們一同回國，由虎賁官騎跟從。劉焉上書推辭謙讓，顯宗回信説："凡是諸侯出境，一定要備好左右之人，因此在夾谷的會面，有司馬跟從。現在五國各有官府騎兵百人，整齊地前進，都是北軍胡騎，他們熟悉兵器善於射箭，弓不空發，而且一射中必定使眼

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

角裂開。有文事必須有武備，這是表示重視藩王的職責。王還是不要推辭吧。”明帝因郭太后偏愛劉焉，便對他特别加以恩寵，惟獨允許他自由往來京城。十五年，劉焉的姬韓序有過失，劉焉命她上吊自殺，國相向朝廷舉報此事，劉焉被削去安險縣。元和中，肅宗又把安險還給中山。

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爲修冢塋，開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黄腸雜木，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摇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

劉焉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從中興到和帝時，皇帝之子第一代封王的去世了，都贈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贈錢千萬、布萬匹。當時竇太后掌管朝政，竇憲兄弟專權，太后及竇憲等人，都是來自東海的，因此都親近劉焉而厚加禮待，加贈錢一億。詔命濟南、東海二王都來參加葬禮。爲劉焉大修墳墓，開闢神道，平掉吏人冢墓上千座，一萬多人參加興建。調常山、鉅鹿、涿郡的黄心柏樹，三郡備不齊，又調集其他州郡的工匠囚徒及送達者數千人。徵發調動共涉及六州十八郡，其規模其他藩國都趕不上。

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爲列侯。

劉焉之子夷王劉憲繼位。永元四年，封劉憲弟十一人爲列侯。

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爲亭侯。

劉憲立二十二年薨，他的兒子孝王劉弘繼位。永寧元年，封劉弘二弟爲亭侯。

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爲南鄉侯。

劉弘立二十八年薨，他的兒子穆王劉暢繼位。永和六年，封劉暢弟劉荆爲南鄉侯。

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劉暢立三十四年薨，他的兒子節王劉稚繼位，没有兒子，國除。

琅邪孝王劉京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宫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宫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宫開陽，

琅邪孝王劉京，建武十五年封爲琅邪公，十七年進爵位爲王。劉京生性恭敬孝順，愛好經學，顯宗非常喜愛寵幸他，對他的賞賜恩寵特别優厚，没有人能與他相比。永平二年，把泰山的蓋、南武陽、華，東萊的昌陽、盧鄉、東牟共六縣增加給琅邪。五年，纔來到封國。光烈皇后崩，帝把太后遺留的金寶財物全都賜給劉京。劉京建都莒，喜好修建宫室，極盡工巧之能事，殿館壁中的横木都用金銀裝飾。他多次獻上詩賦頌揚聖德，帝嘉獎贊美他的詩賦，并交給史官。劉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祭祀。神多次傳下言語説到宫中有許多不便利，劉京便上書願遷宫到

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

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

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

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

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

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

容立八年薨，國絶。

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延既怨詛，荆亦觖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夭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開陽，用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換東海的開陽、臨沂，肅宗同意了。劉京立三十一年薨，葬在東海即丘廣平亭，朝廷下詔將廣平亭割讓給開陽。

劉京子夷王劉宇繼位。建初七年，封劉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

劉宇立二十年薨，他的兒子恭王劉壽繼位。永初元年，封劉壽弟八人爲列侯。

劉壽立十七年薨，他的兒子貞王劉尊繼位。延光二年，封劉尊弟四人爲鄉侯。

劉尊立十八年薨，他的兒子安王劉據繼位。永和五年，封劉據弟三人爲鄉侯。

劉據立四十七年薨，他的兒子順王劉容繼位。初平元年，劉容派弟劉邈到長安奉送奏章及貢獻物品，帝命劉邈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

劉容立八年薨，國絶。

起初，劉邈到長安，盛贊東郡太守曹操對帝的忠誠，曹操因此感謝劉邈。建安十一年，又立劉容的兒子劉熙爲王。劉熙在位十一年，因圖謀過江獲罪，被殺，國除。

贊曰：光武有子十人，都受封邑分立爲王。沛獻謹守名節，楚英受到流放。劉延已怨恨詛咒，劉荆也心懷怨望。濟南暗中圖謀，琅邪驕傲放蕩。中山、臨淮，名聲未揚先喪。東平好行善舉，因言委任國相。恭王謙虚謹慎，因此再三謙讓。

後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朱樂何傳

朱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决。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閒奔入宛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捨之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他家是世代爲官。朱暉早年喪父，果敢而有魄力。十三歲時，王莽失敗，天下大亂，朱暉同他母親家族的人一起從田野逃奔進入宛城。在路上他們遇到了一群盜賊，持刀對婦女們進行搶劫，奪取衣物，朱暉的昆弟及賓客都很驚慌害怕，伏在地上不敢動。朱暉拔出劍上前說："財物你們都可以拿走，但各位母親的衣服不能拿。今天便是朱暉的死期！"盜賊見他年紀很小，却有如此雄壯的志氣，便笑着說："小孩收起刀吧。"於是便放棄搶劫他們而離去。

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

起初，光武和朱暉的父親朱岑同在長安學習，有舊故之情。到光武即位，他尋求打聽朱岑，朱岑當時已經去世，光武便徵召朱暉拜爲郎。朱暉不久便因病辭職，到太學中完成了學業。他生性莊重嚴肅，舉止必定依據禮儀，諸儒都稱贊他的高義。

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污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

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仰慕朱暉的賢德，親自前往探望他，而朱暉却避而不見。陰就又派家丞送來禮物，朱暉便閉門不接受。陰就聽説後，感嘆道："這真是志士啊，不要使他喪失節操。"朱暉後來擔任郡吏，太守阮況曾想要買朱暉的婢女，朱暉没有同意。到阮況去世時，朱暉便厚贈財物并送到他家。有人譏諷他的做法，朱暉說："以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我之所以不敢聽從，實在是怕用財貨玷污了他。如今相送，是表明我不是捨不得。"驃騎將軍東平王劉蒼聽説

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

後徵召朱暉爲官，對他十分禮遇和敬重。正月初一的早晨，劉蒼應當入朝祝賀。按照慣例，少府應該送璧。當時陰就是府卿，位高而驕傲，吏傲慢不守法度。劉蒼坐在朝堂之上，刻漏將到盡頭，而仍然没有得到璧，便回頭對掾屬説："怎麽辦？"朱暉看見少府主簿拿着璧，便過去騙他説："我常聽説璧却未曾見過，請讓我看看它。"主簿將璧交給朱暉，朱暉回頭招呼令吏接過璧捧給劉蒼。主簿大驚，急忙告訴陰就此事。陰就説："朱掾是義士，不要再去跟他要。"便用别的璧朝見。劉蒼回去後，召見朱暉對他説："你自己覺得與藺相如相比怎樣？"明帝聽説後認爲朱暉很有膽量。到應當駕幸長安時，明帝想要守衛嚴格，於是便讓朱暉任衛士令。再次升任臨淮太守。

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數年，坐法免。

朱暉崇尚志節氣概，他所選拔任用的，都是有操行之士。那些報復仇怨之人，因爲道義而違犯規定，朱暉爲他們尋找理由開脱，很多人得到挽救。那些不義之囚徒，當時就受到處罰。因此官吏百姓又敬畏又愛戴他。爲他作詩歌説："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官吏怕他的威嚴，百姓懷念他的恩惠。"數年之後，因犯法被免官。

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

朱暉爲吏剛正，受到上司的忌恨，在任職時多次被彈劾。自從離開臨淮，隱居在野外湖澤之間，穿布衣吃粗食，不和邑里中人交往，鄉里人譏諷他與别人不同。建初年間，南陽大饑荒，米一石千餘錢，朱暉將自己的家財全部分散，分給宗族鄰里故人舊友中貧困的人，鄉族都歸附他。起初，與朱暉同縣的張堪平素有好名聲，曾在太學見到朱暉，十分敬重他，以朋友之道與他交往，并握住朱暉的手臂説："我想把妻子孩子托付給您。"朱暉因爲張堪是前輩，所以舉手没敢回對，而從此以後不再相見。張堪去世後，朱暉聽説他的妻子孩子生活貧困，便親自到他家去探望，大量供給救濟他們。朱暉的小兒子朱頡奇怪地問道："您没有同張堪交朋友，也從未聽您説起過，我們這些做晚輩的感到很奇怪。"朱暉説："張堪曾對我説過知己的話，我早已在心中答應了他。"朱暉又和同郡的陳揖友好交往，陳揖去

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

世早，留下遺腹子陳友，朱暉常常同情他。到司徒桓虞任南陽太守，徵召朱暉子朱駢擔任吏時，朱暉推辭不讓朱駢去而薦舉了陳友。桓虞十分感嘆，於是便徵召了陳友。朱暉就是這樣仁義有氣節。

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却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元和中，肅宗出外巡行，向南陽太守打聽朱暉的平日行爲情況，召拜他爲尚書僕射。年中遷爲太山太守。朱暉上疏請求留在朝中，皇帝下詔同意了。於是他便上書提出對國家有益的辦法，陳述機密事宜，深受皇帝的嘉獎和采納。皇帝下詔回報説："補救國家的闕失，不損害清白純潔，正是善良美好之士。那些俗吏苟且迎合，阿諛順從，出仕爲官没有忠貞之志，引退爲民也没有思過的念頭，我爲此已擔心很久了。惟有你現在所説的，正是我的心願。你努力吧!"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與百姓争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盗，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黄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

當時穀子很貴，官府日常用度不足，朝廷對此很擔憂。尚書張林向皇帝提出："穀之所以貴，是因爲錢便宜的緣故。可以將錢全部封存，一律采取布帛作爲租賦，用來統一天下的使用。又有鹽，是必須食用的東西，雖然貴，人們却不得不買，官府可以自己出售。另外應該利用交阯、益州上計吏之往來，買賣珍寶，收取他們的税利，這就是武帝時所謂的均輸的制度。"於是皇帝詔令諸位尚書共同商議。朱暉上奏説依據張林的主張是無法實施的，因此事情便放在一邊不提。後來彙報工作的人又重新提起張林以前的奏議，認爲對國家十分有利，皇帝也表示同意，下詔命令實行。朱暉又單獨上奏説："按照先王的禮制，天子不説有無，諸侯不説多少，享受俸禄食邑之家不同百姓争奪利益。如今均輸之法同販賣没有區别，鹽的利益歸官府，那麽下邊的百姓就會貧窮怨恨，用布絲綢作爲租賦，那麽吏就會邪惡偷盗，實在不是聖明之主所應當施行的。"皇帝最終認爲張林等人所説是對的，得到朱暉的再次上奏，於是發怒，嚴厲地責怪諸位尚書。朱暉等人都自動來到監獄。三天之後，皇帝下詔讓他們出獄。皇帝説："國家喜歡聽不同的意見，朱暉没有過錯，是詔書過分而已，爲什麽要自我監禁?"朱暉便聲稱病重，不肯再到官署議事。尚書令以

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下官員十分驚惶害怕，對朱暉說：“如今面對皇帝自我責備，怎麽能稱病，災禍一定不小！”朱暉說：“我將近八十歲，承蒙皇恩得以在機密之處供職，應當以死相報。如果心中知道不行却順着旨意同意，是辜負了做臣子的大義。如今我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到，衹等待着處死的詔令而已。”於是便閉口不再説話。諸位尚書不知道他要做什麽，便共同彈劾朱暉。皇帝的怨氣已經緩解，没有繼續追究。數日之後，詔命直事郎詢問朱暉的生活情況，派太醫來看病，太官來賞賜食物。朱暉這纔出來謝罪，皇帝又賜給他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後遷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

後來朱暉改任爲尚書令，因年老有病請求退職，皇帝拜他爲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朱暉又上書勸諫。不久，他因病去世。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朱暉子朱頡，學習研究儒家學術，安帝時官至陳相。朱頡子朱穆。

朱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鋭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坑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

朱穆字公叔。五歲時，他便有孝順的名聲。父母有病時，他便不吃不喝，稍好時纔恢復正常飲食。等到長大之後專心學習，集中精力講解背誦，有時注意力太集中，竟不知道丢失了衣帽，或掉入坑中崖下。他的父親常常認爲他太專注愚笨，幾乎不會數馬腿。朱穆更加精深篤厚。

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盗賊群起，州郡不能禁。或説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内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

最初朱穆被舉爲孝廉。順帝末年，江淮地區盗賊群起，州郡官府禁止不住。有人游説大將軍梁冀説：“朱公叔文武才能兼備，是海内奇士，如果能讓他擔任謀主，賊會被平定的。”梁冀平常也聽説朱穆的名望，於是便徵召他，讓他掌管軍事，十分信任和重用。到桓帝即位，順烈太后掌管朝政，朱穆因梁冀執掌大權又是太后近親，希望他能扶持王室，於是便藉口災異，上奏記來勸誡梁冀説：“朱穆考慮明年是丁亥之年，刑德在乾位重合，就是《易》經所説的龍戰之會。《易》文説：‘龍在野外作戰，它的道窮盡了。’就是説陽道將勝而陰道將敗。今年九月天空雲氣濃盛覆蓋，五位四候接連失去正氣，這相互證明了。善道屬陽，惡道屬陰，如果修養正氣守住

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絶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奸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黄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陽，摧毁挫折惡類，那麽福運就隨之而來了。朱穆每件事都做不好，愛好的惟有學問，得到老師的傳授，時常可以試驗一下。希望將軍稍微留心一下我的愚蠢的言語，重新接納諸儒，而且親近其中忠正之人，杜絶那些苟且偷安之人，專心公家之事，割除私欲，廣泛尋求賢能之人，排斥遠離奸佞惡人。人君不可不學，應當用天地自然之道漸漸影響他的心。應當爲皇帝挑選設置師傅及侍講者，求得謹慎小心忠厚有禮義之士，將軍同他們一同入宫，參與勉勵講授，以賢人爲師效法古人。這就如同背靠南山擁坐平原，誰能推倒！今年夏天，月亮的光圈影響到房星，明年會出現小災。應該儘快誅除被天下人所痛恨的奸臣，用以堵塞災禍。議郎、大夫的職位，原本是用來依次選用有儒家學術及品行高尚的人，如今却有很多不是這樣的人在職位上，九卿之中，也有不稱職的。希望將軍對此加以審察。"他又推薦种暠、欒巴等。第二年嚴鮪圖謀立清河王蒜，又黄龍在沛國兩次出現。梁冀不懂術學，便認爲是朱穆所説的"龍戰"的話應驗了，於是請种暠爲從事中郎，推薦欒巴爲議郎，推舉朱穆爲官吏中德行優秀者，任侍御史。

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静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殁，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

當時同郡的名叫趙康字叔盛的人，隱居在武當山，圖清静不出來做官，而教授經傳。朱穆當時五十歲，便寫信自稱爲弟子。到趙康去世，朱穆按照老師的禮儀爲趙康發喪。他尊重德操重視道義，受到當時人們的佩服。

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

>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嘆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

朱穆常常感嘆時尚不厚道，羡慕崇尚敦厚，他便寫作《崇厚論》。文章説：

> 風俗不淳厚，有很長時間了。因此仲尼感嘆説："大道施行時，而我却没有趕上。"大概是對此表示哀傷。道這種東西，是以天下爲一統，在他如同在己一樣。因此行動違背了道則心中産生慚愧，不是害怕義；做事違背了理就會在心意上産生癥結，不是因爲害怕禮。因此遵循天性而行動叫做道，得到天性就叫德。德性失去後便尊貴仁義，因此仁義興起而道德遷移，禮法興起而淳樸風俗散失。因此道德認爲仁義不淳厚，淳樸把禮

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

法當做賊。中世認爲淳厚的，已被上世認爲不淳厚，何况比中世遠不淳厚的呢！

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絶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

因此天不高大覆蓋就不廣，地不深厚載物就不多，人不敦厚則懂道理不深。從前仲尼對原壤不失舊情，楚嚴不忍心聲張斷帽纓之事。由此來看，聖賢之人的道德多麼淳厚啊。老子的《道德經》說："大丈夫處在道德不處在禮法，居於清虚而不居於聲色，因而去除禮法聲色而保存道德清虚。"時尚不淳厚則用淳厚對待，行爲有過失則用恩惠對待。因此掩蓋他人過失的做法，是道德敦厚；挽救他人失誤，是德行淳厚。從前，馬援深明此道，可以培養德行。便告誡他哥哥的孩子說："我想要你聽到别人的過失就像聽到自己父母的名字。耳可以聽，但口不能說。"此言很得要領。遠則聖賢在上世履行，近則丙吉、張子孺在漢施行。因此能留下百世英明之聲望，傳播不毁滅的遺風，不也很壯美嗎！

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

然而現在風俗不同，風俗教化不淳厚，而崇尚相互誹謗，稱作臧否。記住别人的短處則順便批評他的長處，貶斥别人的壞處就一并誅伐他的善行。許許多多到處都是，難道可以稱頌嗎！像這樣的現象，豈止是背離君子之道，還將有危及自身和牽連家室的禍害。可悲呀！做這些事的人不知道對此擔心，因此出現禍害時却來不及迴避了。這些已經如此了，却還有奇異的。人們都看出來了却不能主動改變。爲什麽呢？追求升遷的人衹顧向前而不回頭看看後邊，榮耀富貴之人傲慢而不謙虚待人，有智者不接觸愚笨者，富有者不賑濟貧困者，有志之士孤獨而得不到同情，賢能之人窮困而得不到慰問。因此田蚡依仗尊貴顯赫地位而接受安國金錢，淳于憑着權貴而引用方進的言論。憑着韓、翟的操行，作爲漢的著名宰相，却仍不能救濟一位貧困的賢士，推薦一位孤獨的有才能之人，

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虚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又何況不如他們的人呢！這就是禽息、史魚之所以能在前代獨有美名，而後來没有能繼承的人的原因。因此如果時尚敦厚風俗美好，那麽小人就會守住正義，不會受到利益的誘惑；如果時尚敗壞風俗不淳厚，即使是君子做壞事，正義也不能阻止。爲什麽呢？前輩們已經一去不復返，後來者又恢復習俗而追求他們，因此虚浮華麗盛行而忠信衰微，刻薄多而淳厚少。這大概是《谷風》之所以有"棄予"之感嘆，《伐木》有"鳥鳴"之悲哀的原因。

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并日而談哉？

唉！世上的士人確能學習孔聖高尚的準則，贊美楚嚴美好的操行，仰慕李老高尚的教誨，懷念馬援所崇尚的德行，鄙視二位宰相的失去法度，贊美韓稜的捍衛正義，崇尚丙、張的光大寬宏，輕視時俗的誹謗，那麽就會道德豐厚政績盛大，名聲顯赫自身榮耀，記載上不變的德行，傳播出不滅的聲名。然後知道德薄者的不足，淳厚者的有餘。那些人與草木一塊腐朽，這些人同金石并存，豈能是同年而語，同日而語的？

穆又著《絶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

朱穆又著《絶交論》，也是糾正時俗的著作。梁冀驕横暴虐而不改悔，朝廷内外嘆息痛恨，朱穆因是他從前的下屬，害怕他罪過太多招來禍害，便又上奏記勸諫説：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絶命於棰楚之下，或自賊於迫

古代的明君，一定有輔助德行之臣，規勸之官，甚至在器物之上，刻上成功失敗之事，以防遺忘。因此君有正道，臣有正路，順從正道正路就如同升堂入室，違背它們就如同奔向山溝。如今英明的將軍您擁有申伯那樣尊貴的人纔有的土地，地位在三公之首，一天行善，天下便歸附仁義，一晨作惡，四海傾倒顛覆。不久前，官吏百姓都很貧乏，又加上水災蟲害。京城諸官費用增多，皇帝下詔書調發有時比原來多出十倍。各個都説官府没有現成的財物，應該都讓百姓交納，笞擊掠奪，强行命令充實補足。公家的賦税已經很重，私家的徵收又很多。牧守長吏，多數都不是以德操挑選的。貪心地

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嘆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户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閒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内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奸之吏無所依托，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

聚集而且毫不滿足，對待百姓就如同對待俘虜，有的百姓被拷打致死，有的被逼迫得自殺身亡。又有人掠奪百姓，却都假托是尊府之命。於是使得將軍同天下人結下怨恨，吏民痛楚，道路之上充滿嘆息之聲。從前秦朝政治繁瑣苛刻，百姓像土崩那樣離心離德，陳勝振臂一呼，天下之人群起呼應，而那些阿諛之臣，仍説天下平安。他們諱言罪惡，不思悔改，最終至於滅亡。從前永和末年，法紀鬆弛，很失民望。衹不過四五年，便財産空空民户散失，百姓産生背離之心。馬免之徒乘着凋敝起來作亂，荆揚之間幾乎造成大的禍患。幸虧依賴順烈皇后開始政治清明平静，内外同力，因此纔能征討平定。如今百姓悲哀，比永和時更加困苦，在内不是仁愛之心可以容忍的，在外不是可以長久安定的守衛國家之計。將相大臣都親近君主，共同駕車奔馳，同舟共濟，車倒舟翻，大家共擔禍患。怎可以離開光明而接近黑暗，踩在危險處却自覺平安，君主孤立時局困難，却不擔憂的！應該及時换去那些不合格的宰守，削減省免建築第宅園池的費用，拒絶郡國的各種奉送。在内自我明智，對外解除百姓的疑惑，使那些懷着奸邪之心的官吏没有了依靠，負責監察的大臣得以明辨是非真僞。法令已經嚴格，遠近清静一統，那麽將軍就會受到尊崇且事迹顯揚，恩德光耀以致没有窮盡。天道明察，我説的全是真心誠意的話，希望您能察看一下。”梁冀没有接受他的意見，反而一天天更加放縱，并又賄賂贈送物品給皇帝左右之人，與宦官勾結，將他的子弟、賓客安插在州郡的重要職位上。朱穆又上奏記極力勸諫，梁冀始終不悔悟。他回信給朱穆説：“像你這樣説，我就没有一點好的地方嗎？”朱穆的話雖然很痛切，但也不很得罪他。

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户，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

永興元年，黄河泛濫，冲壞百姓數十萬户，百姓莊稼被毁人人飢餓，流亡遷移的百姓路上到處都是。冀州盜賊尤其多，因此朝廷提拔朱穆爲

宦者三人爲中常侍，并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奸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顔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冀州刺史。有三個中常侍是冀州人，他們致書求見朱穆。朱穆恨他們，因而推辭不與他們相見。冀州衙署令長聽說朱穆渡過黄河，有四十多人辭官而逃。等到朱穆到任，上奏彈劾諸郡官吏，以致使有些人自殺。憑着威嚴計謀權變，殺盡賊兵首領。舉奏彈劾權貴，有的竟死在獄中。有個叫趙忠的宦官死了父親，回到安平埋葬，趙忠使用衹有皇帝纔能使用的美玉璵璠、玉匣、偶人爲他的父親下葬。朱穆聽說此事，命令郡吏査驗此事。郡吏害怕他的嚴明，便挖開墳墓打開棺材，搬出尸體取出葬品，并收捕趙忠一家。帝聽說後大怒，徵詔朱穆到廷尉獄來，罰做左校工作。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到朝廷上書爲朱穆辯護說：“我們看到受處罰的囚徒朱穆，處以公心擔憂國事，拜爲刺史之日，立志要清除奸惡之人。實在是因爲常侍尊貴受寵，父兄子弟散布在州郡，競相像虎狼那樣，吞食百姓，因此朱穆張開梳理法網，修補漏洞，收捕殘賊禍首，以滿足上天之意。於是宮內宦官全都痛恨他，誹謗多起，讒言離間不斷出現，使用最嚴厲的刑罰和處分，罰他去做左校。天下有識之士，都認爲朱穆同禹、稷一樣努力却被栽上共、鯀那樣的罪過，如果死者有知，那麽唐帝則在崇山發怒，重華在蒼墓生氣了。如今中官及皇帝親近之人，竊取把持國家的權柄，掌握着封王封爵的權力，口中說着法令，行賞可使飢餓的隸人比季孫還富有，呼吸之力就可使伊、顔變成桀、跖。然而惟獨朱穆剛直不顧受到傷害。他不是厭惡榮耀而愛好羞辱，厭惡生存而愛好死亡，衹不過是感嘆王綱不得持久，害怕法網的長久失去，因此竭盡忠心滿懷憂慮，爲皇帝仔細考慮。我們情願受黥首繫趾之處罰，代替朱穆服勞役。”皇帝看了他們的奏章，便赦免了朱穆。

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

朱穆在家居住了數年，在朝廷的許多大臣競相推舉他，於是徵拜爲尚書。朱穆已深深痛恨宦官，到了在尚書府時，與他們日夜共事，立志要除掉他們。於是他便上疏說：“按照漢朝過去的事例，中常侍也選用一些士人。建武之後，便全部選用宦官。從延平以來，漸漸更加顯貴和盛

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并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毁之。

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禄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

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毁

大，藉用貂璫飾物，居侍中之位，朝廷政事，全都經過他們的手，權勢覆蓋海内，恩寵富貴没有極限，子弟親戚，一同擔當榮耀的官職，因此他們放縱無度驕横過度，没人能禁止管制住他們。凶狠狡詐没有德行之徒，諂媚以求官職，依仗權勢寵幸之輩，魚肉百姓，使天下人窮困破敗，使百姓一無所有。愚臣認爲可以全部罷免他們，遵循恢復從前的方法，使用過去的典章制度，重新挑選海内清白淳厚之士，明白通曉國家體制的人，用以填補他們的空位。這樣陛下就可以成爲堯舜那樣的君王，衆公卿就都成爲稷契那樣的大臣，黎民百姓就蒙受到聖王的教化了。”皇帝没有接受。後來趁着進見皇帝，親口又陳述説：“我聽説漢家舊制，設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負責尚書之事，黄門侍郎一人，傳遞文書奏章，都使用大族中的士人。從和熹太后以太后掌權以後，不接觸公卿，而以宦官擔任常侍，小黄門通報命令給兩宫。從此以後，他們權勢超過君王，使天下之人窮困潦倒。應該全部罷免遣散他們，廣泛選取年老有威望和道德的儒士，參與政事。”皇帝很生氣，不回答他。朱穆伏在地上不肯起來。皇帝左右之人傳出帝旨讓他出去，很久之後他纔快步離去。從此中官多次藉着事由僞稱詔命而詆毁他。

朱穆一向剛直，因不得志，没多久，憤懣造成毒瘡發作。延熹六年，去世，時年六十四歲。爲官數十年，他吃粗食穿布衣，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公卿們共同表彰朱穆樹立忠誠清廉的節操，虔誠恭敬地對待機密之事，至死堅守良善道德，應該蒙受表彰寵幸。皇帝下策詔褒獎陳述他的事迹，追贈他爲益州太守。他所著的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共二十篇。

朱穆以前在冀州時，所選用的都是道德清廉的長者，他們中有很多官至公卿、州郡之守。他的兒子朱野，少年時就有名望節操，官至河南尹。起初，朱穆父去世，朱穆與諸儒考察依據古義，謚爲貞宣先生。到朱穆去世，蔡邕重又與門人共同追述他的品行事迹，謚爲文忠先生。

論曰：朱穆見到結夥營私傷害道義，不公正

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絶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謡。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勢合，退因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絶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的集團毀壞了風俗，便立志要抑制朋黨交往的私情，於是便寫下《絶交》的言論。蔡邕認爲朱穆正直却孤僻，又作《正交》而弘揚他的情致。也許這就是孔子所稱道的“與超過自己的人交往而不諂媚，與不如自己的人交往而不輕慢”，又説“晏平仲善於與人交往”，子夏的門人也向子張請教交往之道。因此《易》表明“斷金”之義，《詩》記載“讌朋”的民謡。如果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直誠信聞見廣博之友，便會隨時給予幫助和教益，贈送紵衣停車相交，一人升遷朋友受到推薦的人，最終會尊崇他的美德，這本來就是交朋友的方法。至於田蚡、竇嬰、衛青、霍去病的游説之客，廉頗、翟公的門客，進前來是因掌權纔迎合，退離去是因衰敗纔離異。又專諸、荆卿的感激，侯生、豫子的捨命，情義受着恩德的驅使，性命因爲道義而顯得很輕。他們都因利與害而移動心性，懷念恩德而養成節操，不是那交友心照的本義，不可同他們談得失的原因。朱穆衹因不能周全朋友的情分，便拒絶志趣相同之人的請求；恨朋黨俠客勾結産生弊端，便忘記了得到朋友的大義。蔡氏評論的正直孤僻的話，的確是正確的！古時善於交友的人很多了。如漢興起時稱頌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時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

樂恢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他的父親樂親，擔任縣吏時，得罪了縣令，收捕後即將被殺死。樂恢當時年僅十一歲，經常趴在寺門前，晝夜大聲哭泣。縣令聽説後很同情他，隨即便放了樂親。

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恢獨曒然不污於法，遂篤志爲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絶不答。

樂恢長大後愛好經學，拜博士焦永爲師。焦永爲河東太守，樂恢跟隨他到任所後，閉門精心學習誦讀，不與他人交往。後來焦永因有問題被審察，諸位弟子都因交通關涉而被捕，惟獨樂恢清白而没有觸犯法律，篤守志節而成爲名儒。他生性清廉正直特立，凡是操行不符合自己的標準的，即使顯貴也不與之交往。信陽侯陰就多次致禮請樂恢，樂恢從不回答他。

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故人

後來樂恢在本郡擔任官職，太守犯法被殺，

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爲功曹，選舉不阿，請托無所容。同郡楊政數衆毁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

從前交往的都不敢到太守家去，惟有樂恢爲他穿喪服奔喪，也被判處有罪。回來後，又擔任功曹，推選薦舉不阿諛，對他人的請求委托從不接受。同郡的楊政多次當衆誹謗樂恢，而他後來却推舉楊政子爲孝廉，因此鄉里之人都歸附他。被司空牟融徵召到府中任職。正趕上蜀郡太守第五倫代替牟融爲司空，樂恢因與第五倫同郡，不肯留任。推薦潁川杜安之後退職。諸公稱贊他的品行，連續徵召他，但他都没有答應。

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争，朝廷稱其忠。入爲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嘆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勢盛爲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虚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

樂恢後被朝廷徵拜爲議郎。正趕上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樂恢多次上書勸諫辯争，朝廷稱贊他的忠心。入朝後爲尚書僕射。當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關係友善，放任自由。樂恢上奏彈劾王調、李阜，以及司隸校尉。對於他所指責舉報之人，他毫不迴避，貴戚都憎恨他。竇憲弟夏陽侯瓌想要去問候樂恢，樂恢辭謝而不與他交往。竇憲的兄弟很放縱，而且恨他不依附自己。樂恢的妻子每次都勸他説："從前也有人爲了安身以躲避禍害，你何必因爲言語而招惹怨恨?"樂恢感嘆説："我哪忍心白吃飯而立在他人之朝廷上呢!"於是便上疏勸諫説："我聽説百王之失勢，都是因爲權力下移。大臣把持國政，常因勢力大而作惡。思念先帝，聖德不久，早早就拋棄了國家。陛下年富力强，繼承大業，諸舅不應該主管王室，以顯示天下爲私有。經説：'天地違背，衆物就會遭受夭折和傷害。君臣失序，萬人遭殃。'如果政治失誤而不救助，它的後果是很難預測的。如今所該做的是，皇上以義親自割斷私情，下臣以謙遜自我引退。四位國舅可以長保爵位封地的榮耀，皇太后永遠没有愧對宗廟祖先的擔憂，實在是上策啊。"書奏之後帝没有省閲。當時竇太后臨朝，和帝尚未親自掌管大事，樂恢因意見得不到施行，便藉口有病乞求退職。皇帝下詔賜給他錢，命太醫來看病。樂恢推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後聲言病重。朝廷拜他爲騎都尉，他上書辭謝説："多次受到厚恩，無以報效。政權落在大夫之手，孔子也很痛恨；世卿掌權，《春秋》中引以爲戒。聖人誠懇，不會説空話。近世外戚富貴，一定會有驕横過分的

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絰挽者數百人，衆庶痛傷之。

失敗。現在陛下思念先帝，還没有顧得上政事；諸舅受寵權盛，横行四方。如果不能自我減損，誅殺處罰必定會降臨。我的壽命將盡，臨死時竭盡愚忠，希望能留神考慮。”皇帝下詔同意他交上印綬，然後便回歸鄉里。竇憲因此暗示州郡官吏逼迫威脅他，樂恢於是飲毒藥自殺。他的弟子有數百人穿着孝服牽引着靈車，百姓則痛哭哀傷他。

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己爲郎中。

後來竇氏被殺，皇帝開始親自掌管政事，樂恢的門生何融等人上書陳述樂恢的忠誠節操，皇帝授樂恢子樂己爲郎中。

何敞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朝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争，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他的祖先曾住在汝陰。六世祖比干，向朝錯學習《尚書》，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代。張湯執法嚴厲而比干主張仁愛寬恕，多次與張湯争執，雖然不能每次都成功，但他所挽救生存下來的也有上千人。後來他遷爲丹陽都尉，因而遷居到平陵。何敞父何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因病免官，於是便隱居而不出來做官。

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居無何而肅宗崩。

何敞生性公正。他自認爲愛好取捨不合時宜，因而每次召請他，他都説有病而不去。元和中，到太尉宋由府任職，宋由以特殊的禮節對待他。何敞議論高明，經常引用原則，匡正了許多事情。司徒袁安也深深地敬重他。當時京城及四方常有奇異的鳥獸草木，談及此事的人認爲是吉祥之兆。何敞通曉經傳，懂得天文，因而心中十分厭惡這種説法。於是他對宋由、袁安二公説：“吉兆報應依據德行而來，災害變異因政治而發生。因此鸜鵒來做巢，昭公有乾侯之禍；在西部狩獵得到麟，孔子夢見自己將要去世。海鳥躲避大風，臧文却祭祀它，因此君子譏諷他。現在奇異的鳥在殿屋飛翔，怪異的草生長在庭邊，不可不審察呀。”宋由、袁安因害怕而不敢回答。不久肅宗崩。

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爲虚。敞奏記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

當時竇氏專權，外戚奢侈，賞賜超過了制度，倉庫空虚。何敞給宋由上奏記説：“何敞聽説事君之義，在於進想着盡忠心，退想着補過失。縱觀前世君主大臣，無不都想實現教化，并

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期，宜當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凉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恤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悦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公儀退食之比哉！"由不能用。

永遠保持，然而安平和順的政治局面很少出現，也許是因爲聖主賢臣不能相遇的緣故。現在國家執行開明的大道，明公您實行溫和的純正仁德，君臣相合，天下安定，清明安平的教化，如今有可能實現。孔子說：'如果有人任用我的話，三年就會有成就。'如今明公您執政，進出朝廷已經兩年，應當克制自己，以酬報四海之内百姓的心願。《禮記》，一年穀不豐收，國君則減損服御撤去美食。天下不豐足，就如同是自己造成的一樣。然而連年水災旱災，百姓没有收穫，凉州因在邊境，家家遭受災害，男子被打仗搞得疲憊不堪，妻子兒女辛勞轉送運輸，老幼孤寡，相互依賴嘆息不已，另外中州内地郡縣，公家私人財産空竭，這正是減損膳食節制費用之時。國恩庇養包容，賞賜無度，衹聽説臘祭賞賜，從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直至空竭財物，損耗國資。想來公家的財物，也都是百姓的辛勞成果。明君賞賜，應該有所規定，即使是忠臣受賞，也應有限度，因此夏禹受玄圭，周公受束帛。如今明公地位高責任重，職責深遠負擔重大，上應當匡正綱紀，下應當賑濟百姓，豈能衹是無所違背就行了的呢！應該先正己用以做群臣的表率，歸還得到的賞賜之物，并趁此特陳述得失，奏請王侯回封國，解除苑囿禁令，節省超出的費用，賑濟窮苦孤獨之人，那麽恩澤就會通至下民，黎民庶衆喜悦高興，上天聽見看見，必然立刻就有報應。能使百姓歌頌贊揚，史官記録德行，這豈是子文逃避俸禄，公儀退除美食能相比的！"但宋由没有采納。

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吊國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説由曰："劉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吊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

當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前來吊國喪，上書後没有回報，侍中竇憲便命人將劉暢殺死在城門屯衛之中，而且不説出主使者姓名。何敞又勸説宋由説："劉暢是宗室近親，是封賜給土地的藩臣，他前來吊喪，上書後等待回報，親身等在武衛之中，却受到如此殘忍的殺害。尊奉法律的官吏，不知去何處捕捉，蹤迹不明，主使者名姓不知。何敞作爲公府職官，負責捕捉盜賊，因此想要親自到出事場所，檢查這突發事件，然而二位司徒、司空却認爲按照過去的慣例三公不負責賊盗

‘外鎮四夷，内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奸慝，莫以爲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之事。從前陳平生於征戰之世，尚且知道宰相的職責，説是‘對外鎮撫四夷，對内安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所’。如今二府的執事不以大義爲重，被所聽到的事所困惑，公然縱容奸邪之人，不以爲是罪過。希望明公運用獨見之聖明，彰顯不疑，何敞所見不盡，請允許我獨自負責此案。”宋由便答應了他的請求。司空、司徒府聽説何敞進行工作，都派負責盜賊事務的官吏跟隨他，於是經過推斷調查得到了全部事實，京城的人們都稱頌他的公正。

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爲憲弟篤、景并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慚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悦。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絶里。臣雖斗筲之人，誠竊懷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

何敞以高第拜爲侍御史。當時最終還是封竇憲爲車騎將軍，大規模調動軍隊進攻匈奴，而且詔命使者爲竇憲弟竇篤、竇景同時修建宅第，動用勞役，使百姓很憂愁痛苦。何敞上書勸諫説：“臣聽説匈奴凶暴叛逆已很久了。平城被圍，侮辱書信的耻辱，這兩種羞辱，如果是我就會以死相拼而報復，而高祖、吕后却能忍住怒火捐棄忿恨，捨棄而不征討他們。臣認爲皇太后秉承文母操行，陛下做出平静的姿態，匈奴没有叛逆變節的罪過，漢朝没有值得慚愧的羞耻，而在盛春春耕之時，大規模動用勞役，百姓怨恨，都心懷不滿。現在却又大肆爲衛尉竇篤、奉車都尉竇景修建華麗的住宅，街道里巷被堵住絶斷。臣是卑微之人，確實私下感到奇怪，認爲竇篤、竇景是皇帝的親近貴臣，應當成爲百僚的表率榜樣。如今大軍正在道路之中，朝廷焦急不安。百姓憂愁痛苦，郡縣官府缺乏費用，然而竟修起大的宅第，崇尚裝飾玩物喜好，這不是可以用來流傳美德，顯示給後世萬代的作法。應該停止修造罷除工匠，專心憂慮北方邊境之事，撫恤百姓的困苦。”書奏上之後皇帝没有察看。

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顔，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

何敞後被拜爲尚書，他又呈上密封的奏章説：“忠臣憂慮世事，冒犯人主尊嚴，譏諷嘲弄貴臣，以至殺身滅家但仍這樣做，爲什麽？君臣義重，實在是不得已。臣看到過去的事，國家的危亡混亂，家室將要不幸，都是有原因的，可以很明白地知道。從前鄭武姜寵幸叔段，衛莊公寵愛州吁，溺愛而不教誨，最終造成他們凶殘暴戾。由此來看，這樣愛護兒子，就如同是飢餓時

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悦喜。今逾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宫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吕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絶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閒，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給他毒藥吃，正是在傷害他。臣看見大將軍竇憲，國家開始遭遇到大的憂患時，公卿們連續上奏，想讓他負責管理國事。竇憲十分謙遜退讓，堅決推辭高位，勤勤懇懇，言語深刻透徹，天下之人聽到後，没有不喜悦的。如今剛過一年不久，大禮未完，突然之間中途改變，兄弟把持朝政。竇憲執掌三軍之重任，竇篤、竇景總管宫廷保衛之權柄，却虐待百姓，奢侈過分强迫，誅除殺戮無罪之人，隨心所欲以求自己快慰。如今議論紛紛，都説叔段、州吁又在漢出現了。臣觀察公卿首鼠兩端，不肯極力進言的原因，都認爲竇憲等人如果有不鬆懈的志向，那麽自己可以受到吉甫褒獎申伯那樣的功勞，如果竇憲等人陷入罪惡，那麽自己可以采取陳平、周勃順從吕后的權勢的辦法，最終不把竇憲等人的吉凶當作憂患。臣何敞不才，實在想有個兩全之策，絶斷而不使他們成勢，堵截住而不使他們形成洪流，上不想使皇太后有損文母之稱號，陛下則受類似發誓黄泉相見的譏諷，下使竇憲等人得以長久保全他們的福運。然而奴婢的計謀，上安定了主父，下保存了主母，却仍免不了受到怒駡責怪。臣念及世代蒙恩，到我已經八代，又憑着愚陋，幾年之間，歷任顯位，充備機要近位，每次想起皇帝厚德，忽然之間忘却了自己的生命。雖然知道説了必會被夷滅九族，然而冒死陳述的原因，實在是不忍心看到禍患而默默不言苟全性命。駙馬都尉瓌，雖然年僅二十左右，有不可隱蔽的忠心，多次請求退職，自願抑制自家權力。陛下可以同他商議、謀劃，聽從順應他的意見，這的確是國家的根本大計，竇氏的福氣。”

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

何敞多次極力勸諫，談論諸竇的罪過，竇憲等人十分仇恨他。當時濟南王康地位高且十分驕横，竇憲便請求皇帝讓何敞出外擔任濟南太傅。何敞到任後，以道義輔佐劉康，多次引用法律勸諫糾正他，劉康敬重且以禮待他。

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

一年多後，遷爲汝南太守。何敞痛恨文官俗吏用苛刻百姓來求得一時的名聲贊譽，因此在位時以寬容和順執政。立春之日，常常召督郵回府，分别派遣有儒學才能的大吏檢察下屬各縣，

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表彰那些孝順父母兄弟和睦有道義操行的人。處理冤案訴訟，則用《春秋》大義進行推斷。因此郡中没有怨恨之聲，百姓受到他的恩惠禮儀的教化。那些不與父母住在一起的人，都回來贍養他們的父母，或爲父母補行喪禮，有二百多人相互推讓財産。他又設置禮官，不任用文吏，又修理疏通鮦陽舊渠，百姓從此得到好處，開墾田地增加了三萬多頃。官吏百姓雕刻石碑，歌頌何敞的功德。

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到竇氏失敗，有司上奏何敞子與夏陽侯瓌關係親近友善，於是他受到牽連而被免官。永元十二年又被徵召，三次遷升至五官中郎將。他常常忿恨中常侍蔡倫，蔡倫十分痛恨他。元興元年，何敞因祠廟是莊嚴之處，自己有小病而不便前來齋戒，後來鄧皇后爲太傅鄧禹上墳，何敞隨百官一同前往，蔡倫於是上奏何敞是詐病，被定罪而免職。在家中去世。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吕、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剿奸回之逼。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閒，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年幼，太后攝政，竇氏憑着貴戚的權力，將要有吕、霍那樣的變故。幸好漢的氣運未盡，大臣還很忠誠，袁、任二公在朝廷嚴肅正直，樂、何之輩在柱下抗爭，因此能助幼主決斷，絶斷奸惡之人的逼迫。不然，國家就危險了。竇氏衆人之間，惟有何敞可以免禍，然而却又因兒子交友不慎的原因而被廢黜，没有得到高官顯位。可惜呀，可也有些過分了！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絶交面朋，崇厚浮僞。恢舉謗己，敞非祥瑞。永言國逼，甘心强詖。

贊曰：朱生受托，的確没有道義過失。公叔徵召梁，接受明白勸諫。斷絶表面交情，崇尚淳厚交友之風。樂恢舉薦誹謗自己之人的孩子，何敞批判所謂的吉祥徵兆的論點。長言國家的危險，對那些佞諂之輩也算盡了勸諫之心。

後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鄧張徐張胡傳

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是太傅鄧禹的宗族。父親鄧邯，中興初因功封爲鄳侯，官至勃海太守。鄧彪年少時磨礪心志，修養孝行。父去世後，把封國讓給同父異母弟鄧荆鳳，顯宗認爲他節操高尚，下詔稱贊他。

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禄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彪在位清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後到州郡任職，受到公府召辟，五次遷升至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被徵入朝廷任太僕。數年之後，後母去世，他以有病爲由乞請辭職，皇帝下詔讓他以光禄大夫之職服喪。服完喪後，拜爲奉車都尉，遷爲大司農。數月之後，代鮑昱爲太尉。鄧彪在位清廉，成爲百官同僚的榜樣。任職四年，因疾病請求辭職。元和元年，皇帝賜策免去他的官職，贈給他三十萬錢，以二千石的俸禄在住所供養終身。又詔令太常四季送宗廟祭肉，河南尹派遣丞慰問，并常在八月清晨奉送羊、酒。

和帝即位，以彪爲太傅，録尚書事，賜爵關内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争，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吊臨。

和帝即位，任鄧彪爲太傅，總領尚書事，賜爵關内侯。永元初年，竇氏專權驕横放縱，朝廷有許多人進行勸諫争論，而鄧彪在位衹是保持自己的清廉而已，對他們没有勸阻諫諍。他又曾上奏罷免御史中丞周紆，周紆以前曾没有遵從竇氏的指示，因此引得許多人譏諷他，然而當時都推崇他的禮讓謙遜。到竇氏被誅除，他因年老有病而上書退還中樞機要之職，皇帝下詔賜給他牛、酒并表示嘉許。五年春，在位時薨，天子親自去吊唁。

張禹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

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父歆，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

張禹的祖父張況族姊是皇祖考夫人，多次來往於南頓，見到過光武。光武任大司馬時，經過邯鄲，張況任郡吏，來拜見光武。光武大喜，説："今天我纔得到大舅啊!"於是一同向北，到達高邑，拜張況爲元氏令。遷爲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正趕上赤眉攻打關城，張況戰死。張禹父張歆，當初因報仇而逃亡，後來擔任淮陽相，在任汲令時去世。

禹性篤厚節儉。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

張禹生性淳厚節儉。父親去世後，汲的官吏百姓前後贈送共數百萬錢，他却一點也没接受。又把田地宅院推讓給伯父，自己則寄居他處。

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録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悦，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

永平八年，被舉爲孝廉，漸漸升遷；建初中，拜爲楊州刺史。當過長江巡視，而中原人都認爲長江有武子胥的神靈，很難渡過。張禹將要過去，吏一再地請求不要渡江而不聽勸阻。張禹嚴厲地説："子胥如果有神靈，知道我的志向在於審察處理冤枉訴訟，難道會危害我嗎?"於是摇槳而過。他走遍郡邑，深遠幽僻之處都走到了，親自審訊囚徒，多能察其情，明其冤。吏民百姓仰慕朝廷使者，人人心懷喜悦，怨恨歌頌贊美憎惡，没有不主動歸附他的。

元和二年，轉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户，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内。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

元和二年，轉任兖州刺史，也有清廉公平的名聲。三年後，遷爲下邳相。徐縣北邊有蒲陽坡，側近有許多良田，然而都荒廢着無人修整。張禹開修水閘，引水灌溉，於是這裏變成數百頃莊稼地。他勉勵引道吏民，借給他們糧種，親自勤勉勞作，於是獲得糧食大豐收。鄰郡中的貧窮百姓有數千户來歸附他，他們蓋的房屋相互連接，那個地方便形成了市鎮。後來每年墾田至千餘頃，百姓得以温飽自給。功曹史戴閏，以前是太尉掾，在郡内很有權勢。他犯了小錯，張禹命他自己到徐縣監獄，然後按法律處罰他。從長史以下官吏，没有不震驚和收斂行爲的。

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

永元六年，入朝任大司農，拜爲太尉，和帝十分厚待他。十五年，皇帝向南巡視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尉身份留守。他聽説皇帝車駕要前進至江陵，認爲不應冒險去得太遠，於是派人乘

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

驛馬上諫。皇帝回詔説：“謁拜祠廟已完，正要準備南下禮拜大江，正好得到您的上奏，於是到漢水便回車返京。”到皇帝回京後，張禹特地受到賞賜。

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宫中，給帷帳床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静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

延平元年，他遷爲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因殤帝初生，想讓重要大臣居住宫中，於是便詔命張禹住在宫裏，供給他帷帳床褥，太官早晚進送食物，五天回自己府中一次。每次朝見，行特殊贊禮，與三公不同席位。張禹上言説：“正在居喪之所及去除聲樂之時，不應該依常規在苑囿中有游樂之事，廣成、上林這些空地，應暫且借給貧民。”太后聽從了他的意見。到安帝即位，他多次上奏以有病爲由請求退職。皇帝詔命派遣小黄門探問疾病，賜牛一頭，酒十斛，勸説他入府任職。那些錢布、刀劍、衣物，前前後後送來多次。

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户，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宫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宫，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上，固争，乃還宫。後連歲災荒，府臧空虚，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税，以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吊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

永初元年，因謀立天子有功封爲安鄉侯，食邑一千二百户，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一起受封。這年秋天，因有寇賊大水暴雨而皇帝策免徐防、尹勤之職，因而張禹感到很不安，上書請求退職，皇帝改任他爲太尉。四年，新野君生病，皇太后親自坐車到府中探望。張禹同司徒夏勤、司空張敏共同上表説：“新野君身體欠安，皇太后連續數日住在那裏，臣等實在感到惶恐害怕。臣聽説王者行動則先有所準備，停止則交戟護衛，清理道路而後行，清理屋室而後住，離開宫廷不過夜，這是因爲注重宿衛。陛下體現出如此深厚的淳孝，親自負責醫藥，恩情發自内心，但長久處在孤單的宫外，百官露天行動，這使議論者很不安心。應該暫且還宫，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百姓。”他們連續上奏三次，堅持諫静，於是皇太后便回到宫中。後來連年災荒，官府庫藏空虚，張禹上疏請求納入三年租税，用來帮助郡國供給借貸。皇帝下詔同意了。五年，因陰陽不和被策免。七年，在家中去世。朝廷派使者吊唁哀祭。任命張禹的小兒子張曜爲郎中。長子張盛嗣位。

徐防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祖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祖父徐宣，爲講

父宣，爲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

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説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十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

學大夫，教授王莽《易》。父親徐憲，也繼承了徐宣的學業。

徐防少年時學習父親傳授的祖學，永平中，被舉爲孝廉，被任命爲郎。徐防外表矜持嚴肅，應口對答十分可觀，顯宗認爲他很特殊，特補任他爲尚書郎。掌管機要部門，周密小心謹慎，事奉二帝，未曾有過過失。和帝時，逐漸遷爲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爲少府、大司農。徐防勤勉通曉政事，所在之處都有政績。十四年，拜爲司空。

徐防認爲《五經》距當時很久遠，聖人的意旨難以明白，應該做章句進行注釋，用來使後代學習者理解。他上疏説："臣聽説《詩》、《書》、《禮》、《樂》，是由孔子確定的；章句的發明，由子夏開始。此後各家分裂，各有不同的説法。漢承接亂秦，經典荒廢斷絶，本文大略存在，但有的没有章句。收拾整理缺少遺失，建立明經，廣博地徵求儒術，開設太學。孔聖已經遥遠，微妙的旨意即將斷絶，因此設立十四家博士，設立甲乙科，用以鼓勵學習者，目的是顯示給人好惡，改去壞的接近善的。伏見太學考試博士弟子，都按照自己的理解解説，不研究家法，相互間私下容忍隱藏，爲奸邪之人打開了路子。每有策試，便相互争論，議論紛紛，互相批評指責。孔子稱'述而不作'，又説'我還能趕上有缺文的史書'，恨史官有所不知而不肯有所空缺。如今不依據章句，妄自生出穿鑿附會的説法，把尊師當作不義，把臆想當作合理，輕慢儒家學術，并逐漸形成習俗，實在不是詔書挑選人才的本意。改不淳厚而順從忠義，是三代的常道，專精務本，是儒學首先提倡的。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科策試，應該從各家章句，開列出五十道難題用以考試他們。解釋多的人爲上第，引文明確的人爲高説；如果不依據先師，義有自相矛盾，都按照不正確加以糾正。《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適宜進行策試。雖然損失缺少比較久了，但差不多還可以糾正改變。"天子下詔書給公卿，一切都聽從徐防的建議。

十六年，徐防被任命爲司徒。延平元年，遷

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録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

爲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録尚書事，多次受到賞賜，十分受優遇寵幸。

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户。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安帝即位，徐防因定策被封爲龍鄉侯。食邑一千一百户。當年因發生災禍怪異之事及寇賊而被免去爵號，回到封國。凡是三公以下因災禍怪異而被免去爵號，是從徐防開始的。

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徐防去世後，子徐衡該當繼嗣爵位，但他將封號讓給了弟弟徐崇。幾年後，因不得已，衹得又出來接受了爵號。

張敏

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

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建初二年，被舉爲孝廉，四次遷升，五年，擔任尚書。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减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托義者得减，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争'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奸枉。

建初中，有人侮辱某人的父親，他的兒子把侮辱者殺死了，肅宗赦免他的死刑而且降旨饒恕了他，從此以後便形成慣例。當時便將這些論議確定下來，成爲《輕侮法》。張敏上書辯論說："就《輕侮》之法而言，先帝的一切恩德，都没有制成條文按照法律規定那樣加以頒布。决定生死之事，應該遵從古今之例，如同天氣有四季之分，有生長和死亡。如果開始寬容饒恕，制定成固定的法律的話，那麽是故意設立奸邪的萌芽，助長犯罪的機會。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照《春秋》大義，子不爲父報仇，就不是他父親的兒子。然而法令不因此而爲此减輕刑罰的原因，是因爲相互殘殺的方式不能提倡。現在假托道義的人得到减罪，對隨便殺人的人處理上有差别，使執法官吏得以設置奸巧僞詐之法，這不是教導'同類情况不可争議'的道義方式。又《輕侮》之類，逐漸繁多滋生，甚至達到四五百科，相互輾轉觀望，則又更加增多，很難流傳萬代。臣聽老師說：'拯救過分華麗的文風没有比質樸更好的辦法。'因此高帝除去煩瑣苛刻的法令，制定約法三章。建初的詔書，有改變從前的地方，可以下交三公、廷尉免除它們的弊端。"他的建議被按下不提。張敏又上疏說："臣張敏蒙受恩德，特地受到提拔擢升，愚笨的心中所不明白之處，迷惑的心意所不能理解之處，實在不敢苟且隨從衆人的議論。臣伏見孔子

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流傳經典，皋陶制定法律，追究他的本意，都是想要禁止百姓做壞事。我不知道《輕侮》之法將如何禁止？肯定不能使人民不相互輕慢，反而打開相互殺害之路，執行法令的官吏又開始縱容他們的奸邪和不正直。有議論的人説：'公平法律首先應當考慮活着的人。'臣愚蠢地認爲天地之本性，惟有人最寶貴，殺人者應該處死，這是三代的通行制度。如今想要偏向活的人，反倒打開了殺人之路，不使一個人死去，天下的人都要受到傷害。記説：'有利於一人而傷害百人，人民離開此城。'春天出生而秋季凋零，這是天道常規。春天一種事物枯萎就是災禍，秋天一種事物繁華就是怪異。王者承順天地之本性，順應四時之變化，效法聖人，遵從經典法律。希望陛下留意百姓的心意，考察思慮利與害，廣泛地讓大家討論，這是天下人的幸事。"和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永初元年，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因病篤，卒于家。

九年，張敏被拜爲司隸校尉。任職二年，遷爲汝南太守。他清静簡約不煩瑣，使用刑罰公正平等，具有治理才能的名聲。後因受牽連被免職。延平元年，拜爲議郎，又遷升爲潁川太守。永初元年，朝廷徵拜他爲司空，在位期間僅奉行法律而已。任職三年，因病請求辭職，朝廷不同意。六年春，行大射禮時，在陪席中倒下，於是皇帝下策免去他的職位。他由此病情加重，在家中去世。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馬宫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閒。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他的六世祖胡剛，清高而且有志氣節操。平帝時，大司徒馬宫徵辟他。正值王莽占居攝政，胡剛解去官服，懸挂在府門後便離去，然後逃到交阯，隱居在屠夫鋪店之中。後來王莽失敗，他便回到鄉里。父胡貢，是交阯都尉。

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閒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

胡廣少年喪父家中貧窮，親自掌管家中的清苦生活。長大後，跟隨同輩人到郡裏做散吏。太守法雄之子法真，從家裏來探望他的父親。法真很知人。正趕上年終應試，法雄讓法真幫助他尋求有才之人。法雄於是召集諸吏，法真自己到窗後秘密占卜察驗，於是便指出胡廣并告訴父親這

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

是有才之人，於是胡廣便被推選爲孝廉。到京師後，考試他的章奏，安帝認爲胡廣是天下第一名。不久被拜爲尚書郎，五次遷升後爲尚書僕射。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

順帝想立皇后，然而有四個貴人受寵，因而不知將立誰爲皇后，朝廷商議想要用抽簽決定，由神來選定。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勸諫說："我見到詔書說因立皇后事大，所以謙虛而不獨自決定，想藉助抽簽，由神靈解決疑難。典籍所記，祖宗先前的典故，都從未有過。聽從神靈任憑筮術，就不必一定是賢人；即使是選得合適，仍不是憑德行選上的。峻茂成形於自然，皇后一定有奇物的形貌。應該從良家女子，選求有德行的，德行相同則按年齡，年齡相同按相貌，依據經典，按聖人的考慮決斷。政令發出如同出汗，出來便不能返回。詔文一下，天下都會見到。臣任拾遺之職，憂慮深而且責任重，因此心中焦慮，冒昧陳述給陛下。"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因梁貴人是良家女子，於是定立爲皇后。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强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

當時尚書令左雄建議改變考察推舉制度，限定年齡在四十歲以上，儒學者考經學，文吏考章奏。胡廣又與史敞、郭虔上書辯論此事，說："臣聽說君王把多見普施恩澤當作德，臣下把進獻可行者，廢除不可行者當作忠。《書》上記載考察疑難之事，同卿士共謀；《詩》中贊美先人，有疑難之事同砍柴的人商議。國家有大的政事，一定依據前人的訓示加以討論，向有經驗的老臣咨詢，因此考慮不會失策，行動不會做錯事。我私下見到尚書令左雄議論郡中推舉孝廉，都把年齡限制在四十歲以上，諸位儒生考試章句，文吏測試表奏。皇帝已下詔同意，又命臣等可以參與商議。臣私下認爲王命重大，記在篇章典籍之中，應當使它像日月那樣高懸，刻在金石之上，作爲法則遺留給後世百王，施行萬世。《詩》說：'天難以相信，衹有天子是不可改變的。'怎麼能不謹慎呢！因爲依據才能選舉，不拘束固定的禮制。六奇策略，不是出自經學；鄭、東阿的政治，不一定非要章奏不可。甘羅、子奇受到重用，他們的年紀同《禮記》上所說的'四十曰

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

强，而仕’完全不同；終軍、賈誼名聲遠揚，也衹是在二十歲。漢承襲周、秦，參閱殷、夏以德爲祖以經爲師，中門加雜王霸之道，聖明君主賢良大臣，世代依此實現治理，貢舉制度，没有被改變革除的。如今因一位大臣的話，便削除改變過去的典章，便利不明，大家心中不服。矯正不直改變常規，是政治中很重要的内容，然而却不訪問臺司，不同卿士商議。如果此事下移之後，討論者去除不同的意見，不同則朝廷失去它的便利，相同則君王之言已被施行。臣愚蠢地認爲可以交給百官，比較同異，然後觀看選擇好壞，詳細摘取好的。冒昧地像瞎子一樣胡亂説話，冒犯天顔，希望陛下能接受。”皇帝没有聽從。

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虚温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奥，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

當時陳留郡守的職位空着，尚書史敞等人推薦胡廣。他們説：“我們聽説恩德是用來表明聖賢，爵位是對成就的奬賞，‘用功績多少明白地考驗’，是《典》《謨》所贊美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五種服式及服裝上的五種圖案’，是按上天所規定的品秩等級制定的，因此大臣竭盡忠心，君王加厚他們的寵幸，舉動不失德，下屬便會爲之捨命。我們私下見到尚書僕射胡廣，行爲真誠舉止規矩，謙虚温雅，廣見博聞，探究深奥窮盡道理，《六經》典籍玄妙，舊章憲制，没有不曾覽閲的。性情柔和而不觸犯禮義，文雅有禮，忠貞的性情，擔憂公家之事如同家事。不因才能而驕傲，不自誇自己的功勞，小心翼翼周到謹慎，行爲没有過失疏漏。日夜勤勉，十幾年來，不傾心向外，不苟且爲官。我們私下認爲胡廣任尚書，勤勞日久，後母年老，既然已蒙受選拔照顧，應該以負責方圓千里之地的官職試用他，匡正管理地方郡縣。陳留是較近的郡，如今缺少太守。胡廣才智謀略深厚，完全可以去除煩瑣之事，希望能加以選擇，整頓綱紀頹敗的習俗，使百姓有所約束遵守善道，有所鼓勵和信仰。”

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録尚書事。以定

胡廣負責事務十年，出任濟陰太守，因推舉官吏不符合實情而被免官。又任汝南太守，入朝任大司農。漢安元年，遷爲司徒。質帝崩，他代李固爲太尉，録尚書事。因制定策議立桓帝，封

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

爲育陽安樂鄉侯。後因病退位。又拜爲司空，告老退休。不久以特進徵召拜爲太常，遷爲太尉，因出現日食而被免官。又任太常，拜爲太尉。

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宫，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

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被誅，胡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因不保衛宫廷而獲罪，都免去死罪減罪一等，削除爵位土地，免爲庶人。後拜爲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又拜爲司徒。

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録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録如故。

靈帝立，他與太傅陳蕃參録尚書事，重又恢復過去的封國。他以有病爲由請求退職。正趕上陳蕃被誅殺，他代爲太傅，像過去一樣負責總體事物。

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温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毁於時。

胡廣當時年已八十，然而心思能力仍强盛。繼母在堂，他朝夕探望，身旁不設几杖，談話時不自稱年老。到繼母去世時，他辦理喪事極盡哀傷，遵守禮儀而没有過失。性情温柔謹慎樸素，常常言語順從表情恭敬。處理事情通達幹練，明確解釋朝廷典章。雖然没有忠直之風尚，却常常有補缺之增益。因此京師諺語有："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到同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結親，因此在當時受到譏諷批評。

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并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事，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胡廣在公台任職三十餘年，共侍奉六位皇帝，對他的禮遇任用都很優厚，每次退職告病，以及免官退居故里，未滿一年，便又升官進職。共擔任一次司空，兩次司徒，三次太尉，又任太傅。他所徵辟任命的人，都是天下名士。他與故吏陳蕃、李咸共任三司。陳蕃等每次朝會，便聲稱有病迴避胡廣，當時人們都贊揚他。年八十二時，在熹平元年薨。朝廷派五官中郎將持節捧策書來贈給他太傅、安樂鄉侯印綬，贈他東園梓木棺材，謁者護衛喪事，在原陵賜給他墳墓，謚號文恭侯，拜家中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都穿喪服守在靈柩旁，直至下葬。漢興以來，作爲大臣享受如此厚遇，還不曾有過。

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

起初，楊雄依據《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中九箴亡佚缺少，後來涿郡崔駰及其子崔瑗和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又續

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吊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

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黄瓊於省内，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禄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閒也。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贊曰：鄧、張作傅，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

作四篇，文章十分典雅美妙。於是他撰寫全部目録，爲它們做解釋，名叫《百官箴》，共四十八篇。他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吊其解釋訓詁，共二十二篇。

熹平六年，靈帝想念感慨舊臣的德行，於是便畫胡廣及太尉黄瓊像在省内，詔議郎蔡邕爲他們作頌。

論曰：任爵對人來説是很重的，保全名節而喪對於生是很大的。想念利禄用來企圖生存的做法，是仕子恒久的情懷；審察才能然後就官位，是任職的常規。曲就事物則否定自己，直抒胸志則觸犯世俗，懼怕艱難則違背道義，捨身保全氣節則失去性命。總而言之，平路容易行進，艱險之路則難以前行。因此從前之人明白謹慎自己所得到的，在歧路之間遲遲不隨意行進。如果使志向施行而不受事物牽扯，面臨生死而不苟且偷生，後世之人又有什麽可貶斥的呢？古人把歡宴偷安作爲警戒，難道不是指這幾位嗎？

贊曰：鄧、張擔任太傅，無貶斥也無褒獎。張敏匡正有疑問的律，徐防議論章句。胡公中庸，掩飾情志表面恭順。朝政雖得以治理，然依據公正或許還有些不妥。

後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袁張韓周傳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

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祖父袁良，通曉《孟氏易》，平帝時被推舉爲明經，任太子舍人；建武初，官至成武令。

袁安少年時繼承袁良之學。爲人嚴肅莊重有威望，受到當地人尊敬。起初任縣功曹，携帶着檄文見從事，從事通過袁安送信給縣令。袁安説："公事有郵驛辦理，私下請求則不是功曹所應做的。"推辭而没有接受，從事因害怕而没再請求。後他被舉爲孝廉，任命爲陰平長、任城令，所在之處吏及百姓都敬畏和愛戴他。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陰謀叛亂，此事交由郡審理。第二年，三府推舉袁安能處理繁雜事務，拜爲楚郡太守。此時因劉英所牽連并被逮捕有數千人，顯宗十分憤怒，官府追查十分急迫，因痛昔不堪而自我誣陷的人慘死許多。袁安到郡後，不進官府，先到監獄，審理那些没有明確證據的犯人，條理之後放出監獄。府中丞掾史都叩頭爭辯，認爲阿諛依附反叛之人，在法律上是同罪，因而不同意他的做法。袁安説："如果有不符合實情的，太守應當受罰，不會牽連你們。"於是分别具體上奏。皇帝醒悟過來，立即回報同意，因此有四百多家得以出獄。一年多以後，徵召爲河南尹。政策號令嚴明，然而未曾以貪財罪名審訊人。他常常説："凡是求官職的人，高則希望當宰相，低則希望當牧守。在聖世禁錮人，尹不忍心做這樣的事。"聽到這些話的人都感激

年，遷太僕。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

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

而自我勉勵。袁安在職十年，京城平安無事，他在朝廷名望很高。建初八年，遷太僕。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已經和親，而南部又去掠奪，北單于說漢欺騙他，謀劃想要侵犯邊境。應該歸還他們的人，以此來安慰他們。"皇帝召百官在朝堂上商議。公卿都說夷狄狡詐，貪心從不滿足，得到我們歸還的人之後，又妄自誇大，因而不能同意。惟獨袁安說："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到邊境人口時，便把他們交給漢，這是表明他們畏懼威嚴，而不是先違反約定。孟雲作爲大臣負責邊境，不應對戎狄不守信義，還給他們足以顯示中原物資充足，而使邊境之人得到安定，的確是便利的。"司徒桓虞改變建議而順從袁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都恨他們。鄭弘便用大話刺激桓虞說："各位說應當歸還人口的，都是不忠之人。"桓虞在朝廷上斥責他，第五倫與大鴻臚韋彪都改變了臉色，司隸校尉舉奏，袁安等人都上交印綬謝罪。肅宗下詔回報說："議而不決，各持己見。凡事議論，凡政策都由衆人決定，表面上和氣從容遇事不置可否，這不是朝廷的福氣。君何必自責而深表歉意？還是請各位收回印綬吧。"皇帝最終聽從了袁安的建議。第二年，代替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

和帝即位，竇太后掌管朝政，太后兄車騎將軍竇憲北擊匈奴，袁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到朝廷上書勸諫，認爲匈奴不犯邊塞，而我們却興師遠途跋涉，浪費國家財用，到萬里之外去求取功勞，不是爲國家考慮的上策。然而每次上書都被扣住不發。宋由害怕，不敢再議，而後各位漸漸停止。惟有袁安與任隗堅持，直至摘下帽子在朝廷上堅決地爭論十幾次。太后不聽，衆人都爲他們感到危險恐懼，然而袁安神色自若。竇憲出征之後，他的弟弟衛尉竇篤、執金吾竇景各自專掌大權，公然在京師派門客攔路搶奪百姓財物。竇景又擅自派人乘驛馬發檄文沿邊境各郡，徵發突騎及善於騎射而且有才能勇力的人，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派遣吏將送到竇景的府第。有司害怕，不敢上報。袁安便彈劾竇景擅自

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并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横，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調動邊境軍隊，官民不安，二千石不等待符信就接受竇景的檄文，應當受到公開的處罰。又上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諛依附貴戚，没有堅持氣節，請免去官職追查罪責。這與以前的奏章一樣被扣住没有回音。竇憲、竇景等日益驕横，在名都大郡盡情樹立他們的黨羽，并都向吏人横徵暴斂，然後相互賄賂，其餘州郡，也都望風而學。袁安與任隗舉奏諸位二千石官吏，另外所牽連被貶職免官的人達四十多人，竇氏十分憤恨。但袁安、任隗平素行爲高尚，因此也没有什麽可用來害他們的。

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禄勛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

>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勛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勛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

當時竇憲又出外屯兵武威。第二年，北單于被耿夔打敗，逃到烏孫，塞北地域空曠，北單于的餘部不知歸屬何處。竇憲日益誇耀自己的功勞，想給予北虜恩惠，便上書立投降的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設中郎將領護，如同南單于舊制。皇帝將此事交給公卿討論，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禄勛耿秉等十人商議後認爲可以同意。袁安與任隗上奏，認爲“光武招撫南虜，不是説可以永遠安定内地，而是權宜之計，可以抵禦北狄的緣故。如今北部大漠已被平定，應該讓南單于返回北庭，一同率衆投降，不該再立阿佟，以此增加國家費用”。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贊同袁安的議論。事情上奏之後，没有及時定下來。袁安害怕竇憲的計謀得以實行，便單獨呈上秘密書信説：

> 我聽説功業有時難以成就，預見很難；有些事情容易判斷，明確無疑。我認爲光武皇帝之所以立南單于的原因，是想要安定南部平定北部的計策，恩惠深厚，因此匈奴安分，邊境安定。孝明皇帝尊奉先帝之意，不敢怠慢，聲威盛大地命令軍將，討伐塞北。到了章和初年，投降的人有十餘萬，有人建議要將他們安置在邊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勛耿秉都認爲這樣會失去南單于之心，不可如此，先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陛下承襲大業，大量開闢疆域，大將軍出軍遠方進行討伐，席捲北庭，這的確是宣明祖宗的功業，尊崇樹立弘大勛業的行爲。應該堅

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持到底，以成就其初衷。試想南單于屯，他的先父率衆歸順有德之明君，自從蒙受恩澤以來，四十多年。三位先帝的共同積累，遺留給陛下。陛下完全應該遵循繼續先帝的志向，完成他們的事業。何況屯首先倡議遠大的謀略，征服北虜，半途而廢，另立新投降的人爲首領，用一時之計，違背三世的規矩，失信於匈奴，樹立没有功勞的人。宋由、耿秉實際上知道從前的商議，却想背棄先前的恩德。言行是君子的關鍵之處，賞罰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論語》説："説話講究忠信，行爲講究篤敬，即使到了蠻貊可以行得通。"如今如果對一個屯失信，則百蠻不敢再遵守誓言了。此外烏桓、鮮卑新近殺死北單于，人的本性，大都是畏懼仇人，如今立他的弟弟，那麽二虜就會心懷怨恨。即使像兵與食這樣的國家大事可以廢，信義不能不講。况且漢從前的舊例，每年供給南單于費用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萬。如今北庭更加遥遠，費用超過一倍，這是使天下財物耗盡，而不是建立謀策的關鍵。

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

皇帝下詔讓群臣討論他的建議。袁安又同竇憲相互指責。竇憲險惡急迫專權，言辭驕横傷人，甚至詆毁袁安，引用光武誅死韓歆、戴涉的事情，但袁安却始終不動摇。竇憲最終還是立匈奴投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來他進行反叛，最終還是像袁安策中所説的那樣。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

袁安因天子年幼，外戚專權，因而每次朝會晋見，以及與公卿談論國家大事，没有不流淚的。從天子到大臣都信賴他。四年春，薨，朝廷感到十分痛惜。

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爲太尉，劉方爲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

數月之後，竇氏勢敗，帝開始親自理政，追思從前參與討論的人的奸邪或正直，便除袁安子袁賞爲郎。下策書免去宋由官職，以尹睦爲太尉，劉方爲司空。尹睦是河南人，卒於職位上。劉方是平原人，後來受牽連而被免職回家，自殺而亡。

初，安父没，母使安訪求葬地，

起初，袁安父去世，母親派袁安去尋找埋葬

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

之處，路上遇到三個書生，問袁安去何處，袁安向他們講了原因，書生便指着一處，説“葬在這裏，你們家可以世代當大官”。轉眼之間便不見了，袁安很驚異。於是便將父親埋在書生所指之地，因此好幾代都很興盛。袁安子袁京、袁敞最爲知名。

袁京　袁彭

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禄勳。行至清，爲吏粗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未蒙顯贈，當時皆嗟嘆之。

袁京字仲譽。他學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起初拜爲郎中，逐漸遷爲侍中，出外任蜀郡太守。袁京子袁彭，字伯楚。年少時繼承父親的學業，歷任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任光禄勳。行爲十分清廉，擔任吏時穿粗衣吃粗食，去世時任議郎。尚書胡廣等人追表他有清正廉潔的美德，與前朝貢禹、第五倫相同。但没有蒙受到顯貴的封贈，當時的人都爲之嘆息。

袁湯

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户。累遷司徒、太尉，以灾異策免。卒，謚曰康侯。

湯長子成，左中郎將。早卒，次子逄嗣。

袁彭弟袁湯，字仲河，年少時繼承家學，諸儒都稱贊他的節操，常擔任顯要的職位。桓帝初他擔任司空，因參與商議定策被封爲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户。連續升遷爲司徒、太尉，因有災異被免官職。去世後，被謚爲康侯。

袁湯長子袁成，任左中郎將。很早去世，次子袁逄繼位。

袁逄

逄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逄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户。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逄嘗爲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

袁逄字周陽，身爲幾世三公的後代，寬厚誠實正直，在當時很有名望。靈帝立，袁逄以太僕身份參與商議，增封三百户。後擔任司空，去世時擔任執金吾。朝廷因袁逄曾是三老，因此特别優待禮遇他，賜給他朱砂繪畫特詔棺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派五官中郎將執節捧策，贈給他車騎將軍印綬，加封號特别晋升，謚號爲宣文侯。子袁基繼位，官至太僕。

袁隗

逄弟隗，少歷顯官，先逄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逄、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爲太傅。

袁逄弟袁隗，年少時就擔任顯赫官職，比袁逄先擔任三公。當時中常侍袁赦，是袁隗的宗族，在宫中做事。因袁逄、袁隗家世代擔任宰相，因此推崇他們作爲外援。因而袁氏在當時顯貴受寵，十分富貴奢侈，與其他公族不同。獻帝初，袁隗爲太傅。

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袁成子袁紹，袁逢子袁術，他們各自有傳。董卓忿恨袁紹、袁術背叛自己，於是便殺袁隗及袁術兄袁基等男女二十多人。

袁敞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勛。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

袁敞字叔平，用年少時學習的《易經》教授他人，因父親的官職擔任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任將軍、大夫、侍中，出任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勛。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第二年，因受到兒子與尚書郎張俊交往，泄漏宫中言論，被策免。袁敞廉正剛强不阿諛權貴，不合鄧氏心意，於是他便自殺。

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與兄龕并爲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

張俊是蜀郡人，有才能，與兄張龕同爲尚書郎，年輕氣盛。郎朱濟、丁盛行爲不端，張俊想要舉奏他們，二人聽説後十分害怕，通過郎陳重、雷義去請求張俊，張俊不聽，於是他們一同私下賄賂侍史，讓他們尋求張俊的短處，於是得到他寫給袁敞子的私人書信，便封好上交朝廷，因而被下獄，應被處死。張俊在獄中口授獄吏寫信申辯，奏書呈上而張俊的判決也下來了。廷尉帶着他將要出穀門，即將行刑，鄧太后派人騎馬送來免死的詔書。張俊用假名上書感謝説："臣辜負恩義，自己陷入重刑之中，情意斷絶，没有再指望什麽。廷尉審訊遣送，刑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態容顔已經枯槁。陛下聖明恩德，因臣曾任尚書郎，記得形狀相貌，傷害他們的眼睛，留心不正直的心思，特地加以特殊的愛護。喪車又返還，白骨又長出了肉，劈開棺槨，又出來看見了太陽。天地父母能生臣張俊，但不能使臣張俊本該死却又復生。陛下功德超過天地，恩情重於父母，的確不是臣粉身碎骨，全宗族消亡，所能報答陛下萬分之一功德的。臣張俊是囚徒，不能上書；經受棄死就生，驚喜跳躍，因此冒昧拜上奏章。"當時之人都哀傷他的文章。

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

朝廷因此減輕袁敞的罪過且傷痛他的去世，用三公禮儀埋葬他，恢復他的官職。子袁盱。

盱後至光祿勛。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内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袁盱後官至光祿勛。當時大將軍梁冀在朝廷專權，朝廷内外没有不奉承依附的，惟有袁盱與廷尉邯鄲義剛正不阿。到桓帝誅除梁冀，派袁盱持節收取梁冀的印綬，事已載《梁冀傳》中。

袁閎

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毁，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仄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并貴盛，數饋之，無所受。

袁閎字夏甫，是袁彭的孫子。少時注意操行，艱苦磨煉。父袁賀，任彭城相。袁閎前去謁見，改變姓名，徒步前去并没有旅伴。到了府門，一連幾日吏不爲他通報，正趕上阿母出來，看見袁閎很驚訝，進府告訴了夫人，這纔秘密被招呼進去見面。不久便告辭離去，袁賀派車送他，袁閎自稱暈車不肯坐，返回故里，郡内竟無人知曉。到袁賀在郡去世，袁閎兄弟去迎喪車，不接受贈品，穿喪服扶靈柩，頂着寒風，容貌枯損，手脚流血，看見他們這樣的人没有不傷心的。服喪之後，多次徵召聘舉，都不接受。住在陋室，以耕學爲業。叔父袁逢、袁隗都顯貴隆盛，多次饋贈他們，但從不接受。

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争權，此即晋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絶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殁，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潜身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

袁閎見當時正險惡混亂，然而家族富足隆盛，便經常對兄弟們感嘆説："我們的先輩的福運，後世之人不能憑德行守住它，却競相驕横奢侈，在亂世中争權奪利，這就是晋的三郤啊。"延熹末年，黨争之事將發生，袁閎於是披散頭髮與世隔絶，想隱居到深林中去。因母親年老不宜遠走，於是便修築土室，在庭院的四周，不設門，衹是從窗户接取飲食。早上在土室中朝東方向母親行禮。母親想念袁閎，時常去探望他，母親離去後便關門，兄弟妻子孩子都見不到他。到母親去世，不穿喪服不設靈位，當時人没人能叫出他的名字，有人認爲他是狂生。隱居十八年，黄巾賊兵興起，攻陷郡縣，百姓受驚四散，袁閎朗誦經書而無動於衷。賊相互約定不進入他住的村莊，鄉人都到袁閎住的地方去避難，因此都得以保全性命。他五十七歲時，在土室中去世。兩個弟弟袁忠、袁弘，他們的節操都不如袁閎。

袁忠

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爲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弃官客會稽上虞。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絶。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

袁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是朋友，都因爲黨争之事作證而被釋，事情記在《滂傳》中。初平中，任沛相，乘坐葦車到官府，以清廉誠信受到稱贊。到天下大亂時，袁忠棄官客居會稽上虞。他看到太守王朗衹知修飾外表，心中十分不滿，於是自稱有病主動絶交。後來孫策攻破會稽，袁忠等人從海上向南投奔交阯。獻帝在許建都，徵

到，卒。

弘字邵甫，耻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

召他爲衛尉，他在尚未到任之時，便去世了。

袁弘字邵甫，他對自己的富貴之家感到羞耻，就改變姓名，衹往來於師門，不做官，後在家中去世。

袁祕

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捍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袁忠子袁祕，是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義時，袁祕跟從太守趙謙進擊他們，但軍隊失敗，袁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用身體抵禦刀劍，都死在戰陣之中，趙謙因此免去一死。朝廷下詔封袁祕等的門閭號爲“七賢”。

封觀

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封觀是個有志氣節操的人，本應推舉爲孝廉，但因兄名聲地位尚不顯貴，便耻於在兄之前接受，於是聲稱中風，裝成不能説話的啞巴。封觀家屋中起火，他慢慢走出去躲避。强忍住没有告訴他人。數年之後，兄長受到推舉，封觀這纔説出受到損害而出來在郡中做事。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閒，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論曰：陳平陰謀多，他的後代必被廢棄；邴吉有陰德，夏侯勝知道他會給子孫帶來封賞。陳掌至死未被封侯，而邴昌接繼其國，雖然情况不同，不可深究，但大致如此。袁公處竇氏專權之時，對朝廷竭盡全力，引導禮義正確匡正，可以説是王臣之功業。到他處理楚案，没有因經濟罪逮捕審訊犯人，這種仁愛之心足以延續後代子孫。子孫的興盛，不也是應該的嗎？

張酺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

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宫，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的後代。張敖子張壽，封細陽的池陽鄉，後被廢，便定居於此。

張酺年少時跟從祖父張充學習《尚書》，能繼承他的學業。又跟從太常桓榮做事。他勤勞不懈怠，聚集上百名門徒。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在南宫開辦學堂，設置《五經》老師。張酺教授《尚書》，多次在皇帝面前講解。因辯論符合皇帝心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接着便命他入宫爲皇太子講授。

張酺爲人質樸正直，遵守經義，每當侍講空

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及肅宗即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托備冗官，群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裝錢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强。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

閑之時，曾多次進行勸諫匡正，因爲嚴格而被敬畏。到肅宗即位，提拔張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幾個月後，出任東郡太守。張酺自認爲曾經受到過皇帝的親近，却没有想到會被派出任職，心中很不滿意，便上疏推辭說："臣曾愚笨地用經術在陛下左右侍奉，很少更换職位，不通曉文書法律，承蒙不棄被授予官職負責郡縣，在方圓千里之内頒布政令，肯定有辜負恩澤有辱職位的罪過。臣私下考慮，實在不想離開京城，希望能蒙受恩澤留下來，充任閑散官職，群臣不願擔任的，陛下耳目可以聽到見到的，無論好壞都不敢迴避。"皇帝下詔回答說："經上說：'雖身在外，但你的心不離開王室。'掌管城池管理百姓，是更好地報效朝廷。善惡都一定上報，不在於遠近。現在賜給你三十萬行裝費用，還是儘快上任去吧。"張酺雖然是儒生，但性情剛直果斷。到任後提拔任用正義勇武之人，打擊豪强。長吏中有人殺死盜竊之徒時，張酺便審查他們，認爲令長接受贓物，尚不至處死，盜賊之徒都是飢寒受雇傭之人，哪裏值得對他們使用極刑呢！

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嘆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

郡吏王青，他的祖父王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進攻王莽，到翟義失敗，其餘之人全部投降，而王翁却單獨堅守氣節力戰，王莽於是便點火燒他。父王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王青爲小史。他與父親一同跟從都尉巡行縣中，路上遇到賊人，王隆用身體護衛保全都尉，自己却遇害；王青也被箭刺穿咽喉，聲音嘶啞。前任郡守因王青身上帶有傷，竟没有推舉過他。張酺見到王青，嘆息說："豈有一門忠義而不賞賜官爵？"於是提拔爲極右曹，并上疏推薦王青一家三代不惜以死守節，應該受到特殊的獎賞。皇帝將奏書交給三公，由此王青被司空所徵召任職。

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并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

自從張酺出京城後，皇帝每次見到諸王師傅，常常說："張酺以前入宫侍講，多次進行諫正，忠正懇切，出自誠心，可以說是有史魚之風。"元和二年，皇帝向東巡察，駕幸東郡，招引張酺及門生郡縣掾史一同會集在庭院之中。皇帝先行弟子之禮，讓張酺講授《尚書》一篇，然後行君臣之禮。賞賜十分特殊，没有享受不到

不沾洽。

的。

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兒爲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仇。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張酺任職十五年，和帝初，遷爲魏郡太守。郡人鄭據當時爲司隸校尉，上奏免去執金吾竇景官職。後來竇景恢復官位，派遣掾夏猛私下謝張酺說："鄭據是個小人，我被他所侵害冤枉。聽說他的兒子擔任吏，放縱得十分厲害。抓起這個官吏的一個兒子，足可以警戒百人。"張酺大怒，當即把夏猛抓到獄中，送檄文到執金吾府，說懷疑夏猛與鄭據子有矛盾，假藉卿意，以報私仇。正趕上有贖罪令，夏猛這纔得以出獄。不久，張酺被徵召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又打傷市卒，被吏抓住，竇景大怒，派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打傷市丞。張酺部吏楊章等人窮究不捨，將侯海治罪，將他放逐到朔方。竇景十分憤恨，便發文書徵召楊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想藉機報復。楊章等人很害怕，向張酺說明此事，情願承認有貪污罪，以此辭去竇景的召命。張酺立即上書講出具體情況。竇太后回詔說："從現在開始執金吾徵召吏，都不要派遣。"

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惷，不及大體，以爲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吕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

到竇氏勢敗，張酺便上書說："臣的確愚蠢，不識大體，認爲竇氏雖伏其罪，然而罪刑没有公開，後代不知其事，衹聽説他們受處罰，這不是用來傳示國典，留給將來的。應該交給司法之官，讓天下之人論定他們的罪。當竇憲等人受寵幸顯貴之時，群臣奉承依附惟恐不及，都說竇憲受先帝臨終之托命，胸懷伊、吕那樣的忠心，甚至把鄧夫人與文母相比。如今嚴刑威令已經施行，都說他們應被處死，不再看他們前後的表現，考究他們的初衷。臣以爲夏陽侯瓌常存忠善之心，以前同臣談話，常有盡節之心，約束整治賓客，未曾犯法。臣聽說王政骨肉之刑，可以從寬處理三次，寧失之於寬而不失之於嚴。如今議論者爲瓌選擇嚴格有才能的相，怕他緊迫急切，因而必定不會完全避免處罰，應該在裁決時加以寬恕，以此表示尊崇仁厚有德之人。"和帝受到張酺言語的感悟，因而僅僅調整他的封地，讓他回封國而已。

永元五年，遷酺爲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

永元五年，張酺升爲太僕。幾個月之後，代尹睦爲太尉。他多次上疏請求因病退休，推薦魏

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黄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黄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托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伛僂，勿露所敕。"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羡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

郡太守徐防代替自己。皇帝不同意，派中黄門探問病情，加賜珍寶美食，賜錢三十萬。張酺於是聲稱病重。當時張酺子張蕃以郎的身份侍講，帝因此命小黄門敕令張蕃説："陰陽不和，萬人流離失所，朝廷指望公能考慮得失，與國同心，然而公却托病潔身自好，請求除去重任，誰該當與我共同憂慮負責呢？不是對斷金之交有所希望。司徒本來就有病，司空年老，公還是恭敬從命吧，不要暴露所敕内容。"張酺惶恐地到朝廷謝罪，回來後重又管理事物。張酺雖身處公位，然而父親常居住鄉下故里，張酺每次遷職，便到京師來。張酺的父親曾來等候張酺，正趕上過節，公卿罷朝，都到府上祝他的父親長壽，盡情歡樂了一天，衆人都慶賀羡慕他。到他父親去世。埋葬之後，皇帝下詔派遣使者贈送牛酒爲他换去喪服。

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吕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

張酺後來因有事與司隸校尉晏稱在朝堂相見，張酺不慌不忙地對晏稱説："三府召吏，多數都不稱職。"晏稱回去後，馬上上奏令三府各自考核掾史。張酺本來是私下談論，没想到晏稱上奏，十分怨恨。正好他們又共同下朝，張酺於是責怪晏稱。晏稱言辭不謙遜，張酺大怒，於是在朝廷上呵斥他，晏稱於是彈劾張酺有怨言。天子因張酺是先帝老師，便下詔讓公卿、博士、朝臣共同商議。司徒吕蓋上奏張酺位居三司，知道朝廷有禮儀，不屏氣鞠躬以等待詔命，反而怒色高聲，怨恨責怪使臣，不可垂示四方。於是皇帝下策將他免職。

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六年，復拜爲光禄勛。數月，代魯恭爲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吊，賜冢塋地，賵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稿蓋廡，施祭其下而已。"

張酺回到故鄉，遣散諸門生，閉門不與賓客交往。左中郎將何敞及論議事務的人常説起張酺公正忠誠，皇帝也很敬重他。十六年，又拜爲光禄勛。幾個月後，代魯恭爲司徒。一個多月後去世。皇帝乘車穿孝親臨吊唁，賞賜墓地，賞賜贈送恩寵與其他相不同。張酺病危時，告誡他的兒子説："顯節陵掃地露天祭祀，是想爲天下做出勤儉的表率。我身爲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使吏人遵從制度，怎能不努力節儉約省呢？還是不要修建祠堂，可以蓋草房，能够進行祭祀就行了。"

曾孫濟，好儒學，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内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陽鄉侯。

濟弟喜，初平中爲司空。

曾孫張濟，愛好儒學，光和中官至司空，因病罷官。到去世時，靈帝因過去的恩德贈他車騎將軍、關内侯印綬。當年，追思張濟侍講有功勞，封子張根爲蔡陽鄉侯。

張濟弟張喜，初平中爲司空。

韓棱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穨當之後也。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

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説：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穨當的後代。世代爲當地大姓。父韓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

韓棱四歲喪父，他供養母親弟弟以孝順友愛著稱。成年之後，將父親留下的剩餘財産數百萬分給同族兄弟，鄉里之人更加認爲他高尚。起初任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有病不能管理政務，韓棱暗中代替葛興管理事情，約有二年時間，政令暢通無阻。葛興子曾發文告想設置署吏，韓棱拒不聽從，於是葛興子讓恨韓棱的人上奏章給朝廷。此事交給下署考察，吏因韓棱掩蓋葛興的病，專權郡職，禁止做官。顯宗知他忠心，後來特地下詔許他做官。從此被徵召爲官，五次遷升官至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都以有才能著稱。肅宗曾賜給各位尚書劍，惟獨這三人賞賜的是寶劍，并親自書寫他們的名字："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當時議論的人解釋説：因爲韓棱深沉有謀略，因此得龍淵劍；郅壽明智通達有文采，因此得漢文劍；陳寵敦厚樸實，善良而不外露，因此得椎成劍。

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棱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

和帝即位，侍中竇憲派人在上東門刺殺了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有司害怕竇憲，都把疑難推卸給暢的兄弟。朝廷下詔派遣侍御史到齊考察此事。韓棱上疏認爲賊在京師，不應捨近求遠，恐怕會被奸臣嘲笑。竇太后大怒，嚴厲地責備韓棱，韓棱却堅持自己的奏議。等到事情被揭露，果然像他所説的那樣。竇憲惶恐不安，請求太后允許他出兵攻打北匈奴以贖罪。韓棱又上疏勸諫，太后不聽。等到竇憲立功，回來後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又出外屯兵在武威。正趕上皇帝向西去墓地祭祀，詔命竇憲與車駕在長安會面。到竇憲來時，尚書以下官員商議想要行拜禮，伏地稱萬歲。韓棱嚴肅地説："與上級交往不諂媚，

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棱舉奏龍，論爲城旦。棱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

與下屬交往不傲慢，禮儀中沒有對大臣稱萬歲的制度。"商議者都慚愧作罷。尚書左丞王龍私下奏記送牛酒給竇憲，韓棱舉奏龍，被判處城旦之刑。韓棱在朝多次舉薦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他們在當時都很有名。到竇氏失敗，韓棱負責審查此案，他細察黨羽，好幾個月不休息。帝認爲他爲國忘家，賜給他布三百匹。

遷南陽太守，特聽棱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棱發擿奸盜，郡中震栗，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

韓棱後遷爲南陽太守，朝廷特地允許韓棱可以從家鄉經過并上墳，鄉里以他爲榮。韓棱揭發捉捕奸賊强盜，郡中震動，政令嚴厲公平。幾年後，被朝廷任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第二年去世。

子輔，安帝時至趙相。

子韓輔，安帝時官至趙相。

棱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爲司徒。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韓棱孫韓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享有才名。桓帝時爲司徒。大將軍梁冀被誅，韓演因屬於阿諛竇氏之人而被判刑，後被免去死罪，遣送回本郡。後又徵拜爲司隸校尉。

周榮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争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擢爲尚書令。出爲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歲餘，復以爲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爲郎中。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肅宗時，以通曉經術被舉薦，被徵召到司徒袁安府。袁安多次與他討論商議，很受器重。到袁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争論立北單于事時，都是周榮爲他起草的奏章。竇氏門客太尉掾徐齮十分恨他，威脅周榮説："你作爲袁公的心腹謀士，排斥舉奏竇氏，竇氏勇士刺客城中到處都是，小心提防他們！"周榮説："周榮是江淮地區一個孤獨的書生，蒙受先帝大恩，因而擔任過二城的主宰。如今又得以充備宰士，縱然被竇氏所害，也是心甘情願。"因此常常告誡妻子兒女，如果遇到飛來橫禍，不要安葬，希望能用區區腐朽的身體使朝廷覺悟。到竇氏失敗，周榮因此名聲顯赫。從郾令提升爲尚書令。後出任潁川太守，因爲犯法，本當下獄，和帝思念周榮的忠心氣節，降職爲共令。一年多，又任命爲山陽太守。所歷任的郡縣，都被稱贊。因年老有病乞求辭職，在家中去世，皇帝下詔特賞賜錢二十萬，任命他的兒子周興爲郎中。

周興

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

周興少年時便有好名聲，永寧年間，尚書陳

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見光禄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内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嘆惜。"詔乃拜興爲尚書郎。卒。興子景。

忠上疏推薦周興説："臣以爲古代帝王發出號令，言辭必定文雅，話語必定溫和華麗，可以流傳後世，列在經典之中。因此仲尼嘉獎唐虞時的文章，推崇周代的文采。臣私下見到光禄郎周興，孝順友愛的德行，爲家庭所稱道，清廉堅定的意志，州里聞名。胸中蘊藏古今之事，見多識廣，《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有所著作，值得觀賞。尚書發出帝王的命令，是帝王的喉舌。臣等愚昧昏暗，而諸郎多是文官俗吏，很多都没有文雅之才，每次起草詔書，向内外宣告展示，輾轉相互請求，有人雖然不行却仍專斷自制，言辭常常鄙陋。周興懷抱奇才，跟隨他們停留等待，實在是太可惜了。"於是皇帝下詔拜周興爲尚書郎。去世。周興子周景。

周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常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内，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遍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周景字仲饗。他應召到大將軍梁冀府，逐漸遷升爲豫州刺史、河内太守。愛好賢士，他選拔推薦有才能有德行之士，常常怕來不及。每到過年時，邀請他所推薦的吏進入後堂，與他們共同歡宴，如此四次，然後纔讓他們走。所贈送的物品，没有不完備的。不久又挑選他們的父兄子弟，對待他們同樣十分優厚。他常説："臣與子是相通的，爲什麼不厚待！"在此之前司徒韓演在河内，立志不徇私情，推舉的官吏應離去時，衹是告辭而已，恩惠也波及他的家人。他説："我推舉你就可以了，怎能使好處遍及一家！"因此當時常議論這兩個人。

景後徵入爲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奸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

周景後被徵入朝廷任將作大匠。到梁冀被誅除，周景因是過去的官吏被免官并禁止做官。朝廷因周景平時很忠正，不久，又招引來拜爲尚書令。後遷爲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爲司空。當時宦官任命之人及其子弟都做官。周景纔開始管理事情，與太尉楊秉舉奏各種奸邪狡猾之人，自將軍牧守以下，免官者五十多人。於是牽連中常侍防東侯覽、東武陽侯具瑗，都被罷免。朝廷上没有人不稱贊他們。任職二年，因地震被免。一年多以後，又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去世。因參與策立靈帝，被追封爲安陽鄉侯。

長子崇嗣，至甘陵相。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忠子暉，前爲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閒，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爲太尉，録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爲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長子周崇繼位，官至甘陵相。

第二子周忠，年少時就擔任官職，多次升遷至大司農。周忠子周暉，以前是洛陽令，後辭官歸故里。他家幾位兄弟愛好賓客，雄居江淮之間，出出入入常有上百乘車跟從。到皇帝去世，周暉聽説京城不安定，便前來守候周忠，董卓聽説後十分痛恨他，便派兵將他們兄弟劫殺。周忠後代皇甫嵩爲太尉，録尚書事，因災異被免官。後又任衛尉，跟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幄。棱、榮事君，志同鶻雀。

贊曰：袁公身居要職，的確盡力事君。衹有恩德不忘，世代承受恩寵。孟侯經典廣博，在帝宫侍講。韓棱、周榮侍奉君王，無比忠誠勇敢。



後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郭陳傳

郭躬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决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决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家族世代爲官。父郭弘，研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任郭弘爲决曹掾，斷獄至三十年，執法公平。凡是被郭弘所裁決的案子，人們回去後都沒有怨恨的心情，郡內之人將他比做東海于公。他九十五歲時去世。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

郭躬年少時繼承父親的學業，講授學業，徒衆常有數百人。後爲郡吏，被公府召去。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秦彭在別地屯兵并動輒按法令斬人，竇固上奏秦彭專權，請求責罰他。顯宗便召引公卿朝臣審議他的罪狀。郭躬因明曉法律，被召入參與議論。議論者都贊同竇固的奏疏，惟獨郭躬說："從法律而言，秦彭可以斬違法之人。"皇帝說："軍隊出征，校尉受大將的統一指揮。秦彭既沒有斧鉞，可以專權殺人嗎?"郭躬回答說："權力統一在大將的，指的是部曲。如今秦彭獨自領兵，與此有所不同。軍情緊急，容不得先向督帥通報。況且依漢制度棨戟即爲斧鉞，根據法律不應有罪。"皇帝聽從了郭躬的建議。又有兄弟一同殺人的，但罪行尚未歸類。皇帝認爲是兄不管教弟，因此判兄重罪而免弟死刑。中常侍孫章宣詔時，誤說成兩人都是重罪，尚書上奏孫章假傳旨意，罪當腰斬。皇帝又召郭躬問此事，郭躬回答"孫章應被罰金"。皇帝說："孫章假傳詔書殺人，爲什麼是罰金?"郭躬說："法令有故意、失誤的區別，孫章傳命令傳錯了，屬於事情的失誤，失

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

誤按條文規定就輕一些。”皇帝説：“孫章與囚犯同縣，我懷疑他是故意的。”郭躬説：“‘周朝制度公平公正，就像箭一樣平直。’‘君子不迎合欺騙。’君王效法上天的意旨，施刑不能曲折生出猜測。”皇帝説：“好。”遷郭躬爲廷尉正，後因違法被免官。

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决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晊，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此後三次遷升，元和三年，拜爲廷尉。郭躬家世代掌管法律，努力做到寬厚公平，到擔任治理獄訟的官，判决案獄判處刑罰，大多慎重寬恕，整理出條文相重可從輕判處的法令共四十一條上奏給朝廷，每條都得到施行，并收在法令之中。章和元年，赦天下囚犯在四月丙子以前被捕的免去死罪，不加以笞刑，發配金城，然而赦令却不包括那些逃亡而没有被發現的人。郭躬上奏密信説：“聖上恩德之所以減死罪而讓他們守衛邊疆的原因，是重視人命。如今犯死罪而逃亡者差不多上萬人，又自從赦令以來，捕捉住不少，可是詔令没有涉及他們，都要將他們判處重罪。臣念及天恩没有不浩蕩寬恕的，死罪以下都得到新生，然而逃亡被捕者惟獨不能承蒙恩澤。臣認爲赦免以前犯死罪和捕捉起在赦免之後的逃亡者，可以都不加以笞刑而送往金城，以此保全人命，有益於邊防。”肅宗認爲很不錯，立即下詔赦免在逃者。郭躬上奏審判定罪法律條文，多以保全性命爲準則。永元六年，在任上去世。第二個子郭晊，也深明法律，官至南陽太守，在政務上很有名望成就。弟弟的兒子名郭鎮。

郭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黄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奸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户。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

郭鎮字桓鍾，年少時研習家傳之學。受太尉府徵召，再次遷升，延光中任尚書。到中黄門孫程誅殺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時，郭鎮率領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完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次遷升任尚書令。太傅、三公上奏郭鎮面對刀劍，親手殺死賊臣，奸黨被消滅，宗廟因此安寧，功勞可與劉章相比，應該賜爵封土，以鼓勵忠貞之士。於是皇帝封郭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户。拜爲河南尹，改任廷尉，被免官。永建四年，在家中去世。皇帝下詔賜給他墓地。

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

長子郭賀本該繼承爵位，但他讓給小弟郭時

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

然後逃走了。多年以後，朝廷詔命大鴻臚下到州郡去追尋他，郭賀不得已，衹好出來受封。多次升遷，又官至廷尉。到郭賀去世，順帝追思郭鎮的功績，下詔賜郭鎮謚號爲昭武侯，郭賀爲成侯。

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

郭賀弟郭禎，也因有法律方面的才能而官至廷尉。

鎮弟子禧，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

郭鎮弟子郭禧，年少時明曉研習家傳之學，兼好儒學，有名望聲譽，延熹中也任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爲太尉。郭禧子郭鴻，官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郭氏自郭弘以後，好幾代都傳習法律，子孫官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二十多人，任侍御史、正、監、平者很多人。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因明曉法律，斷案公平，從一個失去母親的官宦起家，官至司徒。吳雄年少時家中貧窮，母親去世，他找尋別人家没有聚土築墳的墓地，挑選之後將母親埋葬在裏面。喪事辦得很快，也没有挑選日期時間，巫祝們都説該當家族滅亡，而吳雄不理他們。到了兒子吳訢孫子吳恭，三世任廷尉，成爲有名的通曉法律之家。

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起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也不顧慮忌諱，每次進入新的官舍，便重新修理房屋，移動改變原來的建築，故意違犯妖禁，然而他家人的爵位俸祿，更加豐厚强盛，官至潁川太守。子趙峻，任太傅，以才幹著稱。孫安世，官至魯相。三代都任司隸，當時人們都稱頌他家的隆盛。

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

桓帝時，汝南有個陳伯敬，行必走方步，坐必端正膝，呵斥狗馬，從不説死字，如果看見了某種動物，便不吃它的肉，行路聽到凶訊，便卸車留住，回家時觸犯歸忌，便寄宿在鄉亭之中。年老不得意，不過舉孝廉而已。後受女婿讓差吏逃匿的牽連，太守邵夔發怒殺了他。當時不顧忌禁的人，談起來多以他作爲例證。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論曰：曾子說："朝廷喪失其道，百姓早就離散違紀了。如果能得到其中的真情，那麽要同情他們而不要沾沾自喜。"不因得情而自喜則會心地寬宏，心地寬宏就可以托付曲直。賢人君子斷案，他們肯定是以此爲宗旨的吧？郭躬從佐史起家，大小案件一定都仔細審查過。推原他的公正的審案判刑，差不多就是不自喜吧？如果能推己及人去議處案件，捨棄具體情形而探求真情，那麽法家之所以能有幸在世間存在，大概是因爲這些原因吧！

陳寵　陳咸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

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游，以不肯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决，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决事科條，皆以事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曾祖父陳咸，成哀時期以明曉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佐政權，改變很多漢制，陳咸心中反對。到王莽因呂寬之事誅殺不依附自己的何武、鮑宣等人時，陳咸便嘆息說："《易》稱'君子見機行事，不等到一天終了'，我可以離去了！"隨即乞求辭職。到王莽篡位，召陳咸任掌寇大夫，他假托有病不肯應徵。當時他的三個兒子陳參、陳豐、陳欽都在位，便命他們全都辭去官職，父子一同回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仍襲用漢家祖臘祭祀的禮儀。別人問他其中的原因，陳咸說："我的先人怎知道王氏如何臘祭？"此後王莽又徵召陳咸，他便聲稱病重。於是他便收集好他家中的律令書文，都隱藏在墻壁之中。陳咸生性仁厚寬恕，常告誡子孫說："爲他人審議刑法，一定要從輕判處，即使有百金之利益，也要謹慎而不判重刑。"

建武初，陳欽子陳躬爲廷尉左監，很早去世。

陳躬生陳寵，他明曉研習家傳之學，年少時爲州郡吏，被徵召到司徒鮑昱府。當時三府掾屬專一崇尚交往，以不肯管理事物爲高。陳寵常批評這種現象，并獨自勤勉用心工作，多次向鮑昱陳述當時有益於國家的事情。鮑昱認爲他才能很高，轉任他爲辭曹，掌管天下訴訟案。他所評判裁决的案子，没有不服人心的。當時司徒積壓的訴訟，時間長的已有數十年，事情混亂複雜，處理可輕可重，不良之吏因此得以羅織罪名，加以

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

構陷。陳寵爲鮑昱撰寫《辭訟比》七卷，處理事件分科分條，都按事情的類别相排列。鮑昱將此上奏，此後公府將此奉爲法則。

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决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灾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灾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

多次遷升，肅宗初，陳寵任尚書。當時承襲永平時期的規定，吏政崇尚嚴厲，尚書裁决事情一般都接近重刑。陳寵認爲皇帝新即位，應該改變前代苛刻的習俗。於是便上疏説：

臣聽説先王之政，賞不過分，刑不濫用，實在不得已，寧可過分而不濫用。因此唐堯著作典籍，"因過失造成災害當緩行赦免"；周公作出告誡，"不要理錯了衆多案件"；伯夷的典制，"敬重五刑，以完成三德"。由此而言，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以前斷案嚴明，是爲了威懾懲罰奸邪之人，奸邪之人已被平定，一定要用寬恕來補益。陛下即位後，大都遵循這種做法，多次詔群臣，弘揚尊崇温和爲政。然而有司執事，没有全部遵奉承襲，使用法律判處刑罰，仍然崇尚深重苛刻。斷案者利用嚴刑拷打導致的痛苦來逼供，執法者利用繁瑣的毁謗欺騙失實的文辭，有時假公濟私，炫耀放縱威風。執政如同彈奏琴瑟，大弦彈得太快時小弦就容易斷。因此子貢批評臧孫的嚴刑酷法，而贊美鄭喬的仁政。《詩經》上説："不剛不柔，政治温和。"如今聖德充塞，至於天地之間，應該隆盛先王之道，蕩滌煩瑣苛刻的刑法。减輕拷打之刑，以挽救百姓生命；完整推廣至德，以順應上天心意。

皇帝恭敬地接受了陳寵的建議，每遇事情都努力寬宏不刻薄。此後便詔命有司，除去鉆鑽等殘酷的刑罰，解除妖邪禁令，去除用羅織罪名的方法審判定罪等五十多條，并確定在法令之中。此後社會風氣和順，常常出現吉祥的徵兆。

漢過去的規定是判處死刑後處决，常在三冬之月結束時，這時皇帝開始改在冬初十月。元和二年，天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人上奏，認爲不在三冬末期判處，因此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旱災，這就是事情發生的原因。皇帝將他們的意見交給公卿們討論，陳寵上奏説：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鷄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静。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絶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

冬至時節，陽氣開始萌動，因此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生成。《時令》上説："各種生物萌動，君子安静形體。"上天以之爲開端的，周則定爲歲首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野鷄鳴叫求偶母鷄下蛋，大地以之爲開端的，殷則定爲歲首。十三月陽氣已到，天地已經交合，萬物都出生，冬眠的蟲子開始復蘇，人之以之爲開端的，夏就定爲歲首。三微顯露，以此統一歲曆之事。周以天爲開始，殷以地爲開始，夏以人爲開始。如果在此時行刑，那麽殷、周歲初都要流血，不符合人心，不符合天意。《月令》上説："孟冬之月，趕快行刑，不要保留罪犯。"表明死刑在立冬時完成。又："仲冬之月，身體要保持安寧，事情要保持穩定。"如果降下威嚴怒氣，不能算做安寧；如果施行死刑，不能算做穩定。議論的人都説："旱災的起因，都是因爲改變了律法。"臣認爲殷、周施刑不依據三正，而能將天下治理太平，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都在三冬之時，然而水旱的災患，常常造成禍害。由此而言，災害的發生自有不同的感應，不是因爲改變律法。秦實行暴虐之政，四時都施行刑罰，大漢初建之時，改從簡單便利。蕭何草創律令，秋末判處囚犯，都迴避立春之月，而不計較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在是很違背正道。陛下探察深幽分析細微，確實執行中正之道，改革百年之失誤，建永久之功勞，上有迎承上天之恭敬，下有奉順三微之恩惠，考核《春秋》之文，符合《月令》之意，聖明美好的功業，不應有所疑慮。

書上奏之後，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不再改變。

陳寵生性做事周密，常説做人臣的要義，苦於不能戒惕謹慎。自從在尚書省任職後，便謝絶遣走門人，拒絶與知友的交往，僅在官府工作而已。朝廷很器重他。

皇后弟侍中竇憲，舉薦真定令張林爲尚書，

爲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污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黄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説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太山太守。

帝向陳寵詢問此事，陳寵回答“張林雖然有才能，但平素行爲貪婪污濁”，竇憲因此深恨陳寵。張林最終被任用，而以貪贓惡行被懲處。到帝崩，竇憲等掌權，常常銜恨陳寵，於是便告訴太后，讓他負責喪事，想藉此挑毛病除掉他。黄門侍郎鮑德素來敬重陳寵，便勸説竇憲弟夏陽侯瓌説：“陳寵侍奉先帝，深受重用，因此長期留任臺閣，賞賜與他人有所不同。如今没有蒙受忠心賢能的賞賜，却算計細小的過失，實在是對輔佐政治及寬容寬恕德操的損傷。”竇瓌也愛好有德之士，很認爲他的話正確，因此陳寵得以出任太山太守。

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爲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嘆，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

後轉爲廣漢太守。西州豪强大户兼并土地，吏多行奸惡貪婪，訴訟一日上百次。陳寵到任後，公開地任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人，當做心腹，訴訟的人一天天减少，郡中清静安定。先前雒縣城南，每次陰天下雨，常常有哭聲傳到府中，如此有幾十年。陳寵聽到後對其中的原因感到疑惑，派吏去察看。他們回來説：“世道衰敗動亂時，這下面有很多死亡者，可是尸骨得不到埋葬，或許是這個原因？”陳寵悲傷同情感嘆，立即敕令縣裏全部收殮埋葬起來。從此哭聲便停止了。

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到竇憲任大將軍出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没有不派遣吏子弟奉獻和饋贈的，而陳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堅守正義不阿諛。後來和帝聽説此事，提升陳寵爲大司農，張郴爲太僕，應順爲左馮翊。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

永元六年，陳寵代郭躬爲廷尉。天性仁厚慎重。到擔任法官，多次討論疑難案件，常親自上奏書，每次都附上經典，儘量寬恕，帝常常聽從他的意見，幫助救活的人很多。那些制定援引法律條文苛細嚴峻用刑嚴酷的弊害，從此稍有些减弱。陳寵又校正律令條文，多出《甫刑》的内容便加以删除。他説：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

我聽説禮經三百篇，有關威儀的有三千條，因此《甫刑》有死刑二百，屬於五刑之類的有三千條。禮所去掉的，刑所收取，失禮則入刑，相互表裏呼應。如今律令中死刑

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説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有六百一十條，剃去鬢鬚的二年刑以上的刑罰一千六百九十八條，可用錢物贖免的罪刑以下的二千六百八十一條，超過《甫刑》一千九百八十九條，其中四百一十條大辟，一千五百條耐罪，七十九條贖罪。《春秋保乾圖》：“王者三百年一次削免刑法。”漢興以來，已三百零二年，憲令逐漸增加，科目條款没有限制。另外有三家律令在通行，他們的説法各自不同。應該命令三公、廷尉修定律令，與經義相順應符合的，可以使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條，合并爲三千條，全部删除其餘的律令，與禮相呼應，以此改變衆人視聽，以取得刑律措施的完美，并永遠傳下去。

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爲尚書。遷大鴻臚。

還未來得及實行，正趕上受到詔獄吏與囚徒勾結的牽連而被處罰。皇帝下詔特地免去刑罰，拜爲尚書。遷大鴻臚。

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爲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爲司空。

陳寵歷任二次郡守三次卿職，所在之處均有政績，受到當時世人的稱贊。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陳寵雖然傳習法律，但也兼通經書，奏議温和純正，號稱任職相。在位三年薨。朝廷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爲司空。

尹勤

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户。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

尹勤字叔梁，性情純厚好學，隱居在常人居住區外，門前長滿了荆棘，當時的人都很敬重他的氣節。後來因擁立安帝，封爲福亭侯，食邑五百户。永初元年，因雨水過多傷害莊稼，被免官送回封國。因病去世，無子，封國被削除。

寵子忠。

陳寵子陳忠。

陳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

陳忠字伯始，永初中被召入司徒府任職，三遷至廷尉正，憑着自己的才能得到好的名望。司徒劉愷推舉陳忠通曉法律，應該擔任機密職官，於是皇帝提升他爲尚書，讓他官居三公曹。陳忠自認爲世代負責刑法，因而努力争取寬鬆詳細。起初，父陳寵任廷尉，上奏删除漢法中多於《甫刑》的那些，没有施行，到陳寵免職後便不再提起。然而苛刻的法律逐漸繁多，人民難以忍受。

條，爲《决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陳忠大致依據陳寵的意思，上奏二十三條，寫成《决事比》，以省去遇到疑難案件不能决斷而請求上級機關審核定案的弊害。又上奏除去宮刑；解除臟吏三世受禁錮的律條；因發瘋而殺人，得以減輕重罰論處；母子兄弟相互替代去死，可以同意，赦免被替代的人。這些都得到施行。

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廣意。曰：

到鄧太后去世，安帝開始親理朝政。陳忠認爲皇帝執政之初，應該徵聘賢才，用以宣揚輔助風俗教化，多次向上推薦隱逸及正直有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輩。於是朝廷以公車禮聘馮良、周燮等。後來連續發生災變異常之事，皇帝下詔舉薦有道之人，公卿百僚各自奏上密封的奏章。陳忠因詔書已開諫諍之路，擔心議論事情的人肯定有些激動急切，有的可能導致皇帝不能容忍，於是便上疏預先疏通皇帝的心意。他說：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禄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咨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争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臣聽說仁慈的君王心胸能容納山林湖澤的廣大，接納懇切直率的謀略；忠臣盡正直諫諍的氣節，不畏懼因說了皇上不愛聽的話而帶來的危害。因此高祖不追究周昌將他比成桀紂，孝文帝嘉獎爰盎避免再出現人豕的事情的勸諫，武帝接納東方朔宣室爲正統之處不可隨意設宴的勸諫，元帝寬容薛廣德用自刎來進行的勸諫。從前晉平公問叔向說："國家最大的禍患是什麽?"他回答說："大臣看重俸禄而不極力勸諫，小臣害怕獲罪而不敢說，下面的情况不能反映到上面來，這是最大的禍患。"公說："善。"於是便下令說："我想要大家上報好的意見，如果有人謁見而得不到通報，將判處死罪。"如今明確詔命推崇高宗的德操，推崇宋景的忠誠，將責任歸爲自己并加以責備，向群吏咨詢訪問。談事的人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近受到表録，顯赫地位列二臺，必定會順勢響應，争相進行切直的勸諫。如果是好的謀略奇異的計策，應該立刻采用。如果他們目光短淺，妄然有所譏諷，即使聽來不順耳，不符合事實，也暫且悠然寬容，以表示聖朝没有忌諱的美德。如果有道之士，答對高明

者，應該親自過問察看，特遷升一等，以此廣開直言之路。

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

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内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

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賊并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爲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潰蟻孔，氣泄針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絶末，鈎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盗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强盗；强盗不斷，則爲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録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采獲虚名，諱以盗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盗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强盗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

書上奏之後，皇帝下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施延後來位至太尉。

常侍江京、李閏等都爲列侯，共同執掌權柄重任。皇帝又寵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陳忠内心懷有懼怕憤懣而不敢陳述進諫，於是作《搢紳先生論》以諷諫，文章太長因此不記載在此。

自從安帝即位以後，頻繁遭受元二之禍患，百姓流亡，盗賊并起，郡縣競相掩飾，没有人肯糾查告發。惟有陳忠對此憂慮，上疏説：

臣聽説輕者重之端緒，小者大之源始，因此堤岸毁於蟻穴，針尖可以使氣泄漏。所以精明之人對微小事物也很謹慎，智慧之人可以識别不明顯的事物。《尚書》："小不可不殺。"《詩經》："不要縱容欺詐隨意之人，嚴防不良分子。"或許是出於崇尚根本絶斷末流，探索深奥意義的考慮吧。臣私下見到自元年以來，盗賊連續發生，攻打亭障劫掠財物，殺傷很多。挖洞翻墻偷盗的事不禁止，則會導致强盗；强盗不斷絶，便會出現攻搶的盗賊；攻搶之盗成群，必定會産生大的邪惡。因此有關逃亡方面的律令，是憲令所重視的，至於爲罪犯提供幫助，可以判處死刑。然而不久以來，没有人對此感到憂慮。州郡責察逮捕不認真，長吏防禦不緊密，都想獲取虚名，忌諱把出現盗賊看作自己的過失。即使有所發現，也不全力徹底清除。甚至還有的逞威風濫施怒火，致使無辜之人被傷害。有的人滯留鄉里，輪番賦斂。有的則跟隨吏人去追捕，在道路上猶豫不决。因此被盗之家，不敢申告，鄰里之間，彼此相互壓迫，有的人拿出私人財物，用來賠償所丢失的。那些事情太大明顯而難以掩蓋的，纔肯暴露出來。逐漸的衰變，便將成爲趨勢。寇盗劫掠勒索的禍害，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前年勃海張伯路，可以做爲最大的教訓。前車之鑒，離現在也不遠。在末流

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奸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喪失，在源頭尋求。應該矯正增加舊的條律，以預防將來發生的不測。從今以後强盗被郡府及其他郡縣所發現，第一次，部吏都要依法處理，尉官貶品級一等，令長用三月俸禄贖罪；第二次，尉官免職，令長貶品級一等；第三次以上，令長免去官職。現在即可撰寫設立科目條律，安排製作詔文，嚴令刺史，嚴加處罰。希望能用嚴厲補助寬鬆，使奸邪之人驚慌害怕。不久前季夏時酷熱，陰陽不協調，寒氣錯時，産生水災變異。上天降下怪異現象，一定有它的原因。所推薦的有道之士，可以策問國典的要求，王事的過失，命他們辨察暖氣未能呈現的原委。可能會有正直的言語，用來承受上天的警戒。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

元初三年皇帝下詔，大臣可以行三年喪禮，服喪期滿後恢復原職。陳忠藉此上奏説："依據孝宣皇帝舊令，跟從軍隊駐防及爲縣官做事的人，祖父母死未滿三月，都不服徭役，使他們葬送祖父母。請依從這一制度。"太后聽從了他的意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上奏，認爲"孝文皇帝制定薄葬禮制，光武皇帝絶除官吏休假的典制，爲萬世傳下規則，實在不可改變。應該恢復建武時期的制度"。陳忠上疏説：

臣從《孝經》上得知，孝從愛親開始，終止於哀戚。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父母對於子女，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之後纔離開懷抱。先聖依據人的情感而制定禮節，制定服期爲二十五個月，因此《春秋》記載臣有大喪，君王三年不使用他，閔子雖然身穿喪服服喪，却前赴國難，事了回家辭去職位，以報答父母的私恩，故而稱"君王指使則不合禮儀，臣子做了則合乎禮儀"。周室衰落，禮制没有了次序，作《蓼莪》之詩的人在詩中自我傷感地説："瓶已經空了，該是罍的耻辱。"意思是説自己不能最終盡做爲子女義務的話，也是君王的耻辱。高祖承受天命，蕭何創設律制，有大臣歸寧告謁之條律，符合表達憂慮的大義。建武初期，新承

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禄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凋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

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

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

受大亂局勢，所有的國家政務，多趨向簡單方便，大臣既然不被允許告謁歸寧，而群司衹顧鑽營獲得私利，很少有遵循三年服喪之禮制，以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的人。禮義的規則，實已衰敗損壞。大漢興起，雖然承繼衰敗凋敝，但先王的典制，也逐漸得以實行。因此藉田之耕作，起自孝文帝；推舉孝廉，始於孝武帝；郊祀禮制，制定於元帝、成帝之時；明堂、辟雍、靈臺的秩序，完備於顯宗之時；大臣服完喪期，在陛下時期完成。聖明美好的功業，没有再超過這些的了。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思念甘陵中母親的心情，揣度臣子的内心，則海内之人都能各得其所。

宫中宦官不認爲這樣有利，竟然隱藏起來陳忠的上奏而聽了祝諷、孟布的建議，於是便寫入法令之中。

陳忠因長久任職，轉爲僕射。當時皇帝多次派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與皇宫之間，而伯榮依仗寵幸十分驕縱，他所經過的郡國官員没有不以禮迎接并進行謁見的。又趕上此時長時間不停地下雨，黄河水泅涌泛濫，百姓很不安定。陳忠上疏説道：

臣聽説某人能力品德與官位不相符而又擔任此官職時，則各種事物失去通常的秩序；如此，則政務便有所失誤，政務失誤，則感動陰陽，産生種種怪異變化。陛下每次都將災異的起因歸爲自己并進行自責，不責怪下臣有司，下臣有司習慣於受恩而不擔憂，没人把這些責任承擔起來。因此没有滿足上天的心意，水旱災變多次出現，青、冀地區因雨下不止而黄河泛濫，徐、岱水邊海水像盆中水滿外溢一樣，兗、豫蝗蟲蝝子滋生，荆、楊稻子收穫欠佳，并凉二州羌戎反叛。加上百姓不富足，府庫空乏，自西往東，織布機將空轉。臣聽説《洪範》五事，一爲貌，外貌恭敬，恭敬産生嚴肅，貌傷則狂亂，而導致經常下雨。春秋大水，都是因

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强，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閒托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托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於己，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爲君王威儀不莊重，上朝時不嚴肅，臣下輕慢，權貴佞臣專權，致使陰氣强盛，陽氣不能禁止，因此造成連雨不斷。陛下因不能親自到孝德皇園廟侍奉，因此接連派中使向甘陵表示敬意，朱紅色的車窗有帷幕的馬車，道路之上可以相互望見，可以説是十分孝順了。然而臣私下聽説使者經過之處，威嚴權勢赫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官甚至拜倒在伯榮車下，禮儀體制過分，與君主相同。長吏害怕受到譴責，有的便不正當地主動諂媚，發派百姓修路，修理路亭驛站，多多設置積蓄器具，徵調役使無度，老弱相隨，動用人員以萬計，賄賂僕人隨從，每人數百匹，百姓困頓跌倒呼喊嗟嘆，没有不捶胸怨恨的。河閒依托叔父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嚴，以及那些掌握權柄的大臣，都鄙陋地在伯榮車下喪失了氣節。陛下不過問，人們必然認爲是陛下想要他們這樣。伯榮的威嚴比陛下還重，陛下的權柄都在臣妾手中。水災的發生，一定是因爲此。從前韓嫣受托乘坐副車，接受馳騁視察野獸的任務；江都王誤以爲是皇帝而下拜，韓嫣便因此受到刑刀的處罰。臣希望明主能使天元之尊威森嚴，端正乾元之位，職責事務無論大小，都任用賢能之人，不應再讓女使干涉國家政務。仔細審察左右之人，莫非有像石顯那樣暴露出奸邪行爲；尚書采納意見，難道會有像趙昌陷害崇那樣的詭詐行爲；公卿大臣，是否有像朱博攀援傅太后那樣；在外的親屬貴戚，或許有像王鳳陷害商那樣的陰謀。如果國政完全聽從陛下的命令，王室之事全由陛下自己決斷，那麽下屬就不能逼迫上級，臣下不能干涉國君之事，連續不斷的降雨和水災就會停止，四方各種怪異現象就不能造成災害。

書奏不省。

書上奏後被扣住而未被皇帝看到。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當時三府權勢較輕，機要之事全由尚書專管，然而災禍變異，動不動就痛責罷免三公。陳忠認爲這樣做不符合國家舊的禮制，便上疏勸諫説：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灾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决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我聽說“君王以禮用臣，臣則以忠心服事君王”。因此三公稱爲冢宰，君王以不同一般的禮儀對待他們，在車上時則下車，坐着時因爲他們的到來而起身，入朝則參見應對國君議論政事，出外則監察百官糾正是非。漢朝過去的典制，丞相所請求的，君王没有不聽從的。如今的三公，雖然是有其名但却無其實，挑選推舉誅罰賞賜，全由尚書作主，尚書被重用，已超過了三公，衰落以來，已有許久了。作爲大臣的陳忠内心常感到不安，因此遇事則心中害怕，不敢憑自己的一孔之見有所興造，也不敢觀望同僚的心意，怕因此用謬誤的意見評議典制，故此誹謗怨言每天都能聽到，其罪過即使死一萬次也應該。最近因有地震而策免了司空陳褒，如今發生災異，又要痛切責怪三公。從前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在心位爲由，把責任推在丞相身上，使賁麗得以將方進頂罪，方進雖然自殺，但皇帝最終未能蒙受上天的福運，白白地違背了宋景公的誠心。所以知道是非的分屬，則會很明白地有所歸依了。另外尚書决斷事情，多半違背舊的典制，判處的刑罰没有先例，以毁謗欺騙爲先，奏文狠毒言辭醜惡，與法律典制相違背。應該追究他們的本意，割去不合典制的部分而不聽從。上順應國家典制，下防止下臣作威作福，將方圓置於規矩之下測量，用秤衡來審計輕重，這纔實在是國家的典制，萬世子孫用以效法的呀。

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内。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

陳忠的心意經常是爲了褒奬尊崇大臣，并待他們很有禮節。那些九卿有疾病時，使者前去問候，加賜錢布，這些都是陳忠上奏建議的。不久，他被遷爲尚書令。延光三年，拜爲司隸校尉。督察矯正中官外戚賓客，近臣寵臣都害怕他，不想讓陳忠在朝中。第二年，出爲江夏太守，但又被留下來拜爲尚書令，却正趕上生病去世了。

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

起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想同陳忠父陳寵共同上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陳寵因

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争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争，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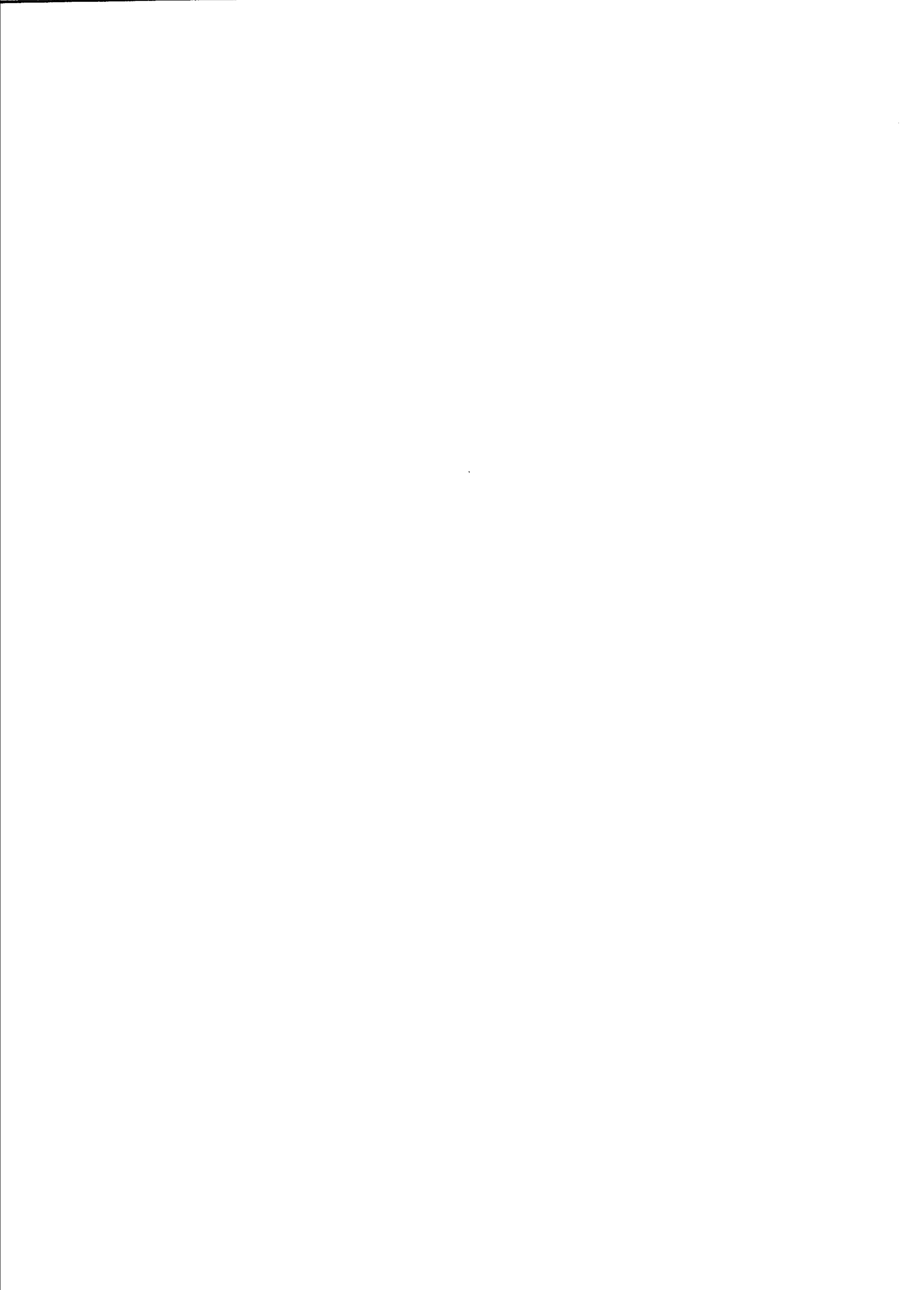
先世没有奏請的先例，争了許多天而不能决定，便聽從了二府的建議。到了鄧訓追加封謚後，張禹、徐防又約陳寵共同派兒子向虎賁中郎將鄧騭奉獻禮物，陳寵不同意，鄧騭心中對此不滿，所以陳忠在鄧氏掌權時很不得志。到鄧騭等勢力衰敗，百姓都怨恨他們，而陳忠則多次上疏構成他們的罪惡，於是詆謗彈劾大司農朱寵。順帝爲太子時曾將被廢，諸位名臣來歷、祝諷等在朝廷上堅决争辯，當時陳忠爲尚書令，同諸位尚書又共同彈劾上奏他們。等到順帝繼位，司隸校尉虞詡追奏陳忠等人的罪過，當時的人因此譏諷他們。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論曰：陳公身居理官則判案緩執死刑，輔助幼主則正直而不過分受寵，可謂有宰相之才能。陳忠能承接父風，也差不多能懂得謹慎用刑而不扣留案件。然而他聽任神經不正常之人殺人，開父子兄弟可以相互替代去死的先例，則是大錯了。這樣便使得不善之人多有幸運，而善人則常代他們受災禍，人們將不知如何是好了。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胔，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施于孫子，且公且卿。

贊曰：陳、郭主掌刑罰，人民依靠他們的公平。陳寵同情乾枯腐尸，親自以人之常情審處。陳忠處事詳審周密，增減有一定法度。延及子孫後代，既任公又當卿。



後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班梁傳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内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是徐令班彪的小兒子。他爲人胸有大志，不注重細節。然而他在内心孝順恭謹，居家常施行勤儉，不以辛勞爲耻辱。他能言善辯，而且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班固被召去任校書郎，班超與母跟隨他來到洛陽。家中貧窮，班超經常爲官府抄書供養母親。他長期勞苦，曾停下工作扔下筆嘆息說："大丈夫没有什麽别的志向謀略，也應該效仿傅介子、張騫在異域立功，以此得以封侯，怎能長久從事這種抄寫工作呢？"左右的人都嘲笑他。班超說："小子怎知壯士的志向！"此後到會相術的人那裏，相面的人說："祭酒，是平民書生，但會在萬里之外建功封侯。"班超詢問面相的情况。看相的人指着說："你長着燕子般的下巴，老虎似的脖子，能飛又能吃肉，這是萬里侯的面相。"過了很久，顯宗問班固"你的弟弟在哪兒"，班固回答說"爲官府抄寫，挣錢供養老母"。皇帝便任命班超爲蘭臺令史。後來因受牽連被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别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任班超爲代司馬，率兵另外攻擊伊吾，在蒲類海進行交戰，斬殺了許多敵虜凱旋。竇固認爲他很能幹，派他與從事郭恂一同出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

班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對待班超禮敬十分周全，後來却忽然變得疏遠懈怠。班超對他的官屬說："你們覺出廣禮節情意變薄了嗎？這一定是有北虜使者來，因此猶豫不定不知歸順誰的原因。精明的人可以覺察尚未萌發的事情，何况已

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决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悦。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

經很明顯了。”於是他便召來胡侍從欺騙他説：“匈奴使者來了好幾天，現在在哪裏呢?”胡侍從很惶恐，全部招認了實情。班超便扣住胡侍從，將自己的三十六名官吏士兵全部召集來，與他們共飲，喝到很盡情時，便乘機激怒他們説：“你們與我同在遥遠的地域，想立大功，以求富貴。現在匈奴使者纔到數日，而鄯善王廣便廢去對我們的禮儀敬重；如果讓鄯善收捕我們送給匈奴，那麽我們的骸骨將長久被豺狼吞食了。怎麽辦?”官屬們説：“如今處在危亡之地，是死是活全聽從司馬。”班超説：“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現在的計策，衹有乘夜火攻匈奴使者，使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必定震驚害怕，可以全部消滅他們。消滅了這些匈奴使者，那麽鄯善一定會十分驚恐，我們也就大功告成事業建立起來了。”衆人説：“應當同從事商議此事。”班超發怒説：“吉凶就决定於今日。從事是個文官俗吏，聽説此事一定會因害怕而泄露了計謀，不明不白地死去，不是壯士所爲!”衆人説：“好。”天剛黑，班超便率吏士奔往匈奴營地。正趕上天起大風，班超命十人帶着鼓藏在匈奴營舍後面，約好説：“看見火燒起來，便要敲鼓大喊。”其他人都手持兵弩埋伏在門兩側。班超便順着風勢放火，前後鼓聲喊聲響成一片。虜衆驚慌混亂，班超親手殺死三人，吏兵斬殺虜使及從士三十多人，其餘一百多人都被燒死。第二天纔回來告訴郭恂，郭恂大驚，不久臉色有所變化。班超知道他的心思，舉起手説：“掾雖没去，但班超怎能獨占其功呢?”郭恂這纔高興。班超於是召見鄯善王廣，把虜使的首級給他看，全國上下都很驚恐。班超曉諭通告安撫，於是廣派兒子作爲人質。回來後上奏給竇固，竇固大喜，將班超的功勞全上報給皇帝，并請求選派新的使臣出使西域。皇帝覺得班超很有氣節，詔命竇固説：“像班超這樣的官吏，爲什麽不派遣而另外挑選呢?現在以班超爲軍司馬，使他完成先前的功績。”班超重又接受使命，竇固想增加他的兵力，班超説：“願率領原來跟從我的三十多人就行了。如果有不測，多了反而更成爲累贅。”

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當時于窴王廣德新近攻破莎車，於是雄踞南道，而匈奴派遣使臣監護此國。班超向西行後，先到于窴。廣德對他的禮遇很不周到，而且此地有信巫的習俗。巫說："天神發怒爲什麼要傾向漢？漢使有淺黑色的馬，趕快求取來祭祀我。"廣德便派使臣到班超處求取馬。班超暗中知道了其中的情形，回報同意了他們的請求，而命巫自己來取馬。不久，巫到了，班超立即砍下他的頭送給廣德，并責怪他。廣德平素聽說班超在鄯善誅殺虜使，因而非常惶恐，立即進攻殺死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班超重賞廣德王的下屬，於是由此平定安撫了此地區。

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説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悦。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當時龜茲王建是被匈奴所立，他依仗虜的威力，占據北道，攻破疏勒，殺死疏勒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第二年春，班超從密道到達疏勒。距兜題所住槃橐城九十里時，他派遣吏田慮先去勸降兜題。他告誡田慮說："兜題本不是疏勒人，國人肯定不服從他的命令。如果不投降，便可抓住他。"田慮到了之後，兜題見田慮年輕弱小，毫無投降之意。田慮乘其不備，便上前劫持縛住兜題。他的左右完全没想到，都驚恐四處奔逃。田慮飛馳報知班超，班超立即前來，召來全部疏勒的將吏，用龜茲王的無道來勸說他們，因而立疏勒以前國王兄的兒子忠爲王，國人十分高興。忠及官屬都請求殺死兜題，班超不同意，想要顯示自己的威信，便釋放并遣送他。疏勒從此與龜茲結下怨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没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盤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没，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弃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終不聽其東，

十八年，皇帝崩。焉耆因中原有大喪，於是便攻破都護陳睦。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多次發兵攻打疏勒。班超據守盤橐城，與忠首尾呼應，士兵官吏雖然人數不多，却堅持了一年多時間。肅宗初即位，因陳睦新近失陷，擔心班超勢單力孤不能自我保護，於是下詔徵召班超。班超出發回還中原，而疏勒全國擔憂害怕。疏勒都尉黎弇說："漢使拋棄我們，我們肯定會再次被龜茲所滅亡。實在不忍心看着漢使離去。"於是用刀自殺。班超回到于窴，王侯以下都哭泣着說："我們依靠漢使就像依靠父母，您實在不能離去。"相互抱住班超的馬腿，使班超不能行走。

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兹，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班超恐怕于寘最終不會聽任他返回東部，又想完成自己的心願，於是又回到疏勒。疏勒兩城自班超離去後，又投降了龜兹，而與尉頭聯合。班超捕捉斬殺反叛之人，擊敗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重又安定下來。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絶域，庶幾張騫弃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絶，唯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絶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爲龜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

建初三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馬一萬人攻打姑墨石城，攻占了它，斬首七百級。班超想趁此機會平定諸國，於是上疏請兵。他說：

臣私下見先帝想開闢西域，因此北擊匈奴，向西邊的外國派遣使者。鄯善、于寘馬上歸順。如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重又願意歸順依附，想共同出力攻破消滅龜兹，平定通暢通往漢朝的道路。如果能得到龜兹，那麽西域没有被降服的衹有百分之一而已。臣在下面自己考慮，士卒小吏，真心願意跟從谷吉到邊遠的地區捨命報效君王，差不多也像張騫那樣棄身曠野。從前魏絳爲列國大夫，還能調和諸戎，何况臣藉着大漢的威望，却没有鉛刀一割的功用嗎？前代議論者都説奪取三十六國，號稱是斬斷了匈奴的右臂。如今西域各國，從太陽落下之處向東，没有不歸順的，上上下下高高興興，貢奉不絶，惟有焉耆、龜兹獨獨尚未服從。臣以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命出使邊遠之地，備遭艱難險阻。自從孤守疏勒，至今五年，胡夷的情况，臣很清楚。問他們城郭大小之人，都説“倚仗漢與倚仗上天相同”。以此證明，則葱領可以通達，葱領通則龜兹可以討伐。現在應拜龜兹侍子白霸爲他們的國王，以步兵騎兵數百人護送他，與各國聯合兵力，用不了多久，龜兹可被征服。以夷狄攻打夷狄，是最好的計策。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美廣闊，草地牧場豐饒盛多，不像敦煌、鄯善那樣空曠，兵馬可以不耗費中原的糧草而食糧可以自足。而且姑墨、温宿二王，都是由龜兹所設置的，既不是同種族，又加以欺壓，其發展趨勢必然會有投降反叛。如果二國來歸降，則龜兹不攻

龜兹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自破。希望下傳臣的奏章，作爲行事的參考。假設有萬分之一的機會和可能，那麼即使死了也没什麼可遺憾的。臣班超區區一人，獨獨蒙受神靈照顧，私下希望不就此死去，而能够親眼看見西域平定，陛下高舉萬壽無疆之杯，在祖廟進獻功勞，向天下布告大喜之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

書上奏之後，皇帝知道這些功績可以成就，便商議想派兵給他。平陵人徐幹平時與班超志向相同，上疏願不顧一切輔佐班超。五年，便以徐幹爲假司馬，率領解除刑罰及自願跟從的上千人投奔班超。

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兹。以烏孫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别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在此之前莎車以爲漢兵不會出動，於是便歸降了龜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也又反叛。正趕上徐幹正好來到，班超便同徐幹攻打番辰，大敗他，斬首級一千多個，活捉許多人。班超打敗番辰後，想要進攻龜兹。因烏孫兵力强大，應借用他們的兵力，於是便上奏說：“烏孫是大國，有兵力十萬，因此武帝把公主嫁給他做妻子，到孝宣皇帝時，纔得以有所利用。現在可派遣使者招撫慰問，與他們合作。”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議。八年，拜班超爲將兵長史，借給他鼓吹麾幢。以徐幹爲軍司馬，另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給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兹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

李邑初到于寘，正趕上龜兹進攻疏勒，他因害怕而不敢前進，於是便上書陳說西域的功績不能完成，又大肆毁謗班超摟着愛妻，抱着愛子，在外國享受安樂，没有心思顧及國内之事。班超聽說後，嘆息說：“我不是曾參却有多次到來的讒言，恐怕會被現時的人懷疑。”於是便休掉了他的妻子。皇帝知道班超的忠心，於是便狠狠責怪李邑說：“縱使班超摟着愛妻，抱着愛子，可思歸之人有上千個，却怎麽都與班超同心呢？”便命令李邑到班超那裏受節制調度。皇帝詔命班超說：“如果李邑能任外職，便留在你處。”班超隨即遣李邑率領烏孫侍子返還京師。徐幹對班超說：“李邑先前親自毁謗您，想敗壞西域之事，現在爲何不藉詔命留住他，另派别的官吏送侍子呢？”班超說：“此話是多麽狹隘啊！正因李邑毁

留之，非忠臣也。”

謗班超，所以現在纔派遣他去。自我反省而不內疚，何必擔憂别人的話呢！順着自己的心意留下他，這不是忠臣應該做的。”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

第二年，皇帝又派假司馬和恭等四人率兵八百到班超那裏，班超於是調發疏勒、于寘兵攻擊莎車。莎車暗中與疏勒王忠通使往來，用重利誘惑他，於是忠便反叛歸順莎車，在西部保護烏即城。班超便改立忠的府丞成大爲疏勒王，全部調發那些不反叛的人攻打忠。過了半年，康居派精兵來救忠，因此班超攻不下來。當時月氏剛與康居通婚，相互親近，班超便派使者携帶很多錦帛贈送給月氏王，讓他明白告知康居王，康居王便罷兵，押着忠回到他的國中，烏即城於是便投降了班超。

後三年，忠説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兹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此後三年，忠勸説康居王而向他借兵，回去占據了損中，秘密地與龜兹商議，派使者到班超那裏詐降。班超內心知道他們的奸計而外表假裝同意他們。忠大喜，立即率輕騎直奔班超處。班超秘密地率兵等待他們，并爲他們設宴奏樂。行酒之時，便喝令從吏縛住忠而殺了他。班超於是乘機打敗忠的部衆，殺死七百多人，南道於是便通暢了。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兹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第二年，班超調發于寘各國兵二萬五千人，又一次進攻莎車，而龜兹王派左將軍調發温宿、姑墨、尉頭共五萬人救援莎車。班超召集將校及于寘王商議説：“如今我們兵少敵不過，想想還不如各自散去。于寘從此向東，長史我也由此向西歸去，可等到深夜鼓聲響起後出發。”他暗中放鬆所抓到的人口使他們逃走。龜兹王聽到消息後大喜，親自率萬騎到西界攔截班超，温宿王率八千騎兵向東界攔截于寘。班超得知二虜已經出發，便秘密召集各部率領兵馬，鷄叫時趕赴莎車營地，胡非常驚恐胡亂奔逃，被追殺了五千多人，獲得了許多胡的馬匹牲畜財物。莎車於是投降，龜兹等因此各自退走散去，班超從此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

起初，月氏曾幫助漢攻擊車師而有功，當年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并藉機請求娶漢公主。班超拒絶歸還其使臣，從此怨恨班超。永元二

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逾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决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兹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兹。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年，月氏派遣他的副王謝率兵七萬攻打班超。班超人少，都十分害怕。班超安慰軍士説：“月氏兵雖多，但從數千里外越過葱領而來，没有運輸，哪值得擔憂呢？衹要收好糧食堅守住，他們飢餓困苦自會投降，不過數十日便有結果了。”謝於是前往攻打班超，攻打不下，又没有搶掠到什麽東西。班超推測他們的糧食將要用盡，必然向龜兹求救，於是派兵數百到東界攔截他們。謝果然派騎兵用金銀珠玉去賄賂龜兹。班超埋伏兵馬攔截攻擊他們，將他們全部殺死，拿着謝的使臣的首級給謝看。謝大驚，立即派使臣前去請罪，希望能得以生還。班超放走了他。月氏從此大爲震驚，每年貢奉禮品。

明年，龜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兹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兹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兹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没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第二年，龜兹、姑墨、温宿都投降，朝廷便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又拜白霸爲龜兹王，派司馬姚光護送他。班超與姚光一同脅迫龜兹廢棄他們的國王尤利多而立白霸，派姚光帶着尤利多回到京師。班超居住在龜兹它乾城，徐幹屯兵在疏勒。西域惟有焉耆、危須、尉犁因從前殺害過都護，懷有二心，其餘都已被平定了。

六年秋，超遂發龜兹、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説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

六年秋，班超便調發龜兹、鄯善等八國兵共計七萬人，以及吏士商客一千四百人討伐焉耆。兵到尉犁界，便派使曉諭游説焉耆、尉犁、危須説：“都護來的原因，是想要安撫三國。如果想要改過從善，應派大人前來迎接，將賞賜王侯以下之人，事完即遣還。現在賜王綵織品五百匹。”焉耆王廣派他的左將北鞬支捧着牛酒迎接班超。班超責怪鞬支説：“你雖然是匈奴的侍子，而今却掌握國家大權。都護親自前來，王不及時迎接，都是你的罪過。”有人對班超説可順便殺了他。班超説：“這不是你們所能考慮到的。此人權力比王還大，現在尚未進入他的國家却先殺了他，便會使他們自己産生疑慮，設置防備據守險要，我們還怎能到得了他們的城下呢！”於是賞賜後讓他走了。廣便與大人在尉犁迎接班超，奉獻珍奇物品。

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絶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

焉耆國有個叫葦橋的險要之處，廣便毁斷橋梁，不想讓漢軍進入國中。班超便改從别的地方

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焉。

涉水而過。七月最後一天，到達焉耆，距城二十里時，在大澤中安營。廣没有料到，十分恐慌，便想將他的人全都驅趕到山中守衛。焉耆左候元孟先前曾到京師做人質，他秘密地派人把此事告訴班超，班超當即殺了來人，表示不相信。於是班超便約定日期大會諸國王，藉此聲稱要重重加以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繼來到班超處。焉耆國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殺，都逃到海上去了，而危須王也没到。諸王坐定之後，班超生氣地質問廣說："危須王爲什麼不到？腹久等人爲什麼逃亡？"於是命令吏士收押廣、汎等，并在陳睦故城殺了他們，將首級傳至京師。接着便縱使士兵搶掠，斬首五千餘級，獲得俘虜一萬五千人，馬匹牲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改立元孟爲焉耆王。班超留在焉耆半年，安撫人民。於是西域五十多國都交納人質而臣屬於内地朝廷。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懾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没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逾葱領，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以報將士之仇。《司馬法》曰：'賞不逾月，欲人速睹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户。"

過了一年，皇帝下詔說："從前匈奴獨占西域，侵犯河西，永平末年，城門白天都不開。先帝深深同情邊域地區百姓蒙受匈奴的侵害，便命將帥攻擊河右之地，占白山，至蒲類，攻取車師，邊境各國因震驚而響應，於是打開西域，設置都護。然而焉耆王舜、舜子忠惟獨謀劃反叛，依仗地勢險要，毁滅都護，并殃及吏士。先帝重視百姓性命，害怕大興兵役，因此派軍司馬班超駐軍在于窴以西。班超於是越過葱領，到達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西域各國没有不歸順的。改立他們的國王，安定那裏的人民。不勞動中原之力，不動用兵卒，却得到邊遠之夷的和睦，使不同習俗的人同心，而且送達上天的誅罰，除去過去的耻辱，報將士之仇恨。《司馬法》上說：'賞賜不能超過該賞之時的一個月，是想讓人們很快看到做善事的好處。'封班超爲定遠侯，食邑千户。"

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况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

班超自己覺得長久在邊遠地區，因年老而思念故土。十二年，他上疏說："我聽說太公封齊，而五代都回葬在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周齊同在中原千里之間，尚且回葬，何况在遠處絶域，小臣能没有像依風首丘那樣的思念嗎？蠻夷

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

妾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奸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逾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

風俗，害怕壯年之人而欺侮老者。臣班超犬馬齒落，常常害怕年老體衰，忽然倒下，捐棄孤魂。從前蘇武留在匈奴中超過十九年，如今臣有幸得以奉節持印護衛西域，如果我能在屯戍之地壽終，實在無所遺憾，但是恐怕後世或名臣也被埋没在西域。臣不敢奢望能到酒泉郡，但願能活着進入玉門關。臣年老有病衰弱困頓，冒死胡言，謹遣子班勇隨同奉獻物品入塞。趁我還活着時，讓班勇親眼見到中土。”而班超妹同郡曹壽妻班昭也上書爲班超請求説：

妾胞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僥幸以微小的功勞特殊地蒙受重賞，爵列通侯，位列二千石。天恩如此深厚，實在不是小臣所該承受的。班超最初出使時，志在捐軀獻身，希望能建立微小的功勞，以爲國效力。正遇上陳睦之變，道路隔絶，班超一人輾轉邊域絶地，曉諭各國，用他們的兵馬，每次作戰，都率先衝上去，身受創傷，從不迴避死亡。全靠陛下的神靈保佑，暫且得以在沙漠活命，至今已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再相認。那些跟隨他的當時的人，都已去世。班超年紀最大，現在已將近七十。年老有病，頭髮全白，兩手麻木，耳不聰，眼不明，扶杖纔能行走。雖然想竭盡全力，以報答天恩，但迫於到了暮年，牙齒也掉光了。蠻夷天性，悖逆欺老，而班超很快將去世，長期無人替代，恐怕會爲奸邪之人開方便之門，産生叛亂之心。而那些卿大夫都衹顧眼前，不肯往長遠處考慮。如果有突然的暴亂，班超力不從心，便會上損國家幾代的功業，下棄忠臣竭盡全力的努力，實在太可痛惜了。所以班超萬里歸送誠心，自我陳述痛苦急迫的心情，伸着脖子盼望，至今三年，却未曾蒙受察用。

妾聽説古時十五歲服兵役，六十退伍，也有休養生息不任職的。因陛下以至孝治理天下，得到萬國人民的歡心，不遺忘小

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國的臣民，何況班超得以處在侯伯之位，所以纔敢冒死爲班超哀求，乞求能讓班超安度餘年。一旦得以生還，復見朝廷，使國家永無勞費遠征的顧慮，西域没有突然變故的擔憂，班超得以長久蒙受像文王允許歸葬那樣的恩德，子方哀憐老馬那樣的恩惠。《詩經》："百姓已經疲勞，庶幾該使之稍稍安定，把恩惠施於國人，以此便可安定四方之國。"班超曾有書信與妾訣别，恐怕不會再相見。妾實在傷感班超壯年時在沙漠之地盡忠效力，而疲憊衰老便死於曠野之中，實在太可哀憐了。如果蒙受不到救護，班超去世後一旦有什麽變故，希望班超家能僥幸得到像趙母、衛姬那樣預先請罪而受到的寬赦。妾愚憨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書奏上之後，皇帝被她的話所感動，於是便徵召班超回京。

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匈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門問疾，賜醫藥。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班超的胸及兩側平常就有疾病，到了之後，病於是加重。皇帝派中黄門探問疾病，賜給醫藥治病。當年九月去世，時年七十一歲。朝廷同情憐惜他，派使者來弔問祭拜，贈送的禮品十分豐厚。子班雄繼嗣。

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起初，班超被徵召，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他與班超進行交接手續。任尚對班超説："君侯在國外三十多年，而我有幸承繼您之後，任務艱巨而我考慮不周，希望能對我有所教誨。"班超説："我年老智力喪失，任君多次擔任重任，班超怎能比得上啊！如果實在要説，願進一些不聰明的話。塞外吏士，本不是孝子順孫，都是因有罪過被發配到邊域屯兵的。而蠻夷心懷鳥獸般的心思，難以馴養容易壞事。如今您性情嚴厲急躁，水太清則無大魚，檢查政務不得法就會失去人和。應該鬆弛簡易，寬容小過失，把握住大權就行了。"班超走後，任尚私下對親近的人説："我以爲班君肯定有不一般的謀略，可如今所説的却太平常了。"任尚到任幾年後，西域叛亂，他因罪被徵回，正如班超所告誡的那樣。

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産皆弃市。超少子勇。

班超有三子。長子班雄，多次遷升至屯騎校尉。正趕上叛羌入侵三輔，朝廷詔班雄率五營兵屯長安，就此拜爲京兆尹。班雄去世，子班始嗣，娶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公主是順帝的姑姑，驕縱勢大且淫亂，與受她寵幸的男人住在帷帳之中，却召班始進入，讓他伏在床下。班始積聚着憤怒，永建五年，便拔刀殺了公主。皇帝大怒，腰斬了班始，他的一家都被殺，尸體被陳列在街頭。班超少子班勇。

班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絶無漢吏十餘年。

班勇字宜僚，年少時便有父親的風範。永初元年，西域反叛，朝廷以班勇爲軍司馬。同兄班雄一同出敦煌，迎接都護及西域的士卒返回。於是因此罷除都護設置。此後十多年西域没有漢朝的官吏。

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没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弃西域。勇上議曰：

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長史索班率一千多人在伊吾安營，車師前王及鄯善王都來投降索班。數月之後，北單于與車師後部便共同攻打消滅了索班，進而擊走前王，占據北道。鄯善王危急，向曹宗求救，曹宗因此請求出兵五千人攻打匈奴，雪索班之耻，接着便再次攻取西域。鄧太后召班勇到朝堂一同商議。在此之前公卿多認爲應關閉玉門關，於是便放棄了西域。班勇奉上自己的建議説：

>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

> 從前孝武皇帝擔心匈奴强盛，統治百蠻，威脅邊關。於是開通西域，分離其黨羽，議論者認爲奪得匈奴腑臟，斷了他的右臂。趕上王莽篡權，徵收索求從不滿足，胡夷憤恨，於是背叛。光武中興，無暇顧及邊外之事，故此匈奴依負强大，驅趕統領各國。到了永平時期，再次攻打敦煌，河西各郡，白天都關着城門。孝明皇帝認真考慮國策，便命令虎臣，出征西域，所以匈奴遠逃，邊境得以平静安寧。等到永元年間，没有不歸附的。遇上近來羌叛亂，西域重又斷絶與漢的交往，北虜於是便派給各國債務，防備他們逃租，加高他們的價格，嚴格地按日期召會他們。鄯善、車師都心懷憤怒，都樂意事奉漢朝廷，衹是無路可通。此前之所

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内，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强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以時常發生叛亂，全是因爲管理失當，反受其害的原因。現在曹宗衹爲從前的失敗感到羞耻，想對匈奴報仇，而不重温過去出兵的事情，没有考慮當時的情况。在荒遠之外尋求立功，萬中難有一成，如果兵火災禍連續不斷，後悔也就來不及了。何况如今府藏尚未充足，没有後續兵力，是向遠夷顯示自己的弱點，向海内暴露自己的短處，臣認爲不能答應。過去的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現在應恢復，重新設置護西域副校尉，居住在敦煌，就像永元時期那樣。又應派西域長史率五百人屯駐樓蘭，西面正對焉耆、龜兹大路，南面可壯鄯善、于窴的膽量，北面可以抗禦匈奴，東面靠近敦煌。如此則十分便利。

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奸猾盗賊也。若州牧能保盗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弃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

尚書問班勇説："現在立副校尉，有何便利？又設置長史屯兵樓蘭，利與害是什麽？"班勇回答説："從前永平末期，開始開通西域，起初派中郎將居於敦煌，後來又在車師設置副校尉，既管制胡虜，又禁止漢人不許他們進行侵擾。因此外夷誠心歸順，匈奴畏懼威嚴。如今鄯善王尤還，是漢人外孫，如果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人雖與鳥獸相同，却也知道避害。如果出兵屯駐樓蘭，足以安撫收附他們的心，所以認爲便利。"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反問説："以前朝廷之所以放棄西域，是因爲它對中原無益而費用難以供應。現在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能確保守信，一旦反叛，班勇將能保證北虜不爲害邊疆嗎？"班勇回答説："現在中原設置州長官的原因，是因要禁止郡縣奸猾的盗賊。如果州長官能保證盗賊不興起的話，臣也願以腰斬來保證匈奴不成爲邊害。如今開通西域則匈奴的勢力必然被削弱，匈奴的勢力被削弱則禍患就小了。總比歸還其腑臟，接續他們的斷臂好吧！如今設置校尉護衛安撫西域，設置長史以招撫懷柔各國，如果放棄而不設立，則西域便會絶望。絶望之後，就會屈服於北虜，邊境之郡將受到困擾迫害，恐怕河西城門必定重新有白天關閉的戒備了。如今不廣開朝廷的恩德，而拘泥於屯

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盗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絶，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凉，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戍費用問題，如果北虜逐漸强大，那麽這怎能是長久安定邊疆的良策呢！”太尉屬毛軫詰難説：“如今如果設置校尉，則西域不斷地派遣使者，没完没了地索求，給他們則費用難以供足，不給則失去他們的依附之心。一旦被匈奴逼迫，必會重新求救，這樣一來耗費可就大了。”班勇回答説：“現在假設將西域給匈奴，而使他們對大漢感恩戴德，他們不進行搶掠便可以。如果不是這樣，則藉着西域租賦的豐足，兵馬的衆多，侵擾邊境，這是使仇敵的財富加多，增强夷的權勢。設置校尉的原因，是爲了宣揚威望恩德，以此拴住各國内附之心，以此使匈奴覬覦中原之心動摇，没有耗費財富的顧慮。况且西域之人没要求什麽别的，他們來此，不過是爲了食物而已。現在如果拒絶，使他們投靠匈奴，夷虜合力侵犯并、凉，那麽中原的耗費則不止千億。設置副校尉實在很有利。”於是朝廷聽從班勇的建議，恢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設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然重又控制了西域，但也没能出兵屯駐。此後匈奴果然多次同車師共同入境侵掠，河西大受其害。

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兹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延光二年夏，重又任班勇爲西域長史，率兵五百人屯駐柳中。三年正月，班勇到樓蘭，因鄯善歸附，特加三綬。然而龜兹王白英仍猶豫疑惑不能决斷，班勇用恩德信義開導他，白英便率姑墨、温宿自我綁縛到班勇處投降。班勇因此發動他的步兵騎兵一萬多人到達車師前王都城，在伊和谷趕走了匈奴伊蠡王，收得前部人馬五千多人，於是前部重又開始通暢。還兵後，在柳中屯田。

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没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别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四年秋，班勇調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兵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進擊後部王軍就，大敗他們。斬獲八千多人，馬畜五萬多頭。捉住了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帶到索班陣亡處將他們斬首，以報他的耻辱，并將首級傳到京城。永建元年，重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班勇又派别校殺了東且彌王，也重立他的同族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全被平定。

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迹，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這年冬天，班勇調發各國軍隊進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他的二萬多人馬全部投降。單于的堂兄被班勇的人馬捉住，班勇讓加特奴親手殺了他，以此使車師匈奴結仇。北單于親自率一萬多騎兵進入後部，到了金且谷，班勇派假司馬曹俊快速去救援。單于退走，曹俊追殺了他們的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便遷居到枯梧河上。此後車師没有再受到侵擾，城池安寧。惟有焉耆王元孟没有歸降。

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二年，班勇上書請求進攻元孟，於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張朗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他因此調發各國兵四萬多人，分騎兵爲兩路攻擊元孟。班勇從南道，張朗從北道，約定日期共同到達焉耆。張朗先前有罪，想立功贖罪，於是先期到達爵離關，派司馬領兵上前作戰，斬獲二千多人。元孟害怕被殺，遣使者請求投降，張朗便直接進入焉耆接受投降而回。元孟最終不肯當面被縛，祇派其子到朝廷納貢。張朗於是得以免於處罰。班勇因晚於約定日期到達，被徵召下獄，又被免於處罰。後來在家中去世。

梁慬

梁慬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慬，除爲郎中。

梁慬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他的父親梁諷，擔任過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任梁諷爲軍司馬，命他先携帶金帛出使北單于，宣揚國家的威德，於是有上萬人歸附。後因不合竇憲的心意，受到髡刑後被遣送到武威，武威太守遵守竇憲的旨意殺了他。竇氏被消滅後，和帝知道他是被竇憲所誣陷，於是徵召梁慬，任他爲郎中。

慬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

梁慬有勇氣，常慷慨喜好功名。起初任車騎將軍鄧鴻司馬，第二次遷升，延平元年拜爲西域副校尉。梁慬行軍到河西時，正趕上西域各國反叛，在疏勒攻打都護任尚。任尚上書求救，朝廷詔命梁慬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奔馳而來，但梁慬未到而任尚已得到解救。遇上朝廷徵召任尚回京，任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段禧、趙博堅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梁慬認爲不牢固，便巧勸龜兹王白霸，想讓他與自己共同保衛此城，白霸答應了。吏人堅持勸諫，白

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兹吏人并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産數萬頭，龜兹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

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慬留爲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其能脱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并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

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

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奥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

霸不聽。梁慬入城之後，派將急忙迎接段禧、趙博，他們的軍隊合在一起共八九千人。龜兹吏人共同反叛他們的國王，同温宿、姑墨數萬兵一起反叛，共同包圍城池。梁慬等出戰，大敗他們。一連打了幾個月，胡兵敗走，梁慬等乘勝追擊，共斬首級一萬多，捕獲俘虜數千人，駱駝畜産數萬頭，於是龜兹纔平定下來。然而由於道路仍被阻隔，公文信件不通。一年多後，朝廷對此感到擔心。公卿們商議認爲西域道遠難通，多次發生反叛之事，吏士屯田，其費用没完没了。永初元年，便撤除都護，派騎都尉王弘調發關中兵馬迎接梁慬、段禧、趙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

二年春，回到敦煌。正趕上衆羌反叛，朝廷大量調發兵馬向西進擊攻打他們，下詔書命梁慬留下作爲各路兵馬的援軍。梁慬到達張掖日勒。羌各種族一萬多人攻打亭候，殺死劫掠吏人。梁慬進兵攻擊，把他們打得大敗，并乘勝追到昭武，虜於是四散逃走，其中有十分之二三的人得以逃脱。等到了姑臧，羌人中有權勢的三百多人到梁慬處投降，梁慬對他們全都進行了安慰開導并遣回故地，河西四郡重又安定下來。

梁慬受詔命當屯兵金城，聽説羌轉去侵犯三輔，迫近園陵，立即率兵趕去攻打，轉戰於武功美陽關。梁慬作戰時受創傷，但他不顧，連續擊破趕走羌兵，全部奪回被掠走的人口，捕獲馬畜財物衆多，羌於是四散奔逃。朝廷嘉獎他，多次下詔書慰問勉勵，將西方之事委任給他，命他任諸軍節度。

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首領全都反叛。朝廷命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率領羽林五校營士，以及調發靠邊境的十郡兵馬二萬多人，另外遼東太守耿夔率領鮮卑衆族共同攻打，皇帝詔命梁慬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同攻打匈奴奥鞬日逐王，打敗了他。單于便親自率兵在美稷包圍了中郎將耿种，連戰數月，進攻逐漸急迫，耿种發檄文求救。四年正月，梁慬率八千多人奔馳前去救援，到達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首領交戰，擊敗并殺死他們的主帥，殺死三千多人，捕獲他們的妻子和

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奥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脱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慬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

孩子，得到許多財物。單于重又親自率七八千騎兵迎戰，包圍梁慬。梁慬披甲奔馳出擊，所向披靡，虜於是引兵回到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突然生病，不能前進，於是便派龐雄與梁慬及耿种步騎兵一萬六千人攻打虎澤。連營逐漸向前推進，單于非常惶恐害怕，派左奥鞬日逐王到梁慬那裏請求投降，梁慬於是大擺兵陣接受他們的投降。單于脱帽光脚，當面受縛叩頭，交納人質。正趕上何熙在軍中去世，隨即拜梁慬爲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龐雄是巴郡人，勇敢有謀略，被稱爲名將。

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

五年，安定、北地、上郡都受到羌的侵犯，穀價貴而人民流離，不能自立。朝廷詔命梁慬調發邊兵迎接三郡太守，讓他們率領吏人遷徙到扶風境界。梁慬立即派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率兵迎接他們。回來之後，梁慬因塗奴迎接他的家屬而有功勞，便授給他羌侯印綬，犯了擅自專權的罪過，被懲治下獄，抵了罪。六年，校書郎馬融上書爲梁慬與護羌校尉龐參辯護，朝廷下詔赦免了刑罰。詳情在《龐參傳》中。

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慬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正趕上反叛的羌侵犯三輔，關中盜賊興起，朝廷拜梁慬爲謁者，率兵攻打他們。到湖縣時，因病去世。

何熙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并有政能。阜俊才早没。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年時胸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他身高八尺五寸，表情威嚴，在殿中朝拜唱導行禮，聲音震動左右之人。和帝覺得他很偉岸，提升他爲御史中丞，歷任司隸校尉、大司農。到他在軍中臨去世時，留下話説要薄葬。他有三子：何臨，何瑾，何阜。何臨、何瑾都有政治才能。何阜雖很有才幹却去世很早。何臨子何衡，擔任尚書，以正直著稱，因爲李膺等辯護而獲罪下獄，免官，被廢黜而居於家中。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争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

論曰：時事政務清平則文德被重用，而武略之士無法發揮他們的才能，因此漢代有人發憤壯膽，争先恐後獻身夷狄以求得功名的人實在太多了。祭肜、耿秉首定征伐匈奴的計謀，班超、梁慬奮發雄略平定西域，最終能成功立名，享受

位，薦功祖廟，勒勛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慬亦抗憤，勇乃負荷。

爵位，向祖廟獻功，爲後人銘刻功勛，也是一個時期的有志之士啊。

贊曰：定遠慷慨，獨在西域立功。跋涉葱、雪如履平地，跨越龍沙如在咫尺。梁慬也是抗憤之士，班勇纔能承繼祖業。



後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楊李翟應霍爰徐傳

楊終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絶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考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十三歲時，任郡中小吏，太守對他的才能很驚奇，派他到京師接受教育，學習《春秋》。顯宗時，被徵召到蘭臺，拜爲校書郎。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楊終認爲廣陵、楚、淮陽、濟南案件，被遷徙的有上萬人，又屯住在邊遠地區，吏民十分怨恨，於是便上疏説：

臣聽説“褒揚善行延及子孫，憎惡邪惡止於本人”，此是百王的常規，是不改變的法則。秦政治嚴酷猛烈，違背天心，一人有罪，牽連三族。高祖平定動亂，約法三章。太宗極其仁愛，除去妻子兒女連坐的法律。天下百姓寬舒，蒙受恩寵如同再生，恩澤波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恩德遍及四方。如今以連年久旱，災害瘟疫不止，因而批評自己，廣泛地詢訪自己的失誤，三代的隆盛，也没有比這更加賢能的了。臣私下考察《春秋》中水旱變異的情況，都應驗着暴政嚴刑，恩惠不及於百姓。自永平以來，不斷地發生大案，有司窮追深查，輾轉相互牽連，由於拷問而産生無數冤案，家屬被遷往邊疆。加上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連年服役，輾轉運輸耗費財物。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百姓懷念故土，在這邊遠地域聚合着怨恨。傳曰：“安於故土，看重常居，這就是所謂百姓。”從前殷的百姓遷

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到洛邑這麼近的地方，尚且不滿意，何況離開中原肥沃之土，寄居在不毛且遥遠之荒地呢？而且南方暑熱潮濕，瘴毒交互産生。愁苦貧困的百姓，足以感動天地，改换陰陽了。陛下留心考察，以救濟百姓。

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絶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毁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書上奏之後，肅宗把他的奏章交給大臣討論。司空第五倫也同意楊終的奏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詰難第五倫，認爲施行已久，孝子不改父之道，先帝所建立的，不應改變。楊終又上書説："秦築長城，頻繁興起勞役，胡亥不改變，最終失去了國家。所以孝元放棄珠崖之郡，光武絶棄西域之國，是不因小的生物而調换衣裳。魯文公毁掉泉臺，《春秋》譏諷他説'先祖建造而自己毁掉，不如不去居住就罷了'，是因它不妨害百姓的原因。襄公建三軍，昭公撤掉它，君子稱贊他的復古，認爲不捨棄則對百姓有害。現在伊吾之兵役，樓蘭之屯駐，長久不回來，這不是上天的意志。"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允許被遷徙的人返回，將屯邊的兵馬全部撤了回來。

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受詔删《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

楊終又説："宣帝廣徵群儒意見，在石渠閣論定《五經》。如今天下事情不多，學者得以成就他們的學業，然而進行章句的那些人，破壞大體。應該仿照石渠的方式，永遠成爲後世的法則。"於是皇帝召集諸儒在白虎觀討論考察各經書内容的異同。正趕上楊終被判刑關在監獄中，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楊終通曉《春秋》、學問多見識廣爲由，上表請求放人，楊終又上書自我辯解，即日被赦免放出，這纔得以參與白虎觀的討論。後來他受詔删《太史公書》爲十多萬字。

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

當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慎淳樸自堅其操守，但不訓誡諸子。楊終與馬廖交情不錯，他用書信告誡馬廖説：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堤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

楊終聽説堯舜的子民，可以每家都封爵；而桀紂的臣民。可以挨着屋子都殺了。爲什麽？這是由於堯舜對他們預加防範，而桀紂却衹向他們顯示出驕奢的緣故。《詩經》説："白白的練絲，全在要染的顔色。"

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

上智下愚，都不可改變；中庸之流，關鍵在於教化。《春秋》記載殺死太子母弟一事，直接稱呼君表示非常厭惡的原因，是因失於教化。《禮》制，君王之子八歲時，爲他設少傅，教他寫字計算，以此啓蒙他的心智；十五歲設置太傅，教他經籍典制，以引導他的志向。漢朝興起時，諸侯王不努力從事教誨，多有觸犯禁忌的事情，因此有亡國的災禍，却缺少嘉善的贊譽。現在您地位尊貴重要，海内之人期望着您，怎能不如臨深池如履薄冰，作爲最重的警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正盛，既然没有長君退讓的風尚，却要結交淺薄狡詐無行之人，放縱而不教誨，眼看着他養成惡習，鑒於以往的教訓，實在令人寒心。您實在應該以如臨深池如履薄冰那樣戒備。

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以就國。

馬廖没有接受。他的兒子馬豫後來因張貼文書誹謗獲罪，馬廖因此回到封國。

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説，坐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黄龍并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楊終兄楊鳳爲郡吏，太守廉范被州府考察，派遣楊鳳問候楊終，楊終爲廉范游説，因此獲罪被遷往北地。皇帝向東巡視，鳳凰黄龍一同會集出現，楊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光輝業績，共十五章，奏上之後，皇帝下詔赦免并讓他返回故郡。他著有《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字。永元十二年，徵召拜爲郎中，因病去世。

李法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群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禄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他廣通群書，性情剛毅而有節制。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授爲博士，遷爲侍中、光禄大夫。一年多，上疏認爲朝政苛刻瑣碎，違背永平、建初時的規章；宦官權重，后妃太過受寵；又譏諷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之士，確切地考察功勞德行，肯定不會相信。由於不合皇帝的旨意而獲罪，被下交有司，免爲庶人。回歸鄉里後，他閉門自修操守。故人儒生時常有來探視他的，言談之餘，問起他不合皇帝旨意的原因，李法從未回答過。友人堅持問他，李法説："淺陋之人能與他們共同事君嗎？一旦擔心失去地位，便無所不做。孟子有言：'仁者如同射箭之人，端正自己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已矣。'" 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然後射出。射而不中，不埋怨勝過自己的人，反過來從自己身上找問題而已。'" 在家八年，徵拜爲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勸諫，與從前一樣。出京任汝南太守，政務上很有名望。後歸鄉里，在家中去世。

翟酺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仇，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凉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四世傳習《詩》。翟酺喜好《老子》，尤其擅長圖緯、天文、曆算。因報舅仇，當被發配日南，但他逃到長安，當卜相工，後在凉州牧羊。正遇上大赦而回。在郡中任職，被徵召拜爲議郎，遷爲侍中。

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凄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當時尚書之位缺人，皇帝下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官員策試應對政事、天文、道術，用成績好的人來補充。翟酺自認才能高，忌恨從前的太史令孫懿，惟恐他先被任用，於是便前去探視孫懿。坐下之後，説了許多無關緊要的話，祇是哭泣不止。孫懿感到奇怪并問他，翟酺説："圖讖書上有漢賊孫登，將因才智被中官所害。我觀看您的相貌，似乎應了此事。翟酺受您的恩惠接待，因而爲您的災禍痛心！"孫懿擔憂懼怕，稱病不參加考試。因此翟酺應對排在第一，被拜爲尚書。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并用威權。酺上疏諫曰：

當時安帝纔開始親管政事，追思傷感祖母宋貴人，於是全部封賜其家人。另外大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人全都掌握權柄。翟酺上疏勸諫説：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

臣聽説微子裝瘋而離開殷，叔孫通背叛秦而投向漢，他們不是自己主動疏遠他們的國君，而是時勢造成的。臣蒙受非常之恩寵，正趕上不必忌諱之政局，怎敢與那些受寵之人相同，而活在天地之間。臣念及陛下順應天意即任君位，正值中興，應當建立太平之功勞，却未聽説施行教化之法則。也許遠的事情難以説明，請允許用近事作比方。以前竇、鄧所受的寵幸，威震四方，身兼數職，財貨堆積無數，甚至商議圖謀篡位，更改社稷。難道不就是因權勢尊貴威望廣大，而導致此禍患嗎？及其破敗，頭顱落地，再

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

想成爲孤豚，怎麽還能呢！不是漸漸富貴的失去時必很突然，不是以正道得到爵位的禍災來得必然很快。如今外戚受寵幸，享受崇高的待遇，漢初以來，没有能與此相比的。陛下的確是仁慈恩惠周到，親近九族。但俸禄離開公室，政權轉向私門，重蹈覆車之轍，難道不受損失嗎？然而在位朝臣，無人肯嚴正議論，唯唯諾諾，競相附會。臣恐怕威信權力外移，回歸時很難，猛虎展翅一飛，終難制服。所以孔子説“將珠吐在湖澤之中，誰能不去占有”；老子稱“國家的權柄，不可以顯示給大臣”。這是涉及安危最重的告誡，社稷的深遠之計呀。

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皂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雕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

儉德之可敬，正在於節儉。所以文帝珍惜百金而不建露臺，用黑袋子裝飾帷帳。有人譏笑他太儉省，皇上説：“朕爲天下守財而已，怎能隨意使用它們呢！”直至倉中穀腐爛不能食用，錢串子朽斷而錢難以計算。如今從初始執政以來，時間不長，但費用及賞賜已不可計算。聚斂天下之財，堆積在無功勞者之家中，庫藏耗盡，百姓傷害財物損失，猛然間有不測，又會重重地向百姓收賦税，於是産生反叛，危機混亂則指日可待了。

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

從前成王執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人從四面扶持維護支持他。眼睛看的是端正的容顔，耳中聽的是正確的言語，即位一日，天下太平安定，這説的是他的法度是平時確定下來的。現在陛下有成王之尊貴却没有這樣幾位的輔佐，雖然想增加和諧繁盛，達到太平，難道可以得到嗎？

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

自去年以來，災禍頻繁，地裂天崩，高岸變成深谷。修養身心恐懼擔憂，則會轉禍爲福；輕慢上天的警戒，那麽它的傷害就會更深重。願陛下親自撫恤，研精致思，努力尋求忠貞之臣，誅除疏遠奸佞諂媚之輩，減損玉堂之繁盛，尊崇天爵之珍重，割捨情欲之歡娱，罷除宴飲私家之愛好。帝王圖籍，

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

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禄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屢因灾異，多所匡正。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托，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

著《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

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内外講堂，諸生横巷，爲海内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憙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并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采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陳列左右，心中存念亡國爲什麼會亡，借鑒興盛之王是如何得以成功的，或許災害可以止息，豐年可以被招致了。

書上奏後未被看閱，而外戚寵臣都害怕和恨他。

延光三年，翟酺出任酒泉太守。叛羌一千多騎兵從敦煌來掠劫郡界，翟酺前去攻打，斬首九百級，羌兵幾乎全被消滅，他因此威名大震。還任京兆尹。順帝即位，拜他爲光禄大夫，遷將作大匠。減少日常費用，一年省四五千萬。他多次乘災禍變異，對朝政有很多匡正。因此權貴共同誣陷翟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相互勾結，被判處免死回家。又被人上奏章説翟酺從前與河南張楷等人謀反，被逮捕到廷尉處。到杜真等上書爲他辯解，事纔得以説明。後在家中去世。

翟酺著《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

起初，翟酺擔任大匠，上言説："孝文皇帝開始設置一經博士，武帝集合天下之書，而孝宣在石渠論述《六經》，學者更加興盛，弟子人數以萬計。光武初興，憐惜經學荒廢，建立太學博士舍、内外講堂，諸生往來巷中，海内學子雲集於此。明帝時辟雍纔建成，想要毁掉太學，太尉趙憙認爲太學、辟雍應該都存在，所以一同傳到現在。然而很快便頽廢，甚至成爲采摘野果及牧養牲畜之所。應該重新修繕，誘導後來學者。"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翟酺被免官後，便修起太學，重新開拓房室，學者們在太學爲翟酺立碑刻銘紀念他。

應奉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己，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

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并下。爲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曾祖父應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正廉潔約束自己，通達政事。他生有十子，都有才學。中子應疊，任江夏太守。應疊生應郴，任武陵太守。應郴生應奉。

應奉年少聰明，從孩童到長大成人，凡所經歷過的，没有不暗暗記下來。讀書五行五行地讀。他擔任郡决曹史，巡行四十二個縣，記録囚

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説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脱，時人奇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大將軍梁冀舉茂才。

徒上千人。到他回來後，太守仔細詢問情況，應奉口述罪犯姓名，所犯罪的輕重，没有任何遺漏，當時人對此稱奇。他著《漢書後序》，有許多記載。大將軍梁冀舉薦他爲茂才。

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

此前，武陵蠻詹山等四千多人反叛，扣押縣令，連年屯兵集結。朝廷下詔命公卿商議此事，四府推舉應奉有才能可出任將帥。永興元年，拜爲武陵太守。到任後撫慰收納，詹山等都投降散去。於是興辦學校，推薦有才無官的隱居之士，政治上被稱贊爲改變了舊俗。後因公事被免官。

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爲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爲司隸校尉。糾舉奸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

延熹年間，武陵蠻重又侵犯荆州，車騎將軍馮緄因應奉有威信恩澤，受到蠻夷的敬服，於是上書請求與他同去征討。應奉被拜爲從事中郎。應奉努力設制方略，破賊還軍後，馮緄將功勞推到應奉身上，推薦他爲司隸校尉。他糾正察舉奸惡違法之事，不迴避豪强國戚，以嚴厲出名。

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

到鄧皇后勢敗，而田貴人被寵幸，桓帝提出立她爲皇后的想法。應奉認爲田氏低微貧賤，不適合越級登上后位，上書勸諫説："臣聽説周收納狄女，襄王因此出居鄭；漢立飛燕，成帝斷了後代。母后地位重要，國家興亡與此緊密相連。應考慮《關雎》中所尋求的標準，疏遠五禁中所禁忌的。"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議，最後立了竇皇后。

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

到黨争之事發生，應奉便慷慨以疾病爲藉口自動隱退。他追思憐憫屈原，因此而自我感傷，著《感騷》三十篇，共數萬字。諸公常推舉他，但正遇有病而亡。子應劭。

應劭

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

應劭字仲遠。年少好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被舉爲孝廉，徵召爲車騎將軍何苗的掾吏。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向東侵入三輔，當時車騎將軍皇甫嵩西進討伐他們。皇甫嵩請求調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説："烏桓人少，應該招募鮮卑。"此事交給四府，大將軍掾韓卓提議，認爲"烏桓兵少，而且與鮮卑世代爲仇敵，如果烏桓被調發，那麼鮮卑必然會襲擊他們的家。烏桓聽説後，定會又放

家。烏桓聞之，當復弃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蓋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冠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静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棄作戰而回兵相救。不僅對事情無益，而且還影響三軍情緒。鄒靖居住之地接近邊塞，瞭解其中的情形。如果命鄒靖招募鮮卑輕騎五千，肯定有破敵的實效”。應劭争辯説：“鮮卑遠在漠北，像犬羊那樣結成群，没有君長之首領，没有蓋好居住的房屋，而且天性貪婪殘暴，不遵守信義，所以多次侵犯邊塞，而且從不安寧。惟有到了互市時，纔來歸服。他們爲的是中原的珍寶，不是因爲害怕威嚴和懷念恩德。計謀和要求滿足後，轉過身去便又爲害。因此國家衹把他們當作外人而不接納他們，或許就因爲此吧。從前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調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有武威太守趙冲也率鮮卑征討反叛的羌。斬殺俘獲醜虜，不值得一提，而鮮卑越軌不服從，多做不合法的事情。以軍令制裁他們，則憤恨作亂；制裁稍鬆緩，便又不斷掠奪殘害。搶劫居民，劫掠商旅，吃人牛羊，搶人兵馬。得賞多，不肯離去，又想要用東西買鐵。邊將阻止他們，便取來細絹織品堆積在一起想要燒了它們。邊將恐怖，怕他們反叛，説好話安撫，不敢違反拒絶。現在狡寇未盡，而羌成爲大害，如果導致後悔之事，追悔也來不及了。臣覺得可以招募隴西羌胡遵守善行而不背叛者，挑選其中精鋭勇敢之人，增加賞賜。太守李參沉穩有計謀，肯定能以獎勵使得他們效死力。應當考慮逐漸消除的策略，不能倉促之間有所希望。”韓卓又與應劭互相反復辯論。於是皇帝召百官在朝堂會集，大家都同意應劭的建議。

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内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并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弃郡奔冀州牧袁紹。

三年，被推舉爲高第，再次升遷，六年，拜爲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萬人攻入郡界。應劭糾集率領文武連續與賊交戰，前後斬首數千個，捕獲老弱之人一萬多，輜重二千兩，賊於是全都退走，郡因此得以平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其子曹德從琅邪進入太山，應劭派兵迎接他們，未到時，徐州牧陶謙平素怨恨曹嵩子曹操多次攻打他，於是派輕騎追趕曹嵩、曹德，將他們全都殺死在郡界。應劭害怕曹操殺他，便放棄郡守之職投奔了冀州牧袁紹。

初，安帝時河閒人尹次、潁川人

起初，安帝時河閒人尹次、潁川人史玉都因

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并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有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

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灾，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

犯有殺人罪而該當處死，尹次兄尹初及史玉母軍一同到官曹處請求代替他們去死，於是自縊而亡。尚書陳忠因他們罪狀可疑欲從輕處理，建議免除尹次、史玉死罪。應劭後來詰難他，依據正確原則掌握刑法，其中還有可保存的。他議論說：

《尚書》稱“上天的秩次也有禮儀，即五服五章。上天討伐有罪之人，五刑五用”。而孫卿也說“凡制刑之本，是爲了用來禁止暴力邪惡，且懲罰那些不重要的事。凡是爵列、官秩、賞慶、刑威，都按類別相依從，使它們符合其實際情形”。如果德行與職位不相符合，才能不與官職相稱，賞賜不能酬報功勞，刑罰不是罪有應得，没有比這更大的不祥了。殺人者死，傷人者受刑罰，這是百王固有的準則，法律現成的條文。高祖入關，雖然崇尚簡約法律，但殺人者處死，也不寬容。社會太平則刑罰重，社會動亂則刑罰輕。《書》上説“刑罰時輕時重”，説的就是這種情況。

如今尹次、史玉公然在清平之時泄其私恨，依仗兵刃安心殘忍行事，在道路之上殺人。朝恩寬宏，僥幸至冬季審判，而初、軍愚蠢狹隘，妄自投案自殺。昔日召忽爲子糾遇難而死，孔子説他“在溝中自盡，無人知曉”。朝氏之父批評錯苛刻嚴峻，因此自殺身亡，班固也説“不如趙母指責括以保全其宗族”。傳説“僕妾慷慨去死的原因，不是因爲大義和勇敢，衹是因爲没什麽憂慮罷了”。刑罰威嚴牢獄，是仿照上天的威嚴光明及殺戮；温和慈祥恩惠，是仿照上天的生育繁殖之意。所以春天有一草枯死則是災，秋天有一棵樹開花也是怪異。現在殺死無罪的初、軍，而讓應當死的次、玉活着，和草枯樹榮相比，不也是怪異嗎？陳忠不瞭解制定刑罰的本質，而信守一時的仁義，於是廣引八議求生之説。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種情況，豈有次、玉應當被處罰的律法呢？至於大小案情按情形審理，推

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劭凡爲駮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又删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焕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緼十重。夫睹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弃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没，書記罕存。劭慨然嘆息，乃綴集所聞，著

究其本心定罪，這是爲求生，不是説別人代死就可以讓他生存的。破壞法律擾亂政治，便追悔莫及了。

應劭共作辯議三十篇，都是這一類的。

應劭又删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便上奏朝廷。《漢儀》中論道："國家大事，莫過於載籍。載籍可以决斷嫌疑，明確是非，賞罰的適當準則，的確能從中獲得，將成爲後代之人永遠的借鑒。因比膠西相董仲舒因年老有病退職，而朝廷每次有政議，多次派遣廷尉張湯親自到簡陋的住所，詢問政治的得失。於是他作《春秋决獄》二百三十二事，常常用經來應對，言辭十分詳盡了。叛逆之臣董卓，傾覆王室，燒毁典籍憲章，没有剩留，自古以來，没有比這更酷烈的了。現在皇帝向東行進，巡視許都，跨越艱險，變革圖新。臣幾代受恩，榮耀福運多而久，私下不自量力，貪心希望能稍對國政有所補益，於是撰寫了《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共二百五十篇。删去重復，簡約文字。又集辯議三十篇，按類排列，共八十二事。其中見於《漢書》的二十五，《漢記》四，都删修潤色，以完備本體。其中二十六，博采古今宏偉之士，文章明亮，德義值得觀覽。其他二十七，是臣所創作的。豈敢自認爲一定符合道旨，衹不過心中有所感憤，藉手渲泄而已。從前鄭人把乾鼠當作璞玉，賣到周；宋的愚夫也把燕石當作珍寶，用十重丹黄色的布縫成袋子收藏好。看見的人都捂着嘴暗笑，斯文之人，不是也與此相類似嗎！《左氏》實際所説的雖有姬姜絲麻，也不拋棄陋賤者和茅草之物，也許是用以代替缺乏時使用。因此我纔敢顯露頑劣之才，側身於明哲之列的末端。雖然不足以對綱紀國政有所補益，潤澤時世太平，而觀察省覽，或許能增開皇上見聞。希望能乘日理萬機之餘暇，隨意觀看一下。"獻帝認爲很不錯。

二年，皇帝下詔拜應劭爲袁紹軍謀校尉。當時纔遷都到許，舊的典章全没有了，書籍記載保存很少。應劭感慨嘆息，於是彙集所見所聞，著

《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初，父奉爲司隸時，并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録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於鄴。

弟子瑒、璩，并以文才稱。

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諸子宦學，并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漢官禮儀故事》，所有朝廷制度，百官典式，有許多是應劭所建立的。

起初，應劭父應奉爲司隸時，朝廷下令給諸官府郡國，各獻上前人像贊，應劭於是將名字連綴在一起，録成《狀人紀》。他又論説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應劭撰寫《風俗通》，用以辨别事物類别的名稱，解釋當時世俗的嫌疑。文字雖然不典雅，但後人佩服他的廣博見聞。應劭共著述一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在當時都得以流傳。後來在鄴去世。

他弟弟的兒子應瑒、應璩，都以文才著稱。

中興初，有個叫應嫗的女人，生了四子之後成爲寡婦。她看見神光照在祭神之處，便試着伸手去摸，於是得到黄金。從此諸子任職求學，都以有才出名，到應瑒七世時一直顯赫。

霍諝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

> 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温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决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

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少年爲諸生，被舉爲明經。有人在大將軍梁商面前誣告霍諝舅宋光，認爲他胡亂改變法規條文，被判罪囚禁在洛陽獄中，遭受嚴刑拷打。霍諝當時年僅十五，便上奏記給梁商説：

> 將軍的恩德天高地厚，憐憫我舅宋光受到冤屈，先前温和公告，同意公平論斷，雖然未曾下交給吏决斷此事，已經承蒙神明照顧省察。皇天后土，的確得到了恩德之聲。私下歡呼跳躍，很是慶幸。霍諝聽説《春秋》之義，依據情理判定過失，原諒事情而討伐其意，因此許止雖然殺死國君却不判罪，趙盾因放縱賊人而被記入史書。這正是仲尼之所以垂示王法，漢世所應遵循的前賢的原則。傳："人心不同，如同人面不相同。"這大概是説大小凹凸醜美的形狀，直至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没有不如此的。性情不同，衹是在剛柔急緩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怕死樂生，也是都一樣的。霍諝與宋光骨肉之親，按道理説有相隱之嫌，説他冤屈失實，未必可信，暫且以人之常情平心論議其中的道理。

宋光是官宦子孫，遵守常規無所追求，

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絶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在州郡地位最高，每日盼望着被徵召，也没有絲毫瑕疵穢點，無故删改詔書，想要以什麽樣的名目？即使有所疑問，應該尋求便利安全之法，怎會有冒着犯死罪的危險，用來解脱細微的錯誤呢？就如同用附子充飢，用鴆毒止渴。未入腸胃，纔到咽喉就已絶命，怎能這樣做呢！從前東海孝婦受冤枉被殺，幽靈感動上天，用枯旱應和她的冤枉。宋光所犯罪，情况已經可以查清，守着朝廷這麽多年，却始終不見被受理。如果我嗟呼紫宫之門，泣血於兩觀之下，就會傷和致災，造成危害更加嚴重。凡事赦令更改，不應重又立案。以罪刑明白，尚且蒙受天恩，豈有冤枉誹謗没有證據，反而得不到受理的？這是使用刑罰寬恕有罪，而殺戮却加在被誣告和受侵害的人身上。公正不袒護，難道是像這樣嗎？聖明的將軍德盛位尊，人臣中没有第二個像您這樣的，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如能留意，迅速察明，必會有像于公加高大門那樣的福運，立刻就有和氣應和，天下幸甚。

商高諝才志，即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

梁商認爲霍諝才志很高，當即爲他上奏赦免宋光的罪過，霍諝因此名聲顯赫。

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忤。諝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儁，安定太守。

霍諝在郡中任職，被舉爲孝廉，逐漸遷升爲金城太守。他天性開明曠達篤厚，能用恩惠誠信教化誘導不同的風俗，十分受羌胡的敬服。遇上母親去世，他上書朝廷請求回家行喪禮。服完喪後，公車徵召，再次遷升爲北海相，入朝任尚書僕射。當時大將軍梁冀身爲貴戚執掌權柄，自公卿以下没人敢違背他的心意。霍諝與尚書令尹勳多次上奏他的事情，又乘面見皇帝之時陳述他的罪過。到梁冀被殺後，桓帝嘉獎霍諝的忠心和氣節，封他爲鄴都亭侯。他前後多次堅持辭讓，皇帝不同意。後出任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爲少府、廷尉，在職位上去世。他的兒子霍儁，任安定太守。

爰延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黄人也。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黄人。清苦好學，有

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

通曉經學教授的才能，他天性質樸誠實，說話不多。縣令隴西牛述喜好士且知人，他以禮請爰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他們常常一同談話討論。後來命史昭以他爲鄉嗇夫，仁義教化大大風行，百姓衹知嗇夫，不知郡縣之官。在職二年，州府以禮相請，不去。桓帝時被徵爲博士，太尉楊秉等推舉他爲賢良方正，再次遷升爲侍中。

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

皇帝在上林苑游玩，隨隨便便地問爰延說："朕是怎樣的君王？"爰延回答說："陛下是漢中等程度的君王。"皇帝說："憑什麼這麼說呢？"爰延回答說："尚書令陳蕃負責政務則國家得以治理，中常侍黄門干預政治則混亂，因此而知道陛下可以與賢人一同行善舉，也可以與奸人做錯事。"皇帝說："昔日朱雲當廷折斷欄檻，如今侍中當面說朕的不是，朕恭敬地聽到不足了。"拜爰延爲五官中郎將，轉爲長水校尉，遷爲魏郡太守，徵召拜爲大鴻臚。

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静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强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灾。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俗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

皇帝把爰延當做儒生，常常特地宴請召見他。當時太史令告訴皇帝說客星經過帝星座，皇帝秘密地向爰延詢問此事。爰延因此上密信說道："臣聽說天子尊無爲上，因此天把天子作爲子，位在臣子百姓之上，威震四海。一舉一動都遵守禮制，那麼星辰都按次序運行；如果心存邪念，那麼星辰運行就會錯位。陛下因河南尹鄧萬在陛下未登基前與陛下有交情，便封他爲通侯，對他的恩惠比公卿還重，比宗室還多。時常召見，與他進行博戲，上下輕慢，有損陛下的尊嚴。臣聽說，皇帝左右的人，是用以咨詢政務德行的。所以周公告誡成王說'慎其朋黨，慎其朋黨'，意思是說交往要謹慎。從前宋閔公與有權勢的大臣一起博戲，將婦人排列在側旁，常行此無禮之事，以致産生大禍。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一同寢居，封高官行重賞，情欲從不滿足，於是産生驕縱淫逸之心，做不義之事，最後延年被殺，韓嫣服其罪。喜愛便不覺得他的過錯，厭惡他則不知他的善行，所以做事多放縱無節制，百姓産生怨恨之情。所以做帝王的賞賜他人一定符合他的功勞，封他人爵位一定能表明他的德

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玩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

行。與善人在一起，則每日聽到好的訓導；與惡人交往，則每日都產生邪念。孔子說：‘與三種人交往有益，與另三種人交往有害。’邪惡之臣迷惑國君，淫亂之妾危害主人，用不應該說的話討君王的歡心，用不該做的事使君王習以爲常，因而使得人君不能遠離他們。仲尼說：‘惟有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恨。’這大概是聖人高明的告誡！從前光武皇帝與嚴光同寢，上天顯示的異常現象，當天傍晚就出現了。憑着光武帝的聖德，嚴光的高尚賢德，君臣共處，尚且降下這種變異，何況陛下如今所寵幸的，是以下賤爲高貴，以卑微爲尊貴呢？希望陛下遠離讒諛之人，接納忠直之士，削除左右之人的權力，制止宦官造成的弊端，使積累的善與日俱增，奸邪逐日消滅，這樣天災便可消除。”皇帝看閱了他的奏章。他藉有病自己上書，乞求退職回家。靈帝又特地徵召他，他没有去，後因病去世。

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

子爰驥，任白馬令，也被稱爲有德之士。

徐璆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稍遷荆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勢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污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黄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官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父徐淑任度遼將軍，在邊城很有名氣。徐璆年少博學，受到公府徵召，被推舉爲高第。逐漸遷升爲荆州刺史。當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憑藉權勢放縱過度，貪污數億。徐璆正到他所在之州府任職，太后派中常侍將張忠托給徐璆。徐璆回答說：“臣爲的是國家，不敢聽從太后的命令。”太后大怒，隨即徵召張忠爲司隸校尉，以此相威脅。徐璆到州後，舉奏張忠貪污一億多，派冠軍縣給大司農送文書，以便公開張忠的事情。又上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貪污行爲的人，他們全被按刑律加以處罰，徐璆大長了威風。中平元年，徐璆與中郎將朱儁在宛攻打黄巾軍，打敗了他們。張忠怨恨徐璆，與那些宦官捏造罪名，徐璆於是以有罪被徵還。但因有破賊的功勞，得以免官回家。後又被徵召，遷爲汝南太守，轉爲東海相，所到之處教化大行。

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

獻帝遷到許，徐璆被徵召任命爲廷尉，應該到京師去，但路上被袁術劫去，授給徐璆上公之

位。璆乃嘆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盗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温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隊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

位。徐璆於是嘆息説："龔勝、鮑宣，他們是怎樣的人呢？若强迫則一定去死！"袁術不敢强逼他。袁術死軍敗，徐璆得到袁術偷的國璽，回到許時，上交給朝廷，并且將以前所管轄的汝南、東海二郡的印綬一起交上去。司徒趙温對徐璆説："您遭受大難，仍保存它嗎?"徐璆説："從前蘇武被困在匈奴，不扔掉七尺之節，何况這方寸之印呢?"

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徐璆後被拜爲太常，被派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曹操要將丞相位讓給徐璆，徐璆不敢當。後在官任上去世。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

論曰：孫懿因高明被忌恨，因此被用陰謀欺騙；翟酺藉欺詐多次通達，然而却以直諫告終。難道天性智能自有周密褊狹，先後的需要標準不同嗎？應氏七世以才學聞名，而應奉、應劭文采興盛。至於撰著篇籍，鑒别整理奇異之事，雖説是小的技術，但也有值得觀賞的。爰延、徐璆應對辯正，却從不犯頂撞皇帝的錯誤，這説明語言的藝術的確不能廢止啊。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二應克聰，亦表汝濆。翟酺詐懿，霍諝請舅。延能訐帝，璆亦忤后。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聞名。二應聰穎，揚名汝畔。翟酺詐懿，霍諝請舅。爰延能諫帝，徐璆能頂撞太后。

後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争不合去。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他的祖先是從魏郡元城遷徙來的。王充少時喪父，鄉里都稱贊他的孝順。後來到京師，在太學學習，拜扶風班彪爲師。他喜好博覽群書而不拘守章句。家貧没書，常到洛陽市集中走動，閲讀那裏賣的書，看一遍便能背下來，於是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回到鄉里，隱居教書。在郡中任功曹，因多次諫諍不合而辭職。

充好論説，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絶慶吊之禮，户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王充愛好議論辯説，開始好像是詭辯，最終却是有理有據。他認爲世俗儒生拘泥文字，常常失去真正的含意，於是便閉門思索，回絶慶賀吊唁之類的禮節往來，門上窗上墻壁上都放置刻刀刻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説明事物類别的異同，糾正當時世俗的疑問。

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刺史董勤徵召王充爲從事，轉爲治中，他自我免職回家。同郡友人謝夷吾上書引薦王充才學很高，肅宗特詔令公車徵召他，但因病没去。年近七十歲時，神志精力衰弱耗盡，於是著《養性書》十六篇，節制嗜好欲念，安神自守。永元中，病逝於家中。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年少好學，有志氣節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習俗鄙視平民百姓，而王符没有舅家，因此被鄉人看不起。自和、安之後，世俗傾向交往官宦，當權者相互引薦，而王符却獨獨耿直不與時俗相同，因此没有晋升。他心情和意志積蘊不平

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和憤恨，於是隱居著書三十多篇，用以譏諷當時的不良之事，又不想顯露自己的名姓，於是稱爲《潛夫論》。其中批評指責事物，足以看出當時風俗及時政，下面收録五篇。

《貴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争襲之，誠可傷也。

《貴忠篇》説：

帝王所尊敬的是天，皇天所愛護養育的是人。現在君王授給大臣以重位，掌管上天所愛的人，怎可以不安定和給他們好處，供養和救濟他們呢？因此君子任職則想着對他人有利，可以見到皇帝則想着推薦賢人，因此居高位而下面不怨恨，在前而在後者没有不滿。《尚書》稱“上天的工作人替它完成”。君王依照上天建立官制，因此聖明君王不敢因私情授官爵，忠臣不敢無功接受官位。偷别人的財物被稱爲盜，何况偷天官用以滿足自己的要求呢！侵犯他人之罪，必定加以誅罰，何况是違背上天，能没有災禍嗎？五代之臣，依照正確的禮制侍奉國君，恩澤涉及草木，仁愛遍及各處，因此福運流傳，延續百世。末世之臣，衹知諂媚君主，不想着順應上天，衹依靠殺戮討伐。白起、蒙恬，秦認爲他們有功，而上天則認爲殺害；息夫、董賢，主人認爲他們是忠，而上天則認爲他們是强盜。《易經》上説：“德少却地位高，智慧少却謀劃大，很少不致災禍的。”因此德與地位不相稱，禍害必嚴重；才能不相稱，遭殃更大。竊取官位之人，上天奪去他們的明智。即使有明察的天資，行仁義的志向，一旦富貴，則背棄親人舊友，喪失他的本心，疏遠骨肉之親而親近小人，遠離知己友人而厚愛犬馬，寧可看着萬貫錢財腐敗，却不肯借給人一錢，明明知道倉中堆積的糧食腐爛，也不肯借給他人一斗，骨肉之親人怨恨，百姓到處有怨言指責。前人因此而失敗，而後人却争相蹈覆轍，實在是令人傷心。

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

縱觀從前歷代貴人的用心，與嬰兒有什麼不同呢？嬰兒有通常的病症，貴臣有通常

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

的災禍，父母有通常的失誤，君王有通常的過失。嬰兒通常的病，是吃得過飽；貴臣通常的禍害，是受寵過多。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多則導致驕傲的毛病。愛子而害他，使臣下驕縱而毀滅他的情況，絶不是少有的。處罰至極的，有死於牢獄之中，被斬於都市的，這不是於天無功，對人有害嗎？鳥因覺得山低而在其山上築巢，魚認爲泉淺而在其中打洞，但最後都因餌食而被捕捉。貴戚之人因希望他的宅吉利而起好名，想要他的門堅固而製作鐵的轉軸，最終他們破敗的原因，不是因爲苦於禁忌少及門轉軸的朽壞，而是常常敗於聚斂財貨和竊位驕縱而已。

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不上順天心，下哺育百姓與事物，却想憑着各人的智力，私下玩弄君王的威嚴，違背天地意願，欺騙神明。處累卵那樣危險的境地，却希圖泰山那樣的安穩；做目光短淺之事，却想得傳世之功績。豈不是太糊塗了！豈不是太糊塗了！

《浮侈篇》曰：

《浮侈篇》說道：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并至，則民安能無奸軌？奸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并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

王者以四海爲家，以萬民爲子。一夫不耕種，天下之人便會因此挨餓；一婦不織，天下之人便會因此受凍。如今世俗捨棄根本的農業，而去經商，牛車馬車，塞滿道路，雕鏤之物，都邑之内到處都是，務農者少，從事生産之外活動者多。“商城翼翼，四方之中。”如今察看洛陽，經商者資財比務農者多十倍，游手好閑者又比經商者財多十倍。這是一夫耕種，百人食用，一婦養蠶種桑織布，百人穿衣，一人供百人，誰能供得起！天下百郡千縣，集市城邑以萬數，都是這樣。根本之業難以供給從末業之人，百姓怎能不飢寒？飢寒同至，百姓怎能不做越軌之事？越軌之事繁多，吏怎能不使用嚴刑酷法？嚴刑酷法不斷施行，百姓怎能不愁苦怨恨？愁苦怨恨者多，那麽災禍迹象都會出現。下民没有依靠，上天降災，那麽國家就危險了。

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强，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貧窮萌生於富貴，弱萌生於强，動亂由教化萌生，危機來自安定。所以聖明君王統治百姓，擔憂慰勞他們，教誨他們，防微杜漸，斬斷他們的邪念。因此《易經》贊美用制度加以節制，不損失財物，不傷害百姓。《七月》詩中，教導百姓生産生活之道，周而復始。由此來看，人本來就不可以没有拘束的。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奸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

如今的人過分講究衣着，在飲食方面很奢侈，從事空談且習慣於欺蒙。有的以圖謀不軌兼并爲業，有的以游戲賭博爲業。青壯年不扶犁耕作，却懷裏揣着彈弓，携手上山遨游，有的喜歡取土製成丸賣給他們，而這些對外不能抵禦寇盗，對内不能禁止鼠雀。有的製作泥車瓦狗各種玩物，用巧技欺詐小孩，這些都没有什麽用處。

《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奸人所利，盗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詩經》譏諷“不織紡她的麻布，却在集市上歌舞”。又婦人不製作酒食，養蠶織布，却學習巫祝，敲鼓跳舞事奉神鬼，以此欺騙小民，蒙騙百姓妻女。體弱多病之家，心中憂憒，容易恐懼。致使安逸之時奔走，離開正宅，行於崎嶇路旁，飽受風寒使奸人得利，被盗賊所傷。有的增多禍患加重迷信，致使死亡，却不知是被巫所欺誤，反而恨侍奉神太晚，這是嚴重的妖言惑衆。

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虚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

有的在絲織品上作畫，寫上祝禱的言辭；有的使用虚僞的花言巧語，希望能得到福運；有的浪費地撕開彩色的絲織品，使它們寬寸餘；有的裁斷衆多的絲綫，繞在手腕上；有的剪裁彩色的紗，縫成幡子。這些都耗費上百的細絹，用功千倍，破壞牢固的東西做成没有用的物品，用簡易换就艱難，白吃好的糧食，浪費大好時光。山林經不住野火燒，江海灌不滿漏的酒器，這些都是應該禁止的。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

從前孝文皇帝自己穿打獵用的粗厚絲織物，革鞋皮帶。而現在京城的貴戚，衣服飲食，車馬住宅，奢侈的程度超過了制度，這

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綉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輧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并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

本來也很過分了。而且他們的僕從侍妾，都穿戴花紋彩色裝飾的衣裳，錦綉美麗，數升葛子布，筩巾女子布。犀象珠玉，琥珀玳瑁，山石紋飾，金銀交錯鑲鏤，極盡華麗奢靡，相互誇耀。那些嫁娶者，駕着長數里的有帷幕的車，滿道都是丹黄色的幕布，奴僕侍童，走在車兩旁引路。有錢的力争超過别人，没錢的因比不上他們而感到羞耻，一頓飯所花費用，耗盡畢生家業。古人必須是帝王纔能穿絲織品和乘車馬，如今雖不能復古，也應命小民簡略地遵用孝文帝的制度。

古時下葬，用木柴加厚喪衣，葬在野外，不築墳不種樹，服喪期没有定數。後世聖人换成棺槨，用桐木爲棺，葛蔓三束，下不及泉，上不漏味。中古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類，適應各地水土，使用膠漆，使它足够堅固，足以任用，如此而已。如今京城貴戚，一定要江南的檽梓豫章之木。邊遠地區下葬，也競相仿效。檽梓豫章，生在遥遠的地方，從高山上砍伐來，進入幽谷，入海經過淮水，逆黄河、洛水而上，工匠雕刻，連日累月，聚衆而後動工，動用很多牛而後到達，重近千斤，動用萬人，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行動萬里費力且傷害農稼。古時築墓而不修墳，中古時修墳而不崇高。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潰，弟子請求重修，夫子流着淚説："古人不修墓。"到孔子之子孔鯉死時，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都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低而德行最高。如今京城貴戚，郡縣豪門，生時不極力供養，死後便大肆發喪。有的甚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建立祠堂廬舍，竭力奢華。考察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不是不忠，曾子不是不孝，他們認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不依靠車馬陪葬。從前晋靈公賦税多而且雕墻，《春秋》不把他當作君王；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認爲他們不配爲臣。何况那些百官

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况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士庶，怎可奢侈超過主上，越過天道？

《實貢篇》曰：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絶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虚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顔、冉，詳核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

《實貢篇》道：

國家因賢者興盛，因諂媚者衰敗；君王因忠臣安穩，因佞臣而危險。這是古今通常的論斷，現時人所共知的。然而國衰君危，接連不絶，難道當時没有忠信正直之士嗎，實在是他們的道得不到施行而已。十步之間，必有茂盛的草；十室之城，必有忠信之士。所以混亂的殷有三位仁義之士，小衛多君子。現在以大漢廣大的土地，士民之繁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正直，然而却官中没有善良的吏，位上没有正直的臣。這哪是没有賢人，實在是因爲任用不合事理。有志於道者很少有同道，追逐世俗之人却有很多同類，因此朋比爲奸，背離樸實而趨於浮華。那些貢士，不再依他的實際，衡量他的才能操行，衹是虚造聲望名譽，妄自豐滿自己的羽翼。大略計算他們所推舉的，每年近二百人。看他們的介紹，都有與顔、冉相同的德行，但認真考察他們的才能，却很少達到中等水平，都是務求升官，相互吹捧推舉。士貴在使用，不必求全責備。所以四友雖好，但才能各有所長；三仁全在，做事各有所專。輔佐高祖的人，都是來自滅亡的秦；光武得到的士，也藉助於殘暴的莽。何况太平之時，却怎能説没有士呢！

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核以實，其有小疵，勿强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

明君的詔令像呼聲，而忠臣的應和像回響。長短大小，清濁快慢，一定相呼應。况且用石治玉，用鹽水淬金屬，用魚洗錦，用灰浣布。物本來就有用賤治理貴，用醜點化好的性質。有智者取長棄短，以此完成他們的功業。現在若使貢士必須經過考核，其中有小毛病的，不要强加修飾，不談出自何人推舉，因材施用，那麽蕭何、曹參、周勃、

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吴、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韓信之輩，怎能不得到，吴漢、鄧禹、梁統、竇融之類，蹺足可待。孔子説："没有去想，有什麽遠的呢？"

《愛日篇》曰：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暗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

《愛日篇》道：

國家之所以成爲國家，是因爲有百姓的原因。百姓之所以成爲百姓，是因爲有糧食。糧食之所以能豐産，是因爲有百姓的勞作之功。勞作之功之所以能成就，是因爲日光的功勞。教化之國日光舒適長久，因此那裏的百姓閑暇而且力量有餘；動亂之國日光急促短暫，所以百姓困頓而力量不足。舒適長久，不是説太陽不落，而是指君王聖明百姓穩定因而力有餘。急促短暫，不是説分度減損，而是指上昏庸下動亂，力量不足。孔子稱"已經衆多則使他們富裕，富裕了便教化他們"。所以禮義産生於富足，盜竊産生於貧窮；富足産生於寬鬆閑暇，貧窮産生於没完没了。聖人深知力是百姓的根本，國家的根基，所以努力省免徭役，使他們愛惜日光。所以堯告誡羲和，敬重這昊天，恭敬地授與民時。明帝時，公車因反支日不接受章奏，帝聽説後責怪説："百姓荒廢農桑，遠道而來到朝廷，反而却又拘泥於禁忌，這哪裏是爲政的本意呢！"於是便廢除了這一制度。如今受冤百姓仰望朝廷希望能得到申訴，而擔任官職的令長們以神自居，百姓荒廢農桑而趕赴郡府朝廷，道路之上連續不斷，不到申時不許通過，意氣不相投則不爲之引見。有的人連日累月，輪换探視；有的轉請鄰里，贈糧應付。没有時間進行勞作，天下怎能没有因此而受到飢餓的人呢？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橈，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橈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

孔子説："打官司我同一般人一樣。"由此而言，中等才能以上的人，足以議論是非曲直，鄉亭部吏，也有擔任決斷的人，然而却有許多的冤屈，或許是有原因的。理直則依仗正義而不屈服，理虧則諂媚而行賄。不屈服因而對吏便無恩情，行賄則使執法中有私情。如果案判被推翻，吏應受到牽連，吏

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庭。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奸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盗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虚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奸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强禦，而奸猾之黨横加誣言者，皆

因應受牽連的緣故，不得不在審判庭上作假。以羸弱小民的孤單，而與豪吏對證，怎能不冤屈呢？縣接受的是吏的言辭，因此與他們相同。如果案子出現反覆，縣也應受牽連，縣因應受牽連的緣故，而排解到郡。以一百姓之輕，而與一縣打官司，他的理能得以申明嗎？如果事情又有反覆，郡守也要受牽連，郡守因受牽連之緣故，而在州裏排解。以一百姓之輕，與一郡對質，這案子能取勝嗎？既然州中不肯受理，因此纔遠道而來到公府。公府又不能仔細考察，因此便延遲時間。貧弱之人堅持不了十天，而豪强富足者可堅持千日。如果像這樣打官司，什麽冤屈能得以申訴呢？正直之士心懷怨恨而得不到申訴，狡猾之吏行奸邪越軌之舉却不被定罪，這就是爲什麽小民容易受侵害，而天下爲什麽多困窮之人的原因。

暫且除去上天感應所降之災，衹以世人體現在花費功效的事情上而言。從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打官司的百姓，與官府有關之事，連續不斷檢查核對的人，每天得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相幫，這便有三十萬人每天荒廢他們的工作。以中等農户計算，則每年有三百萬人因此而受到飢餓。盗賊如何消滅，太平從何處而來呢？《詩》："不要想去作亂，誰家没有父母？"百姓不足，君如何能足？怎能不好好想想！怎能不好好想想！

《述赦篇》道：

凡治病者，必然知道脉的虚實，氣鬱結之處，然後爲病人開處方，所以疾病可以痊愈而壽命因此延長。國家掌權者，一定要先知道百姓爲何痛苦，禍害從何而起，然後加以禁止，因此奸邪可以堵塞而國家可得安定。如今傷害百姓最重的，没有比多次赦免贖罪更大的了。赦免贖罪次數一多，則惡人猖獗而善人受到傷害。用什麽來説明呢？那些謹守敕令之人，自身不爲非作歹，又爲官正直，不避强敵，而奸猾之人横加誣皺之言

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奸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概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得討，遭盜者睹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的原因，都知道不久就會被赦罪的緣故。善人君子，受到侵害怨恨而能到朝廷自我申辯的，一萬中也没幾個人；而這幾個人中能得到過問的，一百人中不過一人；雖能與尚書相對但却無任何結果被遣走的，又有十之六七。那些輕薄奸惡越軌之人，已經因有罪被法辦，怨恨他們的人希望他們被處死，以解除積聚的憤恨，然而他們却都受到了赦免釋放，這使惡人興高采烈到處大肆誇耀，盜人服飾者穿戴贜物往來物主門前，孝子看見仇人而不能復仇，被盜者看着自己的物品却不敢取回來，没有比這更痛苦的了！

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奸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奸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民，以成大化，非以養奸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絶。何也？凡敢爲大奸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奸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不除雜草則會傷害禾苗莊稼，對奸邪不軌者恩惠則傷害良民。《尚書》："文王制定刑罰，處罰有罪而不寬赦。"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好傷損他人的肌膚，減少他人的壽命；爲的是威嚇奸人懲戒惡人，鏟除害人之人。所以經稱"上天命有德之人，五服五章，上天討伐有罪，五刑五用"；《詩經》諷刺説"他應有罪，却反而放了他"。古時惟有最初受命的君王，承接極端的大亂，寇賊奸軌之人，難以被法禁止，所以不得不有一個赦免，給與他們更新的機會，養育萬民，以完成大的教化，不是爲了養育奸人救活罪人，放縱違背天意民心的巨賊。本性邪惡之人，是百姓中的豺狼，雖然被放歸入山澤，但終無悔改之心。早晨他們脱離了重梏，到晚上便又會因重犯罪而被囚禁，嚴明的令尹，也不能使他們斷絶。爲什麽呢？凡是敢做大壞事的人，必有超過衆人的才能，而又能自己諂媚上司。多多散發靠欺騙得來的錢財，奉獻上諂媚的言辭，輾轉相互驅使，如果没有第五倫那樣的廉潔正直，誰能不回頭去看看呢？議論的人常常説："長久不赦則奸軌之人更囂張而吏不能制止，應該多次寬赦有罪之人以消解散除。"這是不明白政治動亂的本源，不考察禍福是如何産生的。

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

後來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回安定，同鄉中有人靠錢財得以任雁門太守，也離職回家，并持名

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書拜見皇甫規。皇甫規卧着不起身迎接，當那人進來後便問："你先前在郡中吃雁覺得味道好嗎?"不久，又報王符來到府門前。皇甫規平素聽説王符的大名，便慌忙起身出迎，連衣帶都來不及穿上，拖着鞋便迎上前，拉着王符的手往回走，與王符坐在一起，十分歡快。當時人説他是："衹見二千石太守，不如見一穿大袖單衣之人。"指的是書生以道義爲貴。王符後來一直未再任職，在家中去世。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閒，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年少好學，廣泛地閲讀書籍，富於文辭。二十多歲時，在青、徐、并、冀之間游學，與他交友的人都認爲他很奇特。并州刺史高幹，是袁紹的外甥。他平素重視有名之人，招攬四方游士，士常常投奔依附他。仲長統過訪高幹，高幹對他很友善，向他請教當時的事情。仲長統對高幹説："你有雄偉的志向却没有雄才，愛好士却不會選擇人，這是你應該注意的。"高幹自覺不錯，没接受他的意見，仲長統於是離去。不久，高幹以并州爲根據地叛亂，最後失敗了。并、冀之士都因此認爲仲長統很不一般。

統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娱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

仲長統生性卓異不凡，敢於直言，不拘小節，緘默言談無常，有的當時人稱他爲狂生。每次州郡奉命徵召，他都稱病不去。他常常認爲凡是游説帝王者，都是想要立身揚名而已，然而名不常存，人生容易消亡，悠閑自得，可以自娱，想卜居清静空曠之處，以滿足自己的心志，他談論此事説："如果使我居住的地方有良田大宅，背靠山面對流水，溝池環繞，竹樹遍布，場圃修築於前，果園栽種於後。車船足以代替腿脚度過艱險，足以使四肢得到休息。供養親人有各種珍奇佳肴，妻兒没有勞動的辛苦。好友雲集，則準備酒菜使他們高興；良辰吉日，則烹羔羊小豬奉供給神。從容自得於畦苑之間，游戲於平原林木之中，洗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射高鴻。吟誦於舞雩之下，歌咏着回到高堂之上。安心於内室之中，思考老氏的玄虚；呼吸精華和氣，尋求至人之大體。同通達者數人，論道講書，俯仰天地

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羡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迹，蟬蜕亡殻。騰蛇弃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弃“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説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歲。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争者競起焉。于斯之時，并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

之間，交錯綜合人物。彈奏《南風》之雅曲，發出清商之妙音。逍遥一世之上，傲視天地之間。不受當時責任，永保性命的期限。如此，則可以凌雲霄，超出宇宙之外了。怎還羡慕帝王之門呢!”又作二詩，以表現他的志向。詩文説：

飛鳥留下踪迹，蟬蜕留下空殻。騰飛的蛇遺棄鱗片，神龍失去它的角。至人能變，通達之士超俗。乘雲没有轡，騁風没有足。垂落的露珠形成幃，散布的雲氣形成幄。夜間的水氣做餐，白天的太陽做燭燈。恒星當作光艷的珠子，朝霞就像瑩潤的玉石。天地四方之内，隨心所欲。人間之事可以遺棄，有什麽可不安的呢?

大道雖然平坦，能察覺隱微之事的人却很少。任意做事没什麽是非，適宜之事也没什麽可否。古往今來，曲曲折折如同鏈鎖。何必要考慮許多，最主要的還在於自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分散《五經》，毁棄《詩經》“風”、“雅”。百家雜碎之論，全部燒掉。立志栖於山上，游心於大海。元氣作舟，微風當船尾。翱翔於天空，任意游樂。

尚書令荀彧聽説過仲長統的名聲，覺得他很不一般，推舉他爲尚書郎。後參預丞相曹操的軍事。每當談論起古今及當時的世俗之事，常常發憤嘆息。於是便撰寫名爲《昌言》的論著，共三十四篇，十多萬字。

獻帝遜位那年，仲長統去世，時年四十一歲。友人東海繆襲常常稱贊仲長統的才學文章足以繼承西京的董、賈、劉、楊。現在簡略選取他的書中有益於政治的内容，簡要地記載一些。

《理亂篇》：

那些承受天命的豪傑，出現在天下尚未分裂之時。天下没有劃分，因此争戰之事不斷出現。在此之時，他們都假藉天威，占據封國，擁有軍隊與我較量才智，依靠勇力與我争雌雄，不知去就，疑惑誤導天下之人，很難去計算有多少。鬥智者都技窮，鬥力者都失敗了，情形不堪重新相比，權勢不足以

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

再次較量，這纔俯首就擒，歸附在我的管制之下。有的人曾經是我的尊長，有的曾與我是同輩，有的曾俘虜過我，有的曾囚禁過我。他們都很憂傷，都在心中詛咒，慶幸我的失敗，因而可以使他們重振精神，哪裏肯一輩子就此認命呢？

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

到繼君位之時，民心安定了。普天之下，依靠我而得以生存養育，因我而得以富貴，安居樂業，長輩養育子孫，天下平定，都歸順於我了。豪傑之心已經斷絶，士民之志已經安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在此之時，即使是下等愚笨之人居高位，也能使恩同天地，威同鬼神。暴風雷霆，不足以比喻他的怒氣；陽春時雨，不足以比喻他的恩澤；周、孔數千，無法與他比聖；賁、育百萬，無處再發揚他們的勇力。

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抵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説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并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仇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那些繼位的愚蠢的君主，見天下没有人敢違背他，便自認爲可以像天地那樣不會消亡，於是便任意按他的嗜好去做，放縱他的邪欲，君臣放蕩，上下共同作惡。眼觀盡角抵之戲，耳聽盡鄭衛之聲。入則沉湎於婦人之中，出則馳騁田獵。荒廢政務，遺棄人物，縱逸滿流，無所不用其極。相信任用親近愛護的，都是奸佞諂媚取悦於己之人；寵幸隆貴豐厚者，都是后妃姬妾之家。使餓狼守庖厨，飢餓之虎看管欄中豬，直至煎熬天下脂膏，劈活人的骨髓。怨恨無聊，禍亂并起，中原混亂，四夷侵略叛亂，土崩瓦解，一朝而散去。昔日那些被我養育的子孫們，現在全是飲我血的寇仇。到了福運權勢喪失，仍不覺悟的，豈不是富貴産生不仁，沉溺導致愚笨？存亡因此交迭替代，政亂從此周而復始，天道通常如此而不變化啊。

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

又掌管政權的人，大多用權宜之計，因

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閒，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横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弃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局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奸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温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而不能考慮賢愚的不同，以開啓盛衰之命運。現在不如古時，由於時間長久而更加嚴重，怎能不如此呢？漢興以來，相互之間同爲編户齊民，然而靠財力相助君長的，歷代不知有多少。而那些清貧廉潔之士，徒自在茨棘之間受苦，對風俗没有任何的影響。豪門大户的居室，連在一起共有數百棟之多，野外到處是肥沃的田地，奴婢上千，徒附上萬。駕船乘車做買賣，四方都是；廢棄囤居積聚貯藏，都城到處都有。珍奇寶物，巨大的房屋都容不下；馬牛羊猪，山谷都無處容納。妖艷的童僕漂亮的婢妾，裝滿了綺麗的屋室；歌伎舞伎，布滿寬大的廳堂。等待接見的賓客不敢離去，車騎交錯却不敢進入。牛羊猪肉，多得吃不了而有壞味；清醇的美酒，因喝不完而變質。人們跟隨着他的目光而移動視綫，人們隨着他的喜怒而思慮。這都是公侯的樂趣，君長的優遇。如果能運用智謀欺騙，則可以得到以上的地位；如果能得到這些，人們不認爲他們有罪。源頭打開而水横流，路開闢則四處通達。要求士捨棄榮耀歡樂而居於窮苦，放棄放鬆安逸而追求束縛，有誰肯去這樣做呢！亂世長而平安之時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頓貧賤。當君子困頓貧賤之時，曲身背對高天，小步急行於厚地，仍害怕有鎮壓的災禍。到了清平之時，則又進入矯枉過正的法度之中。老的老了，趕不上寬裕豐饒之時；年少的正值壯年，將又在衰亂之時貧困。這使奸邪之人握有無窮福運利益之權，而善良之士被不赦之罪牽扯住。衹要眼能分辨顔色，耳能分辨聲音，口能分辨味道，體能分辨冷熱的人，都將會把美好廉潔當作避諱醜惡，運用智謀巧計來避開它。何况怎肯有人安於此而且很高興的呢？這是後世人主所有的過失。

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

從前春秋之時，是周氏的亂世。到了戰

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閒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國，則更嚴重了。秦政藉兼并之權，放縱虎狼般的心腸，屠殺天下，殘害百姓，暴虐不止，以此招致楚漢交兵之苦，比戰國時期還要嚴重。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算他們所殘害殺死的人數，又幾倍於秦、項了。直到現在，名爲都城而空空無人居住，百里斷絶没人的情況，不可勝數。這又比滅亡新時更嚴重了。可悲啊！不到五百年，出現三次大劫難，此間出現的戰亂，還没有計算在内。變亂使得更加猜疑，後來更加酷烈，由此往下推，可直到全都滅絶了。唉！不知來世聖人挽救這種情形，將采用什麼樣的方法？又不知上天如果使此氣數完結，又想到何處去呢？

《損益篇》曰：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玩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奸，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凋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

《損益篇》：

行爲對時事有利，制度對事物方便，這樣的事情可以去做。與必然的事相悖，對時事違背的法令，這樣的事情可以改變。所以在古時施行有成效，但用於現在却没有功效的，不能不改變。改變却不如從前，變换却經常失敗的，也不能不恢復以前的。漢朝初興，封皇室子弟爲王，將士民之命委托給他們，授與他們生殺大權。於是他們驕縱放肆，貪欲無厭。魚肉百姓，以滿足他們的欲望；親族亂倫，以滿足他們的情欲。上有篡權叛逆不軌之奸邪，下有暴亂殘賊之傷害。儘管憑着親屬的恩情，但或許是源流形勢使他們如此的。降爵位削減土地，逐漸剥奪，最後至於坐食俸禄而已。然而他們污穢的行爲，淫逸昏庸的罪行，仍然還是很多的。所以使他們的根基淺薄，減輕對他們的恩義，他們仍憑着目前的權勢，收取士民的財物。何況獨掌國家大權，擅自傳給後嗣，怎可鞭笞叱咤，而使他們完全聽憑我的使唤呢？現時政務破敗，風俗變易，純樸之風已經喪失，智謀已經出現。越出禮制的防範，在貪欲方面放縱久了，本來就不能授與權柄，賦

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横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户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

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托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

予可依仗的勢力。所以收回他們幾代的權柄，對付他們放縱驕横的勢力，良善者早日晋封，不善者早日除去，因此朝廷之外没有被埋没之士，朝廷之内没有專權擅政之人。這種變易的好處，是可以推行下去的。

井田之變革，豪强之人經商，館舍遍布州郡，田畝連接封國。身無一官半職，却私自穿戴有日月星及山龍圖紋的服飾；没有擔任編户的一伍之長，却有千室名邑同様的勞役。榮耀享樂超過封侯，權勢與太守縣令相等。財産自己經營，犯法不必服刑。刺客及不怕死之人，都來爲他賣命。以致使那些力弱少智謀之人，即使被子破了帷帳壞了，死了人寄放在那裏而不能收殮，冤枉窮困，不敢自己申訴。雖然這也是因爲法網疏漏，但也有分田没有限制而造成的原因。現在想要整治太平綱紀，建立至化的根基，使民衆不平均的財産等同一致，匡正奢侈的風俗，這不是實行井田制所該出現的。這一改變有所失敗，應該加以恢復。

肉刑廢除，輕重没有區分，减死罪則爲髡鉗，减髡鉗則爲鞭笞。死者不能復生，而髡刑對人没有傷損。髡鉗鞭笞不足以懲罰中等罪行，怎不至於死地呢！偷竊鷄狗，男女私奔，美酒賄賂，謬誤造成的傷害，都不足以處死刑。殺死則太重，髡刑又太輕。不制定適當的刑罰來符合他們的罪，那麼法令怎能不參差不平，殺害生命怎能不過分錯誤呢？如今擔心刑罰太輕不足以懲罰惡人，則藉增加臟物以定罪，假托有疾病而殺死。法律條文没有準則，名實不相符，恐怕這不是帝王的通法，聖人的良制。有人説：對惡人過分用刑，可以；對善人用過了刑，這怎能恢復呢？答道：如果從前的政策，未曾錯殺過善人，那麼現在有罪而不處死，是忍心殺人，而不忍心對人施刑。如今使五刑有次序，輕重有定數，科條有秩序，名實相符，如果不是殺人叛亂禽獸之行十分嚴重的，都不要殺。繼承周氏的秘典，接續呂侯的善

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刑，這又是應該恢復的好辦法。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核才蓺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易經》說："陽一君二臣，是君子之道；陰二君一臣，是小人之道。"然而少的，是在他人之上；多的，却是作爲下屬的。一伍之長，他的才能足以統領一伍；一國之君，他的才能足以掌管一個國家；天下之主，他的才能則應足以統治天下。愚笨之人被智者役使，如同樹枝附着於樹幹，這種道理是天下慣常的法則。統治國家而分配人員，設立政權而分配事情，人離得遠則難以安撫，事情聚多了就難以處理。如今距離遠的縣，有的相距數百千里，雖然有許多山陵沼澤，仍有可以住人種莊稼的地方。應該重新制定那些境界，使遠的郡縣不超過二百里。明確名籍以便檢閱，審察什伍以便相互連持，限定夫田以便阻斷兼并，制定五刑以挽救死亡之人，增加君長以興政治，加速農業桑業以豐富聚積，除去商業以便集中從事農業，敦促教學以轉變性情，表彰德行以改善風俗，考核才能以授以適當的官職，挑選精悍之人以練習征討田獵，檢修武器以作戰守之準備，嚴格禁令以防止差錯，確切實施賞罰以明確懲處和鼓勵，糾劾玩世不恭以杜絶奸邪，明察苛刻之吏以斷絶煩瑣暴虐之舉。慎重地以此十六項作爲政務，按照常規實行它們，給以限期加以考核，安定寧静而不懈怠毁壞，有事發生而不急迫，即使聖人重新興起，也不能改變這些。

向者，天下户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

從前，天下户數超過千萬，除去那些老弱之人，祇要每户出一個丁壯，就有千萬之人。遺漏已經很多，而蠻夷戎狄居住在漢地的尚且不算在内。丁壯十人之中，肯定有可以擔任什伍之長的人，推舉任什長的，便有百萬之人。又十中取一，則佐史之才已超過十萬人了。又十中取一，則可以使在理政之位的人上萬。因筋力被使用者謂之人，對他們的要求是健壯；因才智而被任用者謂之

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絶，網羅遺漏，拱柙天人矣。

士，士貴在年老。以這種方式任用天下之人，尚且將有所剩餘，怎麽會嫌不够用呢？所以物有所不尋求，没有無物之年；祇有士不被使用，没有缺少士的時候。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探人理，興盛荒頓頽廢，接續斷絶，網羅遺漏之才，達到天人合一。

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閒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禄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虚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禄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

有人説：善於掌管政權的人，想要除去煩瑣苛刻，合并減省官職，以無爲行事，以無事爲事，老子不也這麽説的嗎？説道：如果這樣，三代不足以摹仿，聖人未必可以爲師了。君子用法制而至於教化，小人用法制却導致混亂。同樣是一種法制，有的因此而教化，而有的却因此混亂，這是因爲運行的不同。假如讓豺狼放牧羊和猪，盗跖主管徵税，國家混亂，吏人放肆，那麽還怎能談論損益好壞呢！人在成爲君子然後教化治理，國家積蓄豐富纔没有憂患。君子不是自己務農種桑以謀求衣食的人，積蓄而非横徵暴斂以取得富裕優越的人。俸禄確實豐厚，則盤剥交易之罪便可以斷絶；蓄積確實很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以造成痛苦。所以用正當的方法得以富貴，百姓不認爲是奢侈；以正當的方式收取，百姓不覺得辛勞。天災流行，打開倉庫給百姓糧物，不也是仁慈嗎？衣食有餘，減損侈靡華麗以散布施捨，不也是仁義嗎？那君子處在士民之長的地位上，本來就應該吃各種肉穿多層的布帛，乘紅色的四馬輪車。現在却説屋薄的人高義，食草的人清高，這既失去天地的本性，又開啓虚僞之名，使智能小的反居高位，成就多的不被稱頌，未必不是從此開始的。得到隱逸之士而失去有才能者，不是立功之實。因廉潔被推舉而因貪被撤職，這不是士君子的志向。選用人才必選取善士。善士富裕的少而貧窮的多，俸禄不够供養，怎能不經營個人的産業呢？因此而定他的罪，是設置機巧陷阱來對待天下的君子。

也。

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横税弱人，割奪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閒，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班禄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奸也。

《法誡篇》曰：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

盜賊凶荒，在九州交替發生，饑饉突至，軍隊突然行動，對貧民百姓横徵暴斂，剋扣剥奪吏禄，所依靠者少，所收取的却多，四處匱乏，首尾不能相救，徭役同起，農桑失業，萬民對着上天呼喊，貧窮之人轉死於溝壑之中。如今統一肥饒的標準，計算糧食的收穫，命每畝收三斛，每斛取一斗，也不爲很多。一年之間，便有數年的儲備，即使興起非法勞役，放縱奢侈的欲望，對衆多寵幸者之賞賜，仍不會用盡。不遵循古法，規定較輕的税賦，等到一方有緊急情況，一處遭受災害，不到三年，計算短缺不足，坐視戰士粗食，立望餓死之人滿道，作爲君王怎麽能如此統治國家呢？二十税一，稱之爲貊，何况三十税一呢？減少吏的俸禄以增加軍用，開始於秦征討諸侯，及接着伐四夷。漢繼承秦的功業，於是不加以更改，使國家危險混亂，這便是根由。如今田無固定的主人，百姓無固定的居處，吏每日領取俸禄，從來就不固定。可以制定制度，規定確定的條律，租税十取一，賦則改回原來的狀况。現在地廣人少，中原土地未被開墾；即使如此，仍應該限制大户，不讓他們超過制度。那些有草的地，都稱爲官田，如果百姓有能力務農，便可以授與他們。如果任由他們自取，此後必定産生奸邪。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幫助君王治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中明德之君，都是一卿掌權。到了戰國時期，也是如此。秦兼并天下，則設置丞相，以御史大夫協助丞相。從高帝直到孝成帝，因循而不改變，終身不更革。漢的隆盛，就在於此。授權一人則政令專一，任用數人則相互依賴。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離。和諧是太平興起的根由，違離則是造成荒亂的原因。光武皇帝生氣數世而失權，忿恨强臣攫取權力，矯枉過正，不委

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并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勛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竪請托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

任權力給臣下，雖然設置三公，但歸屬尚書。從此以後，三公之職，衹設人員而已；然而政務出現混亂，却對他們加以譴責。權力轉移到外戚之家，身旁佞幸小臣受寵，親近同黨，任用自己的人，在内充斥京師，在外布滿各郡，賢愚顛倒，用財物换取推選薦舉，無能之人守衛邊境，貪婪殘害百姓，騷擾人民，惹怒四夷，招致背叛，離亂由此發生。怨氣同時發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多次出現，蟲螟吞食莊稼，旱澇成災，這都是外戚宦官這些小臣造成的，反而却責怪三公，甚至處死免官，這足以爲他們呼喊蒼天，號啕大哭至流血的事情了。又中世選任三公，一定要清廉謹慎，遵循常規舊習的人。這是婦女的規矩，鄉村的普通人而已，怎能居這樣的官位呢？執政如彼，選舉又如此，却想要三公爲國家立功，對百姓有政績，不也太遠了嗎？從前文帝對於鄧通，可説是十分寵愛，但仍使申徒嘉按意願行事。如此信任，對皇帝身邊的小臣還有什麽可擔心的呢？到後來，外戚宦官小臣請求托付不成，便心中不滿，馬上便能使人陷入意想不到的災禍之中，還怎麽可能彈劾糾正呢！以前責任重而責罰輕，如今却是責任輕而責罰重。昔日賈誼有感於絳侯受困辱，於是陳説大臣注重廉耻，成爲有罪自殺之開端。從此以後，便形成了習俗。新繼位之君主，見怪不怪，習以爲常，毫無醒悟。嗚呼，可悲呀！左手握天下地圖，右手刺他的喉嚨，愚笨的人也知道困難，何况明哲君子呢！光武帝剥奪三公的權力，至今更加嚴重，不授與后黨以權勢，數世并不遵守，也許是親疏遠近之勢相異吧。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權勢，所以能富貴掌權萬世。如此的失敗，没有一代没有的，無人引以爲鑒，也是很痛心的。不如設置丞相而由其全部負責。如果委任三公，則應該分别委任而考核他們的職責。委派掌權執政的人，不應當與他們有婚姻關係；有婚姻關係的人，不應當

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使他們擔任要職。如果，在位使萬民困苦，推舉不賢良的人，百姓不安定，争吵訴訟不止，天地多災變，人物多反常，就可以分別這些罪過了。

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有人說：政權在一人之手，權力太重了。回答：人實在難得，有什麼權重的嫌疑？從前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憑藉外戚之權，掌國家之政；到他們被誅除，被一言之詔命，次日清晨被處决，有什麼權重可怕呢？如今國家將神明泄漏給左右不莊重之人，將重權交給外戚，算來十世有八九世如此。不定外戚之罪而疑心三公，這是多麽奇怪啊！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恒，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觳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泬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

論曰：百家談論政治的情况由來已久。大體歸爲鞏固根柢，革除改易時弊。國運無常，意見偏激複雜，所以是非之論，紛亂相悖。嘗試妄加評論，認爲現在不是胥、庭之世，人悖觳飲，化迹萬始，故情萌生。雖使周遍造之智，也不能熟知其中的變故；山川的深奥，不足以比况它的艱險，則應付世俗之事，難以以常規處理。如果使用得當，則殊途同歸；才能與名分不符，則如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爲什麽這麽説呢？如果是玄聖治世，則上天同致，興廢之道，應無不同典制。然而損增出現不同，修飾質樸相繼通行。以陽居陰，與昔日不相一致；興起戈陳列俎，與上世參差不止。等到黄繒裹車，服爲葛衣，豐厚薄少不齊，而致化則爲一；也有寬恕公族，黥國儲，寬大悲慘不同巨大，而防備不一定相同。這是他們波分而源相同，百慮而一致的原因。如果他們偏激修正，則定又矯得太過。所以穿葛鞋踏霜，弊端源自崇尚儉樸；衣冠楚楚，警戒窮奢；防制太寬且封建太廣，以强凌弱；聚威罰重，因苛刻導致分崩。則《曹風》、《魏風》之諷刺，是爲了匡正國風；周、秦末世，故此興起衰微破滅。所以用與不用，是興與敗所憑依的。所以繁

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静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贊曰：管視好偏，群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

簡根據時世，寬猛相依。刑律刻在鼎上，事情可以有所依據；約法三章，貴在簡約。太叔得到嚴政的贊譽，國子使人愛戴而難捨，宣孟改冬日之和煦，平陽遵循統一之法。此爲張弛之大致，可以求真一統嗎！諸位的話當時得失都得以探求，然而有許多搞錯了通常的解釋，喜好申説一方偏見。以清静爲貴者，以儒學之説爲迂腐之論；名家則以老子之説爲虚誕之詞。有的推崇前代君王之風尚，可以施行於當年；且有引用可以救弊之法，應流傳萬世。拖延而且久論，將形成弊端了。如以舟無行於陸地之可能，瑟不是經常要調之音，不受局限而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可以化解樞機各致其極，而理大略可以談論嗎?

贊曰：一孔之見容易偏，言論衆多難一致。改變質樸難免文飾，矯正遲緩一定要快。開始便自我調理，怠滯一隅必有所失。詳細觀察時弊，便可得到政治清明之術。

後漢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孝明八王傳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劉暢；其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

千乘哀王劉建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千乘哀王劉建，永平三年封。第二年去世。因年少無子，封國廢除。

陳敬王劉羨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户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乃徙羨爲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爲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爲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

陳敬王劉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上奏要遣劉羨與鉅鹿王劉恭、樂成王劉黨全都返回封國。肅宗天性寬厚仁愛，不忍心與諸王分離，於是都留在京師。第二年，考查地理位置、形勢，詔令各封國户口數都相等，每年交租賦各八千萬。劉羨博覽經書，有威嚴，在白虎殿同諸儒談論經學。七年，皇帝因廣平在北部，花費許多邊防費用，於是便任命劉羨爲西平王，分汝南八縣成一封國。到皇帝去世，遺詔改封爲陳王，食淮陽郡，當年便到封國。劉羨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劉鈞繼位。

劉鈞

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鈞欲斷絶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封鈞六弟爲列侯。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復坐削

劉鈞繼位之後，多做不法之事，竟然舉行天子大射禮。他生性陰險狠毒，喜好文法，國相太守中與他和不來的，便暗中陷害他們。他憎恨敬王夫人李儀等人，永元十一年，便派門客隗久殺害李儀的家屬。吏捕捉到隗久，關押在長平獄中。劉鈞想滅口，於是又糾集門客劫殺了隗久。事情暴露後，有司舉奏，劉鈞因此被削去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朝廷封劉鈞六弟爲列侯。後來劉鈞娶掖庭被出之女李嬈爲小妻，又因

圉、宜禄、扶溝三縣。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爲耕亭侯。

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絶。

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

劉寵

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黄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

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黄巾賊起，郡縣皆弃城走，寵有强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并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絶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是時諸國無復租禄，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劉恭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

此被削去圉、宜禄、扶溝三縣。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爲耕亭侯。

劉鈞立二十一年去世，子懷王劉竦嗣位。劉竦立二年後薨，無子，封國廢除。

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劉崇爲陳王，也就是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劉承嗣位。

劉承去世，子愍王劉寵嗣位。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劉寵共祭天神，希圖不該有的東西，有大逆不道之罪。有司上奏派遣使者案查此事。當時剛剛處罰了勃海王劉悝，靈帝不忍心再施刑罰，詔命檻車傳送魏愔、師遷到北寺詔獄，派中常侍王酺與尚書令、侍御史共同拷問。魏愔藉口説是與王共同祭祀黄老君，求長生之福而已，没有其他的企圖。王酺等上奏魏愔的職責在於匡正，然而却行爲不正，師遷誣告他的國王，以不道欺騙國王，全被殺死。有詔命赦免劉寵而不追查。

劉寵擅長弩射，十發十中，都射在同一處。中平中，黄巾兵起，郡縣官兵都棄城逃走，劉寵有數千張强弩，出兵駐在都亭。國人平素知道國王善射，不敢反叛，所以陳惟獨得以保全，有十餘萬百姓投奔陳。到獻帝初年，義兵起，劉寵率衆屯兵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平素有威嚴恩德，當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依附投奔他，駱俊拿出全部資財賑濟他們，使他們得以保全性命。後來袁術向陳求取糧食而被駱俊拒絶，袁術十分憤恨，派刺客騙殺駱俊及劉寵，陳於是由此破敗。

當時各國没有再上交租賦，又多次受到掠奪，幾天纔能吃一頓飯，許多人棄尸於山溝水渠。夫人姬妾有許多被丹陵兵烏桓搶走。

彭城靖王劉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十五年，被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調爲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説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於是調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去世，遺詔調封他爲彭城王，享楚郡租

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

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恭孫順爲東安亭侯。

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胔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宫。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

立六十四年薨，孫劉祗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劉黨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惠，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宫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黨召哀置入宫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内侍三人，以絶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鄡二縣。

賦，當年回國。劉恭敦厚有威望，舉動有節度，吏民敬愛他。永初六年，封劉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元初三年，劉恭因事生兒子劉酺的氣，劉酺自殺了。國相趙牧上奏此事，并乘機誣告劉恭在祠廟祭祀時口出惡言，大逆不道。有司上奏請求殺死他。劉恭上書自我辯解。朝廷因他平素施行仁義，命令考核事實，没有證據，趙牧因此獲罪下獄，正趕上大赦而免於一死。

劉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劉道嗣位。元初五年，朝廷封劉道弟三人爲鄉侯，劉恭孫劉順爲東安亭侯。

劉道立二十八年去世，子頃王劉定嗣位。本初元年，封劉定兄弟九人爲亭侯。

劉定立四年去世，子孝王劉和嗣位。劉和生性純孝，太夫人去世，他行喪超過次數，毀損肉體超過了禮儀。傅相將此事上報朝廷。桓帝詔命派人捧牛酒迎接王回宫。劉和敬重賢者喜愛施捨，國人都愛戴他。初平中，天下大亂，劉和被賊昌務攻擊，出奔東阿躲避，後得以回國。

立六十四年去世，孫劉祗嗣位。立七年，魏受禪，封他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劉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劉黨聰明仁惠，熟悉《史書》，喜歡校正文字。他與肅宗同年，相互十分親近友愛。建初四年，將清河的游、觀津，勃海的東光、成平，涿郡的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增加給樂成國。到皇帝去世，當年他便回到封國。劉黨急躁苛刻不遵守法度。從前的禁令是宫人出嫁，不能嫁到諸侯宫中。有個過去的掖庭技人哀置，嫁給男子章初爲妻，劉黨召哀置入宫與她私通，章初想要上書告他，劉黨很害怕，便暗中賄賂哀置姊哀焦，讓她去殺章初。事情暴露，劉黨便絞死内侍三人，以斷絶口供。又娶從前的中山簡王傅婢女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報此事。和帝詔命削除東光、鄡二縣。

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絶。

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絶。

劉萇

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其貶萇爵爲臨湖侯。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嘆。"

延光元年，以河閒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絶，故改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

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黄巾賊起，爲所劫質，囚于廣宗。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劉衍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

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

立二十五年去世，子哀王劉崇嗣位。立二月去世，無子，國絶。

第二年，和帝立劉崇兄脩侯劉巡爲樂成王，即爲釐王。立十五年去世，子隱王劉賓嗣位。立八年去世，無子，封國被廢除。

下一年，又立濟北惠王子劉萇爲樂成王繼任。劉萇到國數月，驕横淫逸不守法紀，過錯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劉萇有大逆不道之罪。安帝詔命道："劉萇臉皮很厚，且其心放蕩。明知陵墓祖廟十分重要，繼承有禮儀，不思致敬重之禮儀，肅穆之慎重，却竟敢擅自減少犧牲數量，不備馨香的祭品。對大姬傲慢無禮，不聽從她的教誨。出入失常，在家淫亂，聘娶他人之妻，贈送婢妾東西。毆打吏人，獨斷專行殘暴凶狠。罪惡很大，十分可恥。朕察八辟之議，不忍心依法懲處。還是貶劉萇爵爲臨湖侯。朕没有'則哲'之明，致使簡統失序，無以安慰侍奉大姬，增懷永嘆。"

延光元年，以河閒孝王子劉得嗣位靖王之後。因樂成接連被廢絶，所以改國名爲安平，即爲安平孝王。

劉得立三十年去世，子劉續即位。中平元年，黄巾兵起，劉續被劫爲人質，囚禁在廣宗。賊被平定後恢復封國。此年秋，因犯不道罪被殺。立三十四年，封國廢除。

下邳惠王劉衍，永平十五年封。劉衍容貌不錯，肅宗即位，他常在左右。建初行冠禮，詔命賜劉衍師傅以下官屬金帛各有不同。四年，將臨淮郡及九江的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共十七縣增加給下邳國。皇帝崩，當年回國。劉衍後來因病神志不清，而太子劉卬有罪被廢，諸姬爭着要立自己的兒子爲嗣位者，接連上書相告。和帝憐惜他，派彭城靖王劉恭到下邳搞好嫡庶位置，立劉衍子劉成爲太子。

劉衍立五十四年去世，子貞王劉成嗣位。永建元年，封劉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都爲列

皆爲列侯。

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黄巾，弃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

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侯。

劉成立二年去世，子愍王劉意嗣位。陽嘉元年，封劉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劉意遭遇黄巾軍，他棄國逃跑。賊被平定後復國，數月後去世。立五十七年，年九十。

子哀王劉宜嗣位，數月後去世，無子，建安十一年封國廢除。

梁節王劉暢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四年，徙爲梁王，以陳留之郾、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帝崩，其年就國。

梁節王劉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受寵，劉暢尤其被寵幸，封國的租賦收入是其他封國的一倍。肅宗立，因先帝的心意，賞賜恩寵更厚。建初二年，封劉暢舅陰棠爲西陵侯。四年，調爲梁王，將陳留的郾、寧陵，濟陰的薄、單父、已氏、成武，共六縣，增加給梁國。皇帝崩，他當年回國。

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慚懼，上疏辭謝曰：

>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宫，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栗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黄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横貸赦臣。戰栗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污天

劉暢天性聰慧，然而年少富貴驕横，非常不守法度。回國後，常常做惡夢，從官卞忌自己説能驅使六丁，善於占夢，劉暢多次讓他占卜。又有劉暢乳母王禮等人，乘機自言能見到鬼神的事，於是共同觀雲氣風色以測吉凶，祭祀求福。卞忌等諂媚，説神説王將成爲天子。劉暢心中歡喜，同他們相互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劉暢大逆不道，經拷問審訊，拒不認罪。有司請求將劉暢送到廷尉詔獄，和帝不同意。有司重新舉奏削除劉暢國，調到九真，和帝不忍心，僅僅削除成武、單父二縣。劉暢慚愧害怕，上疏謝罪説：

> 臣天性狂妄愚笨，生在深宫，成長在太傅保姆身邊，的確受到左右之人言辭的誘惑。等到回了封國，不知道防範禁止。從官侍史爲了得到臣的財物，迷惑臣劉暢。臣劉暢不能明見，同他們相互應答，不自知已陷入死罪，以至受到拷問立案。心驚肉跳，自己後悔無法追回。自認爲應立時被處死，魂魄離身，分别歸赴黄泉。不想陛下聖德，曲解王法以申恩平處我的罪過，不聽有司之言，極力赦免臣。連月恐懼顫抖，不敢安心。陛下看在先帝的份上却使陛下因爲臣而

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污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被天下人指責，實在是無氣可喘息，筋骨不相連。臣劉暢知道大赦不可再得，發誓約束自己及妻兒，不敢再不遵守法度，不敢再有所耗費。租入有餘，請裁減食邑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歸還其餘所食四縣。臣劉暢小妻三十七人，其中未生孩子的願送還本家。臣將親自選擇謹慎聽話的奴婢二百人，其餘所接受的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廄馬都上還本署。臣劉暢以骨肉近親，擾亂聖化，玷污清流，既已生還，實在沒臉以行凶作惡之行徑再居大宮，食邑大國，擴張官屬，收藏財物。願陛下施加大恩，開啓臣自悔之門，給臣行小善之路，讓天下都知道臣蒙受大恩，得以起死回生，很能自悔。臣將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放置面前，晝夜誦讀。臣是小人，貪圖聖明之世，不能即刻自裁，希望陛下可憐臣，使臣得以生存片刻。若不同意，臣實在沒臉久活，下入黃泉，也不知該如何面見先帝。這的確是臣的真心。臣想要更多地退還所得到的，但恐怕陛下恩德不同意，所以適量保留，對於臣劉暢也就够豐足了。

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王，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静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强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

皇帝回詔説："朕於王是至親，王淳厚賢淑，是傅相不好，不能防範邪惡，致使有司紛紛上言。如今王深思悔過，端正自己進行自責，朕感到十分傷感。不是王有意爲之，責任全在那些人身上。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還是安心静意，增修善德。《易經》不是説：'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勉强進食保持自愛吧。"劉暢堅決辭讓，數上奏章，皇帝最終也未同意。

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

立二十七年去世，子恭王劉堅嗣位。永元十六年，封劉堅弟二人爲鄉、亭侯。

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爲鄉、亭侯。

劉堅立二十六年去世，子懷王劉匡嗣位。永建二年，封劉匡兄弟七人爲鄉、亭侯。

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

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

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劉昞

淮陽頃王昞，永平十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

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并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

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

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元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

豹立八年薨，子暠嗣。三十二年，遭黄巾賊，弃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劉長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壓，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劉匡立十一年去世，無子，順帝封劉匡弟孝陽亭侯劉成爲梁王，即爲夷王。

立二十九年去世，子敬王劉元嗣位。

立十六年去世，子劉彌嗣位。立四十年，魏受禪，封其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劉昞，永平十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調爲淮陽王，將汝南的新安、西華增加給淮陽國。

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位者，永元二年，和帝立劉昞小子劉側重爲常山王，奉劉昞後，即爲殤王。

立十三年去世，父子都未到封國，一同葬在京師。劉側無子，該月立兄劉防子侯劉章爲常山王。和帝可憐劉章早孤，多次加以賞賜。延平元年劉章回國。

立二十五年去世，即爲靖王。子頃王劉儀嗣位。永建二年，封劉儀兄二人爲亭侯。

劉儀立十七年去世，子節王劉豹嗣位。元嘉元年，封劉豹兄四人爲亭侯。

劉豹立八年去世，子劉暠嗣位。三十二年，遭遇黄巾賊，棄國而逃，建安十一年封國廢除。

濟陰悼王劉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將東郡的離狐、陳留的長垣增加給濟陰國。立十三年，在京師薨，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端正德行以限制它，稱爲幅利”。意思是説人性應節制以端正德行，也就是如同布帛須用幅來作它的度量單位一樣。明帝封諸子，租賦每年不過二千萬，馬后爲他們説話也不管用。賢德啊！豈祇是儉約而已啊！知道驕貴從不滿足，嗜欲難有終止，所以東京諸侯很少有至於禍敗的人。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惑。三藩夙齡，黨惟荒忒。

贊曰：孝明位傳後代，維持城池成爲八國。陳敬嚴肅鄭重，彭城仁厚恩德。下邳多病，梁節邪惡迷惑。三藩早歿，劉黨衹有放縱出錯。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李陳龐陳橋傳

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

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

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并行。

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達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他擔任功曹，還未到任，州任命爲從事。正趕上李鴻去世，李恂没有就任州從事，而是送李鴻歸喪鄉里。下葬後，他留下修墳，并守喪三年。

李恂被徵召到司徒桓虞府中。後拜爲侍御史，持節出使幽州，宣揚恩澤，安撫北狄，所到之處的山川、屯田、村落他都畫了下來，共有百餘卷，全部上奏朝廷，受到漢章帝嘉獎。拜爲兖州刺史。他爲政清廉儉樸，經常睡羊皮，蓋布被。遷爲張掖太守，有聲望威名。當時大將軍竇憲率兵駐武威，全國州郡無不争相送禮，李恂奉公守法不曲從逢迎，被竇憲上奏免官。

後又徵拜爲謁者，派他持節任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各國侍子及督使胡商多次送給李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類，李恂一無所受。北匈奴多次阻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不能相通，李恂設立賞格，於是斬殺了虜帥，將首級懸在軍門。從此道路平静，而李恂恩威并行。

李恂遷爲武威太守。後因罪免職，步行回鄉，潛居山澤之中，住草廬，獨自與諸生織席自給。正趕上西羌反叛，李恂在農村被他們捉住。羌平時知道他的名望，釋放了他。李恂就此到洛陽謝罪。當時是荒年，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派兒子給他送糧，他都没有接受。遷居到新安關

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下，他拾橡栗自給。九十六歲去世。

陳禪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擔任郡功曹時，除惡揚善，贏得境内之人的敬重。被選爲孝廉，州府徵爲治中從事。當時刺史被人告發收受賄賂，陳禪被傳訊時什麽也没帶，衹帶着喪殮之具而已。其後，受了無數鞭打，各種毒刑全用上了，而陳禪神情自若，口供始終如一，事情便算了。車騎將軍鄧騭聽説他的名聲而徵召他，舉爲茂才。當時漢中蠻夷反叛，朝廷派陳禪爲漢中太守。夷賊平素知道他的聲望，立即前來降服。遷爲左馮翊，入朝廷拜爲諫議大夫。

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逾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强，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説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

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魔術師，能吐火，可以自行肢解，將牛馬頭互换。第二年元會在朝廷上表演，安帝與群臣一同觀看，十分驚奇。惟有陳禪離席舉手大聲説："從前齊魯舉行夾谷之會，齊演奏侏儒之樂，仲尼上奏殺了侏儒。仲尼又説：'驅除鄭聲，遠離奸佞之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彈劾陳禪説："古時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列在門前，所以《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現在撣國穿越流沙，越過縣度，萬里朝貢，不是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陳禪當廷嘲諷朝政，請允許彈劾陳禪下獄。"皇帝下詔不逮捕他，降職爲玄菟候城障尉，詔命"必須到位，并上交妻子、孩子及隨從者名單"。陳禪走後，朝廷有許多人爲他争辯。此時北匈奴入侵遼東，朝廷追拜陳禪爲遼東太守。胡害怕他的威猛强大，後退了數百里。陳禪并不派出軍隊，衹是讓吏卒前去安撫，於是單于跟隨使者返回郡中。陳禪教他行禮，對他宣講道義以感化他。單于心悦誠服，送給他胡中珍寶後離去。

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

到鄧騭失勢被廢，陳禪因是其故吏而被免職。又任車騎將軍閻顯的長史。順帝即位，陳禪被升爲司隸校尉。第二年，在任上去世。

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

子陳澄，有清廉名聲，官至漢中太守。

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陳禪曾孫陳寶，也剛直勇猛而有陳禪的遺風，任州別駕從事，在州里名聲顯赫。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 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

龐參字仲達，河南 緱氏人。起初在郡中任職，不出名，河南尹龐奮見到他後認爲他很奇特，推舉他爲孝廉，拜爲左校令。因犯法被送到若盧獄。

永初元年，凉州 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絶，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 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采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

永初元年，凉州 先零種羌反叛，朝廷派車騎將軍鄧騭前去討伐。龐參在服刑期間派他的兒子龐俊上書説："如今西州流民騷動，然而朝廷却徵調不斷，連年水災，地力得不到恢復。又加上徵兵，加上戍邊的疲憊，農事全被轉運耽誤了，資財在徵發中用盡。田地得不到開墾，莊稼不能收穫，窮困却無計可施，來年無法指望。百姓力氣用盡，再也承受不住新的勞役。臣認爲萬里運糧，遠到羌戎，不如會集兵馬休養，等待他們疲勞。車騎將軍鄧騭應暫且整頓軍隊，留征西校尉任尚督使凉州士民，轉居三輔。停止徭役以利於農耕，廢除苛捐雜税以增加他們的財富，使得男子得以耕種，女子得以紡織，然後養精蓄鋭，乘敵人懈怠，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可報，敗北之耻可雪了。"上奏之後，正趕上御史中丞樊準上疏推薦龐參説："臣聽説百隻鷙鳥，不如一隻大雕。從前孝文皇帝領悟馮唐之言，赦免了魏尚的罪，派他去守邊，匈奴因此不敢向南進攻。以一人抵擋一方的危難，是選用得當的緣故。臣見故左校令河南 龐參，勇力謀略深不可測，奇偉高卓，武略高才，有魏尚之風。此前犯了小罪，被罰以長時的勞役。現在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認爲像龐參這樣的人，應該在軍旅之中。希望下詔效法前人，觀魏尚之功績，赦免龐參的刑罰，令他作爲前鋒，必定會有成效，有助於揚國威。"鄧太后接受了他的建議，隨即從刑徒中提升龐參，拜爲謁者，派他在西部督管三輔各駐軍，徵鄧騭返還京師。

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

四年，羌寇轉而强盛，朝廷的軍費日益增多，而且連年收成不好，一石穀賣萬餘錢。龐參向鄧騭建議説：

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内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弃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内，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絶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羌寇連年衹困擾隴右，徭役賦税造成的損失日益增加，官府百姓擔負數十萬億。現在又徵募調動百姓，調用穀帛，叫賣物品，以供官吏之需。外受羌虜的傷害，内受徵賦的困擾。於是便千里轉運糧，供給遠方的武都西郡。路途艱難險阻，費盡辛苦，快速行進則强盜爲害，行進遲緩則糧食損失很大，所運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之中。朝廷不够用，則向百姓借。百姓已經貧困，再向誰去求救呢？名義上是救金城，實際上是三輔受害。三輔受害，反過來又成爲金城之害。我以前多次説應該放棄西域，受到西州士大夫的嘲笑。現在如果貪圖不毛之地，安撫并不順從的百姓，將軍隊暴露於伊吾之野外，去救助親族之外之人，涼州終於被攻破，禍亂至今不止。如果開疆拓土而不得安寧，則無益於邊疆；田地雖多而不耕種，用什麽來救饑荒！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注重安撫百姓，不貪外利；努力使百姓富足，不貪圖擴大疆土。三輔山野空曠，百姓稀少，過去的縣城有許多可以居住。現在應遷徙邊郡不能自給者，到三輔地區各陵園之中，屯戍縣城。偏遠各郡，强制遷移；路太遠費用太多的，使其就近聚集；免除頻繁的徭役，讓其休養生息。這是善中之善事啊。

騭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

鄧騭及公卿以國力不足，欲采納龐參的建議，因有許多人不贊成，衹好放棄了。

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户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户，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嘆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朝廷拜龐參爲漢陽太守。當地人任棠，有不同一般的節操，隱居教授。龐參到任，先去拜訪他。任棠不同他説話，衹將一大捆薤，一盂水，放在户屏前，自己抱孫兒伏在户下。主簿説他傲慢。龐參思考其中的含義，半天纔説："任棠是想要告知太守。水，是想要我清廉。拔一大捆薤，是想要我打擊豪强宗族。抱兒當户，是想要我開門撫恤孤苦之人。"於是嘆息回府。龐參在職期間，果然能抑强扶弱，以實行仁政而得民心。

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

元初元年，遷升爲護羌校尉，反叛的羌都懷

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捍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録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毁，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毁忠正，此天地之大

念他的恩德信義。第二年，燒當羌中的號多種等投降，又得以回到令居，通河西路。當時先零羌豪强僭號北地，詔命龐參率降羌及湟中以義相隨的胡兵七千人，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約期會於北地攻打先零羌。龐參在道中被羌打敗。已經過了約定期限，他便稱病率兵撤回，被判詐病而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求情説："臣見西戎反叛，侵犯五州，陛下憐憫百姓受到傷害，痛惜百姓失去家業，竭盡府庫財物供給軍隊。從前周宣王時獫狁侵犯鎬和方，漢文帝時匈奴也侵略上郡，從而宣王創建中興之功，文帝建立太宗之年號。不祇是兩位君王有聖明之舉，而是因爲有勇猛之臣的輔助，所以南仲功勞赫赫，列在《周詩》之中，周亞夫雄壯威武，載在漢史之内。臣私下見到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兼備，智謀遠大，既有義勇果敢堅毅之節操，又有博才儒雅深謀之才能。此外度遼將軍梁慬，先前統領西域，辛苦數年，回駐三輔，立有功業，在北部邊城，單于降服。現在都被囚禁，陷入法網之中。昔日荀林父大敗於邲，晉侯仍讓他官居原位；孟明視兵敗於崤，秦伯不撤他的官職。所以晉景兼并赤狄土地，秦穆稱霸西戎。應沿用二君做法，使龐參、梁慬在被寬赦的法規之中，確實有益於軍事，有助於聖化。"書奏，皇帝赦免了龐參等。

後朝廷派龐參任遼東太守。永建元年，升度遼將軍。四年，入朝任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推薦龐參有宰相才能，順帝時被任太尉，録尚書事。當時三公之中，龐參有忠直之名，多次被左右之人所陷害，因他所推薦者違背了皇帝的旨意，司隸校尉迎合皇帝處理此事。當時正趕上召集茂才孝廉，龐參因被奏，稱病不到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在會中上疏説："我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都説'太尉龐參竭盡忠心，衹因正直不苟，在群小之中孤立無援，自己處在被中傷的地位上'。臣尚且希望在陛下之世，安全處世，却被讒佞之人所毁謗，這是天地之大禁，人主最應警戒的事。從前白起被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

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

子歸來，魯人因他解除了危難而歡喜。國家因有賢良之人而教化，君王以有忠臣而得以平安。如今天下都爲陛下有此忠賢之人而歡欣，希望能始終寵信，以安定社稷。”書奏上後，皇帝立即下詔派小黄門探視龐參的疾病，太醫送來羊和酒。

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後來龐參夫人恨龐參前妻之子，將他投到井中殺死了。龐參平常與洛陽令祝良不和，祝良聽説後，帶領吏卒進入太尉府核查此事，於是上報龐參的罪過，後因有災異發生而被皇帝赦免。有司以祝良没有先奏聞，就羞辱宰相，應被下獄。祝良很得民心，洛陽吏民守住官府請求代他服罪的，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於是朝廷下詔赦免了他。

陽嘉四年，復以參爲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陽嘉四年，朝廷又任龐參爲太尉。永和元年，因久病而免官，在家中去世。

陳龜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他家世代爲邊將，弓馬嫻熟，稱雄於北州。

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内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内大悦。

陳龜少時有志氣。永建中，被舉爲孝廉，五次遷升至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當時南匈奴左部叛亂，陳龜以單于不能制止屬下，外表服從而内心不服，催令他自殺，坐罪被徵下獄免死。後再次遷升，拜京兆尹。當時三輔豪强之族，常侵犯小民。陳龜到任後，嚴厲威猛，平反所有冤案，全境百姓十分喜悦。

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

當時羌胡侵犯邊境，殺長吏，掠奪百姓。桓帝因陳龜世代熟悉邊疆習俗，拜爲度遼將軍。陳龜臨行時上疏説道：

>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臣至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

> 臣陳龜世代蒙皇恩，馳騁邊陲，即使得以展鷹犬之用，死於胡虜之地，魂魄尸骨回不來，被狐狸所享用，但仍無法承擔重責，報答半點皇恩。臣非常頑劣笨愚，連鉛刀一割之用都没有，過分地享受國恩，榮譽俸禄都很高，從生至死之日，永遠害怕不能報答。臣聽説三辰出現異常，提拔士爲相；蠻夷不恭敬，提升士卒爲將。臣没有文武之才，却在威武之位，上怕對不起聖明之朝

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堉埆，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户，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奸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逾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

廷，下怕無功受禄，即使捐軀，也於事無補。如今西州邊陲，土地貧瘠，生活在馬鞍之上，以射獵爲業，男人缺少耕作之利，女人難以紡織致富，守塞候望，命懸在兵器之上，聽到緊急情況便長驅而去，離開後便不抱回來的希望。這些年來，匈奴多次進攻屯兵之郡，殘殺長吏，欺侮侵略小民百姓。戰士葬身沙漠，居民首級繫在馬鞍之上。有的全國被殺，盡數殺光，留下孤兒寡婦，在空城中號哭，野地無青草，室中空蕩蕩。即使有一息尚存，其實也如枯朽一般。往年并州水災，蝗蟲水災交互發生，莊稼荒蕪，租賦缺乏。年老之人擔心不能善終，少壯之士害怕困頓災禍。陛下以百姓爲子，衆人以陛下爲父，怎可不天天勞神，垂撫慰之皇恩呢！唐堯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讓位給虞舜的原因，是想讓百姓遇上聖明的君王，不使他們遇上惡主。所以古公拄杖離去，三年之後來了比從前多五倍的百姓；文王西部爲王，天下之人歸順他。怎能再用車輦載着金寶，却認爲是對百姓的恩惠呢！近世孝文皇帝受一女子之言的感動，廢除肉刑之法，體現恩德施行仁義，是漢的賢德之主。陛下繼承中興之治和光武之大業，臨朝聽政，却未留聖意。而且牧守不賢良，有的出自宮中而爲官，害怕觸怒皇帝的心意，在近前惹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趁我們衰微有隙而作亂。然而使得倉庫被豺狼吃盡，不留一銖一兩，都是由於將帥不忠，聚集奸邪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到任之初，對下屬進行了許多處罰，太守和縣令，被貶官罷黜的將近一半，時間雖然不長，而功效却十分顯著。的確應該大加賞賜，以鼓勵有功有才幹之人，并改任牧守，去除排斥奸邪殘暴。又應更換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精選訓練文武官員，教授法令，解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重新開始。如此則善吏知奉公守法之福，惡者懂營私舞弊之禍，胡馬則不窺伺長城，塞下没有守望的禍患了。

望之患矣。

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凉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栗，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皇帝醒悟，便重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有許多改革變易，下詔書“爲陳將軍除并、凉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陳龜到任後，州郡豪强震驚害怕，鮮卑不敢接近邊塞，由此所節省的經費，每年以億計。

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毁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凉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大將軍梁冀與陳龜平素有矛盾，誣告他有損國威，自己獨取功名榮譽，不被胡虜所畏懼。由此被徵還，於是他便請求退職回鄉。後又被徵爲尚書。梁冀日益暴虐，陳龜上疏論其罪狀，請求處罰他。皇帝不加以理會。他自知必被梁冀所迫害，於是絶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凉民衆都爲他舉哀，到他的墓前弔唁拜祭。

橋玄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七世祖橋仁，跟從同郡戴德學習，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稱“橋君學”。成帝時任大鴻臚。祖父橋基，任廣陵太守。父橋肅，爲東萊太守。

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

橋玄少時任縣功曹。當時豫州刺史周景巡行到梁國，橋玄拜見周景，并藉此伏地陳述陳相羊昌的罪惡，乞求擔任部陳從事之職，追查他的奸邪行徑。周景很欣賞橋玄的氣概，派他去調查。橋玄到任後，將羊昌賓客全部收押，全部追查羊昌的罪行。羊昌平素受大將軍梁冀厚待，梁冀爲此火速發檄文救他。周景遵承旨意召橋玄，橋玄退回檄文而不開封，同時加緊追查。羊昌被判用檻車押回朝廷，周玄因此聞名。

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爲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爲所辱，弃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

橋玄被舉爲孝廉，補洛陽左尉。當時梁不疑任河南尹，橋玄因公事應到府中應答，但他不願受辱，棄官還鄉里。後四次遷升爲齊相，因受牽連被貶爲看門人。刑期服滿，被徵還，再次升爲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當時上邽令皇甫禎犯貪污罪，橋玄收捕拷問施以刑罰，并在冀市處决，境内全都受到震動。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橋玄召他來授以吏職，他聲稱有病不接受。橋玄怒，命令督郵尹益逼他來，説：“姜岐如果不來，就讓他的母親來。”尹益堅

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

持不這樣做但得不到同意，衹好趕緊通知姜岐。姜岐卧床不起。郡内士大夫也競相前來勸諫，橋玄這纔罷休。當時人們對此事頗有議論。後橋玄因病免官，又被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

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并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黄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静。

桓帝末年，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一同反叛，進行侵略搶劫，四府推舉橋玄爲度遼將軍，給予黄鉞。橋玄到鎮，休兵養士，然後督各將守討伐攻打胡虜及伯固等，將他們全部打敗。在職三年，邊境平安。

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没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托病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

靈帝初期，橋玄被徵任河南尹，轉爲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爲司空，轉爲司徒。他平常與南陽太守陳球不和，等他位至三公之時却推薦陳球爲廷尉。橋玄因國家正弱，自認没有地方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於是上疏稱病，用各種災異的發生來彈劾自己。於是被策免職務。一年多後，拜尚書令。當時太中大夫蓋升對皇帝有舊恩，此前任南陽太守，貪污數億以上。橋玄上奏免蓋升職并不許再做官，没收財物。皇帝不同意，反而把蓋升升爲侍中。橋玄托病免官，拜爲光禄大夫。光和元年，遷爲太尉。數月之後，又因病罷官，拜爲太中大夫，在鄉里就醫。

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絶。

橋玄少子十歲，獨自在門外玩耍，突然有三人持杖劫持他，進入橋玄家并登上樓，向橋玄勒索財物，橋玄不給。一會兒，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包圍橋玄家。陽球等怕傷害橋玄之子，所以没有緊逼。橋玄瞪着眼睛大聲喊道："奸人可惡，橋玄怎能因一子之命而放縱國賊呢！"催促士兵進攻。於是陽球等攻打，橋玄之子也死了。橋玄於是到朝廷謝罪，并乞求布告天下："凡是劫持人質者都判死刑，不許用財寶去贖，開啓奸邪之路。"皇帝下詔書同意他的奏章。起初自安帝以後，法令禁令漸漸鬆弛，京城劫持人質，也不管是不是豪强富貴人家，從此却斷絶了。

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

橋玄於光和六年去世，時年七十五歲。橋玄生性剛毅急躁，但對下謙遜，子弟親屬没有任大官的。到他去世，家無産業，死無喪葬之費，當

喪無所殯，當時稱之。

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凄愴致祭。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泛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嘆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没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凄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瓮牖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悦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强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逾墻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申矣。

贊曰：李叟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時人們都稱贊他的清廉。

起初，曹操未出名時，没人瞭解他。他曾去見橋玄，橋玄見到後覺得他很不一般，對他説："如今天下將亂，能使百姓安定的人恐怕就是你吧！"曹操常常感激他的知己。到後來經過橋玄墓地，便凄愴致以祭禮。自己爲橋玄作悼文道："故太尉橋公，道德高尚，泛愛兼容。國家不忘他的明訓，士人思念他的宏論。幽靈潛翳，誠心緬懷啊！曹操以幼年，進升堂室，祇以頑劣資質，被君接納。榮耀逐漸增加，全是因爲君的獎助，猶如仲尼自稱不如顏淵，李生厚贊賈復一樣。士失去知己，却永不忘此。又遵守約定誓言：'辭世之後，如果路過此處，不用斗酒隻鷄相祭，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是一時戲笑之言，但不是至親好友，怎肯説這樣的話呢？懷舊思顧，想念起來便覺凄愴。奉命東征，屯兵鄉里，北望貴土，心在陵墓。謹致薄奠，公來享受吧！"

橋玄子橋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人知其清廉。雖然貧窮而辭去太守多次的徵召，大概如同漢陽的幽人了吧？龐參躬行求賢之禮，所以百姓喜歡他執政；橋玄振奮邦君之威，而衆人不知其中情形。難道是力量不足嗎？是將有道在其中。如果使他忘記他的道，那麽强暴就會得勝了。語："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説："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日段干木越墻逃避文侯之聘，泄柳閉門不接受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也肯定會有伸張之時。

贊曰：李叟潔身自好，甘願受餓而不接受饋贈。陳禪爲君隱居，至死没有二心。陳龜慣立邊功，龐參起於罪犯之中。橋公瞭解世事，首先認識時代英雄。

後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傳

崔駰　崔篆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高祖父崔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勸刺史不要與燕刺王來往。到刺王勢敗，他被提升爲侍御史。生子崔舒，歷任四郡太守，在幾處都有能幹的名聲。

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

崔舒的小兒子崔篆，王莽時期任郡文學，以明經受到朝廷公車徵召。太保甄豐推舉他爲步兵校尉，崔篆推辭説："我聽説攻打他國不向仁者請教，打仗之事不問儒者。這樣的事情能行嗎?"於是自我彈劾而歸鄉里。

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

王莽忌恨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常常用法令中傷他們。當時崔篆兄崔發憑巧言會道受到王莽的寵幸，位至大司空。他的母親師氏精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幸她以特殊的禮儀，賜號爲義成夫人，金印紫綬，花紋車欄紅色車轂，在當時十分顯赫。

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阱。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

後任崔篆爲建新大尹，崔篆不得已，嘆息説："我生於衰敗之世，又逢澆、羿那樣的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怎能衹自己廉潔而危害自己的親人呢?"於是單車到任，自稱有病而不管事，三年不巡查縣裏。門下掾倪敞勸他，崔篆這纔勉强出來頒布春令。他所到各縣，牢獄人滿爲患。崔篆落下淚説："唉！刑罰不適當，便會使人落入陷阱。這是些什麼罪，竟至於此！"於是加以審理，釋放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勸諫説："朝廷剛剛執政，州郡法律嚴格。寬恕過失申冤矯枉，的確是仁者之心；然而單獨做君子，將會

子，將有悔乎！”篆曰：“郲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曰《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遌時。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協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豈修德之致兮，將天祚之攸適？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漢氏之中微。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嫚臧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思輔弼以偷存兮，亦號咷以詶咨。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悠輕舉以遠遁兮，托峻峗以幽處。竫潛思於至賾兮，騁《六經》之奥府。皇再命而紹恤兮，乃云眷乎建武。運欃槍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

後悔的！”崔篆說：“郲文公不因一人而改易其決定，君子謂之知命。如果殺一大尹而贖出二千人，這也是我的心願。”於是稱病離官。

建武初，有許多朝臣向朝廷推舉人才，幽州刺史又推舉崔篆爲賢良。崔篆因爲宗門受到王莽的寵信，愧對漢室，於是辭歸不仕。他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來判斷吉凶，很多都十分靈驗。臨終作賦用以自悼，名爲《慰志》。其中說到：

贊昔人之遇時兮，嘉伊、傅之逢世。應和規矩之淑質兮，勝過班、倕而裁之。協調準尺之端正兮，同斷金之良策。何天衢於盛世兮，越千年而功績流傳。是否美德之極致兮，將天福置於何處？

憐憫我此生之不成兮，逢漢氏之中道衰落。不祥之氣衝上雲天兮，羲和忽然暗淡。六種權力掌在家門兮，朝綱受到摧落。黎、共振作跋扈兮，羿、浞狂妄自傲。窺懈怠而乘機兮，盜竊帝王之位。思輔政以苟且偷生兮，也哀呼以咨詢。嘆三公之我所辜負兮，便以天威逼迫我。難道沒有熊僚那樣的一點點的節操嗎？完全是因爲擔心生母的平安。也許可以明哲保身，却害怕《大雅》中的譏嘲。於是收起羽翼聽天由命，到東北方去擔任太守。恨世無道而不隱遁，違背石門之高義行爲。在復關揚起蛾眉兮，違犯了孔戒中飾容。贊美憨厚之人的悔悟兮，羨慕白駒的飛縱。於是稱病而多次請求兮，經過三年纔被允許。思念輕舉以遠遁兮，托身高山以隱居。安靜潛思至深兮，馳騁於《六經》之奥府。上天再次眷顧兮，因而授命建武。運行彗星用電橫掃兮，清除六合之宇宙。聖德浩大而橫被兮，百姓歡樂而鼓舞。廣開四門以求賢兮，那幽州刺史推舉了我。謀劃好而計策決定兮，怎能以山野老人容飾，於是便駕車馭馬兮，絕斷像時俗那樣的進取。嘆暮春之服成兮，關閉木門打掃痕迹。暫且悠游以

乎鄙consequently者，遂懸車以縶馬兮，絶時俗之進取。嘆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埽軌。聊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終日兮，保守性命以終天年。看重啓體之歸全兮，或許不給先人增添耻辱。

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

崔篆生崔毅，稱病終身不做官。

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静，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

崔毅生崔駰，崔駰十三歲便能通曉《詩》、《易》、《春秋》，博學有大才，全部通曉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於寫文章。少時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而齊名。他常以典籍爲業，没有顧得上求職做官之事。當時有的人譏諷他太玄静，將因後來的名望而失去實在的東西。崔駰模仿楊雄的《解嘲》，作《達旨》來回答他們。文章説道：

或説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鈎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贊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鋣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窺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虻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

有人勸自己説："《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所以能扶陽而出，順陰而入。春天盛開花朵，秋天收穫果實，有始有終，於是達到其本質。如今您精通《六經》，胸懷道術，經歷世事而游歷，高談有日，俯身於深淵垂鈎，仰面九天而探索，窮究玄妙之幽微，探索潛隱之無源。然而却下不入卿相之庭院，上不登王公之府門，身進而不結夥以贊己，身退而不輕慢庸人。惟獨師友道德，符合昔日之真，抱影獨立，不與士結交。或許樹高無陰，獨木不成林，隨時事之便宜，道貴隨從凡俗。於時明帝運動天德以君臨於世，效法先王而建立僚官；立雍泮以招儒，疏遠軒冕以尊崇賢人；遵循厚德以鼓勵忠孝之人，頌揚茂化以激勵仁義；薦良材而選擇利器，向明智尋求鏌鋣。不乘此時攀臺階，窺伺紫門，占據高軒，觀望朱闕，想行千里而一步未走，臣實在對此感到困惑。所以智者乘此時機，就如同逃逸的禽獸奔入深林，蚊蟲飛向大澤。爲何猶猶豫豫而長久沉留於此呢？"

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

回答道："有這樣的話嗎？你想要勉勵我走世俗之路，却不知道會使我失去我的準

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栖；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訽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纘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戚而皋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衡，乃將鏤玄珪，册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

則。古時陰陽剛剛分開，天地最初制定，皇綱開端，帝紀纔設，傳過數世，三代興滅。昔日大庭已遠，赫胥也難記憶。淳樸散失，人物乖錯。高辛以後，他們的志向各個不同。道没有一定的依憑，而是隨時張弛。失去仁便是非，得到義便是是。君子通權達變，各自審察所遵循之道。所以士有的遮目而隱於淵側，有的洗耳而栖於山中；有的耕種自養，有的食用果食而長久飢餓；有的多次聘請而不來，有的多次罷黜而不離去；有的冒着羞辱而求官職，有的望色而被舉；有的作爲役夫而被王公在夢中起用，有的作爲漁父而在大龜上顯出先兆。至於那紛亂塞道，凶虐流布，人有水澇之災，主有荒年水患之憂，條垂藤蔓，上下相求。於是賢人伸手，救世之災，跋涉入俗世，救濟此時之難。昔日堯悲戚而皋陶謀出，高祖嘆息而子房計出；災禍不消除而曹、絳奮爭，危難不解除而陳平謀策出。等到他們的計謀被使用，戰亂被消除，便佩帶金玉，册封記功，在昆吾鼎上銘刻功勞，在景、襄鐘上刻記業績。有事之時，則涉水濕足，挂冠不顧。人落水而不救，是不仁義的。當没有戰事之時，則整齊穿戴，循規蹈矩。德行禮讓不修行，是不忠的。所以危難則拯救世俗，平安則遵守禮儀，舉止處以公心，不徇私情。

“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臧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兹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皋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陰事終而

“如今聖上教導臣下，心質樸實，又有唐之文采。六合怡然融洽，四處行仁義。統一天下之各異，整齊萬種不同之品類。使不同成爲相同，土器同窑燒製。衆生得以治理，功業得以完成。每家都有可以歡樂之事，每人都有值得驕傲之舉。武力收起而俎豆遍布，六典陳設而九刑擱置。救濟萬民，出自平易之路。雖然有力牧之才略，尚父之威容，伊、皋不論，范、蔡何事？大厦建成林木茂盛，不求遠方之物則好馬休止在厩，陰事終而水宿星藏，場功畢則大火星入。在

水宿滅，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蓺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采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臧，己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静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

此之時，處士像山一樣多，學者多如川流，衣冠滿屋，車輛多如浮雲。就像是衡山南面的森林，泰山北面的山麓，伐周長八尺粗的樹也不覺稀少，種兩手合抱那麽粗的樹也不覺密。衆多無窮，各有所得。彼采其花，我收其實。捨之則藏，是自己所覺。所以守道進取行動，則不推辭執珪且兼柱國之權；以理智静處，則甘心糟糠及安心藜藿。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咏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强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五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吴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顔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君子不是不想去做官，祇是對以媚態求得舉薦感到耻辱；不是不想建立家室，祇是討厭登墻頭去摟抱處子。呼喊叫賣，挂旗自表，不會是隨和之寶。在世間顯耀智慧，以此求得禄位，不是仲尼所行之道。不與同類交往，苟且將就在一起，費力趨時，利益相合便成爲朋友。你笑我的埋没，我也爲你區區不止地追求而難爲情。先人有則我不缺，行有曲徑則我不追隨。好壞在我自己，隨世俗議論。本來就將利用天生的資質，誦咏上哲的高訓；贊頌太平的清風，施行天下的至高順理。擔心我自己不好的德行，勤勉於没有耕耘的百畝田地。騎着我的馬緩緩而行，等待天命的安排。昔日孔子在夾谷樹起威望，晏嬰在崔杼發出勇氣；曹劌在柯盟上樹立節操，卞嚴打敗强敵；范蠡在會稽施展謀略，五員在柏舉立功；魯連用言論退走燕軍，包胥一番言辭而保存了楚；唐且以自己花白頭髮的經歷使秦醒悟，甘羅以幼小年紀出使趙；原衰以壺飧顯出廉潔，宣孟以束脯施恩德；吴札在丘木結下信義，展季在門前女子前效仿古貞節；顔回在度轂明確仁德，程嬰在趙武之事上顯出信義。臣實不能將自己排在這些有德者之中，祇是私下羡慕古人的才德。”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嘆之，謂侍中竇憲

元和中，肅宗開始遵循古禮，巡視四方山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頌漢德，辭藻十分典雅美妙，由於内容太長所以不收録於此。皇帝很喜好文章，自從見了崔駰的頌之後，常常感慨贊

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

嘆，對侍中竇憲說：“卿知道崔駰嗎？”竇憲回答說：“班固多次對我說起過他，但没有見過。”皇帝說：“公愛班固而忽視崔駰，這是葉公好龍。請試着去結識他。”崔駰因此拜訪竇憲。竇憲拖着鞋迎出門來，笑着對崔駰說：“亭伯，我是奉詔結交公，公爲何自我輕視呢？”於是便請他進來奉爲上客。不久，皇帝來到竇憲家，當時崔駰正好在竇憲家，皇帝聽說後想要召見他。竇憲進行勸諫，認爲不應與普通人相見。皇帝領悟道：“我能使崔駰朝夕在身旁，何必在此見面！”正要給他加官，皇帝却駕崩了。

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内詔命。駰獻書誡之曰：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

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慠者，未之有也。今寵禄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平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

竇太后掌朝，竇憲以貴戚身份出入傳遞詔命。崔駰獻書告誡他說：

我聽說交情淺而話説得深，是愚蠢；在賤位而期望顯貴，是糊塗；不真實而納忠言，是毁謗的舉動。這三種都是不應該的，而有的人却如此做的原因，是想求其喜愛而自得，憤懣而不能自已而已。我私下見足下舉止高雅，高明大度，意美志堅，有上賢之風。崔駰僥幸得以供職下館，排在後列，所以竭盡拳拳之心，壯着膽進一言。

傳曰：“生來富裕者驕，生來有地位者傲。”生來富貴却能不驕不傲的人，從未有過。如今寵信俸禄纔開始加厚，百官觀其舉止，正當堯舜之盛世，處於光明顯赫之時，怎可不盡力努力，使衆人的贊譽長久，弘大申伯之美，達到周邵那樣的業績呢？語曰：“不擔心無地位，擔心處世不仁。”從前馮野王以外戚身份居官位，被稱爲賢臣；近世陰衛尉克己復禮，最終享有更多的福運。郯氏之宗族，不是不尊貴；陽平之族，不是不興盛。重侯累將，建天樞，掌斗柄。他們被當時之人所譏諷，受到後人的責怪，爲什麽呢？大概是滿盈而不抑制，官位有餘而仁不足吧。漢興以來，直至哀、平二帝，外戚二十家，保全家族及自身的，僅四家而已。《書》曰：“以有殷爲鑒。”怎敢不謹慎啊！

"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竇氏之興，始自孝文。二位君王以淳厚賢淑守道，成名於先日；安豐以佐命大德，顯赫於中興之時。内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最終享有福運封國，傳福至今。謙德之光，《周易》所贊美；滿溢之境，道家所戒備。所以君子福大却更加恐懼，爵位高而更加謙恭。遠察近覽，舉止有規則，刻在几杖之上，雕在盤杅之上。兢兢業業，不懶惰不荒廢。如此，則享有百福，流傳無窮。

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閒。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到竇憲任車騎將軍，召崔駰爲掾。竇憲府尊貴權重，掾屬三十人，都是從前的刺史、二千石，衹有崔駰以處士年少，提拔在其中。竇憲擅權驕横放縱，崔駰多次勸諫他。到出擊匈奴，在道路之上更加不法，崔駰任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次，切中要害。竇憲不能容忍，逐漸疏遠了他，藉推舉崔駰爲高第，出任長岑長。崔駰自認爲被疏遠，不得志，於是不上任而回。永元四年，在家中去世。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共二十一篇。第二子名瑗。

崔瑗

瑗字子玉，早孤，鋭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

崔瑗字子玉，早年喪父，鋭志好學，能全部繼承父親的學業。年十八，至京師，跟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賈逵待他很友善，於是崔瑗便留下游學，通曉天官、曆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都以他爲宗師。他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十分友好。起初，崔瑗兄崔章被州人所殺，崔瑗親手執刀報仇，因此而逃亡在外。趕上大赦，回到家中。家裏貧窮，兄弟共同居住數十年，鄉邑受到感化。

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説。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

年四十餘，纔開始任郡吏。因犯事被關在東郡發干獄。獄掾善學《禮》，崔瑗乘拷問之時，常常問《禮》之學説。他專心好學，即使是顛沛流離中也如此。後來事完回家，被度遼將軍鄧遵所召用。不久，鄧遵被殺，崔瑗免官回家。

誅，瑗免歸。

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崔瑗後又被召入車騎將軍閻顯府中。當時閻太后掌權，閻顯入朝參與政事。此前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位者。崔瑗因侯不以正序而得立，知道閻顯將敗，想說服他使他廢掉太子而另立，而閻顯每天醉酒，不能見到。於是對長史陳禪說：“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人，受到寵幸蠱惑先帝，於是使他廢黜正統，扶立庶子。少帝即位，在廟中發病，周勃之徵，於此又見。現在想與長史君共同求見，勸將軍稟告太后，收捕江京等，廢少帝，立濟陰王，肯定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伊、霍之功，不下席便可建立，而將軍兄弟可以傳福無窮。如果拒絶和違背天意，長久疏遠神器，則將以無罪而歸入大罪。這便是所說的禍福相交，分功之時。”陳禪猶豫没敢依從。正趕上北鄉侯去世，孫程立濟陰王，也就是順帝。閻顯兄弟都被誅，崔瑗被排斥。門生蘇祇全都知道崔瑗的計謀，想上書說明情況，崔瑗聽說後便阻止了他。當時陳禪任司隸校尉，召來崔瑗說：“祇管讓蘇祇上書，陳禪願爲他作證。”崔瑗說：“這就如同小兒女子偷偷說的話，希望使君不要再說出口來。”於是辭官回家，不再應州郡的召命。

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一段時期以後，大將軍梁商初開幕府，又先徵召崔瑗。他自己覺得再次成爲貴戚吏，未被重用却遭貶斥，於是聲稱有病而堅决推辭。年中被舉爲茂才，遷爲汲令。在職多次建議有利之事，爲百姓開闢稻田數百頃。任職七年，百姓贊頌他。

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

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崔瑗素有大德爲大儒，從政有業績，不應久在下位，因此遷爲濟北相。當時李固爲泰山太守，贊美崔瑗的文雅，奉書致禮殷勤對待。一年多，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巡視郡國，以贓罪上奏崔瑗，被徵到廷尉獄。崔瑗上書自己申訴，得理而出。正遇上得病而去世，年六十六。臨終，看着兒子崔寔說：“作爲人稟天地之氣而生，到去世時，歸精氣於上天，還骸骨於地。什麽地方不能埋葬尸

於地。何地不可臧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埶》、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

骨，不必回歸鄉里。那些饋贈之物，羊豬之類的祭奠，一樣也不要接受。”崔寔遵奉他的遺命，於是便留葬在洛陽。

崔瑗於文辭有高才，尤其擅長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埶》、七言，共五十七篇。他的《南陽文學官志》受到後世稱贊，那些能作文章的人都自認爲不如他。崔瑗喜愛士，愛好賓客，佳肴豐盛，極盡各種品味，從不問自己剩下多少財產。平時則蔬食菜羹而已。家中没有擔石存儲，當時人稱贊他清廉。

崔寔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静，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時沉静，愛好典籍。父親去世，隱居在墓側。服喪完，三公都來徵召，他都没有應召。

桓帝初期，朝廷詔命公卿郡國舉薦至孝有操行之士。崔寔受到郡裏的推舉，被徵到公車，因病不能對策，除爲郎。明曉政體，做吏的才能很有富餘，談論當世便利之事數十條，名爲《政論》。論點切中要害，言論動聽且確切，當時的人們都稱贊他。仲長統説：“凡是作爲人主，應寫一文，放在座位旁。”文章説：

上自堯舜帝，湯武王，都依賴明哲之佐助，通曉萬物之臣的輔政。所以皋陶陳叙謀略而唐虞由此興盛，伊、箕作訓而殷周因此而隆盛。到繼位之君王，想要建立中興之功者，何嘗没有依賴過賢哲的謀略呢！凡是天下没有得到治理的原因，常常是因爲君主繼承平定天下日久，風俗漸漸凋敝而不覺悟，政治逐漸衰敗而不改悔，安心習慣於危亂，疏忽却自己看不到。有的沉湎於嗜好欲望，不理萬機；有的耳朵被規勸教誨所遮蔽，習慣於虚假的而忽視了真的；有的在歧路上徘徊，不知所從；有的被信賴的臣子，捏着口袋守着俸禄；有的被疏遠之臣，因地位低下而言論被廢。所以朝綱鬆弛於上，智士被壓抑於下。可悲啊！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風俗凋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决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暗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

自漢興以來，已經三百五十餘年了。政令污穢隨便，上下懈怠，風俗凋敝，人衆巧辯虛僞，百姓喧鬧，都又思念像中興那樣的拯救。况且救濟時世之術，難道一定像堯舜那樣後纔能使國家治理嗎？期望修補破裂損壞，支撑傾斜，隨形割裁，要將此世放在安寧之處而已。所以聖人掌權執政，隨情形定制度，步驟之差别，各有緣由。不强人以不能，背離急務而向往所聽説之事。也許這就是孔子對葉公談使遠人來投順，對哀公説選賢人，對景公説節省財物講求禮節的情况，不是不同，衹是所存在的問題不一定而已。所以受命之君，常常創建新制；中興之主，也匡正當世之失誤。昔日盤庚憐憫殷，遷都易民；周穆有缺，甫侯補正用刑之法。世俗之人被文字古訓所拘泥牽制，不知變通，贊美所聽説的，却忽視親眼所見的，怎麽可以同他們去談論國家的大事呢！所以辯論之人，雖然符合聖人德操，却常常受到牽制和反對。爲什麽呢？那些頑固之人不通權變，安於日常所見，不知去促進成就，哪裏去考慮開始，衹是胡亂地説遵循舊章而已。那些達官貴人有的爲了名望妒嫉有能力之人，以策略不是出自自己爲耻，舞動筆墨激奮言辭，以破壞大義，使得能人寡不勝衆，於是受到擯棄。即使稷、契重新存在，仍將被圍困打敗於此。這就是賈生之所以被絳、灌所排擠，屈原之所以抒發他的憂憤的原因。以文帝之聖明，賈生之賢德，絳、灌之忠心，却有此患，更何况其他的人呢！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

所以量力度德，是《春秋》之大義。如今既然不能純粹地效法三皇、五帝，所以最好參考齊桓、晋文之政，這樣便應用重賞重罰以駕御，明確法規以檢察。自己不是有上德之人，嚴格則治理，寬鬆則混亂。如何知道應如此呢？近世孝宣皇帝明白君王統治之道，清楚爲政之理，所以嚴

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嘆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刑峻法，破奸邪之膽，海內平定，天下安静。獻功祖廟，享號中宗。計謀功效，優於孝文。到元帝即位，多行寬政，最終毀損，威嚴權勢開始被侵奪，於是便成爲漢室造成禍根的君主。政道得失，由此可以得到借鑒。昔日孔子作《春秋》，褒獎齊桓，贊頌晉文，感嘆管仲之功勞。爲何不贊美文、武之道呢？的確是通權達變拯救時弊之理。所以聖人能與世共存，而俗士却不知權變，認爲結繩之約，可以重新整理亂秦之緒，盾斧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夫熊經鳥伸，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

像熊、鳥那樣動作，雖然是延生之術，但不是治療傷寒的辦法；呼吸吐納，雖然是延年之道，但不是接續斷骨的膏藥。或許治國之法，有些像養生，平安則修養，有病則醫治。刑罰，是治亂的藥石；德教，是興盛平安的粱肉。以德教除去殘暴，是用粱肉治理疾病；用刑罰治理平安，是用藥石供養身體。如今承繼百王之凋敝，正值厄運之時。自數世以來，政多以恩惠寬大，如馭手放下他的繮繩，馬擺脱馬銜，四馬狂奔，皇路傾斜危險。正要用馬嚼馬轡箭袋車轅來救助它們，哪裏顧得上鳴和鑾，清節奏呢？昔日高祖令蕭何作九章律，有誅三族之法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所以説具備五刑。文帝雖除去肉刑，應當被劓的打三百下，應當斬左趾者打五百下，應當斬右趾的殺死後暴尸在刑場上。當斬右趾的已經失去性命，被鞭打的往往被打致死，雖有減輕刑法之名，其實仍是殺死。在此之時，百姓都想恢復肉刑。至景帝元年，纔下詔説："加以鞭笞與重罪相同，僥幸不死，不可爲人。"於是定下法律，減少笞數而輕捶。從此之後，被笞者得以保全性命。由此而言，文帝是在加重刑罰，而不是減輕它；用嚴厲帶來平安，而不是用寬鬆帶來平安。若一定要遵行此

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蕩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吕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言，應當大定其本，使人主以五帝爲師而學三王。滌除亡秦之風俗，遵奉先聖之風尚，放棄苟且保全之政，實行考古之蹤，恢復五等之爵，建立井田之制。然後選如稷契者爲佐，如伊吕者爲輔，樂作而鳳凰來儀，擊石而百獸起舞。如果不如此，則更多受拖累而已。

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并不應。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此後崔寔被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徵召，他全不應召。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推薦崔寔才能美好高妙，適宜在朝廷。朝廷召拜他爲議郎，遷爲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在東觀著文作書。

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崔寔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土地宜種麻枲，而百姓不懂紡織，冬天無衣，堆積細草而卧在其中，見吏則披草而出。崔寔到任，賣掉自己的儲存，爲他們製作紡績、織紝、練緼的工具而教他們，百姓得以避免遭受寒冷之苦。此時胡虜連續侵入雲中、朔方，殺害搶掠吏民，一年中甚至九次逃奔。崔寔整頓兵馬，注重烽候，虜不敢侵犯，常常成爲邊域之最强者。

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

崔寔以病被徵召，拜爲議郎，又與各位儒學博士共同確定《五經》。正遇上梁冀被殺，崔寔因是故吏而被免官，禁錮多年。

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黄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

當時鮮卑多次侵犯邊境，朝廷詔命三公推舉威武有謀略之士，司空黄瓊推薦崔寔，拜爲遼東太守。在赴任路上，母劉氏病故，他上疏請求歸葬行喪。他的母親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起初，崔寔在五原，他母親常常教給他管理百姓的政策，崔寔的善績，他的母親起了很大的作用。服喪之後，朝廷召拜他爲尚書。崔寔以當時動亂不安，稱病不理事，數月後被免官歸家。

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産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

起初，崔寔父去世，減賣田宅，修起冢塋，建立碑頌。葬後，資産用盡，因窮困，以販酒爲業。當時人多因此譏諷他，但崔寔始終不改。但也不過是足够而已，不致力於盈餘。及任職爲官，歷任邊郡，却更加貧窮。建寧中病故。家徒

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禄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椁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四壁，没有殯殮費用，光禄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他備齊棺椁葬具，大鴻臚袁隗爲他樹碑頌德。崔寔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共十五篇。

崔烈　崔鈞

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檛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慚而止。烈後拜太尉。

崔寔堂兄崔烈，在北州有威望，歷任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張榜賣官爵，從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等。那些富有之人則先交納錢，貧窮之人到官後加倍付錢，有的靠常侍、阿保私下幫助打通關節。此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勞名譽，但也都是先送財貨而後登上公卿之位。崔烈當時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任司徒。到拜官之日，天子臨軒，百僚到會。皇帝回身對親信受寵者説：“後悔不加價，可以增到千萬。”程夫人在旁側答道：“崔公是冀州名士，怎肯買官？靠我纔得到此官職，反而不知美好嗎！”崔烈於是從此聲望漸漸下降。時間久了便覺心中不安，隨意地問他的兒子崔鈞説：“我居三公之位，有什麽人議論嗎？”崔鈞説：“父親少時有英名，歷任卿守，論者不説不該任三公之職；而今登此位，天下失望。”崔烈説：“爲什麽會這樣呢？”崔鈞説：“議論之人嫌銅臭。”崔烈大怒，舉杖打他。崔鈞當時任虎賁中郎將，身着武服，頭戴鶡尾，狼狽而逃。崔烈駡道：“這死東西，父親管教却逃跑，這是孝順嗎？”崔鈞説：“舜事奉父親，小杖則忍受，大杖則逃走，不是不孝順。”崔烈感到慚愧而停下來。崔烈後拜爲太尉。

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鋃鐺鐵鎖。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

崔鈞少時結交英豪，有名望，任西河太守。獻帝初年，崔鈞與袁紹都在山東起兵，董卓因此收捕崔烈并送他入郿獄，用鐵鎖禁錮他。董卓被殺後，朝廷拜崔烈爲城門校尉。到李傕入長安，他被亂兵所殺。

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崔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共有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

論曰：崔氏世代有美才，兼以沉浸典籍之中，於是成爲儒家文林之一。崔駰、崔瑗雖先盡

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以結好。由此知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禄，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心於貴戚，但能最終以正直居官，則其後來的志趣不是與進取之人相同嗎！李固是高潔之士，與崔瑗鄰郡，送禮以結友好。由此知杜喬的彈劾，可能有些過分了。崔寔的《政論》，談整頓亂世，即使是鼂錯之徒也不能超過。

贊曰：崔爲文宗，世代傳文辭。建新潔身自好，抛棄志向而求容身。長久居長岑，在遼之陰。没有直道，何不取隱逸之道。崔瑗不言禄，也離冤辱。子真持論，改善陋俗。

後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周黄徐姜申屠傳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時；及其止也，則窮栖茹菽，臧寶以迷國。

《易》曰："君子之道，或做官或隱居，或沉默或議論。"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做官，邦無道則不參與時政，收斂才能"。然而任用捨棄，君子可以保存他的忠誠。所以他若任職，則濕足蒙垢，出仕以效力當時；到他退隱時，則節衣縮食，藏起才能，放任自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太原閔仲叔，世人稱他爲節士，即使像周黨那樣的清廉，也自認爲不如。周黨見他食豆飲水，便送給他生蒜，他接受却不吃。建武中期，接受了司徒侯霸的召辟。到任之後，侯霸不管政事，仲叔白白辛苦而已。仲叔遺憾地說："起初承蒙嘉命，又喜又懼；今見到明公，喜懼都没有了。如果是因仲叔不值得一問呢，當初就不該徵辟。辟而不問，是失用人之道。"於是告辭而出，上奏彈劾自己的狀子後離去。又以博士徵召，不來。客居安邑。老病家貧，得不到肉吃，每日買猪肝一片，有的屠户不肯賣給他，安邑令聽説後，命吏經常供給他。仲叔感到奇怪并問他，知道内情後，便嘆息説："閔仲叔怎能以口腹之事拖累安邑呢?"於是離去，客居沛。壽終去世。

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

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時也修養清廉節操。家中資財千萬，父荀越去世，他將資財全部散給九族。隱居山澤之中，尋求實現自己的志向。王莽末期，匈奴入侵他的本縣廣武，聽説荀恁的名望氣節，便相約不進入荀氏閭中。光武帝徵召，他托病不去。永平初年，東平王劉蒼任驃騎將軍，開啓東閣延請賢俊，他受徵而去。到

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

後來朝會，顯宗和他開玩笑說："先帝徵君却不來，而驃騎將軍召辟則來，爲什麽？"他回答說："先帝以德恩惠天下，所以臣可以不來。驃騎將軍執法以檢查下屬，所以臣不敢不來。"此後一月多，罷官回家，在家中去世。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宫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桓帝時期，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也多次被徵。他的鄉人鼓勵他去謀官職。魏桓說："追求升官晋爵，是爲了實現志願。如今後宫人數以千數，可以減少嗎？廄中馬匹上萬，可以去掉一些嗎？左右都是有權有勢的大臣，可以除去嗎？"那些人都回答說："不能。"魏桓於是感慨地嘆息說："讓我活着去而死着回來，對各位有什麽好處嗎！"於是隱居不出。

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槪，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此二三位，可以説得上是懂得去就之節，候時而居處的了。如此，就不是人死便一切都完結的了。或許是審時度勢清楚自己，以完成道業。我有意列出他們的事績，區别并記在這裏。

周燮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决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弃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决曹掾周燕的後人。周燮生下來便鼻子下巴歪斜，相貌醜陋嚇人。他的母親想抛棄他，他的父親不同意，說："我聽説賢聖大多都長相怪異。振興我宗族的，就是這個兒子。"於是便養了下來。

始在髫鬌，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

還是小兒的時候，他便懂得謙讓；十歲就學，能通《詩經》、《論語》；到長大成人，專攻《禮》、《易》。非聖賢書不讀，不重視寒暄交往。有先人在山岡旁修建的草廬，下面坡上有田地，他常常耕作自給自足。不是自己耕種漁獵所收獲的，便不食用。鄉黨宗族之人很少看見他。

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

周燮以孝廉、賢良方正被舉薦，朝廷特地徵辟，他都推説有病而未接受。延光二年，安帝用玄纁羔幣聘周燮以及南陽馮良，二郡各派遣丞掾致禮。宗族之人更加勸說道："修德立行，爲的是國家。自先世以來，功勛寵幸不斷，君爲何偏要守在這山岡坡田上呢？"周燮說："我既然不能隱居巢穴，追隨綺季踪迹，却仍顯然不遠離父母之國，則本已混泥揚波，同流合污了。修道之人，審時而動。不審時而動，怎能通達呢！"於是便自己駕車到潁川陽城，派門生致謝，接着

陽城，遣門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

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踪迹斷絶。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盗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黄憲

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

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慠，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

便稱病辭職而歸。馮良也帶病到近縣，送還謝禮而回。朝廷下詔書告知二郡守，每年送羊酒給他們養病。

馮良字君郎。出身微賤且喪父，少時做縣吏。年三十，任尉從佐。他奉檄文迎接督郵，在路上感慨，覺得在這樣的職位上是種耻辱，於是毁車殺馬，撕裂衣冠，逃到犍爲，跟隨杜撫學習。妻兒找尋，踪迹全無。後來纔發現草中有破車死馬，衣裳腐朽，以爲是被虎狼或盗賊所害，於是辦喪事穿喪服。過了十多年，他纔回到鄉里。志向舉止高雅，非禮不動，待妻與子如君臣相待，鄉黨都以他爲表率。周燮、馮良都是七十多歲纔去世。

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代貧賤，父爲牛醫。

穎川荀淑到慎陽，在客舍中遇到黄憲，當時黄憲纔十四歲，荀淑感到驚異，行禮并同他説話，將近一天而不能離去。他對黄憲説："您是我的師表。"不久前去袁閎處，還未等慰問，便迎上去説："你國中有顔子，你知道嗎？"袁閎説："看見我的叔度了嗎？"當時，同郡戴良才高傲慢，而見到黄憲未嘗不恭敬，等到回家，悵然似有所失。他的母親問他："你又從牛醫兒子那兒來吧？"他回答説："我不見叔度，不認爲不如他；見到他之後，則看他在前，忽然又在後面，的確是難以琢磨呀。"同郡陳蕃、周舉常相互説道："一段時間不見黄生，則卑鄙貪婪之念又在心中出現。"到陳蕃爲三公，上朝而嘆息説："叔度如果在，我不敢先佩帶印綬了。"太守王龔在郡中，以禮延請賢人達士，他們中有很多接受了他的請求，但最終也未能説服過黄憲。郭林宗少時游汝南，先拜訪袁閎，没有過夜便離去；進而到黄憲處，許多天後纔離去。有人爲此問林宗，林宗説："奉高的器度，如同泉水，雖然清但容易酌取。叔度汪汪如千頃池塘，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估量啊。"

黄憲初舉孝廉，又被公府徵召，友人也勸他去就職，黄憲也不拒絶他們，到京城後很快就回

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黄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

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并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穉嘗爲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

來了，竟没有去就職。年四十八而終，天下之人稱他爲“徵君”。

論曰：黄憲言論風旨，没有什麽傳聞，但士君子見到他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深遠，去掉疵缺。將要因道周備性全一，而没有合適的德操名稱來稱贊他嗎？我的曾祖穆侯認爲黄憲隨和地順應變化，道深不可測，淺深不分其所不同，清濁不能説明其所。如果到孔氏之門，或許差不多了！所以曾著論言之。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己耕種，不是自己勞動所得便不食用。恭敬儉約仁義禮讓，他所住地方的人都佩服他的德行。公府多次徵辟，他都没有接受。

當時陳蕃任太守，以禮請他任功曹，徐穉不回絶，但拜謁後便退出。陳蕃在郡不接待賓客，衹有徐穉來時爲他特設一榻，他離去便懸起來。後被推舉爲有道之人，到家中去拜他爲太原太守，他都没有接受。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推薦徐穉等説：“臣聽説善人是天地之基，朝政由此而出。《詩》曰：‘願上天生更多的賢士，都生在此國中。’上天選拔德高望重之人，爲陛下而出，應輔助聖明之時，幫助成就大業。臣等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兼備，衆人皆知。如果能提拔他們爲三事，協和天工，必能增添宣揚盛美，使日月增光。”桓帝於是用安車和黑色幣帛，以周全的禮節徵召他們，但他們全没有來。皇帝於是問陳蕃説：“徐穉、袁閎、韋著誰先誰後？”陳蕃回答説：“袁閎生在公族，受道時間較長。韋著長在三輔禮儀習俗之中，正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徐穉，出自江南卑微之地，却頭角嶄露，應該首先任用。”

徐穉曾被太尉黄瓊徵辟，但未接受。到黄瓊去世歸葬，徐穉便背着食物徒步到江夏吊唁，設鷄酒薄祭，哭完後離去，不説出姓名。當時來這裏的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聽説此事，認爲

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可能是徐穉，便挑選能言善辯的書生茅容騎馬去追趕。茅容在路上追上了徐穉，茅容爲他備飯，二人一起談論務農之事。臨告別之時，他對茅容說："替我感謝郭林宗，大樹將倒，不是一繩所能拉住的，爲什麽不趕緊找個安寧之所?"後來林宗母親去世，徐穉去吊唁，放置生芻一束在廬前而去。衆人奇怪，不知這是什麽意思。林宗說："這肯定是南州高士徐孺子。《詩》不是說，'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我無德相配。"

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從横，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

靈帝初，想用蒲草裹輪之車聘徐穉，正趕上他去世，時年七十二。徐穉子徐胤字季登，淳行孝悌，也隱居不出來任職。太守華歆以禮請求相見，他稱病堅决不去。漢末寇賊縱横，但都敬佩徐胤以禮行事，相互約定勸告，不侵犯他所住之閭。建安中去世。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李曇字雲，少時喪母，繼母嚴厲，李曇事奉更加謹慎，被鄉里稱道效法。供養親人遵行道義，終身不求官職。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别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爲世代名望之族。姜肱與兩個弟弟仲海、季江，同以孝行著稱。彼此友愛至親，常同床共卧。到各自娶妻，兄弟不忍分離，不能分開就寢，因應立後嗣，這纔各回各室。

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争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

姜肱博通《五經》，兼懂星相讖緯，遠來就學之士三千餘人。諸公争相加以辟命，全未接受。兩個弟弟名聲在他之後，也不接受徵聘，當時人們十分羡慕他們。

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盗，欲殺之。肱兄弟更相争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托以它辭，終不言盗。盗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姜肱曾與季江拜謁郡守，夜裏在道上遇到盗賊，盗賊要殺他們。姜肱兄弟争相去死，賊於是放了他倆，衹搶走了衣物資財。到郡中後，郡守見姜肱没有衣物，奇怪地問他什麽原因，姜肱找别的托辭，却始終不説盗賊之事。盗賊聽説後受到觸動而悔改，後來到他的學館來，求見他。姜肱與他們相見，他們都叩頭謝罪，并歸還搶去的物品。姜肱不接受，爲他們準備酒食後便讓他們離去。

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

後與徐穉一同被徵召，不受。桓帝於是命彭

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暗，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虚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城令派畫工畫下他的相貌。姜肱卧在幽暗之中，用被子遮住面部，説是得了眩疾，不能見風。畫工最終還是没有見到他。

中常侍曹節等在朝廷專權，新近誅除了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想藉寵幸賢德之人，以平息衆人的怨恨，於是告訴皇帝請求徵姜肱爲太守。姜肱得到詔令，便私下告訴他的友人説："我以虚名獲實惠，於是便依聲望。聖明在上，尚該牢固本志，况如今政權在宦官之手，我何必呢!"於是隱身逃遁，遠在海濱。朝廷又以玄色纁綬徵聘，他不接受。朝廷當即拜他爲太中大夫，詔書至門，姜肱派家人回答説"久病就醫"。接着便穿便服走小路，隱身在青州界中，靠賣卜爲生。召命斷絶，家人也不知他在何處，過了一年多纔回來。七十七歲時，熹平二年在家中去世。弟子陳留劉操追慕姜肱的德操，共同刊刻石碑頌揚他。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黄人也。九歲喪父，哀毁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毁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黄人。九歲喪父，他哀傷過度。喪服完後，不食酒肉達十多年。每到忌日，便三日不進食。

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仇，殺死夫氏族人，吏逮捕玉并告到外黄令梁配，梁配想判玉死刑。申屠蟠當時年十五歲，爲諸生，他進諫説："玉的節義，足以感動那些不知耻之人，激勵那些忍辱之子。不遇聖明之時，尚且應當在廬墓之前表彰，更何况在清明朝政之時，却不加哀憐!"梁配認爲他説得對，便爲玉請求使她得以免死。鄉人都爲此稱贊他。

家貧，他受雇做漆工。郭林宗見到他後覺得他很不一般。同郡蔡邕很器重申屠蟠，到他被州徵辟，便辭讓説："申屠蟠稟氣玄妙，天性聰敏靈透，喪親盡禮，幾乎至於自毁。高行義美之德操，很少有人能趕得上。安貧樂隱，遵守道義真性，不因燥濕改變輕重，不因無職或富貴而改變節操。與蔡邕相比，論年歲申屠蟠大，論德操則申屠蟠更賢德。"

後郡召任他爲主簿，他不去。接着便隱居鑽研，博貫《五經》，兼明圖緯。開始曾與濟陰王

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殁，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閒，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

太尉黄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别，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争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黄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黄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

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黄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栖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

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去世前，將自己的後事托與申屠蟠，申屠蟠便親自推輦車，送喪回到鄉里。在河、鞏之間遇到司隸從事，從事覺得他很仁義，爲他封符牒護送他，申屠蟠不肯接受，投符牒於地而去。辦完喪事後回到太學。

太尉黄瓊徵辟，他不去。到黄瓊去世，歸葬江夏，四方名士會集帳下有六七千人，相互談論，没有比得上申屠蟠的。祇有南郡一生與他相酬對，告别時，握着申屠蟠的手説："君不是受聘就是被徵，如此則會在上京相見了。"申屠蟠勃然發怒説："起初我還以爲你還可以説上話，怎麽竟然是個拘於禮教貪圖富貴之徒呢?"於是甩手而去，不再與他説話。再次被舉爲有道，他未接受。

此前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攻擊朝政，自公卿以下都屈尊禮遇他們。太學生都争相追慕他們的風尚，以爲文學將要興盛，處士將被重新任用。惟有申屠蟠嘆息説："從前戰國之時，處士横加議論，列國之王，甚至執掃作爲他們的先導，而最終有坑儒燒書之禍，説的就是現在的情况呀。"於是絶迹於梁、碭之間，依樹建屋，自我混同於傭人。過了二年，范滂等果然遭受黨錮之禍，或死或受刑者數百人，申屠蟠完全避免了被牽涉。後申屠蟠友人陳郡馮雍犯事被押在獄中，豫州牧黄琬想殺他。有人勸申屠蟠救馮雍，申屠蟠不肯去，説："如果還是從前的黄子琰，未必判罪。如果不同意我説的話，即使去了也没用!"黄琬聽説之後，便赦免了馮雍的罪。

大將軍何進接連徵他而不來，而何進一定要將他請來，派申屠蟠的同郡人黄忠寫信勸他説："前幕府初開，至於先生，是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置几杖之座。經過二年，而先生志向更高，崇尚更加堅固。但我私下覺得先生高節有餘，對於時宜則不一定。如今潁川荀爽於道中有病，北海鄭玄北面受職。他們豈樂於處困境嗎? 祇是知道此時是不可安樂的。昔人之隱，遇時則放聲滅迹，住草屋吃野果。當不遇時，則裸身大笑，披髮狂歌。如今先生居處平地，優游人間，吟頌典籍，穿着衣裳，情形與昔

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

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并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脱。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栖，豈若蒙穢？凄凄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甘是堙曖。

人不同，却想走他們那樣的路，不也太難了嗎！既然孔子可以爲師，又何必去首陽山呢。”申屠蟠没有回信作答。

中平五年，又與荀爽、鄭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一同被徵爲博士，但未接受。第二年，董卓廢立，申屠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又被公車徵辟，惟有申屠蟠不去。衆人都勸他，申屠蟠笑而不答。不久，荀爽等被董卓所脅迫，在西部建都長安，京城動亂。到皇帝西遷，公卿多遇兵亂饑荒，家人離散，韓融等僅以自身逃脱。惟有申屠蟠處於亂世末期，始終保全高尚志向。七十四歲時，在家中去世。

贊曰：道德可懷，明時難遇。如果道不逢時運，理用同廢。與其隱居，不如仕在亂朝？饑饉賢人，退而窮處。韜伏明姿，甘心隱逸。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八世祖楊喜，在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楊敞，昭帝時爲丞相，封爲安平侯。父楊寶，熟習《歐陽尚書》。哀、平之時，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一同被徵召，但隨即逃遁，不知去處。光武贊揚他的節操。建武中，公車特徵，因年老有病未到，在家去世。

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

楊震少時好學，向太常桓郁學習《歐陽尚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評論他說是"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常客居在湖，不應州郡的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雖然到晚年，而楊震心志更加堅定。後來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在講堂前，都講取魚進前說："蛇鱣，是卿大夫服的象徵。三數，是效法三公。先生從此升遷了。"五十歲時，纔開始到州郡任職。

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産業，震不肯，

大將軍鄧騭聽說他的賢德而徵召他，推舉他爲茂才，四次遷升至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他赴任時，道經昌邑，以前他所推舉的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前來謁見，到夜晚懷揣十斤金送給楊震。楊震說："故人知君，君却不知故人，爲什麽?"王密說："深夜無人知道。"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說無人知！"王密慚愧而出。後轉爲涿郡太守。他生性公正廉潔，不接受私事請托。他的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有的想讓他置辦産業，楊震不肯，說："使後

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

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内寵始横。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宫掖，傳通奸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托，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鷄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踪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

代人被稱爲清白吏的子孫，把這留給他們，不是很厚嗎！"

元初四年，被徵入朝爲太僕，遷爲太常。此前博士選舉多有虚假，楊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頌他。

永寧元年，楊震代劉愷爲司徒。第二年，鄧太后去世，宫内受寵幸之人開始横行。安帝乳母王聖，因保育之勞，仗恩放縱；王聖子女伯榮出入宫掖，傳通奸邪賄賂。楊震上疏説：

臣聽説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所以唐、虞時代能人任官，四凶流放，天下順服，以致昌盛。如今九德没有做到，却受寵者充斥後宫。阿母王聖出身微賤，千載難逢，奉養皇帝，即使有推燥居濕之勞，但前後賞賜恩惠，超過了勞苦的回報，却毫無滿足之心，不知法紀，與官宦勾結，擾亂天下，損害辱没清廉朝政，使日月受到污染。《書》告誡雌鷄像公鷄一般鳴叫，《詩》諷刺多計謀的婦人喪國。昔日鄭嚴公放縱母氏的欲望，隨驕弟恣意縱横，差點危害國家，然後纔加以檢討，《春秋》批評他，認爲他没有教化好。女子小人，接近則喜，疏遠則怨，實在是難養。《易》説："婦人不能放肆，在家中進食。"説的是婦人不能參與政事。應立即遣出阿母，讓她住在外面，斷絶伯榮進官之路，不讓他們往來，使恩與德都隆盛，上下皆大歡喜。希望陛下斷絶私下之愛寵，割捨不忍之心，留意國家大事，授爵位一定要謹慎，減省貢奉，破例徵召。使得朝外没有類似《鶴鳴》那樣的感慨，朝内没有《小明》那樣的後悔，《大東》之類的諷刺不出現於現在，勞作而不被怨恨。應追踪往古，比照聖王之德，難道不好嗎！

上奏之後，皇帝把奏疏給阿母等人看，這些受寵之人都對楊震懷恨在心。伯榮更加驕横淫逸，與故朝陽侯劉護堂兄劉瓌交往勾結，劉瓌

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簒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嘩，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

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揺朝廷。震復上疏曰：

>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鬥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内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奸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

於是娶她爲妻，得以繼承劉護的爵位，官至侍中。楊震非常恨他們，又到朝廷上疏説："我聽説高祖與群臣約定，不是功臣不能封爵，所以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繼，以防止簒位。臣在下面見到詔書封以前的朝陽侯劉護堂兄劉瓌繼承劉護的爵位爲侯。劉護同胞弟劉威，至今仍在。臣聽説天子專封有功者，諸侯封爵封有德之人。現在劉瓌没有什麽功德，衹因配阿母女，一時之間，不僅位至侍中，又至封侯，不符合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嘩，百姓不安。陛下應借鑒既往，順從爲帝之則。"書奏之後没有被采納。

延光二年，楊震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舉薦中常侍李閏兄給楊震，楊震没聽從。耿寶於是自己去拜訪楊震説："李常侍是國家所倚重之人，想使公召辟他的兄長，耿寶衹是傳旨意而已。"楊震説："如果朝廷想讓三府召辟，那麽應該有尚書敕令。"於是拒不同意，耿寶憤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也推薦自己所親近之人給楊震，楊震又不同意。司空劉授聽説後，當即徵召此二人，十日之内都被提升。由此楊震更被怨恨。

當時皇帝下詔爲阿母大修府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人接連煽動，動揺朝廷。楊震又上疏説：

> 臣聽説古時耕種九年必有三年的積儲，所以堯時遭遇洪水，人民没有遭受飢餓。臣在下考慮如今災害發生，逐漸嚴重，百姓空虚，不能自給。再加上蝗蟲，羌虜搶掠，三邊震動驚擾，戰鬥之役至今未止，兵甲軍糧不能再供應。大司農府庫財貨缺乏，恐怕不是社稷安寧之時。臣見到詔書爲阿母修起津城門内第舍，合二爲一，坊相連延伸到街頭，修繕雕飾，極盡巧技。如今盛夏土王，却攻山采石，那些大匠左校别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催促，耗費巨大。周廣、謝惲兄弟，與那些國中没有近親之人的，依靠近幸奸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瓜分威嚴共享權勢，勾結州官郡守，撤换大臣。宰司召辟，遵奉他們的旨意，招來海内貪婪之人，接受

分威共權，屬托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嘩，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他們的財物，甚至有被禁錮被判死刑之徒又得到重用的事情。黑白混淆，清濁同流，天下喧嘩，都説錢財上流，使得朝廷受到譏諷。臣聽師説："皇帝所取，財盡則怨恨，力盡則背叛。"怨恨背叛之人，不能再使用，所以説："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希望陛下仔細考慮。

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

樊豐、謝惲等見楊震接連直諫而不被接受，無所顧忌，於是僞造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自修建家舍、園池、廬觀，耗費無數勞役錢財。

震因地震，復上疏曰：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静承陽。"而今動摇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逾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嘩，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楊震趁地震，又上疏説：

臣蒙恩就職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震。臣聽師説："地是陰精，應當安静承陽。"而今動摇的原因，是因陰道盛的原因。那天戊辰，三者都在土，位在中宫，這是中臣近官過分掌權管事的景象。臣想陛下因邊境不安寧，自我檢討，宫殿墻屋傾斜，支柱而已，没有興修建造，想讓遠近都知道政化清流，商邑那樣的莊嚴雄偉。而親近幸臣，不知與上同心，驕奢淫逸不守法紀，多請徒士，大修宅第，賣弄威福。道路之上輿論嘩然，衆人都能聽到和看見。地震之災變，近在城郭，危險是因此而發生的。又冬季無長久的下雪，春天没有下雨，百官心焦，然而却修繕不止，的確是導致旱災的徵兆。《書》説："差恒陽順，臣不可作威作福玉食。"希望陛下振奮剛健中正之德，抛棄驕奢之臣，以遮掩妖言，遵奉皇天告誡，不讓威福長久移交在臣下手中。

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子趙騰

楊震前後所上疏，從平静到激烈，皇帝已經心中不滿意了，而樊豐等都側目憤怒怨恨，但都因他是名儒，没敢加害。不久有河閒男子趙騰到

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絶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

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灾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

朝廷上書，批評得失。皇帝發怒，於是被關押獄中，判以對上不恭敬。楊震又上疏救他説："臣聽説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在朝上；殷、周聖明君王，有小人怨恨責駡，則反而修德律己。所以能聖明通達，開啓不諱，博采於負薪之人，完全瞭解下情。現今趙騰所犯的是激昂攻擊批評之罪，與親手殺人犯法有所不同。希望能减免刑罰，保全趙騰性命，以鼓勵平凡衆人之言。"皇帝不加理會，趙騰最終被殺且尸體被棄在都市。

正遇上三年春，皇帝東巡岱宗，樊豐等因皇帝在外，競相修繕第宅，楊震部掾高舒召大匠命府吏考核檢查，得到樊豐等所僞造頒下的詔書，全都上報，等到皇帝回來呈上。樊豐等人聽説後，十分害怕，正好太史説星變逆行，於是共同説楊震的壞話："自從趙騰死後，他非常怨恨；况且是鄧氏故吏，懷有憤恨之心。"等到皇帝車駕回宫，選吉日在太學裏，夜裏派使者策命收回楊震的太尉印綬，於是關上門杜絶賓客。樊豐等又恨他，便請大將軍耿寶上奏楊震爲大臣不服罪，心懷怨恨，有詔遣歸本郡。楊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便感慨地對他的諸子及其門人説道："死是士的分内之事。我蒙恩居上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誅除，厭惡嬖女造成混亂却不能禁止，有什麽面目再見天日！身死之日，以雜木做棺，布單被裁够蓋全身就行，不要回鄉修墓，不要設祭祠。"於是便飲毒酒而死，時年七十餘歲。弘農太守移良遵奉樊豐等人旨意，派吏在陝縣留停楊震的喪事，將棺露天放在道旁，謫楊震諸子代郵送書信，道路行人都爲他們落淚。

一年多後，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被處死，楊震的門生虞放、陳翼到朝廷追訴楊震的事。朝廷都稱贊他的忠心，於是皇帝下詔授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有關之人都來了。下葬前十多日，有大鳥高一丈多，聚集在楊震喪位前面，俯仰悲鳴，眼淚落在地上，葬禮完畢，纔飛離而去。郡府把這一情景上報朝廷。當時接連出現災異，皇帝感悟楊震的冤枉，於是下詔策説："故太尉楊震，做事正直，匡正時政，然而青蠅污染白素，惡人顛倒黑白與

威，灾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荆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

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悦曰：“卿强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勳。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黄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震中子秉。

楊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

此相同。上天降威，屢次發生災禍，經過卜筮，都是因爲楊震的緣故。朕實不德，彰揚其過，山崩棟折，我大概危險了！今讓太守丞用中牢祭祀，魂而有靈，請來享受吧。”於是時人在他的墓所樹立石鳥像。

楊震被誣告，高舒也被論罪，被處以減免死刑。到楊震事情顯露，高舒拜爲侍御史，官至荆州刺史。楊震有五子，長子楊牧，任富波相。

楊牧孫楊奇，靈帝時爲侍中，皇帝曾隨意問楊奇説：“朕與桓帝相比怎樣？”楊奇回答説：“陛下之於桓帝，也就像虞舜與唐堯相比德行。”皇帝不高興地説：“卿强項，真是楊震的子孫，死後肯定會再招來大鳥。”讓他出任汝南太守。皇帝去世後，重又入朝任侍中衛尉，跟隨獻帝西遷，立有功勞。到李傕脅迫皇帝回他的營地，楊奇與黄門侍郎鍾繇誘導李傕部曲將宋曄、楊昂讓他們反對李傕，李傕由此孤立無援，皇帝纔得以東去。後遷都到許，追封楊奇子楊亮爲陽成亭侯。

楊震少子楊奉，楊奉子楊敷，篤志博聞，議論者都認爲他能繼承家傳學業。楊敷去世早，子楊衆，也繼承了先輩學業，以謁者僕射的身份跟隨獻帝入關，多次遷升至御史中丞。到皇帝東還，夜中奔走渡過黄河，楊衆率諸官屬步行跟從至太陽，拜爲侍中。建安二年，因追述前功而被封爲務亭侯。

楊震中子楊秉。

楊秉字叔節，少時繼承父業，兼通《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纔接受司空徵辟，拜爲侍御史，頻繁出任豫、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從擔任刺史、二千石後，計算任職日期而接受俸禄，多餘俸禄不入私門。故吏携帶錢百萬贈給他，他閉門不接受。他因廉潔受到稱贊。

桓帝即位，他以通曉《尚書》被徵入朝勸講，拜爲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升爲侍中、尚書。皇帝當時微服出行，私自住在河南尹梁胤府中。這天大風將樹拔起，白天昏暗，楊秉藉此上

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灾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灾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宫'，《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宫，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黄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禄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

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争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兖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盗，方等無狀，舋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核其事，則奸慝踪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

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

疏勸諫説："臣聽説祥瑞是因有德而出現，災禍是因事而發生。傳：'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上天不言語，而是用災異譴告，所以孔子認爲迅雷大風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規，警戒禁止行人而後行，清潔宫室而後止，若不是郊祭廟祭之事，則鑾旗不隨駕。所以《詩》稱'自郊徂宫'，《易》説'王到大廟，致孝享也'。諸侯去往臣子的家，《春秋》尚且列出告誡，更何况穿着先王天子服而私下出游！降顔則混亂尊卑，等同威嚴則無序，侍衛守空宫，紱璽委托給宫女僕從，假如發生非同一般的事變，任章那樣的陰謀，則上負先帝，下後悔也來不及。臣累世受恩，得以充備尚書之位，又以微薄學業，充在講勸之列，蒙受特別的愛重賞識，被日月照耀，恩重命輕，大義促使士去死，不懼怕被摧折，以上是簡略陳述的愚見。"皇帝没有接納。楊秉以病爲由乞求退職，出爲右扶風。太尉黄瓊對他離開朝廷感到可惜，上書説楊秉勸講宫中，不宜遷外，應留拜光禄大夫。當時大將軍梁冀專權，楊秉聲稱有病。六年，梁冀被誅後，他纔被拜爲太僕，遷爲太常。

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因諫受罪，楊秉爲他争辯而不能成功，并因此被免官，回歸家鄉。這年冬天，又被徵拜爲河南尹。此前中常侍單超弟單匡任濟陰太守，因貪污罪被刺史第五種所彈劾，事情急迫，於是便賄賂刺客任方刺殺兖州從事衛羽。此事已見《種傳》中。等到任方被逮捕，被囚在洛陽，單匡考慮楊秉會深查此事，便密令任方等越獄逃走。尚書召楊秉加以責問，楊秉回答説："《春秋》載不殺黎比而魯因此多盗賊，任方等不法，起因於單匡。刺殺執法之吏，害死奉公之臣，又讓他逃走，寬赦放縱罪犯，首惡大犯，終將成爲國家的危害。請允許用檻車徵召單匡考查此事，則奸惡端緒，肯定會馬上得知。"而楊秉竟被罰作勞役，因久旱被赦放出。

此時正遇上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上告説楊秉忠正，不宜長久降職而不用。朝廷下詔公車

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并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庭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

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灾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核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臧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

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并通奸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皋陶

徵楊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病不來。有司彈劾楊秉、韋著二人大不敬，請求將他們下交所屬官府治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奏議："楊秉儒學侍講，本性謙虛；韋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操。同徵而都不到，的確使側席待士者失望，然而委屈減食，也足以抑制苟且進人之風。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大度，應用優游之禮。可以告訴他們所在的地方官，講解朝廷恩意。如果他們還不來，再仔細議論如何處理他們。"於是重徵，楊秉這纔來到，拜爲太常。

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此時宦官勢力正盛，品行不端之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相貪淫，朝野一片抱怨之聲。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大多任非其人，自不久前所徵，都衹拜官而不測試，致使盜竊縱橫恣肆，怨言訴訟不斷出現。按照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掌權，而今他們的子弟賓客布滿職署，有的是年少庸人，擔任守宰之職，上下忿恨，四方怨怒。可遵循舊章，去除貪婪殘暴，堵塞災禍誹謗。請通告司隸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自檢查所統屬之部，應當斥退罷免的，自己報上來，三府廉察有遺漏的，繼續報上。"皇帝同意了。於是楊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起敬。

當時郡國之中計吏多留下拜爲郎，楊秉上言說在三署中見郎七百多人，財物空虛，白拿俸祿者多，而不良守相，想藉封國爲池，助長污穢之行。應斷絕拜計吏爲郎，以堵塞覬覦之端。從此到桓帝世終，計吏沒有再被留拜的。

七年，皇帝南巡園陵，特地詔命楊秉跟從。南陽太守張彪與皇帝未即位時有舊恩，以皇帝車駕將至，藉着調發之機，將許多物資私自留給自己。楊秉聽說後，寫信痛責荊州刺史，并將此事轉告公府。行至南陽，皇帝左右之人都接受了賄賂，因而仍有詔書拜授許多官職。楊秉又上疏勸諫說："臣聽說先王建國，順應上天而建立官制。太微聚星，名爲郎位，入朝奉命守衛，出朝則治

誠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理百姓。皋陶告誠虞，在於授官與人。不久前在道路之中拜授官職，皇恩加給小人，爵位因賄賂而成，風化由此敗壞。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無人來觀。應割捨不忍之恩，以斷絶追求欲望之路。”於是皇帝停止了詔授。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晋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當時中常侍侯覽弟侯參任益州刺史，多次犯有貪污罪，在州中施行暴虐。第二年，楊秉彈劾侯參，檻車徵他到廷尉獄。侯參惶恐，在道上自殺。楊秉因而上奏侯覽及中常侍具瑗説：“臣考查舊典，宦豎之官，本來是在傳遞通報，司昏守夜方面任職，而今却不正當地受到過分寵幸，執政操權。那些阿諛奉承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恩；有違背他們心意的，必然尋事中傷，發泄他們的忿恨。居住效法王公，富有如同國家，飲食極盡膳肴，僕妾身着綢緞，即使季氏專權於魯，穰侯在秦擅政，也没有比這更過分的了！案中常侍侯覽弟侯參，貪婪殘暴的元凶，是自取滅亡，侯覽自知罪大，肯定心存疑慮，臣認爲不應再寵幸他。昔日懿公處罰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然而却讓二人同乘，最終發生竹中之難，《春秋》記載此事，作爲至戒。鄭詹來而國亂，四奸邪之人被放逐而衆人心服。以此看來，可以放在身邊嗎？應趕快斥退侯覽，把他扔給豺虎。像這樣的人，不是恩惠所能籠住的，請免除他的官職并送他回本郡。”書奏之後，尚書召楊秉掾屬説：“公府是外職，却彈劾皇帝身旁的官員，這在漢制經典中有先例嗎？”楊秉派人回答説：“《春秋》記載趙鞅因晋陽之甲，驅逐君王身邊的惡人。傳曰：‘除君之惡，竭盡全力。’鄧通懈怠，申屠嘉召來鄧通責問，文帝聽從而請求原諒。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管。”尚書不能回答。皇帝不得已，最終免去侯覽的官職，并削去具瑗封國。每當朝廷有得失，他便盡忠規諫，而且常常被采納接受。

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楊秉生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於是不再娶妻，他所在之處的人們以淳白德操稱贊他。他曾隨意地説過：“我有三不惑：酒，色，財。”桓帝八年去世，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楊賜。

楊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

楊賜字伯獻。少時便繼承家學，篤志博聞。經常退居隱處約束，教授門徒，不接受州郡的禮遇詔命。後來被徵辟到大將軍梁冀府内，但這并不是他所願意的。出任陳倉令，因病未成行。公車徵而不至，接連辭謝三公之詔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而爲侍中、越騎校尉。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禄勳。

建寧初期，靈帝應受學，詔太傅、三公挑選通《尚書》桓君章句且一直有盛名的人，三公都推舉楊賜，於是他便侍講於華光殿中。後遷少府、光禄勳。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鬥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艶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熹平元年，青蛇出現在御座旁，皇帝詢問楊賜這是什麽原因，楊賜奏上密封奏書中説："臣聽説和氣招致祥瑞，乖氣導致災禍，美驗則五福應，惡驗則六極至。善不隨便來，災不無故發生。作爲王者心有所思，意有所想，即使没表現出來，但五星却因此而推移，陰陽由此改變常規。由此看來，天與人之間，難道不相通嗎？《尚書》説：'天若有事於人，借君一日。'這便是明證。皇權不健全，便有蛇龍之災。《詩》：'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以《春秋》記載兩蛇在鄭門搏鬥，預示昭公將因女人而失敗；康王一旦晚起，《關雎》藉此便發感嘆。女色盛行則愛説别人壞話的人猖獗，他們猖獗則賄賂通行，所以殷湯以此自戒，終於救解了旱災。希望陛下思念乾剛之道，區分内外之别，崇尚帝乙之制，受百牲之福，抑制皇甫之權勢，割捨心愛的美艶之妻，則蛇變可以去除，祥瑞即刻便會出現。殷戊、宋景之時，發生的事便可説明。"

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以灾異免。復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游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熹平二年，代唐珍爲司空，因災異被免官。又被拜爲光禄大夫，俸禄爲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那時朝廷授爵，常常不按次序，而皇帝喜愛微服出行，游幸外苑。楊賜又上疏説：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昊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

臣聽説天生衆民，不能自理，所以設立君長管理他們，所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過午無暇進食，明察百官，有才能者在職，三年加以考察，以觀他們的成就。而今所任

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佗德，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勢，極槃游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絶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嘆，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用者没什麽别的德操，有權勢者，十日内多次被遷升，保持正直者，幾年不得提升，勞逸無别，善惡同流，《北山》之詩，由此而作。又聽説陛下多次微服出行苑囿，觀看鷹犬追逐，極盡游樂之荒淫，而政事一天天耽擱，教化荒廢。陛下不顧二祖之勤勞，追慕五宗之美德，却指望太平，這是由彎曲而求直影，後退却想要追上前人。應斷絶傲慢之戲，考慮授人以官的重要，割捨詔書之恩，謹慎官宦的使用，不讓醜女有四危之嘆，遠近有憤恨之聲。臣受恩重，愧爲師傅，不敢把自己混同於一般大臣，結囊躲避罪過。謹自手書密上。

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有虹霓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嘆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婿。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

楊賜後因徵辟同黨之人而被免職。後又被拜爲光禄大夫。光和元年，有虹霓白天落在嘉德殿前，皇帝十分討厭這一情景，率楊賜及議郎蔡邕等進入金商門崇德署，派中常侍曹節、王甫詢問將有什麽災異禍福。楊賜仰天而嘆，對曹節等説："我每次讀《張禹傳》，没有不憤懣嘆息的，既不能竭盡忠心，盡言要略，却反而留心少子，乞求讓女婿在身邊。朱游想得到尚方斬馬劍來懲處他，的確也是應該的。我以微薄之學，排在先師之列末端，幾代受寵，無以報國。今蒙垂問，竭忠而答，死而後已。"於是用信回答説：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霓，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霓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内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嘩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霓，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霓，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臣從經傳中得知，有的國家因得到神示而昌盛，有的却因此而滅亡。國家美好，則吸取他們的德行；邪辟昏亂，則衹看見他們的災難。如今殿前之氣，應是虹霓，都是因妖邪所産生，不正之象，即詩人所説的蝃蝀的情況。於《中孚經》説："霓之類，無德以色親近。"如今内多受寵之無能之輩，外重任小臣，上下都怨恨，滿道上都是議論，所以災異不斷出現，前後告誡。今又投霓，可謂深重已極。考查《春秋讖》説："天降霓，天下怨恨，海内動亂。"加上四百年時期，也重又降臨。昔日虹横貫牛山，管仲勸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説，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説，旬月之閒，并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内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桓公不要接近妃子宫女。《易》："天垂象，顯現吉凶，聖人仿效於此。"現在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同專掌國政，欺騙天下。又在鴻都門下，招集一群小人，作造賦辭，以雕蟲小技在當時受寵幸，類似驩兜、共工交替推薦，十天半月之間，都被提拔，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諫言。郄儉、梁鵠都以諂媚之天性，狡詐之心，各自受到等級高低不同的寵幸和爵位，而使官紳之徒委屈於田地之間，口誦堯、舜之言，親行絶俗之舉，拋尸溝壑，不被任用。冠履顛倒，山陵低谷互换，聽從小人之邪意，順從無知之私欲，不思《板》、《蕩》之作，虺蜴之誡。危急之情，没有超過現在的。全靠皇天垂象警告。《周書》説："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希望陛下慎重對待經典之告誡，圖謀變復之道，排斥奸邪之臣，儘快徵召鶴鳴之士，在内親近張仲，在外任用山甫，斷絶詔書，終止游樂，留心政務，不敢懈怠。希望上天賜威，衆變異可以消除。老臣過分地承受師傅重任，多次蒙受不同一般的恩德，怎敢愛惜垂暮之年，却不盡勤懇忠心呢！

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

書奏上後，十分觸怒曹節等人。蔡邕因直接頂撞而被定罪，遷徙朔方。楊賜因有師傅之恩，所以得以免除處罰。

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禄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并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

那年冬，行辟雍之禮，請楊賜爲三老。又被拜爲少府、光禄勳，代劉郃爲司徒。皇帝想建造畢圭靈琨苑，楊賜又上疏勸諫説："我私下聽説使者并出，度量城南百姓田地，想修建苑。昔日先王造囿，纔足以修三驅之禮，樵夫割草放牧之人，都到那裏去。先帝制度，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侈不儉約，正合於禮。現在大量規占城郊之地，作爲苑囿，毁壞沃土，廢棄田園，驅逐

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悦，遂令築苑。

居民，蓄養禽獸，恐怕不是所説的‘若保赤子’之義。如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個，可以快心意，順應四節，應想着夏禹低矮宫室，太宗不建露臺之意，以慰下民的勞苦。”書奏上之後，皇帝想停建，并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樂松等人説：“昔日文王之囿百里，百姓都認爲小；齊宣王五里，百姓却認爲很大。如今與百姓共有，於政無害啊。”皇帝很高興，於是下令築苑。

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四年，楊賜因病被罷官。不久，被拜爲太常，皇帝下詔賜他御府衣一套，自服冠巾綬，玉壺革帶，用金相間於鉤佩之間。

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黄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黄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别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宫，閲録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晋侯，邑千五百户。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并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户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

五年冬，楊賜又被拜爲太尉。中平元年，黄巾兵起，楊賜被詔到省閣議事，他痛切勸諫而違背皇帝心意，因寇賊兵起而被免官。此前黄巾帥張角等人持左道，自稱大賢，欺騙并向百姓炫耀，天下之人都前去歸順他們。楊賜當時在司徒府，便召掾劉陶告訴他説：“張角等遇赦而不悔過，反而逐漸滋蔓，如今如果下令州郡討伐追捕，恐怕會更加騷亂，加快他們造成的禍患。若嚴命刺史、二千石，檢查區别流民，各個護送回其本郡，以便孤立削弱張角他們的同黨，然後殺了他們的首領，便可不辛勞而平定，怎麽樣？”劉陶回答説：“這便是孫子所説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楊賜於是上書談了此事。但正趕上免職，此書便留在了朝中。後來皇帝遷南宫，翻閲過去的記事，找出了楊賜所上奏的滅張角的奏書及先前侍講的注釋典籍，受到感悟，下詔封楊賜臨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起初，楊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一同入朝侍講，他自認爲不應單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户邑給劉寬、張濟。皇帝嘉奬感嘆，又封劉寬及張濟子，拜楊賜爲尚書令。數日後出任廷尉，楊賜自認爲不是法家出身，便説：“三后成功，衹因有厚恩於百姓，皋陶不參與其中，可能是以此爲耻吧。”於是堅决辭職，以虚位特進免職回家。

二年九月，復代張温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

二年九月，楊賜又代張温爲司空。九月去世。天子穿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

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勛，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乂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勛，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敕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已故司空臨晉侯楊賜，華嶽所生，九德齊備，三任宰相，忠心輔國。朕昔日初識，授朕道於帷幄之中，接着便逐步成就功勛，參與大謀。師範之功，昭彰於內外，庶官之政務，辛勞且勤勉。七次官職爲卿校，官位特進，五登三公之職，平定禍難。雖然授與茅土，但未能報答他的功勛，哲人去世，將再向誰去請教呢！朕感到很害怕。禮設不同的等級，物有使用的規章。今派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到下葬時，又派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調發羽林騎兵輕車甲士，前後部鼓吹，又命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到舊塋。公卿以下參加葬禮。謚號文烈侯。到周年之期，又會集墓地。楊賜子楊彪嗣位。

楊彪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

楊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受公府召辟，他全不接受。熹平中，憑着博聞強記舊聞，被公車徵拜爲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派門生在郡界違法專營官府財物七千餘萬，楊彪揭發他的罪行，告訴了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上奏處罰王甫，天下之人沒有不高興的。朝廷徵他回來任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又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

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

中平六年，楊彪代董卓爲司空，這年冬，又代黃琬爲司徒。七年，關東兵起，董卓害怕，想遷都以避難。董卓於是大會公卿商議說："高祖建都關中十一代，光武建宮洛陽，至今也十代了。依照《石包讖》，應遷都長安，以符合上天及人民的意願。"百官沒有敢說話的。楊彪說："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所以盤庚五次遷都，殷民全都很氣憤。從前關中遇王莽變亂，宮室被燒毀，百姓遭塗炭，所存無幾。光武受命，改都洛邑。如今天下平定，百姓安樂，明公建立聖主，光照漢室，若無故放棄宗廟，拋掉園陵，恐怕百姓受到驚動，必然會有大的動亂。《石包室讖》，

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黄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 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争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禄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禄勛，再遷光禄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録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閒，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

妖邪之書，怎可信用?”董卓說:“關中肥沃豐饒，所以秦得以吞并六國。而且隴右出産木材，很容易得到。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時的瓦陶竈數千座，全力營建，一日便可建成。百姓不值得去問！如果前面的人退却，我們用大兵驅趕他們，讓他們去大海裏他們也不敢反抗。”楊彪說:“天下行動容易，安定很難，希望明公考慮。”董卓臉色一變說:“公想阻止國家大計嗎?”太尉黄琬說:“這是國家大事，楊公之言能不想想嗎?”董卓不回答。司空荀爽見董卓態度强硬，恐怕他害楊彪等人，於是和解地說:“相國怎會樂於如此呢? 山東兵起，不是一日可以制止的，所以應遷都另加圖謀，秦、漢都是這樣的。”董卓怒意稍減。荀爽私下對楊彪說:“各位争執不止，必招致禍患，所以我不這樣做。”商議完畢，董卓讓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黄琬、楊彪等人，上朝謝罪，隨即拜光禄大夫。十多天後，遷升大鴻臚。跟從皇帝後來入關，轉爲少府、太常，因病免職。又任京兆尹、光禄勛，再次遷升爲光禄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因地震免職。又拜爲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録尚書事。到李傕、郭汜之亂，楊彪盡節保衛皇帝，艱難危急之時，幾乎丢了性命。這些都記在《董卓傳》中。到車駕返回洛陽，重又任尚書令。

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悦，恐於此圖之，未得宴設，托疾如厠，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托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

建安元年，跟從皇帝遷都許。當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楊彪臉色不悦，害怕在此被捉，没等到設宴，便藉故去厠所，由此得以逃出回營。楊彪因疾病罷官。當時袁術篡亂，曹操托楊彪與袁術聯姻，誣告說他要圖謀廢立皇帝，上奏收押楊彪下獄，彈劾他大逆不道。將作大匠孔融聽說後，來不及穿朝服，便去見曹操說:“楊公四世德行清廉，海内之人仰望敬重。《周書》中父子兄弟罪不相牽連，更何況因袁氏而歸罪於楊公。《易》稱‘積善餘慶’，衹是欺騙人而已。”曹操說:“這是國家的意願。”孔融說:“假如成王殺邵公，周公能說不知道嗎?

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殺無辜，則海内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如今天下官員縉紳，之所以敬仰明公您的原因，是因您聰明仁智，輔助漢朝，推舉正直糾正錯誤，創建和平。如今濫殺無辜，海内聽聞，誰不遠離！孔融是魯國男子，明天便會拂衣而去，不再上朝了。”曹操不得已，於是便放了楊彪。

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爲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脩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四年，又拜太常，十年被免。十一年，各位因恩澤爲侯者都被奪去封號。楊彪見漢氣運將盡，於是便聲稱脚有毛病而不再行走，如此十年。後子楊脩被曹操所殺，曹操見到楊彪問道：“公爲何瘦成這樣？”他回答説：“慚愧自己没有日磾那樣的先見之明，但仍懷有老牛舐犢之愛。”曹操爲此顯出敬重神態。

楊脩

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鷄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决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脩之幾决，多有此類。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楊脩字德祖，好學，有才能，任丞相曹操主簿，爲曹氏效力。到曹操親自平定漢中，想因此討伐劉備而不能進，想堅守又不能成就功業，護軍不知是進還是退。曹操於是傳令，衹是“鷄肋”而已。外曹不明白，衹有楊脩説：“鷄肋，吃則没什麽東西，放棄又可惜，公已决定回去了。”於是命外曹説“稍嚴”，曹操於是因此而撤軍。楊脩的幾次判斷，都與此相似。楊脩又曾外出，算定曹操要來問外事，於是先做出答對，告誡守家少兒説：“如有命令，依次通報。”後來果然如此。如此三次，曹操奇怪他的神速，派人調查，知道内情後，由此忌恨楊脩。而且因他是袁術之甥，怕成爲後患，於是找藉口殺了他。

脩所著賦、頌、碑、贊、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

楊脩所著賦、頌、碑、贊、詩、哀辭、表、記、書共十五篇。

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禄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黄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到魏文帝受禪繼位，想讓楊彪任太尉，先派使者向楊彪出示聖旨。楊彪推辭説：“楊彪任漢三公，遇到亂世，不曾有任何補益。以年老有病，又怎能輔助新朝？”於是堅决推辭。皇帝於是授他爲光禄大夫，賜几杖衣袍，藉朝會引見，讓楊彪穿布單衣、鹿皮冠，拄杖而入，以賓客之禮待他。年八十四，黄初六年在家中去世。自楊震至楊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同爲東京的名族。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閒，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脩雖才子，渝我淳則。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真心托以重任，不可以虛情假意，地位崇高，憂心重而責任大。延、光二帝時期，楊震爲上相，以正直執掌政務，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大體。於是不斷積德，連任宰相。確實啊，“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相比之下也算不了什麽了。

贊曰：楊氏積德，世代爲國家柱臣。楊震畏四知，楊秉去三惑。楊賜也無忌，楊彪的確沒有邪惡之心。楊脩雖是才子，却改變了淳厚的道德規範。

後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章帝八王傳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閒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劉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劉壽、河閒孝王劉開，四王不記載母氏。

千乘貞王劉伉　劉悝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濕，租委鮮薄，改封鴻勃海王。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

千乘貞王劉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因劉伉是長兄，十分尊敬禮遇。立十五年去世。子劉寵嗣位，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封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去世，亦即夷王。父子死於京師，都葬在洛陽。劉寵子劉鴻嗣位。安帝去世，他纔去封國。劉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因樂安地處低濕，租賦收入少，改封劉鴻爲勃海王。立二十六年去世，這就是孝王。

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奉鴻祀。延熹八年，悝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廮陶王，食一縣。

劉鴻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劉悝爲勃海王，繼劉鴻後嗣。延熹八年，劉悝圖謀不軌，有司請求廢除他。皇帝不忍心，於是貶他爲廮陶王，食邑爲一縣。

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中黄門董騰并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王甫司察，以爲有奸，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

劉悝後來通過中常侍王甫謀求恢復封國，并且同意將用五千萬錢酬謝。皇帝臨死前，遺詔恢復他爲勃海王。劉悝得知不是王甫的功勞，因而不肯給他酬金。王甫很生氣，暗中找尋他的過失。起初，迎立靈帝時，民間流傳説劉悝對没有被立爲帝很不滿，想搶奪徵書，而中常侍鄭颯、中黄門董騰都俠義驍勇，多次與劉悝交往報信。王甫主管調查，認爲有不法之處，便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便收捕鄭颯并送入北寺獄。王甫讓尚書令廉忠誣告鄭颯等圖謀迎立劉悝，大

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逆不道。於是詔命冀州刺史收捕劉悝查問實情，又派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到勃海，威逼劉悝。劉悝自殺。他的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都死在牢獄之中。傅、相以下，因爲輔導王不忠，都被誅殺。劉悝立二十五年後封國被廢除。百姓們没有不同情他的。

平春悼王劉全

平春悼王全，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平春悼王劉全，建初四年封。當年去世，葬在京師。無子，封國取消。

清河孝王劉慶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即位，并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爲皇太子，徵楊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宫，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并幸，慶爲太子，心内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内使御者偵伺得失。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爲厭勝之術，日夜毁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

慶出居承禄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門蔡倫考實

清河孝王劉慶，母親是宋貴人。宋貴人，是宋昌的八世孫，扶風平陵人。父宋楊，以恭敬孝順著稱於鄉閭，不接受州郡的徵召。宋楊姑母即明德馬后的外祖母。馬后聽説宋楊的兩個女兒都有才且漂亮，便接來訓教她們。永平末年，被選入太子宫，很受寵愛。肅宗即位，她倆同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劉慶，第二年立爲皇太子，徵召宋楊爲議郎，待遇優厚。貴人擅長討人歡心，供奉於長樂宫中，執掌饋饌，太后很疼愛她們。太后去世後，竇皇后受寵日盛，因貴人姊妹同受寵幸，劉慶爲太子，心中痛恨，與母親比陽主圖謀陷害宋氏。在外命兄弟尋求她們細小的過失，在内派御者查找她們的得失。後來在掖庭門攔截得到貴人的信，説是‘因病想要生的菟絲，讓家人尋找’，於是誣告她們作妖術祝詛，用菟做厭勝之術，日夜毁譖，貴人母子逐漸被疏遠。

劉慶出外居住在承禄觀，數月後，竇后暗示掖庭令誣告以前的事，請求加以驗證。七年，皇帝便廢太子劉慶而立皇太子劉肇。劉肇，梁貴人之子。於是皇帝下詔説：“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從孩子時便開始，至今更加嚴重，怕他繼承他母親凶惡的作風，不能供奉宗廟，成爲天下之主。可以大義滅親，何况降退呢！現在廢劉慶爲清河王。皇子劉肇保育皇后，從幼時便受訓誡，引導善性，將成大器。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怎如嫡后事正義明呢！現在以劉肇爲皇太子。”於是將貴人姊妹逐出安置在丙舍，派小黄門蔡倫考證核實，都秉承皇后旨意編造事實，於

之，皆承諷旨傅致其事，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帝猶傷之，敕掖庭令葬於樊濯聚。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

是將他們送到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皇帝對此感到難過，命掖庭令將她們葬在樊濯聚。於是免宋楊之職命他回歸本郡。郡縣因事又將他逮捕。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宋楊因失志而憔悴，在家中去世。劉慶當時雖年幼，却也懂得避嫌畏禍，言談之中不敢涉及宋氏，皇帝更加喜歡他，命皇后使他的衣服與太子等同。太子待劉慶特別好，入則共室，出則同車。到太子即位，即爲和帝，待劉慶更加優厚，諸王無人能比，常常一同商議私事。

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内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

後因劉慶長大，別居丙舍。永元四年，皇帝駕幸北宫章德殿，在白虎觀講經，劉慶得以入省留宿。皇帝想誅除竇氏，想得到《外戚傳》，因懼怕左右之人而不敢支使，便命劉慶私下向千乘王索求，深夜單獨交給他；又命劉慶傳話給中常侍鄭衆求索從前之事。等到大將軍竇憲被殺，劉慶出居家邸，皇帝賜他奴婢三百人，車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滿其家，又數量不等地賞賜中傅以下至左右之人等錢帛。

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遥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爲没齒之恨。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

劉慶常生病，有時不安寧，皇帝朝夕探問，進膳藥，關心備至。劉慶小心恭孝，以自己是被廢黜之人，所以更加怕事守法。每次早上要去拜謁陵廟，常半夜就備裝，穿戴好衣冠等待天明；約束敕命下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爭競。他常因貴人葬禮有闕，私下感到遺憾，到四節伏臘之時，便在私室中祭祀。竇氏被除後，纔開始讓乳母在城北遥祠。到竇太后去世，劉慶請求上冢致哀，皇帝同意了，詔命太官四時供給祭祀用具。劉慶流着淚說："雖然生時不能供養，而去世後得到祭祀供奉，我心中滿足了。"他想要求建造祠堂，又恐怕有自同於恭懷梁后之嫌疑，於是没敢説。經常對着左右之人哭泣，把這當成没齒之恨。後來又上言説外祖母王氏年老了，又生了病，地方上又没有醫藥可治，希望能到洛陽來治病。於是皇帝詔命宋氏全回京師，把劉慶舅宋衍、宋俊、宋蓋、宋暹等都封爲郎。

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

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内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并爲清河中大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宫，長於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并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

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留慶長子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祜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中黄門送耿姬歸國。

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爲人也。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没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并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宫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

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

十五年，有司因日食陰盛，奏請遣諸王侯回封國。皇帝下詔説："甲子的變異，責任在我一人。諸王年幼，早離顧復，幼年哺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道不是國典，暫且留下。"到冬天，都跟隨皇帝到章陵祭祀，皇帝詔命借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藏贓物千餘萬，皇帝下詔審查此事，并責怪劉慶不舉報案情。劉慶説："衛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昧而衹知言聽事從，所以没有進行什麽審查。"皇帝贊賞他的回答，將衛訢的贜物全賜給了劉慶。到皇帝駕崩時，劉慶在前殿痛哭失聲，吐血數升，由此發病。

十六年，諸王回國，鄧太后特地聽任清河王設立中尉、内史，所賜之物都取自上御乘輿，封宋衍等人同爲清河中大夫。劉慶到國後，下令："寡人生於深宫，長於朝廷，依靠明主，無所作爲却受到厚恩。皇帝已去世，早早離開我們，近遭大憂，心中十分傷感悲切。蒙受皇恩，惟有盡職輔助，新近離京，心中憂愁孤單，日夜惶恐，不知所立。我聽説智力不足以單獨處理事務時，必須要有英明賢德之人相助。如今官屬都有爵位任命，得失平均，希望能上遵策戒，下免悔恨過失。最好督察時避免冤枉，明察典禁，不要讓我得怠慢之罪。"

鄧太后因殤帝年幼，考慮到今後萬一有什麽不測，於是留劉慶長子劉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府中。到秋季，帝去世，立劉祐爲嗣位者，也就是安帝。太后派中黄門送耿姬回國。

安帝的生母是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爲人。起初，伯父左聖因妖言而被殺，家屬被官府抄没，二娥很小便入掖庭，長大後，都有才色。小娥通曉《史書》，喜愛辭賦。和帝賜給諸王宫人，由此入清河府中。劉慶起初聽説她倆的美色，賞賜傅母以求得她們。到後來非常受寵愛，没有姬妾能比得了。姊妹都去世後，被葬在京城。

劉慶立爲王共二十五年，纔回到封國。那年病重，對宋衍等説："清河低貧，希望能求得尸

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吊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

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

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之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別得爲舞陰長公主，久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爲平氏長公主。餘七主并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爲當陽穆侯。楊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

骨得以在貴人冢旁下葬而已。朝廷大恩，仍應當有祠室，庶母子同祀，魂靈有所依托庇護，死又有什麼遺憾呢?”於是上書太后説：“臣國土低下潮濕，希望能乞得骸骨，隨貴人葬在樊濯，死而不朽。現在口眼尚能説話看見，冒昧請求。命在旦夕之間，希望能憐憫我。”於是去世，年二十九。皇帝派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命吊祭；又派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助理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禮儀與東海恭王相同。太后派掖庭丞送左姬之喪葬，與王合葬在廣丘。

子愍王虎威嗣位。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劉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子女十一人都爲鄉公主，食邑奉。二年，常保去世，無子，封國取消。

虎威立三年去世，也無子。鄧太后又立樂安王劉寵子延平爲清河王，這就是恭王。

太后去世，有司上言説：“清河孝王至德淳美，受明聖哺育，奉天承運，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稱父爲皇考，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不忘舊章。應上尊號爲孝德皇，皇妣左氏爲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爲敬隱后。”於是皇帝到高廟告祭，派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帶着策書璽綬到清河，追上尊號；又派中常侍奉太牢祭祀，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宗室列侯都前往到會。尊陵爲甘陵，廟名爲昭廟，設置令、丞，設兵車在四周護衛，與章陵相類似。又將廣川增加給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封妹妹侍男爲涅陽長公主，別得爲舞陰長公主，久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爲平氏長公主。其餘七位公主都因過早去世，所以都没趕上封爵。又追贈敬隱后妹妹小貴人印綬，追封謚號當陽穆侯給宋楊。宋楊四子都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户。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的有十多人。孝德后異母弟左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都爲清河國郎中。耿貴人是牟平侯耿舒之孫。

户。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爲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

貴人兄耿寶，襲封牟平侯。皇帝因耿寶是親舅舅，寵幸待遇十分優越，位至大將軍，事情已在《耿舒傳》中記載。

延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

延平立三十五年後去世，兒子劉蒜嗣位。冲帝去世，朝廷徵召劉蒜到京師，將商議繼位之事。正遇上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之後他便回到封國。

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騰説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

劉蒜爲人嚴謹持重，舉止有氣度，朝臣太尉李固等没有不傾心於他的。起初，中常侍曹騰拜謁劉蒜，劉蒜没有禮遇他，宦官們因此都恨他。到皇帝去世，公卿都要求立劉蒜，而曹騰勸説梁冀不聽從，於是便立了桓帝。曹騰所説的話見於《李固傳》中。劉蒜由此得罪。

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將至王官司馬門，曰："當立王爲天子，暠爲公。"暠不聽，駡之，文因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絶。

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勾結，放出謡言説清河王當一統天下，想共同擁立劉蒜。事情被察覺後，劉文等人便劫持清河相謝暠，帶到王宫司馬門，説："應該立清河王爲天子，謝暠爲公。"謝暠不聽從，并駡他們，劉文於是將謝暠刺殺。朝廷便追捕劉文、劉鮪并殺死他們。有司就此事彈劾劉蒜，他受此牽連而被貶爵爲尉氏侯，遷徙桂陽，於是自殺。共立三年，就此國絶無嗣位者。

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奉孝德皇祀，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

梁冀不喜歡清河這一名稱，第二年，便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劉理爲甘陵王，奉祀孝德皇，亦即威王。劉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劉定嗣位。

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黄巾賊起，忠爲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黄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除。

劉定立四年去世，子獻王劉忠嗣位。黄巾賊兵興起，劉忠被國人抓住，但不久又放了他。靈帝以親近親人之故，詔命恢復劉忠的封國。劉忠立十三年去世，嗣子被黄巾軍所害，建安十一年，因無後嗣，封國被除。

濟北惠王劉壽　劉次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

濟北惠王劉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世代爲二千石吏。貴人年十三，進入掖庭。劉壽於永元二年被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循肅宗過去的方

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

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

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

安國立十七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户，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次立十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閒孝王劉開　劉政

河閒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國。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子德爲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

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佷，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强能稱，故擢爲河閒相。

式，兄弟都留在京城，恩寵更厚。有司請求遣諸王回歸藩國，皇帝不忍心同意，到皇帝去世，纔各歸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劉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劉壽立三十一年去世。自永初以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纔開始封王去世的，減贈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去世的，贈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當時惟有劉壽最被尊敬親近，特贈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子節王劉登嗣位。永寧元年，朝廷封劉登的五個弟弟爲鄉侯，都別食太山邑。

劉登立十五年去世，子哀王劉多嗣位。

劉多立三年去世，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此即釐王。

安國立十七年去世，子孝王劉次嗣位。本初元年，封劉次弟劉猛爲亭侯。劉次九歲喪父，十分孝順。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説："濟北王劉次幼年守衛藩國，躬行孝道，父親去世時萬分哀痛，傷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沐浴，體生瘡腫。居喪以來二十八個月，自各封國有喪事以來，從未聽説過這樣的，朝廷很贊揚他。《書》上不是説：'以賜賞表彰其善。'《詩》説：'孝子的孝長久不竭，永久地賜與他的族人。'現在增封劉次五千户，擴大他的土地屋宇，用以慰勞孝子的惻隱之心。"

劉次立十七年去世，子劉鸞嗣位。劉鸞去世，子劉政嗣位。劉政去世，無子，建安十一年，封國被除。

河閒孝王劉開，於永元二年被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國。劉開遵紀守法，吏民都敬愛他。永寧元年，鄧太后封劉開子劉翼爲平原王，奉祀懷王劉勝；子劉德爲安平王，奉祀樂成王劉黨。

劉開立四十二年去世，子惠王劉政嗣位。劉政傲慢暴戾，不守法度。順帝因侍御史吳郡沈景有能力强之稱，所以提升爲河閒相。沈景到國

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宫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禄，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奸人上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

後拜謁王，王不端正服飾，傲慢地蹲坐在殿上。侍郎稱拜，沈景却立而不行禮。他問王在哪裏，虎賁説："那不是王嗎?"沈景説："王不穿戴王的服飾，與一般人有何區别！如今是相拜謁王，怎能是拜謁無禮之人呢!"王感到慚愧而去改换了服飾，沈景這纔下拜。他出住宫門之外，請來王傅責備説："以前從京師出發，陛下下詔，因王不恭敬，所以派相檢查監督。諸君空受爵禄，却没有盡到訓導的義務。"因此便上奏要治他們的罪。朝廷下詔批評劉政并責備傅。沈景接着便逮捕那些奸人并上報他們的罪行，處决數十名十分可惡的，釋放一百多被冤枉的人。劉政於是因此而改變態度，悔過自新。陽嘉元年，朝廷封劉政弟十三人都爲亭侯。

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劉政立十年去世，子貞王劉建嗣位。劉建立十年去世，子安王劉利嗣位。劉利立二十八年去世，子劉陔嗣位。劉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封爲崇德侯。

劉翼

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閒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爲平原懷王後焉。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窺覦神器，懷大逆心。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閒。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

蠡吾侯劉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召濟北王、河閒王諸子到京城，對劉翼漂亮的儀容感到很驚異，所以將他立爲平原懷王的後嗣。劉翼留在京城。一年多後，太后去世。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誣告鄧騭兄弟及劉翼，説他們與中大夫趙王圖謀不軌，覬覦帝位，懷有大逆不道之心。朝廷貶劉翼爲都鄉侯，遣回河閒。劉翼於是謝絶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劉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劉翼，順帝同意了。

翼卒，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閒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弟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閒之蠡吾三縣爲湯

劉翼去世後，子劉志嗣位，是大將軍梁冀所立，即桓帝。梁太后下詔追尊河閒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爲孝穆后，廟爲清廟，陵爲樂成陵；蠡吾先侯叫孝崇皇，廟叫烈廟，陵叫博陵。都設置令、丞，派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用太牢祭祀。建和二年，改封皇帝弟都鄉侯劉碩爲平原王，留在博陵，奉祀劉翼後。尊劉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用涿郡的良鄉、故安，河閒的蠡吾三縣爲湯沐邑。劉碩嗜酒，過失多，皇帝命馬貴人管理王家之事。建安十一年，封國被廢

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

除。

解瀆亭侯淑，以河閒孝王子封。淑卒，子萇嗣。萇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萇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奂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閒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閒奉祠。

解瀆亭侯劉淑，因是河閒孝王的兒子而封。劉淑去世後，子劉萇嗣位。劉萇去世，子劉宏嗣位，是大將軍竇武所立，即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命追尊皇祖劉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爲孝元后，陵爲敦陵，廟爲靖廟；皇考劉萇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爲慎陵，廟爲奂廟。都設置令、丞，派司徒持節到河閒奉策書、璽綬，以太牢祭祀，時常按歲時派中常侍持節到河閒奉祠。

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閒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熹平三年，朝廷派使臣拜河閒安王劉利子劉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黄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劉康去世，子劉贇嗣位，建安十二年，被黄巾賊兵所害。子劉開嗣位，立十三年，魏受禪，封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劉淑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城陽懷王劉淑，於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劉淑立五年去世，葬在京城。因無子，國被取消，又歸還給濟陰。

廣宗殤王劉萬歲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廣宗殤王萬歲，於永元五年被封，分鉅鹿爲國。當年去世，葬在京城。無子，國被取消，還并入鉅鹿。

平原懷王劉勝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

平原懷王劉勝，是和帝的長子。不記載母氏名姓。劉勝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劉勝立八年去世，葬在京城。因他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劉寵子劉得爲平原王，奉勝劉後祀，即哀王。

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閒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劉得立六年去世，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閒王劉開子都鄉侯劉翼爲平原王後嗣。安帝廢除了他，國被除。

論曰：傳稱吴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吴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論曰：傳稱吴子夷昧，非常有德而且有分寸，擁有吴國的人，肯定是他的子孫。章帝是位長者，做事敦厚，繼承奉祀漢室的人，都是他的後裔。古人的話的確是真的呀！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贊曰：章帝王運不止，後代有福。質帝不愧是劉伉之孫，安帝不愧爲劉慶之子。河間多福，桓帝、靈帝承受祭祀。濟北不驕，皇恩寵幸更重。平原重病，三王死於京城。子孫後代，有的成人，有的繼承。

後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王种陳傳

張晧

張晧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晧少游學京師，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

永寧元年，徵拜廷尉。晧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晧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

及順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晧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采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

張晧字叔明，犍爲武陽人。六世祖張良，在高帝時爲太子少傅，被封爲留侯。張晧少時游學京師，永元年間，回到州郡任職，被大將軍鄧騭府聘用，五次遷升至尚書僕射，任職八年後，出任彭城相。

永寧元年，他被徵拜爲廷尉。張晧雖然不是法家，却很留心審理案件，多次與尚書辯正複雜的案件，多以公平得當而被采納。當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張晧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在朝廷上與安帝爭論此事，但未被同意。事已載《來歷傳》。退朝後他上疏説："昔日賊臣江充，編造讒言，致使戾園起兵，終於造成禍害。後因壺關三老一句話，皇上纔醒悟過來，即使追悔先前的失誤，後悔也來不及了！如今太子年方十歲，未見有保傅九德之義，應挑選賢人輔導，成就聖皇資質。"皇帝未加以理會。

順帝即位，拜張晧爲司空，現任官員有許多是他推薦的，天下都稱頌他能够推薦賢才。當時清河趙騰上疏談論災變，諷刺朝政，奏章交給有司，趙騰被收押拷問，他供出有牽連的共八十多人，他們都將因誹謗罪被判處重刑。張晧上疏進諫説："臣聽説堯、舜設立敢諫之鼓，三王樹立誹謗之木，《春秋》取善書惡，聖明之君不怪罪小民百姓。趙騰等人雖犯法，但所説的却是盡忠之言。如果受到誅戮，天下之人閉口，堵塞諫諍之途，這不是昭示後人的做法。"皇帝這纔醒悟，減趙騰免死罪一等，其他的人被判到邊疆禦

陰陽不和策免。

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吊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張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

敵。四年，以陰陽不和被策免。

陽嘉元年，張晧復爲廷尉。此年在任上去世，時年八十三。皇帝派使者吊祭，并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張綱字文紀。他少明經學，雖爲公子，却磨練布衣之氣節。被舉爲孝廉而不接受，司徒徵辟爲高第并任侍御史。當時順帝放縱宦官，有識之士心中擔憂。張綱常心中激憤，慨然嘆道："污穢滿朝，却不能奮不顧身清除國家之難，雖然活着我也不心甘情願。"於是退而上書說："《詩》：'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從大漢初建，到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察他們的治理之道，容易遵循容易看到，衹不過是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賞賜近幸之人不過數金，珍惜錢財以百姓爲重，所以家給人足。夷狄聽說中原富足，講究信義，所以奸謀自消而和氣自生。然而近來，朝廷不遵舊典，無功小人都有官爵，使他們富貴驕縱而後處罰他們，這不是愛人重才，承天順道的做法。願陛下稍稍留心，割損左右，以安天心。"皇帝没有回答。

漢安元年，朝廷選派八使瞭解風土人情，他們都是知名大儒，多當過大官，衹有張綱年少，官位最低。其他人都奉命到任，惟有張綱留在洛陽都亭，說："豺狼當道，爲何去找狐狸！"於是上奏說："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依靠外戚之勢，受國厚恩，以普通人之資質，却居阿衡之任，不能宣揚五教，輔助朝廷，却似大猪長蛇，貪得無厭，追求錢財，恣意妄爲，多樹諂諛死黨，以害忠良之人。實在是天威所不可赦，大刑所應施加的。謹條陳他們心中無君之事十五件，這些都是臣子所切齒痛恨的。"書進獻之後，京城震動。當時梁冀妹爲皇后，正受厚寵，諸梁親族滿朝，皇帝雖然知道張綱所言都是對的，却最終不忍采用。

當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

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强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閒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絶，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

石，爲寇擾亂揚、徐間，達十几年，朝廷無力討伐。梁冀於是暗示尚書，以張綱爲廣陵太守，想找事中傷他。以前派遣的郡守，大多要求很多兵馬，張綱却衹請求單車之職。到了之後，便率吏卒十多人，直接來到張嬰的營壘，對他們進行安撫，并請求得以與長老相見，申明國恩。張嬰起初大驚，等到看出張綱的誠心，便出來拜見。張綱延請張嬰上坐，詢問他們的疾苦。接着便開導他説："前後太守多肆虐貪暴，所以導致公等懷憤相聚。太守們的確是有罪的，但你們這樣也是不義的。如今皇帝仁慈聖明，想以文德使反叛者順服，所以派遣太守，想用官爵俸禄使他們榮耀，不願用刑罰加在他們身上，如今的確是轉禍爲福之時。如果聞義而不順從，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集，難道不危險嗎？如果不考慮强弱形勢，是不明智的；棄善取惡，是不聰明的；抛棄順從而效仿叛逆，是不忠的；斷絶後嗣，是不孝的；背離正道而隨從邪道，是不正直的；見義不爲，是不勇敢的。這六項是成敗之關鍵，利害相隨，公還是仔細考慮一下吧。"張嬰聽完後，流下淚來，説："荒野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能忍受侵擾冤屈，於是又聚集偷生，就如同鍋中的游魚，衹不過苟且活幾時而已。如今聽到明府的話，便是張嬰等人再生之時。既已陷於不義之地，也確實害怕大軍征討之日，免不了被殺被俘。"張綱以天地爲約，指日月發誓，張嬰深受感動，於是告辭回營地。第二天，率部下一萬多人與妻子和孩子自縛歸降。張綱於是單車進入張嬰陣壘中，大會他們，準備酒肉樂舞，遣散部衆，任憑他們離去；親自選宅子，看田地；子弟中想做吏的，都將他們召去。人心悦服，南州安定。朝廷論功，將要封賞他，梁冀從中阻擋，於是便未封賞。天子嘉獎稱贊他，徵召他想加以提拔，而張嬰等人上書乞求留下他，皇帝於是同意了。

綱在郡一年，年四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

張綱在郡任職一年，四十六歲去世。百姓老幼相携，到府衙哀悼的人不可勝數。張綱自從生病，吏民都爲他建祠求福，都説"千秋萬歲，何時纔能再出現這樣的君子"。張嬰等五百多人穿

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戴喪服，送到犍爲，背土堆成墳。皇帝下詔說："已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後代，任官統理事務，端正自身教導下屬，宣揚德行誠信，招降大賊張嬰萬人，止息干戈之兵役，拯救百姓於困苦之中，未升顯赫爵位，却不幸過早去世。張嬰等爲之服喪，如喪父母，朕十分同情他們！"於是拜張綱子張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黄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閬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

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

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黄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敕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横爲讒佞所構毁，衆人聞知，莫不嘆栗。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概，輒引分决，是以舊典不有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世代爲豪族。起初被舉爲孝廉，逐漸遷升至青州刺史，彈劾貪污太守數人，安帝嘉獎他，拜爲尚書。建光元年，提升爲司隸校尉，第二年遷爲汝南太守。政治上崇尚温和，好才愛士，推薦延請同郡之人黄憲、陳蕃等。黄憲雖不就任，而陳蕃則任了官職。陳蕃性情高傲，初到之時，王龔没有馬上召見他，隨即留下記文稱病離去。王龔大怒，令人除去他的名録。功曹袁閬請求接見，説道："我聽傳聞説'人臣不被君王所察，不敢立於朝廷'。陳蕃已經因賢德被推舉，不應以不守禮而被辭退。"王龔立刻鄭重地謝罪説："這是我的過失。"於是又優厚地對待他。由此年輕的知名人士没有不向往他的。袁閬字奉高。他多次推辭公府的徵召，不追求不尋常的操行，由此聞名於當時。

永建元年，朝廷召王龔爲太僕，轉爲太常。四年，遷爲司空，因地震被免。

永和元年，被拜爲太尉。在位恭敬謹慎，衹要不是公事，便不通知州郡書記。他所徵召之人，都是海内長者。王龔深恨宦官專權，志在匡正，於是上書痛陳他們的行徑，請求加以放逐排斥。諸黄門恐懼，各派賓客誣奏王龔的罪狀，順帝急命他自察。前掾李固當時任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於是上奏記給梁商説："今早聽説皇帝敕命太尉王公自察，不知事情到底如何。王公修身自持，學問廣博，不求苟得，不爲苟且之舉，衹以堅貞之操，不同流俗，所以横遭讒佞之人的誹謗，大家聽説後，没有不爲他嘆息和擔心的。三公地位尊貴，承天象極，没有到廷尉獄訴冤申理之義。細微之過，便因此自責，所以舊典上三公没有什麽大罪，便不會重問。王公沉静内明，不

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静内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内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可加以非理。一旦突然發生變故，則朝廷有害賢之名，群臣没有救護賢者的氣節了。昔日絳侯有罪，袁盎爲他争得無罪，魏尚受罰，馮唐訴説他的冤情，當時的君王稱贊他們，事迹列在書傳之中。如今將軍内靠皇帝，外掌國政，言聽計從，意願無人違背，應該上表加以解救，使王公度過艱難。諺語道：‘善人有難，即使餓了也來不及就餐便去救助。’現在便是這種時候。”梁商隨即同皇帝談了此事，於是事情便解决了。

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王龔在位五年，以年老有病爲由請求退職，後於家中去世。子王暢。

論曰：張晧、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淳于長受稱于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論曰：張晧、王龔，以推薦賢才著稱，至於他們的喜好薦才引善，保舉提拔人才，是仁人的天性。士被舉進則其才能被當世所用，賢者被用則人們競相貢獻才能。才能獻出則加重功勞，才幹被使用則天下治理，世人因此有福。利益甚廣博，而却無人先去做，這怎麽能同爲長者折一樹枝一樣，以不去做而當作難事呢？昔日柳下惠在臧文仲處屈就，淳于長受方進的稱贊和推舉。既然如此，那麽修德之人因幽陋被遺忘，顯貴者因地位顯赫而更易被推舉。所以城門有賢者守衛，柱下永無帶木刻花紋之車了。

王暢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書。

王暢字叔茂。少時以清廉樸實著稱，不與他人結交。起初被舉爲孝廉，以有病爲由不接受。大將軍梁商特地徵召舉爲茂才，四次遷升至尚書令，出爲齊相。後又被徵拜爲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之處都以嚴明著稱。因事被免官。當時政事多由尚書處理，桓帝特詔三公，命他們挑選有功勞和有才能之人。太尉陳蕃推薦王暢清明公正，有不可侵犯的本色，因此重又擔任尚書。

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

不久又拜爲南陽太守。前幾任太守懼怕帝鄉貴戚，因此多不稱職。王暢對此十分痛恨，到任後奮起威猛，那些豪强有罪行的，没有不被追查揭露的。正趕上大赦，事情因此作罷。王暢追悔此事，重新制定法令，各個貪贜二千萬以上而不

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悦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内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晋盗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閒。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後徵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自首的，没收全部財物；如果隱藏臟物，便要派吏掘屋伐樹，填井平竈，豪門大户頗爲震動。功曹張敞上奏記勸諫説：“五教在寬，著在經典之中。商湯去網開三面，八方歸順。武王進入殷都，先除去炮烙之刑。高祖以秦爲鑒，祇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被緹縈感動，去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等人，都痛恨嚴刑苛法，極力崇尚温和寬厚。仁賢之政，流傳後世。明哲之君，魚網可漏吞舟之魚，然後日月星三光照耀於上，人物喜悦於下。説起來很遠，但其效應很近。掘屋伐樹，將十分激烈，雖然是要懲惡，却難以遠聞。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明，施仁惠之政，則海内改觀，確實如同折一樹枝般容易，并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染教化，百姓敬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世代隆盛。我以爲急於用刑罰，不如施恩於民；不停地追查犯人，不如禮賢下士。舜用皋陶，不仁之人便遠遠離開。隨會執政，晋盗逃往秦。虞、芮入境，謙讓之心自生。教化在於德，不在於用刑。”王暢完全接受張敞的勸諫，改爲崇尚寬和政治，簡省刑罰，於是教化得以施行。

郡中豪族多以奢侈相攀比，王暢常常用布衣皮褥，乘坐破舊車馬，以此糾正其弊端。同郡劉表當時年十七，跟從王暢學習。他進諫説：“奢侈但不超過上司，儉樸不接近下等，遵道行禮，貴在可與不可之間。蘧伯玉以獨爲君子爲耻。府君不迎合孔子之明訓，而仰慕伯夷、叔齊的小操行，恐怕是把自己放在世俗之上了吧？”王暢説：“昔日公儀休在魯，拔除園中葵，趕走織婦；孫叔敖做楚相，他的孩子披着毛皮砍柴。因儉約而有過失的很少。聽到伯夷之風尚的，貪婪者變得廉潔，懦夫有了志氣。雖然我德行不高，但也仰慕先人的遺風。”

後被徵拜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爲司空，數月之後，因發生水災被免官。第二年，在家中去世。子王謙，任大將軍何進長史。王謙子王粲，以文才知名。

种暠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恤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的後代。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親去世後，种暠全都賑濟了宗族及邑里貧窮的人。對那些追求名利之人，他都不與他們交往。開始任縣門下史。當時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諶，以知人出名。田歆對他說："如今應推舉六名孝廉，多有貴戚書信相命，又不好違背，我想自己選一個名士以報效國家，你幫我找找。"第二天，王諶送客到大陽郭，遠遠的看見种暠，感到很驚異。他回來後對田歆說："我爲府尹找到孝廉了，近處洛陽門下史便是。"田歆笑着說："應當得自山澤隱居之處，怎麼會是近在洛陽的吏呢?"王諶說："山澤之中不一定有異士，異士也不一定要在山澤之中。"田歆隨即便召种暠到前庭，辯問職事。种暠對答有條理，田歆十分欣賞他，召任主簿，於是舉他爲孝廉，受太尉府徵辟，舉高第。

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奸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敕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宫。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嘆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順帝末，任侍御史。當時朝廷所派遣的八使光禄大夫杜喬、周舉等人，有許多糾察舉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相庇護，事情都被隱瞞。种暠自認爲職責便是揭露舉奏，因而志在追查奸情罪惡，於是又彈劾那些被八使所舉奏的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顯露，應當伏法。又奏請皇帝命四府詳細列舉近臣父兄及知交親近者任刺史、二千石中非常殘忍穢惡不能勝任的，免職并追查罪行。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种暠被提拔在承光宫教太子。中常侍高梵從宫中單車出迎太子，當時太傅杜喬等猶豫不想服從，而又惶惑而不知所措。种暠於是手持利劍擋住車，説道："太子是國家儲君，有關百姓命運。如今常侍來而没有詔書符信，怎麼能知道不是奸邪呢？今日寧死不從。"高梵無話可説，不敢答對，快速回朝奏請皇帝。朝廷有詔報來，太子這纔得以離去。杜喬回去後十分感嘆，爲种暠能臨事不惑而自己不能感到慚愧。皇帝也稱贊他持重，贊揚了他好長一段時間。

出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

後出任益州刺史。种暠平素慷慨，喜建功立業。在職三年，向遠夷宣教皇恩，移風易俗，岷山地區雜居之人都歸服漢之大德。其中白狼、槃

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絶；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黄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絶。暠、承以首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

後涼州羌動，以暠爲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嘆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

後司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兹、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

木、唐菆、邛、僰各國，自從前刺史朱輔去世後便斷絶交往；种暠來後，他們便又全部歸順。當時永昌太守以黄金鑄花紋蛇，獻給梁冀，种暠追查逮捕他，并急馳上報，但二府畏懼，不敢追究，梁冀由此對种暠懷恨在心。正趕上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种暠與太守應承討伐，不成功，吏人多被傷害。梁冀因此陷害他，傳令逮捕种暠、應承。太尉李固上疏救助説："臣聽説討伐被傷，本不是种暠、應承之意，實在是因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導致這種不審慎。近來盜賊群起，處處不絶。种暠、應承最先揭舉大奸惡，却緊接着獲罪，臣恐怕打擊了州縣揭發糾舉的做法，反而參與掩蓋，不再盡心效力。"梁太后看了奏疏後，便赦免了种暠、應承的罪，衹免官職而已。

後來涼州羌動亂，朝廷任种暠爲涼州刺史，很得百姓歡心。种暠被徵召要遷升時，吏人到朝廷去請求留下他，太后感嘆説："没聽説過刺史如此得人心的。"於是便同意了。种暠又留任一年，遷爲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他到漢陽界，种暠同他們相互作揖答謝，行千里而不能乘車。到郡後，教化風行於羌胡，禁止侵掠。又被遷使匈奴中郎將。當時遼東烏桓反叛，他又轉爲遼東太守，烏桓望風降服，到界迎拜他。後因受牽連免官回家。

後司隸校尉推舉种暠爲賢良方正，他不接受。朝廷徵拜他爲議郎，升遷爲南郡太守，入朝任尚書。正趕上匈奴入侵并、涼二州，桓帝提拔种暠爲度遼將軍。种暠到營地，先宣布恩澤誠意，誘降諸胡，其中有不服從的，然後再加以討伐。羌虜先前有被抓到郡縣做人質的，全部遣送回去。他誠心安撫，賞罰分明，因此羌胡、龜兹、莎車、烏孫等都來歸降。种暠於是去掉烽燧，除去瞭望哨，邊界平安無警報。

种暠入朝任大司農。延熹四年，遷爲司徒。他推舉的名臣橋玄、皇甫規等人，都是稱職的宰相。在位三年，六十一歲時薨。并、涼邊境上的

凉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种岱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悦《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盤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昔先賢既没，有加贈之典，《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种拂

拂字穎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禄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常。

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宫，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种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

人都爲他舉哀。匈奴聽説种暠去世，舉國悲傷。單于每次入朝行賀禮，望見种暠的墳墓，便哭泣祭祀。他有二子：种岱，种拂。

种岱字公祖。好學修養心志。被推舉孝廉、茂才，被公府徵召，他都不接受。公車特徵，他因病去世。起初，种岱與李固子李燮同被徵爲議郎，李燮聽説种岱去世，非常痛惜，於是上書請求對种岱增加禮遇。他説："臣聽説仁義興則道德昌盛，道德昌盛則政化聖明，政化聖明則百姓安寧。臣在下見已故處士种岱，淳和知理，熟知《詩》、《書》，富貴不能改變他的决定，萬物不能擾亂他的心。可惜壽命不長，早早去世。如果不是盤桓難進，他早已成爲公卿了。昔日先賢去世，朝廷有追贈典制，《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然而种岱活着時没有印綬之榮耀，去世没有官謚的封號。雖然他没有建功立業效忠於朝廷，但也受聖恩選拔，遠近之人都十分敬仰，應該有特殊的賞賜。"但朝廷竟没有聽從他的意見。

种拂字穎伯。起初任司隸從事，拜宛令。當時南陽郡吏喜好藉着休假，游戲於街市，成爲百姓的禍患。种拂每次出巡遇上，一定要下車謁見，使他們感到慚愧，從此没有再敢出來的。因在執政方面有能幹的名聲，多次遷升至光禄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第二年，因地震被策免，重爲太常。

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毁，百官大多去躲避兵馬的衝擊。种拂揮劍而出説："身爲國家大臣，不能去亂除暴，致使凶惡賊兵揮刀向宫廷，你們想逃到哪兒去呢！"於是作戰而死。子种劭。

种劭字申甫。少時便有名氣。中平末期，任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除宦官，召并州牧董卓，到澠池時，何進心中更加疑慮，於是派种劭宣詔讓董卓停止不前。董卓不聽，接着便前行到了河南。种劭迎接并慰勞他們，并命令還軍。董卓疑有變故，派他的軍卒用兵器威脅种劭。种劭

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大怒，稱詔大聲罵士兵，士兵們都被嚇退了，於是得以上前責問董卓。董卓理屈辭窮，於是還軍至夕陽亭。

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强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凉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凉州。

等到何進敗，獻帝即位，拜种劭爲侍中。董卓專權之後，恨种劭勢力大，把他降爲議郎，出任益、凉二州刺史。正遇上父种拂戰死，於是没有去上任。服喪之後，被徵拜爲少府、大鴻臚，他都堅辭不受。他説："昔日我先父以身殉國，我爲臣子，不能除殘復仇，有何面目朝見明君呢!"於是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同攻打李傕、郭汜，以報殺父之仇。他們與郭汜戰於長平觀下，戰敗，种劭等人都戰死了。馬騰於是返回凉州。

陳球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亹，廣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歷代都有名望。父陳亹，任廣漢太守。陳球年少時涉足儒學，善於律令方面的事。陽嘉年間，被舉爲孝廉，漸漸升遷爲繁陽令。當時魏郡太守暗示縣吏索取賄賂，陳球不理，太守因而大怒并鞭打督郵，想讓他趕走陳球。督郵不肯，説："魏郡十五城，惟有繁陽有出色政績，現在受命趕走他，會導致天下人的議論。"太守這纔停下來。

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閒，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内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内因地勢反决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

陳球又受公府徵辟，舉高第，拜侍御史。當時，桂陽奸賊李研等聚衆搶劫，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止，太尉楊秉上表使陳球任零陵太守。陳球到任後，制定方略，一個月的時間，賊虜被消滅驅散。然而州兵朱蓋等造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低下潮濕，以排木做城墻，很難守，郡中惶恐。掾吏報告説要讓家人避難，陳球大怒説："太守分國持虎符，受命主管一方，怎能爲了妻子兒女而損傷國家的威嚴呢？再言此者斬!"於是收納全部的吏民及老弱之人，與他一同守城，把大樹安上弦做成弓，把矛裝上羽毛製成箭，然後進行發射，可以射到一千多步的遠處，殺傷很多賊兵。賊又用河水灌城，陳球於是在城内藉地勢反過來决水淹賊。相拒十餘日，賊攻不下城。正趕上中郎將度尚率救兵到來，陳球招募士卒，與度尚共同擊破斬殺朱

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

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勢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

復徵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宫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别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宫，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污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俯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嘆。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

蓋等。朝廷賜錢五十萬并拜他一子爲郎。陳球被遷升爲魏郡太守。

朝廷拜陳球爲將作大匠，建造桓帝陵園，節省費用數萬。被遷爲南陽太守，因糾察豪强大户，受到那些被追查之家的誹謗，朝廷召他到廷尉獄以功抵罪。正趕上大赦，於是他回到家鄉。

陳球重又拜爲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原本被安置在南宫雲臺，宦者積怨竇氏，於是便將載太后尸體之車罩起來，放置在城南集市房屋中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想用貴人之禮安葬，皇帝説："太后親自使我成爲天子，繼承大業。《詩》：'没有不報的恩德，没有不應答的話語。'怎能用貴人之禮爲她送終呢?"於是按太后之禮發喪。到將要下葬時，曹節等人又想另外找地方安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皇帝於是命公卿大會朝堂，命中常侍趙忠監督商議。太尉李咸當時生病，但他乘車而來，拄杖隨行，他對妻兒們説："如果皇太后不能被安置配食桓帝，我就不活着回來了。"商議之時，在座有數百人，他們各自觀望中官，很長時間没有人肯先説話。趙忠説："應當及時商定。"他是責怪公卿相互觀望而不做決定。陳球説："皇太后以有盛德善良之家，母臨天下，應該配祀先帝，這是毫無疑問的。"趙忠笑了，説道："陳廷尉應該現在操起筆來寫。"陳球隨即説："皇太后自從進入後宫，有聰明母儀之德。遇時不順，於是便使陛下繼位，承繼宗廟，功德非常深重。先帝去世，太后遇上大案，被遷居冷宫，不幸過早去世，雖然家族有罪，但不是太后的錯。現在如果另行埋葬，實在使天下人失望。況且馮貴人之墓被盗，骸骨暴露，與賊尸并列，魂靈受到侮辱，而且於國無功，怎麽適宜上配至尊先皇?"趙忠看了陳球的奏議，摇頭發怒，嘲笑陳球説："陳廷尉提此建議很不錯!"陳球説："陳、竇已經蒙冤，皇太后無故被幽閉，臣常常很痛心，天下之人悲憤嘆息。今日説這些，此後因這些獲罪，這是我長久的願望。"公卿以下，都贊同陳球的提議。李咸開始不敢首先發言，現在見陳球義正辭嚴，便大言不慚地説："臣本來也認爲應該如此，這十分

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别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

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禄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閒劉郃謀誅宦官。

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結謀陽球。

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宫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

合我的心意。"與會者都爲他感到慚愧。曹節、王甫又相争議，認爲梁后家犯有重罪，另外葬在懿陵，武帝廢衛后，而用李夫人祔祭。如今竇氏罪重，怎麽能與先帝合葬呢？於是李咸到朝廷上疏説："臣想章德竇后虐待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有重罪，然而和帝并無分葬之議，順帝也没有貶斥之文。至於衛后，是孝武皇帝所廢，不可與之相比。如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曾親自執政，哺育天下，而且立陛下登基，光照皇室。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怎能不以太后爲母呢？没有兒子廢黜母親，臣子貶斥君王的，應合葬在宣陵，與舊制相同。"皇帝看了奏章之後，對曹節等人説："竇氏雖然不好，但有德於朕，不應降黜。"曹節等人不再説什麽，於是這纔議定。李咸字元貞，汝南人。多次在州郡任職，以廉政能幹知名；在朝清廉忠誠，權臣幸臣都怕他。

六年，朝廷遷升陳球爲司空，但因地震被免職。又被拜爲光禄大夫，再任廷尉、太常。光和元年，任太尉，幾個月後，因日食而被免職。又拜光禄大夫。七年，任永樂少府，於是暗中與司徒河閒劉郃商議誅除宦官。

起初，劉郃兄侍中劉儵，因與大將軍竇武合謀而被殺，所以劉郃與陳球結交。事情還未開始進行，陳球又寫信鼓勵劉郃説："公出自宗室，地位又高，天下之人都寄以厚望，保衛江山社稷，怎能不抗争呢？如今曹節等人恣意作惡，却長期在陛下左右，再者公兄侍中被曹節等人所害，永樂太后也是知道的。現在可以上表請任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逐步收捕曹節等并誅除他們。這樣，聖主執政，天下太平，可翹足以待了。"又有尚書劉納因正直而觸怒宦官，被貶爲步兵校尉，他也鼓勵劉郃。劉郃説："這群凶惡的小人有很多耳目，怕事情尚未開始去做，便先遭受迫害。"劉納説："公是國家棟梁，國家出現危難而不救，那還要公有什麽用呢？"劉郃這纔同意，同時又與陽球結爲同謀。

陳球的小妻，是程璜之女，程璜在宫中任職，被稱之爲程大人。曹節等風聞劉郃等人的陰

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吴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并知名。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龔糾便佞，以直爲眚。二子過正，埋車堙井。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謀，於是對程璜行很重的賄賂，并且威脅他。程璜很害怕且出於無奈，將陳球的密謀告訴曹節，曹節由此與其他幾人一起對皇帝説："劉郃等人經常與藩國交往，不懷好意。多次稱贊永樂聲望勢力，違法收受賄賂。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書信交往，圖謀不軌。"皇帝大怒，策免劉郃的官職，劉郃與陳球及劉納、陽球都入獄而死。陳球當時六十二歲。他的兒子陳瑀，任吴郡太守；陳瑀弟陳琮，任汝陰太守；他的弟子陳珪，任沛相；陳珪子陳登，任廣陵太守。他們都很有名。

贊曰：安帝爲儲君而遭譖，張卿請命相争。王龔糾查便佞小人，以正直獲罪。二人矯枉過正，埋車堙井。种公出身低微，執法嚴明。陳球專議，使得桓思與其同歸於盡。

後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杜欒劉李劉謝傳

杜根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

根性方實，好絞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

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録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并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閒，非絶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父杜安，字伯夷，年少有志向和氣節，年十三入太學，號稱奇童。京師貴戚仰慕他的名望，有人寫信給他，杜安不拆開看，而是全都藏在壁中。後來查處貴戚賓客，杜安打開夾墻取出書信，印封如故，倒没有受到牽連，當時人都敬重他。位至巴郡太守，有很好的政績。

杜根生性方正實在，急躁耿直。永初元年，被舉爲孝廉，任郎中。當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力都在外戚手中。杜根認爲安帝已經成年，應該親自掌管政事，於是便與同時爲郎者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押杜根等，命令將他們裝在絹製袋中，摔死在殿上。執法者因杜根是知名人士，私下告訴行刑者不要太用力，之後載出城外，杜根蘇醒過來。太后派人察看，杜根於是裝死三天，眼中生了蛆，纔得以逃生，在宜城山中做酒保。過了十五年，酒家知道他是個賢者，待他很不錯。

到鄧氏被誅，皇帝左右的人都説杜根等人的忠心。皇帝説杜根已經死了，於是便下詔布告天下，録用他的子孫。杜根這纔返回鄉里，徵詣公車，拜爲侍御史。起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也勸太后還政於帝，被定罪，現在與杜根一同被召，提升爲尚書郎，都被任用。有人問杜根説："從前遇到大禍，天下之人都知道你正確，瞭解你的人也不少，何必如此自苦?"杜根説："周旋於民間，不是藏身之處，萬一被發現，殃及知情者及

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

成翊世

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晧辟之。晧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耻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

欒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黄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楊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

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禄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毁壞房祀，翦理奸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毁，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

親人，所以不這樣做。”順帝時，逐漸升至濟陰太守。他棄官還家，年七十八時去世。

翊世字季明，年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皇帝乳母王聖一同説皇太子的壞話，使皇太子被廢爲濟陰王。翊世接連上書責難，又説樊豐、王聖誣告之事。皇帝不聽，而樊豐等人陷害他而獲重罪，下獄當死，皇帝又下詔讓他免官歸本郡。到濟陰王立爲皇帝，即順帝，司空張晧召翊世爲官。張晧因翊世以前爲太子被廢之事争辯，所以推薦他爲議郎。翊世因他的功勞未受到表彰，以接受職位爲耻，因而自己彈劾自己而回鄉。三公接連徵辟，他都不應。尚書僕射虞詡十分器重他，想推薦他并與他共同參議朝政，於是便上書舉薦他，徵拜爲議郎。後來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又推舉他爲尚書。在朝中他嚴肅認真，百官都很敬重他。

欒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喜好道家理論。順帝時以宦者身份在掖庭任職，補黄門令，但這并非他所喜好。他生性質樸耿直，博覽經典，雖任中官，却不與諸常侍結交。後陽氣通暢，請求退隱，反被提升爲郎中，四次遷升至桂陽太守。他因此郡地處南部邊陲，不懂典訓，於是便爲吏民制定婚喪之禮，興立學校，用以鼓勵嘉奬他們。即使是骨幹官吏或職位很低的，也都命令他們習讀，按程序進行考核，按能力才幹升官授職。他明察政事。任職七年，以病請求辭官。

荆州刺史李固推薦欒巴的政績，朝廷徵拜他爲議郎，守光禄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欒巴出使徐州歸來，再遷至豫章太守。郡中多山神水怪之説，百姓常破費錢財祈禱。欒巴平素便有道術，能役使鬼神，於是便全部毁壞掉廟宇，剪除奸巫，於是妖異自行消除。百姓開始很害怕，但最終都安下心來。欒巴被遷爲沛相。他所任之處，都有政績，因此被徵拜爲尚書。正遇上皇帝去世，營建憲陵。陵左右有的地方有百姓的墳冢，主管者想毁壞侵占，欒巴接連上書苦諫。當時是梁太后臨朝，下詔責問欒巴説：“大

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

行皇帝晏駕有日，選擇陵園，力求簡省，塋域所至，纔二十頃地，而欒巴却謊稱主管者損人冢墓。既然不屬實，便不再回覆，欒巴却仍堅持他的愚蠢，又上書誹謗。如果任他肆意妄爲，今後就更不好管教了。”欒巴因此入獄，被判罪，禁錮於其家鄉。

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二十多年後，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欒巴爲議郎。陳蕃、竇武被誅，欒巴因是他們的同黨，故又被貶爲永昌太守。他以功自我彈劾，稱病不去，并上書力諫，辯白陳、竇的冤屈。皇帝大怒，下詔痛責他，收押於廷尉。欒巴自殺。欒巴子欒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劉勃的後代。劉陶爲人寬和，不拘小節。所交之友，必是志同道合之人。若喜好不同，即使是富貴之人也不求苟同；但若情趣相投，即使是貧賤之士也不改變。他的同宗劉愷，以雅德聞名，對劉陶十分器重。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當時大將軍梁冀掌朝政，而桓帝又無子，加上連年饑荒，災異多次出現。劉陶當時游學太學，於是上疏陳述説：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

臣聽説没有天地則人没法生存，天地若無人則没有靈，所以皇帝非民不立，民無皇帝則不得安寧。天與帝，帝與民，如同頭與足一般，相互依賴而行。臣想陛下年富德盛，中天稱號，繼承常存之福，遵循不改之制，眼不見征戰之事，耳不聞兵車之聲，天災也不會對陛下産生肌膚之痛，地震日月食都不會傷損聖體，所以陛下輕視三光之差誤，不在意上天的憤怒。臣回想高祖起兵，由布衣開始，承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聚散扶傷，終成帝業。功勞顯赫，但也十分辛勤。福運流傳，直至陛下。陛下既然不能增加先輩的功績光輝，却忽視了高祖的辛勤，隨意出讓權威，委授國柄，使得那些邪惡的宦官傷害小民，殘害諸夏，肆虐遍及遠近，所以上天降下衆多怪異現象，以警告陛下。

隸，芟刈小民，凋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强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陛下不醒悟，而且竟讓虎豹在麑場作窟，豺狼產於春囿。這哪裏是唐堯呼喚禹、稷，益掌管山林湖泊，議物賦土與衆民之意呢？又如今的牧守長吏，上下相爭；貪婪殘暴者蠶食天下；商人成爲冤魂，貧者成爲餓鬼；官宦有殺身之禍，富豪負叛逆之罪；死者悲傷於墳墓，生者憂愁於人間。這些就是愚臣常常爲之嘆息的。而且在秦將滅亡之時，正諫之士被誅，阿諛之人受賞，好言止於忠臣之舌上，國命出於讒人之口，使閻樂擅權於咸陽，趙高被授爲車府令。權離開自己却不知道，威離於自身却連看都不看。古今一理，成敗同理。願陛下遠看强秦之滅亡，近察哀帝、平帝之變動，得失昭然若揭，禍福明明白白。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奸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臣又聽説危機祇能靠仁政來扶助，動亂祇能靠智者來拯救，所以武丁得到傅說，以消除雉登鼎之災，周宣王任用申、甫，以賑濟夷、厲的災荒。臣以爲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都公正廉明，德操高尚不同凡俗。朱穆先前在冀州，奉命行事，摧破奸黨，萬里澄清。李膺歷任牧守，正身率下，後來掌管軍隊，揚威朔北。這些的確是中興的良臣，國家的柱石。應讓他們回到朝中，扶助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於吐露不合時宜之義於拒諫之朝，猶如冰霜見日必被消滅。臣起初以天下之人爲可悲，如今天下也以臣的愚蠢和不明智爲可悲了。

書奏不省。

書上奏之後没有回音。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

當時有人上書説人們因錢的分量輕，所以貧困，應該改鑄大錢。此事下交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善辯之士。劉陶上書議道：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

聖王承天之命統治萬物，規定人們的行

建功則衆悦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鳬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争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栖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

爲舉止，建立功勞則衆人樂從其事，有了戰事則軍隊願隨其行。所以修靈臺有主動服役之民，武旅有喜悦之士，都是因舉動符合時宜，行動順從人心。臣伏讀鑄錢之詔書，平抑輕重之議，訪察幽遠深微，不遺失窮賤之人，所以食菜之人，錯謬也將受牽連。

或許有人認爲如今的憂患，不在於錢之輕重，而在於百姓飢餓。生養之道，先吃飽而後從事貿易。所以先王觀察萬象哺育萬物，絶不延誤農時，使得男子不離開耕地，女子不下織機。所以君臣之道得以暢行，聖王之路的教化得以遍及。由此而言，食物乃是國家的寶物，百姓最寶貴的東西。臣私下見到這幾年來，莊稼都被蝗螟吃盡，所有織物都被公私之用用光了，所着急的是早晚的食物，所愁的是無休止的勞役，怎能説錢貨的厚薄，銖兩的輕重呢？即使當今的砂礫都化爲南金，瓦石都變爲和氏之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即使皇羲純厚之德，唐虞之文明，仍不能保障宫内之用。或許百姓可以百年無錢，但不可一日受飢餓，所以食物是最急迫的。議論之人不知農耕之本，衹知多説鑄錢的便利，有人想因此進行欺詐，占國家的便宜。國家的利益將無，占便宜的人相互競争，鑄造大錢的主張便開始産生。萬人鑄造，一人奪取，尚且供應不够，更何况如今是一人鑄造，萬人争奪呢？即使是以日月爲炭，萬物爲銅，役使不食之民和不飢之士，仍不能滿足没完没了的索求。想要使百姓富足，關鍵在於停止勞役禁止掠奪，則百姓就會不過分辛勞而富足。陛下聖德，憐憫海内百姓之憂愁，哀傷天下之人的艱難，想要鑄錢聚財以挽救他們的衰敗，這就如同把魚養在開水鍋中，讓鳥栖息在烈火之上。水與樹木本是魚鳥所依靠的，用的不合適，必導致它們被燒焦燙爛。希望陛下放寬刻薄之禁，排斥冶鑄之議，傾聽民衆的聲音，詢問路上老人的憂苦，視三光的文耀，察山河之崩竭。天下之心，國家大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

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并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閒，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

臣東野狂暗，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帝竟不鑄錢。

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奸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托大

事，明白可見，不會再有所疑惑了。

臣曾經讀《詩經》，讀到鴻雁於野之勞，傷感建築之勞，每每都長嘆不已，讀到中間便感嘆良多。近來聽到徵夫飢勞之聲，比歌中談到的更甚。所以追想匹夫匹婦低吟魯之憂患，也許就是由此開始的吧？見聖人之意，彷徨不安，夜不能寐。在下思念當今地雖廣大却不能耕種，百姓衆多却没有食物。小人競進，掌國家大權，飛揚跋扈，烏鈔求飽，吞肌及骨，噬食無厭。臣實在擔心突然之間有役夫窮匠，從築墻工程中起事，投斧揮臂，登高遠呼，使得愁苦怨恨之民，響應會集，八方分崩，中原像魚腐一般潰壞。即使鑄一尺見方之錢，能有什麽用處！它的危險就如同舉起大鼎挂在細細的枯草末端，這就是詩人爲之留戀回顧，爲之潸然淚下的原因。

臣東野狂妄昏暗不明，不懂大義，趁廣及之時，回答超過所問，知道定會遭到處罰，被天下之人譏笑。

皇帝最終没有同意鑄錢。

後來劉陶被舉爲孝廉，任順陽長。縣裏有許多奸猾之輩，劉陶到任後，招募吏民中有氣力且勇猛的人，能奮不顧身的，不管是否亡命之徒及奸邪之人，於是身手靈敏的劍客如過晏之徒等十多人，都來應召。劉陶指責他們先前的過錯，要求他們立功贖罪以觀後效，命他們集結與他們關係好的少年，得到數百人，都持武器等待命令。於是追查案件，破案如有神助。因病被免職，吏民思念并爲他作歌說："怏怏不樂，因思念我們的劉君。君何時再來，安撫這裏的百姓。"

劉陶通曉《尚書》、《春秋》，爲之作注釋。推究三家《尚書》及古文，校正文字七百多處，名曰《中文尚書》。

不久，被拜爲侍御史。靈帝早就聽說他的名聲，多次延請他。當時鉅鹿張角假托大道，誘

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録。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内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宫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

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内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厄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摇，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

惑百姓，劉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聯名上疏談及此事，説："聖王以天下之人耳目作爲視聽，所以能什麼都聽見看見。如今張角的黨徒不可勝數。前司徒楊賜奏請下詔，切責州郡，護送流民，正趕上楊賜離位，不再逮捕。即使趕上赦令，也圖謀不解散。四處私下傳言，説張角等私入京城，窺伺朝政，鳥聲獸心，私下互相響應。州郡忌諱，不想上報，衹是相互傳告，不肯明説。應該公開下詔，以厚禮招募張角等，賞賜國土。有敢逃避的，與他們同罪。"皇帝仍不醒悟，將要詔命劉陶編定《春秋》條例。第二年，張角反叛，海内鼎沸，皇帝想起劉陶的話，便封他爲中陵鄉侯，三遷至尚書令。由於他所推薦的人即將擔任尚書，不願與之同列，便乞求任閑散之職，拜爲侍中。由於他多次痛切勸諫，使權臣們感到害怕，被遷徙爲京兆尹。到任後，應當付出修宫錢千萬，劉陶已經很清貧了，而且又以以錢買職爲耻，所以聲稱有病而不管事。皇帝一直很器重劉陶的才能，原諒了他的過失，徵拜他爲諫議大夫。

當時天下一天比一天混亂，寇賊勢力正强盛，劉陶擔心時局大亂，於是又上疏説："臣聽説如果事情緊迫則不能平静地説話，心中痛苦則不能從容。臣先前遇到張角之亂，後又遭到邊章的侵犯，每次聽到羽書告急，心内焦急，四肢戰栗。如今西羌叛逆之人，私自任命將帥，大多是段熲時期的官吏，通曉戰陣，熟悉山川地形，萬般狡詐。臣經常擔心他們隨時出擊河東、馮翊，抄西軍後路，東到函谷，據險高望。現在果然開始進攻河東，恐怕他們轉而進攻上京。如此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關東各地之人被嚇破了膽，四方動摇，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所出的那樣的計策，也没有什麼用。臣先前急切上疏議事，希望立刻停止各郡賦調，或許還可以平安。事情交給承辦者以後，至今無人肯過問。如今三郡之民都已奔走逃亡，南出武關，北遷壺谷，像冰化風散，惟恐落在後面。如今尚存的僅爲十分之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衆衹有逃走求生之心，却没一點向前以求生的

心，而無一前鬥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閒，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黄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吕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心思。西部的進犯者逐漸向前，距我軍營近在咫尺，胡騎已經到了各皇陵。將軍張温，天性英勇，然而主帥日夜催促，軍隊又無後援，一旦失利，無人救援。臣自知説多了不受歡迎，但却又繼續進言的原因，是認爲國家安定則臣受其福，國家危難則臣受其害。謹再陳説當今重要之事八件，請陛下在片刻空閑之時考慮接納。”所謂八事大意是説天下大亂，都是因爲宦官的緣故。宦官們感到事情緊迫，於是一同誹謗劉陶説：“先前張角事發，朝廷下詔以示威嚴恩澤，自此以來，各個悔改。現在四方安定，而劉陶却批評損害聖明朝政，專門談論妖孽之事。州郡不上報，劉陶如何得知？我們懷疑劉陶與賊私通。”於是將劉陶逮捕，收押在黄門北寺獄中，拷問追查一天比一天急迫。劉陶自知必死無疑，於是對使者説：“朝廷先前封臣時説什麽？如今却遭奸人陷害。恨衹恨不能與伊尹、吕尚同類，與微子、箕子、比干爲伍。”於是絶氣而亡，天下人爲之痛惜。

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

劉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以及上書議論當時之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共百餘篇。

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謡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内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污穢濁，皆不敢問，而虚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謡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當時司徒東海陳耽，也與劉陶一同含冤而死。陳耽以忠正著稱，歷任三司。光和五年，朝廷下詔命公卿依民間歌謡舉報刺史、二千石中蠹害百姓之人。當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巴結内官，收受貨物賄賂，那些宦者子弟賓客，雖然貪贜枉法，却都不敢過問，反而憑空捏造邊遠小郡清修有政績的官員二十六人有罪。吏民到朝廷來申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奏説：“公卿所報，大都偏向他們的親友，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他們的言語十分忠懇，皇帝因此責怪許馘、張濟，所以各個因謡傳而被徵來的都被拜爲議郎。宦官們都怨恨他們，於是誣陷陳耽并使他死在獄中。

李雲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他生性好學，通曉陰陽之學。最初被舉爲孝廉，二次遷升至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被誅，而中常侍單

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并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閒，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摇宫。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黄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并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

超等五人都以誅除梁冀而有功并封列侯，專掌挑選舉薦之權。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之間，皇后家受封者四人，賞賜數萬。當時地震多次并導致地裂，各種災害不斷。李雲平素剛烈，對國家的危難感到擔憂，心中難以忍受，於是公開上書，并將副本也上交三府，説："臣聽説皇后爲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到合適的人則五徵降臨，相反則地動宫摇。這些年的災異可算是够多的了，皇天的警告，可以説是很周至了。從高祖受命，到現在已三百六十四年，陛下即位已有一年，應有魏氏出現，姓陳、項、虞、田、許的人，不能讓他們居太尉、太傅等掌管兵權之職。此等大事，不可不慎。論功行賞，應與其功績相符。梁冀雖然專權，肆虐天下，如今因罪被誅，如召家臣扼殺而已。然而亂封謀臣萬户以上，要是高祖聽到了，能不生氣嗎？西北諸將，能不解體嗎？孔子説：'帝，就是仔細的意思。'如今官位錯亂，小人因諂媚而晋升，賄賂公行，政化日益受到損害，詔策任用也不經過皇帝過目。難道皇帝不想明察嗎？"皇帝得到奏本後大怒，命有司逮捕李雲，詔命尚書都護持劍戟送他到黄門北寺獄，派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共同拷問。時弘農五官掾杜衆悲傷李雲因忠諫而獲罪，上書願與李雲同日死。皇帝更加生氣，於是將他們都交廷尉審理。大鴻臚陳蕃上疏救助李雲説："李雲所説之事，雖然莽撞，違背皇上旨意，他的心意却是忠於國家。昔日高祖容忍周昌不避忌諱的進諫，成帝赦免朱雲殺頭之罪。今日殺李雲，臣恐怕世上又出現類似剖比干之心之事而産生的那樣的議論。所以纔敢觸犯龍顔，冒死請求。"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共同上疏替李雲請求。皇帝更加生氣，有司上奏認爲他們對皇帝大不敬。朝廷下詔痛責陳蕃、楊秉，免去官職遣回鄉里；沐茂、上官資被貶官品二等。當時皇帝在濯龍池，管霸奏報李雲等人之事。管霸機智地説："李雲是個野澤愚儒，杜衆是個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值得加罪。"皇帝對管霸説："皇帝不想明察，這是什麽話，難道常侍想要原諒他們嗎？"回頭讓小黄門接受他的奏請，李雲、杜衆

黄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都死在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出巡，路過祭祀李雲的墓碑，并刻石表彰他。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托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故説者識其難焉。

論曰：禮制有五諫，以諷諫爲上。至於托物見情，藉文章傳達旨意，使言者無罪，聞者自戒，貴在於意明言從，理歸於公正。爲什麽他們要直言上諫，難道是爲了沽名釣譽嗎？李雲草野之臣，不知失身之義，於是便公開上書給皇帝，傳示三公，直至處死而不顧，這豈不是古之狂者嗎！皇帝未加以信任便進諫，則會被認爲是誹謗，所以説者知道這裏的困難。

劉瑜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高祖父廣陵靖王。父劉辯，任清河太守。劉瑜少好經學，尤其擅長圖讖、天文、曆算之術。州郡以禮相請而他都未接受。

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

延熹八年，被太尉楊秉舉薦爲賢良方正，到了京師，上奏書陳述説：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窺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謡，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録，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

臣劉瑜自知是東國鄙陋之人，衹因爲是高祖後裔，蒙恩受職，没有服兵役。故太尉楊秉知道臣瞭解典籍，有幸被任用，的確是希望臣以愚直，對朝政稍有補益。而楊秉盡忠不久，過早去世。臣在下方，聽聞歌謡，驕横之臣肆虐之事，遠近嗟嘆之聲，十分痛苦，泣血漣如。僥幸得以録用，備答聖問，盡情書寫，不敢馬虎。誠心希望陛下能留心片刻，閲覽古今之事，人們爲何咨嗟，上天爲何動蕩變異。

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諸侯之位，上法二十八宿，光芒耀眼，關係到盛衰之事。如今宦官邪惡，接連分封，都争立後嗣，繼位傳爵，有的立遠支爲嗣，有的買兒爲嗣，完全違背開國承家之義。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侄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宫，勞散精神，

古時天子娶九女，娣侄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如今美人充滿閨帷，都要盛裝美飾，無事之人充斥深宫，勞散精神，生長六種疾病。這對國家是浪費，對

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况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

民衆是禍害。况且天地之性，陰陽相成爲正道，如違其道，則水旱并行。《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至。”怨女曠夫之歌，仲尼所録。况且從幼至長，幽藏而死。又常侍、黄門，也多娶妻。怨恨之氣，變成災禍。路上人言，官府强徵民女，取走又重新安置，轉相驚擾恐懼。如果不是這樣，無緣無故不會生出這種批評來。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且還有城毁降霜的怪異現象；何况這麽多人抱怨，能不感動上天嗎！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

昔日秦建造阿房宫，國中增添了許多受刑罰之人。如今宫舍增多，極盡奇異精巧，掘山挖石，不講季節。用嚴刑督促，以法令相威脅。百姓無罪却把他們抓起來，百姓有田地的又把它奪走。州郡官府，各自拷問事實，藉奸情索求賄賂，都成爲貪吏的藉口。民怨沸騰，相繼加入賊黨，於是官府興兵，討伐他們。貧困之民，有的出賣他們的首級來求得賞金，父兄相互殘害自身，妻子兒女眼睜睜地分離。如此貧困，又如此討伐，怎能不讓人痛心呢！

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采，懼以觸忤，征營懾悸。

又陛下以皇帝之尊，神器之寶，却微行至親近狎者之家，私下駕幸宦者之舍，賓客商人，氣焰囂張，由此十分放縱，無所不容。現今三公在位，都是道藝精通，却衹各自端正自己，却没有去匡正朝廷，不是不聰明，而是怕死及被處罰。希望陛下設置七臣，以廣開諫諍之道，以及開東西厢金縢史官之書，遵循堯舜禹湯文武中興之道，疏遠邪惡之人，遠離鄭衛之聲，則政治將會平和，祥風就會來到。臣誠懇之情，言不足以采納，害怕觸犯龍顔，所以十分惶惑恐懼。

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

於是朝廷特召問劉瑜災異之徵兆，指事按照經讖答對。執政者想讓劉瑜回答時閃爍其詞，而改談其他事情。劉瑜重又全心全意對答，共八千

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

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并被誅。事在《武傳》。

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嘆。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并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

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餘言，有些與目前情況非常貼切，但皇帝最後并未采納。朝廷拜他爲議郎。

皇帝去世後，大將軍竇武想要大肆誅除宦官，於是請劉瑜任侍中，又任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劃。到竇武失敗，劉瑜、尹勳一同被殺。此事在《竇武傳》中。

尹勳字伯元，河南人。他的從祖尹睦爲太尉，尹睦孫尹頌爲司徒。尹勳爲人剛毅正直。年少時每次讀書，讀到忠臣義士之事，每每放下書仰天嘆息。自認爲與當時不合，所以不接受州郡公府的任命。桓帝時，他因有德操而被徵召，四次遷升至尚書令。延熹中，朝廷誅大將軍梁冀，皇帝召尹勳委任各種官職，他做得很有方略，被封爲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一同封爲亭侯。尹勳後來升至九卿，因病免官，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因有罪被免官，取消封邑，因此尹勳的爵位也被免。

劉瑜被誅後，宦官將他所上之書都焚燒掉，當作謊言處理。劉瑜子劉琬，繼承劉瑜家學，明曉占卜吉凶，能預知災異。被舉爲方正，但未接受。

謝弼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

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

>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奸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正直公正，被鄉邑推爲宗師。建寧二年，朝廷下詔推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都來應對，同被授爲郎中。

當時前殿出現蛇，大風將樹連根拔起，皇帝下詔命公卿以下陳述政策得失。謝弼上書說：

> 臣聽説暢和之氣與有德相應，妖邪怪異因政治有失誤而產生。上天譴責，則王者思考自己的過失；政道如果有不周全之處，那麼奸臣應當受到懲罰。蛇是陰氣所生，鱗是甲兵之象。《鴻範傳》説："如果極弱，時常會有蛇龍之災出現。"又，熒惑守亢，徘徊不去，當有近臣謀反，就發生在皇帝左右。不知陛下帷幄之内，誰是親信之人。應該趕快貶斥廢黜，以消除災害。臣又聽説"虺蛇之類，是女人之災祥之物"。皇太后制定宮

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闥，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絶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中規矩，助聖明天子，《尚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被誅，怎能牽連太后？幽禁冷宫，愁感天心，倘若因此而死，陛下有什麽臉面見天下之人呢？從前周襄王不能恭敬地侍奉母親，導致戎狄都要來討伐。孝和皇帝不忘竇后之恩，前世傳爲美談。按禮爲人之後就要盡人子之禮，如今陛下以桓帝爲父，怎能不把太后當作母親呢？《援神契》上説：“天子孝順，四夷和平。”如今邊境日益緊張，戰争四起，如果不用孝道，能用什麽來拯救呢！希望陛下仰慕虞舜蒸蒸之孝，低頭思念《凱風》慰母之心。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兹。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并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并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并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暗，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臣又聽説設立爵位，一定要獎勵有功之人；開國繼業，不要任用小人。如今功臣長時間被疏遠，未曾賞爵封官，阿母寵幸享受大的封賞，所以大風大雨冰雹也因此而發生。太傅陳蕃，輔佐陛下，勤勤懇懇，夙興夜寐不懈怠，反而被一群邪惡之人所陷害，一朝被殺。刑罰之酷，震驚天下，那些他的門生故吏，都受到禁錮流放而離去。陳蕃人已去世，就是用一百個人也贖不回來！應該釋放他的家屬，解除禁令。至於臺宰重位，國命所繫。現今四公，衹有司空劉寵忠誠如初，其他都是白吃飯并招致他人入侵之人，肯定會有鼎翻食物撒落那樣的凶事發生。陛下可以藉着災異的出現，一同加以罷黜。召前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一同管理政事，或許可以消除災變，國運永存。臣山野之民頑劣不明，不通國典。朝廷策説“不要隱瞞”，所以怎敢不盡愚忠，忘忌諱。希望陛下依照情形加以誅罰。

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

皇帝近臣討厭他，使他出任廣陵府丞。他辭官回家。

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

中常侍曹節從子曹紹任東郡太守，十分痛恨謝弼，於是以别的罪名收捕拷打他，使他死在獄

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中，當時人都悼念他并很感傷。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陳謝弼的忠誠，請求爲他平反，於是朝廷把曹紹斬了。

贊曰：鄧不明辟，梁不損陵。慊慊欒、杜，諷辭以興。黄寇方熾，子奇有識。武謀允臧，劉瑜亦協志。謝弼忤宦情，李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

贊曰：鄧不還政，梁不損陵。不滿足的欒、杜，諷刺之辭因他們而起。黄寇正强盛，子奇有見識。武謀求消滅宦官，劉瑜也與他有相同志向。謝弼觸怒宦官，李雲犯了時忌。成就仁而喪失自己，方式相同但事不一樣。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虞傅蓋臧傳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决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虞經，任郡縣獄吏，執法公允，盡可能做到寬恕，每到冬月呈上狀表，便常常流淚不止。他曾經聲稱："東海于公高建里門，而其子定國最終官至丞相。我斷案六十年了，即使不如于公，也差不了很多吧！我的子孫爲什麼就不能任九卿呢?"所以給虞詡起的字爲升卿。

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

虞詡十二歲時，便能通曉《尚書》。他早年喪父，孝養祖母。縣裏推選他爲順孫，國相覺得他很奇特，想讓他擔任吏。虞詡推辭說："祖母已經九十歲了，祇能靠虞詡供養了。"國相便不再任命他。後來祖母去世，他服喪之後，受太尉李脩徵召，被拜爲郎中。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弃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弃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弃之。涼州既弃，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喭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

永初四年，羌胡反叛作亂，攻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耗費軍費，事又不相關，想要放棄涼州，全力保衛北部邊疆，於是召集公卿商議。鄧騭說："比如衣服破了，損壞一件用來縫補，這樣還會有完好的。如果不這樣，將没有一個完好的。"商議的人都表示贊同。虞詡聽說後，便游說李脩說："我私下聽說公卿定策認爲應放棄涼州，我仔細考慮，却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先帝開拓疆宇，辛勤勞苦而後安定，而今擔心小小的耗費，便全都放棄。涼州被放棄後，便要以三輔作爲邊塞；三輔成爲邊塞，那麼園陵便很靠近境外了。這是非常不應該的。諺語道：'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看他們操練士兵英勇雄壯，的確超過别的州。現在羌胡之所以不敢侵入三輔，作

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弃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吊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棱。棱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吊勉。以詡譸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黄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争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盗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

爲它的心腹大患的，是因有涼州在後的緣故。那些當地之人之所以手持武器，毫無反顧之心的原因，是因臣屬於漢的緣故。如果放棄城池，遷走百姓，安定後又重新遷徙，必定會産生異心。假如讓豪壯英勇之士相聚，像席捲一般殺向東去，即使使賁、育爲兵卒，太公做將帥，恐怕也抵擋不住。議論者比喻説像補衣一樣有完整的存在，虞詡以爲恐怕會像疽那樣逐漸無限制地擴散開來。放棄不是好主意。”李脩説：“我没有想到這些。没有你這番話，幾乎壞了國家大事。但是有什麽好辦法呢?”虞詡説：“如今涼地動蕩，人心不安，我擔心會發生意外的變故。應該命令四府九卿，各自徵召本州數人，那些太守縣令的子弟都授予散官之職，表面上加以鼓勵，獎賞他們的功勞，内部則加以控制，防止他們搞詭計。”李脩贊同他的意見，重新召集四府商議，大家都同意虞詡的建議。於是徵召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此來安撫他們。

鄧騭兄弟因虞詡不同意他的意見，由此憤憤不平，想用吏法中傷虞詡。後來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連年屯聚，州郡禁止不住，於是便任命虞詡爲朝歌長。他的朋友都來憐憫虞詡説：“得任朝歌是多麽倒霉!”虞詡笑着説：“不求容易的志向，不迴避困難的事，這是做臣子的職責。不遇到盤根錯節的難題，用什麽來分辨利器呢?”他纔到任，便拜訪河内太守馬棱。馬棱勉勵他説：“君是個儒者，應在廟堂出謀劃策，怎麽反而在朝歌呢?”虞詡説：“纔被任命時，士大夫都來慰問勉勵。以虞詡自我揣測，知道自己不會有什麽作爲。朝歌，是在韓、魏郊外，背靠太行山，前臨黄河，距敖倉百里，有一萬多青、冀流亡之人。賊兵不懂得開倉召集民衆，搶劫武庫，據守城皋，斬斷天下右臂，這是不值得擔憂的。如今他們人多士氣盛，很難與他們正面交鋒。兵不厭詐，希望能先給予寬鬆政策，不要讓他們受到限制而已。”到任後，設立三科用來招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自推舉自己所瞭解的人，那些强搶劫掠的作爲第一等，傷人偷盗的排在第二，服喪而不從事家業的排在最後。招來一百多

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

人，虞詡爲他們設宴，全部赦免了他們的罪，命他們潛入賊中，誘騙他們去搶劫，然後埋伏士兵等待他們，由此殺死賊兵數百人。又暗中派貧困之人中會做衣的，讓他們製作賊兵那樣的衣服，把彩綫縫在衣邊作爲記號，賊一在集市中出現，吏便把他們捉住。賊因此害怕并散去，於是大家都稱贊虞詡的神明。被遷爲懷令。

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

後羌入侵武都，鄧太后因虞詡有將帥之才，升遷他爲武都太守，在嘉德殿把他引見給皇帝，皇帝對他厚加賞賜。羌於是率領數千人，將虞詡攔在陳倉、崤谷，虞詡便停軍不前，宣稱要上書請兵，并差不多快要到了。羌聽説此事，便分兵到旁縣强搶，虞詡因他們兵力分散，便日夜兼程趕路，前行了一百多里。虞詡命吏士各作兩竈，每天增加一倍，羌因此不敢緊逼。有人問他説："孫臏減竈而君增加。兵法上説一日行軍不超過三十里，以防不測，而今每天將近二百里。爲什麼呢?"虞詡説："羌人多，我兵少。慢走則容易被追上，快走他們就摸不清了。敵見我們的竈一天比一天增多，肯定會認爲郡兵來接了。人多加上走得快，他們就不敢追我們了。孫臏顯示力量弱，我如今顯示强，是因爲情况不同的原因。"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到郡之後，兵不滿三千，而羌一萬多人，圍攻赤亭數十日。虞詡於是命令軍中，不要發射强弩，而衹是發射小弩。羌認爲矢力量減弱，射不到，於是合兵急攻。虞詡於是命二十個强弩同射一人，於是百發百中，羌大驚，立即後退。虞詡於是乘機出城出擊，殺傷很多。第二天將全部兵馬列隊，命他們從城東門出，從北城門進，并改換衣服，來回出入多次。羌不知他有多少兵馬，彼此之間十分惶恐。虞詡估計賊兵該撤了，於是暗中派五百多人埋伏在淺水之中，在賊兵逃亡路上等待。賊虜果然奔逃，於是伏兵掩殺過來，大敗賊兵，斬殺俘獲衆多，賊因此潰散，向南進入益州。虞詡於是觀測地勢，建築營壁一百八十所，招回流亡之人，賑濟貧困之人，郡於是得以安定。

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

此前運糧道很艱險，車船不通，驢馬負載，送五石而僅到一石。虞詡於是親自率領吏士，沿

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户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閒，遂增至四萬餘户。鹽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

着川谷行進，從沮到下辯數十里中，燒裂石塊剪除樹木，開闢漕船道，按人付給應付的勞動費用，於是水運通暢順利，每年節省四千多萬。虞詡起初到郡任職時，這裏僅有一萬户。等到他安定聚集荒野之外，招還流落失散之人，二三年間，便增加到四萬多户。鹽米又多又便宜，是從前的十倍。因違法而被免官。

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閒，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衡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

永建元年，虞詡代陳禪任司隸校尉。數月之間，上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而視，都説他非常苛刻。三公彈劾虞詡盛夏拘捕許多無辜者，成爲吏民禍患。虞詡上書自我辯解説："法禁是世俗之堤防，刑罰是人的銜轡。如今州委任郡，郡委任縣，相互委派，百姓怨恨無窮，朝廷却以苟且縱容爲賢，盡節爲愚蠢。臣所檢舉的，不止一種罪過，二府恐怕被臣所舉奏，於是便加以誣陷。臣將仿效史魚那樣，雖死却還要用尸體來進諫。"順帝閲讀了他的奏章，便由此罷免了司空陶敦之職。

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托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寑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迹。"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奸臣張防，何不下

當時中常侍張防專權，常常受人之請并收受賄賂，虞詡每次都追查他，但每次都没有回答。虞詡實在按捺不住憤怒的心情，便自我綁縛來到廷尉處，上奏説："昔日孝安皇帝任用樊豐，於是使得皇室混亂，幾乎使社稷滅亡。如今張防重又專權，國家的禍患又要重新出現了。臣不能忍受與張防同朝，故而自縛上訴，不要讓臣有楊震那樣的結果。"書上奏之後，張防向皇帝哭訴，虞詡因此受罰任左校。張防一定要加害於他，二天之中，被傳訊四次。獄吏勸虞詡自殺，虞詡説："寧願被殺以顯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人知道虞詡是因忠心而獲罪，於是先後上奏乞求召見。孫程説："陛下起初與臣等人造事之時，常恨奸臣，知道他們會傾覆國家。現在即位了却重蹈覆轍，那麽憑什麽要去非難先帝呢？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反而却被拘禁起來；常侍張防罪證確鑿，反而陷害忠良之士。現在客星守在羽林，占卜顯示宫中有奸臣。應該立刻收捕張防并送入獄中，以防上天發生變異。下詔放出虞詡，歸還他的印綬。"當時張防站在皇帝背後，

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

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托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絶，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

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慚。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

孫程於是呵斥張防説："奸臣張防，爲什麽不下殿去！"張防不得已，快步走向東廂。孫程説："陛下趕快收捕張防，不要讓他找阿母來求情。"皇帝問各位尚書，尚書賈朗平素與張防友好，便證明虞詡有罪。皇帝對此懷疑，對孫程説："你先出去，讓我想想。"於是虞詡子虞顗與門生一百多人，高舉幡旗等候中常侍高梵的車子，叩頭流血，訴説冤情。高梵於是入朝證明，張防被判處放逐邊疆，賈朗等六人或被處死或被黜官，虞詡當日被赦免。孫程又上書陳説虞詡有大功，言語十分激烈。皇帝感悟過來，重又徵拜虞詡爲議郎。數日之後，遷升尚書僕射。

當時長吏、太守聽任百姓受到處罰之人交納贖金，號稱爲"義錢"，聲稱是爲窮人儲存的，而守令們却因此聚斂財物。虞詡上疏説："元年以來，貧窮百姓上告説長吏收取接受錢財百萬以上的，源源不斷，處罰吏人數達幾千萬，而三公、刺史很少有舉奏的。回想永平、章和年間，州郡把走卒錢借貸給窮人，司空彈劾，州及郡縣都因此被免職處分。如今應遵守先前制度，消除權制。"於是皇帝下詔頒發虞詡的奏章，痛責州郡官長。以錢贖罪的做法由此終止。

此前寧陽主簿來到朝廷，申訴他的縣令的冤枉，但六七年時間皇帝都不過問。主簿便上書説："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上奏章上百次，始終不被省閲，臣怎能到北邊單于那裏去申訴呢?"皇帝大怒，把奏章給尚書看，尚書於是以大逆之罪彈劾他。虞詡申辯説："主簿所申訴的，也是君父所怨恨的；百次上訴却不能上達，是有司的過錯。愚蠢之人，不值得多處罰。"皇帝采納了虞詡的建議，衹是處以笞刑而已。虞詡於是對諸尚書説："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到朝廷來申訴，却得不到受理，這是臣子應該做的嗎?諸位與那些污吏們有什麽親戚關係，與告狀訴冤的人有什麽仇呢?"聽者都感到慚愧。虞詡又上言道："尚書之職很顯要，是做官之人的必經之路。如今有的郡七八人出任，有的州一個也没有。應該使之平均，以滿足天下人的願望。"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奏議，大部分都被

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弃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

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

采用。

虞詡喜好批評舉奏，毫不寬容，多次因此忤怒權臣貴戚，由此多次被遣返拷問，再三遭受刑罰，然而剛正之性，到老不變。永和初年，遷升爲尚書令，因公事辭官。朝廷思念他的忠心，重又徵召他，正趕上他去世。臨終前，他對兒子虞恭說："我以忠正之心事君，自覺於心無愧，所悔恨之事是任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怎能没有冤枉的。此後二十多年，家中没增加一口人，這是得罪了上天呀。"

虞恭很有才能，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原本字幼起，因敬慕南容三復白珪，於是改字爲南容。他身長八尺，有威嚴的儀容。少時以太尉劉寬爲師。再次被舉爲孝廉。他聽説所推舉郡將喪失，便棄官穿便服。此後任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一同討賊張角。

傅燮平素痛恨中官，出發後，便上疏説道："臣聽説天下禍災，不是因爲外部，而都是因爲内部。所以虞舜登基，先除四凶，然後任用十六相。表明惡人不除，則善人無法晋升。如今張角在趙、魏起兵，黃巾軍在六州作亂。這些都是蕭墻之内出現破綻，而災禍延及四海的結果。臣受作戰任務，奉辭伐罪，剛到潁川，戰無不勝。黃巾雖然勢大，但也不足成爲朝廷的憂患。臣所懼怕的，在於不從源頭處治水，而末流則越來越廣大了。陛下仁德寬容，有很多處太慈悲，所以宦官小人掌權，忠臣不能進前。即使張角被平定，黃巾改變服裝，臣之所憂，開始變得更加深了。爲什麽呢？正直邪惡之人不適宜在同一國中，就如同冰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一樣。邪惡之人知道正直之人的功績顯赫，他們的危亡便出現徵兆，於是便花言巧語，共同助長虛僞的事情。屢次造謡使孝子也受到懷疑，三人同説則集市中便有了虎。如果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又會像杜郵那樣被殺戮了。陛下應該想想虞舜除去四罪人之舉，立即執行對讒佞之人的流放誅除，如此則善人考慮上進，奸邪凶惡之人自動停止。臣聽説忠

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

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

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黄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臣事君，如同孝子侍奉父親。孩子侍奉父親，怎能不盡心盡力？如果使臣身受斧鉞之殺戮，而陛下能采納臣下的一些建議，也是國家的福氣。”書上奏之後，宦官趙忠看見後十分憤恨。到攻破張角後，傅燮因功勞多而應該受封，趙忠上言説他的壞話，靈帝仍能識别傅燮的話，因此没有對他加罪，但也没有加封賞，讓他擔任安定都尉。後因疾病免職。

後拜爲議郎。正遇上西羌反叛，邊章、韓遂在隴右作亂，朝廷又向天下百姓徵調没完没了的賦役。司徒崔烈認爲應該放棄涼州。皇帝下詔會集公卿百官，崔烈堅持先前的意見。傅燮厲聲説：“斬司徒，天下便安定。”尚書郎楊贊彈奏傅燮當廷侮辱大臣。皇帝問傅燮此事。傅燮回答説：“從前冒頓大逆不道，樊噲任上將，願率十萬兵馬横行匈奴中，激憤引起奮勇，没有失去做大臣的氣節，衹不過計策被采納與否而已，季布仍説‘樊噲可以被斬首’。如今涼州是天下要地，是國家的屏障。高祖興起之初，派酈商另去安定隴右；世宗拓展疆界，設置四郡，參議者認爲是斷了匈奴右臂。如今官吏不和，使得一州叛亂，海内因此騷動，陛下卧不安寢。崔烈爲宰相，不想着如何去平定的辦法，却想要割棄一處方圓萬里的土地，臣私下感到不明白。如果讓左衽之虜得以占據此地，堅甲利兵，憑此作亂，這是天下最大的禍患，是國家最深的憂慮。如果崔烈不知道這些，是十分的糊塗；知道却又故意這樣説，這是他不忠於陛下。”皇帝聽從了傅燮的意見。由此朝廷都重視他的品德，每當公卿有空缺職位時，他都是衆人推薦的人選。

不久，趙忠任車騎將軍，下詔讓趙忠評論征討黄巾的功績，執金吾甄舉等對趙忠説：“傅南容先前在東軍，有功却未被封侯，所以天下之人對此很失望。如今將軍親自擔當重任，應該舉進賢才昭雪冤屈，以滿足衆人心願。”趙忠采納了他們的話，派弟城門校尉趙延向他們致謝。趙延對傅燮説：“南容以前答應任我爲常侍，萬户侯不值得去當。”傅燮嚴肅地拒絶説：“遇得上與遇不上時機，是命運；有功而得不到承認，是時

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

機。傅燮豈能尋求私下的賞賜！”趙忠更加懷恨在心，但害怕他的聲望，不敢加害於他。權貴們也有很多人恨他，因此他不能留在京城之中，被派到漢陽任太守。

初，郡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恤人，叛羌懷其恩化，并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起初，郡將范津明白瞭解人，推舉傅燮爲孝廉。到范津任漢陽太守，與傅燮交接後，驗符相合後離去，鄉邦之人都以他爲榮。范津字文淵，南陽人。傅燮善於體恤人，叛羌受他恩德感化，都前來投誠歸附，於是他廣開屯田，排列設置四十多營。

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奸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内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争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粮盡，燮猶固守。

當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程球徇私舞弊，引起人們的不滿。中平四年，耿鄙率六郡兵馬討伐金城賊王國、韓遂等。傅燮知道耿鄙不得人心，肯定失敗，於是勸諫説：“使君執政不久，百姓不知教化。孔子説：‘不加以訓練就讓人參戰，是在拋棄他們。’如今率領未經訓練之人，越過大隴險阻，肯定十次行動十次危險，而賊聽説大軍將至，肯定會萬人一心。邊兵一般都很英勇，他們的力量很難抵擋，而新組成的軍隊，上下尚未和睦，萬一發生内部變亂，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不如停止進軍培養恩德，賞罰分明。賊得到寬赦，肯定認爲我們害怕了，彼此相互争執，肯定會相互分離。然後我們率領經過訓練的士兵，討伐已經離散之賊，功績可以坐而得之。如今不行萬全之策，却接近肯定有危險的災禍，我認爲使君不應如此。”耿鄙不聽。行軍到狄道，果然有反叛的，先殺程球，然後害死耿鄙，賊於是進攻包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傅燮却依然固守。

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嘆，呼幹小字曰：“别成，汝

當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打郡，都因懷念傅燮的恩德，一同在城外叩頭，請求送傅燮回歸鄉里。傅燮之子傅幹當時十三歲，跟在他身邊。他知道傅燮性情剛烈，有道義，害怕他不能委曲求全而不免一死，便進諫説：“國家動亂，使得大人不能被朝廷容納。如今天下已經叛亂，而兵力不足難以據守，鄉里羌胡原先受到您的恩德，想要讓您放棄郡而歸鄉里，希望能答應他們。慢慢地到了鄉里之後，率領捨身取義之徒，見到有道之人便去輔助他，以救濟天下之人。”話没説

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絶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説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吕之勛。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燮案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説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殁。謚曰壯節侯。

完，傅燮感慨地嘆息，叫着傅幹的小名説：“别成，你知道我肯定死嗎？‘聖達節，其次守節’。况且由於殷紂的殘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贊他的賢德。如今朝廷又不比殷紂更殘暴，我的德行又怎能完全不同於伯夷呢？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俸禄又想躲避災難嗎？我去哪兒呢？我就死在這裏。你有才智，努力吧，努力吧。主簿楊會，就是我的程嬰。”傅幹哽咽着不能再説下去，左右的人都流下淚來。王國派前酒泉太守黄衍勸説傅燮：“成敗之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現在起義，上可成霸王之業，下可建伊吕那樣的功勛。天下不再歸漢所有，府君難道不願成爲我們這些人的君主嗎？”傅燮按劍斥責黄衍説：“像你這樣的朝臣，竟反過來爲賊去游説！”接着指揮左右進兵，死在戰場之上。謚號爲壯節侯。

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傅幹很有名聲，官至扶風太守。

蓋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横，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家中世代爲太守。起初被舉爲孝廉，任漢陽長史。當時武威太守依仗權勢，恣意横行，從事武都蘇正和審查并治他的罪。凉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想殺正和以免去自己的責任，於是造訪蓋勳。蓋勳平時與正和有仇，有人勸蓋勳趁此機會報仇。蓋勳説：“不行。藉機殺害好人，是不忠；乘人之危，是不仁。”接着便勸諫梁鵠説：“束縛喂養鷹鳶是想要它凶猛，它凶猛了却要被煮掉，那還有什麽用呢？”梁鵠聽從了他的意見。正和爲自己得免於害而高興，到蓋勳那裏去感謝他。蓋勳不見他，説：“我是爲梁使君考慮，不是爲了蘇正和。”仍像原來那樣恨他。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盗數千萬。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别屯阿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入侵隴右作亂，刺史左昌由於軍隊出征而盗取數千萬。蓋勳堅持勸諫，左昌很生氣，便派蓋勳另外駐守阿陽以抵擋賊兵的先頭部隊，想要用軍事上的過失治他的罪，然而蓋勳却多次立下戰功。邊章等接着攻打金城，殺郡守陳懿，蓋勳勸左昌去營救，他不聽。邊章等進攻左昌并在冀包圍了他，左昌心中懼怕便召蓋勳。蓋勳起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一

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起駐軍阿陽，等到左昌的檄文來到，辛曾等有疑慮而不肯前去。蓋勳發怒説："昔日莊賈没有如期到達，穰苴將他正法。今天的從事，難道比古時的監軍更尊貴嗎！"辛曾等因害怕而聽從了他的意見。蓋勳隨即率兵救左昌。到達之後，便譴責邊章等，責備他們的背叛之罪。他們都説："左使君如果及早聽從君之言，大兵壓境，或許可以自我改悔。如今罪過已重，不能再投降了。"於是解圍而去。左昌因截盜之罪被追究，以扶風宋梟代替他。宋梟擔憂入侵反叛之事太多，對蓋勳説："涼州學術不盛，所以多次發生造反暴亂。現在想多多抄寫《孝經》，命家家學習，或許使人懂得義。"蓋勳勸諫説："昔日太公被封齊地，崔杼殺君；伯禽封爲魯侯，慶父篡位。這兩國難道缺乏學者？如今不急着去想解難之術，却忙着去做不同一般之事，這既足以使一州之人怨恨，又會受到朝廷耻笑，蓋勳不認爲這樣做有什麽好處。"宋梟不聽，於是便上奏朝廷，果然受到朝廷下詔詰責，以不實怠慢被追究。當時叛羌將護羌校尉夏育圍困在畜官，蓋勳與州郡合兵救夏育，至狐槃，被羌打敗，蓋勳聚集兵卒一百多人，組成魚麗陣。羌精鋭騎兵急速夾攻，蓋勳的士卒死亡很多。蓋勳三處受創傷，仍堅持不動，并指着樹的標記説："一定要埋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平時受蓋勳待遇不錯，於是用兵器擋住衆人説："蓋長史是賢人，你們這些人殺他是對不起上天。"蓋勳仰天駡他説："你這該死的反虜，知道什麽？趕快過來殺我！"衆人吃驚地面面相覷。滇吾下馬牽給蓋勳，蓋勳不肯上，於是被賊兵逮捕。羌戎佩服他的義勇，不敢加害，把他送回漢陽。後刺史楊雍隨即上表推薦蓋勳領漢陽太守。當時百姓飢餓，相互搶奪食物，蓋勳調撥糧食幫助他們，先拿出自家的糧食以作榜樣，由此解救了上千人。

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

後辭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他："天下之人有什麽痛苦竟致這樣反叛作亂？"蓋勳説："都是幸臣子弟弄成這樣的。"當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座，皇帝回頭問蹇碩，蹇碩很害怕，不知怎樣回答，却由此恨蓋勳。皇帝又對蓋勳

“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衹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説：“我已在平樂觀陳列軍隊，并從宮中府庫取出許多財物慰勞士卒，怎樣?”蓋勳説：“臣聽説‘先王展示恩德而不展示兵力’。如今入侵者在遠方而却在近處陳兵，不足以顯示剛毅果敢，衹是濫用武力罷了。”皇帝説：“好。與君真是相見恨晚，群臣以前從没説過這樣的話。”

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并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温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并勸從温奏，遂拜京兆尹。

蓋勳當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共同掌管禁兵。蓋勳對劉虞、袁紹説：“我多次見到皇上，皇上十分聰明，衹是受到左右之人欺蒙而已。如果我們合力誅除那些諂媚小人，然後選拔英才，以此振興漢室，功成身退，難道不快樂嗎!”劉虞、袁紹平素也有此心，因此相互聯合，還未發難，而此時司隸校尉張温推舉蓋勳爲京兆尹。皇帝正想延請蓋勳，而蹇碩等人心中害怕蓋勳，都勸皇帝聽從張温的舉奏，於是被拜爲京兆尹。

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黄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

當時長安令楊黨，父任中常侍，倚仗權勢貪污，蓋勳查出他得臟款上千萬。貴戚都爲他求情，蓋勳不理睬，把事情全部向上稟告，并牽連楊黨父，朝廷下詔追查此案，使蓋勳威震京師。當時小黄門京兆高望任尚藥監，受皇太子寵幸，太子通過蹇碩想使高望子高進爲孝廉，蓋勳不同意。有人説：“皇太子是副主，高望是他所喜愛的，蹇碩是皇帝的寵臣，而你却觸犯他們，這就是所謂的積怨。”蓋勳説：“選賢人是爲了報效國家。不賢的人就不推舉，就是死了又有何遺憾!”蓋勳雖然在宮外任職，但每遇軍國密事，皇帝常常手寫詔書詢問他。多次加以賞賜，十分受寵信，程度在朝臣之上。

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吊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并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争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

到皇帝駕崩，董卓廢黜少帝，殺何太后，蓋勳寫信給他説：“昔日伊尹、霍光掌權立功，仍感到寒心，你是小醜，如何了結呢?賀者在門前，吊者在房内，能不小心嗎!”董卓收到信後，心中十分害怕。徵召他爲議郎。當時左將軍皇甫嵩率三萬精兵駐在扶風，蓋勳暗中與他相約，將要討伐董卓。正遇上皇甫嵩也被徵召，蓋勳因勢力太弱不能獨立進行，於是一同回到京師。自公卿以下，没有不對董卓屈服的，惟有蓋勳長揖争禮，看見的人都十分吃驚。董卓問司徒王允説：

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决之於心，卿勿妄説，且汚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内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秘器賵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要想使司隸校尉快樂，誰能做到？"王允說："祇有蓋京兆而已。"董卓說："此人明智有餘，但不能授以要職。"於是任他爲越騎校尉。董卓又不想讓他長期掌握禁兵，便又讓他出任潁川太守。還未到郡，又被徵召回京城。當時河南尹朱儁爲董卓陳述軍事。董卓指責朱儁說："我百戰百勝，決定出自於心中，你不要亂說了，弄髒了我的刀。"蓋勳說："昔日武丁聖明，却仍徵求意見，何況像你這樣的人，想堵住他人的口嗎？"董卓說："開玩笑而已。"蓋勳說："没聽說氣話可以當作兒戲的？"董卓於是向朱儁謝罪。蓋勳雖剛正不阿，然而由於被董卓仇恨，很不得志，因疽發於背而亡，時年五十一歲。他遺言不要接受董卓的饋贈。董卓想向外人表示他的寬容，上表請求賜東園秘器賵襚，以禮送葬。他被葬於安陵。子蓋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父臧旻，很有幹事才能。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他的父親許生爲越王，攻破城邑，人馬上萬，拜臧旻爲揚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攻打許昭，打敗了他。許昭於是重又聚集駐軍，成爲百姓大患。臧旻等進軍，連戰三年，攻破并平定了他們，捕獲許昭父子，斬首數千個。朝廷遷升臧旻爲出使匈奴中郎將。

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

臧洪年十五，因父親的功勞而被拜爲童子郎，在太學很有名。臧洪體貌魁梧，有不同一般的長相。被舉爲孝廉，補即丘長。

中平末，弃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説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并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

中平末年，臧洪棄官回家，太守張超請他出任功曹。當時董卓弑少帝，危及國家安全。臧洪游説張超說："府君世代受皇恩，且兄弟都爲大郡長官。現今王室危險，賊臣虎視眈眈，目前的確是義士爲國家效命之時。如今郡境尚完整，吏人殷富，如果揮動鼓槌，可以集聚二萬人。憑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導義，不也是應該的嗎！"張超同意他的話，與臧洪一起向西至陳留，見兄張邈商議此事。張邈先對張超說："聽說弟掌管郡，把政事交給臧洪，臧洪是什麽樣的人呢？"

内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埸，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并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

張超説：“臧洪是海内奇士，張超的才智比不上他。”張邈馬上請來臧洪交談，大感驚異。於是派他到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那裏，由此大家都相處不錯。由於張邈已先有計謀相約，到張超來後，商定之後，便與各位牧守在酸棗大聚會。他們設立壇場，將要盟誓，却又相互推辭，誰也不敢先登上去，都一同推舉臧洪。臧洪於是攝衣登壇，操血盟誓説：“漢室不幸，皇綱失控，賊臣董卓，乘機作亂，加害皇帝，毒害百姓。我們怕他使社稷淪喪，使四海顛覆。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張超等，集合義兵，共赴國難。凡是與我共同盟誓者，應齊心同力，以盡做大臣的氣節，即使喪命，也不會有二心。誰違背此盟，必死無疑，難以長命。皇天后土，祖宗明靈，都請作證。”臧洪慷慨激昂，聽到他的誓言的人，没有不振奮的。從此以後，諸軍各懷疑慮，不敢先一步行動，致使糧儲盡竭，各路軍隊離散。

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絶，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譽，能清談。時黄巾群盗處處飆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群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

當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仇，張超因此派遣臧洪到劉虞處，共同商議打擊公孫瓚。行至河閒時正趕上幽、冀交兵，道路堵塞，因此寄居在袁紹那裏。袁紹見到臧洪，覺得他很不一般，和他結成好友，讓他擔任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喜好虚榮，能清談。當時黄巾群盜處處涌現，而青部殷實，武器裝備衆多。焦和想與同盟者西赴京師，還未出發，而賊已經屠城。焦和不顧軍事警戒，衹顧羅列女巫男祝，向群神乞求禱告。他又害怕賊兵乘河水凍冰而過河，命手下人作許多陷冰丸，投入黄河中。於是衆人潰散，焦和也因病而亡。臧洪收集安撫叛離之人，百姓重又得以安定。

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强

任職二年，袁紹害怕他的才能，遷徙他爲東郡太守，都城是東武陽。當時曹操把張超包圍在雍丘，情況十分危急。張超對軍吏説：“今天這種情形，衹有臧洪肯定會來救我。”有人説：“袁曹關係正好，而臧洪被袁紹所任用，恐怕不會放棄好的關係而遠道而來救助，放棄福運而自取災禍。”張超説：“子源是天下義士，絶不是違背仁

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

義之人，或許是受强力限制，無法去做而已。”臧洪開始聽説張超被包圍，便光着脚哭泣，同時率領所部，準備前去救難。他自知人少，於是向袁紹請求兵馬，而袁紹最終没有同意，張超所在城被攻陷，張氏一族被滅。臧洪從此恨袁紹，不再與他交往。袁紹興兵包圍他，一年多也没有攻下來，便派臧洪的同鄉陳琳捎信勸説臧洪，指出怎樣趨福避禍，用恩德仁義責難他。臧洪回答説：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趣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暗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損弃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

久别思念，深夜也不能免。相距雖不遠，但取捨各異，由此産生的遺憾，真是難以盡數！蒙從前不棄，常常加以照顧，講明禍福，從公從私都十分周到。以閣下的才能，遍讀典籍，怎麽能不明大義，不懂我的志趣呢？所以損棄翰墨，無所回報，也希望遠遠地揣測私心，大致識得本性。再次受到關照，援引紛紜之議論，即使無所答對，但也是情義大過言語。

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絶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

我是個無足輕重之人，本來就缺乏才志能力，碰巧行軍打仗，受到閣下的特殊照顧，恩情緣分深厚，由此掌管大州，怎能樂意今日親自上陣去作戰呢？每次登城觀看軍兵，看見主人的旗鼓，遠遠望見帳篷，感傷故友之照顧，撫弓握矢，不知不覺淚流滿面。爲什麽呢？自從輔佐主人，没有什麽後悔的；主人對待我，遠遠超過與我相同的那些人。受任之初，共同商議大事，掃清寇盗叛逆，共同尊奉王室。没想到本州被入侵，郡將受難，請求援軍被拒絶，辭行赴難又被限制，致使臧洪故友，因此而導致死亡。區區微小氣節，無法得到表現，又怎能保全交友之道，重新損害忠孝之名呢？所以忍住悲傷揮動刀戈，揮淚告别。假若主人稍稍發揮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而接納，離去的不受到責難，那麽鄙人便崇尚季札之志氣，不進行今天的戰争了。

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

昔日張景明登壇歃血，肩負使命四處奔走，最終使得韓牧讓出符印，使主人得到地。後來祇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的緣故，

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逾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悦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

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黄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緑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粮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

得不到改正的寬待，而受到滅門之禍。呂奉先因討伐董卓而來投奔，請不到救兵，離開又有何罪，却又被刺。劉子璜奉命過時，没有完成任務，擔心陛下懷念親人，用欺詐之法求得歸來，可以説是有志於忠孝，無損於霸道，却也被殺軍前，没有得到寬恕。慕名而來者蒙受榮耀，違背意願者被殺戮，這是主人的有利之處，却不是游士的心願。所以學習前人，死守孤城，也是由於君子奔亡，不到敵國去的緣故。

足下應當看見久圍不下，救兵未到，有感於婚姻之義，考慮生平之友好，認爲會委曲求全而苟且偷生，勝過守義而傾覆。昔日晏嬰不被白刃所屈服，南史不曲筆以求生存，所以能身傳圖象，名垂後世。何况我據守堅固的城池，指揮官吏百姓，散發三年的積蓄作爲一年的使用，解救補充困乏，以取悦天下之人，何必再去想築室反耕呢？衹是害怕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恃武力發難，北部邊將上告倒懸那樣的緊急，股肱之臣上奏請求返回的奏章。主人應該借鑒他們的教訓，反旗退師，何必長久懷着盛怒，在我的城下發威呢！

足下譏笑我倚仗黑山可能的營救，爲何不想想黄巾的分與合呢？昔日高祖在鉅野取得彭越的幫助，光武從緑林中創造基業，最終能龍飛受天命，中興帝業。衹要能幫助主人成功大業，又怕什麽呢？何况我親手捧着璽書，給其從事！

走吧孔璋！足下從境外求利益，臧洪效命於君親；您托身盟主，臧洪在長安留名。你説我身死而名滅，我也笑你生死都默默無聞。本同末分離，努力努力，何必再多説呢！

袁紹見到臧洪的信，知道他没有投降的意思，於是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兵，臧洪推測難免一死，於是招呼吏士説：“袁紹無道，

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内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遍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圖謀不軌，而且不救助臧洪郡將，臧洪出於大義，不能不戰死。考慮到諸君與此事無關，白白攤上此禍，可在城被攻破之前，帶着妻子兒女先走吧。”將吏都落淚說：“明府與袁氏之間，本無仇怨，如今爲了郡將的緣故，自己引來危險，我們怎麽能忍心捨您而去呢？”起初還掘鼠而食，煮筋角，後來便没什麽可吃的，主簿開啓内厨取出三斗米，請他稍稍食用一些稠粥，臧洪說：“我怎能獨自享用這美食呢？”讓他做成很稀的米粥，分給士兵們。又殺了自己的愛妾，把肉給兵將吃。兵將們都淚流滿面，抬不起頭來。最後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但没有人叛離。

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

城攻陷後，臧洪被捕。袁紹大設帷幔，召會諸將見臧洪。他對臧洪說：“臧洪爲什麽如此對不起我！現在服了嗎？”臧洪手撑地瞪着眼睛說：“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說得上深受皇恩。如今王室衰弱，没有扶助之意，却想趁此機會，希望得到那些不該希望的東西，多殺忠良之人，以此樹立淫威。臧洪親眼看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那麽臧洪府君也應該是弟，但却不能同心協力，爲國除害，而是擁着衆兵，坐觀他人被屠城殺死。可惜臧洪力量弱，不能爲天下忠良復仇，怎能服呢？”袁紹原本喜愛臧洪，想使他屈服而後赦免他，但見他言辭激切，知道他不會爲自己所用，便命令殺死他。

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吕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臧洪同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近仰慕臧洪，隨他擔任東郡丞。城未被攻破之前，臧洪讓他到袁紹處去。當時陳容在座，見臧洪要被處死，便起身對袁紹說：“將軍從事的大事，是想要爲天下除暴，但却專門先誅殺忠義之人，這哪裏符合天意呢？臧洪的行爲是爲了郡將，爲何要殺他！”袁紹很慚愧，命人把他帶出去，對他說：“你不是臧洪同類，爲何白白地這樣做呢？”陳容回過頭來說：“仁義哪有常在之處，遵循的便是君子，違背的便是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由此被殺。當時與袁紹在座的人，没有不嘆息的，私下相互說：“怎能一天之内殺兩名忠烈之士！”此前臧洪派司馬二人出城，向吕布求救。回來時，城已被攻陷，他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們都戰死。

論曰：雍丘之圍城，臧洪的感憤是很悲壯的了！想想他赤脚哭號，束甲請纓，的確够令人同情的。那些豪强的取捨，是不是與守義之心有所不同呢？如果是商議謀劃搞連衡，心懷算計而相互推崇的，大概是由於利益權勢的原因吧。況且偏城已經危險，曹、袁關係正和睦，臧洪白白地指望靠外敵的牽制，能解決倒懸之苦。憤怒焦躁的軍隊，是兵家大忌。可以説是懷有向秦哭求之節操，却没有最終保住荆。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弃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贊曰：先零擾亂邊疆，鄧、崔放棄涼。虞詡、傅燮妙計，再次保全金方。蓋勳抗議董卓，始終公正剛强。臧洪心懷特別的節操，雖然力量不够但志氣却得到頌揚。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張　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家中世代爲望族。張衡的祖父張堪，做過蜀郡太守。張衡自小擅長寫文章，在三輔游學，順便來到京師，到太學接受學業，終於精曉《五經》，精通六藝。張衡雖然才學高於世人，但没有驕傲凌駕於人的情况。他經常安閑舒緩，恬淡静處，不喜歡結交世俗之人。永元年間，被推舉爲孝廉，他不去，公府連續召他爲吏，他不接受。當時天下太平相承已經很久了，自諸王列侯以下的人，全都過分奢侈。於是張衡模仿班固的《兩都賦》，寫了《二京賦》，用來作爲諷諫。他精心構思，組織文辭，用了十年時間纔寫成。文章太長所以不能收録。大將軍鄧騭驚異張衡的才華多次召他，他都未答應。

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核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

張衡擅長製作靈巧的裝置，尤其用心於天文、陰陽、曆法。他經常沉迷於《玄經》，對崔瑗説："我讀了《太玄》，纔知道楊子雲深究道數，《玄經》竟然可以同《五經》相比，并非衹是記傳一類的東西，使他人很難再論述陰陽的事理，是漢得天下以後二百年來最好的書。又過二百年，是不是漢要結束呢？這部書寫作的道數，必定顯現於一個時代，是恒久不變的道理。漢四百年以後，《玄經》恐怕要興起了。"安帝素來聽説張衡擅長算學，要公車特别徵召，授予他郎中職位，兩次升遷後任太史令。張衡於是就研討陰陽，窮究天體運轉的規律，製作了渾天儀，寫了《靈憲》、《筭罔論》，論述非常詳細清楚。

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

順帝初年，張衡被調遷，後來又擔任太史

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

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内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栖，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剋？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勛，雪前吝，婞佷不柔，以意誰靳也。"

令。張衡不巴結當權的官員，每做一處官，經常好些年不升遷。自從離任太史令，五年後又擔任史官，於是他就假設有客人問他，寫了《應閒》來表述自己的志願，他寫道：

有人非難我說："似乎聽說前代的哲人首先要做的，是一心下學人情事理，上知天命，輔佐朝廷，治理百姓，有所作爲。早晨聽到正確的意見，晚上就照着做。建立功業，做成事情，用以光大美好的聲譽。所以伊尹想着如何使天子變爲堯、舜那樣的賢君，并且使百姓生活在唐、虞之世。伊尹豈是說一通空話而已嗎？他必定實現自己的真誠心願。咎單、巫咸，真心誠意掌管天子的家業，申伯、樊仲，踏踏實實料理周朝的事情，身穿禮服去上朝，大圭作爲符信。他們的業績不朽，給後代留下了功業，不也很了不起嗎？而且學習并不是爲了求利，但富貴集於一身。顯貴可以行使職權，富有能够施行恩惠，恩惠得以施行，職權得以行使，這就是《周易》所說的'大業'。質藉助文纔美，果實由於花纔生長，器物依賴雕飾纔好看，人憑藉車馬衣服纔榮耀。您以德義爲本性，遵循道德，專心誠信，安守仁愛，自我克制，博通道藝，凡是堅而難的東西都去鑽研，用這來考慮治世的方法，這不太迂曲了嗎！以前您當史官，現在又回任了史官。即使是老子的委曲求全，向前進如同後退，然而升遷也太緩慢了。一定是學非所用，而道術有所憑藉，所以臨河準備過河，但船和槳却未保存。徒然縈思京師，内心昭明獨特的智慧，這難道符合治理百姓的道理嗎？所以曾被鄙陋的儒者詆毁。遇到深水連衣過河，遇到淺水撩起衣服，根據當時情勢采取合宜的措施，何必貪求學習支離益的屠龍絕技呢？三個輪子就可使其轉動，木頭製作的雕尚能獨自飛翔，而您自己垂下羽翼回到從前栖息的地方，何不調整機關使其利於高飛呢？從前周文王，自己求得多福。人活在世上要勤勉，不去索求能得到什麼？何不卑身

委屈，用好話來約束自己呢？在高大的樹上鳴叫，就會像金玉發聲那樣聲名遠揚。以後來的功勛，洗去從前的耻辱，剛直而不柔順，以這樣的態度該嘲弄誰呢？"

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臿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

我回答說："爲何觀察相同而看法不同呢？有才德的人不擔心地位不尊貴，而耻於品德不够高尚；不以俸禄不多爲耻，而以知識不博爲羞。因此技藝可以學習，行爲則可以努力去做。天子高懸爵位，能否得到在於天命，有時不去追求，爵位自己而至；有時異常貪慕却什麽也得不到，追求它没什麽益處，所以聰明的人背過臉不去想它。使自身危險以希冀寵幸，本是貪婪之人所做的事，尚未得到却先失去了。屈曲一尺而伸直八尺，遭到評論者的嘲諷；滿足欲望而虧損志節，誰說不是羞辱？心裏猜疑，各種食器盛放的飯菜都不屑去吃，爰旌瞀就是這種人。心裏没有猜疑，則上等的金子有一百鎰也不去推辭，孟軻就是這種人。有的士人脱下粗陋的衣服而套上繪綉花紋的禮服，有的士人丢掉臿和築而登上華美的車子，估計自己的德行接受爵位，根據自己的功績接受俸禄。貢獻力量，作出功績，接受爵位俸禄就必定有了根基。

"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迹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并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

"宇宙最初形成，天地日月的運行没有記述，吉凶紛亂交錯，人類愚昧而未開化。黃帝爲此深爲憂愁。有位叫風后的人，於是昭明天象，觀察天上的三辰，推究人間的禍福，規劃歲時節候的次序，而後天體運行纔有規律，這是風后所爲。在少昊清陽末年，實是因爲有人悖亂天德，人和神相互騷擾，不可識別及名狀，重和黎又輔佐顓頊來加以治理，日月按次序運行。這是重和黎所做的事。人各有擅長，根據他們的技藝授以官職，以鳥名官，作爲不同的名稱，少皞氏的四位子孫分管夫正、金正和水正，每個官位衹有一種職責，不同時做兩件事情。白天時間長夜裏就短，太陽在南方，日影就在北邊。天神尚且不能兼有兩種職責，何況以人

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

來兼做許多事呢？就拿黑龍來説吧，到了夏天它就振奮龍鱗在雲空翻騰，是因爲樂於時節；過冬時就掘開泥土潛水盤曲，是由於躲避災害。周公之道能够得到實施，所以制訂典章禮法以統治天下，因爲擔心教誨得不到遵守，有些人不好治理；仲尼没有逢時，所以論述《六經》留給將來的國君，因爲耻於一個事物自己還不知曉，一件事情還没有規範。他們所省察的事物不同，怎麽能够要求一致？

“夫戰國交争，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横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説夫。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鱉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栖，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戰國時代互相争戰，戰車競相馳驅，君主爲臣下挾持，百姓無所依附。燭之武懸繩出城而秦伯退兵，魯仲連寫信繫箭而聊城廢止不柝。講合縱的人來就聯合，講連横的人來就分離，安危没有規律，關鍵在於説客。國君全都以得到士人作爲梟雄，失去士人作爲罪過。所以樊噲掀開帷帳，進去面見高祖；高祖坐床洗脚，面對酈生。在這個時候，是大黿鳴叫而鱉都響應。所以能够同心合力，憂心憐惜百姓的苦痛，擁有得到華夏之地，最終確定帝位，都是出自謀臣的力量。所以每個人的計策，各自有所建樹，司馬子長著録這些人的事迹，燦然而有次第。女魃退走應龍就翱翔，大鼎聲響干戈就止息；盛夏濕熱的氣候來臨鶉火就退而栖止，冬天寒冰凍結黿鼉就會伏藏。現在，朝廷恩澤宣明和洽，天下渾然一統，各方的億萬百姓，交换貿易券契，至於遵循已有的東西還忙不過來，哪裹還有什麽功業可以建立！成就事情有三個方面，其中言論列在下等；列在下等的尚且不能指望，怎麽能够指望那兩個方面呢！

“于兹搢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

“這時候士大夫如雲，儒士成林，走對門路的人像風一樣舒展得志，而迷失道路的人淪於微賤荒野，際遇難於要求，趕上投合就算幸運。時世改變，習俗不同，事情的發展錯亂相異，不能通曉它們的變化，反而用一個標準去衡量，這是刻舟求劍、守株待兔的做法。甘冒羞愧而得逞心願，一定不會有

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睹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栖，吾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

仁愛相繼，有道德的人是不會去做的。越王勾踐這樣做了，所以他的事業不長。通過捷徑走斜路而到達目的地，我不忍心邁步；爲了求得進升而苟且容身，我不願意縮肩諂笑。雖然有堅硬的舟船、剛勁的船槳，別人都過河去了，而我却不渡河，是因爲有所等待的緣故。姑且奉守順道，安於篤厚，遵循忠信之道，得到了不以爲美，得不到也不以爲耻。未見到正確的不感到煩悶，處於低下的地位不感到憂慮，確實是有上等德行的人所經常做的。正準備以天老爲師，以地典爲友，與他們登高而望，高談闊論，孔甲尚且不值得羨慕，哪裏談得上殷朝的老彭和周朝的老聃！具有不同於世人的才能，本來就追求獨立。您擔心朱泙曼所學用不上，而我恨製造車輪的扁没有教會他人。您看到用木做成的雕獨自飛翔，憐憫我垂下翅膀回到原先栖息的地方，而我有感於離開青蛙依從鴟鳥，爲你先笑而後號哭感到悲傷。

“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弈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數子。愍《三墳》之既穨，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斐豹因爲殺死督戎而燒掉罪書，禮至由於掖殺國子而寫下銘文；弦高用牛犒勞秦國軍隊而使敵人退走，墨翟以帶子環繞而保全宋國的城邑；貫高因爲言辭端正而顯出道義，蘇武由於節毛盡落而竭盡忠貞；蒲且以飛箭顯露其工巧，詹何以垂釣呈現其精湛；弈秋以下棋得到贊譽，王豹以清亮的歌喉流傳名聲。在下進不能得到立德和立功的名聲，退又不能同上面列舉的這些人爲伍。憫悼《三墳》已經荒廢，惋惜《八索》没人攻讀。希冀前代的訓示可以鑽研義理，姑且像老子當柱下史那樣隱藏不露。暫懷抱才能等待時運，追隨顏淵而進退行止，我不會滿足於晉、楚的富有，所以我敢把真心話告訴瞭解自己的人。”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

陽嘉元年，張衡又造了候風地動儀。地動儀用上等的銅鑄成，周長有八尺，頂蓋鼓起，形狀像酒樽，表面刻畫了篆文、山龜鳥獸的形像。中間有根大柱，周圍分八條道，安裝有機關。外面有八條龍，口中銜了銅丸，在龍的下方有銅蛤

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蟆，張着嘴接銅丸。發動機械的樞紐和精巧的製作，都藏在樽裏面，而儀樽遮蓋細密，看不出縫隙。如果發生地震，儀樽受到震動，龍内機關發動，就吐出銅丸，而掉在蛤蟆口中。銅丸震動的聲音清脆激揚，等候的人因而就能察覺。雖然一龍機關發動，但其他七龍不動，尋找銅丸所掉的方位，就知道地震發生的方向。拿其事作驗證，應驗就好像有神助一樣。自從有典籍記載以來，從未有過。曾經有一龍機關發動但不覺得地動，京師的學者都對没有應驗感到奇怪，幾天以後，驛使來京，果然隴西發生地震，大家於是都嘆服地動儀的神妙。自此以後，天子命令史官記載地震在何方發生。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兹。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

當時政事逐漸荒廢，權力轉移到臣下手中，張衡因此上奏章陳述政事，説：

伏思陛下聰智賢明，禀承天統，繼承皇位，中途遭到傾覆，天龍被迫盤曲泥塗。現在乘雲高升，登居皇位，誠然是將登大位，必定先遇窮困。親自體驗過艱難的人瞭解下層百姓的情況，充分經歷過險惡的人懂得人世的真假。所以能够用一種道理貫穿紛繁的政務，遇到任何事情都没有疑惑，所有的政事平允適當，衆多的功業都興盛起來。這理應獲得神靈的福佑，受到百姓的贊譽。然而陰陽并未和諧，災異多次出現，神明幽隱遥遠，但神明給予的儆戒在此可見。由仁愛而賜福，由荒淫而遭禍，就像影子和聲響一樣應驗。因爲仁德得到吉祥，因爲過失招致災害，天道雖然遥遠，但吉凶可以見到，近代的鄭衆、蔡倫、江京、樊豐、周廣、王聖，都是這方面的驗證。所以恭敬省儉，做事顧忌謹慎，必定得福；奢侈荒淫，諂媚輕慢，很少有人不遭殺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情欲戰勝本性，就會沉溺忘返，難道僅是不賢的人纔這樣？中等才幹的人也都如此。祇要不是大賢之人，不可能在見到好處時想到義，所以壞事累積成爲罪惡，不可能從中解脱。要是以前能够瞻前顧後，對着鏡子告誡自己，那麽怎麽可能陷入到罪惡災難中去

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逾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静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灾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呢！顯貴受寵的大臣，爲大家所注目和敬仰，一旦出現罪過，朝廷上下全都知道。稱贊美善，嘲諷醜惡，人心都是一樣的，所以誹謗充滿天下，神靈給那些人降臨災難。近年來雨水經常不够，考慮尋找所犯的過失，就是《洪範》所説的“君王辦錯事情，就會久晴多旱”的情况。恐怕衆大臣過分奢侈，迷亂僭越典章規定，由下逼上，因此招致壞的徵兆。又往年京師發生地震，地面裂開，裂開象徵着權力分離，震動表明人世騷亂。天子安然不動而領唱，大臣奔走跑動而附和，威權由上面發出，而不是集中在臣下手中，這是合乎禮的政治。私下害怕聖上精神厭倦，決斷不由自己，恩寵不忍割離，而同許多人一道共同擁有權力。權力不可分開，德義不可共享。《洪範》説：“臣下獨攬威權，專行賞罰，吃精美的食物，就會給家庭帶來危害，給國家造成災難。”上天的鏡子非常明亮，雖然粗疏但不會有差錯。向人們顯示災異，先後已經多次了，但没見有所改變，對以往的事情有所悔恨。不是聖人，不可能不犯錯誤。希望陛下考慮怎麽能够查考古代的事情，遵循舊有的制度，不要讓刑罰和恩德八種手段，不取决於天子。如果恩德上下順從，做事根據禮制，那麽遵循了禮制奢侈僭越的事情就會停止，做事適宜就會没有災難。而後神靈的怨怒就會得到滿足，災害就會消失不再出現了。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争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衡以圖緯虚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宫，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

起初，光武喜歡讖語，顯宗、肅宗因此仿效。自中興以後，儒生們争着學習圖籙讖緯，同時附會妖妄之言。張衡認爲圖籙讖緯虚妄，不是聖人的學説，於是上疏説：

臣聽説聖明的人明察樂律曆法以判斷吉凶，加上卜筮，雜用太一九宫之術，測知天象，驗證天道，根本的東西盡在於此。或者觀測星辰運行是否正常，知道寒冷和温暖的造成，或者察看龜甲和蓍策的占驗，還有巫覡所説，他們所沿用的，并非一種方法。預言説在前面，驗證出現在後面，所以有智識

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閲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虚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説。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蓺》，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宫、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虚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的人很重視它們，稱之爲讖書。讖書剛出現的時候，大概知道的人很少。自漢打敗秦，靠軍隊全力作戰，建成功業，可以稱之爲大事了，而在這個時候，没有人提到讖語。像夏侯勝、眭孟這些人，憑着道術成名，但他們的著述，没有一句提到讖語。劉向父子負責校理宫禁中的藏書，審查論定各派學説，也没有讖語著録。成帝、哀帝以後，纔開始聽説。《尚書》記載堯派鯀治理洪水，九年没有成績，鯀被處死，禹纔繼承鯀而興起。然而《春秋讖》説"共工治水"。所有的讖書都説黄帝攻打蚩尤，然而《詩讖》偏偏認爲"蚩尤失敗，而後堯稟承天命"。《春秋元命包》中説道公輸班和墨翟，他們的事情見於戰國而不是春秋時期。又説"另外有個益州"。益州的設置在漢代。三輔各個皇陵的名稱，代數都可以知道，而到了圖讖中到成帝結束。一卷書當中，許多事互相矛盾，聖人的言論，勢必不會如此，一定是弄虚作假的人，用來邀取功名利禄。過去侍中賈逵摘録讖書當中互相矛盾的事情有三十多處，所有講述讖書的人都不能説明。到王莽篡位，漢遭遇大難，八十篇的讖書當中爲什麽没有告誡世人？因此知道圖讖成於哀帝、平帝之間。而且《河圖》、《洛書》、《六蓺》，篇目的著録已經確定，後人强行附會，不容妄加篡改。永元年間，清河人宋景於是用日月星辰運行的次序推論水災，并且假説可以透過玉板看東西。有的人甚至丢下家業，跑進山林。後來都没有結果，就又采集前代現成的事情作爲驗證。至於永建廢而復立，就不能知道。這都是欺騙迷惑世俗之人，用以貪圖勢利官位，真假昭著，但没有一個人糾舉禁止。而且樂律、曆法、卦和節候相配、九宫、風角，多次得到驗證，世人没有一個肯學，并且競相稱贊讖書是不用占卜的書。譬如作畫的人，討厭畫狗馬而喜歡畫鬼魅，實在是因爲真實的事物難以描繪，而虚假的東西可以無窮無盡。應當將圖籙讖書收藏起

來，一概加以禁絶，那麼紅色和紫色不會再使人眼睛迷亂，典籍不會受到玷污了。

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

張衡後來升爲侍中，皇帝讓他在皇宫裏面，在身邊諷諫論議。皇帝曾經向張衡詢問天下的人都憎恨誰，宦官害怕張衡説自己的壞話，都用眼睛望着他，張衡於是作了虛假回答就出來了。但宦官們恐怕他最終對自己不利，就聯合説他的壞話。

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其辭曰：

張衡經常想着如何使自己平安的事情，認爲吉凶互相依存，彼此轉化，幽深隱微，難以把握，於是寫了《思玄賦》，用來宣泄自己的感情，寄托自己的志向。賦是這樣寫的：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裂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忤虞兮，喜傅説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

景仰先哲深奥的教誨啊，雖然越來越覺得它高深但從不違背。不是仁愛的鄉里怎麽能够居住啊，不合道義的踪迹怎麽能够追隨？暗自銘記在心而且長期静守啊，隨着日月常年流逝而永不減退。心靈誠爲美善啊，仰慕古人的堅貞品質。自身戒懼而順應禮義啊，遵循法度而没有差失。心神憂苦不安而無所依傍啊，真心誠意地奉守堅固如結。顯示高尚的德行而製成玉珮啊，佩帶着夜光珠和玉樹。繫結幽蘭秋天的花朵啊，又用江蘺將它們連綴。衣裙華美而且香氣濃郁啊，馨香誠爲久遠而無止息。品貌美好而且精美無雙啊，但并不爲時人所珍惜。施展我的華美而人們視若無睹啊，散發我的芬芳而人們置若罔聞。安然獨自守持這卑微啊，怎敢懈怠偷閑而停止努力。慶幸八元八愷遇到虞舜這樣賢明的天子啊，爲傅説生在殷商而欣喜；向往前代賢德之士的遺風啊，痛心後來的時代不能相及。爲什麽行爲孤獨孑然一身啊，特立耿直卓立不群？感嘆鸞鷖的獨自栖息啊，悲哀善良之人不能合時。

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旦獲讟于群弟兮，啓《金縢》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長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己？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

不能合時何必感傷啊，擔憂衆多的虛假把真善掩藏。周公遭到衆弟的誹謗啊，開啓《金縢》而後纔取信成王。見到衆人大都行爲邪僻啊，害怕所立的法律會使自身危亡。增加煩躁苦痛而且迷惘疑惑啊，自己又能向誰來傾訴衷腸？私下心懷憂愁而深思啊，思

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温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綉裳。辮貞亮以爲鞶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栖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嫮之難并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

緒紛繁而無法理清端詳。情願一心盡力而堅守道義啊，即使貧困也不改變願望。手抓身有花紋的老虎而同大象搏鬥啊，身臨焦原而且立足其上。希望根據禮義來應酬對答啊，決心到死堅持不變。習俗移易而且世事變化啊，毁滅了行爲規矩的圓方。將野草視若珍寶放進貴重的竹器啊，認爲蕙草和白芷也不芳香。斥退西施而不寵幸啊，給駿馬要褭套上籠頭駕車奔忙。行爲邪僻而心願得到滿足啊，遵循法度反而遭到災殃。想天地之廣闊無邊啊，爲什麽我的遭遇這樣無常！不注意操守而苟合取容啊，就像過河而無舟船一樣。欲做出美好的笑容來取媚世人啊，又非我真心的願望。身穿温仁恭敬的禮服啊，披上禮義的錦綉衣裳。編織正直和誠信做成鞶囊啊，融合才華和技藝做成玉珮玎璫。顯露彩色的華藻和經過雕刻的玉器啊，環珮的聲音悠遠久長。長久的游息而放任自己的欲望啊，太陽已經迅忽西落躲藏。自恃才智使己榮華啊，杜鵑鳥一叫而百草不芳。希望像靈芝一年三次開花啊，又迫近白露凝結成霜。歲月更進順次替代啊，有誰能够與我爲友彼此相傍？感嘆嫉妒和美善不可能并行啊，想跟隨韓終遠走流亡。擔心時光荏苒而没有成就啊，留在塵世又被埋没不能顯揚。

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址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峥。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雕鶚競於貪婪兮，我修潔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內心猶豫而且有疑慮啊，去到岐山脚下抒發感情。文王爲我手拿蓍草卜筮啊，利於隱遁可以保全聲名。翻越衆山到處遨游啊，駕着疾風傳揚名聲。二女交感於高高的山岳啊，凍冰毁折而無求營。天似乎很高却變成了澤地啊，誰説道路崎嶇不平！勉力自强而不止息啊，脚踏玉階高峻崚嶒。害怕卜筮還有不足啊，又鑽東龜察看禎祥。北紋呈現大鳥在深遠的水澤上啊，怨恨自己平素的志向不能有成。遨游塵世之外遠視上蒼啊，站在深杳不測的地方而悲哀長鳴。雕和鶚競相貪婪啊，我修身潔行而更加光榮。您同玄鶴有故舊啊，回到母親身邊而後得到安寧。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

占上既然吉利没有災禍啊，挑選良辰整

俶裝。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崘之高岡。朝吾行於湯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群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理行裝。早晨我在清澈的水源沐浴啊，將頭髮晾乾對着初升的太陽。用飛泉的泉水漱口啊，咀嚼石上靈芝飄下的落英。鳥兒高飛魚兒翻騰啊，我將往游遥遠的地方。造訪少皞的窮桑之野啊，向東方之神句芒打聽三座神山位於何方。得道的真人爲什麽這樣純一精粹啊，拋開污濁塵世的重負身心輕飄。登上蓬萊而安逸自得啊，巨龜拍擊着水面而神山不曾傾倒。留在瀛洲采集靈芝啊，暫且用它達到長生不老。藉着回歸的飄雲而遠去啊，晚暮我便栖息在扶桑。喝青山上的甜美泉水啊，將夜間的水氣作爲餐糧。夜裏夢見木禾啊，生長在崐崘山的高岡。早晨我由湯谷出發啊，跟隨着大禹來到會稽山上。衆神會聚而且手拿玉板啊，憎恨防風氏把會聚的時間遺忘。

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儐處彼湘瀕。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托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印州而愉敖。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温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顛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取道斜徑奔赴長沙啊，存問虞舜在那長沙的南鄰。哀嘆虞舜的二妃没有從葬啊，翩然留在那湘水之濱。放眼觀覽那彎曲起伏的衡山啊，目睹了有黎荒蕪的丘墳。痛心掌火之官而無所歸依啊，在山坡上寄托我的孤魂。滿懷憂傷而向往遠方啊，越過印州遨游而其樂陶陶。太陽升到昆吾山頂啊，休息時猶如漫天熾熱的大火燃燒。火光飛揚映紅了天空啊，水流沸騰翻滚着波濤。熱風吹過更增加了炎熱啊，心裏鬱悒而無所托依。旅途孤獨而無友朋啊，我怎麽能留在此地。

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

過訪金天氏而嘆息啊，我打算去西方暢快嬉戲。讓祝融在前面舉旗啊，繫來朱雀用以承接大旗。休息在那廣都之野的建木啊，采折若木的花朵而徘徊不已。越過西海的軒轅國啊，横跨汪氏國生長着的龍魚。聽説此國的人活到千歲啊，何曾足以使我歡愉？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蜕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

想着九州的不同風俗啊，跟隨蓐收去遨游。迅疾仙化而脱去軀殼啊，以精一淳美作爲朋友。由白門疾馳東去啊，我在曠野之中行走。横渡流水潺潺的弱水啊，止息於華山北面急流環繞的小洲。喚來馮夷讓渡口的水流平静啊，划起送我過河的龍舟。偏偏黃帝

兮，悵相佯而延佇。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黄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絶緒。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悦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暗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内。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産而爲對。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綿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疢。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它辰。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秦。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雕而已毓。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的神靈没有歸來啊，悵然徘徊而等立久久。在河畔茂密的林中喘息啊，贊美《關雎》對女子的告誡。黄帝歸來而去請教命運啊，欲知怎樣情形而探求天道。回答近的可信而遠的可疑啊，《六經》闕如没有記載報道。天神之道隱蔽而難於詳知啊，有誰能够審察而且予以遵照？牛哀生病變做了虎啊，即使遇到其兄也必定吃掉。鼈令死去而尸體不見啊，接受蜀王的禪讓又長久存於世道。死生交錯而難於同一啊，雖是司命神也不知曉。竇后在去代國的路上痛哭啊，後受福祚而子孫繁盛。王莽的女兒在漢宫恣意奢侈啊，最終懷着憂愁而死無人繼承。都尉眉雜黑白而埋没在郎署啊，過了三朝纔遇到漢武。董賢二十歲就穿上了三公禮服啊，爲他造了天子的墓道然而没能葬入。吉凶互相依存啊，經常變化無常而没有定處。叔孫穆子夢見背負上天而喜歡豎牛啊，豎牛却發動禍亂而囚禁叔孫其主。晋文公斬斷了衣袖而忌恨伯楚啊，閹人告發了賊寇而後文公獲得安寧。見識高遠的人尚且難分善惡啊，愛寵昏惑之後豈能辨别清楚？秦始皇打開讖書而防備胡人啊，做了外備而禍亂起於宫内。有人用車子拉了財物逃避張車子啊，孕婦生下孩子就做了應對。梓慎和裨竈擅長於預測天象啊，占卜水火災害而胡説亂道。梁國的老人受到黎丘之鬼的爲害啊，見到自己的兒子而相向拔刀，親眼所見不能識别啊，何况幽冥中的事情怎可相信。不要受世俗的牽制而纏繞自己啊，讓各種各樣的憂愁來傷害身心。那上蒼主管人世非常賢明啊，他幫助誠信而保佑仁愛之人。成湯潔净身體用心祈禱啊，得到上天的大福拯救了人民。宋景公三次爲了國家着想啊，熒惑移居它辰。魏顆誠信而聽從其父清醒時的話啊，鬼魂抵擋杜回而削弱了强秦。皋陶勤勉地傳布仁德啊，他所種下的仁德在英、六繁榮茂盛。寄生的植物生長在桑樹枝上啊，百草凋謝而寄生獨榮。有什麽話一定有應答啊，怎麽可能有往而無來？何不

遠游以傳揚聲名啊，有誰認爲時機能够等待？

仰矯首以遥望兮，魂憹惘而無疇。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游。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風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佃顓頊之宅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絶垠兮，縱余緤乎不周。迅飆潚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趨谽呷之洞穴兮，摽通淵之硱硱。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潜深。

抬起頭而仰望遠方啊，没有朋友而心中惆悵。迫近狹隘鄙陋的人世啊，準備渡河而遍游北方。走在皚皚堆積的冰雪上啊，清冽的泉水凍結而不流淌。寒風凄厲遼遠而至啊，勁風吹拂着長空深谷。玄武躲縮在它的軀殼中啊，螣蛇蜷曲而糾結在一旁。魚兒竪起魚鱗在冰裏聚在一塊啊，鳥兒登上樹木但已枝枯葉黄。坐在極北之地遮蔽的屋子裏啊，感嘆歔欷更加憂傷。埋怨高陽氏相視住所啊，爲顓頊住在北方感到凄凉。奔波往來於四方邊遠之地啊，這裏同那兒相比又有什麽兩樣？望寒門天邊之地啊，在不周山縱馬飛揚。疾風勁吹送我上路啊，放馬奔馳而不收繮。直奔深廣的洞穴啊，漂浮在暢通的深淵之上。經過寂静的地中啊，同情土怪墳羊的深自潜藏。

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暗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瑶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顔的礰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以玄黄。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并咏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花。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追究幽昧無形的地底啊，穿過無形而浮出地上。出了西方密山的幽暗原野啊，不知道路在何方。召來燭龍要他手持火把啊，過了鍾山稍作休息。觀看瑶谿的赤色河岸啊，憑吊被殺害的祖江。訪問住在銀臺的西王母啊，獻上玉芝飽充飢腸；西王母頭戴玉勝非常喜悦啊，又責備我來得太遲。用車接來太華山的玉女啊，召請來洛水的宓妃。她們都美麗而嫵媚啊，眼神流波而蛾眉細長。舒展苗條的細腰啊，飄動五彩斑斕的彩帶和衣裳。啓朱脣而微笑啊，光彩照人而焕發着容光。獻上環琨和玉帶啊，用彩色絲帛來表達友好的願望。雖然容顔艷麗所贈精美啊，我志向廣大心裏并不稱揚。玉女、宓妃因爲没被接納而悲哀啊，一并咏詩唱出的歌聲委婉而清亮。歌聲唱到：天地烟氣彌漫，百卉含苞欲放。仙鶴交頸而鳴，雎鳩彼此應唱。處女心懷春情，心神來回蕩漾。這樣賢惠聰穎，令我實在難忘。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崐崘之巍巍兮，臨縈河

想要答賦但没有時間啊，又整理車駕上路匆忙。遠望高峻的昆侖山啊，來到遼闊縈

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爲床。屑瑶蘂以爲粻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禾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和静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回的黄河旁。伏下神龜背走河中的小洲啊，横過螭龍凌空架起橋梁。登上閬風山的多重城墻啊，用不死樹架做卧床。將瓊瑶的花蕊研成粉末作爲糧食啊，舀取白水的水作爲酒漿。讓巫咸給占夢啊，那是吉祥的象徵。内心有正直盛美的德行啊，猶嘉禾而祥瑞流布。嘉禾垂穗向着本根啊，你總在想念舊居。安閑和順而跟隨時世啊，暫且將純一美德作爲自己的住處。

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并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雕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羡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雕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淟涊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宫。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泄泄以肜肜。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静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宫之肅肅兮，集大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逾高閣之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

命令衆神早晨會合啊，全都恭於職守迎接奔忙。雷神轟隆發出霹靂啊，閃電映照夜空放射靈光。雲師將黑雲聚攏來啊，暴雨傾瀉路途。雕飾車輿樹起華蓋嚴裝待發啊，馴服身有雙翼的龍來駕車。衆多的神都跟隨我啊，聚集的車騎星布四方。抖抖自己的衣袖上了車啊，舉着長劍隨車低昂。高高的頭冠輝映着車蓋啊，玉珮盛多燦爛輝煌。車夫莊重駕馭啊，八匹馬騰躍奔放。彌漫的雲氣回旋成旗啊，像虹霓的旌旗啊飄飄飛揚。撫摸車箱回首望啊，心似沸水在翻騰。愛慕上都的光明興盛啊，爲什麽要迷戀舊居而不忘？左邊有身呈花紋的青龍舉着華蓋啊，右側有白虎掌管鐃鉦。前面有朱雀振動羽翅啊，後面有掌水的玄冥跟從。吩咐箕伯收起風兒啊，讓污濁的雲空得到澄清。雲旗摇曳歷歷分明啊，玉飾鸞鈴叮噹琮琮。涉足清霄升上高遠的太空啊，在雲氣中飄浮上行。衆神行列整齊慢慢行進啊，光明燦爛顯揚光靈。唤來天帝的守門人打開天門啊，面見天帝在華麗的天宫。聆聽《廣樂》演奏九次啊，令人心情舒暢而寧静。根據律鈞察知天下的治亂啊，不停地思考從始到終。想着逸樂縱放而不滿足啊，害怕歡樂過去悲哀到來。素女彈弦餘音繚繞啊，大容吟誦説“念哉，念哉”！既然防止滿溢而平静心志啊，那就趁我閑暇而翱翔遠行。出了冷清的紫微宫啊，到達遼闊的太微垣旁。讓王良駕馭天馬啊，越過高峻的閣道。拉起覆蓋細密的罔車啊，在廣闊無邊的青林打獵。拉起勁猛的弧星爲弓啊，

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泛泛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㑁汨颼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逷。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逾厖澒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蕩蕩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

據開陽而頫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俳回。雖遨游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眃兮反常閭。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咏《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娱，上下無常窮六區。超逾騰躍絶世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

箭射嶓冢上的天狼。在北落星上觀看壁壘啊，砰砰敲打河鼓星。登上在水中漂流的天潢船啊，渡過雲漢滚滚的波浪。倚在招摇、攝提星上聽憑河水迴轉紆曲啊，觀看日月五星的連綿不斷和你來我往。驕傲縱恣，呈現相連曲轉啊；衆多紛雜，颯然奔馳各方。疾速迅猛，猝然化做虚無；散發光華，飄渺跌宕。凌駕轟隆的驚雷之上啊，戲弄連續閃擊的雷電。越過朦朧未分的窈冥混沌啊，穿過日上的倒影高飛。空蕩蕩遥無邊際啊，於今纔到達天外。

身在開陽星上俯視啊，見到遥遠的故鄉。哀傷離開故鄉心神疲倦啊，心情憂鬱想着歸去。心神依戀不時回首啊，馬靠車轅徘徊不前。雖然遨游心情愉悦啊，難道能够安於常懷憂慮？出了天門啊走下天道，駕疾風啊馳向虚無。雲起紛飛啊纏繞我的車輪，風吹陣陣啊吹動我的車旗。繽紛連續啊昏暗不清，倏忽之間啊回到故里。

收起往常的安閑歡樂啊，捲起過度縱放的遠游之心。修整從前飄動輕揚的衣服啊，增加身上的玉珮短短長長。色彩明亮燦爛啊，華美繁盛隨風傳揚。把六藝當做寶貴的車子來駕馭啊，在道德組成的平原森林中遨游。將典籍結成網罟啊，驅使儒、墨作爲禽鳥。研習陰陽的變化之理啊，吟咏《雅》、《頌》的美善之音。贊許曾子的《歸耕》啊，向往着歷陵的高峻。早晚恭奉而無二心啊，一生本來始終遵循。夜晚戒懼反省過失啊，擔心自身不够端謹。衹要心中端平正直啊，無人知我并不羞慚。静默無爲專注心志啊，伴隨仁義而自得安閑。不出門就知天下事啊，何必經歷遠游勞苦而又疲倦？

系曰：天長地久歲月不留，等候黄河澄清祇會懷憂。願能够遠渡自我快樂，四方上下窮極漫游。超然高邁脱去世俗，飄摇神飛任我所求。天不可登仙人稀少，《柏舟》憂恨不忍奮翼。赤松、王喬高踞在上怎能攀附，凝聚心神遠游他方使心離異。回心歸來

游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順從玄道，得我所求還想何事！

永和初，出爲河閒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永和初年，張衡出京擔任河間相。當時河間王驕傲奢侈，不遵守典章法度，而且豪强大族很多，一同做違法的事情。張衡下車以後，治理威嚴，整頓法度，暗中瞭解了奸黨姓名，將他們同時收捕，河間上下秩序井然太平，被稱爲治理有政績。張衡擔任河間相三年，上書請求辭職，被徵召授予尚書一職。六十二歲時，張衡於永和四年去世。

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説《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

張衡著有《周官訓詁》，崔瑗認爲諸儒不能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又想繼承孔子的《周易》論説《彖》、《象》中殘缺的部分，最終未能完成。他所著的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一共有三十二篇。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并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撿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永初年間，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人在東觀著書，撰寫《漢記》，因而論定漢家禮儀，上書請張衡參加討論這些事情。剛好劉珍等人一并去世，而張衡經常嘆息，想最終完成這些事。到他擔任侍中時，上書請求在東觀專心致志，收檢遺文，盡力補缺綴遺。又上書列出司馬遷、班固的叙述與典籍不合的事情有十多件。又認爲王莽的本傳衹應當記載篡位的事情而已，至於編排年月，記載災祥，應當記載在元后本紀。又更始做皇帝，人們没有異議，光武起初擔任更始的將領，然後登皇帝位，應該將更始的帝號排在光武前面。他多次上書，皇帝始終不予理睬。後來的著述，大都不瞭解典據，當時的人想起來都感覺遺憾。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知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論曰：崔瑗稱贊平子"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其精密怎能用語言論説啊！論其涵括陰陽兩儀，天地的變化全都包蘊其中；運用心思造出儀器，任何人不可能比得上他的心智。所以知道張衡的思考指向深遠精微，爲人類的上等數術。《禮記》説："成就道德爲上，成就技藝爲下。"衡量張衡的思考，難道僅是技藝而已嗎？哪裏有損道德呢！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

贊曰：天地人三才的道理相通，但人類的性

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靈經常受到障蔽。近前推知有形之物的測算，往遠演繹深奥疑難的規律。没有深遠的思慮，誰能够使之明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后汉书　　第二册
作者＝ＢＥＸＰ
页数＝６２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０／０４／！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２１７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１０６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４－１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ｈ
【原书定价】　３７０．００（全三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东汉时代　纪传体　后汉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后汉书　第二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